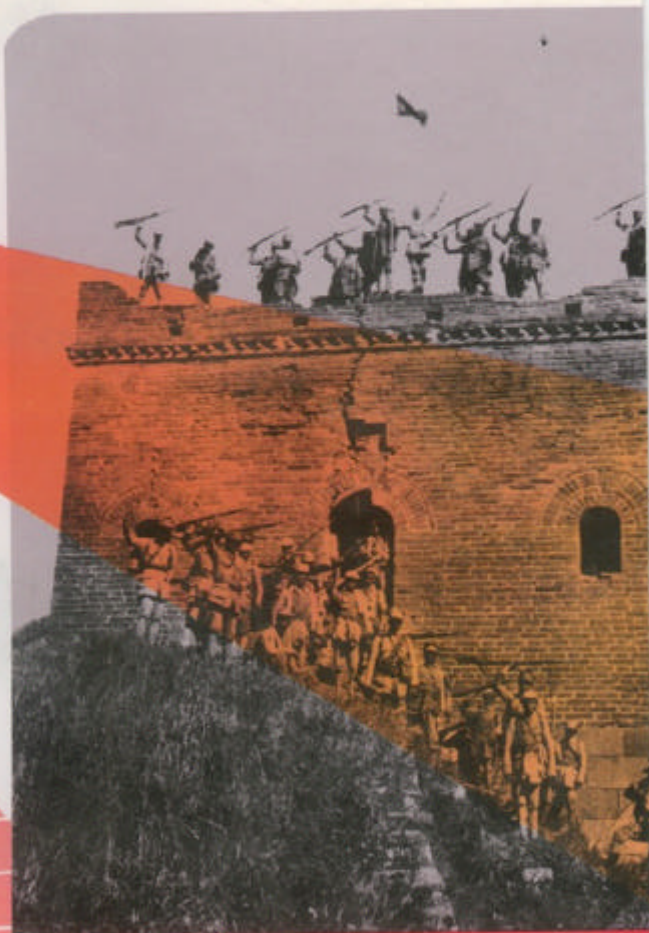


走向胜利之路

# 血肉长城

——中国抗日战争著名战役纪实

●贺新诚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胜利 1945

## 序

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前夕，我们推出了这套二战纪实丛书——《走向胜利之路》。

在这场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国家发动的战争中，全世界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但是，法西斯恶魔并没有把人民吓倒，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从血泊中站起，拿起武器，同法西斯国家与军队进行了殊死战斗。他们通过一个又一个战役行动，奏响反法西斯宏大壮观的交响曲，一步一步地把法西斯恶魔送进了坟墓，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之时，回顾与纪念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无疑会使今天的人们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拟用反法西斯战争重大战役纪实这种创作方式，再现当年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现代战争是由一个或数个战役行动完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役行动更是数百上千。我们很难用文字把这些战役行动一一介绍给读者，只能站在反法西斯力量的角度，从中国、苏联、美国 and 英国这几个主要反法西斯大国实施的战役行动中，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陆战、海战、空战，两栖登陆战、热带丛林战、沙漠战，要塞保卫战等不同作战样式的战役行动、介绍给广大读者。

这套丛书描写的 20 个重大战役行动，从战役上讲是独立的，每一个战役行动都有自己的企图、目的与任务；从战略上讲又是相互联系的，每一个战役行动从时间上讲是前一个战役行动的继续，后一个战役行动的背景，从空间上讲则都是为实现反法西斯这一战略总目标而实施的。因此，阅读此套丛书，既可熟悉反法西斯战争重大战役的具体过程，又可对整个战争的概貌作一了解。

本套丛书是军事历史题付的作品，作者大部分是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和最高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等单位长期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教学与研究的军事专家。他们有着扎实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军事知识，撰写过多部军事历史著作，文笔流畅而不散，行文活泼而不俗。读者阅读此套丛书，可以从中获取丰富的历史与军事知识。

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我军杰出的军事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萧克老将军听说此套丛书即将出版，欣然提笔为之题写了书名，反映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老战士、老将军对纪念这场伟大战争胜利的重视。在此我们深表敬意与谢意。

丛书编委会

1994 年 7 月于北京西郊红山口

走向胜利之路血肉长城  
——中国抗日战争著名战役纪实

## 第一部 吴淞喋血——淞沪抗战

杨树杰 朱亚丽 著

### 主要人物表

冯玉祥	第3战区司令长官上将
顾祝同	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将
张治中	第9集团军总司令上将
陈 诚	第15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前敌总指挥上将
张发奎	第8集团军总司令上将
宋希濂	陆军第36师师长中将
王敬久	陆军第87师师长中将
孙元良	陆军第88师师长中将
罗卓英	第18军军长、第15集团军总司令中将后升为
夏楚中	陆军第98师师长中将
杨 虎	淞沪警备司令中将
钟 松	独立第2旅旅长、第61师师长中将
刘和鼎	陆军第56师师长，第39军军长中将
蔡炳炎	陆军第67师第201旅旅长少将
姚子青	陆军第98师第583团第3营营长少校
薛 岳	第19集团军总司令上将
黄 杰	第8军军长、税警总团总团长中将
杨 森	第20军军长中将
蔡忠笏	炮兵第2旅旅长少将
谢晋元	陆军第88师第524团团副中校追赠少将
廖 磊	第21集团军总司令上将
霍揆彰	陆军第14师师长、第54军军长中将
陈绍宽	海军部部长海军上将
陈秀良	海军部次长、第1舰队司令海军中将
高志航	空军驱逐司令、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空军少将

松井石根 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大将

长谷川清 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

下村定 日本参谋总部作战部长少将

### 引 子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的代表在东京湾“密苏里”战列舰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一场由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中国人民反对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伟大民族战争，由此载入世界和平的史册。

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由无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行动汇成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大战风暴把亿万中国人民推入苦难深渊的严

酷岁月，永远不会忘记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场场生动、残酷的战役和战斗，因此也永远不会忘记数以百万计在战场上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勇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正面战场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

淞沪会战历时3月有余，双方投入总兵力近百万。战役分三个阶段，即：1937年8月13日至9月11日，中国军队按照预案攻击日军在沪据点及抗击日军增援部队登陆的战役进攻阶段；1937年9月12日至11月4日，中国军队与日军在既设阵地相持并反复争夺的战役防御阶段；1937年11月5日至下旬，中国军队因受日军侧翼夹击，被迫转移的战役退却阶段。此次战役，双方阵亡人数约20万。

淞沪会战，这场在中国工业、金融和航运中心展开的战争行动，严重损坏了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基地，中华民族数百年建立起来的物质文明惨遭劫难，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百姓的正常发展希望被打破。侵略者从攫取经济利益的目的出发，大肆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淞沪会战，是在中国军队兵力占绝对优势，武器装备居劣势的条件下展开的。中国将士勇猛无畏，艰苦奋斗，前仆后继，舍身取义，终未能赢得胜利。构成战争基本要素的硬件及其对战争进程与结果的直接影响，充分证明了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

淞沪会战，是中日两国军队战争及战役理论实践形态的表现与较量。战役指导思想、战役企图、战役组织指挥以及兵力、武器装备和战术、技术等作战手段的运用，在中日双方互为对象的军事行动中，展示出了鲜明的特点。集历史、现实于一身，融理论、实践为一体，作为一般军事原则与战争固有规律的反映，双方各自的军事理论修养与造诣，直接决定了战役的进程与结局。百万之众，聚于一隅，胜负之机，系于方寸。历史只承认成功，不认可失误。恩格斯指出：“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这是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军事思想所支配的作战样式既有同一性，更有差异性的根源。把握人类社会的客观进程，不断在新的社会关系中确立新的军事科学思想，是淞沪会战，同时也是此前此后的整个战争活动给予人们的启迪。

淞沪会战，是中日双方军队战役指挥艺术在特定历史舞台上的竞赛。在日寇铁蹄下呻吟不已、愤怒不已的中国人民的解放，只能通过自己军队的作战行动来争取；而军队作战行动的结果，则主要取决于统帅、指挥军队的将领们的作为。战争的历史一再证明，没有英明、果敢并掌握高超作战指挥艺术的将帅，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有什么样的将领，就有什么样的军队。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不断提高军队指挥员的素养，大量培养高质量的军事指挥人才，努力造就一代又一代驾驭战争、叱咤风云的将帅，既是时代的要求、民族的重托，也是淞沪会战极具现实意义的昭示。

淞沪会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爆发的一场民族战争的组成部分。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婪和野蛮，使人类文明遭到践踏，中华民族的尊严备受侮辱。民族存亡之秋，国土沦丧之际，中国军队肩负重任，同仇敌忾，同刁蛮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腥风中，中国将士用忠勇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凯歌；血雨里，炎黄子孙用身躯筑起了一道民族灵魂的长城。会战的史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华民族不可欺，中国军队不容藐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和平要用正义来维护。参加会战的中国军人

维护和平的正义之举，昭日月，泣鬼神；参战军人塑造民族灵魂的壮烈行动，撼人心，催人奋；永远和大地结为一体的烈士们，与人民同在，与山河共存！  
淞沪会战，血染的丰碑，彪炳史册，巍然矗立！

## 第一章 风云激荡诉刀兵

### 剑拔弩张

1937年7月8日一大早，青岛滨海处的一所别墅里，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上将绕室踱步，显得有些焦急。他正在等候负责给他治病的医生。室内的桌上、沙发上零乱地散放着各种各样的报纸。所有这些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极其醒目的大号字体刊出了“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对中日两国必有一战，张治中思想上早有准备，甚至带有一种期待的心情。日本人太骄狂了，自“九一八”以来，日军夺占东三省，进攻上海，进而入侵华北，节节进逼，将偌大一个中国玩弄于股掌之上。此次“卢沟桥事变”，倘若中国方面再下痛下决心，举全国之力与日本抗争，华北版图必将易色，中国也会国将不国。

具有儒雅气质、待人平和的张治中是国民党内的主战派将领。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时，张治中即向蒋介石请缨抗日，并亲率第5军赴援上海，与第19路军一道奋起抗击了日军的进攻。5年多时间过去了，张治中无时不在思考对日全面抗战的问题，并对一旦开战后，如何保卫南京、上海一带的问题作过反复探讨。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划全国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兼任京沪区的负责长官。这是一个极秘密的工作，不能公开进行。张治中奉命之初，在中央军校设置了一个高级教官室，从军校选调干部充实这个实际上的作战准备机构，后又将其改名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多次派出人员到淞沪线、苏福线、钱澄线等地测绘地图，考察战场，完成了初步的作战方案，并开始在上述预想战场构筑野战工事。

果然不出所料，现在日本终于发动了对中国的新一轮侵略。养病在青岛的张治中自然不会坐而视之，从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最初消息后，张治中就下决心赶回南京，向蒋介石委员长力陈全面抗战的要求。此刻，平素一身休养服、风雅和善的张治中腰佩短剑，一身戎装，眉目中隐隐透出一股杀机。

稍过一会儿，医生匆匆赶来，再三劝诫张治中安心养病。张治中哪里听得进去：“国难当头，身为军人岂能安卧于病榻之上？我决心已定，即刻回京请战，即使马革裹尸，亦无悔无怨！”张治中断然拒绝了医生的劝告，携带药物乘车南下。

一路上，张治中脑海中充满了自信。他认定，此次在淞沪对日作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既然日军一定会在上海进攻，中国就必须“先发制敌”，乘日军主力尚未登陆淞沪地区的时机，断然扫荡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消除腹心之患，然后从容对付来犯的日军主力。

7月30日，张治中向南京郑重提出自己的腹案：

“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但敌方若有下列征候之一时，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一）敌决定派陆军师团来沪，并已开始登船输送时；（二）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三）敌位于长江的舰队向沪集结时；（四）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时。……”

南京回电：“30日电悉，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中国在淞沪地区的作战准备并非无的放矢。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南岸之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长江三角洲平原东北缘，地势平坦，海岸缓直，河流纵横，交通便利，城镇密集。其中上

海市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年吞吐量约2000万吨），又是外国在华投资的集中地（1931年日、英、美在上海的投资分别占在华投资的66.4%、76.6%和64.9%），外贸额约占全国1/2，中国现代工业大部分都在上海周边地区。加之上海雄踞南京前哨，为进入江、浙地区的海上门户和溯江进入中国内地的水陆咽喉，上海港在世界军港中排名第5，因而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1929至1933年世界范围经济危机所引发的法西斯主义扩张的过程中，上海对于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远东战争策源地日本，具有特别的意义：与英、美等列强争夺在华利益的要地，遏制、征服中国的砝码，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迷梦的跳板。“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日本军队即于1932年1月28日在淞沪挑起了战端，并通过是年5月5日同国民政府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获得了在上海的驻兵权。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苏州和昆山地区驻防，市内仅保留淞沪警备司令官杨虎所辖之上海市警察总队和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此同时，日军在沪派驻的海军陆战队达3000余人。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又将战火从山海关外烧到了华北，陷北平，占天津，狂妄至极地发出“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叫嚣。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甚至公开提出“如果军事力量容许的话，我们应该首先打击南京政府”的主张。

在日本政府和军方看来，解决中国问题，最便捷的途径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挟迫国民政府投降，兵不血刃地占领之。于是，在不扩大战事的情势下反复重演威胁利诱的伎俩，便成了日军的首选方案。华北陷落，无疑增加了日本要挟中国的筹码，而要迫使国民政府低头，则需要进一步造成其首尾无顾。难以控制的危险局面。为此，1937年7月10日，日军参谋本部提出了动员15个师团，在黄河以北，根据情况包括上海方面，作战期限为半年的用兵计划，企图从华北、华东两面夹攻，实现自己的预谋。鉴于占领上海，等于卡住了中国的脖颈，可“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切断其对外联系”，从而使中国“军队及国民丧失战斗意志”，导致中国政府投降，达到迅速霸占中国的目的，日军对于上海是志在必夺。

“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即以虹口靶场、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为核心，以杨树浦公大纱厂和沪西丰田纱厂为两翼，构筑了坚固的据点。还在日租界内日侨各大建筑物中设置了众多的掩体工事。到战前，已有军事设施百余处，并控制了该地区内的码头，以为补给和增援之用。同时在日侨中建立了可随时应召作战的军事组织，编组训练。入侵上海的行动，正式提上了日本军队的日程。

7月11日，日本东京海军省作战会议室内，身穿洁白军服的海军将校们云集一堂。海军大臣米内大将伸出双手向下一压，示意全场肃静，而后声色俱厉地开始讲话：“帝国军队已在华北开始军事行动，政府决心借此良机，严惩狂妄反日的中国，一举达成帝国多年追求的目标，在中国大陆上确立帝国的霸权。当此之际，我帝国海军决定，驻华第3舰队向上海一带集结，驻汉口的海军陆战队调往上海市区增援，与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一起惩罚中国军队，待陆军主力抵达后，配合陆军夺取全上海，进而攻占南京。”

东京在开会，驻华海军舰队在集结。吴淞口外的海面上，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海军中将立于“出云”号旗舰的舰桥上，满意地环顾前后左右的大小舰只。只见各舰上的海军旭日军旗猎猎招展，各种口径的舰炮全部朝向海



岸。长谷川踌躇满志地对身旁的参谋们说道：“我将与诸君一道，让帝国海军的旭日升起在中国大陆上。”

据说苏州留园是清末大臣盛宣怀的私宅，7月末的留园依然是那般美仑美奂，园中的一楼、一阁、亭台水榭，以及遮掩在竹林中的曲折幽径和碧水中漫游的各式金鱼，无不显示着东方古典名园的雅致，不过，气氛已截然迥异。“滴滴答答”的电键敲击声彻夜不停，声嘶力竭的电话通话声，乃至园中日下奔忙的戎装军人的身姿，无不预示着大战的临近，这里是京沪警备司令部。

“我是独立第2旅旅长钟松，我部已抵嘉兴火车站，等待下一步行动命令。”张治中得报后回话：“命令钟松所部立即改换保安团制服，赶赴上海，接防虹桥机场。告诉他们，行动必须隐密，严防日军觉察。”中国军队不能堂堂正正地进驻自己的领土，这是“一二八”后的《淞沪停战协定》留下的恶果。该协定迫使上海成为不设防城市，中国正规军不得进驻，仅能保持维持治安所必需的少量警察和保安团。为了隐蔽企图，张治中只能将部队分散，逐批地送进上海。

8月上旬的几天，天气湿热异常，京沪两地之间的铁路、公路运输分外紧张。白天什么也看不出，暮色一降临，隐蔽在交通线两侧村庄、城镇中的中国军队突然冒了出来，迅速集结在火车和汽车站，而后登上征用的各种车辆向上海外围开进。连续好多个夜晚，大量的步兵和炮车列队经过苏州等城镇的街道。那一片片沙沙的脚步声，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使每一个躲在路旁屋内的居民热血沸腾，他们太想出去为出征的将士送行了，可是心中又在告诫自己，不要干扰军队的行动。在凝重的夜色中，所有目睹大军夜行的老百姓都在为自己的军队祝福。

日本人不是傻子，对中国方面的异常行动自然有所觉察。8月9日下午5时许，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中队长大山勇夫中尉和一等水兵斋藤要藏，全副武装乘车直驶虹桥机场，实施侦察。日本军人横行惯了，遇到机场岗哨的阻止时，竟不知死活地直冲机场大门。岂料想身穿保安团制服的岗哨已经是先期进入的正规军士兵，这些普通军人虽不了解上级的意图，但对在上海教训日军的动态还是有所感觉的，更何况全国民众支援华北第29军，要求全面抗战的气势如潮如虹，还有长官们的反复激励动员等等，都使这些普通士兵感受到巨大的敌忾之气。现在，日本人竟然撞上了枪口，敢硬闯我军事禁地。没二话，一顿乱枪，大山勇夫二人当即横尸路边，成了淞沪会战第一批死者。

虹桥机场的冲突，立即使本已紧张的空气白炽化。谈判桌上，中日双方唇枪舌剑，相互指责，谈判桌外，调兵遣将，准备大打。日军第3舰队云集黄浦江面示威，长岛和日本本上的海军陆战队增援部队公开登陆，上海的日军及其侨民日夜赶筑工事。

该行动了，再不行动就会失去有利战机，坐镇留园的张治中真不理解蒋委员长还要等什么。8月7日的南京国际会议不是已经决定全面抗战了吗，部队已经进驻上海外围，再等下去，意图就会暴露，攻击行动的突然性就不复存在。一直到8月11日，焦急万状的张治中终于盼来了蒋介石的密令，要求部队开进市区，准备于13日发动进攻。当天晚上，京沪线上的所有列车停止运客，全部集中到无锡、苏州等地运输军队，汽车也汇集在江阴、常熟等地，向上海运兵。部署了进兵事项后，夜半时分，张治中亲率司令部成员离

开留园，进驻南翔的一个小村庄。

次日凌晨，上海市区的市民们如同往常一样起身洗漱、倒马桶，推门一看，哇！仅仅一夜工夫，遍地都是中国军队。市民们奔走相告，惊喜异常，都凑上前去相问：弟兄们从哪里开来？为什么如此神速？进兵的组织的确无可挑剔，数万大军能在一夜间占领上海市区的预定阵地，这是由于京沪警备司令部事先控制了火车、汽车，并制定了各部的行进路线和时间，当天，首批进入市区的精锐部队第 88、第 87 师完成了在闸北火车站一带，以及北四川路至杨树浦一带的进攻部署，炮兵第 10 团一部和炮兵第 8 团也在真如、大场进入阵地。此外，海军也完成了在江阴水道沉船封锁长江的计划。

是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出了向上海派遣陆军的重大决策。所派第一批陆军由第 3、第 11 两个师团组成，称上海派遣军，由松井石根大将指挥。战争的弯弓张如满月，触之即发。

### 围点进去

1937 年 8 月 13 日上午 9 时 15 分，日本海军陆战队一部越租界，到宝山路、北四川路等地布防，与在八字桥一带修筑工事的中国军队第 88 师 262 旅 523 团 1 营（营长易瑾）先头部队遭遇。日军即沿北四川路、军工路一线发起进攻，并以海军舰炮轰击第 87、第 88 师守区，该两师旋以迫击炮还击。下午 4 时，日军复行炮击，并以步兵大举进攻驻防八字桥、江湾的淞沪警备区保安队，战事趋于扩大。8 月 14 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权以应之”，“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与此同时，张治中在上海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昨（13 日）下午 4 时，日方军舰突以重炮向我闸北轰击，彻夜炮声不绝，我居民损失奇重。同时复以步兵冲出界外，进攻我保安队防地，我方仍以镇静态度应付，从未还击一炮。现日方又大举以海陆进攻，我为保卫国土，维护主权，决不能再予容忍。事至今日，和平确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御侮救亡，义无反顾。兹应郑重声明者，上海和平既为日方炮火所震毁，而我祖先惨淡经营之国土，又复为敌军铁骑所践踏，不得不以英勇自卫之决心，展开神圣庄严之抗战。”

在隆隆枪炮声中，淞沪会战拉开了帷幕。

会战之切，中日双方的兵力为：中国军队投入 3 个师又 1 个旅，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保安队 2 个团，炮兵 1 个团又 1 个营；另有海军轻巡洋舰及驱逐舰 10 艘，炮艇鱼雷艇 20 余艘；空军参战飞机 250 余架（兼顾南京等重要地区的空防），日军投入陆军 1 个大队约 2100 人，侨民中的复员军人约 3600 人，海军陆战队 3200 人，第 3 舰队上岸参战水兵 5000 人，其他部队约 2000 多人；另有海军舰艇 30 余艘和海军航空兵飞机百余架。两相比较，地面部队中国方面暂居数量优势。

会战之初，中、日军方的基本战役构想是：

中国军队方面：战区以保卫政治、经济要地南京及诱使敌人消耗为目的，初期以优势兵力，迅速围歼上海市之敌，造成其增援登陆的困难，如敌援军登陆成功，则集中重兵予以打击，迫其追随我军行动。待其主力向上海地区集结后，即改取守势，利用既设之国防工事，实施逐次抵抗，打破其速战速决之企图。

日本军队方面：派遣军初期，以不扩大战事即保侨为目的，以有限兵力于上海市区外围迅速击灭敌军，就地解决上海事件，若战事扩大，则以有力部队于敌侧登陆，力求速战速决，先击灭当面之敌，再以主力沿太湖两侧进攻，威胁南京，迫敌媾和。

然而，战事的发展，并未完全按照中、日双方预先的构想进行。

按照战役的一般原则，保持战役的突然性，先发制人，争取制胜的主动权，是战役初期实施作战的基本要求。鉴于战争已无可避免，政治上的隐忍退让无济于事，必须要诉诸战争之时，掌握作战的主动权，对于中国军队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日军虽在兵员上居劣势，但在战斗力上却强于中国军队。做不到这一点，无异于自取其败。素有儒雅之风的张治中将军，深知个中利弊及此次战役的干系。为了掌握作战的主动权，他指挥部队于13日拂晓前即完成了攻击准备，计划协同空军扫荡日军虹口、杨树浦两大据点，乘敌失措之时，歼其主力，占领上海。此时，接到南京统帅部电话命令：不得进攻。张治中当即报告：我军业已展开，完成攻击准备。但统帅部仍回电：不得进攻。这样，原定于13日拂晓的攻击便停止了。其原因是，12日下午3时，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紧急召见监督“一二八”停战协定实施的上海外交使团，向中国代表及英、法、美、意四国外交官控告中国军队违反协定规定，单方面进入上海。上海市长俞鸿钧当即反驳：最先违反规定的是日军，日本无权指责中国。英、法、美、意四国外交官害怕战火威胁到自身利益，电告国民政府，建议改上海为不设防城市。国民政府外交部将上海外交使团的电报转呈蒋介石。面对这一突然发生的情况，蒋介石犹豫不决，因而取消了中国军队在上海的先机进攻计划。

八字桥战斗打响后，局势已不可逆转。当日，张治中再次向军事委员会请示机宜。当夜，军事委员会命令，将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上将任总司令，辖第87师、第88师、第36师、第61师（师长杨步飞中将）、第98师、第11师（师长彭善中将）、第39军（军长刘和鼎）、第345旅（旅长罗启疆少将）、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中将，辖上海保安总团、上海警察局）；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8集团军，张发奎上将任总司令，辖第55师（师长李崧山中将）、第57师（师长阮肇昌中将）、独立第20旅、独立第45旅（旅长张奎基少将）、炮兵第2旅（旅长蔡忠笏少将）。同时，命令淞沪作战部队于8月14日拂晓，开始总攻上海市区之敌，同时出动空军，协同地面部队进攻。

至此，中国军队会战初期的战斗序列遂告成立，分为左右两翼，左翼为第9集团军，右翼为第8集团军。

8月14日，淞沪地区天低云垂，阴雨霏霏。晨7时，中国空军第4大队的5架战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腾空而起，冒雨飞抵上海市区日军阵地上空进行轰炸。随后，由广德起飞的第2大队的20余架战机也分别轰炸了吴淞口、黄浦江以及市区的日军水面和地上目标。黄浦江上的日军舰艇一边对空还击，一边做着S形规避，向长江口外逃跑。江上水柱冲天，地上浓烟笼罩。下午3时，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命令各部发起总攻击。4时，炮兵集中轰击日军据点。左翼第87师进攻日军俱乐部、海军操场及沪江大学、公大纱厂等阵地；右翼第88师主力向日军坟山、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据点猛攻，对驻沪日军形成了两翼包抄的钳形夹击态势。

面对猛烈攻击，日军凭借多年经营的坚固据点，负隅顽抗，等待援军。

由于武器装备低劣，中国炮兵的压制、破坏射击，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射出的炮弹落到据点上往往只能炸起一些水泥碎片，无法摧毁。看到这种情况，日军的胆子大了起来，拼命从据点中向外扫射，子弹像飞蝗一样，泼向进攻士兵的身上。在虹口外围，每前进几十米都要几层中国官兵的尸体铺路。即使这样，被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激励着的中国士兵们，仍高喊着消灭日本侵略者的口号，前仆后继，无所畏惧地冲向前去。在同敌人的替死相拼中，第87、第88师艰难而又顽强地向日军据点逼近。第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少将指挥第527、第528团向江湾路推进，攻击部队由爱国女校自左翼压迫敌军，逐次前进，敌人节节后退。到中午，部队已接近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附近，敌人丢下遍地尸体，部分退入司令部，其余沿北四川路南逃。黄梅兴亲临前线指挥，在爱国女校附近用电话向师部报告情况时，不防日军一颗炮弹飞来，弹片击中其腹部，当场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旅部参谋主任邓兆中校及通讯排官兵30余人。黄梅兴是淞沪会战中牺牲的中国军队第一位高级将领。当天第264旅伤亡1000多人，仅第527团就有7位连长阵亡。

经过一整天的奋战，中国军队左翼已进展至杨树浦，将公大纱厂、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包围起来。同时空军出动，对日军形成了立体夹攻之势。空军轰炸汇山码头、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公大纱厂等处，攻击敌旗舰“出云”号，并与敌机交锋，战果显著。

8月14日，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下达命令：集团军于15日拂晓展开总攻，重点指向虹口公园、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于空军轰炸后，在炮火掩护下实施攻击，压迫敌人于黄浦江西岸而歼灭之。

8月15日拂晓，第9集团军所属第87、第88两师开始攻击。第87师右翼第259旅一部曾一度突入日军俱乐部，因受重创，部队伤亡严重，故暂停攻击，16日拂晓又发动进攻。第88师在爱国女校，第87师在日海军营房操场附近继续与敌激战，双方反复争夺，均损失惨重，到黄昏时呈对峙状态。

鉴于此情，军事委员会特派员认为日军阵地由汇山码头经吴淞路、北四川路到江湾路，蜿蜒犹如一条长蛇，宜在其腰部择一要点，集中火力突击，将其拦腰斩断，使之首尾不能相顾，而后直向其心脏部位进攻，则敌自然归于瓦解。最后选定虬江路为突击点。按照此意见，第88师选拔精壮勇士500人为突击队，由营长刘宏深少校指挥，携带轻便锐利武器，进入出发阵地；同时集中全师炮火，由炮兵营长王洁中校指挥，在附近担任掩护；另在突击位置配置自动火器，直接支援突击行动。预定拂晓开始进攻，先以炮火猛烈轰击目标，再由自动火器支援发动突击。该计划定名为“铁拳计划”。

17日拂晓，第9集团军奉命全线发动总攻击。第88师按计划组织炮兵进行密集射击，虬江路一片火海，刘宏深率突击队冲入敌军阵地，毙、伤敌兵甚多。但因每一个通道都被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作为活动堡垒，中国军队行动被滞，刘宏深不幸中弹阵亡，突击队多数牺牲，突击行动失败。所以各部队仍改为对各据点实施强攻。第88师在日本坟山、八字桥、粤东中学一带与日军激战，伤亡重大，仅法学院一处就牺牲了1个营的兵力。其一部冲入坟山据点，但因日军工事坚固，中国军队炮火无能为力，攻击受阻。第87师再度突入日本海军营房，争夺再三，伤亡重大，终被击退。

18日，中国军队奉命暂停攻击。根据新调整的部署，第61师、陈诚第18军所属的第98师、第11师先后到达，第61师暂归第87师指挥。在第87师后方设置第2线阵地，第98师控制江湾附近，第11师推进到大场附近。

连日激战，中国军队虽予敌以重创，但未能实现战役目的。日军阵地连成一线，在凭借工事固守的同时，左右相互援助，且有海军舰炮及陆炮强大火力支援，不仅有效地阻止了中国军队的进攻，而且给攻击部队造成很大威胁。事态已很清楚，继续一线平推，拼死强攻，只会带来更大的牺牲，而无法攻破敌军据点。为此，张治中于8月19日决定，实施中间突破，贯穿杨树浦租界至汇山码头，截断敌左右翼联络，而后向东西压迫包围，以求一举歼灭敌人。为便于掌握部队，张治中将指挥部搬到江湾叶家花园第87师司令部驻地，并作出部署，将新到达的第36师加入第87、第88师之间，在沙泾巷至保定路间的正面、攻击汇山码头；令第98师294旅暂归第87师指挥，向沪江大学、公大纱厂进攻的同时，将重点攻击虹口口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改为攻击汇山码头。各部队据此调整兵力，投入战斗。经过一夜激战，第36师突破敌阵地，进抵百老汇路。第87师一度攻入杨树浦区内，第88师遭敌强烈反抗，攻击受阻。

第87师攻击杨树浦区时，中国军队仅有的一支装甲部队——南京装甲团（团长杜聿明）所属两个连《坦克重7吨》和战车防御炮1个营，配属第87师作战。因部队从未施行过步坦协同作战或演练，许多步兵只稀罕地看着这黑乎乎的庞然大物，却不了解它的性能。更多的人由此产生了依赖思想，以为坦克无坚不摧，有了它就一定能打胜仗。所以当坦克进入杨树浦街市内时，步兵仅任其自行突击而未加掩护，结果坦克均被敌人摧毁，两个连长阵亡。

根据全国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总体战略部署，8月15日，傅介石发布全国总动员令，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中国军队战斗序列及作战指导计划，将全国分为5个战区，京、沪、杭地区为第3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上将，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前敌总指挥陈诚上将。作战方针为：“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阻止后续敌军之登陆，或乘机歼灭之，并以最小兵力守备华南沿海各要地。”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构想为：对华北使用一部兵力，迟滞日军之南下，以主力集中华东，先发动攻势，歼灭淞沪日军，诱使日军将主力使用于该方面。

此期间、为达全歼淞沪日军之目的，中国军队迅速调集部队，陆续增兵战区。随着兵力的增加，淞沪战役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但作战仍在市区进行。8月20日晨，第9集团军所部及第54军第11师分三路发起了第四次总攻击。第98师全力进攻杨树浦，第36、第87师推进百老汇路、唐山路、华德路之线，第11师及教导总队第2团控制市中心江湾，为总预备队。当晚，张治中趁月夜赴江湾前线督战，指挥部队进攻。半夜12时，总攻击开始。第36师直攻汇山码头，其第216团沿北丰路、公平路突击前进。官兵们勇猛冲锋，进展迅速。至唐山路和华德路口时，遭固守防御工事的日军猛烈反击。敌军在四五层楼的顶上，居高临下，进行俯射。相持了一个多小时后，胡家骥团长下令：“不顾一切牺牲，冒着敌人炮火前进。”遂身先士卒，在队伍的最前面带领部队冲击。他的两名警卫中，胡正林牺牲，俞盛东身中两弹。胡家骥五处轻伤，仍继续指挥作战。部队连续冲过了华德路、百老汇路，直逼汇山码头，日军支持不住，争相逃窜到外滩白渡桥。该团乘胜追击，但抵达汇山码头的部队，无法摧毁敌军据守的坚固的铁栅门，进攻受阻。胡家骥首先爬上铁门，士兵相继跟上，由于侧面日军的猛烈炮击，部队伤亡严重。师长宋希濂下令该团撤回，形成与敌对峙的局面。此次战斗，第36师伤亡570余人，敌方死伤400余人。其余各部激战一夜，给敌以打击，因其工事

坚固，反抗激烈，攻势被阻，呈胶着状态。

8月21日，第36师先头部队在新调来的坦克掩护下，又攻抵汇山码头，至拂晓，因受敌海军炮火猛烈攻击，退回百老汇路北侧。坦克在撤退中遇敌全力攻击，第1、第2两个连的坦克被击毁。第87、第88、第98师的进攻，均无大的进展。

8月22日，双方逐屋展开争夺，伤亡惨重。敌数次向第36师212团坚守的复旦大学图书馆阵地进攻，均被击退。其间，中国军队战防炮损坏撤后方修理，敌炮一阵轰击后，日军的坦克成品字形掩护步兵向阵地扑来，一位副班长用绑腿把手榴弹捆于腰间，爬出战壕，越过铁丝网，直向敌坦克滚去。“轰”的一声巨响，浓烟四起，一辆坦克斜瘫着不动了，后面的坦克调头逃跑。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中，姓彭的排长腰部中弹，肠子流出，团长令他快下火线，他却让战友替他包扎一下，坚持着要对敌射击，没多久，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在散兵壕内。由于官兵们置生死于度外，奋勇杀敌。第36师一度突破敌阵地，夺取了汇山码头，但因遭敌舰炮火阻击，又因敌便衣队、汉奸乘机纵火骚扰，部队前后隔绝，失去指挥，混乱中官兵死伤200余人，被迫撤回唐山路原阵地。杨树浦大火冲天，烧了几天几夜。

对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公大纱厂的攻击，因中国军队在战术上没有接近爆破技术，故进攻未果，双方再次形成对峙状态。

在中国军队的勇猛攻击中，日军伤亡惨重。经日不息的战斗，不仅消耗了日军的装备和军需，而且打击了敌人的士气。前途十分清楚，要么束手待毙，要么顽抗到底，等待援军到来。日军选择了而且必然选择后者，使得战斗异常残酷、激烈。8月19日、22日午夜，日本援军抵达上海，战役出现了转折。由此，艰难的围点攻击战随之结束。战役胜负的天平朝着有利于日军的方向倾斜。

## 沿江抗敌

按照中国统帅部的设想，对淞沪地区的日军采取先发制人的突袭手段，一举荡涤之，而后整理态势，从容应付由日本国内海运而来的日本陆军主力。然而，战场形势的变化发展并不如意，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凭借海空优势，拼死顽抗，以待援军。

对日本国内增兵的动向，中国方面上至统帅部，下至第3战区及各集团军的指挥机构，都予以密切注视。8月20日，第3战区分析，日军在沿海或沿江一带登陆已不可避免，作战范围的扩大和战线的外移已成定局，因此，战区长官部未雨绸缪，对所属19个师、6个旅的兵力，作了重新部署。分全军为五支，其中淞沪围攻军由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辖5个师、1个旅及教导总队1个团，另有炮兵3个团、重迫击炮2个营及战防炮2个营、坦克1个营配属第9集团军作战。任务是继续压缩市区日军防御范围，达成围歼敌人的目的，同时构筑真如镇、大场镇、庙行、蕴藻浜至吴淞镇等处工事，巩固围攻基础；长江南岸守备区由第54军军长霍揆章中将指挥，辖3个师、1个炮兵团，任务是在常熟、白茆口、福山镇，鹿苑镇间以及吴县、昆山等地沿江警戒日军登陆部队；长江北岸守备区指挥官为第114师师长常恩多中将，辖1个师及2个保安团，任务是在敌企图在长江南岸登陆或企图通过江面时，从江北方面制压敌人；杭州湾北岸守备区由第8集团军总司令

张发奎上将指挥，辖 4 个师、1 个旅及 1 个炮兵团，任务是以主力配置在嘉兴、乍浦附近，一部前出至沿海要点警戒，抗击日军可能在杭州湾一带的登陆；浙东守备区指挥官为第 10 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上将，辖 5 个师、4 个旅，任务是警戒浙东沿海地区，准备支援杭州湾地区的抗登陆作战。

如果说，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实力与速度的竞赛的话，那么这些特点在日军身上再明显不过了。广大的作战地域需要通盘筹划，有限的机动兵力需要恰当运用，加之上海守军危如累卵，稍一不慎，便可能满盘皆输。速战速决的方针反映在淞沪战场上，已具体到尽快增兵这样一个实力的加减问题上。增兵是毋庸置疑的，8 月 15 日，日军大本营即决定以 3 个陆军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作为司令官，迅速增援淞沪战场。问题在于新增的兵力用于何处？如果仅仅为解上海守军的危难，保卫已有据点，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加入市区作战。但日军根本不满足于上海一隅，而是企图利用淞沪地区三面濒水的地理位置，发挥海军的优势，在上海市区外围实施登陆，以大迂回包围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主力。这样做，既可解救上海市区守军，又可围歼中国军队主力，一举奠定淞沪会战的胜局。出于这个大歼灭战的设想，日军主力分批抵达上海附近海面后，仅以一部兵力加入市区防御战，而以主力用于外围登陆作战。由于日军拥有强大海空优势，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登陆地点，攻击中国军队的侧翼。

8 月 23 日清晨，困乏至极的张治中和衣靠在椅背上刚想稍稍休息一下，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把他惊醒。

“总司令，狮子林、川沙口方面发现日军登陆，兵力不明，但来势不善。”

张治中倦意全消，他知道川沙口方面只有一个连守军，恐怕这阵子已被日军吞吃殆尽了。

“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迟滞日军推进，否则，我围攻主力将被断绝后路！”心急如焚的张治中意识到作战的焦点已经转到市区以外的抗登陆战了。他连打几个电话调兵，然而，设在南翔小村庄的集团本总部已经被日军盯上了，日军的飞机反复来袭，所有与外界沟通的电话线全被炸断。张治中守在满头大汗的通讯兵身旁，等了好一会儿也无法叫通电话，无奈，只好派几个参谋出发了解情况。不久，张治中呆不住了，钻进汽车直奔江湾。南翔距江湾仅 18 里地，可日军飞机太活跃了。汽车刚一上路，就被几架日军飞机一通扫射。好不容易等飞机离去，行驶了几里地，又有 2 架日军飞机飞临头顶扫射盘旋。小汽车是不能坐了，这种目标太显眼了。走着去！张治中一行弃车疾行，可长筒马靴成了极大的累赘。

“总司令……”后面一个传令兵骑着自行车路过，看见张治中急忙下车敬礼。张治中二话不说，上前推开传令兵，跨上车子就走。一路上，张治中时而掩伏躲避敌机，时而乘隙猛蹬快骑。等他一身臭汗赶到江湾第 87 师师部时，已是上午 8 时 30 分了。

在江湾，张治中总算搞清了敌情。日军登陆部队为 2 个师团，至 23 日拂晓，其先头部队已在海空火力掩护下在张华浜、狮子林、川沙口等地点登陆成功。必须阻止日军推进。张治中命令第 11 师和第 98 师立即向宝山、杨行、刘行、罗店一线驰援，迎击登陆日军。此时，正面战线非常吃紧，日军飞机狂轰滥炸，部队几乎无法活动。第 11 师师长在电话中叫苦不迭：“总司令，我们被炸得头都抬不起来，大天白日的，部队如何行动？”

张治中急了：“不能抬头也得走，我可以从南翔冒轰炸到江湾，你们就

不能从江湾走到罗店吗？你给我带部队马上行动！”

第 11 师在张治中严令之下，以第 33 旅冒着敌机轰炸奔赴罗店，途中与日军遭遇。第 33 旅乘敌立足未稳，猛打猛冲，击溃罗店之敌。

就在张治中的第 9 集团军忙于抽兵堵击登陆日军的紧张关头，第 3 战区长官部为保护第 9 集团军侧翼安全，粉碎日军登陆企图，特别组编了以陈诚为总司令（后由罗卓英接任）的第 15 集团军。该集团军全为精锐之师，其中包括陈诚赖以起家的第 18 军和号称天下第一军的胡宗南的第 1 军。集团军的 3 个军、9 个师及配属的炮兵部队分头赴战场，抗击宝山、川沙口等地登陆的日军。

24 日，第 15 集团军各部先后到沪，陈诚决定向登陆之敌发起进攻：令第 98 师攻击杨行、宝山线（含）以左地区之敌；第 11 师攻击新镇、月浦、狮子林线（含）以左地区之敌；第 67 师为预备队，并以有力之一部由罗店、聚源行、朝王庙以左地区配合第 11 师进攻。

此刻，第 15 集团军右翼军当面登陆之敌约 1 个旅团，其主力在狮子林附近，一部在吴淞及宝山。鉴于罗店已克，第 98 师已达刘家行，罗卓英于 24 日 18 时下达攻击命令：

（一）第 98 师（附炮兵 1 连）由刘家行向宝山城—狮子林之线攻击前进，主力保持于左。

（二）第 11 师（附炮兵 1 连）由罗店及其西南地区向月浦镇、狮子林、石洞口之线攻击前进，攻占月浦镇、狮子林后，以主力由月浦镇向石洞口、川沙口攻击。

（三）第 67 师以 1 个旅协助第 56 师守卫浏河阵地，主力控制于罗店，另以一部向沈家桥附近前进，以掩护第 11 师左侧。

当日黄昏，因第 98 师已率先向宝山之敌发动攻击，故罗卓英又令第 67 师以第 199 旅之第 397 团取捷径进到浏河镇方面，阻敌西进；第 398 团沿罗店—浏河镇公路攻击；其余据守罗店镇，同时先以罗店守军一部向尤家楼攻击且吸引敌军，策应第 11 师的行动。

接今后，第 67 师于 25 日 36 时，遣第 201 旅之第 402 团向尤家楼敌军进攻。该团未达尤家楼即遭敌机及舰炮轰击，伤亡过半，兼团长李维藩上校及多数营、连、排长均壮烈牺牲。到 9 时，日军约一个联队向罗店以西包围，该师以预备队投入战斗，与敌拼杀。适逢第 396 团赶到加入战斗，给敌以打击和牵制，双方即相持于罗店北方一线。此次战斗中，第 201 旅旅长蔡炳炎少将壮烈殉国。1937 年 10 月 23 日，郭沫若主编的《救亡日报》刊载第 67 师 201 旅参谋主任薛祚光写的《蔡炳炎将军血战罗店救国记》，对此事作了详细报道：

“……8 月 25 日那一天，敌由川沙口登陆的一部约 3000 人左右，据当时的探报，系敌 11 师团多田骏所部，于罗店的北面陆家宅、沈宅之线占领阵地，并急谋袭占罗店。那时蔡旅长率着 5000 健儿，星夜赶到了罗店，奉有攻击该敌的任务，他于是很沉着地作了极周密的部署。待部署完毕，时间还只是凌晨 2 时。夜色的沉暗与寂静，象征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遭遇，邻接阵地的远处，传来几声断续而依稀的枪声，更增加了这 5000 健儿杀敌的决心。他们一方面在罗店的附近构筑必要的工事，一方面就在阵地上取着休息的姿态，好准备着拂晓后的厮杀。但是我们这位足智多谋的蔡将军，他并不和他部卒一般的去睡眠，却另外派了一排的兵力在阵地前方一个角落里埋伏起来，然



后才走进他临时的掩蔽部中，倒在一块门板上和衣假寐。不一会儿，阵地的前面，传来几分钟浓密的枪声和沉重的手榴弹声，接着就寂然无闻。再过 10 多分钟，就看见先派去埋伏的那位排长到旅部来报告，说是有两排的敌人前来夜袭，他约束着他全排埋伏的士兵，不许动，不许做声，等他们接近到约摸 50 公尺的时候，他们就把 20 多个手榴弹一齐向敌投掷了去，接着又是几次排枪，随后就端起步枪挺着雪亮亮的刺刀向敌人猛冲了去。结果那两排的敌人，除了少数窜去外，无一生还，其中并击毙敌少尉成田三一员，并搜获他们的兵力部署一纸和十万分之一地图一份，蔡将军这时把手表看了一下，是 3 时 30 分，他于是紧速地把那俘获来的敌人兵力部署和十万分之一地图检阅了一会儿，派人转送到师部；一方面就下令准备攻击。天色虽仍是那样的黑暗，但远处东方的天空正透露了几许谈青的光亮，星儿的眼睛已不像深夜中闪烁得那样厉害了，担任攻击最先头的队伍都屏声静气的开始向前面的目的地蠕动着，不一会儿敌人的枪声由稀落而转到浓密，午前 4 时 30 分，李（第 402 团团团长李维藩）团的先头部队就完全占有了敌人的前哨阵地。蔡将军等到前哨阵地占领以后，确实知道敌人的大部在陆家村盘踞，于是就决心命李团向陆家村攻击前进，这般健儿得令，兴高采烈，无不前仆后继，向着陆家村勇猛的一往直前，杀敌无算。适在这当儿，敌人的大队增援部队赶到，于是又重整队势，向我们这英勇的蔡旅反攻，同时又用他优势的炮火向这边阵地的后缘行歼灭射击，一时枪声、炮声、飞机掷弹声、两军肉搏喊杀声，喧嚷一片，响彻天地。我们的蔡将军就在这时候陆续地接到李团长负伤和张营长阵亡、魏营长负伤的噩耗，又听说敌人数倍于我，而我方各部因干部伤亡太多，大有无人掌握的趋势。他听了这许多噩耗，但竟没有一点慌张的气态。他一方面命朱团增加左翼，一方面指定了李团的代理人，自己又把旅部推进了百多公尺接近到散兵线的正后去指挥，并下如下的一道命令：

‘本旅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进者生，后退者死，其各凌遵！’

“此时已午后零时 30 分，强烈的阳光直射到这般的为民族求生存的健儿的全身，似乎是象征了他们前途的光明，他们更加鼓起了勇气，向陆家村的敌人辗转的冲杀。敌人因有第二次援队的增加，也拼命顽强抵抗，他们的兽机更是在天空像飞蝗般的活动轰炸。在这当儿蔡将军他见着战况的紧张和罗店的重要，他竟率着他唯一的特务排和朱团第 3 营，向敌阵突击。全旅官兵见着旅长率身先导，于是士气大振，进攻也更加剧烈。不幸我们忠勇仁厚蔡将军的胸部，就在他这勇往直前的当儿，被敌人的步枪弹贯穿了，他这时还扬着手高呼：‘前进！前进！’及至他左右的卫士和看护扶他倒下绑扎的时候，他喉中‘前进’的声浪还由他最后的几次微弱的呼吸中传吐了出来，一直到他双目阖闭为止。为国家求生存的牺牲，为人类求和平的牺牲，是多么值得崇拜而景仰的哟！”

在第 67 师浴血奋战的同时，移交防务于第 67 师的第 11 师于 25 日 2 时许，自马家宅一五斗泾之线逐次向月浦一周宅之线推进。正准备向狮子林、石洞口攻击之际，得知有兵力不详之敌，由聚源桥方面向新镇前进中，直接威胁师的侧背。师长彭善即令师预备队第 62 团展开于北顾宅一顾宅之线拒敌。7 时许日军一支部队约 600 人向该团攻击，师主力即回师攻敌，敌军退走，第 11 师进攻狮子林的行动暂告停止。

8 月 27 日晚，第 15 集团军由月浦镇、新镇、罗店、蒲家庙之线时登陆之日军发起攻击，罗店成为双方反复争夺的主战场。中国军队主力是中央嫡

系部队之一的第 18 军(欠第 98 师)，日军主力为第 11 师团。经过一夜激战，28 日上午，日军出动大批坦克发动大规模攻击，同时派出所谓空中“王牌”——木更津航空队，每批数十架次向守军阵地轰炸、扫射，还在己方阵地升起载人的观测气球，对守军阵地实施纵深侦察。入夜，乘敌人优势装备暂时失效之机，第 18 军大举反击，又夺回白天失去的阵地。罗店在反复争夺中，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蒋介石在南京也关注着罗店之战，早在 23 日以后，就曾几次下令，罗店关系重要，必须限期攻下，要求将士有进无退，有敌无我，不成功便成仁。第 18 军的老军长陈诚也下令：不惜一切，完成任务。由于敌军先进武器装备的运用，守军伤亡惨重，罗店再度陷于敌手。29 日，第 67 师再次进攻罗店。一度突入，旋被击退。

进攻宝山的第 98 师 24 日 8 时到达刘家行后，得知宝山城已失。为缓解上海、罗店之压力，师长夏楚中于 9 时下达命令：第 294 旅附山炮营(欠第 1 连)为右翼队，攻击月浦以东之敌，相机攻取宝山城；第 292 旅(欠第 583 团第 3 营)附山炮第 1 连为左翼队，攻击月浦以北之敌，与第 11 师联络；第 583 团第 3 营为师预备队。第 294 旅即以第 585 团月浦以东地区进攻，协助保安队击退敌军，同时克复宝山城，由师预备队第 583 团第 3 营守卫。第 292 旅第 583 团抵达狮子林附近。28 日拂晓前，第 583 团击溃当面之敌，收复了狮子林炮台。由此，第 98 师与敌形成对峙。30 日，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在川沙口、石洞口两地登陆。31 日日军飞机持续轰炸第 98 师阵地，日舰炮也不断射击，给守军造成了伤亡。9 月 1 日 10 时，约 1000 余日军在其炮火掩护下，向狮子林炮台攻击，14 时炮台再度陷落。守军第 583 团第 2 营大部牺牲。

9 月 2 日拂晓，日军第 43 联队配属坦克、重炮向第 588 团、第 583 团阵地猛攻。战至 9 月 3 日拂晓，日军更增至 2000 余人，在其陆、海、空炮火支援下向第 98 师阵地全力冲击，战斗激烈异常。至当日黄昏，该师伤亡过半，右侧背又遭敌汽艇攻击，被迫退守月浦东侧阵地，守卫宝山城的第 583 团第 3 营遂陷于孤立。9 月 4 日，吴淞方面登陆之日军由上海调来坦克 30 余辆，作为前导，向宝城南侧进攻，狮子林方面日军亦向宝山城西侧进迫。

9 月 5 日，日军集结军舰 30 余艘、飞机 20 架、坦克 20 余辆，与进攻用浦的日军会合，对守卫月浦东侧的第 98 师发动猛攻，第 98 师伤亡惨重，撤出阵地，致使从 1 日起坚守宝山城池，多次击退敌军进攻的第 583 团第 3 营陷入重围。日军舰炮、飞机猛烈轰炸宝山城。当晚，营长姚子青少校致电第 98 师师长夏楚中：“誓本与敌皆亡之旨，固守城垣，一息尚存，奋斗到底。”敌 5 日夜到 6 日晨冲锋十几次，未能奏效，竟向阵地发射大量硫磺弹，守军在烈火、硝烟中与敌激战。至 7 日晨，守军城外阵地全毁于炮火。全营官兵据城死守。日军拟由缺口处入城，多次为守军击退。敌人遂以坦克为前导掩护大量步兵攻入城内，弹尽粮绝、坚守 1 周的姚子青营仍奋勇抵抗，至当日午后 4 时，全营壮烈牺牲。

宝山保卫战历时 1 周，日军动用陆、海、空三军力量，付出惨重的代价才攻下宝山。据当时报纸报道，日军为占领宝山，仅耗费弹药一项，价值便在 10 万美元以上。关于这次战斗，第 98 师呈第 18 军的报告中，引用该营由宝山越城逃出的第 9 连二等兵魏建臣的自述称：“优势之敌及军舰 30 余艘，自 5 日起在机炮火力掩护之下猛攻宝山城，城多被毁，建筑物无一幸免，众寡悬殊，我军伤亡惨重，激战 2 昼夜，迄 7 日晨，敌复以坦克堵击四门，集

中海、陆、空火力射击，城无全瓦，我官兵犹复为最后之苦战与巷战，营长姚子青少校阵亡于东门，宝山城于 10 时失陷，全营官兵与城同殉。”《救亡日报》1937 年 9 月 21 日载：记者昨天在中山路遇着 3 个刚从宝山县逃出来的难民，告诉记者，日本人攻入宝山的那一天，城里有一队兵留在那里，准备带 400 多老百姓，冲出城外，但城门已被日军占领，他们便钻进事先挖好的地洞，用两挺机关枪从地洞对日军射击，日军伤亡 100 多人。我军全部殉难。难民大多也被日军枪杀了。一个姓王的小学教员两目先被日军挖去，后烧死。宝山保卫战，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书写了壮烈的一页。

宝山战役的同时，为收复罗店，第 15 集团军反复向日军发起攻击。但因日军攻陷宝山后，以一部积极沿宝罗公路向西攻击，吴淞方面日军也越过泗塘河西攻，并且其新增部队陆续于宝山、狮子林、石洞口之间的地区登陆，中国守军部队侧背受到威胁，不得不转取守势。第 67 师与敌对峙到 9 月 10 日晚，日军又增兵千余人。11 日 18 时，罗卓英令第 98 师力保月浦附近阵地，不得已时逐次向后撤退至广福附近地区待令；令第 11 师掩护第 98 师转移。第 98 师因与优势之敌多日连续苦战，损失甚重，团长阵亡 2 人、伤 1 人，营以下官兵伤亡更大，渐呈不支，乃于 12 日 26 时开始在第 11 师掩护下，向广福撤退，旋赴太仓休整。

日军第 44 联队一部及伪军于芷山部于此期间向浏河镇发起猛攻。中国守军第 56 师主力及第 14 师第 80 团、第 58 师第 172 旅奋力反击，日军终未能越过浏河。至 9 月 11 日，双方对峙于浏河附近。

在第 9、第 15 集团军与敌浴血奋战的同时，第 8 集团军依据第 3 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负责杭州湾北岸及浦东地区防御，防备日军由此登陆，夹击上海华军。其以一部担任沿海警戒，各师主力分别控制于月浦镇、南桥、平湖、硖石镇附近。日军自 8 月 15 日至 9 月 11 日间沿黄浦江屡次袭扰浦东，均被击退。该集团军除以炮火支援第 9 集团军作战外，又奉命以第 57 师向上海方面增援，余均据守既在防区，监视日海军行动。

## 第二章 众志成城御敌锋

### 转攻为守

多事之秋的世界，灾难频仍的中国。远东的隆隆炮声，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古老文明的发源地。正当世人以不同的心态和感受，猜测东方战局发展前景的时候，淞沪战场的形势，受制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逐步走向了祸福兼蓄的另一个必然阶段。

自淞沪会战开始以来，第3战区的部队先以优势兵力围攻日军据点，盖因其工事坚固异常，中国军队攻击武器不济，且于战机把握及组织指挥方面均有不当，未收显效，给日军以喘息之机，导致其大批援军赶到，造成被动；次而循沿江抗击登陆之途，又因日军炮火猛烈，尤其是作战区域均覆于日海军舰炮火力网及空军攻击航程之内，中国军队无力控制海防、空防，且坦克、重炮等攻击武器较敌相差甚远，伤亡惨重，因而在浴血奋战、逐地争夺、控制要点的战斗过程中，在双方增兵鏖战的力量消耗中，渐次失去优势，被迫转攻为守，战役由此进入了一个更为艰难、惨烈的时期。

毫无疑问，这一阶段的到来，是日本帝国未曾想到的。本来，在日本军方的眼中，中国军队是不堪一击的。但是，一月来激烈战斗的事实证明，当日本侵略者打开“潘朵拉的盒子”，把瘟疫播撒到中国人民头上的时候，也给战线绵长、兵力不足的自己种下了恶果，追求“速决战”的梦想并未如愿以偿。中国军队的顽强出乎意料。日军既然不想立地成佛，自然也不愿放下屠刀，而只会将其举得更高。因此，淞沪战役打响不久，日本在积极向上海派兵增援的同时，于8月17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放弃以前的不扩大方针，等划战时形势下所需要的各种准备对策”。8月20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公开向报界宣称：日本政府决定以武力解决中日冲突。下旬，近卫文麿和陆相杉山先后声明：“今日日本唯一之途径，为痛击中国使之屈膝，而不再有主战之精神”，并尽可能采取措施，“决不陷于中国的长期战争的策略中”。日本视淞沪战场的长期战争为陷阱，并非没有道理。为了摆脱可能由此引发而出现的全盘战略上的被动局面，日军加快了增兵淞沪战场的步伐。

8月下旬以来，日军上海派遣军的部队陆续抵沪。到9月中旬，登陆的日军计有：陆军第3师团、第9师团、第11师团和第12师团的一个联队，及重藤旅团（以日本驻台湾守备军编成，旅团长重藤千秋少将），配属坦克、轻重炮兵、工兵等独立联（大）队。其在沿江口岸登陆后，即投入战斗，于压迫中国守军的同时，逐步向内陆扩展。

在淞沪战场的第3战区各集团军逐步转入战略防御。

9月13日天不亮，第18军第42旅代旅长郭汝瑰少将就出现在南塘口的阵地上。阵地周围，许多部队已在陆续后撤，身旁的一位团长禁不住问道：“旅长，前方的部队都在后撤，我们呆在这儿很危险呀。”

郭汝瑰一边检查阵地构筑情况，一边回答道：“战区长官部正在调整部署，友军的后撤是为了重整战线。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长时间地守住脚下的阵地，迟滞日军突进，为友军建立稳固的防御体系争取时间。”

天际渐渐显出太阳的光芒，远处的天上几十个黑点愈来愈大，那是日军的飞机。郭汝瑰等人刚刚钻进旅指挥所，雨点般的炸弹就在前后左右炸裂开来。郭汝瑰面对死亡的威胁，笑着对手下的参谋们说：“今天是我的生日，

有这么多日本人给我放炮祝寿，自感洪福不浅。”说笑间，一颗炮弹正落在指挥所上，弹片横进，尘土飞扬，房顶上的瓦片稀哩哗啦直往下掉。多亏郭汝瑰戴着铜盔，“丁当”一阵响声过后，郭汝瑰要来纸笔，准备写遗书。

日军按照以往的模式，先炮击，再冲锋，战斗异常激烈。郭汝瑰命令 1 个团在正面阻击，另 1 个团作预备队。日军不时突破阵地，但每一次都被守军发动反冲锋夺回。几个回合下来，部队伤亡极大，1 个团冲锋 3 次就打掉了一大半。充当预备队的第 84 团第 1 营营长宋一中，带了一个营反冲锋，被日军打了下来。先后在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和中国陆军大学毕业的郭汝瑰，一改平素极富修养的儒雅气度，两眼红得怕人，命令手下士兵将来一中捆绑起来枪决。宋一中不甘心这么去死，苦苦哀求给他一个为国捐躯的机会。获准后，宋一中身先士卒，带部队再次冲杀上去，不顾一切地把阵地夺了回来。也真怪，人想找死的时候，却偏偏碰不上死神。宋一中不仅未死成，甚至连轻伤也未曾负。

形势愈发险恶了，好几次日军都突进到指挥所附近。第 84 团团长沙劝郭汝瑰下令撤退，郭汝瑰白了他一眼，只管坐下来给师长写下遗言：“我 8000 健儿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若阵地失守，我就战死疆场，身膏野草。他日抗战胜利之时，你为世界名将，乘船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身旁的团长看了遗书后，自感惭愧，当即转身返回前线督战。

连日战斗，阵地已失去往日模样，并逐渐后移。第 42 旅右翼的第 40 旅和左翼的第 67 师胡璉旅的指挥所，被炮火夷为平地，于是 3 个旅长共用 1 个指挥所。战斗正激烈进行时，第 67 师前线的一个团长给旅长胡璉打电话：“我没有子弹了。”此刻胡璉处子弹已用光，恰好第 42 旅的子弹运到，郭汝瑰即让胡璉通知该部领取子弹。该团领去第 42 旅的子弹，稳住了阵地。

由于阵地战壕无法挖深，且筑得不坚固，浮于地层表面，敌人一眼就能发现。敌军进攻时，先用炮火瞄准阵地目标轰击 1—2 小时，官兵多数被弹片炸伤。有些缺乏经验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一遇炮击，即跑出战壕，躲进附近的竹林，或到小山包后面隐蔽，敌军随之将部分火力对准竹林和小山包射击，部队伤亡很大。敌军冲锋时，战士们才能抬起头来，用轻重机枪猛扫，此时，敌军的“37”平射炮则很快瞄准机枪阵地，一阵轰击，阵地旋即被毁。第 14 帅的山炮营共有 8 门山炮，口径小，射程短，东一炮西一炮，对敌人构不成威胁，无法有效支援阵地战斗。艰苦卓绝的誓死拼杀，一直持续到 9 月 19 日（中秋节），第 42 旅才接到撤退命令。当向第 4 军移交防务时，全旅 8000 多人只剩 2000 多人，而且多是伤员和炊事员。全旅 36 挺重机枪只有 4 挺可用，其余概被敌“37”平射炮打坏了，唯独一个迫击炮连的炮一门未坏，人员伤亡也很少，原来他们把迫击炮阵地设在一片开阔的棉花地内，对敌开炮时，不用炮架，只用手托起炮筒，连打几炮后，马上搬到几十米以外再打，成功地减少了损失。

固守南、北塘口 7 天 7 夜的勇士们奋勇杀敌的事迹，激动了上海人民的心。宋庆龄、何香凝组织的慰问团，专门来该旅慰问，何香凝女士还托人给郭汝瑰送了一件毛衣，以示对他的表彰和鼓励。

仗越打越大，淞沪战场已变为整个中日战争的焦点。9 月 12 日，蒋介石委员长亲自兼任第 3 战区司令长官，摆出了与日军决战淞沪的架势。

淞沪会战进入了一个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扑朔迷离的时期。

## 艰苦抗御

军事学家认为，防御作战不如进攻作战那样易于取得成效，主要原因在于此种方式的作战，较难获得支配战争进程的主动权。在淞沪战场上，作为防御的一方，中国军队只能通过较长时间的艰苦抗击，逐步消耗对方的力量，改变战局，来争夺作战的主动权；而作为战役进攻的一方，日本军队则主要是通过不间断的优势高效进攻手段，大量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来保持作战的主动权。无论如何，作战的主动权，对于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因而争夺主动权的斗争，不仅以其必要的方式贯穿于战役活动的全过程，而且具体地体现在每一个细小的战斗行动中。这一点，在始终以“速决战”作为对华战争指导方针的日本军队方面，表现得尤为充分。

9月上旬的一天，日本东京皇宫前的广场上如同以往一样，人迹稀少，气氛肃然，几名宪兵像幽灵似地游荡着。一辆黑色的轿车无声无息地从宪兵面前滑过，尽管车窗被纱帘遮得严严实实，但宪兵一看车子就知道，里面坐着皇族身份的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殿下。

伏见宫此番进宫是为了淞沪作战。仗已经打了近一个月了，日本陆海军虽然已经遏制了中国军队初期的进攻，并在市区外围进行了成功的登陆，迫使中国军队逐步后撤。但是，战况的发展远不如日军大本营预期的那般顺利。伏见宫沉思着，不禁想起了“卢沟桥事变”发生当初，国内军界、政界要人们那种激昂必胜的汹涌气概。帝国国会议事大厅里，人头攒动，议员们的脸上充满愤怒的神色。一位其貌不扬，矮小丑陋的议员跃上桌子大喊大叫：“对中国人只有一个办法，教训、教训、不断地教训！只要满载帝国军人的列车一开过山海关，中国政府就会屈膝就范！”在通过出兵追加预算的时候，议会议员无论是何党何派，都表示了绝对一致的态度，而在以往是会吵闹一番的。当时，也是在皇宫，陆军大臣当着天皇的面信誓旦旦地保证：“三个月征服中国！”可是现在……

伏见宫苦笑一下，闭上了眼睛，看来，我们日本人过于低估了自己的对手。天皇见了伏见宫，虽然寡言少语，神色凝重，但仍能感觉到他对淞沪战局的关心。“据说中国军队的抵抗非常顽强。”天皇语气平淡地问道。

“是的，在帝国海军大口径舰炮的猛击之下，敌军常常整连整营地被毁灭，然而，敌人仍不顾死伤地猛烈反击我军，其勇敢牺牲精神不在帝国军人之下。敌人超乎意料的抵抗使帝国陆军的作战迟迟难以进展，目前急需增加陆军兵力的投入，否则难以打开僵局。”伏见宫急切地希望天皇能理解再次增兵的必要性。

天皇默然良久，点点头表示理解。随即，日军统帅部作出增兵上海的决定。重藤支队从台湾启航急赴上海，华北方面军所属的第9、第13、第101师团及大量的炮兵、工兵、装甲兵亦转属上海派遣军指挥。日军已把侵华战争的重心转向了淞沪方面。至9月下旬，新增的陆军师团陆续登陆，日军在淞沪战场上的总兵力已达到20万人。

蒋介石委员长既然兼任了第3战区司令长官，当然就要争取打胜这一仗。特别是发现日军大规模增兵的迹象后，蒋介石严令各省迅速派部队赶赴淞沪参战。中国通往淞沪地区的所有交通干线上，穿草鞋的四川部队、戴斗笠的江西部队、颧骨突出的两广部队，以及被视为精锐的中央嫡系部队或步

行、或车运，星夜兼程向淞沪汇聚。

9月17日，中国军队交替掩护，全线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西南、双草墩一线，完成了新战线的整理。21日，蒋介石再次调整部署，由朱绍良（接替张治中）率第9集团军为中央作战军，由陈诚率第19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为左翼作战军，由张发奎率第8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为右翼作战军。防御重点仍然在左翼。

22日，日军集中主力向左翼作战军进攻，先后对固守罗店的第66军和第18军发起猛烈攻击。第66军第160师（兼师长叶肇）在罗店东南的刘家行与敌展开激战，经反复拼搏，坚守住了阵地。23日拂晓至24日夜，第66军所属之教导旅、第77师（师长罗霖中将）、第159师（师长谭逢中将），均遭到日军猛烈炮火的持续袭击。约两个师团强的兵力，以坦克作掩护，连续发起冲锋。第160师参谋长司徒丰亲率士兵，冲出阵地同敌人肉搏，该军阵地几失几得，双方伤亡惨重，第159师7个连、第160师2个连的阵地上落下了2万余发炮弹，阵地全毁，守军全部壮烈牺牲。第159师奉命撤至刘家行以西待命，其阵地由第160师一部接管。

23日晨明，日军一个联队强的兵力，向第4军第59师（师长韩汉英中将）当面发起进攻。先出动约30架飞机轰炸、扫射，继又以炮火掩护步兵冲锋。阵地上烟山火海，全师官兵拼死反击，不顾一切地用枪、刺刀，甚至拳头和牙齿同敌人厮杀。至18时，该师第一线官兵伤亡80%，连、排长阵亡殆尽，渐渐无力支持。第4军即以第90师（师长欧震中将）第270旅向该方面增援，仍抵挡不住敌人的攻势，激战至23日黄昏，被迫退守周家宅、尤梅宅之线。

第18军第11师，于23日8时，遭受空军掩护的日军的攻击，全师官兵奋力激战，终因力量不济，阵地破日军突破，被迫于20时退守周家桥阵地。

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鉴于日军有以主力于宝浏公路两侧地区击破左翼作战军的企图，为保存实力，持久消耗敌军，乃于10月10日晚，令左翼作战军各部队，向蕴藻浜南岸沿陈家行、扬泾河西岸、浏河镇之线转移，进入第2线阵地，继续防守，相机打击敌人。左翼作战军所属各部队，自10月1日夜，在敌猛烈攻击中相互支援，逐次向后转移，至10月3日拂晓之前，完成新阵地的占领。

此时，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鉴于中国军队逐次抵抗，罗店西南战况呈现胶着的状态，从侧翼突进包围中国军队的企图无法实现，遂决定改分割包围为中央突破，以3个师团集中攻击大场镇地区。

由此，战役的焦点，转移到了蕴藻浜一线。

根据这一计划，10月5日始，日军第9、第13师团在优势空军支援下，配合坦克向蕴藻浜地区发起猛烈攻击，企图越过蕴藻浜由大场以西南侵，切断京沪铁路，孤立由大场镇至江湾的中国守军。中国方面第77、第59、第90、第67师及第66军教导旅等部，即起反击。双方激战4昼夜，均受重大损失。由于守军连续作战，部队伤亡极重，无力再战，不得不撤至嘉定地区休整，由第8军（军长黄杰中将）所辖之税警总团（相当于师，黄杰兼总团长）和第8师、第61师等部接防。与此同时，日军另以约1个师团的兵力，并伪军一部，于罗店附近向扬泾河突进。8日，日军增强攻势，逼退守军，在陈家行至黑大黄宅间宽约3公里的防御阵地突破数处，强渡蕴藻浜。守军与敌激战数日，损失惨重，未能歼灭渡河之敌，以致日军在黑大黄宅至东西

赵家角一线构成宽约 1 公里的桥头堡阵地，掩护其后续部队南渡，并进犯大场。

日军南渡，使守卫唐桥站同敌主力对峙的税警总团处于三面受敌、孤军苦战的险境，全体官兵抱着寸土必争的决心，艰苦支撑。固守严家宅、曹家宅的税警总团守军，牺牲重大，阵地相继失陷。于是总团急调可堪调用的部队，配合炮兵，向敌实施反击，夺回严家宅及西曹宅。敌又集中炮火猛烈轰击，继以步兵反扑，数度肉搏，双方伤亡惨重，税警总团严家宅守军，全部殉国，阵地再告陷落。此后，敌机穿梭向第 8 军阵地猛烈轰炸，其地面部队由东、北、西三面向唐桥站形成包围攻击，守军损失过大，无力反击，遂随第 8 军撤至河南岸主阵地固守。

自 9 日起，日军再度集中海、空军火力，协同地面部队，向蕴藻浜南岸发动猛烈攻击，激战至 14 日晚，税警总团、第 61 师伤亡惨重，第 8 师仅存官兵数百人，随之分别调往北新泾镇、江桥镇整补。所留防地，当即由第 19、第 1 师及由四川新到达的第 20 军（军长杨森中将）之第 133 师（师长杨汉域中将）、第 134 师（师长杨汉忠中将）接管。

第 19 师为掩护税警总团撤退，靠前配置，其第 55 旅（旅长唐伯寅少将）距蕴藻浜仅数华里。日军乘税警总团撤退之机，沿真（如）太（仓）公路追击，唐伯寅即命第 109 团成多路纵队向日军侧背进攻，1500 多健儿，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向尾追之敌军猛打猛攻。敌突遭侧击，疑中埋伏，立即溃退。第 55 旅直攻到蕴藻浜西南，日军乘橡皮艇渡河逃跑。税警总团撤退后，第 19 师奉命于真、太公路之钱宅、湖里宅、黑大五宅区郭家牌楼之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为防敌深入突进，部队纵深配置，全师正面仅两公里多，虽阵地稳固，但前后重迭密集，在敌军猛烈炮火下，伤亡增大。加之上海地区海拔低，地下水位高，工事掘进不到 1 米，水即涌出，无法排除，官兵日日夜夜泡在泥水里。战斗中，有些老兵不愿卧在泥水中，常爬上壕口射击，容易暴露目标，更增大了伤亡。阵地无可供修筑工事用的木材，掩体及掩蔽部无坚固支撑，如中敌炮弹，掩体坍塌，官兵被压，不死即伤。就是在这极其困苦的环境中，官兵们无所畏惧，击退敌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守住了阵地。第 19 师参加过北伐战争，官兵战斗经验丰富，斗志旺盛，但武器装备十分落后。士兵们没有钢盔和雨衣，遇雨戴着斗笠，行动不便。每连仅配 6 挺轻机枪，重机枪亦为三十节式老“汉阳造”，步枪五花八门，枪炮质量差，时常出故障，无法利用既设阵地，发扬有效火力杀伤敌人于中距离之外的战术优势，伤亡极大。中旬后，第 57 旅（旅长庄文枢少将）第 113 团郭家牌楼阵地工事被敌炮火摧毁无遗，阵地失陷。团长秦庆武上校收集余部，趁黑夜夺回阵地，所剩官兵不足两个排。因阵地被毁，官兵利用弹坑固守待援。师预备队已用尽，无力支援，敌借优势火力反复猛烈冲击，再次攻陷该阵地，秦庆武与所部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第 133、134 师进入阵地后尸堆如山，来不及掩埋，只有堆在前面当人墙，托枪射击。与敌搏斗竟日，至晚，第 134 师 402 旅 804 团在团长向文彬上校率领下，向敌反攻，经反复冲杀，至夜将敌击溃，收复了桥亭宅、顿悟寺阵地。全团营长只剩 1 人，连长非死即伤，排长仅存 4 人，士兵不到 130 人。第 134 师 401 旅 802 团进入蕴藻浜阵地第 2 天，日军集中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阵地猛攻、激战一天，日军数次进攻，均被击退。林相侯上校团委长始终在第一线与敌拼搏，最后饮弹殉国，全团只剩 200 余人，编为一营，



由营长胡国屏少校率领，师长杨汉忠亲往前线指挥。日军又向桥亭宅、顿悟寺阵地进攻，第402旅旅长杨干才少将命李麟昭上校之第803团增援，阵地方得保全。第133师397旅与敌激战3日，第三天上午，第794团防守的蕴藻浜阵地形势危急，师预备队第803团仅剩1个营，陈家行阵地只剩数名士兵，师长杨汉域无兵可派，只好动用帅部手枪连。日军多次反攻，该团固守1天1夜，伤亡极大，3位营长2伤1亡。全团抱定只要人没死，必保阵地在的决心，继续与敌拼杀。最后第794旅仅剩40余人。第133，第134师同敌人战斗的日子里，每天拂晓，日军即升起气球观察，然后飞机轮番轰炸，火炮掩护，步兵冲击。部队一遇敌机，即潜伏棉花地里，待日机掉头，再起身阻击。为防空袭，战场上白天不能生火做饭，战士们每天夜晚烧饭，早晚摸黑只吃两顿。就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师坚持战斗了7个昼夜，伤亡团、营长数十位，连、排长280余人，士兵7000余人，阻止了日军进攻的态势。

### 拒阵突袭

蕴藻浜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蒋介石整日站在作战图前苦思。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悄悄进来，低声对蒋介石说：“委员长，廖磊的第21集团军到了。你看把他们使用在何处？”

“好哇，这些广西猴子来得正是时候！”蒋介石又不放心地叮问一句：“是不是全部人马都到了？”

“是的，该集团军的第7军和第48军全部抵达，正在南翔集结。”顾祝同补充了一句。

自北伐战争以来，广西军队就以善战闻名全国，其战斗力不亚于中央嫡系部队。这支生力军的到达，自然会使蒋介石平增了几分胆气。好钢用在刀刃上，第3战区下令该集团军马不停蹄，立即加入蕴藻浜方面作战，归属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指挥。

对广西部队的使用，素有“小诸葛”之称的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早有腹案。白崇禧认为，淞沪战场我军总处于被动防御地位，这是很消极的办法，如不能实施大规模反击，迟早总归是失败。因此，在广西部队向淞沪地区出动之时，白崇禧就向蒋介石提出，集中使用广西部队，建立突击集团，采取主动进攻的积极防御策略，以广西部队为主力实施中央突破，把日军压到海里，以此来扭转战局。毋庸置疑，这个想法非常诱人，再加上大家对广西部队的良好印象，白崇禧的反击计划得到了采纳。

10月18日，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下达了实施反击作战的命令，矛头直指蕴藻浜日军主力的进攻方向。

19日当天，中国守卫蕴藻浜南岸的部队，在第21集团军统一指挥下发动大规模反击。巧得很，第21集团军当面的日军第9、第101师团及第3师团一部，也于当日发起步坦炮联合进攻。双方锋芒相撞，顿时激起大规模激战。

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的广西部队，装束与战场上的其他友军不同，友军都戴布帽，着灰色军衣，唯有广西部队穿黄色军衣，戴钢盔，目标特别显著。

当面的日军非常狡猾，天一亮就把载人汽球升向空中，中国军队阵地纵深情况皆被日军一览无余，并不断指示其炮兵和航空兵攻击中国军队集结地点。中国军队干看着日军的汽球，但没有有效的武器，一点办法也没有。第

21集团军第174师的一个团，初上战场不知利害，拂晓时集结在阵地后边的竹林内，准备由团长动员后投入战斗。不料被日军侦察发现，召来大批飞机低空扫射。整整一团人还未与日军交手就伤亡一半以上，失去了战斗力。

尽管如此，第21集团军的广西官兵们仍然士气高昂，一心想在反击战中打出广西健儿的威风。21日晨，该集团军第48军军长韦云淞指挥的2个师组成的攻击军分别进入冲击位置，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后发起了猛烈冲击。日军依仗炮多火力强，在第48军炮兵开火之时，即行压制射击。往往中国炮兵刚打一二炮，就会遭到日军大口径火炮的准确还击。日军还预先部置好坦克和机枪，待第48军部队呐喊冲锋时，轻重武器并用，狂扫滥轰。广西部队的血肉之躯碰上无情的弹雨，其结果惨不忍睹。冲锋官兵成排成片地被扫倒，后续部队踏着倒地弟兄的身躯继续猛冲。官兵们只有一个想法，冲上去，尽快突入敌阵，与日军短兵相接就好了。部分部队突进了日军战壕，双方在壕内厮打滚杀，用刺刀、拳头、枪托，甚至用牙齿，拼命想置对方于死地。然而，由于日军炮火猛轰，后续部队上不来，先突入敌阵的官兵们在死拼一阵后，全部战死。

次日天亮，日军在飞机轰炸，坦克先导之下，向第48军发动反击。战至23日，中国军队的大规模反击失去了势头，只能再次转入防御，而日军则蓄势猛攻。全线激战至25日，日军突破了数处防线。第21集团军各部队被迫向新浜桥之线撤退，仅几天工夫，该集团军仅旅长就阵亡了六七人。白崇禧在苏州听到反击失利，广西部队伤亡惨重的消息后，一连数日饮食不进。

中央作战军第9集团军方面虽未发生大战斗，但由于侧邻的第21集团军撤退的影响，也逐步撤至大场镇附近，与第21集团军右翼相联，打算隔河与日军对峙。在此期间，其他方向的反击部队也分路发起了反击，但都徒遭伤亡，无功而退。

此次反击是淞沪会战3个多月中唯一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击战，但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其对淞沪战场形势的消极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攻击作战的失利，削弱了中国军队防御作战的力量。遭受严重打击的日军，随即反扑过来，以其主力向第21集团军猛攻，北侯宅、谈家头一线阵地被突破。23日夜，第21集团军不得不向顾宅、大场、走马塘、新泾桥、唐家桥一线转移，第9集团军左翼各师，也随后撤至大场附近。乘中国军队撤退之机，日军加强攻势，兵锋直指大场。又一场大血战，在大场地区展开。

23日，日军以重兵直扑真（如）太（仓）公路，趋向大场左翼。刘行方面的日军，越过蕴藻浜后，从24日起，攻向大场以西的塔河桥宅。第18、第26、第67、第68师等部台力反击，暂时拒阻住了日军的进攻。此时，中国军队从大场东面，经大场、市中心向东北而成一半圆形阵线，绕于江湾以北。庙行、大场位置突出，日军数次正面冲击，未能突破防御。随之，日军集中火力，猛烈轰击，大场一带阵地，几成焦土，接着，又以40辆战车作前导，掩护步兵进攻，胡家桥、塔河桥等处阵地遂之失守。接着，日军又强渡走马塘，大场局势完全改观。为保存实力，达成持久作战的目的，26日，大场守军主力遂向南翼转移，由此而影响到中央作战军侧背的安全，战区于是决心放弃北站—江湾间的阵地，组织部队向苏州河沿岸之江桥镇—小南翔一线撤退。大场失守，据守大场的第18师师长朱耀华羞愤自杀。一位当年参加过大场战斗的第26师的老战士，这样描绘这场酷烈的保卫战：

“当时第26师装备极其简陋，一个步兵连只有三挺机枪，50多枝汉阳

造步枪，而且残缺不全，有的枪膛里没有来复线，有的用麻绳系着机柄，以防夫落。但将士们英勇不屈，与日军奋力拼搏。日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紧密配合下，猛烈进攻。战场上尸体遍地，有的树上挂着残肢断臂，我们甚至用战友的尸体堆成掩体作战。一个行伍出身的连长说：‘我身经百战，什么艰苦的仗都打过，没见过这样激烈残酷的战斗。’尽管战斗激烈，但我们士气旺盛，有的战士为了炸毁敌人坦克，拿着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有的重伤也不肯下火线，军士刘芳说：‘宁愿牺牲在战场，也决不下火线！’一位姓何的营长，子弹打完了，就用大刀杀敌，直至英勇牺牲。第26师血战7昼夜，最后换防。这场战斗，我师损失巨大，4个团长阵亡2个；14个营长伤亡13名；连排长伤亡更多，有的一天要替补好几个，共计伤亡240余人。士兵伤亡更惨重，有的步兵连，战斗结束仅存三五人，全师5000人，换防后清点结果，包括炊事、饲养等后勤兵，仅剩600人左右。”

到此，中国军队在第一期既设防御线上的作战，遂告结束。

### 退保外围

大场失陷，南翔至大场的战区轴线被切断，中央作战军处于两面受敌，遭敌围攻的困境。

后退一步才能持久。10月26日，中央作战军奉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放弃了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左翼作战军亦奉命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之线转移。至28日，第3战区中央作战军和左翼作战军，进入由浏河、沈家桥、朝王庙、徐家行、广福、陈家行、江桥、北新泾至梵王渡一线的第二期既设防御阵地，新防线全长35公里。

在中国军队转移过程中，日军企图乘势掩杀，多次实施进攻，但在中国各掩护部队的阻击下，未能越过苏州河。

中国军队的反击未能成功，但撤退却组织得很有秩序，其中涌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26日清晨，中央作战军各部正在后撤之际，坚守闸北阵地的第88师师长孙元良突然接到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直接打来的电话：

“委员长想让第88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你的意见如何？”

孙元良略加思索，当即表示反对：“我不同意，这样做毫无意义。如果我们死1人，敌人也死1人，甚至我们死10人，敌人死1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第88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五次的补充啊！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形，所以我不同意。”顾祝同让他再考虑考虑。

为了说明情况，孙元良派参谋长张柏亭面见顾祝同。张柏亭乘车前往沪两中山大道第51号桥，在竹林中的茅屋内找到了正在查看地图的顾祝同。顾祝同向张柏亭转达蒋介石的意图：要第88师留在闸北作战，把连、排、班分散开，守卫市区坚固建筑物及郊区大小村落、寸土必争，使敌人付出血的代价、并相机游击，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张柏亭再次提出意见：闸北除市街以外，市郊一片平坦，毫无隐蔽，地形上不具备游击作战的条件。

至于分守指点，事实上也有困难，因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有些新兵甚至连抢都未放过。在各级干部层层节制掌握及老战士带头下，尚可保持战斗体系，一旦分散配置，则维系力顿吉消失，期望发挥各自为战的效果，恐怕难之又难。最后，顾祝同同意留 1 个团的兵为固守。

军 88 师经反复斟酌，决定在不违背上级意图的前提下，将留守 1 个团的决定变通为留守 1 个加强营，以第 524 团第 1 营为骨干，仍用团的番号，山中校团副谢晋元指挥，同少校团副上官志标、少校营长杨瑞符共同率领。该团编制 1 个机枪连、三个步兵连、1 个迫击炮连，对外号称 800 人，实际只有 450 人左右。

谢晋元为广东蕉岭人，黄埔军校第 4 期毕业，体格魁伟英俊，为人诚挚刚直，沉默寡言，时年 33 岁。上官志标，福建上杭人，在中学时代受革命思想熏陶，从事基层工作时间较长，军校军训班毕业，平实质朴，勇敢善战，时年 29 岁。杨瑞符，天津人，黄埔军校第 6 期毕业，性格豪放，坦率热情，是全师有名的勇将，每战身先士卒，多次负伤，时年 30 岁。第 1 连连长陶杏春，第 2 连连长邓英，第 3 连连长唐棣，机枪连连长雷雄。

谢晋元受命后，率领第 524 团掩护第 88 师主力撤退。26 日午夜，完成掩护任务后，即带领部队进入四行仓库大楼。该大楼位于苏州河北岸，是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 7 层建筑，全长 120 米，宽 5 米，墙厚楼高，易守难攻。这里曾是上海大陆、金城、盐业、中南 4 家银行储蓄会的联营仓库，淞沪会战开始，第 88 师进驻闸北后，司令部就设在这里。仓库内储藏较多的弹药和粮、水。仓库的东、南两面是外国租界，北边和西边是中国地界，已被日军占领。

谢晋元带领士兵赶修大楼防御工事，在窗口堆好沙袋，在楼顶架设高射机枪，集中兵力防守大楼左右两侧。27 日凌晨 5 时左右。日军发现仓库大楼内的中国守军，便调集部队，由东向西蜂拥而至。谢晋元一声令下，楼内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敌人死伤数十人，暂时后退。10 时左右，日军发起了第二次猛攻。谢晋元命令停止射击，等日军冲到近前时，指挥官兵用集束手榴弹迎击，炸得日军鬼哭狼嚎。下午 1 时，日军先在大楼西北角纵火，烧着附近民房，霎时浓烟滚滚，然后借烟雾掩护再次发起攻击。谢晋元指挥部下一面阻击敌人，一面打开仓库内灭火龙头熄火。敌人阴谋未能得逞。

在敌人发起进攻的过程中，谢晋元写下遗书，并对全体官兵说，“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我们存在一天，决与倭寇拼命到底。”

28 日上午 8 时，日军发起第四次进攻。敌机一队一队盘旋在四行仓库上空，侦察威胁，企图投弹，但因大楼顶部设有高射机枪阵地，敌机不敢低飞，高空投弹，又恐误炸租界，所以无法肆虐，日军的第 4 次进攻被打退。这时，谢晋元看见苏州河北路有几个日本兵在行走，他从楼顶瞭望哨的手中拿过枪，“砰”的一声，1 个日本兵应声倒地，楼内的战士拍手称快。午后 3 时，日军在仓库西北面，运来几门平射炮，隐蔽放射，楼内的机枪立即射向敌人。与此同时，日军在交通银行屋顶上架设机枪还击，火力十分猛烈。谢晋元与几位干部分头指挥作战，与敌相持到 5 时，日军消耗弹药甚多，守军略有伤亡。天色已晚，日军退去。

当天晚上，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第 41 号女童子军杨慧敏，因白天看到仓库大楼的三面是太阳旗，一面是英国米字旗，心里十分不平，便于夜晚将

一面新制的大国旗紧紧缠在身上，外面再罩上制服，利用夜幕的掩护，跑一阵，爬一阵，向大楼摸去。当她脱下外衣，把浸透汗水的国旗献给第402团的官兵时，捍卫祖国的英雄们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谢晋元对她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他立即吩咐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便临时用两根竹竿连接扎成旗杆。当曙色微露时，楼顶平台上站立了十几个官兵，面对升起的国旗，举手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只有一声冷枪声，更增添了神圣肃穆的气氛。仪式结束，谢晋元亲送杨慧敏返回。当杨慧敏冒着枪弹冲过马路，跃入苏州河时，苏州河畔租界区站满了人，纷纷向四行仓库屋顶迎风招展的国旗欢呼，向孤军守卫仓库的勇士们表达敬意。

29日，日军公开宣称业已全部占领苏州河以北地区，与此同时以坦克为先导，大批步兵再次扑向四行仓库。谢晋元命战士们镇静等待，当日军逼近大楼时，突然施行齐射，并迅速投掷手榴弹，日军死伤甚多。守在6楼窗口的一等兵石先达，看到二三十个日军已接近仓库，便取出4颗手榴弹，扭开盖子，左手把手榴弹抱在胸前，右手拉着绳环，在日军接近楼下窗口时，从楼上窗口纵身跃出，与敌同归于尽。当天，谢晋元给师长孙元良写信，报告几天的战况及自己的决心：

“元良师长钧鉴：窃职以牺牲的决心，谨遵钧座意旨，奋斗到底。在未完全完成任务前，决不轻率怠忽，成功成仁，计之熟矣。工事经三日夜加强，业已达到预定程度。任敌来攻，定不得逞。二十七日敌军再次来攻，结果，据瞭望哨兵报告，毙敌在八十人以上。二十八日晨六时许，职亲手狙敌，毙敌一名。河南岸同胞望见，咸拍掌欢呼。现职决心待任务完成，作壮烈牺牲！一切祈释钧念。职谢晋元上。二十九日午前十时于四行仓库”

孙元良当即给谢晋元回信一封，赞扬壮士英勇抵抗：“实开震天动地之历史伟绩。我黄帝亿兆子孙，全世界千百万后人，必以血诚读此史页。”

30日凌晨，日军又一次发起进攻，在邻近楼顶上架起机枪并疯狂扫射，又在国庆路设炮十余门，瞄准射击，步兵分两路，实施夹攻。谢晋元率部顽强抵抗，勇猛打击敌人。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日军始终未能靠近大楼。

在连续4天的血战中，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顽强抗击日军进攻，牺牲10余人，30余人受伤，毙敌百余名。在杀敌报国的日子里，谢晋元作诗自勉：

勇敢杀敌八百兵，  
抗敌豪情以诗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  
说到倭奴气不平。

战斗结束后，许多中外记者来四行仓库采访，报上登出八百壮士抗战的消息。有人据此编了一首《八百壮士之歌》，广为传唱：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  
我们的国旗在炮火中飘扬！飘扬！

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挡，  
我们行动有力，我们志气豪壮。  
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  
快快赶上那战场，  
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谢晋元孤军奋战的消息，传遍各地，受到广泛的支持。上海各界群众以各种方式援助守军，报纸宣传，革食壶浆，前往者络绎不绝。南岸各马路口，面包、糖果、水果、罐头等食品堆积如小山。市民冒着流弹，隔河向仓库投掷食品。很多市民为了接济“八百壮士”，自愿绝食一天、半天，将节省下来的粮食支援仓库官兵。

此时，第 88 师已转移到沪西丰田纱厂—北新泾—周家桥之线，与敌隔河作战。战区司令长官部认为已达预定目的，命令第 402 团撤离。

上海公共租界内新垃圾桥南耸立着巨大的煤气筒，距四行仓库不过数十米，工部局为租界数万居民安全计，也促请谢晋元部撤离，并表示愿意帮助其进入租界。

31 日午夜，谢晋元率部在英军配合下，冲过北西藏路，由新垃圾桥进入英租界。谢晋元最后一个撤离仓库。

但当他们进入租界后，租界当局要收缴武器，并拒绝其经租界返回沪西的要求。而该部宁愿返回四行仓库，不缴武器。第 88 师参谋长张柏亭与淞沪警备司令杨虎询问英方才知，因日方提出抗议，威胁如让孤军通过，日军将开进租界追击，租界当局不敢得罪日方，也不答应日方引渡的要求，就这样，谢晋元及所部 350 名壮士被羁留孤军营——胶州公园。

谢晋元和他的战友们，在逆境中更显英雄本色。他们把孤军营的生活看成是另一种形式的斗争，来到胶州公园的第二天，谢晋元会见中外记者，表示：“与倭寇誓不两立，我们存在一天，决与之拼命到底。”谢晋元每天锻炼身体，三年中坚持写日记，带领全体官兵一如既往，习武练操，每天举行精神升旗典礼，表现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忠诚。一位外国友人在报纸上称颂“八百壮士”的战斗，是“为中国战士争光荣，为中国主权求保全，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为人道而战，为文明而战，为和平而战”，并且说：“全世界的青年人，均知此八百壮士为盖世的英雄。”

1938 年 8 月，为纪念“八一—”出师和“八一三”抗战一周年，谢晋元向租界当局提出悬旗 3 天，遭拒绝。8 月 11 日晨 6 时，谢晋元带全体官兵在孤军营举行升旗典礼。4 小时后，工部局派白俄一队冲入营内，抢走国旗，并用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孤军射击，4 名士兵牺牲，受伤 11 人。第二天，租界当局又将谢晋元等十余名军官移至外滩白俄军司令部幽禁，全体孤军进行绝食斗争，上海各界群众团体纷纷向租界当局抗议和交涉。租界当局被迫送回国旗，抚恤死难人员。10 月 7 日谢晋元等人回到孤军营。

随着上海形势的不断变化，日伪政权多次对谢晋元威逼利诱，企图使他变节，但他毫不动摇。1939 年 9 月，处于困境中的谢晋元写信给自己的父母

说：“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必光明磊落而死。男对死生之义，求仁得仁，泰山鸿毛之旨熟虑之矣！”表现了他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贞忠不二的高尚品德。

1941年4月24日晨5时许，早操点名时，郝鼎诚等4名士兵迟到5分钟，谢晋元当众训斥。不料该4人早受敌伪诱骗而投敌，在全体跑步时乘谢晋元不备，拔出暗藏的短刀向他头、腰两处猛刺，谢晋元当场昏倒。下午6时许，因失血过多，谢晋元含恨去世。全团官兵失声痛哭。上海各界举行隆重的吊唁仪式，遗体停放在临时搭起的灵棚内，前来吊唁者达数万人。4月28日，蒋介石发出通电，明令追赠谢晋元为陆军少将。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8日，数百名日军冲入孤军营，将孤军全部押到宝山、月浦飞机场拘禁。1942年2月9日，又将他们押到新龙华游民习艺所，强迫挖壕沟、做苦工。因孤军反抗，又被押到南京，关在原第一监狱的俘虏收容所中。孤军仍坚持每天跑步和做体操，敌人将军官和士兵分开关押，并以各种方式加以折磨。日本投降后，孤军从全国各地及南洋回到上海的，共100多人。其中被日军押到新几内亚做苦工的36人，经澳大利亚政府军舰护送，1946年8月24日抵沪。

在宽广正面的攻防作战中，随着大场的失陷，中、日双方军队的战斗重心，转向了苏州河沿岸地区。

10月28日，日军第3、第9师团主力，同中国守军在梵王渡至南翔附近的苏州河上，展开了战斗。苏州河是黄浦江的支流，从梵王渡到南翔附近，河幅最宽处约百公尺，到周家桥附近只有三四十公尺。河南端有沪杭铁路桥及中山公路桥，西端南翔地区有通汽车的木桥。由于沪西地区一片旷野，障碍度极低，中国守军从大场撤退后，只能凭借天然河道抗击日军。

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鉴于部队撤退后，中央作战军正面缩小，且沪西战斗中中央、左翼作战军所属部队减员严重，下令撤销中央作战军；将正面划分为左翼和右翼两个作战军，分别由陈诚和张发奎指挥。左翼作战军辖第15、第19、第21共3个集团军，第9集团军归右翼作战军指挥。

27日，第9集团军向苏州河南岸撤退之后，炸断了淞沪铁路桥和中山公路桥。左翼作战军一司令命进入南翔附近公路桥北端，守卫桥头。右翼作战军即调集中央教导总队一部、第1、第78、第36、第40、第46、第87、第88、第102师及税警总团等部共约10个师的兵力，于苏州河南岸进入前沿阵地。28、29日两天，数次打退日军的进攻。30日晨，日军集中炮火，向苏州河南岸的丰田纱厂、北新泾镇、屈家桥等中国军队阵地猛烈轰击，同时出动飞机，轰炸守军部队。12时，日军主力借炮兵火力及烟幕掩护，强行渡河。

日军一部在大厦大学西面，集中运兵船只，在炮火掩护下，朝教导总队阵地冲来，教导总队在总队长桂永清指挥下奋勇还击。敌军轮番冲击，教导总队死守阵地，渐渐不支，遂由第1军及第61师接防。

守防北新泾的第87、第88、第36、第1师等部，冒着炮火同敌展开战斗。在敌反复轰炸中，北新泾镇几成平地，守军通信线路被毁，部队间失去联络。各部官兵尽一切努力抗击敌军。为了减少伤亡，士兵们沿河岸深挖战壕，在低于河平面的位置构筑射击孔，人员隐蔽其中。当敌军乘汽艇、木般渡河时，暂不开火，待其半渡河中，机枪、步枪、迫击炮一齐射击，日军纷纷落水。由于双方短兵相接，日军飞机、火炮发挥不了威力，优势被遏制，多次渡河进攻均被击退。

为消灭中国守军有生力量，毁灭抵抗行动，日军集中海，陆炮火，持续猛烈轰炸守军阵地，给守军造成很大伤亡。31日，日军在陈家渡、陆家埭两处偷渡，仍未得逞。即改向河汊错综、较易渡越的苏州河到江桥一线强渡，终于由因肚庄一带，获得立足点。

据守刘家宅的税警总团一部，同渡河之敌展开激战。第8军军长兼税警总团团团长黄杰亲至前线指挥，与敌数度肉搏，终因渡河日军不断增加，守军伤亡颇重，刘家宅为敌所占。守军再度突击。敌军尸横枕藉。血流成渠，守军亦伤亡惨重。11月2日1时，税警总团第3团第2营，向刘家宅以西攻击前进，协助第36师作战。

与此同时，税警总团另一部——第2支队第4团，在孙立人指挥下，于周家桥一带阻击敌军。

孙立人乃一传奇人物：20年代清华大学的学生、国际篮球赛场上的中国代表、美国弗吉尼亚军校的学员。“七七”事变前，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第2支队第4团上校团长。淞沪会战开始后，孙立人率部参加了蕴藻俱和大场战斗，战绩显著，受到宋子文、孔祥熙的嘉奖，被提升为税警总团第2支队少将司令官兼第4团团团长。守军向苏州河南岸转移时，孙立人率部赶往周桥，组织防御。

10月27日晨，日军四五十人乘涨潮和晨雾迷漫之机，用事先连接好的小型橡皮舟作浮桥，偷渡到南岸，隐蔽在高约2—3米崖下的储煤洞中。孙立人发现这一情况后，当即指挥两名班长，在岸边竖起四块厚钢板当护墙，连续投出100多枚手榴弹，将敌军橡皮舟浮桥炸断，然后将十几捆用汽油浸透的棉花包点燃，推进崖下的储煤洞里，大部分日本兵被烧死，残存者亦被打死，仅用2个多小时，即将偷渡到南岸的日军全部消灭。

11月2日拂晓起，战斗更为激烈。日军故伎重演，又趁晨雾之机，先后突破总团左翼第1支队阵地。第2支队第5团（在第4团之左）当面之敌，也正利用橡皮舟连接的浮桥向南岸强渡。晨6时许，蒋介石在南京直接电令黄杰，速将侵入南岸之敌歼灭。于是，黄杰带中校参谋李则尧赶到第2支队司令部指挥所（距第一线200米）督战，孙立人则带少校参谋龚至黄赶到第5团团部指挥所（距第一线约100米）指挥，激烈战斗终日，第5团团团长丘之纪阵亡，第1营营长重伤。日军南侵之势稍减。

18时，军部转第17军团军团长胡宗南命令，第2支队防御阵地由第36师接防，限当日21时前交接完毕。正在此刻，有20余名日本兵侵入了周家桥西端的1幢2层小红楼，孙立人立即派人攻打。日军负隅顽抗，久攻不下，孙立人便决定用地雷炸毁楼房。次日凌晨3时许，军部方派人将地雷送到第5团指挥所。孙立人走出掩蔽部，打着手电筒检查地雷时，一颗榴霰弹在指挥所上空爆炸，孙立人的背部、臀部及上臂被炸伤十几处，有八九块弹片进入体内，因为戴着钢盔，头部未受伤。他满身是血，但仍坚持令第4团第2营营长张在平代理团长，并负责用地雷将小红楼炸毁，消灭日军。4日上午，第2支队的阵地全部移交给第36师接管，支队司令部率第4、第5两团撤至徐家汇附近休整。

在日军第3、第9师团一部渡过苏州河后，日军第11师团攻占了江桥，直接威胁中国守军侧后，牵制了守军的力量。9日，守军因为杭州湾日军援兵登陆，全线撤退。是日晚，日军第3、第9师团进抵龙华、高家湾，完成了对上海市的封锁。中国留在南市及浦东地区的保安队等部2000个人，继续



与敌战斗。

在苏州河畔枪炮轰鸣的同时，杭州湾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事态，近乎整个决定了淞沪会战后阶段的前途。

### 第三章 山河血泣烈士恨

#### 痛失南翼

中国人力图持久，日本人竭力速决。淞沪会战已经2个月了，可日军迅速击溃中国军队的战役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形成了上海及其近郊的持久争夺战。到10月中旬，日军已在淞沪战场上投入了6个师团的兵力，战事仍在胶着。怎么办？

增兵，而且要另辟一个新战场！10月上旬的日本东京，日本陆军参谋总部作战部长办公室内，新任部长下村定少将正在向手下的作战参谋口述头脑中的新计划。下村定知道，自己之所以能成为这间办公室的主人，全在于前任部长在对华战争的问题上太谨慎。以至于被迫辞职。对前任部长缺乏魄力的言行，下村定早有烦言，对现在淞沪战场的僵持局面，前部长难辞其咎。下村定接任伊始，就开始考虑打开僵局的办法，增兵是必然的，但仅仅增兵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另辟蹊径，把新增的兵力集中使用在中国军队防卫薄弱的地方。这个地点既不能离目前的战场太远，远了达不到威胁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又不能太近，近了无法形成大的迂回包围。

几天来，下村定常常趴在地图上，参照各种资料选择合适的登陆地点。就是它了，杭州湾！杭州湾是东海与长江三角洲间的喇叭形海湾，北海岸线平直，近岸水深40尺以上，适于大部队登陆。而且，中国军队主力已被吸引到上海市及其左翼，杭州湾北岸防守力量非常薄弱。

下村定向大本营提出杭州湾登陆计划后，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时值秋季，海象、气象等自然因素多变，登陆有困难。但为了迅速结束上海作战，大本营决定即便存在困难，也必须强行实施新的登陆作战。

10月20日，大本营下令从华北抽调第6、第18、第114师团和冈崎支队，第1、第2后备步兵联队，独立山炮第2联队、野战重炮第6旅团等部队，编组为第10军，任命柳川平助中将为司令官。海军组建第4舰队，并征调大批运输船。10月30日，大本营又派第16师团加入上海派遣军序列。这样一来，投入淞沪会战的日军陆上兵力已达2个军9个师团，比整个华北战场日军兵力总和还多2个师团。海军第3、第4舰队主力（包括航空母舰）也用于淞沪作战的支援配合。

日军第10军的作战分为两期：第一期，预定在10月末或11月初在金山卫附近登陆，主力以快速突进方式向黄浦江之线前进，攻占松江，切断沪杭铁路，一部向闵行（闵行）渡河点前进，策应上海派遣军作战；第2期，渡过黄浦江，向上海西方及南方攻击前进，与上海派遣军协同消灭上海周边的中国军队。

就在日军调兵遣将，准备在杭州湾登陆，大规模抄袭上海地区中国军队侧背的时候，中国统帅部却在为下一步如何作战争论不休。

早在8月下旬，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和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即建议最高统帅部，对上海使用兵力的最大极限作出精确计算，如超过该限度仍不能压制当面之敌时，则应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有计划地、及时地转入上海外围既设坚固国防工事，抗击敌军。为此，须先以10个师的兵力占领苏嘉、吴福之既设阵地，作为第2抵抗线。该10个师的兵力，除非在扩张战果时，不得为其他状况而使用。但最高统帅部不赞成这一建议，仍命令不惜一

切牺牲，确保上海。

10月26日，中国军队由闸北大场撤退时，陈诚亦曾建议为长期抗战，保全部队有生力量，应有秩序地逐步退守吴淞线、锡澄线，以保证南京的安全。最高统帅部起初同意这一方案，已命令部队开始行动。但在11月1日晚10时，蒋介石偕白崇禧、顾祝同，乘火车来到南翔，在一小学内召开有师以上将领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完听取了前线部队指挥官的报告，而后蒋介石讲话，阐述了“八一三”以来，敌我双方作战的经过和国际上的反映，对前线官兵英勇战斗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和鼓励。然后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召开，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同情与支持。”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地放弃，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影响。”一直酝酿的撤退部署由此而改变。

既然不打算全线退守既设阵地，当然就要作好防敌增援及抗登陆的各项准备。然而这一部署，远不如应有的和设想的那样充分。会战之初，鉴于日军有在长江南岸及杭州湾北岸登陆的可能，第3战区即编设了长江南岸守备区和杭州湾北岸守备区（辖4个师、1个旅）。尔后随着战况的发展，任务及部队编成多次改变，杭州湾北岸守备力量非但没有增加，反而逐步减弱。张发奎认为该防区兵力薄弱，浦东地区虽可固守，但金山卫地区守备防线正面过大，请求增加1个师的兵力。最高统帅部在指示其加强松江方面防御及工事构筑的同时，准备调第10集团军第45师（师长戴民权中将）至松江，后未能实现。9月上旬，日空军连续轰炸沪杭路，第3战区因判断敌军有在杭州湾或浦东地区登陆的企图，再令第8集团军加强该方面的防御工事。后因淞沪正面战斗激烈，第57师奉命增援左翼作战军，第55师亦移动于上海方面策应左翼作战军作战。9月至10月中，日军逐渐将后续部队投入淞沪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亦将增援部队陆续派往该作战区域，形成主力在该方面决战的态势，而忽视了南翼的江防守卫。杭州湾北岸的防守兵力因此而未能获得加强，仅各处工事有程度不同的巩固，且因正面过宽，防御强度及功能，远不如淞沪正面的工事。

到11月5日前，杭州湾北岸从全公亭至乍浦间几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上，仅有第63师的2个步兵连、炮兵第2旅第2团6连及少数地方武装担任防守。

狼真的来了，而猎人却不在这里。

1937年11月5日拂晓，杭州湾海面浓雾迷漫，雾气中小艇往来穿梭，传递着舰队司令的指示。几十艘军舰拱卫着大量满载陆军的运输船在海上待命，航空母舰上的舰载飞机排列在飞行甲板上加油装弹。雾气渐渐地淡薄了，与第4舰队司令官并肩站在舰桥上的日军第10军指挥官柳川平助中将侧身询问道：“怎么样，可以行动了吧？”

“请稍候一时，待雾气散尽，飞机和舰炮才能准确轰击目标。”舰队司令理解柳川中将焦急的心情，但海上登陆战必须协调得像钟表一样精确，否则船只会相撞，炮火也可能误伤自己的登陆部队。

又过了一会，海上方圆几公里的庞大舰队都可以尽收眼底了，海岸线的沙滩，丘陵也都显露出来。

“开始炮击！”舰队司令一声令下，随着旗舰上巨炮的第一声轰响，几十艘军舰上的上百门大口径舰炮此起彼伏，将数不清的炮弹倾泄到海岸的目

标上。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一批批地起飞，将重磅炸弹扔下后，再返回舰上重新装弹起飞。日军步兵在强大火力支援下，在全公亭、金山卫泾、漕泾等处登陆。

担任海岸警戒的中国守军第 62 师的 2 个步兵连自然不是对手，很快就被日军的登陆浪潮所淹没。

炮兵第 2 团团团长孙生芝事后回忆炮 6 连的战况：那天海上有雾，监视哨看不清海上日军活动的情况，日军乘此机会，分几路同时登陆。枪声一起，敌舰即向阵地发炮，敌飞机也蜂拥而至，俯冲轰炸，炮兵阵地和前缘步兵受到重大威胁。郭连长迅速指挥炮连应战，阻击正面敌军的进攻。但无暇顾及侧翼。敌两翼进展迅速，对炮连阵地呈包围态势，步兵不敌，向阵地两侧撤退，形势危急，郭连长令换用零线子母弹（出炮口即炸，500 米内杀伤力甚大），以每分钟 25 发的最快速度发射，延缓了敌军的进攻。但终不能持久，在敌海陆空协同攻击下，炮连人员伤亡过半，郭连长负伤，阵地失守。

至 10 时，全公亭方面登陆日军已达 3000 余人。第 63 师令特务连向该方面增援，无济于事。该师第 378 团自乍浦赶到独山，奉命向全公亭之敌侧击，亦未能奏效。

由金山卫登陆之敌持续增加，第 373 团约两个营的兵力，受优势之敌压迫，节节后退。

第 62 师第 186 旅奉命于闵行向阙里方向增援。10 时发动攻击，11 时过克复阙里，日军坚守阙里西侧，与之对峙。第 184 旅第 367 团于 13 时自奉贤赶赴柘林，协同第 186 旅向当面之敌发起攻击，激战竟日，到日落时，日军仍据守漕泾原华军既设海防工事顽抗。此次战斗，重创日军，华军伤亡甚大，第 186 旅第 371 团团团长朱再生负伤，第 372 团营长王子隆阵亡。

第 3 战区司令长官部 5 日接到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的报告后，当即决定以 3 个师的兵力向该方面增援，命令：

（一）第 79 师（师长陈安宝中将）即由嘉兴分别开往金山县城、乍浦、独山一带迎击各该方面之敌。

（二）第 67 军第 107 师即由青浦开往金山县城、松隐镇待命。

（三）第 26 师即开往嘉兴集结待命。

（四）以上各师均归第 8 集团军总司令指挥。

在中国增援部队开进的过程中，日军登陆部队已于 5 日夜进至金山县城、松隐镇、亭林镇之线。6 日拂晓后，日军飞机及海军舰炮对守军阵地的攻击更为猛烈。6 日午前，日军先头部队已抵米市渡附近。日暮时，约百余日军在米市渡强行渡过黄浦江，击退该地守军，向松江方面前进。

由全公亭登陆的日军，至 6 日中午前，已推进至广陈镇，与守军第 62 师补充营及第 63 师第 378 团一部激战。

第 8 集团军副总司令黄琪翔，于 6 日晚奉命至松江指挥，针对当面敌第 6、第 18 师团的进攻态势，发出命令：

（一）第 62 师即在闵行附近占领阵地，固守各渡口，拒止敌之渡江，并对左侧严加警戒。

（二）第 67 军之第 107 师即在得胜港附近占领阵地，固守各渡口，拒止敌之渡江。

第 108 师到达后，即以 1 个旅协同第 107 师担任黄浦江之守备，其余控置于松江附近为预备队。

(三) 第 26 师即进至南库、北界泾间(均在松江城西南)占领阵地，固守各渡口，拒止敌人渡江。

(四) 第 79 师之一部即在洙泾镇(金山县城)固守，拒止敌之渡江，并对右侧严加警戒。

第 62 师一部，奉命于 7 日晨分别向亭林镇及叶谢镇方面攻击，威胁敌军侧背，在亭林镇方面取得进展。该师第 376 团截击增援之敌 500 余人，毙、伤敌多人，第 386 团对叶谢镇攻击，没有进展。第 79 师该日对金山县城的攻击，到 17 时后，因伤亡严重，兵力不足，退回兴塔镇附近固守。

黄琪翔根据黄浦江右岸敌军兵力增加的情况，为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命令黄浦江右岸部队于当晚渡河到左岸，而后第 108 师以一部向李塔汇、石荡湖之线前进，拒止敌之渡江；第 62 师在独立第 45 旅渡江完毕后，即在闵行集结待命。6 日夜方抵松江的第 67 军军长吴克仁中将，遂依令组织第 108 师实施阻击。

日军第 10 军登陆后，为统一淞沪方面的指挥，日军大本营于 11 月 7 日编成“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为司令官，辖上海派遣军和第 10 军。

在第 10 军向黄浦江南岸推进时，上海派遣军继续朝中国守军阵地猛烈进攻，同左翼作战军相持于嘉定、南翔以北、以东地区，同右翼作战军激战于苏州河沿岸地区。至此，第 3 战区右翼作战军受南、北两侧夹击，面临遭围、被歼的危险，加之苏州河防线阵势不稳，难以长期固守，且部分地段已被日军突破，所以，能否坚守黄浦江北岸防线，阻止日军渡越，就成了此刻中国守军南翼战线得否巩固，进而影响作战成败的关键。

第 8 集团军决心不惜一切，防守黄浦江北岸阵地；日军第 10 军则乘胜速进，务求汲江成功。自 8 日拂晓起，日军在沿江一线发起攻击，因守军防守力量不足，后续援兵大部未达指定位置，从江南撤回的部队尚未站稳脚跟，致使日军主力由得胜港附近各港口，渡过黄浦江，继而向松江前进。

奉命向李塔汇、石荡湖一线急进的第 108 师先头第 322 旅，于李塔汇附近与敌遭遇，经持续激战，击退敌军进攻。不久，日军增援部队 3000 余人到达，向该旅反击，至 13 时许，该旅伤亡过半，阵地不保。该师即以第 324 旅增援，战局方显稳定，但沿江拒敌的任务随之落空，敌渡河兵力不断增加。

为使渡江作战任务顺利完成，自 11 月 5 日至 8 日，日军上海派遣军对第 9 集团军及左翼作战军连续发动牵制性攻击，压迫第 9 集团军无法转调兵力，日军第 10 军借此机会急袭松江。经与第 108 师激战后，于 8 日夜攻入松江城，陆续占领城东、南、西三面，吴克仁亲临第一线督战，仍无法阻遏敌之攻势；面对被日军围歼的危险，吴克仁率余部出北门向西撤退，日军占领松江，沪杭铁路被切断。

中国军队南翼防区的失陷，进一步加深了防御作战的危机，持续近 3 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面临着新的转折。

### 撤退失机

设在苏州的第 3 战区司令部连日来不断接到坏消息，作战图上代表日军

行动的小旗不断向前延伸。由于松江方面日军的突进，使淞沪阵地翼侧面临威胁、为了保存战力，第3战区指挥部曾于日军渡过苏州河后，征得南京总参谋部的同意，下令各部队向吴（县），福（山）线既设国防阵地转移，打算依赖已有工事体系，再与日军持久抗争。

然而，这一明智的选择却遭到蒋介石的严厉反对。蒋介石全身戎装，怒气冲冲地赶到南京的总参谋部：

“上海是政治、经济要地，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不能放弃！只要我们在上海继续顶下去，相信九国公约国家会出面制裁日本。必须撤回命令，各部队仍在原阵地死守！”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并不关心美国、英国为首的九国公约国家的态度到底如何，他只知道淞沪战场的军事态势已到了不撤就会被日军包围歼灭的生死存亡的关头。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为争一日之长短而置数十万大军于险地，从军事上看，简直无法理解。蒋介石的一番话令在场的高级将领们大惊失色，淞沪三角地带的大军已经接到了命令，有的已经开始撤退，现在撤回命令，这不是开玩笑吗？但是，在场各位被蒋介石的怒气镇住了，谁也不敢说话。

白崇禧见无人发言，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一念之差，后果不堪设想，作为副总参谋长，他有责任说真话，否则朝令夕改造成的巨大混乱如何收拾。白崇禧似乎看到了混乱的羊群被恶狼追逐扑食的惨景，他立起身来正色说道：

“委员长，转移的命令已经发下去了，军令如山，前线部队已经陆续退出了阵地。在敌人强大压力下，要部队再返回原来的阵地，我看十分困难。”

“困难？我们革命军人东征、北伐以来，遇到多少困难？今天你我站在南京，不是战胜困难的结果吗？”蒋介石环顾一下四周，重又盯着白崇禧。

白崇禧心中不满，这是扯到哪儿去了！本负气不想再争，可几十万大军溃败的责任迫使他又嗫嚅地说：“现在收回成命，恐怕来不及了，况且……”

蒋介石当然懂得战场上时间的珍贵，不等听完就打断白崇禧的话：“议而不决，拖延时间，就来得及吗？我是最高统帅，我是第3战区司令官，如果前线将领和部队有意见，我亲自前往说服！”

暮色黄昏，日军的飞机不再活动了。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来到被炸得千疮百孔的苏州火车站迎候蒋介石，并陪蒋介石径直进入一所小学里的教室。教室里挤得满满的，那些师以上的将领都非常迫切地想听听最高统帅对战局发展的看法和指示。蒋介石从国际形势说起：

“大家知道，九国公约国家正在布鲁塞尔开会。美国同情支持我们，英国同情支持我们，法国和苏联也同情支持我们，会议的结果一定会制裁日本的侵略行为。我们只要再坚决死守一下，上海就不会沦入敌手，战争也可以早日结束。”

会场上一片沉寂，大家脸上都面带难色。蒋介石呷了一口水又说：“只要我们能上海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就会出面干涉。一个小小的日本，侵略中国可以，怎么能够和美英法苏等大国对抗呢？这些大国一出面，就会重演甲午战后三国干涉还辽的一幕。我现在决定，收回撤退命令，你们仍要坚持原阵地死守。已经撤出来的部队马上返回原阵地，阵地已被日军占领的，属于哪个部队的，就由哪个部队负责恢复！”

统帅部朝令夕改，淞沪战场一片混乱。没有接到新命令的部队在继续后

撤，已经接到回返原阵地命令的部队又向前线折返。公路上人喊马嘶，堵塞一团。本来很盲秩序的部队相互夺路，混在一起叫骂，谁也分不清，谁也指挥不了。部队经此一折腾，战线顿时变得脆弱动摇。

日军大本营鉴于第 10 军已进抵松江城下，自认已胜券在握，于 11 月 7 日命令华中方面军“扫荡上海附近之敌，结束淞沪会战”。各方面的日军随之加强了攻势。9 月，第 10 军占领枫泾，向西直指嘉兴、平望。

直到此时，蒋介石才被迫承认再不撤就撤不下来了。然而，经他一次瞎指挥，中国军队已丧失了从容后撤的时机。

8 日晚，第 3 战区为保全战斗力，以达持久抗战的目的，决心依据军事委员会的既定方针，令左、右两翼作战军向吴、福线国防阵地撤退。为此下达第 3 期作战计划：

#### 一、方针

战区以巩固首都之目的，先期向平（湖）（乍）嘉、吴（县）福（山）既设阵地转移，以节约并保持国军战力，拒止敌人，待后续兵团之到达，再以广德为中心，于钱塘江左岸方面，转移攻势。

#### 二、指导要领

（一）京沪方面，利用吴县、福山镇线阵地，拒止敌人，不得已时逐次转移于（无）锡、澄（江阴）线及宜兴、武进等线阵地。

（二）由京沪方面抽调 2 个师经宜兴至吴兴，归张发奎总司令指挥，同时以炮兵大部转移至沪杭方面，另抽调较次之 3—5 个师，回任首都之巩固，并构筑工事。

（三）沪杭方面，守备崇德县、石湾镇、南浔镇线及临平县、吴兴县线，最后以刘建绪总司令所部（第 10 集团军）退守杭州附近，第 7 军之徐（启明，第 170 师师长）、程（树芬，第 172 师师长）两师退守长兴县附近，待川军到达后，转移攻势。

（四）续到之川军 6 个师，车运者，由南京汽车输送至广德附近；船运者，由芜湖、宣城再用汽车输送至宁国附近集中，置重点于广德方面，攻击沪杭方面之敌人。

（五）京沪方面不堪再战之团队，及可抽出之资材，即运送后方。

根据上述计划，第 3 战区随之下达了初期转移命令：

（一）右翼作战军以一部占领独山、新埭、枫泾镇线既设阵地。主力转移于殊街阁沿青浦、章堰桥、仇江、苏州河之线，占领阵地。

（二）左翼作战军以一部于仇江（不含）、嘉定、浏河镇之线，占领阵地。

然而，早已拟好的计划是一回事，战场上敌前撤退的组织实施又是另一回事。由于是在失去先机、迫不得已的危急状况下仓促下令撤退，几十万大军接到命令后，弃阵而走，形成极为混乱的溃退局面。

第 36 师师长宋希濂至死也难忘 11 月 9 日那一晚的情景，他这样描述当年的撤退：

“9 日这一夜的退却，简直是紊乱极了。因为自沪西至青浦、南翔至昆山一带地区，全是河汉纵横，没有一处可以徒涉，只有一条公路可走。所有部队全沿着这条公路西去。大家争先恐后，拥挤不堪。各级指挥官对自己的部队完全失去了掌握。自青浦至南翔的苏州河大桥，被敌机炸毁了。所有车辆无路可走，拥塞于途。加以深夜过青浦时，西南方向机关枪声很密，说明日军已逼近青浦。大家为避免使自己的部队陷入敌军包围圈，更是拼命向前赶，形成极度的纷乱。敌军编组了几个小规模挺进部队，从青浦以西地带，

挺进到苏州河北岸的南翔至昆山公路上。胡宗南的第 17 军团司令部，在南翔西南角的苏州河畔，遭受敌军的偷渡袭击，司令部人员及警卫连被打死者甚多，胡宗南只身逃出。薛岳乘小汽车，自南翔前往昆山，被敌军机枪扫射，司机和他的一个卫士被击毙，薛岳从车上跳到一条河沟里，幸免于难。”“这次撤退十分混乱。这样大的兵团，既不能进行有组织的逐次抵抗，以迟滞敌军的行动，又无鲜明的退却目标，造成各部队各自为政，拼命地向西奔窜。战场统帅部对许多部队都不明白其位置，遂使敌军如入无人之境。”

大兵团作战条件下，忠勇的士兵，组织指挥得当，便成威震四方的雄狮；组织指挥失当，即如毫无自卫力量的小羊。淞沪战场军力优劣得失，于此足获一鉴。

根据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右翼作战军在敌机轰炸扫射下，向青浦、白鹤港一线撤退。沿途附近材落、桥梁大部被破坏，各部队伤亡甚重。9 日黄昏，率部撤退的第 67 军军长吴克仁被敌弹射中，为国捐躯。转移时部队有线电通信失效，上下不能联络，各级指挥官不能掌握所同部队，以致秩序极为紊乱，预定作战任务也难以完成。右翼作战军司令部于 9 日晚移驻昆山。

10 日，日军继续向苏州河南岸攻击，企图与松江方面日军会合。其第 3，第 11 师团各以一部继续向西进攻，被右翼作战军收容阵地阻止。到黄昏时，收容部队不支，即向掩护阵地转移。

11 日 1 时，掩护部队第 51、第 58、第 96 师及第 154 师，按计划占领掩护阵地。其余部队通过青浦一仇江之线，向昆山转移。21 时，日军第 6 师团一部通过天马山镇，逼近右翼作战军掩护阵地，与第 51，第 58 师发生激战，位于白鹤港的第 58 师第 174 旅旅长吴继光率部数次击退日军进攻，不幸中弹身亡。12 日 1 时，掩护部队逐渐脱离敌军，向昆山附近集结。至 12 日晚，右翼集团军大部已撤至昆山及其西南地区。第 10 集团军除以一部于独山—枫泾镇之线担任掩护外，主力渐次向嘉兴、杭县间集结。

在中国守军主力相继撤出上海的同时，第 55 师第 165 旅（旅长张彬少将）、上海保安总团和苏浙行动委员会之别动队，在上海保安队队长蔡劲军指挥下，奉命坚守从日晖港，法租界南首到黄浦江岸一线阵地，保卫上海市。第 165 旅 8 日到达南市后，就地构筑工事，尚未完成，日军已发起攻击。敌以炮火猛烈轰击，出动飞机低空轰炸。苦战两日后，中国守军伤亡严重，弹尽粮绝，张彬遂率部分部队退入法租界。11 日晨，日军强由日晖港登岸，以猛烈攻势迫使中国守军向制造局路退却。其以战车为前导，掩护步兵进攻。第 165 旅第 330 团团团长焦长富上校率 40 余人退至华、法交界处，被法租界铁丝网和机枪阻拦，复与敌展开血战，相持至傍晚，大部牺牲，焦长富左腿重伤，被送进医院抢救。午夜以后，战事扩展至南市外滩。守军因其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已经完成，遂放弃阵地撤离市区。是日，上海全市陷落。

左翼作战军所属第 19、第 15、第 21 集团军，于 10 至 11 日夜开始转移。先以一部占领新泾河之线，掩护主力向吴福线撤退。由于右翼作战军部队所呈现的异常混乱态势，陈诚于 11 日 16 时复令第 15、第 21 集团军延至 12 日夜开始转移，掩护右翼作战军撤退。该两集团军于 12 日拂晓，撤至新泾河阵地，当晚向吴福线阵地退去。

13 日，第 15 集团军于撤退中接获情报，长江上敌舰增多，似有在白茆口、浒浦口一带登陆的企图，其时第 21 集团军已派部队于支塘镇附近占领阵地，而当面之敌则乘第 98 师撤退之际，沿公路西进，罗卓英当即令在太仓附



近的第 60 师主力及第 98 师当晚向常熟转移。撤退中，路少人多，十几个师的部队拥挤在一条公路上，敌机空投照明弹，随之轰炸扫射，引起部队恐慌，秩序大乱。在太仓县公路口，原定第 15 集团军第 98 师与第 21 集团军皆向右往常熟，其他部队皆向左往昆山，混乱中，许多部队不辨方向，走错路线。

当夜，炮兵第 14 团撤至方家窑附近的一条小河边，因工兵部队为阻止敌军追击，预先在桥上埋设了地雷，团队无法过河。该团是当时中国军队中唯一全德式装备的、拥有 150 毫米口径火炮的现代化重炮团。团长彭孟缉见此情景，即时痛哭失声，对战友说：“中国就只有这么一个像样的炮团，怎么办呀！”无奈间，只好将大炮全部推入河中。炮兵们小心翼翼地过桥，刚走不远，就踩中地雷，许多官兵被炸死，位于河对岸的友邻部队的官兵见此情景，都流下了热泪。

中国守军的全面后撤，当即为日军觉察。日军各部组织突击部队衔尾猛追，航空兵的飞机从天亮直至天黑，整日对中国军队后撤路线上的道路、桥梁以及乱哄哄的行军队列狂轰滥炸。

败军岂能言勇，真是一点不假。中国军队的溃退极大地刺激了日军的骄狂，日军飞机弹药用尽之后仍不甘心离去，紧贴着地面中国官兵的头顶俯冲恫吓，刮起的疾风甚至将中国官兵的帽子都卷到空中。日军华中方面军为扩大战果，又于 13 日使用第 16 师团，在接近吴（县）福（山）线福山附近的浒浦口、白茆口实行登陆，当天即逼近河镇，直指徐家市。

鉴于日军新登陆的部队可能切断沿京沪路向吴福战线转进的友军大部队的退路，第 21 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当即急令第 173、第 176 师驰援徐家市，迟滞日军突进，令集团军其余各部速进常熟，占领吴福线阵地，掩护并接应友军。

相邻的第 15 集团军利用第 21 集团军全力拒止日军深入的时机，于 14 日 8 时开始，向吴福线转移，时间就是生命，大天白日也必须走。然而日军空军异常活跃，往来轰炸不断，简直就粘在了中国军队头顶。第 15 集团军行动十分困难，部队联络大部中断，各部队位置及行动情况全不清楚。

第 14 师撤退至青阳港公路桥时，奉命在此组织收容部队的第 87 师守军正要烧毁这座木桥。此桥如破坏，第 14 师第 40 旅及其他部队的几万人就无法过河。所以第 14 师师长陈烈上前阻止。守桥士兵问：“你是谁？不烧桥你能不能负责？”陈烈说：“我是第 14 师师长，我们还有 1 个旅的人马没有过来。”守桥士兵又说：“那你打电话给我的上级，看怎么办。”陈烈便给在昆山指挥青阳港收容部队的第 4 军军长吴奇伟打电话，说明情况，并表示愿把师工兵营调来，在桥上安装好炸药，同时另派一个连驻守青阳港东岸，组成一个桥头堡，尽量掩护撤退部队过桥。须炸桥时，一点火就行。吴奇伟表示同意。但是守桥士兵提出，这桥是你们不让烧的，应由你们防守。陈烈表示同意，即派工兵营装置炸药，做好炸桥准备，又派 1 个连到青阳港东岸桥头占领阵地，然后组织收容部队过桥。一直等了 1 天 1 夜，退却部队仍未过完，第 14 师第 40 旅也有一部分伤号尚未到达。这时，混在退却部队中的日军士兵，突然发起冲击，守桥头堡的连队破冲垮，工兵营长即令炸桥，但因电机点火装置出了毛病，炸药未能引爆，敌人冲过桥头，占领了西岸桥头阵地。

公路被敌占领后，第 14 师参谋长兼第 42 旅代旅长郭汝瑰组织工兵实行人工爆破，但敌人炮火非常猛烈，无法接近，炸桥未遂。接着又命士兵向桥

头敌人发起冲锋，硬冲多次，均被敌强烈炮火击退。当即又用山炮营的3门山炮，对准公路桥开炮。持续打了2个多小时，共几百发炮弹，因威力太小，公路桥未被炸断，但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敌人见公路桥方面无法突破，即于次日深夜用几只铁壳船在公路桥下偷渡，占领了河对岸的朝霞村。为了阻止敌人继续向前推进，华军在朝霞村附近与日军对垒。附近河岸有一水泥工事，20多位士兵带着机枪进入工事，对准朝霞村猛射，给敌很大杀伤。但这种机枪掩体工事高出地面1米多，外八字形的枪口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敌人用“37”平射炮瞄准射击，工事里的士兵不是被炸死就是被震死。第14师在青阳港与敌作战数日，伤亡近700人，仅营长就损失了7位。

14H，由浒浦口登陆的日军第16师团，以一部进攻福山，主力指向常熟。由支（塘镇）、常（熟）公路及其以北地区向西推进的日军先头部队，于13时由梅李镇进抵兴隆桥附近，古里村一带已发现敌人。第15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当即命以仅有的两个营合编成1个团的第13师，增援第98师的战斗；第60师阻击由古里村西进之敌，其余各部队尽速按原计划交互向吴、福线转移并占领阵地。

15日拂晓，第3战区各集团军容易进抵吴福线，相继占领既设国防阵地，准备依托坚固工事抗击日军新一轮进攻。

### 战略转移

防御战斗中，利用防御工事阻击敌人，保全自己，是防御一方必不可少的战术措施，也是防御作战的基本形式。基于持久作战，消耗敌军的战略方针，在上海战事大利的情况下，将部队转移至后方既设阵地，抗击日军，逐步消耗进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就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自然选择。按照预定计划，退却守吴、福，陈兵国防线，是这一阶段中国军队战役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县（苏州）—福山及无锡—江阴—乍浦—平湖—嘉善线同为国防线，是1933年由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城寨组（后为城寨局）根据抗御日军侵沪及保卫南京的需要主持设计的。其编成主要以步兵营阵地为单位，在特别重要或次要地段，也有团阵地或连阵地。阵地内设置第一线和预备阵地，建有射击、观察、通讯、交通、伪装、掩体和障碍等系统设备，以轻、重机枪和战防炮工事等为骨干，组成环形防御结构。建筑材料以钢筋混凝土为主，尽量利用天然障碍物，辅以人工障碍，形成永备型坚固工事。1934—1936年，军事委员会先后派遣第36、第57、第87、第88师和独立工兵第1团、工兵学校练习队以及宪兵团等部队，分期分批修建。工程浩繁，劳师糜饷，到淞沪会战爆发前，尚未完全竣工。由于设计、施工和管理上存在严重问题，这一工事体系有着许多薄弱环节，有些甚至是根本性的，如建成的阵地，只是单个的掩体工事，阵地间没有交通壕，工事及其枪、炮火力孔的位置不符合实战要求，工事门户的钥匙由地方保长保管等。无论如何，这一庞大的阵地配系，到1937年11月中旬，自然而然成为了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抵抗日军，稳定部队，扭转战局的极其重要的物质保障。

按理，凭借这样的工事设施，防御日军进攻的战役行动，应当收到好的效果。然而，自8月13日至11月15日，第3战区部队同装备优良的日军，连续苦战，虽不断给敌于重创，自身损失也极大。到此时，各陆军师名为1

个师，实际战斗力还不足两个团，个别的甚至更差。只为日军因苦战而乏力，追击劲势消减，除以1个师团强的兵力溯江实施水上包围外，其正面部队，行动迟缓，所以守军方能勉强退守吴、福线阵地。如此情状，纵有既设工事，其利用程度及其作为，亦可恩而知。

左翼作战军进抵国防线后，即按命令占领阵地。按战区原定计划，在吴福、锡澄线留置有部队守卫阵地，当前线部队撤退时，负责阻击追兵，实施掩护，但后来前线战事紧张，留守部队均被调走。因而无人指引撤退部队进入阵地，临事又找不到现地工事位置图，加之工事间没有堑壕沟通，许多部队许久进入不了阵地，只好继续撤退。此情此景，由第98师第294旅旅长方靖少将的回忆中，得到了再现：

“11月15日拂晓，第98师刚抵常熟，即令第294旅迅速占领城东既设阵地，第292旅任城防守备，进入阵地工事。当时发现既没有现地工事位置图，找不到工事位置，也找不到钥匙。

官兵们随即按（国防线的大概）方向寻找工事。所谓国防工事，钢筋水泥机枪掩体在公路大道两旁南北三四百米之线，仅有十多处像坟堆一样的土包，当时掘开上层，有的是机枪掩体，没有钥匙打不开，只有立即钻开；有的扒开了是棺材，不是水泥工事。我们只有急急忙忙地占领阵地，构筑临时工事。阵地前面隔着一道十多公尺的小河，对岸的树木房子很多，从前没有扫清射界。我们正在占领阵地时，敌人也到小河沟对面占领阵地，开始战斗。我们占领的掩体工事皆没有联络交通壕，每个掩体工事仅能容1个班的士兵和1挺机关枪，在日间不能联络，后方粮弹也送不上来，只有在夜间补给。我官兵满以为退守到国防工事线上定能持久抗战。现在看到公路南北两侧2—3里处，仅有十多座水泥掩体工事，再往远处就再也没有工事了，使官兵大失所望。”

在第21集团军兵站分监蓝香山的眼中，看到的是一幅更为凄楚的图景：

“11月12日，我军从上海撤退，原拟以有力的一部利用既设国防阵地，于苏州、福山间拒止敌人追击，有秩序地后撤。无奈工事门钥匙多交给当地保甲长保管，而保甲长早已逃走。同时，敌海军重炮猛轰福山，敌机跟踪袭击，使我军立脚不住。于是大军分作两路，一路沿淞沪公路，一路沿太常公路，昼夜不息地向南京撤退。虽在雨大，敌机依然临空追击，苏州阊门外、无锡车站、常熟南门正街均遭狂炸，不容我军喘息，人民财产损失不计其数。特别是对我军士气影响很大，一条公路上十行八行的纵队，争先恐后，拥挤并进，秩序混乱。当时守备福山的上官云相部队被敌海军重炮轰击走散，无人指挥，阻敌无力，撤退混乱有增无已。”

战争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劣势而有准备，常可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势，将优势之敌打败。在淞沪战场上既有优势（兵力）又居劣势（武器）的华军，由于战役准备不足，既设工事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痛失良机，导致了防御作战的最终失利。

在战区部队勉强于吴、福国防线立足的同时，日军于15日至16日集中追击部队主力，向常熟城及其以北进攻。左翼作战军之第98、第171、第13师极力抵抗，暂时阻住了敌军的攻势。

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吴、福线朝不保夕。鉴于此，16日16时，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复下达作战指示：

(一) 锡澄阵地现正部署中，第 15、第 21 两集团军应迟滞敌人，使由正面转移之我军，得有确实占领阵地之时间。

(二) 铁路正面之我军主力（第 9、第 19 集团军部队）于 17 日夜，开始向锡澄线转移，但以一部在唯亭、外跨塘掩护，待至 20 日前后方行转移。

(三) 各兵团今后之行动，预为指示：

1. 第 48 军（附第 171 师）经无锡、宜兴到达长兴，吴兴附近，与第 7 军会合。

2. 第 18 军经无锡、宜兴往广德附近整理（第 14 师在宜兴待命）。

3. 第 13 师随同第 18 军住广德附近。

4. 第 15 师、第 105 师，由王东原军长指挥，住广德附近。

5. 第 133 师由杨（森）军团长统率，经无锡、宜兴往溧阳附近集结待命。

6. 第 60 师转移至无锡，归胡（宗南）军团长指挥。

7. 刘和鼎军长所指挥各部〔第 56 师，第 40 师、第 76 师（欠第 228 旅）、独立第 34 旅〕、（江）苏保（安）第 4 团，移于南闸镇公路西侧，支援第一线之战斗。

(四) 常熟附近之战斗，应维持至 19 日，尔后有有力一部沿常（熟）（无）锡公路逐次拒止敌人，掩护我正面各部队之转移。

根据这一指示，战区各部队即时准备向锡澄线转移。日军于 17 日起在支（塘口）常（熟）公路及其以北地区频繁调动。第 15 集团军于严密监视敌军动向的同时，加强常熟城的守工，并今已到吴县的第 11 师迅即赶往常熟城西南，支援该方面作战。

18 日下午，20 余架敌机对常熟城轮番轰炸。黄昏后，日军约 1 个中队，穿过第 15 集团军与第 21 集团军之间约 8 华里的空隙，进入常熟城北方，向虞山发起攻击，入夜，占领虞山城北端。罗卓英亲自指挥第 11 师反击虞山之敌，一度夺回阵地，经反复争夺，19 日拂晓，第 15 集团军以第 98 师及第 32 师投入虞山甫端，攻击日军。敌由浒浦镇方面登陆的援军赶到，向常熟城郊进攻。守军与敌激战至 19 日下午，奉命撤出常熟阵地。

第 21 集团军方面，自 11 月 15 日占领自四方桥至福山镇之国防阵地后，连日遭日军攻击。福山镇方面战斗激烈，经第 48 军所属部队增援后，渐趋稳定。到 19 日，双方对峙于原阵线。

19 日夜，第 15、第 21 集团军分头向宜兴及武进（均位于锡澄线后方）转移，苏州随之失陷。第 15 集团军是第 3 战区主力部队，备受军事委员会及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重视。撤退以来，各级军事首脑关怀。其意一为保存实力，二为使之再建功勋。对此罗卓英心明如镜，但又无可奈何。到达无锡时，罗卓英向薛岳汇报常熟附近战斗经过，抒发了自己的忧虑与感触，其间详细陈述了吴福阵地存在的缺点：（1）既设阵地与工事无图参考，无人指示，无钥匙开门；（2）困前线在撤退中，与在国防阵地内之军政机关人员失去联络，且兵站、交通、通信、卫生等设备，无人负责；（3）江南湖沼，河渠交错，非同死湖，在军事上不能完全认（其）为障碍，且有变为空隙薄弱之虞。故阵地设备，及部队部署，均应注意，尤须有水面巡防之部署。诚可谓，吃一堑而后方得长一智，惜其于时已晚。

23 日，紧追不舍的日军按照大本营进攻南京的命令，向锡澄线发起攻击。刚刚驻足该防线的第 9、第 19 集团军仓促应战。战况若此，军心趋散，战斗力更为减低。此时第 3 战区司令长官部虽一再饬令死守阵地，但已于战事无补。各部队防守阵地多处被突破，又无战略预备队可供使用，形势岌岌

可危。25日，无锡失守。第3战区左翼作战军遂放弃锡澄线，沿京沪铁路向常州及南京方向撤退。第15、第21集团军自20日起经宜兴向浙、皖边境的孝丰、宁国一带转移，抵达指定地域。日军追兵又至，守军立足不住，再向宣城以西撤退。

锡澄线北端点之江阴要塞，乃多年经营的坚固阵地。原可在防御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因守军全线撤退，该要塞陷于孤立。11月28日，日军围攻要塞，出动空军，猛烈轰炸，陆军持续发起攻击，要塞守军凭工事顽强抵抗。由于得不到增援，固守难以持久，要塞守军遂实施反突击，于12月2日冲出重围，向镇江方向撤退。是日，要塞陷落。该方面日军即向南京外围侵袭。

守军的连续退却，意味着日军的不断前伸，对日军而言，整个战役至此已基本演变成了一场追击战。在北翼登陆部队连连得手之时，南翼第10军主力更加强了对中国守军右翼作战军掩护部队的攻击。

11日晚至12日晨，日军第6师团主力及冈崎支队突破青浦—仇江之线第51、第58、第96、第154师掩护阵地后，一部由青浦向西直指平望，一部逼近既设国防工事乍—平—嘉线。该线与吴福、锡澄同时修筑，原本就是为了防止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而设置的。焉知真正到了这一时刻，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平时未能认真部署，至日军登陆后，防守此地的守军虽与敌顽强战斗，但已无法扭转局势，战至14日，嘉善失守。日军主力即借海、空优势火力掩护，直扑嘉兴，先头部队迅速越过京、杭国道之苏（州）嘉（兴）线，19日午，占领嘉兴。此时由青浦西进之敌，亦同时占领平望。曾闻名遐迩、令人振奋的乍、嘉既设国防工事线，就这样被日军轻而易举地越了过去。

嘉兴失陷当日，日军第10军向大本营报告战况：

（一）本日正午顷，占领嘉兴。

（二）19日命令（部队）以全力向南京追击，部署为：

1. 冈崎支队经湖州（吴兴）、广德，向芜湖追击，切断敌之退路。

2. 第18师团，经湖州、广德、句容向南京追击。

3. 第6师团先向湖州前进。

日军大本营20日接此电报后，大为惊异。原因在于，金山卫登陆之初，大本营曾明令限制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域为苏。嘉线以东，一则为其既定计划所制约，二则尚无充分取胜把握，唯恐冒险失利。故急令其中止行动。21日3时，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报告大本营：“已命令第10军立即停止实行。”同时又称：第10军所持的“向南京实施追击为有利之意见”，第10军亦报告，进攻部队“兵势极佳”。23日，大本营作战课长河边自淞沪战场视察后返回，即对该战场部署加以审议，最后同意，并由参谋总长发出“废止以往之作战地域苏、嘉线以东之指示”的命令。

鉴于当前事态的发展已影响到整个对华战争及其政策，日本内阁于24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华中方面作战的方略为：“统帅部今后视状况，可考虑使该方面军重整态势，着其攻击南京及其他地域。”

经此，日军第10军所属部队沿京杭国道线向南京推进的举动，已由过去部分兵力在一定范围内自主独断实施的追击行动，演变为可为其他侵略军仿效的公开执行大本营指示的颇具战略意义的作战行为。日本帝国吞并中国的梦想，正在由其忠实工具拼命实现。从政治观点看，第10军的战斗实践，只不过稍早一点撕掉了日本军阀，政客们欲掀还挂着的遮羞布，具体、实在地将其狼子野心，赤裸裸地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从军事的观点看，日本军

队抓住时机、争取主动的作战方式，无疑为其尽速实现作战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对危难重重的中国都是不利的，而肩负重任、艰难作战的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首先承受了这一行动所带来的后果。

乍—平—嘉线被突破后，右翼作战军余部，即向南浔镇、青镇、长安、海宁一线转移，因为战斗力极弱，根本无法阻止日军追击，太湖之吴兴方向顿受威胁。正当此时，适逢第7军奉命赶到，军长周祖晃中将于13日命第172师分驻吴兴、长兴，构筑工事。16日19时，第170师师长徐启明中将，派一部兵力赶赴升山市，对嘉兴、平望镇方面警戒。17日，张发奎奉命指挥第7军在吴兴、长兴间作战。此时，日军第6师团（配属冈崎支队）、第18师团各以一部，向南浔镇、青镇、长安之线，发动猛烈攻击。19日晚，第10集团军一部败退，随即向南转移。

由于敌已显露进逼吴兴，歼灭华军于太湖附近之企图，吴兴前方战事惊动了密切注意这一地区战况的最高统帅部。19日晨蒋介石亲自电令第7军军长周祖晃和已调任第7战区司令长官的刘湘：

（一）吴兴前方战况紧急，原在长兴、宜兴担任太湖警戒之第7军向吴兴推进。

（二）刘湘司令长官所部（第23集团军，辖第144、第145、第146、第147、第148师，均为川军），以主力在广德，一部在溧阳间集结，并以1个师以上之兵力，接替长兴、宜兴间太湖之警戒。

第7军奉命后，当即以第170师向升山市急进，第172师向吴兴急进，两师于当晚到达阵地，构筑工事，准备拒敌。

20日，日军第6师团猛攻旧馆市附近阵地，第170师的1个团伤亡过重，当夜退入升山市。张发奎即日赶至吴兴城，划定第7军与第10集团军之作战地境为安吉、新市镇、石湾镇之线，线上由第10集团军负责。同时命令第10集团军确保杭县，第7军固守升山市。21日，第7军并列部署第170师与第172师守防大钱镇、升山市、菱湖镇之线。

22日拂晓，日军第6师团主力向第7军发动猛烈攻击。双方激战至17时，升山失守，第7军力量不支，退守黄龙岗、吴兴、金盖山之线。此次战斗中，守卫八里店的1个连，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奋力抗击，结果遭敌围攻，全部殉国。在八里店遇厄之时，第172师副师长兼第522旅旅长夏国璋少将，率该旅驰援八里店，在城郊八里店桥至升山一带阻击敌军。战斗打响后，夏国璋身先士卒，指挥全旅官兵与敌浴血奋战，打退敌军多次进攻。战斗进行中，夏国璋在阵地观察敌情时，遇敌空袭，不幸被击阵亡。该旅官兵满怀仇恨，全力拼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11月24日拂晓后，日军以30余架飞机作掩护，支援其地面部队向吴兴城，金盖山华军阵地猛攻。激战至14时，吴兴城南门工事全部被毁，守军伤亡殆尽，团长韦健森上校阵亡，吴兴失守，第170及第172两师，在吴兴至长兴间地区，继续阻击敌军至26日夜，方转移到长兴。

第7军的危急态势，对第7战区第23集团军构成了直接威胁。为此，刘湘当即命第146师向庙西镇前进支援第7军；第144、第145师占领长兴西方及泗安镇附近阵地拒止敌军；第148师占领广德附近阵地；第147师在泗安镇附近为预备队。

此刻，第23集团军先头两个师已于11月23日抵达广德，其余各师正向广德急进。接到第7战区命令后，当即以第144、第146师向庙西镇及长兴

地区前进，攻击吴兴南侧之敌，掩护第7军转移。但该两师尚未进至高西镇时，第7军已撤至长兴附近。第144师只得前往长兴西侧占领阵地。26日，第7军在第144师掩护下，逐次向孝圭转移。

日军第6师团主力，在空军支援下，于26日突破南山附近的第144师阵地。28日，又突破泗安镇附近第145师主力及第146师一部防守的阵地。29日，日军进抵广德，被第148、第147师和由无锡转移来的第11、第14、第13及第98师所阻。正当激战之时，日军第18师团亦抵达广德，给守军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力战不克，30日广德为日军所占，第23集团军及第11师等部遂向宁国方向及宣城以西转移，12月初，日军一部向宣城、芜湖西侵，主力则由郎溪北上进犯南京。

淞沪会战至此结束。

## 第四章 忠魂扶摇傲长空

### 战神扬威

炮兵是战争之神。自 17 世纪炮兵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从步兵中分离出来之后，欧洲人所进行的几乎所有战争，无一例外地都同炮兵的作战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人炮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但直到 20 世纪初叶，中国仍然没有像样的火炮生产工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拥有一支强大的炮兵部队。

像淞沪会战这样宏大的战争行动，按照现代军事的观点，不可能也不应当没有炮兵的参与。事实是中、日双方都使用了炮兵。问题在于中国的炮兵实在太弱了。

回顾那一阶段的历史，写在这里的后，不是也不想展现中国炮兵的雄姿及其战斗活动的奇伟壮观，因为所有的资料表明，参与这次战役的中国炮兵其规模及战斗力，与战役的实际需要极不相称。虽然不能笼统地说，有了强大的炮兵就一定可以取得战斗的胜利，但却可以肯定他讲，如果拥有比当时更多更强的战炮部队，会战的结局一定会比已经出现的好得多。之所以仍然要赘述，不只在在于炮兵的战斗是这次战斗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非常幼稚、弱小；而且是出于对一种精神，或者更多的是对一种愿望的祈盼与寄托。

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炮兵部队，基本上是在德国的支持下建立的。除轻型迫击炮外，重迫击炮及王战炮——山炮，大部分为德国制造，独立炮兵及重炮兵亦为德国教官训练而成。

会战之前，国民政府陆续从德国进口了数批口径为 75 毫米及口径为 150 毫米的“卜福斯”式山炮，扩建了炮兵部队，经德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训练之后，配属野战军行动。1934 至 1936 年修建水备国防工事时，专门设置了炮兵阵地。到会战打响前张治中奉命进攻上海时，炮兵第 8 团及重炮兵第 10 团随往，进入真如、大场一带阵地，实施战斗警戒。

8 月 13 日，淞沪会战爆发的当天，第 87、第 88 两师的迫击炮营，奋起还击日军的进攻，打响了该战场抗击日军的第一炮。

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国的炮兵陆续调到了淞沪战场。至 9 月 20 日，第 3 战区依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颁布战斗序列时，参战的炮兵计有 4 个团 4 个营。其中，炮兵第 8 团、重炮兵第 10 团、炮兵第 16 团（暂归）、重迫击炮两个营、战防炮两个营配属松沪围攻军战斗，集中攻击日军虹口公园、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杨树浦公大纱厂、沪江大学等既设据点；炮兵第 2 旅第 2 团，配属杭州湾北岸守备区，其第 1 营据守浦东防线，以火力支援淞沪围攻军的进攻行动。

参与围点进击战斗的淞沪围攻军所属炮兵部队，在 8 月 23 日之前，集中全部人力轰击敌工事据点。因数量少，口径小，威力不足，加之敌工事坚固异常，所以未获得显著战果。虽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步兵的攻击行动，但未能给敌以有效杀伤，更无法压制敌之猛烈火力，致使步兵伤亡惨重，终未能攻陷敌之据点，使步兵，尤其使炮兵自己，抱恨不已。

长江南岸守备区所属之炮兵第 16 团，在淞沪围攻战期间暂归淞沪围攻军之后，其江防守卫主要依靠海防炮兵，但其力量更为弱小，且配置分散，根本无法抵御日军舰炮的攻击。故 8 月 23 日以后，日军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几



乎未费太大的气力，就登上了吴淞至浏河口一带的陆地。

此后，随着宝山、罗店、蕴藻浜一带胶着战的进行，以及中国军队被迫退入第一道既设防御阵地，淞沪战场的中国炮兵，除右翼作战军外，皆分散配属各野战部队，建制大者1个营，小则1个连，形不成集中火力，有些甚至纯粹变成了“灭火队”，对敌构不成威胁。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官兵们多么盼望能有一支威力强大的炮兵部队！正因为如此，战场上出现了一种既奇怪又合理的不合谐现象：各级指挥官视炮兵为珍宝，极欲使其在主要作战方面充分发挥作用，便随着战斗重点的转移，不断地将炮兵调来调去，结果有些部队仅仅劳碌奔波于转移阵地的路途上，反倒没有认真地参加战斗。第21集团军（桂军）8月下旬投入淞沪战场时，带来了一个山炮营，火炮射程只有1200公尺，口径又小，一直未能使用，在战场上拖来拖去，反成累赘，后来廖磊干脆命人将大部分山炮用火车运回了桂林。

到10月初，上海外围的防御战更趋激烈，军事委员会从各地陆续调集部队到淞沪参加战斗。鉴于炮兵不断增加和组织作战的需要，第3战区成立了炮兵指挥部（指挥官刘翰东少将），辖炮兵第3团第1营、炮兵第4团、炮兵第10团1个营及炮校练习营（2个连），在小南翔及马陆镇附近占领阵地，全部火力指向唐桥站以西、蕴藻浜南岸及广福以南地区，支援第21集团军的战斗。另以教导总队炮兵营配属左翼作战军守卫原阵地。

炮兵指挥部所属部队实施步炮协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发生在10月21日。此前，根据战区命令，第21集团军所部第174、第176、第173师、第66军、第19集团军所部第98师，于19、20两日组成三路攻击军，准备对敌进行反攻。21日19时，全线炮兵对敌实施压制、破坏射击。因炮火威力不足，且有的部队又未能在夜间进攻前查明日军火力点，有效配置炮火，故此炮击未能收到预期效果，三路攻击军均于次日遭挫，伤亡惨重，且波及其他部队，全线相继撤退，致10月26日大场失陷。

纵观淞沪战场中国炮兵战况，存在问题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有两条：一是装备低劣；二是缺乏经验，许多炮兵指挥员，包括部分高级指挥官，都只是在形式上接受过德式或日式的炮兵指挥训练，缺乏具体现实的针对性研究，尤其欠缺对如何在劣势装备条件下打好仗、打胜仗等重大战术、技术问题的研讨，一旦进入战斗，便无法应付。以其昏昏，必不能使人昭昭。如在战役初期进攻敌人据点时，炮兵便不晓得用重炮对敌工事瞄准射击，徒使攻击增加难度，部队遭受伤亡。第14师在南、北塘口战斗中，师参谋长郭汝瑰嫌分散配置的炮兵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打得不解渴，即将帅山炮营的8门山炮集中放列，实施火力急袭，一气打了100多发炮弹，遭敌海、陆炮火猛烈还击压制，幸是夜间，该营伤亡不大。师长霍揆彰知道后即说：“你不要勉强，我们是劣势装备，两家伙打烂了，就没有了。”从此以后该师再也不敢组织集中射击了。再者，协同作战训练不足。许多部队从未开展过步、炮协同训练。战前，京沪警备司令部曾一再请求，派重炮与坦克到预定战场，与步兵进行联合演习，因其少而珍贵，舍不得用于训练，结果在战场上，步炮指挥与行动协调不起来，需要炮火支援时，有时却没有，不需要时，倒真打了过来，造成步兵、炮兵间相互埋怨，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发挥。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战斗中被誉为“神炮”的浦东炮兵，战斗持续时间长，战果显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说来颇有些令人难以置信，所谓的“浦东神炮”，仅只是炮兵第2旅的

1 个营！

淞沪会战前，炮兵第 2 旅在旅长蔡忠飭少将率领下，进入淞沪预定战场，并按命令，将其所辖之第 2、第 3 两个团的 5 个营共 15 个连分散配属其他军、师部队，留第 2 团第 1 营在嘉兴（旅部所在地）待命。战役打响后，该团第 2 营第 4 连赴杭州湾澉浦，第 5 连赴澉浦以北之乍浦，第 6 连赴金山卫守防，蔡忠飭带第 1 营直奔浦东防线。

当时炮兵第 2 旅第 2 团总共拥有德国造“卜福斯”式山炮 24 门，第 1 营有该型山炮 12 门，其口径为 75 毫米，最大射程 9000 米，最大发射速度每分钟 25 发，为当时普通火炮中最优良的炮种。

8 月 14 日晚，炮兵第 1 营与第 57 师第 1 团抵达浦东防区洋泾附近。进入阵地后，炮：营得知日军在浦东的日华纱厂、日情公司、邮船会社、新三井码头 5 处仓库均为日海军的粮、煤、弹药及材料库，只有士兵守护没有碉堡，便和第 57 师第 1 团发动袭击，消灭了守军，搬走有用物资后，其余全部破坏，仅煤库一处就烧了 3 天 3 夜。

第 8 集团军赋予炮兵第 1 营的任务是：还击黄浦江面日军舰炮。相机支援浦西步兵作战。浦东与浦西仅一江之隔，但由于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与外界几乎隔绝，战况不明，请示报告渠道不畅，凡事只能由自己决断处理，更增加了完成任务的难度。

根据上级作战指示及敌、我作战态势，炮兵第 1 营从实际出发确定了作战原则：

（一）炮兵阵地和观察所绝对保持秘密、隐蔽。

（二）不放弃任何有利机会，迅速、准确地予敌以重创，做到在空军轰炸日舰时，一定打；日军舰炮轰击浦西时，一定打；日军进入火炮有效射程内时，一定打；深夜敌怠于戒备时，一定打；浦西求援时，一定打。

（三）严禁盲目发炮，节约弹药，提高命中率。

为防止敌军登陆，全营的火力都布置在江岸上。由于火炮数量少，只好拉大连与连、炮与炮之间的距离，以使防守区正面的整个江岸都覆盖在炮火射界之内。为免遭敌舰上平射炮的攻击，所有炮位都选择在敌方不易发现的地方。日军为解除浦东炮兵造成的威胁，曾采用种种侦察手段，包括不间断地出动飞机搜寻该营炮位，因此，稍微的疏忽大意，都会招来灭顶之灾。各连官兵开动脑筋想办法，将观察所设置到大树上，居高临下，隐蔽地实施侦察、指挥，并给每门火炮覆上厚厚的伪装，或将其隐藏于沟渠、树丛或竹林中，当敌机空袭时，则按照德军教范的要求，停止射击，使敌人无从知道火炮的具体数量及确切位置。与此同时，根据现地位置和统一指挥的需要，该营在天主教堂楼顶开设了营的秘密观察所，在浦东江边的英、美烟草公司大楼顶部及浦西江岸秘密开设了辅助观察所，敷设江底电线，沟通主、侧观察所及与炮阵地的联系，指挥射击，修正弹着点偏差。当时日军第 3 舰队旗舰“出云”号就停泊在烟草大楼前方的黄浦江上，恰在浦东火炮弹道死角内。敌军作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昼夜设法寻找的浦东炮兵观察所，竟就在他们眼前。

会战之初，第 1 营为配合浦西部队的进攻，集中火力轰击虹口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处据点。在浦西战线外移后，则以日军舰为主要目标。当时日海军第 3 舰队停泊在黄浦江上，势如水上阵地。各舰主火炮口径大，射程远，与空军配合，形成立体火力网，对两岸中国军队威胁极大。在这种情况下，

浦东炮兵沉着应战，一般利用黄昏或夜间敌机停飞，舰炮视野不良的机会，集中火力，向敌舰轰击。敌舰遭袭，一时不知炮弹来自何方，盲目发炮，不仅人员遭受伤亡，而且造成了精神上的压力。

9月18日，时逢日军侵略东北6周年纪念日，该营接到密令，命其于当晚配合空军攻击敌旗舰“出云”号。22时许，中国战机飞临敌舰上空，一时间黄浦江上探照灯闪烁，信号弹此起彼伏，敌高射炮、高射机枪一齐开火，日军官兵暴露于舱面。该营乘机集中火力，朝敌舰猛烈轰击，一时弹如雨下，甲板上遍地开花。日各舰上百门大炮齐向浦东辽击，借此机会，中国战机迅速投弹，可惜均未命中。而浦东炮火连续击中敌舰，但因弹体小，威力不大，未能将敌舰击沉。

日军占领吴淞后，登陆部队的指挥机关移驻该处，并建立仓库，屯积大量军火。此地距浦东东北很近，第1营即将火炮阵地设于浦东东北一带，乘敌不备实施袭击，使日军遭受很大损失。9月下旬至10月中，该营又采取分散兵力，多批出击的灵活战术，数次于深夜将1门山炮，二三十发炮弹及必要的枪支和器材装上小木船，用汽艇牵引至浦东东北端，进入预先侦察选定的阵地，抵近射击，使吴淞日军及其仓库、临时码头和船员受到意外打击，牵制了敌军的行动。

10月，右翼作战军密令炮兵第2旅第2团团团长孙生芝侦察地形，准备袭击日军机场（原浦西高尔夫球场）。据侦察，该机场经常停有飞机30余架，多为对中国守军威胁最大的轰炸机和驱逐机。每天拂晓前，机场灯火通明，飞机逐架升空。从打开灯光到首批飞机起飞，其间约有50分钟的空隙。孙团长当即决定利用这一时机进行突袭，现地勘察后遂将炮兵阵地定于英美烟草公司大楼东南，距江边约300米的位置。当夜10时，第1营8门山炮各配携100发装有瞬发引信的炮弹进入阵地，24时前完成炮火准备。

第二日凌晨，机场灯亮后3分钟，该营先试射一弹，校正弹着点后，即开始急促射击。仅8分钟，800发炮弹全部倾泻于日军机场内，而后全部人员、火炮、器材安全撤出阵地。这次夜袭，击毁敌机5架，击伤7架，消灭了敌机场部分人员。10分钟后，日舰开始炮击浦东。炮声隆隆，势如暴风骤雨，震动长空大地。吴淞江外日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也对浦东狂轰滥炸。骄横跋扈的日本侵略者恼羞成怒，对浦东的炮击和轰炸整整持续了一个上午。然而此时浦东炮兵早已隐蔽在安全地带，观赏日军的“杰作”。

浦东炮兵战果累累，受到友军的称赞，也得到上级的奖励。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多次打电话给张发奎，传令嘉奖炮兵第1营。该营的事迹不胜而走。一次一位记者来浦东采访，要求看看“神炮”的雄姿。经炮兵营长许可，他参观了竹林里的秘密炮兵阵地，并拍摄了照片。第2天早晨，张发奎在《时事新报》上看到了关于“神炮”的报导和照片，当即命令该营迅速转移火炮阵地。时至中午，敌方出动空军持续轰炸，洋泾附近的竹林都被炸遍，周围居民遭受惨重损失。侥幸转移及时，“神炮”方得安然无恙。

浦东炮兵攻击敌军的行动持续到日军金山卫登陆之后。第3战区部队全线撤退时，前敌总指挥陈诚亲派汽艇将全营运至苏州，后转运嘉兴时，因平望失守，随即折向南京。

弱小而顽强、势劣而英勇的中国炮兵在淞沪战场上，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画卷，描绘了光彩而凝重的一笔。

## 海魂失居

近 300 年以来，一个梦——蔚蓝色的梦，始终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仍清晰在目，列强伸向华夏大地的魔爪却截断了中国通向海上的路。李鸿章圆过这个梦，但当北洋水师消失于甲午大海战的浪涛中的时候，中国的海军似乎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梦。辛亥革命后，多少有志之士为中国海军的崛起而呐喊，而奋斗。积贫积弱，中国没有建设强大海军所必需的经济基础；列强干涉，中国海军的建设面临极为困难的国际环境。到 1937 年，中国海军共有 3 个舰队，大小舰艇百余艘，舰船总吨位尚不足 6 万吨，从日本购进的最大的“海容”号巡洋舰只 3000 吨，最小的 300500 吨不等，而且陈旧过时，难当大任。

日本海军自 1905 年大胜俄国海军后，一跃而成为太平洋上的海军大国。1922 年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五国海军协定》规定：英、美、日、法、意五国主力舰的比例为 5：3：1.75：1.75，美国大获全胜，取得了和海上霸主英国相同的制海权。野心勃勃的日本屈居第二，并因为美国已以《四国条约》的形式体面地埋葬了英日同盟，愈加使日本难安席枕，随之多次要求英美调整吨位限制方案。计划失败后，日本于 1936 年公然退出华盛顿条约。摆脱了羁绊的日本海军急剧膨胀。到 1937 年 6 月，日本海军拥有战舰 285 艘，包括 10 艘战列舰、4 艘航空母舰、12 艘重巡洋舰、13 艘轻巡洋舰、70 艘驱逐舰、44 艘潜艇、2 艘水上飞机母舰、5 艘潜水母舰，总吨位达 115.3 万余吨。此外，还有 2 艘航空母舰、2 艘战列舰及 33 艘其它舰艇正在建造中。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形势趋紧，中、日海军之战已不可避免。中国海军部长、正在伦敦参加英王加冕大典的中国使团副团长陈绍宽上将，当即中止了对英国海军的考察，回到南京主持海军备战事宜。7 月底，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公然威胁陈绍宽：“如果中国海军保持中立，则日本海军可以不攻击中国舰队；相反，如果违反严守中立的状态，那么中国海军将受到毁灭性打击。”陈绍宽对日本武官的威逼利诱，当即给予严正驳斥。

虹桥机场事件后，蒋介石指示陈绍宽迅速将现有的 31 艘军舰和征用的轮船，开往江阴水道，构筑堵塞封锁线，在防敌溯江而上的同时，堵住位于长江内河的日本海军 10 余艘战舰的退路。不料这一计划被汪精卫的主任秘书黄浚（日本间谍）透露给敌人，日海军急命江阴上游军舰及汉口海军陆战队东下移驻于黄浦江上。

8 月 11 日，海军部接到封锁江阴水道的命令，当晚陈绍宽率第 1 舰队主力“平海”、“宁海”、“海容”、“海筹”、“应瑞”、“逸仙”等舰艇驰往江阴，与此同时，江阴下游的“绥宁”、“威宁”等炮艇奉命西上，轰毁沿途水道航标。陈绍宽 8 月 12 日抵达江阴后，将由国营招商局和各轮船公司征集的 20 余艘轮船及“同济”、“大同”、“自强”、“德胜”、“威胜”、“辰宇”、“宿宇”等 8 艘老式军舰，在拆除舰炮后逐一沉入江底，江阴封锁线初步形成。此后，为加固封锁线，海军部连续督促沿江之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征集 180 只民船，运送 3000 多立方巨石、6500 多担碎石，填充沉船间的空隙。并在江阴一段布设水雷。

随之，海军部次长，第 1 舰队司令陈季良中将率“平海”、“宁海”、“应瑞”、“逸仙”等主力舰负责守卫长江水上封锁线。自 8 月 16 日起，日军出动飞机临江上空侦察，企图炸开水上通道。

中国海军主动出击。8月16日晚，江阴区江防司令部，派出102号快艇，经内河潜至黄浦江，于300米处向日军旗舰“出云”号接连投放2枚鱼雷，使日军旗舰受创。日舰立即还击，102艇被击沉，官兵泅水离艇。

8月22日16时5分，日军出动15架飞机，用重磅炸弹轰炸中国军舰，弹下如雨，江面腾起六七丈高的水柱。中国军舰立即开炮迎击，击落敌机1架，伤2架，余者仓惶南逃。此次战斗，使日军第3舰队大为震惊，决心对中国海军进行报复，随之增派军舰、飞机准备发起进攻。

9月22日上午，天阴无风。日海军联合航空队首批30余架攻击机和战斗机，以大编队机群袭击江阴，轰炸中国海军第1舰队，主要目标指向旗舰“平海”号及其姊妹舰“宁海”号。陈季良指挥全体官兵沉着应战，“平海”号以仅有的3门火炮和10挺高射机关枪，顶住敌机4批80架次以上的集中轰炸，“宁海”号遭敌机70架次以上的袭击，两舰周围落下300余枚重磅炸弹，江面上腾起的水柱如同树林一般。官兵们英勇作战，殊死抵抗，不时有人倒在血泊中。炮管打红了，耳朵震聋了，个个越战越勇。“宁海”舰一等兵周绍发半个胳膊被炸飞，炮位上溅满他的血，仍用一只手紧握着瞄准器转柄，坚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二等兵郑礼湘冒着弹雨冲上甲板，接替受伤的机枪手时，双腿被敌弹炸断，他顽强地爬向机枪，刚至战位，敌人的子弹又穿透了他的胸膛，他双手紧握枪柄，两眼直瞪着天空，牺牲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舰长高宪申腰部受重伤，血流不止，仍然坚持指挥战斗。刚从军校毕业，年龄不足20岁的见习生高昌衢、陈汉霖，耳朵被震出血，忍痛继续发炮，直到壮烈殉国。

此次海空战持续2个小时，击落日机3架，伤8架；中国海军阵亡6人，伤30余人，“平海”、“应瑞”两舰受伤。

日军未达目的，急于再次进攻。9月23日14时10分，日军出动73架飞机，分两批向中国舰队发起进攻。重点目标仍是“平海”、“宁海”号。日海军航空兵先以9架舰载攻击机和3架舰载战斗机袭击江阴炮台，牵制炮台火力；另以29架舰载轰炸机集中攻击“宁海”舰。日机连续俯冲轰炸，炸弹将“宁海”号团团包围。全舰官兵猛烈还击，击落敌机2架。无时，“宁海”号锚链舱等处被敌弹击穿，江水涌入，舰长陈宏泰左腿被炸断，仍在槛望台指挥全舰官兵边抢救军舰，边拼力奋战，又击落敌机2架。航海员林人骥、枪炮副军士长陈耕炳被敌弹片击中头部阵亡；枪炮上士陈永相面部血肉模糊仍坚守战位。15时30分，日机再次围攻“宁海”舰，战斗更趋激烈，该舰多处被击中，鱼雷发射管、瞭望台、海图室、高射机枪均被炸毁，机枪手伤亡过半。军舰被迫退出战斗，驶入六圩港，遭3架日机追击轰炸，终因负伤过重而沉没。

“平海”舰在同敌人战斗中，施“之”字形航行躲避敌弹，仍被几颗炸弹击中尾部，江水涌入，舰身倾斜20度，全体将士顽强战斗。机关枪见习生刘馥在露天战位向敌机开火，枪架被敌弹片击断，遂手执炽热的枪管继续射击，左手立时被烫伤，他把手浸湿，往枪管上泼上水，坚持再战。此时，军舰受创严重，无法驾驶，即向岸边抢滩搁浅。数日后，日军再度攻击，该舰被炸沉。

9月25日，日军再次出动飞机攻击中国舰队。因“平海”号沉没，陈季良转到“逸仙”号指挥，故日军集中全力进攻“逸仙”号，激战1小时，“逸仙”舰弹洞遍体，被敌作沉。当日，陈绍宽派往江阴增援的“健康”号驶到

龙稍港江面时，遭 11 架敌机攻击，亦中弹沉没。因第 1 舰队实力大减，海军部派第 2 舰队司令曾以鼎少将乘“楚有”舰驰援江阴并接替陈季良指挥作战。28 日，大队日机袭击江阴，围攻“楚有”舰，该舰官兵虽竭尽全力奋战，但因寡不敌众，终于 10 月 2 日被炸沉。

日军为毕其功于一役，10 月间，连续出动飞机，对江阴中国舰队其余舰艇施行轰炸，图谋全歼中国海军。第 1 舰队“青天”测量舰，“湖鹏”、“湖鹞”鱼雷艇，“绥宁”、“江宁”炮艇等相继被炸沉。10 月 10 日，前次战斗中受重创的“应瑞”舰奉命赴采石矶拆卸炮械。25 日，7 架日机攻击该舰，旋被炸沉。

9 月 29 日，蒋介石传令海军部嘉勉海军将士：“此次暴日肆意侵略，犯我领土，各地遍受荼毒，我海军将士同仇敌忾，该部部长及次长督率官兵，不惜牺牲一切为国奋斗，此来苦心焦思，筹划江防，拱卫京城，并且愿拆除舰炮，巩固江岸防务，此种破釜沉舟之决心，殊为可贵。近来江阴附近敌机肆行轰炸，致伤亡我海军将士多名，尤所軫念，仰该部长转饬所属知照，并对所有受伤将士代致慰问。”

“破釜沉舟”，既是对海军战斗的概括，又是对其结果的补白。

持续一个多月的江阴海战，是在中国内河——长江上，在日军水面舰艇始终未参加正面战斗的情况下，中国海军主力同日本海军航空兵之间，展开的一场以空袭和反空袭为主要内容的殊死拼杀。战斗结果，击落日机 20 架，中方第一舰队主力损失殆尽。中国海军虽取“破釜沉舟”的姿态，却终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予重创，故而亦未能对淞沪战役产生更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日江阴大海战，堪属中国海军史上极其壮烈，又甚为悲惨的一次战斗。甲午之后，时隔 42 年，又一幕历史悲剧重演。忆昔抚今，尤觉哀痛。此次战斗，是量少质低的中国海军发展的一个转折，不仅对其自身，而且对中国的整个国防建设，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的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都将会产生明显而深刻的影响。

## 鹰击长空

淞沪会战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空军的战斗。

相比海军，中国空军起步更晚。几乎可以说，到淞沪会战前。中国空军尚不具备左右战役行动的战略力量。这不仅因为从 1931 年国民政府在杭州笕桥建立中央航空学校、组建空军起，到会战爆发，只有短短的 6 年时间，更因为中国当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由此在实际上也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空军部队。

对于中国军队这一明显弱点，日本军方是颇感欣慰并极受鼓舞的。企图占领中国，自然不会对中国空军的发展坐视不理。1932 年初，日军在侵略上海的同时，便屡次出动空军轰炸笕桥中央航校，图谋把刚刚诞生的中国空军扼杀在摇篮里。2 月 26 日，日军 15 架飞机首次远袭杭州，中国空军第 2 队队长石邦藩驾机迎战，击落日机 1 架，开创了我国空军参战并击落敌机的纪元。

“七七”事变前，鉴于抗击日本侵略、整顿军备的需要，军事委员会在南昌建立了空军司令部。随着大战的临近，又成立了空军总指挥部，周至柔上将任总指挥，毛邦初中将任副总指挥，张有谷中将任参谋长，归以蒋介石

为委员长、宋美龄为秘书长、周至柔为主任的航空委员会领导，主持空军备战事宜。

到淞沪会战前，汇多方装备力量而成的中国空军共有作战飞机（含驱逐机、歼击机、轰炸机）300余架。由于自己不能生产，全部战机均系进口。其中有德国制造的“弗克武夫”式、英国制造的“爱佛罗”式、法国制造的“德瓦丁”式、意大利制造的“弗雅特”式、美国制造的“道格拉斯”式和“霍克”式以及其他种类繁杂的机型。可用于支援淞沪战场的飞机约250架，同时还要担负南京及重要地区的空防任务。

日本于会战前，在上海地区的海军航空队，约有飞机百余架。

在日本人的眼中，中国空军的力量微不足道，不堪一击。但就是这支尚不起眼的部队，却在淞沪会战中创造了自己未曾料到、日本人更不会想到的奇迹。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是日14时，空军总指挥部发布第1号作战命令：

（一）上海之敌，约陆军7000人，凭借多年暗中建筑之工事，及新近集中之大小兵舰约30艘有侵占上海、危害我首都之企图，连日以来，敌水上侦察机2架或3架，陆续侦察我宁波、丽水，杭州、阜宁、海州诸地，其有无航空母舰在远海游戈，我正侦察中。

（二）空军对多年来侵略之敌，有协助我陆军消灭盘踞我上海之敌海陆空军及根据地之任务。

（三）各部队应于14日黄昏以前，秘密到达准备出击之位置，完成攻击一切准备。

（四）各部队之出击根据地如下：

第9大队 曹娥机场（以下同）

第4大队 笕桥

第2大队 广德、长兴

暂编大队 嘉兴

第5大队 扬州

第6大队 第5队苏州，第4队淮阴

第7大队 第16队滁县

第8大队 南京大校场

第3大队 第8队南京大校场，第17队句容

（五）各部队于14日开始移动，以16点至18点到达根据地为标准，其由现驻地出发之时间，由大队长定之，已驻在各根据地之部队，可就地休养准备。

据此命令，各航空队即时开始准备。当日午夜，第5大队分队长王倬在值班时接到蒋介石电话：“在长江中的日本50艘军舰和轮船，（因黄浚泄密）正在向东逃跑，你们大队立即带上炸弹，于拂晓前出动追击，加以歼灭，但已经停在黄浦江里的，则不准轰炸。”

第5大队大队长丁纪徐命中队长刘粹刚率领18架“霍克”式驱逐机，各载500磅炸弹1枚，立即起飞。飞机越过江阴要塞，沿长江向东搜索前进，但敌舰已跑光了。失望之际，见吴淞口白龙港口有1艘日舰，长机下令改变队形，一架接一架垂直俯冲投弹。第1枚炸弹未击中，副队长梁鸿云投射的第2枚，正中敌舰尾部，浓烟弥漫，各机连续投弹，日舰被炸得无影无踪。

8月13日夜，军事委员会在给淞沪作战部队的命令中指示：“令空军于

明(14)日出动,协同陆军作战。”接此命令后,空军总指挥部即于14日凌晨2时,发布第2号作战命令:

一、敌舰昨晚在吴淞口附近,向我市府炮击。其大部兵舰约十余艘,仍麇集崇明岛东方海面,在公大纱厂附近,敌有构筑机场,为其空军根据地之模样。

二、本军奉命:

(一)毁灭公大纱厂敌之飞机及破坏其机场。

(二)轰炸向我射击及游戈海面之敌舰。

三、第2大队由航校“霍机”掩护,以1队轰炸公大纱厂附近敌构筑之机场及飞机,以两队轰炸吴淞口向我市府射击之敌舰,吴淞口若未发现敌舰,应向麇集崇明岛附近之敌舰轰炸之。

四、航校“霍机”6架,应掩护第2大队之轰炸。

五、第2大队及“霍克”队,以9时40分到达目标为准。

六、第5大队(欠28队)先集中扬州,携带500磅炸弹于14日午前7时准备完毕,向长江口外敌舰轰炸之,以午前9时到达目标为准。

七、第3大队自14日晨起,采紧急警戒姿势,担任首都之防空。

八、第6大队仍不断侦察海面,特须侦察敌航空母舰之行踪,自拂晓起,应以1机自苏州径启东出海,向东飞40分钟,方返苏州,以避免长江口外敌之注意,确实侦查敌航空母舰之行动为主,如发现敌人航空母舰时,则加马力飞回,迅速报告。

九、14日出动之空军,以达成轰炸任务为第1个目的,切忌与敌在空中作战,应注意之点如下:

(一)第5大队如遇敌机,应绕行以轰炸为主,轰炸后若遇敌机向我攻击,亦以极力避免空中决战为主。

(二)航校掩护机只求使第2大队达成轰炸目的,不可挑起空中战斗,设敌机向我掩护机攻击时,则采取吸引敌机速离我轰炸机之手段,如敌机向我轰炸机攻击时,则采取攻势,以牵制之,使我轰炸机安全脱离后即设法归还。

十、各驱逐机在离地之前,遇敌机来袭时,应在地面拉脱炸弹,立即起飞应战,以掩护友机之起飞。

十一、14日开始轰炸后,应迅速准备连续轰炸,至敌舰毁灭为止。

8月14日,为配合陆军的地面攻势,空军各部队分批出动,攻击黄浦江上的日军舰艇和上海市区的工事据点。

当日,淞沪地区天低云垂,阴雨霏霏。晨7时,第35队的5架战机,携带炸弹由笕桥冒雨起飞。抵近上海市区公大纱厂及汇山码头上空时,日守军迅即以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对空扫射,火力甚猛,战机在500米的高度,成右梯形队形,对准目标俯冲投弹,公大纱厂当即起火,浓烟冲天。10时10分,第2大队副大队长孙桐岗率领21架战机,由广德飞抵战区上空,其以一队袭击吴淞口、蕴藻浜一带日军水面舰只,另一队再次轰炸公大纱厂及汇山码头。黄浦江中的日舰在炸弹爆炸声中鱼贯逃向长江口;公大纱厂、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附近及汇山码头均中弹起火。由于能见度差,加之中国空军出击迅速,日军航空兵未及迎战,步兵对空射击精度亦受影响,中国空军完成任务后安全返航。

在上海市区炸弹震响的同时,第5大队大队长丁纪徐奉命率第24队的8架“霍克”式战机,9时20分自扬州出发,沿长江东进,袭击长江口日军舰



队。飞经南通上空时，丁纪徐发现长江中有一艘正向上海方向开行的日军驱逐舰，当即发出“准备战斗”的命令。机群转变战斗队形，逼近驱逐舰。日军见状立即发出战斗警报，边集中火力迅猛迎击，边加速呈“之”字形航行躲避。丁纪徐带头朝日舰俯冲轰炸；其余各机轮流投弹。日舰随之中弹，舰身当即倾斜。因每架战机只携带250公斤炸弹1枚，且能见度差，命中率不够高，故未能将敌舰击沉。11时30分，战机安全返航。

当日15时，第9集团军各部按预定计划，向上海市区日军各据点发起进攻。因日军工事坚固，火力猛烈，攻势受阻。空军各部队于15时后再次向日军地面部队实施轰炸。第25队队长胡庄如率3架“霍克”机由扬州、第2大队副大队长孙桐岗率21架“诺斯洛泼”机由广德、第36队队长许恩廉率3架“可塞”机由览桥、第34队队长刘领锡率6架“霍克”机由杭州出发，分头轰炸公大纱厂、杨树浦、汇山码头，虹口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处，11处起火，公大纱厂部分设施被破坏。驻扬州的第24队队长刘粹刚率3架“霍克”机，轰炸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驻兵营。日军7架飞机当即升空拦截，中国空军第2410号战机被敌击中坠落，机损人伤。

日军连续遭受攻击，即出动航空队升空迎战，复又派驻台湾新竹的木更津重型轰炸机队袭击中国空军机场。

中国空军第4大队奉令于14日13时由周家口迁往笕桥。27架战机，在大队长高志航率领下，刚抵笕桥机场，即闻空袭警报，各机迅即加油，尚未足，只见13架日军“96”式轰炸机像乌鸦般从不同方向窜向机场。该队紧急起飞拦截。交战未久，日机遁逃。高志航与第21分队分队长谭文紧迫不舍，击落敌机1架。第22分队分队长郑少愚升空时，见另一架敌机向钱塘江方向逃窜，便尾迫攻击，越过曹娥时将之击落于钱塘江口。第21分队分队长李桂丹及队员柳哲生、王文骅亦有战果，此次战斗共击落敌机6架，中国空军飞机毫无损伤。

“八一四”空战的胜利，打破了木更津航空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空战胜利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顷刻传遍了战区，传遍了全国，人民群众为之欢欣鼓舞，全军将士为之雄心振奋。蒋介石闻讯，惊喜过望，当即传令嘉勉空军。

由于第9集团军的攻坚战受阻，空军总指挥部决心利用“八一四”大胜利的有利形势，再给敌以打击，便于8月14日24时，发布第3号作战命令：

一、敌陆军在公大纱厂、天通庵内外一线，与我陆军对峙中，敌海军兵舰约30艘，仍麇集崇明岛以东。

据报敌航空母舰两艘，于14日20时，一在黑山列岛，一在青岛附近。

我陆军于15日拂晓，向虹日六三公园之敌攻击，期一鼓夺取敌之根据地而歼灭之。

二、15日拂晓，向虹日六三公园之敌攻击，并寻觅敌之航空母舰而击毁之。

三、各大队之任务

（一）第2大队受航校“霍克”机队之掩护，以虹口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军事建筑为主目标，以至焦土为止。

（二）第5大队（欠28分队）第一次以虹口敌司令部为目标，尔后以公大纱厂、大康纱厂及杨树浦之裕丰纱厂、大康第2纱厂、同兴纱厂、上海纺织纱厂等为主要目标，但必须特别注意不得有流弹落于水厂及发电厂。

（三）第4大队待侦察机第1次侦察报告，专对黑山列岛北航约在马鞍列岛一带之

敌航空母舰而爆灭之。

(四) 第 9 大队协助陆军攻击虹口附近之敌炮兵预备队、防空兵及步兵重兵器等，猛烈攻击之。

(五) 第 6 大队之第 3 队，以一分队监视敌之行动，第 3 队主力及第 5 队直接协助陆军轰炸虹口方面与我对峙之敌陆军，第 4 队用 3 机编队，搜索青岛方面敌航空母舰之位置及行动。第 10 队以虹口敌兵营为主，杨树浦各纱厂为副，第 1 次出击后，可在长兴加油。

(六) 航校暂编大队“霍克”队，务必与第 2 大队协同，确实掩护，第 1 次 6 时 30 分同时到达目标，并消灭在上海上空妨碍我任务之敌空军。

“可塞”机队，以 3 机编队侦察黑山列岛方面航空母舰之位置与行动，用无线电报，先通报杭州之第 4 大队。

“达机”队及其余“可塞”机队，协助陆军攻击虹口方面之敌陆军为主，以虹口敌建筑为副目标，并与嘉兴张发奎主任联络。

(七) 第 3 大队守任首都之防空，全部取紧急姿态，特注意拂晓。

(八) 第 28 队，拂晓起移驻南京，任首都防空。

四、任何飞机，不得经过苏州河以南之租界。

五、各部队第 1 次轰炸，应于 15 日 6 时 30 分，到达目标，以轰炸 4 次为准。

六、根据 14 日之经验，由大队长决定炸弹之种类，但多带燃烧弹。

各航空队按照作战命令，对于战区敌军目标实施轰炸。

自 15 日晨 7 时至晚，中国空军连续出动 7 批次攻击虹口靶场、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公大纱厂及长江口日军舰队、大都因云层太低，能见度差，日军防空火力猛烈，未达目的。第 7 大队 3012 号机聂盛友在炸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时，被敌防空炮火击中头部，当场阵亡。

日本侵略军为报一箭之仇，于 15 日晨出动 60 余架飞机，轰炸上海、杭州、南京中国部队、军用机场、通讯指挥枢纽。该地空军紧急起飞迎敌，战斗至为激烈，共击落敌机 17 架，嘉兴机场遭敌轰炸时，第 35 队冒险起飞，赶走日机，中国 10 架飞机中弹爆炸。

8 月 16 日，中国空军与日军再次交锋，从早至晚机关炮声响彻战区上空，击落敌机 8 架。

连续空战中，日军屡次受挫，恼怒万分，木更津航空队联队长石井更是羞愤至极，加之军内外舆论的压力，剖腹自杀。日军迅即从国内调集空军至上海前线，准备和中国空军一决雌雄。与此同时日军采取一切措施，巩固地面阵地，利用海军舰炮及航空兵对华军地面攻击部队，实施猛烈袭击。同时，敌“凤翔”号航空母舰已由马鞍列岛，移泊普陀山；“出云”、“龙田”、“球磨”、“川内”等舰艇及鱼雷艇云集黄浦江之白龙港；另有航空母舰移往余山一带海面。

鉴于此，中国空军的攻击重点集中指向敌水面舰队。8 月 18 日 23 时 40 分空军总指挥部发布第 7 号作战命令：

一、敌海军集中停泊于白龙港附近，敌空军 18 日不敢深入，仅于我军阵线后方略施轰炸。

二、我空军趁敌不备之际，扑灭敌之航空母舰及轰击扰乱我阵地后方之敌轰炸机。

三、第 4 大队 19 日派 6 机携带加油箱，于 8 时 30 分到达广德，掩护第

2 大队至长江口外轰炸敌之航空母舰。

四、第 2 大队受第 4 大队 6 机之掩护，于 19 日 9 时许，携带 250 公斤炸弹至长江口外，敌航空母舰活动区域，搜寻敌航空母舰而击灭之。至机油料已届使用限度，尚不能发觉敌母舰时，即轰炸白龙港之敌军舰。

19 日 9 时，第二大队第 11 队队长龚颖澄及第 9 队队长谢郁清，各率“诺机”7 架，共携带 500 公斤炸弹 2 枚，250 公斤炸弹 12 枚，50 公斤炸弹 7 枚，先后分别于 9 时到 9 时 45 分，自广德出发，经长兴、吴兴往炸余山附近敌航空母舰或白尤港之敌军舰。飞抵白龙港、花鸟山一带，发现敌舰 10 余舰，即俯冲投弹，敌舰四周水浪冲天，数艘敌舰破炸伤。

第 4 大队第 21 队队长李桂丹，率机 6 架掩护第 2 大队经南京至余山，飞抵花鸟山时，发现敌舰，随之轰炸，敌舰遁逃。刚返航至广德机场，即遇敌机空袭，再次起飞迎战，激战 1 小时，击落敌机 2 架，第 4 大队其余各机返场广德之际，与敌机遭遇，双方激战多时，又击落敌 2 架，其余敌机狼狈逃窜。

20 日，日军航空母舰出现于崇明岛海面，敌 27 艘驱逐舰占领花鸟山及嵎山岛，为其援兵登陆创造条件，上海市区陆军第 87 师进抵岳州路、唐山路之线，虹口敌之一部溃退至外白渡桥，第 36 师一度占领汇山码头。当日，军事委员会颁布第 3 战区战斗序列，并下达了打破敌沿海登陆企图的部署，空军总指挥部于当日 23 时下达第 9 号作战命令：

一、虹口附近被我包围之敌，纷纷向苏州河以南公共租界逃遁，敌空军 20 日被我第 24 队击落水上飞机 2 架。

二、我空军 21 日以毁灭杨树浦之敌建筑物为目的。

三、第 2 大队全部 21 日受第 4 大队掩护，携带 250 公斤炸弹轰炸公大第 1 纱厂。

四、第 4 大队 21 日以 9 机携带 100 磅炸弹及燃烧弹护送第 2 大队，并轰炸杨树浦裕丰纱厂至明华糖厂之间敌人。

五、第 30 队两机，21 日受第 4 大队之掩护，携带 500 公斤炸弹，轰炸目标与第 4 大队同。

六、第 5 大队 21 日，第 1 次定 5 时起飞，携带 500 磅炸弹，轰炸恒丰纱厂至汇山码头间敌人。

第 5 大队 21 日晨 5 时，准备起飞赴沪轰炸，敌 6 架轰炸机分两小队，成 V 形自西而来，袭击扬州机场。瞬间已至机场上空，俯冲扫射，投弹轰炸飞机及跑道，机场飞机因已装弹负重，躲避不及，被敌炸毁 4 架。该队董明德、朱恩儒、刘依钩立即驾机升空，攻击敌第 1 小队，袁葆康率两机攻击敌第 2 小队。敌机见状，立即逃避，中国战机紧紧追击，先后击落敌机 4 架，余皆逃走；己方被敌击伤 1 架，被逼迫降，飞机碰毁，轻伤 2 人，1 人重伤身亡。

第 2 大队第 9 队队长谢郁清率机 6 架、第 5 大队队长丁纪徐率机 4 架、第 4 大队第 22 分队长乐以琴分飞上海，轰炸恒丰纱厂、大坂和平公司、南满铁路公司码头及敌航空母舰。敌集中全部防空火力猛烈还击，中国战机只得高空投弹，于敌损伤不大，乐以琴在沪西朱家宅击落敌驱逐舰 1 架。

此期间，上海市区攻坚战成胶着状态，虽有陆续抵沪部队增援战斗，亦无法在短期内实现战役目的，况且部队伤亡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士气。按照军事委员会“持久作战，消耗敌军”的方针和袭扰、疲惫敌军的指

示,空军各部队于8月22日开始对敌施行连续夜袭,集中熟悉夜间飞行人员,配足弹药油料,采取游击战术,攻击预定目标。夜袭通常单机出动,每夜至少出动3次。总指挥部责成第6大队组成夜袭游击队,由支队长陈栖霞、副支队长李怀民,参谋吕志坚各率2架战机,执行夜袭任务。

从22日起,空军夜袭部队连续攻击日军据点及水面舰艇。入夜以后至拂晓,敌军阵地警报不断,炮声隆隆,火光一片。由于是夜间,且中国空军的目的一只在于疲惫敌人,因此没有显著战果。日军一夕数惊,精神负担大为增加;中国将士拍手称快。在这一过程中,夜袭分队除轰炸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公大纱厂、持志大学等日军较为集中的要地外,把主要矛头指向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军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有时攻击通宵达旦。因其防空火力过于强大,装甲又厚,数度攻击效果甚微。

此次空袭持续到24日。此后,空军的战斗逐渐减弱,主要力量转到了南京方向。

### 苍穹垂碧

8月23日,日军大规模增援上海的行动,改变了淞沪战场的形势。空军总指挥部急令驻句容、宽桥、扬州的第3、第4、第5大队分批前往张华浜、蕴藻浜、狮子林、川沙口、罗店、浏河一带袭击登陆日军。

24日拂晓,第5大队18架战机从扬州起飞,每机各携炸弹12枚,大小机枪各一挺,向强行登陆之日军低飞攻击。刚登陆之日军立足未稳,来不及应战,在机枪、炸弹声中成批倒下。日军舰当即向华军飞机开火。18架战机投完炸弹后,顺利返回扬州。当地居民自发地组织起来热烈欢迎凯旋勇士,并拿出自己仅有的25瓶牛奶犒赏飞行员。正在庆功之际,6架日机偷偷靠近发动突袭。因事先没有警报,当听到响声时,敌机已飞临机场上空,中国战机立即起飞。飞行员滕茂松刚登上飞机,日军飞机的炸弹在头顶上爆炸,当场牺牲。第25中队副队长董明德与敌搏斗,日机逃走,他紧紧追赶,将1架日机击落于天长县境内。

实施第2批轰炸任务的第4大队的20架飞机,24日上午于宽桥起飞,至张华浜和蕴藻浜上空,向登陆之日军扫射投弹,使登陆之敌遭受重大伤亡。日军登陆部队和舰艇即时予以还击,火力猛烈,中国空军损失攻击机5架,伤亡11人。

中国空军的两次攻击,使日军吃够了苦头,于是在第4大队返航后,便重行布置火力,预防中国空军进攻。就在这个当口,从句容起飞的第3大队,驾驶着新从美国购进的超低空攻击机,在大队长刘超然、副大队长石友信率领下,飞临吴淞以西上空,未及投弹,即遭敌强大防空火力猛烈攻击,战斗十分激烈。日军遭受一些损失,第3大队人员、飞机均有折损,被迫返航。这件事传到南京,蒋介石因新型飞机受损而大为震怒,亲临机场,严加训诫。

8月下旬,日军登陆部队增多,攻势加强。淞沪战役逐渐向上海外围地区发展,加之中国战机损失严重,日军在攻击中国地面部队的同时,经常空袭南京,空军总指挥部命令第3、第4、第5大队,全部集中于南京光华门外大校场飞机场,统一领导,集中使用。从此时起,到11月中旬,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南京。事实上,到11月初时,在南京的飞机能够起飞作战的仅有7架,空军部队减员也很严重。空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获得了击落敌机60

架和杀伤大量日军地面部队的战果。

到 11 月底，空军总指挥部及飞行部队奉命从南京撤到武汉。淞沪会战中的空中战斗结束。

中国空军在淞沪会战中，之所以能够勇敢冲锋、一往无前，并取得了赫赫战果，所依靠的不是装备的先进和数量的优势，而是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战斗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和事迹就是这种精神的凝聚和体现。

空军第 2 大队 11 中队分队长沈崇海，清华大学毕业后报考空军，入轰炸科学习。毕业后，于第 2 大队任职。8 月 19 日，分队接到命令，遂偕轰炸员陈锡纯驾“诺斯洛波”双座轻型轰炸机，随大队至广德起飞，经长兴、吴兴往炸余山附近敌航空母舰或白龙港之敌军舰，至南汇附近，飞机发生故障，沈崇海命陈锡纯跳伞，自己准备驾机撞毁敌舰。陈锡纯坚决表示定与沈崇海同生死，于是他们开足马力，带着 1 枚 800 磅的炸弹，冲过敌人防空火力网，与敌舰同归于尽。

第 5 大队第 24 中队见习官阎海文，中央航空学校第 6 期毕业生。8 月 17 日，第 24 中队奉命派机 6 架，各带 500 磅炸弹 1 枚，轰炸上海天通庵日军司令部。阎海文担任分队长王倬的 2 号僚机。到达目标上空后，敌人高射炮火猛烈射击，该队冒险投弹，3000 磅炸弹大部命中目标。就在此时，阎海文的飞机被高射炮火削掉一侧机翼，被迫跳伞，降落在天通庵公墓敌军阵地内。敌人当即将他包围起来，他就地卧倒，当敌人快到身边时，突然翻身跃起，举枪就射，连续击毙日军 7 名，然后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射出最后一颗子弹。

阎海文殉国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各大报刊争相刊载阎海文的事迹。连日本军队及其本土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日军士兵列队为“支那空军勇士”举行葬礼；《每日新闻》发表专题报道；东京新宿举办“支那空军勇士阎海文”公展，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前往参观。日本上海派遣军松井石根大将将在汇山码头对全体海军陆战队员训话：“过去在日俄战争时，大和民族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安在？现在已被中国的沈崇海、阎海文夺去了，这值得我们钦佩。对这个英雄，我现在命令，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海军军礼进行礼葬！”江岸一派肃穆，一艘日本军舰载着覆盖中、日两国国旗的阎海文的遗体，缓缓驶向黄海……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系通化县高丽墓子村（今属吉林省）人。1908 年 6 月 12 日出生在一个殷实农户家庭。6 岁入本县三棵榆树小学，9 岁入沈阳指南高小，13 岁考入奉天中法中学。1920 年在学时期因家境逐渐贫困，为减轻家庭负担，投笔从戎，考入奉系名将郭松龄主持的东北陆军军官教育班学习。

就学期间，东北军扩建空军，该班派有留法学习航空者，两届取生 27 人。他立志去法国学航空，当时的教育长郭松龄说：“你身材太小不能出国，给中国人丢脸。”他生气他说：“法国人也不都是高个子，并且我也学过法文，同时，我决心将高铭久的名字枪毙了，改名为高志航。”在座的郭松龄夫人对丈夫说：“你有这样的好学生，一定要派他出国深造，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一个英雄人物呢！”1924 年高志航赴法国学习航空。

1926 年高志航回国后，张学良任命他为东北航空处少校驾驶员，时年 19 岁。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接受南京国民政府命令，撤入关内，以待国联裁判中国问题。1931年10月高志航经同学介绍，来到南京航空委员会报到，被分配到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担任空军少尉见习，他刻苦训练，对技术精益求精，半年后，被提升为空军教导总队少校总队副。

此时，正值蒋介石50寿辰大庆，全国献礼祝寿，英、德、意各国为推销飞机，派空军飞行员驾机在南京上空表演驾驶技术。高志航闻讯主动要求表演。蒋介石观看时，询问表演者是谁，有这样高超的技术？毛邦初回答：“是高志航总队副在表演。”表演结束，蒋介石当即召见高志航，对他说：“你的技术很好，敢超世界水平。”当即把自己的“天窗”号飞机奖给了高志航，由此高志航的名字人人皆知。

后来，蒋介石命令高志航去意大利购买飞机，意大利军火商向他出售落伍飞机，并用大批金钱行贿，他将意大利货币扔在地上，扬长而去。在向墨索里尼辞行时，他说：“贵国飞机已经落后了，还用行贿的方式出售飞机，我们中国人绝不接受。请原谅。”墨索里尼对他很敬重，将自带的钢笔式手枪送给他作纪念，并来电称赞他不辱使命。高志航到美国购回“霍克”式驱逐机100架，之后，成立了5个航空大队，高志航担任第4大队中校大队长，在杭州笕桥开始训练。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木更津航空队百余架轰炸机开始轰炸江浙两省。8月14日敌机8架进入杭州市区上空，轰炸笕桥机场。高志航下令起飞，带队迎击日机，他首开第1炮，击落日机1架。接着，各中队陆续出击，10分钟战斗，共击落敌机6架，击伤两架。

“八一四”空战，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重创强敌于空中的首次记录。1939年春，空军总指挥部迁到重庆后，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高志航的事迹广为流传。

“八一四”空战后，高志航被调往周家口。不久，被任命为空军少将驱逐司令，辖驱逐机第3、第4、第5大队及直属第29队，仍兼任第4大队大队长。10月，高志航奉命去兰州，接受苏联所赠的伊尔—15驱逐机。当他率队从兰州返回周家口机场驻地时，突遭敌机轰炸，高志航指挥第4大队强行起飞。机场弹如雨下，当高志航正同机械师开车时，一颗炸弹在他机舱前3米处爆炸，高志航壮烈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机务长、机械师等6人。

高志航牺牲后，蒋介石在汉口商务会大礼堂亲自主持追悼会，并献花圈致哀。高志航的灵柩在湖北宜昌下葬，时年29岁。

## 第五章 帷幄运筹再思量

战争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相当内容，是蔚为壮观的战争活动。这些活动，造就了指导战争运行的军事科学思想，形成了推动战争发展的军事战略学说，不断创造并不断印证着新的作战方式。淞沪会战，即是一定军事思想与一定作战方式在客观实践上的具体反映。

历史上的中国，不缺少雄浑奇伟的战争行动，但却没有近代社会以后抵御外侮的长胜号角；不缺少堪称鼻祖的军事科学思想，但以防御外敌入侵、抗击外来征服为主要内容的多次战争，却大都未能获得成功。社会发展的滞后性，决定了中国到会战之前，几乎难以建立起一支装备精良，无坚不摧的军队，因之也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在不具备物质基础支持的条件下）确立起组织、指挥这支军队的适应现时战争需要的现代军事战略理论。内外客观条件的制约，使中国的国防建设依然位于较低的水平。不言而喻，中国在此次会战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进攻和防御，是战争的基本手段。对中国而言，在会战中虽然交相采用了多种作战形式，但从总体战略上讲，亦即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领土，屠刀伸到中国人眼前的现实来讲，中国军队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然只是防御性质的。正是这一特性，决定了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的作战指导思想、作战形式及作战方法。这些思想及方法，是当时中国正面战场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因为，一方面，淞沪会战同华北战争同步，且和此后的南京、武汉保卫战接踵，高潮迭起中，人们的观察视线，对居于正面抗击日军前哨战的淞沪会战，未能给予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淞沪会战成果巨大，但失误也很多。战争的失误，通常情况下是无可挽回的。经验的总结和教训的汲取，对于此次战役之后的一系列战争活动，同样没有明显的效果，且被更为丰富、新鲜的战略思想和行动所遮蔽，因而截至目前，淞沪会战的军事战略，尚未得到更为全面、深刻的反映。后人总比前人聪明。阐述一次战役的过程与主观所及的利弊得失，即使并非易事，但也决不是最困难的。实在具体、客观中肯地认识、评析此次战役的军事战略，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淞沪会战的军事战略，存在着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 一、战争动员

战争动员，是实施战争的基础和前提。淞沪会战前，中国的战争动员，是持续不断的（从1931年始），但又是充分、不全面的，尤其是军队的准备。

首先，中国正面战场的军队，没有形成编成统一、数量确定、战力强盛、经常保持战斗准备的战略部队。中央军队与地方军队，编制体制不一，指挥系统不一，供应来源不一，从平时状态转为战时状态的过程自然不一，从总体上讲，应付突然战争，进而达到战争初期基本目的的战斗力也不可能强劲。到会战爆发时，180多个野战师中，预定参加初期作战的军队只有3个师1个旅及少数其他部队，且无有力的海、空军及战炮、坦克部队支援，至于整个战役应该投入兵力的最高限度，亦没有确定的战略部队予以保证。

其次，战争扩充体系不完善。国家加入战争的行动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投入战场作战的军队，也是逐步增加的，加之减员部队的补充、新增部队的组建、各种军需物资的调集利用，都需要有坚强、完善的扩充体系作后盾。

但由于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始终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因而，根本不存在在战略上准备好了再打这样一种状态，这就使得整个战争扩充体系从一开始就带有先天缺陷。淞沪会战中，经反复增兵，最后参战的部队达 73 个师之多，其中相当部分部队（主要是地方军队）都是匆忙中调集而来，战场上临时补充的士兵，基本上都未经过正规、严格的训练，有些甚至连枪都未放过。其战斗力及投入战场后的作用，可想而知。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全国总动员及战时军队指挥体系，更是迟至 8 月 15 日至 20 日才得以实施和建立。日本军队在 1937 年初，共有 17 个陆军师团及大量海、空部队，淞沪战争爆发第三天，即以 3 个师团的精锐部队为基组成上海派遣军，增援淞沪战场。到 1937 年底时，日本全国共动员了 24 个师团，会战结束时，位于京、沪、杭一带的日本军队即达 11 个师团之多，外加强悍的海军第 1、第 3、第 4 舰队及海军航空兵主力部队。会战中，中国海、空军基本没有得到有效补充，会战尚未结束，即损失殆尽，中止了在该战场的行动。

再次，军队训练不足。中国参战部队在战前，大部分未受过严格训练。即使主力部队，所受的训练亦有限，况且德式训练机制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军队的实情，所以训练效果不够理想。这些弱点，在各级指挥机关组织指挥、临机处置，尤其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实践中，暴露无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军队指挥员专业技术的培训与诸军、兵种的合成作战训练，近乎空白。各自为战的状态和专业技术技能的欠缺，在战场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如，8 月 14 日，空军奉命于凌晨发起攻击，而地面部队则迟至午后 3 时才开始进攻。战役初期的攻坚战中，面对日军的坚固堡垒，攻击部队的指挥员，则不晓得用火炮直接瞄准实施射击，至于弱小的坦克部队所遭到的厄运，则更是平时缺乏训练所致。第一线作战部队是这样，后续补充部队更是如此。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战役的空前激烈无可避免；从战争学习战争，不仅残酷异常，而且也势必要以局部的失利作代价。

最后，物质技术保障缺乏。战争既是精神与意志的较量，更是物质与技术的拼搏。再完善、精良的部队，没有持续不断的、及时有效的作战物资与技术作保障，其战斗力都无从发挥。从这一方面讲，30 年代的中国，基本不具备支持一场反抗强敌的大规模军事战略行动所需要的全部物质、技术条件。经济贫困，国力不足，生产力低下，尤其是钢铁、机械、化工、光学仪器制造等方面的薄弱，使中国无法生产先进的武器装备，有限的财政收入，亦不可能大批量购买军需物资，作战部队的损耗，尤其是舰艇、飞机、战炮和坦克，不可能及时得到补充，更谈不到在部队普遍应用新型的军事工程技术。

除此以外，军队的作战准备上还存在着许多不足，比如，海军未能事先于长江、黄浦江布雷设防，致使日本军舰轻易进入沿海、沿江，对整个战线造成了严重威胁；既设国防工事线忽视了京、杭国道方面，给日军造成可乘之机，既成之国防工事，设施不全，准备不足，难为实战所用等。

日军的战争准备主要是通过加强据点工事，大量储备军需物资，以及“七七”事变后，增派海军陆战队登陆等途径实施的。战役开始后，其初期兵力凭借坚固工事，有效地阻遏了中国军队的攻势，坚持到了援兵到达。

## 二、兵力投入

战争的主体是军队，作战任务必需依靠军队来完成。因而在战役和战斗中投入实现作战目标所需的兵力，是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兵力投



入的理论，历来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但无论是拿破仑、库图佐夫，还是鲁登道夫、施利芬和小毛奇，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依据敌我双方的态势及各次战役的目的，以及作战的外部条件（包括地理、天候等），确定投入兵力的形式和方法。淞沪会战中敌我双方的力量呈现出变与不变交织的状态，在总军力上，中国军队始终居于劣势，在战役初期及其后的一定阶段，日本军队居于劣势。军力对比的逆转，是在中、日双方投入兵力的过程中出现的。

战争初期，中、日双方都投入了陆、海、空军部队。但中国海军的纯防御态势，未能对战役产生重大影响，空军的攻击行动也未能给地面部队以更多更长久的支援。日本军队的海、空军明显居于优势。地面战斗中，中国军队以3个师1个旅强的兵力，攻击总数约15000人的分散固守据点的日本军队，数量上虽占有一定优势，却未能达到战役目的。8月18日以后，中国不断投入新的兵力，然始终未能形成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8月19日以后，分批抵达的日本援兵，不仅再次打破了中国军队逐次投入兵力所形成的优势，而且破坏了中国组建第15、第21集团军以实现战役企图的预期战略构想。待到日军第二次大规模增援淞沪战场时，颓势已无法扭转。

纵观中日双方投入兵力的过程，明显存在着3个问题：

其一，初期兵力投入方向。战役初期兵力的投入，当以实现战役目的的需要为依据。中国军队进攻战之初，旨在令歼固守据点的日本军队，因此，必须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日军增兵途中的3至5天）内，一举取得成功，如其不然，日军援兵抵达，必然会破坏初期战役的全盘战略。鉴于此，中国集中主力持续攻击日军驻沪部队指挥中心——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但这恰恰是日军防守最坚固的方向。在缺少特殊作战手段（如坦克、重炮以及接近爆破技术等）的情况下，中国步兵无法攻克敌据点，亦未能及时投入重兵（如动用长江沿岸和杭州湾北岸守备部队）于该攻击方面，徒然消耗了宝贵的时间。8月20日，中国军队攻击重点改向汇山码头，谋求中央贯穿，分割包围敌军，当已接近目标时，日军援兵已达战区，给中国军队侧背造成直接威胁，中国军队不得已而放弃进攻，随之整个阵线改取守势，丧失了克敌制胜的有利时机。孙子曰：“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就此而言，初期投入兵力不足和主攻方向选择不当，是导致中国军队初期作战失利的直接原因。

其二，后续兵力投入方式。中国军队逐次投入后援部队于正面作战地域，起到了补充军力，牵制日军，消耗敌方的作用，但始终未能形成具有战略突击力量的作战集群，因而对敌构不成严重威胁。逐次投入的结果，是逐次消耗，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战役的形势。日军大规模增兵战场的行动只有两次，但因其力量集中，投入方向分别在南、北、中3个方向，形成的包围态势，打破了中国军队的作战方略，并且乘虚而入，迫使中国军队转变企图，逐步后退。

其三，预备兵力的设置。预备兵力，对于任何一次战役（无论是进攻，或者防御战）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恰恰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中国军队犯了致命的错误。在长达3个多月的战役进程中，除各参战部队留置少量预备兵力外，整个战区始终未设置战略预备队，不仅不能扩张战果，而且无法应付突发事件。事实证明，仅靠战斗力参差的后续援兵，是难以完成支援、稳定战场的战略任务的，何况逐次到达之援兵，均被用于填补空缺或阻敌进攻，未能发挥有力作用。到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时，战区没有可供调用的预备队，只好以刚刚抵达的3个师仓促应战，结果被日军一举突破防线，

直趋松江，对苏州河南岸中国军队形成夹击包围态势，导致了防线的失守和部队的溃退。

### 三、防御作战

如前所述，在淞沪会战全盘战略上，中国军队居防御地位，而在该战役中的主要作战阶段内，中国军队亦多取防守态势。战略防御的目的是，扼守主要作战地域，阻止敌军接近国家最重要的中心和地区，在防守中消耗并削弱敌人力量，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就此而言，中国军队的作战行动，于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战略防御的目的。但其缺陷与失误仍很明显。

姿态消极，指导不力。整个防御作战，基本以阵地战为主，消极、被动地阻击敌之进攻。因淞沪战场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地面工事构筑不易，给防御作战增加了难度。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数十万大军，既未作纵深梯次配置，又未实施战役机动，加之一线部队过分靠近海岸及江岸，长时期遭受日军舰炮袭击，徒然增加了兵员伤亡。8月23日以后，中国各部队即被日军紧紧咬住无法脱身，往往为一城一地之得失，浴血相拼，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受到极大限制，无力改变战场局势。仅有的一次主动进击，因组织指挥不力而失利，此后，再未能有转机。从拱卫南京的战略目的出发，当战事呈胶着状态之际，即在正面牵制敌主力的同时，组织部队迂回机动，实施内外线运动作战，并辅以有力的战役反攻和局部进攻，虽不致全歼敌军，但至少可以改变敌我态势，减少自身伤亡。不顾一切的硬拼死守，违背了保存实力的作战原则，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退守失时，贻误战机。防御作战中，一线阵地的固守是重要的，必须的，但并不是唯一的，不可变的。战争实践证明，适时的退却不仅是防御作战的有效补充形式，而且是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保存实力的积极措施。大兵团作战条件下，易于集中众多威力强大的攻击武器，防御一方也易于因此而遭受重创；同时，绵亘的防御正面时刻存有薄弱点之虞，一旦正面防线被突破，不及增援拒阻之时，极有可能引起整个阵线的崩溃。所以，当退之时而不退，实为不智。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围攻战失败，改取守势后，日军全力向蕴藻浜地区冲击，企图分割包围中国军队中央作战军。此时中国军队未以后续部队占领苏州河南岸阵地，掩护第一线部队转移，继续阻止敌军，而将之投入蕴藻浜战线，与敌苦争多日，机会丧失，待第9集团军等部败退至苏州河南岸时，阵地已朝不保夕，且左翼作战军亦被逼退。至敌于杭州湾北岸登陆时，中国军队理应迅即向吴福线转移。由11月7日至10日，因国民政府仍寄希望于国联调停，乃命部队死守，等战区部队全线退却时，已延误了整整4天。吴子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犹豫不定，在政治上，有时并非没有道理，但在军事战略上，其危害则是极其深重的。此期间，部分部队已接到转移命令，开始行动，继续固守在事实上已不可能，全线的溃退，不仅造成了部队的重大损失，而且无法立足吴福线，使日军直由淞沪追击到南京外围。

有御无备，防守无为。战略防御以守为要。按照预期战役计划及战役发展进程，预先做好逐次抵御的各项准备，是军事战略必不可缺的。在这一方面，第3战区的作战部署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矛盾性；事实上进行着一场防御战，但在具体战役部署上却又未作任何实质性的防御安排。首先是未留置战略预备队，其次是吴福、锡澄、乍嘉三道永备国防工事线未留部队防守，不仅部分未竟工程无人完善，到部队撤退至该线时，连门都打不开，预定至

战时再沟通的工事堑壕，甚至未曾动工。耗费巨资修建的工事，派不上用场。通常情况下，防御作战离不开既设阵地，逐次抵抗，即意味着逐步退却防御。从战略上讲，既设国防工事线对保卫南京的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设若战役初期的作战企图是一举歼灭驻沪日军，而以完善及守卫工事线为不必要的话，那么至少到8月23日以后，即日军大规模增兵淞沪，上海市区战线外移时，当应开始准备，然在长达2个多月的时间内，竟然无人想到此事，真乃匪夷所思。三道国防工事线被日军越过之日，亦即淞沪会战结束之时。

#### 四、指挥体制

军队的作战活动，离不开一定指挥体制的领导。战争的实践表明，只有全面地考虑准备与进行战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实事求是地估计敌人的能力与行动，并动员国家和军队的全部力量去战胜敌人，才能在战争中正确地领导军队。战时军队领导体制，应力求使领导的形式和方法最大限度地适应战争的性质，力求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达到统一，并且符合精干、高效的原则。

淞沪会战，在中国方面，是一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会战爆发之际，正值日军吞噬华北，逐步南侵之时，全民抗战的高潮已经到来。适应领导军队正面抗战的需要，8月15日军事委员会（即最高统帅部）颁布了中国军队战斗序列，京、沪、杭地区为第3战区，随之，将战区正面部队分为左翼、右翼和中央3个作战军，辅以特别地区的守备区，建制集团军、军、师、旅、团，形成了领导军队的战时指挥体制。当增援部队陆续抵达战区，参加各作战方向后，战区部队编成逐步扩大。在这一过程中，部队调动频繁，配置不定，给作战指挥带来的困难，大兵团作战之大忌随之出现，一是越级指挥。司令长官冯玉祥抵达战区时，张发奎询问他，配属一线的一个炮兵连哪里去了，冯玉祥说他不知道。最后才查明，原来被最高统帅部调到左翼去了。战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隔着战区、集团军、军、师、旅、团，直接调动一个连的兵力，而各级指挥官都不知道，这种情况，在平时是不可想象的，在战时，只会造成组织指挥的失度与紊乱，此种现象，在各部队中，屡有发生。二是编制不一，机构重迭。会战之初，战区下辖集团军、师、旅、团，后在一些部队又增设了军，9月中旬以后，又设置了军团。机构膨胀，叠床架屋，职责不明，命令、指示及报告，层层递转，费时费力，于作战有损无益。三是因人设职。作战部队的编制及指挥职务，本应按战时条律法规、投入兵力及组织指挥部队的实际需要来设定。但第3战区于战事进行中，不顾客观实情，以论资排名、平衡照顾、奖励军功等为理由，虚设编制，虚提职务。设置的一些军，只辖一个师，军长亦即师长。许多部队，编制很大，实辖兵员极少。皆大欢喜的虚假现象，是不会对作战产生实际效益的。四是指挥体制调整不及时。战争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在杀伤敌方的同时，自己也会造成伤亡。当减员严重，或补充不及时时，适度裁撤一些编制，或合并一些部队，可保证对部队的集中统一指挥。第3战区在战斗过程中，部队伤亡极其惨重，一个师、一个团剩余几百人、百十人的情况时有发生，但部队编制基本未予调整。大编制，小部队、既难当大任，又无法小用，上、下各级均感为难。会战中期，设立了3个作战军，至部队退守苏州河南岸时，中央作战军被撤销。此后，部队实施战略退却，混乱无序，战区亦未及时调整指挥体系，左、右翼作战军一直保留到会战结束。此时的指挥系统，实际上已不存在。

## 五、战略构想

淞沪会战是截至当时，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史上最宏大的一次战争行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不仅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而且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全局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后来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斗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37年时，日本军队已占领东北，侵入华北，且图谋南下威胁国民政府使之投降，由此霸占全中国。在战略态势上，一方面，侵入中华腹地的日本军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战略企图；另一方面，中国军队的实际力量亦无可能在短期内驱逐日寇出中国。长期战争无可避免。唯能实现的就是分散、牵制日军作战部队，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及军需物资，在持久作战中，逐步改变敌我态势，等待有利时机，实施战略反攻。

持久作战、消耗敌军的战略，首先在地位重要而日军力量较为薄弱的淞沪战场开始。按照这一构想，淞沪战区部队，以巩固南京，保有经济要地为直接目的，同日军展开了战斗。经过进攻、防御及退却等一系列作战，给日本军队以沉重打击，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重创了日军海、空部队，迫使其由华北、青岛及本土调集主力增援华东，因此破坏了日军的战略企图，尤其是打破了其“速决战”的战略构想，粉碎了日本帝国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这次会战，就战役本身的结果讲，中国军队是失败了；但就此次战役配合全国抗战的整体战略构想讲，中国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再就淞沪会战的军事战略看，一方面，虽然中国军队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超常发挥了人的能动作用，以低劣的装备和大无畏的勇敢精神，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全国抗战准备赢得了时间，为此可说，淞沪会战达成了预期的战略构想。另一方面，战略战术及其指导上的若干不当，加重了中国军队在该战场的损失，削弱了应有的作战能力，缩短了战区抗御日军的时间，打消了歼灭部分、重创余部日军以至取得局部胜利的可能，不仅使“巩固首都，保有经济要地”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且由于战场部队的溃退，直接影响了南京保卫战的进行。

日本军队方面，虽奉行“速战速决”的方针，但在战役初期，企图不扩大战事，以驻沪有限部队歼灭中国围攻部队，未达目的后，逐渐增兵，以致战事持续3个月之久。故其在全盘战略上，已属失利，且企图以增援部队围击中国军队，歼其主力的构想亦未实现，“速决战”的目的因之落空。但其通过激烈、顽强的战斗，给中国军队以重创，迫使中国军队退出淞沪地区，而且在进攻过程中，开通了侵袭南京的途径，随着淞沪会战的结束，及时将攻击目标指向南京，给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威胁。日本军方谋划已久的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日本军队在淞沪战场所取得的最大战略性成果。

已逾半个世纪的淞沪会战，在中国的战争史上，始终有着灿烂的一页，但其沉痛的血的教训，也一代一代地铭记在中国人的心头。

## 第二部 敌后烽火——百团大战

刘泰著

### 主要人物表

朱 德 八路军总司令  
彭德怀 八路军副总司令  
左 权 八路军副参谋长  
刘伯承 八路军 129 师师长  
邓小平 八路军 129 师政委  
李 达 八路军 129 师参谋长  
陈 赓 八路军 129 师 386 旅旅长  
周希汉 八路军 129 师 386 旅参谋长  
聂荣臻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聂鹤亭 晋察冀军区参谋长  
杨成武 晋察冀军区第 1 军分区司令员  
郭天民 晋察冀军区第 2 军分区司令员  
贺 龙 八路军 120 师师长  
关向应 八路军 120 师政委  
张宗逊 八路军 120 师 358 旅旅长

多田骏 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 大将  
筱冢义男 日本华北派遣军第 1 军司令 中将  
冈村宁次 日本华北派遣军新任司令 大将  
水原义重 日军第 8 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 少将  
片山省太郎 日军第 4 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 中将  
人见与一 日军第 2 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 中将

### 引 子

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妄想通过武力逼迫国民政府就范的计划失败后，日本政府转而采取了“军事打击为辅，政治打击为主”的策略。于是，在日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的同时，其作战重心也从正面战场转向了占领区。为缓和人力、物力不足的矛盾，日军被迫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调整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并将主要兵力转移到占领区，以确保“后院”的稳定。

八路军完成配合国民党正面作战的任务后，转入了敌后游击战争，在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展武装力量，极大地打击了日军。正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八路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敌后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是交通战。

交通线是日军的命脉。在华北敌后围绕交通进行的斗争，构成了华北抗战的主旋律。

八路军转入敌后抗战后，就开始了对日军交通线的破袭战。1938年2月、4月、7月晋察冀军区对平汉线等重要交通线连续发动了三次破袭，1939年12月129师发动了邯长路破袭战役。在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上半年近一年的时间里，晋冀豫军区全部斗争的60%是交通战。

八路军的行动，对被日军视为生命线的交通线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日军并未善罢甘休。

经过一段时间“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进入1940年后，日军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修成石家庄至南宫、内邱至钜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和许多支线，把冀南根据地也分割成了很多小块。同时，日军还在平汉线西侧积极增筑据点和公路，严密封锁太行、冀南间的交通，妄想缩小八路军的的活动范围。在太行、太岳山区抢修白晋和临（汾）邯（郸）铁路，妄图将太行、太岳区分割开来。

刘伯承曾将日军的新招术比喻为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日军在华北展开的大规模的筑路行动，不仅仅含有军事意义，而且包括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意义。

日军是以战略眼光来组织和进行华北这场交通战的。

不打破“囚笼”，八路军就无法生存。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历史进入1940年后，围绕着“路”，斗争的双方又展开了新的较量。

1940年的秋天，是一个震惊中外、令华北地区侵华日军胆战心惊、坐卧不安的多事之秋。

是年8月，八路军为打破日军对占领区的封锁，制止国民党内部的投降逆流，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热情，发动了以破袭交通线为目的的百团大战。战役历时两个多月，共进行大小战役1800百多次，毙伤日伪军2万多人，破坏铁路470多公里，使正太铁路中断一个多月，是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20日至9月10日，以破袭铁路为目标；第二阶段从9月20日至10月20日，以拔除铁路两侧据点为目标。第二阶段任务完成后，八路军又与敌进行了长时期的“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战史上辉煌的一章，它表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不仅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而且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第一章 序曲

### 地图上的“蜘蛛网”

已近午夜的王家峪，村子里一片寂静，只有一户姓张的农家小院里仍然亮着灯。灯下的两个人时而交谈，时而沉思，使屋子里的气氛显得略略有些沉闷。

这是1940年早春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总部由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移驻西南10公里处的王家峪已经有四个多月了。自从开赴敌后，由于战争的需要和生活条件的限制，八路军总部的移动已经是常事了。因为王家峪村子小，一共上百户人家，几百人，所以只有总部首长和司令部驻在王家峪，北方局则驻在前王家峪，野战政治部驻下合村，总供给部驻西堡村，砖壁村则只剩下了一些留守人员。王家峪位于山西省武乡县东部山区。与砖壁村一样，王家峪也是山区中比较富裕的村子之一。亮着灯的小院里，住着八路军的最高领导。此时，八路军的总司令和副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二人正在作战室里讨论着近期的形势。

朱、彭二人是共同战斗多年的老战友。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和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汇集于井冈山，共同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实践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先驱者。1929年1月，湘赣敌军大兵压境，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大部突围下山，彭德怀深明大义，顾全大局，带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井冈山失守后，彭德怀带领部队冲破敌人的封锁，于4月到达瑞金，和毛泽东、朱德重新会师。

自从左权走后，他们俩人的担子就更重了。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参谋长。2月初成立八路军第2纵队，为加强领导力量，总部派左权兼任第2纵队司令员。命令下达后，左权就前往平顺县上任了。

作战室里正对屋门处一张华北地图占满了整个墙壁，地图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道道黑色的粗线、细线。粗线代表着铁路，细线代表着公路。粗线与细线密密麻麻，经纬相连，像一张巨大的网覆盖在地图上。在军用地图上，交通网络占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往往用醒目的黑色来标识。现在这些醒目的黑线所编织成的巨网，像是正等待着猎物，给人以十分压抑的感觉。特别是刚刚加上去的几条粗线、细线，更加重了朱、彭二人心头的沉重。

由于在军力对比上八路军居于劣势，因而避实击虚，出其不意打击日军软腹部的战法也就应运而生。

日军的软中之软是交通线。以少量的兵力去占领广大的区域，以不足的兵力去对付打不尽、杀不绝的敌后武装，是因为有了公路和铁路。交通线是日军的命脉。在华北敌后围绕交通进行的斗争，构成了华北抗战的一个主旋律。

八路军完成配合国民党军正面作战而转入敌后抗战后，就开始了对日军交通线的破袭战。1938年2月、4月、7月晋察冀军区对平汉线等重要交通线连续发动了三次破袭，1939年12月129师发动了邯长路破袭战役。八路军的行动，对日军视为生命线的交通线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八路军的不断打击下，日军又想出了新的招术。

1939年底，一份由冀中军区呈报的密电引起了朱德、彭德怀的高度重

视。这份由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上报总部的电报中说：“敌最近修路的目的同过去不同。”

从我们所知道的通常意义上的路来看，日军修的已经不应叫路了，它很像中国古代的长城。有些老八路管它叫“钢铁封锁线”，倒是既易懂，又准确。我们仍然暂且用路来称呼它，这种路“比地面高出五尺，两旁沟深八尺到一丈，沟底宽六尺，沟面一丈六”，实际上用现代几何学的概念来描述，就是路旁边还挖有一个状若梯形的大沟。

日军在这种路上相隔不远就建一个碉堡，又像是古长城上隔不远就出现一个的烽火台。在整个华北，日军修筑了5000余公里的铁路、3万余公里的公路，3000余个据点。

日军在“织网”。华北即将被“巨网”覆盖。

一个想法、一个撕破“巨网”的想法，在朱德、彭德怀的脑子里逐渐成熟起来。

### 一个迟迟未发出的命令

朱德、彭德怀的想法被“打狼”的任务给耽搁了。

战士们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前门打虎，后门还要拒狼。在前面要和小日本周旋，背后还要防着国军的黑枪。

现在八路军已经有权力发火了。挺进敌后的初期，八路军只有3万多人。别说日本人不把八路放在眼里，国军也不把八路当回事。“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所以敢点头同意与共产党联合，也并没有把共产党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大概充其量是让共产党多“苟延残喘”几天。但蒋介石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共产党放入敌后，让他们混入老百姓中间，恰如放虎归山，送龙入海。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群众，发展力量，打击日军，到了1940年，不知不觉中已经发展到了40万人，又经过了整军运动，给国军点颜色看看，已不是难事。

八路军之所以憋着火，是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首先搁置国共之争，共同完成抗日的大业。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和今天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的关系上要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思想异曲同工。但蒋介石不想再搁置了。八路军的力量已经使他寝食难安，再搁置下去，恐怕就养虎为患了。他已经沉不住气了，他要寻找合适的机会向共产党下手。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不仔细琢磨还难以理解的新的斗争——“磨擦”与反“磨擦”。所谓“磨擦”顾名思义就是没有全力以赴地去打，但又充满了敌意，既包含着挑衅，又有试探对方的意图。总之，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它的复杂表现在一方与另一方对峙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当国共“磨擦”时，日本鬼子正站在旁边虎视眈眈，稍有不慎，日本鬼子就会扑上来，大打出手。这种情况在双方身上都发生过。国共在石家庄以西娘子关发生“磨擦”时，日军从石家庄出发，从背后打了国民党一下子；当八路军准备打国民党“磨擦”急先锋石友三时，日军又从八路军背后袭来，使石友三溜掉了，每次出现这种情况，被打的一方都要指责对方勾结日本人。这种情况确实有，但绝不是八路军，而是国民党军。这只是其一。



它的复杂还表现在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如何利用矛盾，打一个，挟一个，看一个，则是最体现斗争技巧的，要做到毛泽东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是不容易的。

八路军却干得很出色。

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军、中央军打日本虽本事不大，但对搞“磨擦”却个个在行。在打退了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磨擦”之后，国民党中央军庞炳勋、朱怀冰、石友三等部自南而北，与日军自北而南的“扫荡”相配合，又要和八路军发生新的“磨擦”。

“磨擦”是来自“友军”的“动作”，“扫荡”是来自敌人的威胁，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八路军正成为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时，谁又能说来自“友军”的“磨擦”不是另一种“扫荡”？

“擒贼先擒王”、“打蛇要打在七寸处”，这些古老的谚语早已深深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朱德、彭德怀及其他军区领导人一起研究了国民党军这次行动的“王”和“七寸”。他们认为，打垮“磨擦”专家朱怀冰，就是擒住了“王”、打在了“七寸”上。这是八路军敌后抗战以来，第一次和武器精良的中央军交锋。

一向果断、坚决的彭德怀说：“就收拾这个‘磨擦’专家。”

朱德又补充了一个意见，“由小平同志来干”，到时候好说话。

“由小平同志来干”，这是策略和艺术的体现。国民党的“磨擦”战是只打不说，只见前台人物不见幕后指挥。八路军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打垮了朱怀冰后，击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极大地改善了华北抗战的局面。对此，八路军总部没有声张。朱德说：“他们不作声，我们也不作声。他们打了败仗不作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

在胜利面前保持这样的“平常心”是一种策略，是一种高超的斗争技巧。

人总是这样，一件事的发生可以暂时忘记另一件事。当朱德、彭德怀关注着反“磨擦”战斗时，地图上的“蜘蛛网”在他们眼里暂时消失了，他们全神贯注于打“磨擦”专家。当反“磨擦”胜利后，就如同重新调整了照相机的焦距一样，“蜘蛛网”又清晰起来。

不将这张网撕碎，八路军就没办法活动，就会最终成为网中之鱼。

朱、彭二人站在地图前的时间越来越多，两人的看法越来越趋一致：一定要搞一次大的交通破袭战。

彭德怀：“战役发起时间可以定在4月1日，全面发起对几个区内交通线的破击。”

朱德：“好。我们后门刚刚把狼打跑，正好腾出手来在前门打虎。”

4月1日，一个即将刮起风暴的日子。

1938年到1940年这两年多的时间，是毛泽东文章最丰产的时期。这些文章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不仅探讨了军事问题，而且讨论了哲学问题。其理论性和系统性及其哲学内涵是远非其它时期的文章可比，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其中《论持久战》即使在西方军事界也被认为是经典著作。有人还将此阶段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鼎盛时期。

著有《毛泽东》一书的美国作家施拉姆认为毛泽东著作丰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延安远离前方、局势稳定，使毛泽东有较多的闲暇时间。

但毛泽东却从来没有感到过闲暇。树欲静而风不止。

抗日方针一经提出，毛泽东首先就要和自己身边的同志争论一番。

在山沟里被国民党围追堵截了将近十年同时也游击了将近十年的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就出现了不愿戴“青天白日”的现象。有一部分战士心中不理解，和国民党打了将近十年，有多少好战友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至今仇未报、恨未雪，可突然间国民党军成了友军，他们不理解。

也有一部分战士本以为穿上新军装，拿起新武器后，蛮可以在战场上威风一番，从此也显出做军人的荣誉感，但现在却要去敌后打游击，他们也不理解。解放后，很多人撰写回忆录时提到，当时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渴望打些大仗，渴望在战斗中成为英雄，渴望因为自己而使自己的亲人在家乡父老面前抬起头来，即使是回家相亲也会容易得多。

所以，当“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被提出后，前半句话和后半句话都引起了议论。经过做工作后问题就主要集中在后半句上。毛泽东认为：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在山地”。

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则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而即将开赴前线的彭德怀一开始并不完全赞成毛泽东所提出的“山地游击战”。他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相比，运动战将会少一些，但要调动敌人，打击敌人、发动群众，运动战和游击战是密不可分的。

方针的形成并不像后来所讲是一锤定音的。有争论并可以争论恰恰是当时产生正确方针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可以争论再加之赋予前线指挥员“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之”的权利，便有了后来我们所知的一个一个的胜仗和一个一个正确的方针。

讨论的结果，集中为三种意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后来被确定为八路军战略方针；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

由于彭德怀在前线具有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和他反复多次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彭德怀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但他还是在毛泽东的主张里加进了他自己的想法。彭德怀后来写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八路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洛川会议这一原则指示是正确的。我在洛川会议是同意这一方针，可是‘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老记得这一句。”但还是出现了“在一个时期中、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概念主次不分的混淆起来”的情况。

毛泽东不愧为站在高山之巅的一个巨人。他的目光越过巍巍宝塔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未来，看到了我党抗日与发展的双重任务。

此后，一封一封的电报从延安的窑洞飞向八路军总部。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出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相隔不到十天，于9月21日，又给彭德怀发出一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电报，又相距不到十天，于9月29日又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出了“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方针”的电报。

如此的不厌其烦表明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极度重视，他深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八路军除少量留守延安外，全部出动也只有3万多人。歼敌

1000，自伤 800，这种赔本的事毛泽东是不干的。

毛泽东坚信，豺狼终究是豺狼。他对现在的合作者、原来的老对手蒋介石是太了解了。国民党连挖他祖坟的事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不能干。如果放弃了“独立自主”，如果任蒋介石调遣，则蒋介石一定会将八路军迅速地拼光、耗光，以此圆他因“西安事变”而不得不终止的梦。

毛泽东希望将士们理解这些。

他更希望远在敌后的朱德、彭德怀理解这些。

4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到朱、彭发动交通大破袭战的电报时，他正在吃午饭。接到电报后，他把筷子放下，背着手走到窑洞外，他要一个人静静地思考一下。

从毛泽东几天前起草的几封电报中应该能够“读”出他当时的想法。

在一封《关于目前宜巩固华北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的指示》的电报中，毛泽东指出发展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也就是要将注意力南移，这封电报发于1940年3月19日，3月21日中央又发出了一封由毛泽东拟稿的电报，电文中提及，应采用一切手段“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并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这个”指的是华中抗日根据地。3月29日在一封《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华中军事策略的指示》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之危境。”“顽方在华北磨擦受到严重失败后、加之我又增兵陇海路南，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而且毛泽东对“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的事项进行了安排。预计在三个月内分三批将4万至5万人派至华中。

从中央到毛泽东看来已经决定将下一步工作的重心移至华中，而不希望在华北有大的动作。

于是毛泽东的一封急电在第二天——4月2日发给了彭德怀。

“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目前对我最威胁的是绥德、皖东两点。”

大破袭计划暂时搁置。各部队改为分散活动。

彭德怀站在地图前，两眼紧盯着地图上纵横交错如蜘蛛网般的铁路、公路网，在沉思着。

这是1940年4月末的一天，彭德怀在等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人的到来。

彭德怀的目光似乎透过地图，看到了华北平原上根据地军民如火如荼的斗争，看到了“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他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

和他一起指挥作战的总司令朱德前几天赴洛阳与卫立煌谈判停止国共“磨擦”，之后即经西安返回延安。虽说彭德怀身经百战，但这样一位与自己共同战斗多年的老战友离去，他还真有些舍不得。

彭德怀将目光从地图上移开，信步走出了庭院。山区的春天似要到得晚些，虽已四月，仍觉寒意，正如古诗中所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看到周围新栽的小树，又令他回想起总司令临走那天和大家一起植树的情景，彭德怀想到，正是因为我们和人民的这种鱼水情，才使得我们能够敌占区内行动自如，才使日寇对八路军无可奈何。但是，自从敌人拼命地抢修道路，对我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以来，根据地的形势又变得严峻起来，刚想到这里，一声“报告”打断了他的思路。

“报告，刘师长、邓政委他们到了。”通讯员报告后站到了一边。刘、邓等人进到院子里坐下后，彭德怀说：“今天把你们请来，是为了共同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近期敌我斗争的焦点，是在交通线上。对敌交通线展开破袭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有同感，纷纷议论起来。

邓小平：“交通斗争已经成为我军同日军进行军事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区全部斗争的60%是交通战。日军在大行、太岳山区，抢修白晋和临（汾）邯（郸）铁路，妄图将我太行、太岳区分割开来。”

聂荣臻：“今年以来，日军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修成石家庄至南宫、内邱至矩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和许多支线，把我冀南根据地也分割成了很多小块。同时，日军还在我平汉线西侧积极增筑据点和公路，严密封锁我太行、冀南间的交通，妄想缩小我军的活动范围。”

刘伯承：“日军现在加紧抢修道路，在平汉、津浦两侧挖沟，这些实在不单纯含有军事意义，而且包括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严重意义。因此敌人是以战略眼光来组织它的交通。在军事上说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敌人方面铁路乃是它的大运兵线，公路乃是它的小运兵线，据点乃是它的兵站。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彭德怀接着说道：“敌人要筑路，要利用交通线达到快速调兵遣将的目的，从而把我们根据地分割成一个小块。同时在铁路、公路两侧修建了很多据点，使我们很难接近。现在的形势用老百姓的话来形容就是‘出门上公路，抬头见炮楼’。铁路、公路就像是一根根绳子捆住了根据地。不破坏敌人的道路，我们自己就无法活动，就难以在被动中争取主动。”

386旅旅长陈赓提出：“正太铁路我们搞了它好多次了，这次大家集中力量先把它给搞掉，如何？”

聂荣臻想了想说：“要彻底打掉嘛，目前还不可能，打掉了它还会修起来的。不过，打断它一个时期也是有利的。我们还是来听听彭老总的意见。”

彭德怀这时打开行军地图，指着正太路说：“我和朱老总一直在考虑，由伯承和荣臻再次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大路来个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行区的联系。”

彭德怀的话使谈话热烈起来。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初步拟定了对正太铁路进行大破袭的计划。

从此，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室里多了一张正太铁路地形图。

## 从东京到北平

日本是一个岛国，地域狭小，物产匮乏。日本为称霸东亚，必须先找到一个基地，供给日本物资，使日本能够以战养战。而地大物博、落后混乱的中国正符合日本的“胃口”，所以日本首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并将这一战略命名为“中间突破，后攻两头”的战略。所谓“中间突破”，也就是首先占领中国；“后攻两头”，则为在占领中国之后，再北攻苏联，南霸太平洋。

这一战略的第一步无疑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从历史上看，日本就没停止过动中国的脑筋。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就

更将“中间突破，后攻两头”的战略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向其自身的毁灭跨进了一步。

随着德国在欧洲战场上频频得手，日本更加紧锣密鼓地推行扩张战略，以实现称霸东方的帝国梦。

欧战爆发后，英国孤撑西欧战局，无暇东顾。美国二三十年代经济发展迅速，是一个新兴的帝国，在战争初期，虽然对日本的亚洲政策甚为不满，也只是在经济上、外交上有些“小动作”而已，并未使日本人产生真正的后顾之忧。

日本认为时机已到。

为把左、右两只手更加有力地打出去，日本迫切需要坐稳屁股，也就是迫切需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但参加了侵华战争的日军将领都清楚地知道，要完成对中国的占领谈何容易。日军从卢沟桥开始，由北到南，由东到西，攻太原，打上海，占南京，终于在武汉会战时达到了进攻的高潮。高潮的到来，也同时意味着高潮的过去。武汉会战中，日军动用了40万军队，其中有10多个主力师，中国参战兵力100多万人，并包含80多个精锐师。会战中，日军伤亡5万多人，是历次会战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至此，日军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在战争初期参谋本部要在三四月内征服中国，至迟要在一年内征服中国的计划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日本的将军、大臣们所犯的一个战略性错误是，他们的眼睛只盯在了军力的对比上，仅仅从军力对比上来看，占领中国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只是他们全然没有意识到，挡注日军去路的，绝不仅仅是军队，还有四亿五千万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

硬的不行，来软的；软的不行，则软硬兼施，多管齐下。

就在彭德怀酝酿正太破袭战役的同时，日蒋间正在进行着代号为“桐工作”的和谈。

中国派遣军高参今井武夫早在1939年初就力主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中国事变”。

今井武夫对中国战场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他对日方部分人士认为可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是不屑一顾的。他认为，日方部分人士幻想只经过一两回合，就可使中国军队订立城下之盟，犹如白日做梦一般。国民有些急躁还情有可原，但日本政府有时也表现得相当急躁。

这种急躁从日本政府的几次声明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人们都还记得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溢于言表的轻蔑和狂妄。当1937年12月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议和失败后，近卫政府恼羞成怒，扯下了原来遮羞的面纱，赤裸裸地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意欲另外扶植伪政权，妄图以此来迫使蒋介石投降。攻陷武汉后，不仅战争的进程远远超出日本政府的预料，人力、物力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且中国人民的反抗烈火越烧越旺，中国国民政府也没有屈服。

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有限的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反之，拥有4亿人口作为后盾的中国军，却作出不懈的努力，进行无限的补充，逐渐恢复了战斗力。

今井武夫看到了以日本的“有限”对中国的“无限”潜藏着的危机。当然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得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得出的结论。

日本政府也逐渐看到了这种危机。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军事打击之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变军事打击为主为以政治诱降为主。

这时日本的政策则像夏日的天气说变就变。

因此，妄想通过武力逼迫国民政府就范的计划失败后，就转而采取“军事打击为辅、政治打击为主”的策略。于是，在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并于同年12月22日又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在这两次声明中，近卫政府要求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共同建立东亚新秩序。同时，参谋本部对军事部署进行了调整。为缓和人力、物力不足的矛盾，被迫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调整为战略持久战，将主要兵力转移到占领区，以确保“后院”的稳定。1938年11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的《陆军作战纲要》中就明确了确保华中地区的现有占领地的方针。从这个《纲要》中可以看出，日军已经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重心已从正面战场转向占领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同蒋介石开始了代号为“桐工作”的和谈。

今井武夫是中国派遣军的一个高级特务。在进行“桐工作”之前，他就曾专门从事与汪精卫的联络工作。汪精卫的伪政权成立后，因为工作卓有成效，今井武夫又在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支持下从事与蒋介石谈判的“桐工作”。

谈判的对手是宋子文的胞弟、宋美龄的胞兄宋子良。

1939年秋，今井武夫同日本名义上的驻香港武官铃木中佐经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提出要会见宋子良。宋氏二兄弟虽是蒋的皇亲国戚，但有时与蒋介石政府互不相容，他们没有与国民政府一同住在重庆，而是住在远离重庆的香港。当时，日本海军对中国大陆沿海进行了全面封锁。对于重庆政府来说，香港就成了唯一对外联络的基地，成为各色人物的落脚点。

开始，宋子良是拒绝同今井武夫会面的。他的理由是他的个人的政治活动必须特别得到其兄宋子文的同意。

但到了12月下旬，宋子良改为主动要求会面。这种态度的转变，对今井武夫和铃木中佐来说，则意味着代表了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

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授意，担任过广东省财政厅长、当时任西南运输公司主任的宋子良恐怕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双方就是否承认“满洲国”，缔结两国防共协定、是否允许日军在中国驻兵、把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日华经济合作的地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谈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仍然是是否承认“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部分驻兵的问题。今井武夫回忆道：最难的是中国对“满洲国”的承认问题。

国民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除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及前驻德大使馆参事、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侍从次长陆军少将张汉年以预备委员的身份一同前往。

临行前，蒋介石特别向他们交待了三点：

1. 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
2. 明确日方的和平条件；
3. 要在绝对秘密中进行会谈。

由于蒋介石特别交待了“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所以，中方的三

人谁也不敢在“承认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部分驻兵”的问题上有所表示。这两个问题太大了。承认其中任何一个，都等于没有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特别是承认了“满洲国”，实际上就等于承认日军的驻兵可以永远不撤。对于这些，不要说他们不能作主，就是蒋介石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当儿戏。

第一次会谈虽遗留下若干问题，但双方“对于召开第二次秘密会议，意见大致趋于一致，商谈到此遂告结束”。

6月初，厦门

双方原班人马，准备继续讨论遗留的问题。

今井武夫一开始的感觉，就好像顶示着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今井武夫下榻的贝拉比斯塔旅馆是个粗糙的木结构建筑，真有点像西欧三流国家偏僻农村的房舍，令人有一种落魄之感。在旅馆的一面，抬头可以看到房顶上高高悬挂着的十字架，朝夕传来当当的钟声。

特别为了保密的关系，会址选定在澳门市郊海岸马路上来往行人非常稀少的地方。

会谈当天晚上9时，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来接日方代表，一同前往会场。途中下车，在完全没有行人的黑暗的道路上左拐右转地走了一阵，好不容易才来到好像凶宅一样的会场。一进口口，立刻被领到地下室。屋子中央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间隔均匀地燃点着4枝蜡烛。桌子的两侧放着椅子，双方代表分别在两侧相对而坐。

一连3天，每天双方都谈到半夜，连续交换意见。会谈开始时，陈超霖首先表明了诚意：“蒋介石委员长最初虽然对本会谈抱有怀疑，为了明确日方的真意，曾批准陈、童等人参加香港会谈。结果，相信有实现和平的可能性，终于下决心实现和平。”

接着，章友三站起来继续发言。他站起来时没站稳，苦笑着说：“5月底，日军飞机强行轰炸重庆时，因向防空洞晚逃了一步，被炸弹碎片打伤的！”他继而转入正题：“中国对备忘录的第1及第3条，即承认‘满洲国’及日军在中国驻兵问题，绝对难以承认。日本方面如能充分谅解的话，希望今天就汪兆铭问题进行商讨。”汪兆铭就是大汉奸汪精卫。

他认为“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日本方面居间斡旋，或叫汪出国，或叫汪隐退。

今井武夫从中方代表的发言中听出，此次和谈在关键问题上已不会有太大进展。此次会谈，虽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

蒋介石的代表认为，“满洲国”的问题应于和平成立恢复邦交后，以外交方式解决；关于日军驻兵问题，也应于和平后，由两国军事专家秘密解决。

日方对于承认“满洲国”的“时间及方法，考虑到中国方面的希望，留有协议的余地”。驻兵问题，可以“按照秘密协定等某种方式确实予以约定”。

同时，双方还商定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由蒋介石、汪精卫、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三人参加的最高级别会谈。

但这个计划最终还是搁浅了。

从蒋介石的角度考虑，和谈计划搁浅的原因可能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蒋介石感到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使他以拖待变的计划变得越来越现实；另一方面蒋介石感到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和谈的风险太大。

从日本方面寻找原因，则可能是因为其内阁变动所引起。在和谈期间，日本接二连三地发生内阁变动，阿部内阁倒台后，继承阿部内阁的米内内阁也以短命告终，于1940年7月16日退出舞台。第二次近卫内阁登场，东条英机接任陆军大臣。7月31日今井武夫向东条汇报了谈判经过和现状时，东条英机听后非常不高兴。他认为，日华谈判和平这类政策性行动，是中国派遣军的越权行为。他对“桐工作”予以明显地否定。

日本的一些史书曾认为，在1940年6月以后，的确出现了事变行将解决的迹象。但中国共产党察觉到日中和平谈判的危险，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中断了谈判。

事后看，中国共产党发动百团大战，并不是针对日蒋和平谈判的，当时尚不确切地知道日蒋进行的“桐工作”，但百团大战的发动和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确实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抑制了国民党内投降派的活动，起到了推动抗战的作用。

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是个中国通。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多田骏出任伪满最高军事顾问。1935年多田骏又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之后不久改任第11师团中将师团长。1937年任参谋本部次长。

日军为了适应将来对苏、对华作战的需要，统一在华的政策和战略指导，统一指挥在华的军队，支持即将成立的汪伪政权，于1939年9月成立了在华北的陆军最高指挥机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由于华北派遣军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作战，而是以维持治安为主，让熟悉中国民情、曾经担任过华北驻屯军司令的多田骏出任司令官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多田骏虽然是个中国通，但这次来华北上任，还是有压力的。他的前任杉山元在华北干得是非常卖力的。

当1935年多田骏任华北驻屯军司令时，杉山元是参谋次长；而多田骏就任参谋次长时，杉山元从参谋次长、陆相的位子上又回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的位子上；当杉山元调回参谋本部时，多田骏又回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的位子上。

针对八路军的势力在华北逐渐强大，对华北威胁越来越大的情况，杉山元在1939年实施了三期“肃正”计划。日军实行的“肃正”不仅包括军事上的行动，而且包含对政治、经济，甚至还有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攻。“肃正”计划的实施，使日本大本营对杉山元有了新的认识。

多田骏和杉山元在政治见解上向来不一样。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上，前者主张不宜过多地使用武力，而后者则正好相反。可不应忘记，两人虽观点相反，但只是在征服中国的方式上的区别，在征服中国的问题上，两人不仅想法一致，多田骏还在不断思考着怎样才能比前任干得更好。

多田骏确实比前任干得更出色。

多田骏认为，肃正的重点应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日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八路军侵入。多田骏不仅是中国通，而且还是以华制华的专家。

多田骏不仅管人，还要管路，而且要以路制人。

多田骏上任后，大力整顿交通，建立联系紧密的交通网，使村村有公路，路路有炮楼，以公路、铁路为纽带，欲将整个华北结成一张坚韧的网。



多田骏修路的方法也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他采用了四种修筑道路的方法。

一种是环状汽车公路。以城墙为中心，围绕城外修筑一条环形路，将大量的村庄都纳入环状公路内，甚至将八路军的根据地也包括了进去。汽车一天到晚不停地巡逻，使八路军不能接近，从而使八路军的队伍逐渐萎缩。

一种是平行汽车公路。在两地间，据点与据点间，一城与一城间，修筑几条平行的公路。出动时，可以随意地选择一条。这种方法主要是对付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的八路军的伏击战术。

再有一种是放射线公路，即从中心向外修筑多条公路。

最后一种是路旁挖沟法。将路基修高，在路的两侧挖掘深沟。它既像炮楼，又像城墙。

多田骏的苦恼是华北的重要性没有完全被中国派遣军认识。多田骏已经意识到华北的斗争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进行的。敌我态势的转化，彼此力量的消长，都是无形的。华北的广大地区正在逐渐被共产党“赤化”，只有处于“赤化”中心的他才能感受到这种压力，而中国派遣军却根本看不到这种变化。

就在多田骏要求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以彻底改变华北形势的时候，中国派遣军不仅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反而要求华北方面军派出部分兵力支援华中作战，同时派出部分兵力进行牵制作战。宜昌会战开始后，多田骏只有借助交通网的威力来对付八路军了。

多田骏正在织网，他要将八路军和根据地都用他的网给罩起来，慢慢勒死。

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

## 箭在弦上

“空前困难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对时局的一个基本判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没有狼而喊狼来了。

远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因为山高路远而视听闭塞。他们这群在山沟里的中华英才对信息却有异常的敏感和渴望。毛泽东有两个小故事就是非常鲜明的例子。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这种被迫的转移使红军完全失去了同外界的联系。毛泽东为搞到消息，派了一部分兵力去茶陵抢报纸。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中提到过这件事，为到茶陵取报纸，牺牲了一员大将，可见信息对于红军是和生命等价的。

第二件事是红军长征途中，虽不能说是盲人骑瞎马，但确实是没有明确的目的，到了哈达铺时，仍然是老传统，先到邮局去找报纸。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刘志丹，领导农民武装搞得轰轰烈烈。毛泽东看到这个消息，高兴地说：好哇。我们就去陕北。前进的方向就这样确定了。

延安的共产党人一直在关注着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国内局势。他们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明瞭从《时局宣言》中就可以看出。

他们认为，抗战空前困难的时期到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进攻，与德意法西斯相呼应，企图达到他们重

新瓜分世界的目的；

英美法则一贯执行其反苏反共及向德意日让步的自杀政策；

日本正在进行最后的冒险，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空中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

虽然处于山沟中的中共并不确切地知道日蒋正在进行的“桐工作”，但仍然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一部分动摇分子，在这种增大了的压力与增加了的困难面前，必然更加动摇起来，走上对敌投降的道路。

但是，中共对信息获取的方式，有时也使他们发生失误。

1940年夏季，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普遍认为日本有可能在8、9月间经两安进攻重庆，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投降和动摇。事后看，这是日军为逼迫蒋介石投降而故意散布的假消息。国际的、国内的，真的、假的消息（当然是以真的为主），使中共最高决策层得出了空前危险的结论。

七月中旬，天气炎热，酷暑逼人，八路军总部得到的消息也令人不安：

5月中旬，日军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对大后方的轰炸；

6月12日日军攻占了宜昌；

同日，意大利宣布参加对英法作战；

宜昌会战后，日蒋正加紧和谈，投降派正加紧活动。

又有些情况让他们为之心动：

敌人从华北抽掉了一部分兵力南下进行宜昌战役，至今未归；

雨季和青纱帐时节的到来，使八路军的行动更加隐蔽；

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在华北搞个大动作。

在这些消息的撞击下，几个月来一直没有付诸实施的大破袭计划出台了。

就在夏季的太阳散发出最后的光辉前，彭德怀对左权说：“战役命令发出前先和伯承、小平他们商量一下。”

据当时129师参谋长李达回忆，“伯承和小平同志听了以后，欣然赞同”，还“安排左副参谋长住了一夜”。

这一夜他们谈了些什么没有记载，但他们的心情一定是很激动的，大战前的激动和对胜利的憧憬一定使他们谈到很晚、很晚……

7月22日，随着“嘀嘀哒”、“嘀嘀哒”的电报声，一封急电从山西省武乡县东南深山区的砖壁村飞向了四面八方。

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

#### 一、情况与任务：

1.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似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

2. 敌寇依据几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截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络，特别是对于晋东南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又迭据各方情报，敌寇有于八月间进犯西安企图。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

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

## 二、战役组织：

1. 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

2. 基本破坏区，为井陘、寿阳等（段），但对其他各重要道线，特别是平汉、同蒲，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

3. 战役兵力组成，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之总兵力应不少于廿二个团。计聂区（冀中在内）应派出十个团，129师派出八个团，120师派出四至六个团，总部炮兵大部，工兵一部，对其他各铁道线配合作战之兵力，由各区自行规定之。各出动部队之后方勤务由各区自己布置之。

4. 定八一三以前（约八月十号左右）为开始战斗期限。

## 三、战役部署另告。

## 四、战役准备在八月十号前完成下列准备：

1. 侦察平定以东至石家庄段，由聂区负责，平定（平定城含）至榆次、太谷段由129师负责，榆次、太谷段以西（榆次含）至忻口线由120师负责，侦察着眼点另告，但钳制方面的侦察由石家庄至卢沟桥由聂区负责，由石家庄至安阳、由太谷至汾河（洪洞）、白晋路由刘邓负责。

2. 粮食准备：各出动部队从出动之日起应准备一个月之粮食。

3. 破路爆破器材之准备。

4. 出动部队之调动与休整。

5. 对敌伪军及敌占区民众与会道门等工作之准备（多制就各种传单、标语）。

6. 地方工作原来之准备调集大批地方工作干部，加以对敌占区各种政策及工作方法方式等之训练。

五、战役政治保证计划另告。在战斗未发起前严格保守秘密，准备未完毕以前，战役意图只准告知旅级首长为止。

朱、彭、左

七月二十二日晨

这是一封很重要的电报，不仅当时替彭德怀传达命令，几十年后，还替彭德怀洗刷罪名。

“文革”期间有些人认为百团大战是在未上报军委、在没有得到军委批准的情况下发起的。并将此当作彭德怀元帅反党的罪证之一。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起码从上述电报中可以看到“并报军委”几个字。没有收到回电确是事实。在《彭德怀自述》中，彭德怀写道：“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这么大的战役，等不到军委回电，战役指挥员的心情可想而知。

为什么没有得到回电，至今没有权威性的说法。

有人说，主席当时正往在医院里，可能没有看到。

也有人说，由于王稼祥的疏忽，没将电报送到主席手里。

这些说法不知哪一种更准确。

从现存的资料看，从4月1日八路军总部发出“对交通线进行总破袭”的命令到百团大战前的“战役行动命令”这段时间内，找不到毛泽东或中央军委同意对交通进行大破袭战的电文，而只有4月2日“当前最很需要的是

绥德、皖东两点”这样一封要求八路军加强支援新四军而暂缓进行交通破袭的电文。

或许在陕北的中央军委更愿意放权给八路军前指，因为他们身处前线，对问题看得更清楚。这样的话在毛泽东起草的电文中屡见不鲜，“望自行处理之”、“根据情况，酌情处理”。毛泽东是一个敢于放权给战役指挥员的战略家，很多老人回忆起来都说：这也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

或许还有其它的原因。

也许时间老人会说明一切。

八路军总部自6月27日返迁到砖壁村已有半个月了。据当时任作战科长的王政柱回忆，这段时间彭德怀和左权每天都要在地图前站上很长的时间。地图也已从一张变成了两张，除原来的华北地形图外，又增加了一张正太线地图。这是作战科根据彭、左两位首长的意见挂上去的。

夏季正是八路军大显身手季节。特别是对于敌后斗争，华北平原七八月份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对善于进行游击战争的八路军来讲，就如同是鱼之于海洋，鸟之于天空。日本鬼子装备再好，只要八路军往青纱帐里一躲，再想抓到就比登天还难。在那时的歌词里都能闻到青纱帐的味道，“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的歌声常常在田野里回荡。

“此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

《战役预备命令》明确规定了此次作战的主要任务。

任务抓住了要害。

当时华北有7条铁路干线——正太线、同蒲线、平汉线、津浦线、平绥线、北宁线和胶济线。在纵横交错的铁路网中，正太线处于中心位置。它是连接晋冀两省的战略交通要道，又是隔断晋察冀根据地与晋冀豫根据地的屏障。对于这条铁路，日军非常重视，一向以重兵守备。在2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日军部署了3个独立混成旅团。正太线是我必攻、敌必守的重要交通线，是日军的交通动脉。

八路军准备在敌人的动脉上开刀。

7月22日以后，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7月22日总部下达了《战役预备命令》；

7月23日下达了《进行正太战役中之侦察重点与注意事项》；

8月5日，《正太战线政治工作指示》；

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正式的《战役行动命令》；

同一天，下发《关于百团大战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

8月18日，《为达成正太战役目的应连续破路》。

这段时间，晋察冀军区下达作战命令5个；

129师的各种指示、通报8个。

当然这些远远不是全部。

大战就要开始。

129师的战士们从每天增加的5分钱菜金中已经预感到又要打大仗了。

今天的人们吃着成百上千元的美味佳肴时，已经很难理解当时5分钱菜金意味着什么。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将士虽然被蒋介石收归麾下，但军饷和武器却得不到这位“蒋委员长”的补充。“光叫马儿跑，不给马儿草。”八路军只好自己解决，甚至在敌后搞起了自救运动。由于鬼子反复的“扫荡”，

实行“三光”政策，连土豪都快揭不开锅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已经不能再实行了，为了团结一切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能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

在这种紧张困难的条件下，一天只有几毛钱的菜金。有时连几毛钱也吃不上。增加菜金更是轻易不会出现的事。

“增加五分钱菜金”一定是要打仗了，而且是大仗。

敏感的战士们在猜测着。

作战任务对战士是保密的，命令只传达到了旅一级。《作战预备命令》中明确要求“一切的准备均不可妨害丝毫的秘密”，还有“本电阅后烧”。

对这次作战任务的艰巨性，刘伯承和邓小平是清楚的。

总部要求129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一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正太线。破坏重点，阳泉至张家镇段。

在7月22日的《战役预备命令》中，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战役任务，直到8月8日正式的《战役行动命令》中才明确了三个区的任务及作战地域区分。

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一南一北就像一把已经张开的剪刀要剪碎正太路。

对完成这次破袭任务，刘伯承和邓小平也是有信心的。

129师在进行百团大战前，力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129师在5、6月间全军进行了整编，军区和军分区进行了调整。成立了太行、太岳军区。129师兼太行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第386旅兼太岳军区，下辖3个军分区。

除原385旅、386旅外，又新编了6个旅：新1、新7、新8、新9、新10、新11旅。

军委电报中要求“要以主力8个团的兵力”实施破路，129师的命令中对各团也相应地充满了“以主力”、“两个得力团”等要求。毫无疑问，129师的主力都要拿出来了。于是，就指定了“六旅、五旅、十旅、决一纵各两个团共八个团进行本战役”。六旅指386旅，五旅指385旅，十旅指新十旅，决一纵指决死一纵队，这四个旅是129师战斗力最强的四个旅，一切都顺理成章。

为了确有把握，129师在总部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2个团，共10个团用于正太线。还准备抽出相当于28个团的武装分布在平汉、白晋、同蒲诸线，进行广泛的破袭战，以策应正太路的作战。

这10个团分成三个突击纵队，由“陈、陈、谢统一指挥”。

第一个“陈”指陈赓，386旅旅长。

第二个“陈”指陈锡联，385旅旅长。

最后的“谢”指谢富治，385旅政委。

右纵队以第28团、第30团并配属炮兵、工兵各一部组成，由第10旅旅长范子侠、政委赖际发指挥，主要任务是破击阳泉至寿阳（不含）段；左纵队以第16团及决死第一纵队第25团、第38团和榆太两个独立营并配属炮兵、工兵各一部组成，由第386旅参谋长周希汉指挥，任务是破击寿阳、榆次（均含）段：以第385旅主力及第386旅第772团组成中央纵队，由陈赓、陈锡联、谢富治直接指挥，位于平定以西之韦池村、天他池地带，在敌从阳泉、平和段侧击我军时，应各个消灭之，以保障破击的成功。

晋察冀军区的几个领导对《战役预备命令》自然心中有数。在《战役预备命令》中并没有明确晋察冀军区的任务和作战地域，但是荣臻却已成竹在

胸。《命令》中“侦察平定以东至石家庄段，由聂区负责”、“基本破坏区，为井陘、寿阳等（段）”这样几句后，对于1923年入党，担任过红1军团政委、八路军115师副师长等职位的聂荣臻来讲，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聂荣臻对这次破袭战役早有准备。春季会议后，他就组织全区进行了针对性的准备和训练。

作战任务被迅速勾勒清楚，战役部署也就相应地形成了。

晋察冀军区将调集18个步兵团及配属分队组成左、中、右三支主力纵队、一支牵制部队和一个总预备队，担负主要方向的作战任务。左、中、右三支纵队分别担负平定（含）至娘子关（不含）、娘子关至上下安（不含）、上下安至石家庄的作战任务。

军区司令部设在阜平县一个不显眼的山村里，只有走进院落，穿过几株高大的槐树，望见从屋脊上隐蔽地伸出的天线和电话线，才会明白这是军事指挥部。

据一些老同志回忆，《战役预备命令》发布后的一天，晋察冀军区召开了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会上，聂荣臻司令员宣布：

“八路军前方总部发布了战役命令，晋察冀军区将与冀鲁豫军区、晋绥军区一起，对全华北敌人占领的交通线及其沿线城镇据点，发动大规模的破袭战。我们晋察冀军区的任务是：负责破袭正太路石家庄至平定段，破袭重点为娘子关至井陘煤矿段及其两侧地区，并且对平汉路、北宁路、津浦路、石德路、沧石路等铁路和公路线段进行广泛破袭，以阻止敌人向正太路增援！”

“好哇！”到会的各军分区的领导同志都惊喜地轻声欢呼起来，这可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发起的一次最大的破袭战役啊！

8月8日《战役行动命令》正式下达后，晋察冀军区的作战任务及作战地域区分与《战役预备命令》的内容完全一致。接到正式命令后，聂荣臻又进一步明确了各攻击纵队的任务：以第5团、19团、2分区特务营附冀中炮兵两个连为右纵队，均归郭天民、刘道生统一指挥，大举破击娘子关（含）至乱柳（含）段之敌，并将重点指向娘子关、磨河滩、上下盘石、移穰各点；第2团、第3团、16团及并获支队附冀中炮兵一个连为中央纵队，均归杨成武统一指挥，大举袭破娘子关（不含）至微水、井陘煤矿之敌，重点置于北峪、乏驴岭、蔡庄及煤矿；冀中区警备旅第2团、军区特务团主力、井支一部为左纵队，归熊伯涛指挥大举破袭微水至石家庄段铁道。

《战役行动命令》规定的正太战役发起攻击的时间是1940年8月20日22时。由于聂荣臻提前布置了作战任务，所以各个军分区的作战准备特别充分，尤其是在侦察准备上更是下了大功夫。

有的化装成农夫，挑着担子进城卖菜；有的扮做走亲戚的，进城探亲访友，甚至将亲戚攀到了伪保安队内部。

中央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回忆了亲自化装侦察的一段往事。中央纵队是负责破击井陘煤矿的。8月20日下午，趁各营布置任务的时候，杨成武打算与三团团团长邱蔚一块化装成老百姓深入到煤矿近处侦察，选择突破口。

几位同志放心不下，说：“司令员，你别去了。那里距离敌人太近，一旦暴露，撤退都很困难。让我们去吧！”

他没有同意，他觉得这次战斗太重要了，不亲临实地察看一番，心里不踏实。参谋们拗不过他，只好搞来了便衣。于是，他和三团长邱蔚及几个警

卫员全都化装成当地百姓的模样，近黄昏时，下了山。他们顺利地走出一段路后，便在暮色中匍匐前进，一直爬到矿区边上，仔细地察看了一番。

战前准备的一个大难题是如何破敌人的电网。以前，大部分战士不知道铁丝网还“麻”手，有时还能把人“麻”死。自从团里的“小秀才”跟大家说，它不是普通的铁丝网，它是电网，人一接触它，它上边的电流就会从人身上流过，这就叫触电，严重了就会死人。

“小秀才”这么一说，有人就问，那我们就没办法对付它了吗？“小秀才”这才接着讲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铁是导电的，只要用不导电的东西接触电，就不会触电了。比如说木头。”有人又说，木头倒是不导电，可是木头劈不开铁丝网呀。“小秀才”挠了挠头皮，突然灵机一动：“我们可以把篮球剖开，用球胆做手套，再戴着手套去拿铡刀，这样就可以不触电了。”一听要把心爱的篮球剖开，有的战士就嘟哝着：把篮球给弄坏了，以后还玩什么呀？

说到篮球，它在八路军敌后抗战的生活中的作用不容小视。百团大战前为了制造华北无战事的气氛，彭德怀大摆“篮球”阵，经常把机关的参谋干事赶到篮球场上，会不会都要上场。有些干部很不理解，彭德怀就对他们讲：“要让鬼子知道，我们每天都在玩球，要让他们觉得我们在玩球丧志。”那时的敌后也不安全，说不定就有个汉奸、狗腿子躲在八路军身边，在窥视着八路军的一举一动。彭德怀的这一招，用孙子兵法上的话说就是“示形于敌”。

我们再看一例。朱德回延安前，先到了洛阳，此行是为了要和卫立煌谈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磨擦”问题。朱德到了洛阳，受到了卫立煌的热情接待，随后国、共间进行了一场被历史学家大书特书的篮球赛。据记载，当时气氛很是热烈、融洽，对朱德的洛阳之行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还有，八路军在敌后掀起的体育锻炼热潮，就是以打篮球为主的。

所以，篮球在战士们的心目中有着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位置。

难怪“小秀才”一说要把篮球给剖开，有些战士的心里就不好受。

时间在读秒声中向8月20日20时逼进。

## 第二章 第一次打击

### 八·二 风暴

8月20日20时整，随着彭德怀一声令下，无数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刹那间，正太线完全被炮火所映红，八路军的大破袭开始了。这是一个永远令人难忘的时刻。

聂荣臻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时刻的情景，真是壮观得很啊！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指挥所几个年轻参谋激动地对我说，他们参军以来，还没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这个时刻，不只是晋察冀，整个正太路沿线和同蒲、平汉等线的部分地段，都淹没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网之中。

386旅参谋长周希汉回忆说：“8月20日的夜特别宁静。由于群众密切配合部队封锁消息，所以，部队在黄昏开进到敌人鼻子底下也未被发觉。但是这种宁静反而使人有些焦躁不安。等呀，等呀，终于把20点熬到了。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打破了宁静。各路突击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正太路的车站和据点。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的序幕拉开了。”

8月20日总部所在地浓云密布，气压很低，闷热异常，预示着一场山雨即将到来。中午过后，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的雨水，缓解了闷热对人们的折磨。

八路军的这次大破袭行动对于华北敌后的抗战形势就如这场午后的山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在日军不断的“蚕食”和疯狂的“扫荡”下，正面临越来越困难的局面。天气的闷热尚可忍耐，而形势的压抑则无法摆脱，根据地的人们盼望八路军打胜仗的心情就像在炎热中祈盼着能下场痛痛快快的雨一样。

彭德怀的心情相当激动。这次行动是进入敌后抗战的第一次大的攻势行动，它动员了整个华北所有的力量，它将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它将给那些认为八路军“游而不击”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它将对全国的抗日形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虽然彭德怀对聂、贺、关、刘、邓是深信不移的，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总部赋予的任务，但又像每一个等待新生儿诞生的父亲一样，有着激动、期待。确实，这次行动对于彭德怀来说，就像怀胎十月的孩子。从春季流产的《大破袭命令》，到八月的《战役行动命令》，经过了春季的孕育，夏季的生长，秋季的成熟。

秋季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开战前的一刻是最令人紧张的。129师参谋长李达回忆说：18、19号是最紧张的两天。以勇敢善战著称的彭德怀却能在最紧张的时候保持镇静。作战科长王政柱回忆道：大战前，彭总镇定自若。他不时和左副参谋长交谈，或者听取参谋人员的情况汇报，或者对着地图沉思。

在武乡县砖壁村的这个不眠之夜，彭德怀、左权和总部机关一直在静候着前方的喜讯。有人劝他们去休息一会，他们也不答理，整整一夜，他们都没有合眼。

难熬的夜晚过去后，捷报随着初升的曙光一起来到了已守候了一夜的八



路车总部。

129 师战况：在正太路西段破击的 129 师左翼破击队“陈赓旅昨晚 24 时攻击寿阳西南之芦家庄，生俘日军三名，连克碉堡四座，守敌被我消灭净尽。我完全占领芦家庄车站。缴获另报。芦家庄以西 10 里以内铁路桥梁完全被我破坏。”

晋察冀军区战况：（一）我杨成武部向正太进取、娘子关段及井陘以北各据点之敌突然猛攻，至今日获得序战胜利，连克乏驴岭、北峪、地都等据点，守敌共 200 余被我完全消灭，乏驴岭至地都段铁路及铁路桥梁、碉堡、电线等悉被我破坏，并动员万余民众参加，在我派专人指挥下继续彻底破坏中。我一部攻占井陘北贾庄镇、东王舍，守敌百余亦被我消灭殆尽，并完全占领井陘煤矿（即东王至新矿）解放工人 2300 余。所有矿井、机器全部炸毁，缴获正清查中。（二）我郭天民部正向娘子关猛攻中，双方机炮声猛烈。

冀南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电报：我徐绍恩团昨晚破坏平汉路邯郸至磁县段铁路五里，与敌兵车一列展开激战。成安敌 200 余人企图向我侧击，被我击溃。

120 师战况：我张宗逊旅昨晚 20 时攻击静乐东之康家会，激战至今晨，将敌全部消灭。是晨，静乐敌千余、汽车 20 辆来援，被我击溃。此役共毙敌 200，缴迫击炮 2 门、重机枪 2 挺、轻机枪 23 挺、步枪百余支、手枪 10 余支，毁汽车 2 辆，俘日兵 10 余名。现我仍在宁武与忻县西鸡城与敌激战。

彭德怀困顿全消。他走出屋外，感受着王家峪秋天的早晨。

战役开始后的第三天，彭德怀和左权在作战室听取战况汇报，彭德怀问：“我们参战兵力一共有多少个团？”

作战科长王政柱答道：“正太线 30 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 15 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 12 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段 4 个团，德石线 4 个团，白晋线 6 个团，北宁线两个团，平绥线两个团，汾阳至军渡公路线 6 个团，沧县至石家庄公路线 4 个团，北平至大同公路线 6 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 3 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线 4 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线 7 个团，宁武、苛岚、静乐公路线 4 个团，一共 105 个团。”当王政柱正要查对还有无漏报的单位时，彭德怀截住话头说：

“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

从此，上送下行的电文和命令都使用了百团大战的称谓。

从此，人们一提到百团大战，就会想到敌后抗战那最辉煌的一章。

太原的第 1 军司令部里军司令官筱冢义男中将正烦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和正太路上几个旅团的通讯已经中断一夜了，司令部里的参谋竟然连发生了什么都搞不清楚，怎能让他安静得下来。他将负责通讯和作战的参谋找来，训斥道：“在我的部队发生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限你们在二小时内搞清正太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刚刚说到这里，电话响了。

电话是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打来的。他只听到了“石太路到处正遭八路军袭击……”半句话，电话里就响起了“嘟嘟”的忙音，气得他把电话一下摔到了桌子上。以后“有线、无线完全不通，立即陷入情况不明状况”。

当日午后，派出了第 1 军参谋朝枝繁春乘飞机进行空中侦察，才弄清了石太路发生的情况。

筱冢义男马上召开紧急幕僚会议，决定迅速派出增援部队。作为一个军司令官，筱冢义男感到自己非常可怜。他能够派的兵包括他的卫兵在内也只

有40多人。“捉襟见肘”，筱冢义男想起了这句中国古老的谚语。

要不是21日的一个电话，第8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这几天的心情一直很好。年初以来，旅团为加强铁路警备，严格实施铁路爱护村的分工负责制、赏罚规则等，已经连续7个月无事故。他感到自己很有希望成为旅团长中少有的几个中将衔的佩戴者之一。

21日上午的一个电话打破了他的梦想。

电话里报告了20日夜正定至石家庄之间的小铁桥遭到袭击，造成一定损失。石太路的获鹿、微水镇之间的铁路被炸毁、石家庄以西的电话线不通。井陘地区在21日拂晓又遭到优势共军攻击。

“立即组织兵力向微水镇增援。”水原义重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前功尽弃了。”他沮丧地想到。

20日晚，驻阳泉日军第4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片山省太郎中将刚刚洗漱完毕，电话铃响了，是15大队大队长德江光来的。片山这几天看到材料反映阳泉附近有八路军活动，所以，他要求德江光每天向他汇报一次。

片山在电话里问：“今天有什么情况没有？”

“报告，下午接到报告，在阳泉以南80公里处发现有共军约2000余人。”德江光在电话的另一头哈着腰，毕恭毕敬地答道。

“注意监视，有情况马上向我报告。”说完，片山就放下了电话。他今天想早点休息。

他刚要睡觉，就听到门外一声“报告”，还没等他回答，人已经急匆匆地进来了。片山满脸怒气，一看是旅团参谋土田兵吾中佐。“什么事把你慌成这个样子？”从旅团司令部到宿舍区大约有700多米，土田跑得很急。

土田上气不接下气地答道：“大事不好，娘子关打来电话，他们遭到八路军上千人的袭击，情况很危急。阳泉城里也已发现有小股八路，街上还有零星枪声。”

片山骂道：“德江光这个饭桶，情报大大的不准确。你马上回旅团部，加强阳泉城的警戒。”

这一晚上，片山的好梦没有做成。

与战斗场面同样激动人心的是破路场面。

总部在8月8日发布的《关于百团大战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明确指出“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大路之程度而定”，也就等于明确地告诉了各个作战区：无论歼灭多少敌人，拔掉多少据点，最终还是要看破路程度来衡量完成任务的好坏。

以破路为最终目标的作战在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中还是不多见的。在各种各样的电报，指示中“以歼敌为主”的话倒是能够经常见到。在最高的军事目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中，毛泽东也是将“消灭敌人”放在第一位的。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下，在八路军深入敌后进行作战的独特的环境里，为配合正面战场，打击敌人，将破路做为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是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为此，总部提出了“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三不留”口号。有的作战区又在“三不留”的基础上加上了“不留一个隧道，不留一支电线杆”而变成了“五不留”。

有的政治工作者还在“三不留”、“五不留”后边加上一句更加生动、鲜明的口号：“破一里铁路等于消灭一连敌人”。这就使拿着锄头、绳子来

破路的群众马上就变成了拿枪杀敌的战士，荣誉感一下子就激发出来了。

口号还有很多，都很有特点。像“铁路是主要敌人”、“毁灭铁路就是消灭敌人”、“毁敌破路，让敌人用脚同我们赛跑”、“毁敌铁路饿死敌人”、“毁掉铁路好缴敌枪炮”等等。

战后很多老战士在回忆文章中经常用“万人破路场面”来形容当时的破路场面，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在晋察冀军区，仅冀中一个分区就动员了10万以上的群众配合对平汉路、津浦路、德石路、北宁路，以及境内的公路交通和沿线敌据点，进行广泛的反复的破击，共平毁公路、铁路500多公里，炸毁桥梁20座，毁机车一辆、车箱49节，收缴电线1500多公斤。在129师所在的晋冀豫解放区，战役第一阶段也动员了7万多人。

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力量，也使日军感到空前的恐惧。关于这次作战情况，第4独立混成旅旅团长片山回忆：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好像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地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八路军的行动变化无常，在一地仅住数日即行转移。在险峻的山岳地带，其游击行动非常灵便。与此相反，日军的行动由于用马驮运行李辎重，部队及个人的装备过重，比起轻如猿猴的八路军来显得十分笨拙。因此，任凭如何拼命追击也难以取得大的成果。

第1军参谋朝枝有如下回忆：

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回顾一下毛泽东的一段话，这时可能会感触更多。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国民党曾经学过这篇文章，但没有学好。当白崇禧看到这篇文章后，迅速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毕竟是一个军事家，他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这篇文章中战略和战术部分的光彩。蒋介石还不得不佩服毛泽东哲学的思辩和缜密的逻辑。但蒋介石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句话他不知是没有看到，还是看到了但也无可奈何。如果是后者，那就是一种真正的悲哀了。

铁轨铺在铁道上，就是日本鬼子的帮凶；把它抬回根据地，就是好钢材。根据地亟需钢材，八路军总部在太行扎下根后，1939年八路军的兵工厂迁到了位于太行山脊的黎城附近的黄烟洞岩谷之中。经过不断发展，黄烟洞兵工厂已经可以月产几百支枪了。对于深入敌后又得不到蒋委员长补充的八路军，这几百支枪好似杯水车薪。更加困难的是兵工厂经常无米下锅。造枪造炮需要钢材，没有钢铁工业，兵工厂里的技术人员就如同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为此，总部在《正太线战役政治工作指示》中对搬运钢材有功的人员还欲予以奖赏。“注意各种资材，如粮食、钢、铜、铝、铅、仪器、炸药、汽车、发动机、重工业工具、机器、化学品、医药等之获得与运输，对此类工作有功的，亦酌量给赏。”同时还指示了破坏铁路的方法，“拆下后一部搬

走，一部用枕木架起烧弯并乘势用大锤打扁”。

八路军的仗是越打越精。以前破路时，只把铁轨扒开，后来发现日本人修复铁路的能力很强，八路军用一天时间扒掉的铁轨，日军修路队只半天的时间就能接好。再后来，八路军学精了，“以一物破坏另一物”，将枕木架起来，把铁轨放在上面烧，枕木烧光了，铁轨也变成弯弯曲曲的了，修复起来困难极大。

即使这样，八路军在技术上有时仍欠些火候。据第8独立混成旅团参谋泉可畏翁回忆：此次事件后，由九州紧急派来权威的矿山技术专家，经现场视察后，其看法大致如下：

“新井的各项设施是被放火烧坏的。因此，起重机及选煤机等各种机器，是因被火烧过而损坏。加火灾后突然冷却（救火时放水或下雨等）机器即变脆弱不能使用，幸而未遇骤冷，修理后尚可使用。

“当时正值机械缺乏之际，仅受以上程度的损坏，实属侥幸。”

但是鬼子也不得不承认，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土八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路是越修越困难。

### 特写之一——攻打井陘

仗还没打起来，就先发生了损兵折将的事。

担任中央纵队总指挥的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从军区高干会议回来后，就立即指挥部队向作战地区进发。

从狼牙山麓到井陘煤矿不过几百里路，这几百里路对打游击出身的八路军来讲算不了什么。杨成武带领部队一天一夜走200里，昼伏夜行时一个晚上赶80里路都是常事。但这次行军却有些特殊。为了不打草惊蛇，必须隐蔽地前进，不能让鬼子有所察觉。

根据地内的军民全部都发动起来了，有做饭的，有照顾病号的，更大的任务则是替部队封锁消息。部队一进到村子里，村子的各个路口马上就派上岗哨，严格盘查进出人员，对可疑分子进行严密地监视，有时借口问一些问题，和他们“聊”上一天。

最难要数过滹沱河了。盛夏时节的滹沱河，在无雨时则平静得像个害羞的姑娘一样，略带羞涩悄无声息地向前流淌着。在有雨时，特别是夏季的暴雨，河水在山洪的裹挟下，翻腾而过，水位升到很高。

当杨成武随着部队来到滹沱河边时，正赶上一场大雨过后。水深流急，不能徒涉，又只有一两只小船来回摆渡，眼看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有人拿来一根绳子，系到对岸，使人员可以拽着绳子向对岸徒涉。

就在这时出事了。

当大部分人员都过了河，眼看就要过完了，由于拽的人太多，绳子突然从中间断了，正在水中的人一下子就被急流卷倒在水中。岸上会游泳的人迅速下水抢救，仍然有几个同志因为不会游泳而遇难。其中就有跟随中央纵队行动的军区敌工科长。

牺牲了军区的人，自然是件大事。

杨成武把组织渡河的参谋叫来，狠狠地训了一顿，“为什么一次过那么多人？为什么不在急流处搞个标志？现在造成了非战斗减员，而且牺牲了军

区的科长，我们怎么向上级交代？！”

当时在场的1分区3团政委王建中事后回忆道，仗还没打就先损兵折将，对部队的情绪是有影响的。

井陘城里并没有煤矿，煤矿在井陘的北边。井陘的西北山势倾斜急峻，普遍约在45度以上。从井陘到山角下的贾庄是一个小平原，纵横约30余里，平原中有三处煤矿，一处是凤山，一处是岗头，一处是东王舍。东王舍是一个新矿，岗头矿、凤山矿是老矿。这三处被统称为井陘煤矿。各矿均有铁道通正太路。

井陘煤矿共有矿工2万人左右，矿工中有党的地下组织。

井陘矿是日军以战养战的一个战略基地，矿石优良，开采量大，保障着东北和日本国内的部分矿石需求。由于煤很多，山沟内运输又很困难，煤的价钱很便宜。井陘周围的老百姓很少有烧柴草的，不论做饭还是取暖都烧煤。一元钱可买100斤煤。自从来了日本人，煤矿全部被日本人控制起来，烧惯了煤的老百姓，总觉得烧柴草别扭。

国仇家恨，老百姓甭提多恨日本人了。

战斗首先在煤矿的外围据点打响。

负责攻打新矿的是杨成武领导的1分区的3团1营。

东王舍矿经过日军几年的建设已初具规模。矿区四周用围墙围成方形，四个角上都修有炮台，有南、北两个门与外界相连。里面有锅炉房、澡堂、办公房和住宿的房子。到了晚间，矿区电灯全部打开，灯火通明，看得很多战士目瞪口呆，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电灯，有人说：这东西好，又亮堂又好打。正是因为打日本时见识过了，所以到了抗战后进军东北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才有了感召力。

20点整，在红色信号弹升起的同时，一个战士将电线杆上的电线用老虎钳剪断。顿时，新矿一片漆黑。一营长吼了一声：“灯灭了，冲啊！”

二连的指导员补充了一句：“三八大盖等着我们去缴哩，上！”

就这样一句话，战场动员完成了。既简单，又有效。它非常明确，用最通俗的语言抓住了战士们心中最渴望的东西。

八路军战士的枪支真可以搞个“万国博览”，有汉阳造，有德国造，还有一部分八路军自己造的枪支。日本的三八大盖是战士们渴望已久的东西。三八大盖有两个优点：一是射击精度高，二是它的枪刺长。后一方面的优点也不容忽视。在子弹奇缺的敌后，经常要和鬼子刺刀见红，最能够在精神上压倒武士道精神的也就是拼刺刀了。经常是八路军战士拿枪托、手榴弹和日本鬼子拼刺刀，其被动可想而知。有时，打了胜仗还憋了一肚子气。“缴三八大盖去”，其诱惑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个班长一口气缴获了四支三八大盖，高兴得直喊：“同志们，咱们不能满足，还得要！”

那个时候的动员基本上都是这种形式。据三团政委王建中后来回忆，头一天晚饭后，全团除警戒部队外集合在一个山沟中，由他作了动员，没有台子，就站在一张八仙桌子上讲。他只讲了一件事。一次井下起火，日方经理为了不使整个煤矿跟着受损失，竟下令封住井口，一下子活活闷死了1200多名中国矿工。战士们听后十分愤怒，恨不得立即直扑井陘，歼灭守卫在那里的日本侵略军。

战斗打响后，隐蔽在新矿北侧东王舍村的四连猛扑出来，由西北往东打。十来分钟就打下了一座碉堡，再继续往里打时，又碰上了两座非常坚固的碉

堡。

刚开始攻击时，日军被突然响起的枪声搞得不知所措，有的没穿衣服就往外跑，有的碰上我们的战士还问口令。

清醒之后，大部分日军进入到几个坚固的碉堡里。

四连碰上的两座碉堡易守难攻，不大好打。这两座碉堡建在土山上，四周围着高墙，墙上有电网，墙内还有一条深深的壕沟，三道铁丝网。敌人躲在碉堡里，疯狂地向外射击。四连长沉着地喊道：

“刘金山，把鬼子的电网和铁丝网给我统统砍断！”

战士刘金山应声抽出背上那口大铡刀，手上裹了两层篮球胆，回头对周围的人交代说：

“等把电网和铁丝网都破坏了，我就打手榴弹，你们听到手榴弹一响向就冲！”

杨成武同志后来回忆道：这位大个子战士把递来的手榴弹往腰里一掖，噌地爬上梯子，高举铡刀，老牛似地吼了一声，手起刀落，那电网便齐刷刷地断开了。

等敌人发觉，密集的机枪子弹向这个战士打来，打得墙头砖屑四迸时，他已经敏捷地跳下墙，跃过了壕沟，紧接着，我方的重机枪咆哮着为他掩护。他一鼓作气，又砍断了两道铁丝网，一扬手，扔出了手榴弹。就在他将手榴弹扔进碉堡的同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

敌人的机枪被炸哑了，战士们哇的一声冲了上去，乒乒乓乓一阵猛打，把碉堡内敌人收拾干净了。撤下来时，大家才看到刘金山同志，只见他捂住伤口，躺在壕沟底边喘气边笑，说：

“手榴弹又没啦！”

在晋察冀军区编印的《百团大战总结报告》中写道：

“8月20日23时半我三团一营攻入新矿。守敌30余，慌忙应战（有的赤体应战）。激战竟夜将敌大部消灭，最后剩残敌10余人，死守一个堡垒，我21日继向敌攻击，13时将敌全部歼灭。”

攻击敌人中心堡垒时的一个场面，很多老战士至今仍记忆犹新。

四连二班担负着砍断铁丝网的任务，二班长把战士吴鸿奚叫了过来：

“像刘金山那样，上！”

“是！”吴鸿奚回答后，操起一口铡刀，向着铁丝网扑了过去。“刷”、“刷”几下，铁丝网就被砍开一个口子。

正在大家为吴鸿奚感到高兴时，一颗子弹打在了吴鸿奚同志腰间的手榴弹上，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听“轰”的一声，吴鸿奚腰间火光一闪，他的身体被猛地掀起，摔在了地上。

“啊！”班长和战士们大叫下一声，随即冒着碉堡内敌人射出的密集的枪弹，冲了上去。敌人的火力很猛，几个战士倒了下去。班长冲到吴鸿奚身边，在敌人的火网中将他抢了回来。

杨成武同志在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描写：

月光下，吴鸿奚同志的脸惨白，下腹被炸开了一个大口子，血汨汨地流着，伤势很重，但他的神志还清楚，咬着牙不叫痛。

班长半跪在他身边，用缴获敌人的纱布裹住他的伤口。他用微弱的声音说：“班长，同志们……你们别管我，快把那个大碉堡拿下来！”

这时，乱云已吞没了月亮，像是要落雨。二班长把自己头上的军帽摘下

来轻轻地往吴鸿奚同志脸上盖时，吴鸿奚同志停止了呼吸。

二班长怒狮般地吼着：

“重机枪掩护，我们就是冲一百次也要把这个碉堡拿下！”

结果在前面已经讲了，恐怕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住要复仇的战士了。

担任主攻的二排过来请求加入战斗。

担任牵制任务的三连也来到营长面前坚决要求加入战斗。

堡垒内的鬼子最后被全部歼灭。

日军 10 余人，从天蒙蒙亮坚守到下午 1 点，无一投降，日军武士道精神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八路军战士报仇雪恨，打击入侵者的决心比日军更坚韧。他们食不裹腹，衣不遮体，以低劣的武器，坚持敌后八年抗战，在广大的华北战场痛击日军，进行着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较量、正义和非正义的较量。日军只能逞一时之威，最终胜利必将是属于反法西斯人民的。

战斗结束后，对新矿所有拿不走的设备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新矿的 14 盘开矿机器，10 个锅炉，3 座鼓风机，2 个储水池，2 个烟囱，1 个绞车房，1 个机电房，1 个火车站，5 座铁桥，以及矿区表面建筑，全部被炸毁。据被俘的日军工程师说，只此一矿，日本就要损失 1 亿日元，即使再运来全套机械设备，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复工。

三营攻打新矿的成功经验在战后总结时给予了高度评价。“袭击是攻坚的最好手段，于深夜以自己熟练的，秘密而迅速的夜间动作，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袭击手段，则‘无坚不摧无攻不克’。在这次战役中三团攻击新矿一直到我攻入其堡垒及营房时，敌均赤体应战，我再乘机猛击，敌大部当即就歼，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应有胜利。如果自己企图已经泄露使敌早有准备，我即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施以强攻，成效亦不会有多好，至少也会增加自己之伤亡。”

将新矿变为一片废墟后，杨成武去见聂荣臻时不仅带去了缴获的日本战刀、驳壳枪和一种形状很好看但威力巨大的条状炸药，还带去了两个日本小姑娘。

这两个日本小姑娘是在日军炮火的轰鸣声中成为孤儿的。新矿被占领后，龟缩在贾庄侧后山上的日军对已被我攻陷的新矿、车站等处进行报复性轰炸。没有来得及撤走的井陘煤矿火车站副站长加藤清利夫妇就躲在车站的站长室里。一颗炮弹正好落在站长室，站长室的废墟里伴随着硝烟传出了婴儿的哭声，还夹杂着日语“爸爸”、“妈妈”的叫声。

一营有一个班正在肃清残敌。听到声音后，战士们在猜测着：里面好像有人。好像是小姑娘。我听出还是日本小姑娘。是两个，你们听，是两个。

得出结论后，一个战士恨恨地说：也让日本人尝尝被火烧是什么滋味。我的小侄女，还不到三岁，在一次“扫荡”中被日本鬼子活活扔到火里烧死了。他的话一下子使战士们想到了自己被日军害死的亲人。血债要让血来偿，我们不去救她们。

这时连长正好走了过来，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之后，连长对班长说：先把小姑娘救出来，我们对俘虏还要优待，何况这两个还不懂事的小姑娘。

两个小姑娘被送到杨成武的指挥所时，杨成武对连长说：你做得对。是啊，孩子无罪，她俩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我们进行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不仅是为着拯救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使日本人民从军国主义统治下摆脱出来。两个小姑娘，大的五六岁，身上的衣

服又脏又破；小的也就只有一岁，右肩胛受了伤，在战士的怀里已经睡着了。

杨成武一边让医生给受伤的小姑娘包扎，一边将情况向聂荣臻作了汇报。聂荣臻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三团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你们要把孩子照顾好，等她们吃饱后，马上派人送到我这里来。”

两个小姑娘被领进来后，聂荣臻仔细地看了看她们。他先抱起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在甜甜地睡觉，就对医生和警卫员说：“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有没有正在哺乳期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

他又拉起那个稍大些的孩子，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有些拘谨，没有回答。

“还和伯伯不熟是不是？伯伯给你一个梨吃，咱们就是好朋友了。”

小姑娘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梨接了过去。

聂荣臻对和小姑娘交朋友充满了信心。

吃饭时，他又把那个稍大些的小姑娘拉在怀里，亲自用小勺喂她。这时小姑娘在这个陌生的中国伯伯面前不那么拘谨了，聂荣臻乘胜追击，又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啊？”翻译翻过去，又翻回来。他说她叫兴子。小姑娘一开口说话，聂荣臻就显得更高兴了。

就这么几天，小姑娘跟聂荣臻建立了感情，不管聂荣臻走到哪，她都跟到哪。生怕她的聂伯伯跑了似的，总是不停的用手拽着他的马裤腿。后来我们看到的几幅照片，就是这个样子。

为了不使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他乡，聂荣臻决定将两个小姑娘送到日军第8独立混成旅团部所在地——石家庄。为此，聂荣臻还给日本官兵写了一封信。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

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斥，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自下而上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 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这封信在日军官兵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其实小姑娘叫美穗子。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几幅照片，还为此配文《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在中国，在日本，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的《读卖新闻》社记者经过认真仔细地查找，在九州找到了那个大一点的小姑娘。现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与丈夫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她那受伤的小妹妹，在八路军将其送回以后，死在石家庄的医院里。

当美穗子一家来中国时，一再对聂荣臻表示感谢。聂荣臻对她讲，这件事，不只是我一个人会这样做，我们的军队，不论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同样都会这样做的，这是我们的政策，是我们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

美穗子还说，当年参加过正太路作战的日本旧军人再三向她表示，他们对不起中国人民，非常抱歉。聂荣臻回答说，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日本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战场上并不全是血腥和残酷，有时也会奏响舒缓柔曼的爱之歌。

攻打老矿的一路并不顺利。

在一营攻打老矿的同时，三营也发起了对岗头老矿的进攻。

为了顺利实施对新矿和老矿的破袭，中央纵队部署三团二营两个连经北石门进到北正，破坏南正至微水之间，阻止与伏击由微水向岗头增援之敌。另以该营两个连及井陘支队一个队，附迫击炮一门由井获支队支队长率领，进到桥头，破坏凤山间铁道交通，消灭庄旺之敌，阻止和打击由井陘北援之敌。

岗头是一块硬骨头。岗头老矿位于东王舍矿的东南。由于经营多年，老矿比新矿大很多。老矿就像一个小城镇一样。里边有机器厂、发电厂、娱乐设施、菜地等等，应有尽有。更多的则是炮楼和碉堡，围着城四周有不下20个。驻有100多个日军和几十名伪军。

纵队要求三营“坚决夺取岗头老矿”。为了增加攻击力量，纵队为三营配属了四门迫击炮，这在整个纵队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战斗进行至21日晚8点杨成武第一次向聂荣臻上报战况：

8月21日，我杨部向正太路井陘、娘子关段及井陘以北各据点之敌，行迅雷不及掩耳之突然猛攻。截至21日晚，始获得序战胜利，连克乏驴岭、北村、地都等据点，守敌共500余，被我完全消灭，缴获正清查中。乏驴岭至地都段隧道及铁路、桥梁、碉堡、电线等均被我破坏，并动员万余群众参加，继续彻底拆毁碉堡中。又我某部攻占贾家庄、东王舍，守敌百余也被我歼灭，完全占领井陘煤矿，解放工人300余，所有矿井机器全被打塌。

战报中完全未提岗头老矿，只提到了贾家庄、东王舍，好像在“等等”中已经将岗头矿包括进去了，并且“完全占领井陘煤矿”。

开始时，三营确实已经攻进去了。战斗打响后，三营在岗头老矿的东南角对日军发起了猛攻。四门迫击炮也由前沿到纵深的一通猛轰。

东南方向从建筑物的坚固程度和炮楼、碉堡的密度确实不如其他方向。但东南方向外围的铁丝网和其他形式的障碍物却很多。第一冲击波刚攻上

去，一个战士就触电身亡。班长迅速戴上橡皮手套，抓起大铡刀，砍断电网，其他战士马上将门板搭在电网上，大部队则顺着缺口向里冲去。

经过激战，三营攻下了三个碉堡，硬是从敌人的碉堡群里撕开了两个缺口。日军迅速从预备力量中和其他碉堡里调集了几十人，向我实施反冲击。双方在缺口上反复争夺了多次。虽然三营加强了四门迫击炮，但和日军相比，火力仍处于弱势。特别是在夜间作战中，我方炮火精度极低，“在此次战斗中几夜间发射之炮共达数百发之多，但未有命中一发者”。虽然统计数字不一定精确甚或有些夸张，但八路军对于当时看来还很高、精、尖的武器，用着不那么得心应手却是事实。

21日晚10点，杨成武第二次向聂荣臻上报战况：

21日晚，杨部攻占蔡庄、南峪，歼敌60余，俘日兵5名，缴获步枪30余支，并将乏驴岭之铁桥炸毁，另一部仍继续向岗头老矿强攻中。

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候，“老矿战斗即由于二梯队的掌握不够，未能及时增加上去，致一梯队任敌强烈的反冲锋下退出了三个堡垒，使夺取老矿战斗未成功”。岗头这块硬骨头不好啃。

## 特写之二——血战娘子关

由郭天民、刘道生指挥的右纵队担负娘子关至乱柳段的破袭任务，破袭重点郭、刘二人是十分清楚的。

从娘子关向西，经磨河滩车站、程家垆底、上下盘石、岩会、移穰就到了乱柳。

由侦察得知：

娘子关驻有日军20多人，伪军10多人，轻机枪两挺，步枪28支，掷弹筒4个；

磨河滩驻有日军28人，伪军17人，迫击炮、山炮各1门，掷弹筒10个，重机枪2挺，轻机枪7挺，步枪90多支；

程家垆底驻有日军20多人，轻机枪1挺，步枪10支；

下盘石驻有日军20余人，伪军8人，轻机枪1挺；

移穰驻有日军20多人，伪军10多人，轻机枪3挺，步枪20多支；

乱柳驻有日军20多人，轻机枪2挺，步枪10几支。

从兵力部署上看，有两块“硬骨头”：

一个是凭险据守的娘子关；另一个是驻有重兵、装备精良的磨河滩车站。

郭天民和刘道生将啃“骨头”的任务交给了5团。团长陈祖林，政委肖锋，是二分区的主力团。

晋察冀组织南下支队反顽时，5团就曾在刘道生带领下跟随聂荣臻一起南下。肖锋对这次南下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次是肖锋抗战后第一次来八路军总部，有很多人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专门记述了那次会见。

1939年初，肖锋率领5团参加陈正湘为司令员、刘道生为政委的南下支队，开赴涉县、林县，进行反顽斗争。战斗胜利后，陈、刘二人要肖锋陪同他们一道去八路军总部汇报。当他们赶到王家峪时，聂荣臻和吕正操也在那里。

“是彭总要见见你们。”聂荣臻说，“一方面想听听汇报，另一方面还

要给你们一个新任务。”

“什么新任务？”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问。

“别着急，等吃完饭我们去见彭总，彭总会给你们布置的。”

当晚他们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向彭德怀汇报了涉林战役的情况。汇报完情况，彭德怀向他们谈起了他们急于想知道的新任务。彭德怀说：“我请你们来，一方面想听听汇报，另一方面想和你们谈谈我想了很久的一个打算。为了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回击国民党诬蔑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扩军不少，游而不击’的无耻谰言，打击国民党投降派，”彭德怀一面说，一面走到地图前，用手指指着正太线，“我想用19到21个团的兵力，把正太路彻底破坏，叫敌人半年至少40天不能通车，让敌人无可奈何地滚开这一地区。这样一来，晋察冀和晋东南就连成一片了，晋东南的枪支弹药可以运到北岳区，晋察冀的粮食、棉花也能运送到晋东南。两地就可以通过交流，解决物资、装备缺乏的问题。”说到这里，彭德怀问聂荣臻：“如果打起来，晋察冀可以出多少兵力？”

“8到9个团是完全可以的。”聂荣臻答道。

“那好，其余不足的由129师、120师派出。”彭德怀又指着阳泉、娘子关两点，“这两点非打不可。阳泉交给129师，娘子关就交给晋察冀。”

当彭德怀得知肖锋非常熟悉娘子关附近的地形时，就对肖锋说：“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肖锋。你可以早点回去，查清娘子关、井陘矿的情况，特别是娘子关，要及时向我汇报。配给你一部专用电台，用无线电直接向我汇报。”

被彭德怀直接点了将，肖锋感到这一仗非打好不可。

娘子关是长城的第九座雄关，晋东的重要门户，是由冀入晋的咽喉要道，是正太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相传唐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曾率娘子军在此助父征战，故得名娘子关。

早在3年前，八路军129师就曾配合国民党进行过娘子关保卫战。只是由于国民党军已成惊弓之鸟，再加之战术呆板，使娘子关落入敌手。1937年10月，由晋北进攻太原之敌在忻口地区受阻。日军则迅速调集沿平汉线南下的第20、第109、第108师团一部，沿正太铁路西进，威胁太原。国民党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闾指挥第1军团、第14军团和第3军等部，在娘子关南北之线设防阻敌前进。刚由陕西进入山西境内的八路军129师当即决定加入正太路的作战。10月18日129师率386旅进抵平定地区。正值日军大举进攻娘子关，129师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向娘子关东南敌侧后挺进，10月22日至28日，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七亘村等地打击敌人。刘伯承还在七亘村以重叠的设伏，使日军又一次认识了八路军游击战术的神秘莫测。

按照军区的部署，肖锋将袭击娘子关的任务交给了5团2营。

4连首先摸进了娘子关村。村子在娘子关的北侧，村里驻有十几个伪军。大部分都已经睡觉，几个因为天气热而还没睡觉的也在闲聊着女人和天气。4连的尖刀班偷偷靠上去，一声“不许动”，使睡觉的睁开了眼睛，没睡的睁大了眼睛，乖乖地当了俘虏。然后，4连依托娘子关村，向关上的日军发起了强攻。

据侦察，娘子关日军在原有工事的基础上，又增修了4个堡垒群。碉堡的周围有铁丝网，并有壕沟。娘子关的北面不易接近，仅南面较易接近。

“较易接近”实际上也很困难。娘子关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咽喉，就是因

为山势险峻陡峭，多为悬崖峭壁。有些老战士回忆当时攻打娘子关的情形时仍然很激动。他们说，有的战士被打倒后，不是倒在地上，而是顺着山坡滚到了崖底，但一个倒下去后，另一个又冲了上去。火光映照着战士们前赴后继的身影，与喊杀声、枪炮声共同构成了一幅壮丽的场面。

在日军严密火力封锁下，攻击部队架起的云梯被打断，指战员就搭起人梯，攀登悬崖。因日军地形有利，火力强大，5团的正面进攻一时受阻。这时5团迂回娘子关侧后的部队，正好接近到日军堡垒群附近，从侧后向日军发起攻击。同时，攻击娘子关的2营，也分左右两路向娘子关发起了进攻。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敌大部被我歼灭。胜利的红旗飘荡在娘子关上空。

这里有一个细节要提醒读者，解放后，有些文章写到八路军插旗子时，常常把现在我们描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词汇用上去，这种描写与当时的情况是不相符的。由于八路军已经接受了改编，已经是国民政府的部队了，虽然八路军依然保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但旗帜和服装已经和国民政府的完全统一了。这里的红旗指的是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红旗。当时，很多战士非常想不通。和蒋介石打了10年的仗，在国民党的屠刀下，我们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同志，付出了多少代价。想到那些被国民党杀害的同志，很多战士将刚发到手的青天白日帽徽和臂章都扔到了地上，甚至有些干部也想不通，旅团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是没少费口舌的。

残敌退守关西侧的龙王庙。

天近拂晓，2营在肖锋的指挥下快速地撤离娘子关，回到山区待命。

这次撤兵，与日军一列运送退伍兵的火车到达娘子关车站有关。

战斗打响后，起初关上的日军根本就不相信是八路军的大部队，认为充其量也就是游击队又来袭扰。

守卫娘子关的日军是第4独立混成旅团15大队一个中队。中队长是池田龟市中尉。战斗打响前提供的敌情资料分析说，池田电市中尉经验丰富，作风顽强。

池田中尉在8月18日曾接到过密探的报告。报告说，共军数千人的大部队有向程家垆底一带南下的意图。池田对这个消息就没有在意，他接到各种虚假的情报的次数太多了。有的是没有搞清共军的行动部署，但大多数则是为了邀功请赏。

但近期情报却出奇的多，不由池田不信。第一个情报送来不久，池田又接到了由自卫团送来的情报，“很多共军侵入了娘子关以西3公里的坡底村”。池田最终还是沉不住气了。于是，他带领警备队向坡底村出击，但是共军很“虚弱”，一触即溃，池田非常自信地想：凭这些游击队的力量，还不能奈何固若金汤的娘子关。

这次池田不得不信了。

20日夜，将近24点时，池田带领20人刚刚从河北省南部的地都村巡逻回来，他训完话，宣布了几项注意事项后，刚要下令解散时，突然遭到了西面300米铁路上捷克式步枪的猛烈射击。池田一边布置还击，一边返回部队向旅团汇报。从枪声看，这次袭击日军的部队绝不是普通的游击队，一定是大股的共军来袭。

虽然他已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但长期武士道精神的训练，使他又要在危险面前表现出日本武士的精神，所以，他拿起电话向旅团汇报时说：“我部遭到共军攻击，具体人数还不清楚。但无论如何也要独自将其击退，请放

心。”

池田还不知道，这次不仅是娘子关告急，整个正太线上处处都在告急。接他电话的是旅团参谋土田兵吾中尉。刚接完娘子关告急的电话，土田就又接到了从寿阳打来的告急电话，土田立即前往旅团长片山的宿舍报告以上情况。当土田从旅团部返回时，他感到阳泉市内的气氛也有些不对，零星的枪声不断传来，阳泉市内肯定已有共军潜入。有线通讯已经中断，只能靠无线和外界联络。土田回到司令部时，情况比他走时还要糟，“喂，喂”的喊话声充斥着整个作战室。

池田已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也许是池田命不该绝。恰在此时，一列载有退伍回国士兵的列车到达娘子关车站。据日军资料记载：回国部队第一批 800 人，第二批 400 人。第一批到娘子关，第二批到阳泉。第一批由炮兵大尉三谷等 4 名军官率领，兵员系由炮兵、辎重兵、卫生兵等混合组成。一开始几乎都是赤手空拳，后来才拿起了一些武器参战。

幸亏这些退伍兵多是后勤部门的兵员。如果这些退伍兵是战斗部队的兵员，八路军和日军包围和反包围的态势恐怕就要逆转。到了 1940 年，老兵轻易不复员，他们是日军作战的中坚力量。日军的重武器，像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等一般都掌握在老兵手里。

日本人对后勤部门的士兵进行轮换，据说是在充分听取医学界意见的基础上采取的办法。他们认为，像卫生兵这类兵种，不能在战场上呆得太久，整天面对鲜血淋漓、肢体不全的伤兵，一般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这些神经已近崩溃，早已不想再战的退伍兵，已如同乌合之众。要不是几个押车的军官用枪逼着，恐怕连集合在一起都困难。

但就是这群乌合之众，也确实使不明底细的八路军吃了一惊。十几节车厢的列车在站台上—停，潮水似的涌出几百个日本人，比原先估计的日军数量一下多出了几十倍。面对这一变化，陈、肖立即指示：主力掩护工兵，迅速将娘子关东之石桥破坏。

5 团将主力集结，准备摸清情况后再进一步行动。

日军则认为“敌逐渐向坡底村退却，中队阻之于城西村南面旧关街道，正严密警戒中”。

池田大概认为已平安无事，在 21 日白天，拿出了平时极难喝到的啤酒招待回国部队。正当池田想发表祝酒辞时，突然从北面高地又传来枪声，而且枪声一阵紧似一阵。

5 团把情况摸清后，又增加兵力从河北村北面、坡底村东北面、城西村北面各高地一齐向娘子关车站发起了攻击。

据日军资料记载：中队以少数兵力，力图阻止八路军进入，决定首先守住兵营附近。回国部队因井陘方面情况紧张不能出发，而在娘子关待命。回国部队从车站到兵营往返取饭途中，就有 3 人受了重伤。午夜 24 时起天气变坏并降雨，兵营一带彻夜严加警戒。

据《晋察冀百团大战总结报告》记载：21 日 16 时，因天降大雨，河水涨发，同时磨河滩车站出敌百余向我攻击，我恐为水阻隔遂放弃该关退守王家岩附近阵地。

在 3 营攻打娘子关的同时，5 团 1 营也向磨河滩车站发起了攻击。

1 营的任务是“以 1 营两个连坚决袭击磨河滩之敌并相机夺取之”。由

于磨河滩车站和日军装备精良，没有下达“坚决占领之”的命令，而只是“袭击”并“相机夺取之”。1营负有掩护破路、配合娘子关作战的任务。

据侦察资料记载：磨河滩车站位于磨河滩村东南边，距娘子关3里，日军在该地修有日本式的房子，营房周围用土墙，高1米多，距营房10米，围墙上有枪眼，车站南山上300米处有一碉堡，周围还配以简易工事，有单纯铁丝刺网，车站西北边有机枪掩体及步枪掩体，由砖土筑成。该据点仅有东北偏西和西北可以接近，稍有低矮灌木可以隐蔽，南山上的堡垒不易接近，并无路可去。

磨河滩车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1营利用夜暗向磨河滩车站接近。磨河滩车站北面有一条季节河，叫棉河。平时无雨时，则河里无水或有很少的水，到了雨季则河水猛涨，甚至徒涉都很困难。1营向磨河滩接近时，雨就开始下了，但尚可徒涉。过了河后，1营首先占领了车站外围的民房。由于“堡垒不易接近”、“稍有低矮灌木可以隐蔽”，1营准备依托民房完成袭扰任务。

娘子关打起来后，1营也迅速向磨河滩车站的日军发起了进攻。打排子枪，扔手榴弹，以迅猛的攻势占领了车站外围的几个碉堡。1营正待向纵深攻击，扩大战果，碰上了在铁道线上巡逻的酒井装甲车队。

车站的日军在酒井装甲车队的支援掩护下，向1营发起反攻。21日拂晓，1营被迫退回了磨河滩村，与敌形成胶着状态。根据纵队的指示，1营留下1连继续牵制日军，其余部队迅速展开破路。

1连在老乡的帮助下，在墙壁上挖好射击孔，在房顶上搭好工事掩体，做好了抗击日军冲锋的准备。

老乡平日里经常被鬼子抓夫当差，挑水做饭，现在能够给自己的子弟兵做顿饭吃，送上一碗开水，就甭提有多高兴了，还一个劲地嘱咐战士，争取多杀鬼子，让他们也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厉害。

21日一天，1连的战士连续打退了鬼子的多次冲锋，让日军在房前留下了多具尸体。依托院落不能展开过多的兵力，战士们就轮番上阵，有的战士不肯下来，下边的战士急得直叫唤。连长、排长不得不经常出面干涉，维持“秩序”。

有时也换不成。在战斗紧张时，鬼子一波一波地往上冲，前边刚像割韭菜一样打倒一排，后边的又冲了上来，房上的战士连歇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只能一边打一边喊：“我又打倒了一个。”下边的在这种时候只好忙着往上送弹药，将手榴弹、子弹放到筐里，由上边的战士用绳子拉上去。有的时候连饭也是用这种方式传递。

到21日晚上，1连连长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下，决定利用夜暗的有利条件，主动出击，袭扰和疲惫敌人。1连反复出击多次，搞得日军疲惫不堪。

最艰苦的战斗发生在22日晚上。

雨，从20日就开始下，时断时续。从21日下午到22日晚上，大雨连续下个不停，棉河水波涛翻滚，涨势很猛。

1连的退路被切断了！1连将背水一战。

狡猾的日军也看出来了，八路军兵力薄弱，没有后援，也不能撤退了。随即，日军连续组织了三次冲锋，一次比一次凶猛，一次比一次人多。

从房上流下的已经不知是雨水，还是血水。雨水混杂着血水，染红了房顶，染红了地面。1连伤亡很大，有的班只剩下一二个人了。

棉河北岸的郭天民和刘道生在攻打娘子关的部队撤出后，就通知5团，可以将磨河滩车站的攻击部队撤出了。

22日晚，日军纠集数百人，分三路向磨河滩村包围攻击。团里立即命令1连向北突围，强渡棉河。

1连边打边撤。几个受伤的战士坚持要留下来掩护撤退，连长、指导员坚持要让他们先走，组织了几个战斗小组轮流掩护，交替后撤。

团里组织了由6挺重机枪、18挺轻机枪、2门迫击炮组成的强大的火力队，部署在棉河北岸，准备掩护1连渡河。

由棉河北岸强大的火力队伍里喷出的一条条火龙，划破夜空，直射向日军，打得日军哭爹喊娘。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配合。1连在火力队的掩护下顺利地撤回到岸边。非常遗憾的是在渡河中有20多个战士溺水而死。

战后晋察冀军区的通报中是这样说的：

“5团1连在磨河滩背水战斗中孤军苦斗死守房屋，予反击之敌以重大打击，自己虽亦受到重大损害，但敌军伤亡较我远越于12倍。”

洪河槽晋察冀军区前线指挥所里，聂荣臻和军区参谋长聂鹤亭正在研究下一步的作战部署。聂鹤亭说：

“两天来的战斗中，已取得了战役初步的较大的胜利，右纵队曾一度攻占娘子关，磨河滩铁桥被炸毁一部，并攻入巨城镇及铁道线上数据点，将铁道切成数段，现在正在继续攻击中，中央纵队曾攻占东王舍矿，正搬运机器及彻底破坏中，并攻占蔡庄南北峪地都，消灭敌人一部，并将乏驴岭铁桥炸毁，铁道切成数段，占领贾庄堡垒一座，现正继续强攻岗头老矿中，左纵队亦将石家庄至微水间铁道破坏，交通断绝。各方向的发展都很顺利。”

聂荣臻看着地图上一个个令人兴奋的红色箭头，对参谋长聂鹤亭说：“开始两天战斗的战役局势对我有利，并利于我之扩张战果。估计本集团战役步骤约完成三分之一并以日前情况观之，正有利于扩张战果，并基此胜利达成战役全部任务，为此各纵队，必须坚决执行军区赋予的全部任务，可以采取部队轮班、买柴草互相帮助烤衣服等措施，克服下雨的困难，同时也要看到下雨所加予敌人的困难。马上发个命令，命令各部队坚决动作迅速扩张战果。”

8月22日晚，晋察冀军区下达了新的战斗命令：

命令要求：右纵队除一部监视娘子关，主力大量彻底毁坏沿线铁道、桥梁路基、隧道及某些可能拿下之据点，迅速扩张战果。

中央纵队除留小部围困贾庄敌堡垒外，一部继续攻袭岗头煤矿，并准备以得力之一部前出至微水井陘间毁坏铁道交通，另一部仍置娘子关（不含）至井陘段扫除残敌，大量彻底破坏铁道、桥梁、路基、隧道，该部及该纵队之主力于完成此任务后，即渐次转向井陘微水方向扩张，以便更圆满地完成全部战役任务。

左纵队最主要的任务，即为确实截断石家庄微水之铁路交通阻敌增援，并大量破坏石家庄至平山及平山至微水之公路，至少须在一周之内不使敌人恢复交通，必须先完成此一限度的任务。

冀中独立支队，1、3分区均按原计划坚决动作。

正太线上各纵队任务全部完成的时间至多不能超过26日，争取在26日以前全部完成。

战役期中，特别在雨期内切勿轻敌疏忽，致遭无谓之损失。

当聂荣臻接到彭德怀发来要求扩张战果的电报时，他发给各纵队扩张战果的电报已近一天了。电报仍然是发给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电文如下：

根据你们几次简要战报“百团大战”由于我参战全体指战员忠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英勇果敢进击在各交通线上，特别在正太线上已取得序战之伟大胜利，无限欣慰，特传令嘉奖，仰即转令周知。查此次百团大战，是抗战以来在华北战场上空前未有的自主积极的向敌寇进攻的大会战，对于全国抗战形势与华北整个战局均有伟大意义。百团大战亦将成为中外战史上最光辉的名词，望我全体将士发挥最大之决心、毅力、与耐力，顽强性、机动性，以再接再厉之精神，在现有序战胜利之基础上，猛烈扩大战果，完成战役任务，是所至盼。

根据情报，敌寇似在从平汉、同蒲、白晋等线集中兵力，增援正太，但估计兵力极为有限，且遭我沿途阻滞与扣留，仍难能基本上破坏我之战役进展。希飭各线配合作战部队，除积极破击交通路，阻止援敌外，尚希严格侦察警戒，互相联络，一致协同，注意防空、防毒，对于一切可能夺取之据点，可能消灭之敌人，可能破坏之建筑物，继续积极进攻之。尽量争取战役时间之延长与战果之扩大，对于敌寇以数百人或一个大队来援之兵力，应有坚定决心，集结优势兵力消灭之。

看着电报，聂荣臻高兴地对聂鹤亭说：“总部来电中称此次战役为百团大战，看来整个华北都行动起来了，日军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 特写之三——狮垭山阻敌

中央纵队担负着总预备队和攻占并坚守狮垭山的任务。从地图上看，阻止阳泉、平定之敌西援的最有利的地形是狮垭山。从石家庄往西一直到阳泉，地形较为平缓，偶有高山。一过阳泉，则山势连绵，陡峭险峻，正太铁路从这里开始进入山区。狮垭山则是进入山区的“咽喉”。总部之所以把破击重点选在狮垭山以西，也是充分考虑到在破路过程中，应避免敌之重兵，选择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段开刀。在这个地区，不易屯兵，敌据点较少，便于我大规模破路。

狮垭山位于阳泉西南4公里处，山不是很高。正太路从阳泉蜿蜒西行后又从狮垭山脚下经过。

刘伯承、邓小平在战前反复向陈、陈、谢交代：战役成果看破路多少而定，而破路多少又取决于能够有效地阻止日军多少天了。“最少要坚持6—8天。”

阳泉原驻守日军第4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部和第15大队的大队部8月19日由太原开来中岛山炮中队150人附山炮2门。至此，阳泉守敌有日军约300人，伪警察、伪保安队200多人。

20日，中央纵队的14团即一举攻占了狮垭山阵地。

奇袭相当成功。谁先抢占狮垭山谁就占有了主动权。

奇袭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陈旅大部队前移100公里而敌人毫无知觉。

毫无知觉似有些夸张。因为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向陆军次官的报告中描述了“袭击前的一般征兆”。



“共军向地盘以外移动。共军移动和集结其兵力，扬言是要与中央军一战，巧妙地转移、引诱、欺骗日军的注意力，从而大规模地集结兵力。”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朱德从王家峪到洛阳与卫立煌谈判的临行前，彭德怀交给随朱德一起出发的作战科参谋潘开文一封信，嘱咐他道：“过铁路时，将信扔在铁路旁。”

潘开文迷惑不解地看着彭德怀。彭德怀接着说道：“我们要让鬼子知道，八路军和中央军又要互相‘磨擦’了。”

潘开文恍然大悟，彭总原来搞的是“声东击西”。

也许是这封信起了作用。

据《华北治安战》中记载：“第4独立混成旅团司令部所在地阳泉，在盂兰盆会（日本的一种民间活动——作者）期间，发现很多平时不曾见过的健壮男子前来游逛，市场上卖东西的人有半数改换了新人，事后查明从8月前后经常出入阳泉车站的一个男子，据说是共军某部的参谋长。”

这是日军事后知道的情况，先机已被八路军抢到。

14团抢占了狮垴山后，在敌尚未知晓的情况下，派出预备队主动地打击敌人。

这种方法对于迟滞敌人是有作用的。敌人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又处于八路军的枪声和喊杀声中，一时无法判断八路军有多少人马，使敌不敢贸然出击。对于陈锡联来讲多少可以争取一些时间，在这种时候，时间是要用生命来衡量的。

但片山也绝不是无能之辈，否则他就和中将衔无缘了。日军中旅团长的军衔一般都是少将，只有个别旅团长的军衔是中将。

21日上午10点，片山迅速组织了日军60余人向狮垴山发起了反扑。

坚守狮垴山的14团5、6连依托工事，沉着应战。陈锡联指示14团领导：这是我们和片山的第一次较量，一定要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将敌人放近了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要将片山打疼，使地不敢轻易出来。

按照陈锡联的指示，14团5、6连的指战员将敌人放到已经可以看到日军狰狞的面孔时，随着一声“打”的口令，从各种火器喷出的一条条火龙飞向日军，打得日军惊惶失措，乱作一团。

日军不敢后撤，因为后边有片山旅团长亲自督战。阳泉东西一线是第4独立混成旅团防守的主要地段。现在八路军扼守住狮垴山，第4独立混成旅团的大部防区就失去控制了。片山深感责任重大。

眼看着战斗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攻击的日军又被八路军的一个反冲击给赶了下来，片山感到这股共军绝不是普通的游击队，而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还是赶紧收兵，从长计议。

下午3点，片山又调集150余人，从右侧经西峪掌村向狮垴山迂回进攻。

同一时刻，385旅旅长陈锡联与政治部主任卢仁灿及若干作战参谋正在这一带察看地形。发现敌人从右侧迂回攻击后，陈锡联急令769团1、3营调上投入战斗。陈锡联迅速部署769团3营从正面反击，令该团1营和14团3营两个连分从左、右翼予以侧击，使该敌处于三面夹攻之下。

战斗打得很艰苦。这次进攻的日军是阳泉城内的主力部队——炮兵中队。炮兵中队在中队长中岛的指挥下成散兵队形向14团的阵地攻了上来。

385旅政治部主任卢仁灿总是对一营有些不放心。一营防守的地形相对比较平缓，便于日军发挥火力优势，仗一定打得很激烈。

当卢仁灿带着警卫员到达一营指挥所时，一营刚刚打退敌人的一次进攻。营长正在调配力量。

就在卢仁灿听营长汇报战斗情况时，日军的又一次进攻开始了。

不知什么时候，雨开始下了起来。本来就不深的工事马上就要被雨水给灌满了。很多战士就趴在泥水里端着枪，注视着正在向上爬的日军。越来越近了，100米、50米、30米，在雨水即将从他们身边溢出的时候，他们开火了。

排枪、集束手榴弹，特别激动人心的则是夹杂在其中的清脆的、连续不断的轻重机枪的哒哒声，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交响曲，奏响在狮垭山阵地上。

打退了一批，又涌上一批。日军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发了疯一般向山上进攻。

日军连续不断的进攻使14团1营伤亡很大。在这种情况下，陈锡联将769团3营教导员叫了过来，对他说：你带上一个连，从侧面打一下，减轻一些1营的压力。3营教导员孙泽高带着9连运动到日军进攻的翼侧，向着日军猛扑了过去。日军完全没有准备，一片混乱，纷纷向山下溃逃。

日军没有想到已经快顶不住了的八路军，怎么会突然又从翼侧杀出一彪人马。八路军也没有想到，就在日军已经完全失去控制，纷纷向山下溃退时，突然从山下向山上射来一串串重机枪的子弹。日军的督战队将枪口对准了正在冲锋的八路军战士。正在带领战士冲锋的孙泽高就是在这时中弹的。他中弹后再也没有起来。

日军稍加喘息，又组织了新一轮的进攻。

枪声、爆炸声构成的交响曲已经演奏了近3个小时了。突然1营阵地上的声音弱了下来。在演奏中独领风骚的机枪声没有了。正在向山上进攻的日军似乎也听出了这种变化，利用八路军火力减弱的机会，向山上猛冲。

正在指挥所里观察战斗时进展的卢仁灿也感到了这种变化，他同时还看到了二三十个鬼子正在向山顶爬来。他只说了一句话：“机枪手，跟我来！”就冲了出去。1营长慢了一步，没有拦住。

卢仁灿全然没有理会从耳边呼啸而过的子弹，带着机枪手向阵地快速前进。距阵地只有几米了，再经过一个缓坡就到了，一颗子弹飞来射中了卢仁灿的右肩。卢仁灿顿时摔倒在地，他对机枪手说：“赶快进入阵地，把鬼子打下去。”

机枪手带着仇恨进入了机枪阵地，他看着就在眼前二三十米远的日军，一边大喊着，一边把机枪直打到枪管发红。

双方在西峪村附近激战近3个小时，日军包含炮兵中队长中岛在内的40余人被歼，其余狼狈逃窜。

阳泉城内日、伪军加在一起大约有不到700人。第4独立混成旅团司令部约有30人，独立步兵第15大队队部大约有50多人，山炮兵大队大约有300余人，辎重兵中队约有100人，连同工兵及其他，大约有680人。

经过两次战斗，第4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片山感到单凭自己手中700人的力量，是难以完成打通狮垭山，进军正太路西段的任务，必须另想办法。片山对从寿阳方向来的援兵一直未抱希望。后来日军第1军参谋朝枝繁春大尉的记述是这样的：

军直属部队中当时手下无可利用之兵力，乃由司令部临时抽出包括卫生兵在内的共约40人，组成混成小队，当即指挥该小队开往阳泉。先乘火车至榆

次，然后徒步突破敌阵，3日后至寿阳，经1周时间始达阳泉。

经过白天的两次失败，片山已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不得不将阳泉城内的日侨集合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大部分日侨是来发战争财的。有些人刚刚发了些财，准备返回日本，一听到要被集合起来准备打仗，心想这回恐怕要“无言的凯旋”了。他们拿出最好的衣服，有些甚至写好了遗书，满脸的庄严肃穆，纷乱中透出“准备就难的景象”。

21日晚片山得到的消息更使他坚定了攻占狮垭山的决心。片山从消息中得知阳泉以东地区尚无问题，阳泉西边的无名桥梁、辛兴镇、坡头、侧石、落磨寺镇各据点，均受到八路军的攻击。

22日晨，片山将日军、日侨、伪军共200多人组织在一起，向狮垭山发起攻击。正面不行，翼侧攻击；翼侧不行，迂回包抄。片山接受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这次没有从正面进攻，而是经燕子沟向狮垭山东北高地迂回。为防八路军的伏击和侧击，片山采取了火力掩护、控制要点、逐步前进的方法，向防守狮垭山东北高地的14团2营阵地发起了攻击。

经过一大的激战，片山仍然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双方仍然在前一天的战斗分界线对峙。虽然狮垭山没有变化，但是整个正太路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片山毫无进展的一天里，129师在正太路西段，又炸毁了几座桥梁，破坏了几十公里的铁路，卷走了几千米的电线。

385旅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了战斗总结。干部、战士纷纷拿出自己的想法和经验。有的说，日军在战术上从正面攻击的时候越来越少，多数是在近距离上对我军实施迂回包围。有的分析，这几天日军进攻的攻击精神明显不如从前，射击精度也很差，看来日军已经快完蛋了，把后勤兵和日侨都派到前线了。还有的战士讲，在战斗紧张时，有时他忘了拉弦就把手榴弹扔了出去。他刚讲完，引得其他的战士哈哈大笑。有的连长说，火力与运动的配合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如部队在运动时，火力没有很好地掩护部队运动。有的营长说，我们反冲击的方向往往选择正面，不知从敌人翼侧去突击，而将压制火力放在正面，冲锋时，我们的队形有些紊乱，没有组成集团式的冲锋队形。

越说大家心里越清楚，各级指挥员对下一步的打法也逐渐地在心中清晰起来。

屡战屡败，使片山恼羞成怒。他枪毙了两个退缩不前的日侨，给进攻的日军下了死命令——如不拿下狮垭山“统统死啦死啦的”。

23、24日两天，倾巢而出的日军，在猛烈的炮火的掩护下这次不仅有地面炮火的支援，还有空中火力的支援，向狮垭山又发动了多次进攻。

炸弹的气浪将地上的石子、尘土、树枝等统统掀到天上，然后又跟下雨似的，哗哗地落下来。负责观察的战士发现，从飞机投下的炸弹中，有一些没有爆炸，而是滋滋地冒着烟，闻过以后还有些头昏、恶心，他迅速将这一情况向旅里作了报告。陈锡联一看，知道鬼子又在投毒气弹了，他立即命令各营，将毛巾沾湿，捂在嘴上，迅速作好防毒准备。

有些战士甩出手榴弹，用手榴弹爆炸后的气浪驱散毒气烟雾。其他战士一看效果挺好，立即效仿。在和鬼子的战斗中，八路军经常想出一些土办法，来对付日本人的洋玩艺。前边经常提到战士们用篮球胆做成手套，然后戴着这样的手套去破敌人的电网，也是以上办法对付洋玩艺的事例。

8月24日，师里的一封电报，改变了385旅的任务，同时也就完全改变了狮垭山争夺战的格调。

这封名为《令正太破击必须再坚持半个月》的电报，分析了129师当面之第4独立混成旅团固守待援的情况，要求129师所属各部树立坚定信心，并指出“今后任务在彻底摧毁铁路、桥梁、隧道、车站及一切建筑物，拼命搬资材，使敌无法修复，并继续扩张战果”。

为保障主要任务的完成，师要求：陈锡联、谢富治指挥的总预备队3个团，以一部接收桑掌至张净镇段铁路工作，以主力位于桑掌、龙门村、曹梁地域，并控制北龙门以南之1528高地，但须留小部在狮垭山一带游击侦察，以保障破击，如阳泉之敌出击，主力则夹击消灭之。

电报明确要求385旅除一小部分继续在狮垭山一带游击侦察外，主力则转为破路队。25日，为继续扩大战果，385旅奉命由预备队转为破路队。除旅留14团两个营及769团6连继续扼守狮垭山、西峪掌、冠山阵地外，主力则转移至龙门及上庄、曹梁、北垭之线。

### 激战卷峪沟

左翼纵队总指挥周希汉接受任务时的心情是很激动的。

当刘伯承宣布完右翼纵队和中央纵队的任务后，继续宣布左翼纵队的任务时，没有指明由谁来负责指挥左翼纵队，而是首先交待了左翼纵队的任务。他讲道：

“左翼纵队由386旅的16团和决死1纵队的25团、38团三个团组成，担负寿阳至榆次间的破袭任务，应先集中兵力攻下芦家庄、和尚足、下湖、上湖、马首等车站和敌据点，得手后，视情况向北，向西扩大战果。”

讲到这里，刘伯承停了一下。

跟随陈赓一起来参加会议的旅参谋长周希汉正在按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认真地进行着记录。

周希汉是一个老资格的军人。1927年参加麻城起义时，他才14岁。在他的军人生涯中，干过很多部门，担任过麻城县独立营通信班长，独立团通信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甚至还担任过红13师38团的共青团书记。后来调到红4方面军当参谋。八路军北上抗日后，他先任386旅作战股股长，后任旅参谋长。使他遗憾的是，在这些履历中，一直没有当军事主官的经历。

前天，太岳军区接到129师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转来的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预先号令：“命令太岳军区部队立即秘密地进行破袭正太路和敌人重要交通线的准备，并命令772团、16团和决死1纵队的25团、28团，待令参加正太破袭战。”接今后，陈赓即带领4个团经过5昼夜的急行军，穿过白晋铁路敌人的封锁线，马不停蹄地赶到寿阳以南25公里左右的松塔、白云村一线秘密集结。

一路上部队斗志高昂，周希汉后来回忆说：行军途中，部队除了通过封锁线时保持肃静外，那真是一路行军一路歌。指战员的欢声笑语在群山中回响，战斗情绪十分高昂。

他和陈赓到达师前进指挥所驻地石拐镇后，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已经在指挥听里等着他们了。

周希汉没有想到，就在这间既是作战指挥室，又是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卧室里，刘伯承的这一停顿，使他的军人生涯发生了改变。

周希汉对这段往事的印象太深刻了。

刘伯承用于指向上推了推眼镜，看着周希汉说：“根据陈赓同志的建议，决定左翼纵队由你指挥。”接着，刘伯承改变了语气，非常严肃而严厉他说：“一定要坚决攻下上述车站和据点，一定要遵守统一的时间，密切协同配合，一定要彻底破坏正太路。有的据点敌人守备甚严，要讲求战术，不能啃核桃，而是要一个一个地砸核桃。”他边说边挥起握得紧紧的右拳，有力地砸在桌子上。

刘伯承的比喻向来是很生动的。特别是讲战术时，为了做到通俗易懂，他经常作一些很形象的比喻。刘伯承常用“牛的战术”来形容在战斗中使蛮力、拼消耗的打法，用“马的战术”来形容消极防御的打法，用“狼的战术”来形容机智、灵活的打法。

身为386旅的参谋长，周希汉当然懂得“啃核桃”和“砸核桃”的区别。这里的核桃指的就是碉堡，“砸核桃”首先要狠，要一下子把核桃砸碎，不要陷入“牛抵角”的状态；其次要快，要以隐蔽的接敌动作，在敌人尚未反应过来时，迅速解决战斗。

一向沉得住气的邓小平总是在刘伯承说完后，作补充交待。他对周希汉说：“左翼纵队这次没有配备政治委员，也没有配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都由你一人兼任。”邓小平是相信周希汉的，但还是问了他一句：“行不行？”

中国人虽然有谦虚的传统，但周希汉这次没有谦虚。在战争年代，一个指挥员的自信心往往直接影响着战士的情绪，决定着一个部队在领导心目中的位置。周希汉很珍惜这次机会，他要让刘、邓放心。他听到问话后，马上站起来，立正后，坚定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这句话虽然像现在电影里的台词，但在当时却是最合适、最恰当的语言了。

这天晚上，即将第一次独立带兵的周希汉失眠了。

会议结束后，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周希汉和陈赓回到宿舍，充满活力、爱开玩笑的陈赓对周希汉说：“你这个‘好战分子’，这回可以过打仗的瘾了！但你要记住刘师长讲的‘要砸核桃’，还有邓政委讲的，既要指挥好，坚决完成任务，又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你的担子可不轻呀！你要找各团的干部研究研究，‘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嘛！”

“你的担子可不轻呀”，周希汉躺在床上，刘、邓、陈的嘱托总是在脑子里翻腾，挥之不去。周希汉后来回忆说：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要走——我对陈赓说。他说，你走吧！我也失眠。

大战前睡不着的不止周希汉，还有陈赓，或许还有很多指挥员因为在等待着大战的到来而睡不着觉。

八路军的将士因为大战即将到来而睡不着觉，鬼子、伪军因为不知大战即将到来而仍然睡得很香。大战发起后，睡不着觉的用枪口和枪声逼迫着唤醒了睡得很香的，使睡得很香的在醒来之后不得不穿上了衣服，举起了双手。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暂时睡不踏实，是为了永远能踏踏实实地睡觉。

周希汉看着地图，脑子里仍然在考虑着刘伯承所讲的“砸核桃”的问题。周希汉的目光从东边的寿阳、马首、上湖，逐渐移向西边的芦家庄、榆次、太原，各个据点护卫着铁路，铁路又将各个据点和车站紧紧地连在一起。敌人采用的是蛇的战术，打尾则首至，打首则尾至，打中则首尾皆至。刘伯承“砸核桃”的指示，在周希汉心中越来越清晰。只有采用“砸核桃”的战术，迅速剥掉敌人的外壳，在太原、榆次方向的敌人尚未反应过来时，组织大量

的群众对敌铁路进行破坏。“啃核桃”则不可能达到这种出奇制胜的效果。

为了砸好“核桃”，周希汉作了如下部署：由16团攻打芦家庄车站，并以小部队向榆次方向佯动，牵制敌人；25团攻打马首车站，并派小部队牵制寿阳县城之敌；38团攻打上湖车站，并攻占下湖、和尚足两个敌据点。

左翼纵队攻击方向打得最艰苦的是芦家庄。

芦家庄是一个50多户人家的村庄，村南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河，雨季时河水湍急。村东是火车站，日军在车站周围修了4个碉堡，碉堡外有壕沟、铁丝网。芦家庄车站驻有日军原田大队的一个中队，有日军40余人和伪军20余人。

16团团长沙家庆根据侦察的结果，决定以5个连配机关炮一门，袭夺芦家庄；另由两个连队配属工兵一部向榆次方向游击，监视和牵制敌人，并负责炸毁芦家庄至榆次段的铁路桥梁；另一个连队向北游动警戒，保护侧翼；留4个连为预备队。

谢家庆将第一梯队的5个连部署在车站的南北两个方向，构成对车站的钳形攻势。攻击发起后，北边的两个连越过小河，向芦家庄车站以北的两个碉堡发起了攻击。攻下碉堡后，又继续夺占了芦家庄，并由西向东攻击车站。

另三个连向车站以南的碉堡发起了攻击。在通过铁丝网时，受到了一些损失。日军发现八路军向碉堡发起攻击后，用密集的火力封锁了通道。一个破障队员冲上去后，把一根铁丝的一头钉入地下，另一头绑上一块石头，扔向铁丝网。他刚刚将石头抛出，就被一颗罪恶的子弹击倒在地。这些方法都是在战争中逐渐摸索出的对付日军电网行之有效的土办法。先将电网和大地相连，等于给电网安了根地线，再用铡刀砍电网时，就可以保障安全。

可是石头搭上电网后，由于惯性过大，一下将另一头的钉子带出。另一名破障队员又冲了上去，匆忙中用手抓住钉子就往地下插，由于没戴用球胆改制的手套，触电身亡。

战士们将仇恨化作力量，以勇猛的冲锋、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将碉堡拿下。之后，由东而西向车站扑去。

16团的战士从东西两个方向向车站发起了冲击。喊杀声、枪弹的爆炸声撼动了整个车站，残敌也被八路军战士的声威撼动，放弃了车站向西逃去，在西边遭到了16团占领芦家庄部队的迎头痛击。敌人如惊弓之鸟，又掉头向东逃窜，在东边又遇到了16团攻击车站的一个营。东也不行，西也不行，敌人在绝望中，占领了车站的高房负隅顽抗。

经常在庄稼地里遭到日军火攻的八路军现在要以牙还牙，也让鬼子尝尝火攻的滋味。柴草堆放好了，燃烧弹扔出去了，火呼呼地着起来了。在烟火翻滚中，鬼子坚持不住了，又退守到火药库。主攻营配属的机关炮开始发挥作用了。猛烈的炮火将仓库的弹药引爆，残敌又窜入一所学校的教室中固守。

指挥所里的周希汉不断接到胜利的消息。

战斗发起后的1个多小时，38团6连迅速攻占上湖车站，全歼守敌，并生俘敌车站站长。25团7部以勇猛的动作，经过艰苦的攻击，占领了马首车站，击毙敌小队长1名，士兵24人。

从上级传来的消息也同样令人振奋。

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军区部队占领了正太路上的战略要地娘子关，炸毁了井陘煤矿；贺龙、关向应指挥的120师和晋西北的部队，同时向同蒲路北段及静忻公路出击，385旅一举攻下康家会，全歼守敌，并歼灭由静乐增援

之敌 40 余人。

总部发来电报，称百团大战“将成为中外战史上最光辉的名词”。

令周希汉遗憾的是未能全歼芦家庄守敌。由于 21 日天降大雨，芦家庄又有几百日军增援，16 团各攻击部队之间的联络又不通畅，使芦家庄退守学校的一部日军侥幸逃脱。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但周希汉的心始终放不下来。28 团 5 连反偷袭成功的消息，既使他高兴，又让他担忧。

和日军打了三年多的仗，日军的脾气周希汉是很清楚的。只要八路军在某个地方狠狠地揍了日军一下，日军总要集中一定兵力进行报复，否则大日本皇军的这口气是咽不下去的。百团大战这样大的破袭行动，打得日军焦头烂额，晕头转向，日军一定会集中兵力进行报复。

战斗打响后，周希汉既要关注破路群众的安全，又要关注部队的疲劳情况。而最让他担心的则是部队因胜利而松懈，对敌人的报复行动失去警惕，遭至不应有的损失。

担心、忧虑，连日的不睡觉，使周希汉的眼睛慢慢肿胀起来，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上火”了。

肿着眼睛的周希汉正是用眼睛的时候。为保障扩大战果，防止敌人报复，周希汉除派部队和侦察员加强对榆次敌人的侦察和警戒外，每天还亲自到羊头崖指挥所正西、西北、西南的三个高地了望哨，用望远镜观察战场情况和榆次、寿阳方面敌人的动静。

周希汉得到的消息仍然使他睡不着觉。从 8 月 26 日起，周希汉连续得到榆次抗日政府和侦察部队关于榆次之敌不断增加的报告。

周希汉下达的命令和得到的消息都在增加。加强战备，抓紧破路，加强监视，命令一个接一个地下发，敌人在增加、增加、增加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8 月 30 日下午，在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之前，周希汉早已预想到的情况出现了。在望远镜中，周希汉看到十多公里外的山梁上，有一路行军纵队时隐时现，像蚂蚁爬行般地蜿蜒西行。日军终于出现了。

周希汉一面将情况迅速上报刘、邓和陈赓，一面命令 16 团团团长谢家庆带领两个营，占领芦家庄西南 12 公里的高坪阵地，阻止敌人的侧后迂回，掩护群众和部队继续破路。

双方一经接触，战斗就异常激烈。

31 日，日军 500 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高坪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

激战中，周希汉得到了刘、邓首长的指示：

“应坚守高坪、道坪阵地，掩护破路群众有秩序地撤退后，你部应经松塔、马坊进至石拐以北地区，协同 385 旅消灭突进石拐之敌。”

对于如何执行这个指示、是否执行这个指示，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情况的变化，构成了对周希汉的重大考验，使第一次担任纵队指挥的周希汉在这个临时职务上走向了成熟。

当周希汉赶到高坪时，坚守高坪一带的部队已经处在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增援芦家庄之敌的一部，正向南进至戈山一带，企图攻击高坪阵地的右翼；向东南方向运动之敌约 500 余人，已占领高坪左后方的高家山，威胁着高坪的左侧翼；自寿阳向南运动之敌千余人已占领河底村，正从北向南对我

合围。

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情况的发展已经完全不同于设想。

原计划左纵队在完成阻击任务后，经松塔、马坊地区，在石拐以北协同385旅消灭突进石拐之敌。现在，日军一部正欲继续向129师后方迂回，妄图围歼129师于松塔、马坊地区。师指挥所还在石拐附近，这股敌人已经威胁到师指挥所的安全。情况已经无法上报，周希汉面临第一次临危处置。

周希汉能够得到陈赓的推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赓是129师有名的虎将。在香城固战斗后，日军打出了“专打陈赓”、“专打386旅”的牌子。陈赓除了打仗出了名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人所共知的——看人看得非常准。经陈赓当红娘而结成百年之好的夫妻在八路军中可不是一对两对。像我们熟悉的彭德怀与浦安修婚姻、肖华与王新兰的婚姻都是陈赓牵的线、搭的桥。这次又是陈赓搭桥把周希汉和左翼纵队总指挥联在一起。

周希汉没有辜负陈赓的推荐。陈赓也没有看错人。

周希汉针对三面受围的不利局势，立即命令25团阻击寿阳方向的敌人，掩护破路群众安全转移后，再进至松塔地区；又令38团向16团靠拢，占领柳树坪、松凹一线高地，配合16团采用交替掩护、节节抗击的战术，阻敌前进，保障师主力右翼的安全。

完成阻击任务后，周希汉指挥26团、38团于9月2日凌晨转移到松塔东南13公里左右的上瑶岩、羊儿岭、红崖、上葫芦把一线高地时，发现左右两翼的两条山沟里火光一片，烟雾弥漫，人喊马嘶。搞不清是日军还是八路军。

正在准备派出侦察，一个走错方向的伤兵揭开了谜底。他告诉周希汉，说：“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带的伤兵在左翼卷峪沟。”右翼是敌人，左翼是友军和伤员。

是去完成刘、邓的指示中所要求的配合385旅歼灭突进石拐之敌的任务，还是就地转入防御，掩护友邻部队和伤员？周希汉面临第二次临危处置。肿着眼睛的周希汉对形势看得是很清楚的。

他召集16团团长沙家庆、政委陈悦常和38团团长沙爱卿、政委刘有光在山顶一棵大树下研究了情况，决定38团占领红崖一带的高地，16团占领羊儿岭和上岩等高地，构筑工事，坚守阵地，掩护友邻部队和伤员安全转移。

周希汉的部署正中要害。部队刚刚进入阵地，500余敌人就在炮火掩护下向阵地猛扑过来。16团坚守的羊儿岭阵地受到的冲击尤其强烈。由于敌众我寡，激战半小时后，阵地被敌人占领。

形势很危急。周希汉也感到压力很大。压力大还不仅仅是因为防御正面的敌军要多出己方好几倍，卷峪沟内有友邻和伤员，防御任务很重；更重要的则是师里交待的任务和眼前的当务之急发生了冲突，使周希汉分身无术。

周希汉回忆道：刘、邓首长交给我配合385旅歼灭突进石拐之敌的任务，我一直记着，怎么也放不下，总想在掩护友邻部队和伤员转移后，尽快摆脱敌人，向石拐以北地区转移。

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很多将才，有时做出的决断很今后人不解。因为从当时的情况看，有两种或更多的选择，而他们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后来经实战检验他们选择对了，这种能力恐怕书本上很难学到，也就难免让后人不解了。

周希汉正是在多种选择中选择了正确的一种。



就在这关键时刻，周希汉看见有两个人从卷峪沟方向气喘吁吁跑上山来。原来是刘、邓派警卫营长向他传达口头命令：“要死守阵地，没命令不得撤退。”这时，周希汉才知道师指挥所也在卷峪沟内。

“要死守阵地”虽然是一道令多少将军望而生畏的命令，但此时此刻却令周希汉感到一阵轻松。他从痛苦的抉择中摆脱出来了。

周希汉马上部署夺回羊儿岭，命令16团以2个连的兵力从上瑶岩向南出击，攻击羊儿岭敌人的左侧后背；38团以1个营的兵力，从红崖向北出击，攻击羊儿岭敌人的右翼；谢家庆团长带16团4个连分3路，从正面向羊儿岭实施反击。

冲锋与反冲锋，攻击与反攻击，多达13次。有时冲击与反冲击是以肉搏战而告终的。有两个团长、政委亲自带领部队冲击，八路军志在必得，日军则必须死守。施放毒气，飞机连续低空轰炸扫射，日军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八路军则多方向、多批次地连续冲击。这个时候，双方都已毫无保留，拿出了最大的力量。

有时候可以说一场战斗是比双方的力量，有的时候比的却是意志。双方打到短兵相接的时候，不仅可以看到对方的枪刺在阳光下闪烁，甚至可以看到对方被战火熏黑了的面孔。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日军终于抵挡不住八路军勇士的勇猛冲击，从羊儿岭溃退下去。

占领羊儿岭后，周希汉立即命令加紧构筑工事，准备迎接敌人疯狂的反扑，当过参谋长的周希汉在部署兵力时细致周到，他命令16团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坚守阵地，主力疏散隐蔽为预备队。

这一着非常有效。鬼子每次冲击，都伴随着飞机、大炮的掩护。前沿阵地上少布兵，则在敌人的炮火下，伤亡大为减少。不断地得到后备力量的补充，使第一线阵地总能保持一定的有生力量。

八路军越战越勇，战斗情绪越战越高。阵地始终牢牢地掌握在八路军的手中。这次阵地防御战，从9月2日6点半打响，一直到21点半结束，整整持续了15个小时，共毙敌300多人。战斗结束后，按刘、邓首长命令，部队转移集结待命。

到达集结地后发生的一件事使周希汉劳顿全消。周希汉是这样描述这件事的：

周希汉本来想躺下睡一觉，但一闭上眼，战士们在战场上同敌人肉搏时的情景就出现在眼前，正欲睡不睡时，参谋向福廷跑来激动地对他说：“参谋长！首长们都来了！”周希汉惊奇地问“哪里来的首长啊？”向福廷说：“你快出去看吧！”

周希汉急步跑到大门外，真想不到，北方局书记杨尚昆、18集团军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副主任陆定一等同志都来了。罗瑞卿同志紧紧地握住周希汉的双手，说：“希汉呀，今天你们打得很坚决，很顽强！打得好！”杨尚昆同志接着说：“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保障了首脑机关的安全。我们是代表朱、彭首长和刘、邓首长来慰问你们的。”他们又一次一同周希汉握手。

进到房里后，首长们询问了周希汉是如何转移到卷峪沟的。周希汉回答后，首长们说：你们在和上级失掉联系的紧急情况下，机动灵活地处置情况，部队打得很顽强。希望你们好好地总结经验，发扬这种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今后更好地多打胜仗。现在你们已转移到外线来了，要让部队好好休息一下，恢复恢复体力。

## 晋西北告捷

8月8日，晋西北兴县蔡家崖120师师部。

贺龙和关向应拿着刚刚收到的总部关于开展正太破击战役的《战役行动命令》，研究和讨论着。半个小时后，贺龙把那只永不离手的木雕烟斗放在嘴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把我们的意见向总部反映一下。”

贺龙和关向应的想法与总部的意见不完全一致。八路军总部在电报中分配给120师的任务是，集中主力，破坏榆次到平遥段的同蒲路，配合兄弟部队向正太路进攻。

贺龙和关向应的意见则是将120师的主要破坏路段放在同蒲路北段和忻静公路间。

榆次向南是太谷，太谷再向南就到了平遥。总部的意见是要120师将主力放在榆次南边120师的意见是将主力放在榆次以北的忻县至朔县之间。

八路军总部的意见和120师的想法中，虽然执行任务的路段都是在同蒲路上，但这一南一北，却是差别很大。在榆次以南路段上用兵，则可直接敲山镇虎；在太原以北用兵，采取的则是围魏救赵的策略。

关向应对贺龙说：“我们要做到知彼，但不能忽略了知己。经过夏季反‘扫荡’，部队还没有恢复，在同蒲路北段开刀，拽住筱冢的牛尾巴，更适合我们的情况。”

120师实在太疲劳了。

这一年的夏天，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刚刚粉碎了日军残酷的夏季“扫荡”。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面之敌第3、第9、第16独立混成旅团和第26师团各一部，约有2万人。第9独立混成旅团的司令部设在太原。

日军1个师团、3个旅团”为防止该地区共产化”，从6月6日至7月6日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联合“扫荡”。关于这次“扫荡”，日军是这样记述的：

“山西省西北部是共军120师及前发生兵变的山西新军的根据地。第1军在方面军指导下与驻蒙军相配合，企图消灭盘踞在兴县、临县、奇岚及岚县地区的共军，以防止该地区的共产化，并削弱中共在同蒲线以东策划的活动。为此，自1940年5月中旬进行了作战准备。”

为此，日军计划首先在晋西北根据地120师分割包围，如在晋西北根据地中部不能实现预期目的，则压迫120师至黄河沿线，逼迫120师背水一战。

6月6日，日军15000人同时出动，实施预期作战。

贺龙把烟斗叼在嘴上，烟雾使他的眼睛微微眯着。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后退过。兵来将挡。日军分三路向晋西北进攻，贺龙也分三路退敌。一路吸引敌第26师团和第3旅团，不使其进入根据地；一路插向敌后，威胁敌军后方，围魏救赵；最后一路在根据地内部运动游击，寻机歼敌。

日军左突右冲，频频扑空。7月1日，日军合击兴县120师主力扑空。贺龙判断日军各路进攻部队也已是强弩之末，决心集中第358旅、独立第1

旅、独立第3、第5支队，由张宗逊、李井泉指挥，准备在兴县以东伏击来犯之敌。7月4日，敌进入伏击圈。由于敌兵力过多，激战至黄昏，未能结束战斗。此后，敌后续部队陆续到达，贺龙决定120师各部撤出战斗。

历时一个月的反“扫荡”战役，120师主力与地方武装共与日军交战251次，毙伤敌4000多人，彻底粉碎了日军消灭120师于晋西北的企图。

晋西北的形势是很严峻的。

日军敢于肆无忌惮地对晋西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是因为日军已和山西军阀阎锡山偷偷地作了朋友。1939年11月，阎锡山密令旧军第13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各派代表1人，在临汾后村同日军进行谈判。日本人为了要阎锡山反共，答应归还阎锡山在山西的工矿企业的49%，全部归还阎锡山各将领的住宅。同时日军还答应给晋绥军提供军械弹药，帮助阎锡山剿共。

国之将亡，何以家存。阎锡山是不懂这个道理的。

在阎锡山眼里，国是蒋介石的，只有山西这个家才是他的。为了家他可以和日本谈判，可以把枪口转向刚刚帮助他守卫过家的八路军。

1939年12月，已从日本人手中得到家产的阎锡山，下达了要决死第2纵队破击同蒲路霍县至灵石段。这是阎锡山送给日本人的一个礼物，因为日军已经集结了数千人在韩信岭地带，正在等着决死第2纵队钻进口袋。

阎锡山这个命令中的潜台词，实际上已是司马昭之心——尽人皆知。决死第2纵队当然不能执行这个命令。

于是，阎锡山终于找到了借口。

紧接着，阎锡山通电全国，宣称决死第2纵队“叛国”。

之后，阎锡山对决死第2纵队、抗日政府，牺盟会干部、八路军后方工作人员大开杀戒。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第120师于2月初返回到晋西北根据地，不得不从抗日最需要的地方撤回来，加强晋西北反顽斗争的力量，打击晋西北地区的旧军和焰越来越嚣张的地方顽固势力。

军事形势紧张和群众基础薄弱是贺龙有所顾虑的两个主要原因。山西是阎锡山的老窝。在这里，封建势力顽固，反共势力猖獗，群众基础比较薄弱。

120师的主力部队长期在外，深入的、广大的群众工作才刚刚开始。

1938年底，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连续的进攻。冀中军区吕正操告急。中央军委急令贺龙、关向应率师主力开赴冀中。

贺龙、关向应临危受命，到达冀中后，在10天内，连续打退日军两次进攻。根据中央的指示，第120师与冀中军区党政军共同组成冀中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统一领导冀中的党政军工作。随后又成立了冀中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吕正操任副总指挥。

冀中实行了统一领导后，于4月底在齐会打了一个漂亮的大歼灭战，歼灭日军第27师团第3联队第2大队大部。齐会战斗的胜利，使冀中的形势渐趋稳定，为冀中抗日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40年1月，贺龙、关向应挥师回到晋西北后，不仅要进行军事斗争，还要进行经济斗争。

1940年是晋西北抗日斗争最艰苦的岁月。日寇在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又加紧了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蒋介石、阎锡山也不想让八路军顺利的发展，和日本人一起对边区实行物资禁运，企图困死、饿

死抗日根据地的军民。

那时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流传着一个“老总开店”的故事。

1940年入夏的一天，120师管理生活的几个干部，抬着一筐西瓜来到师部。贺龙问：“这是干什么？”

“西瓜丰收了。送几个瓜请师首长尝尝。”

“不会过日子。把西瓜吃到肚子里，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把西瓜卖掉，不是还可以换回一些生活用品吗？”

几个送瓜的干部不得不佩服贺老总比他们想得更远。当时晋西北已贫困不堪，部队有时只能靠黑豆充饥。回去后，他们迅速实现着贺龙的想法。

他们先把西瓜卖掉，再把卖西瓜的钱，买一些根据地急需的生活用品，再把这些物品在根据地内出售。就这样往返了几次之后，他们手里居然有了一定的流动资金。于是他们又办了一家“民生商店”，大概是取改善民众生活的意思吧。

“民生商店”办起来后，生意出奇的好。很多当地的商人都来和“民生商店”做生意。因为他们觉得“民生”是贺老总开的店，不会赖帐，有信誉。

“民生商店”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8月15日，120师正式将修改后的作战计划上报。

计划上报后，贺龙、关向应将旅、团领导召集到一起，进一步明确了各个单位的任务。

由于120师修改后的计划上报得比较晚，距离百团大战正式开始的时间很短，120师没有下达正式的作战命令。但我们完全可以从贺龙的一个讲话《百团大战的一个侧面——晋西北》中了解贺龙当时的想法。他认为：

晋西北，也就是同蒲线的北段，只是这次战役的一个侧面。但是，由于它和这次战役的正面——正太线紧相连接，是敌人增援最便利的一条交通要道，所以，在同蒲线上的配合行动，对于争取整个战役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120师在百团大战的统帅朱、彭总司令的领导与指挥之下，协同晋西北的友军、新军各部，便也同时在同蒲线北段全线出击。

这样大规模的战役进攻，在抗战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次伟大的行动不但使敌人的力量受到严重的打击，打击其进攻我和大西北的阴谋计划，更使敌后广大地区以及全国的同胞明晰地看见中国的力量是如何显著地发展着，尤其使敌占区的同胞万分兴奋，因而更加看清中国自身的力量，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而敌人的欺骗夸张终归于破产，一切对抗战悲观动摇的念头也归于破产。

这次伟大的战役对于转变华北战局，坚持敌后抗战，尤其有重大的意义。敌人正企图以修公路，筑据点，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囚笼政策”，隔离和缩小我各个抗日根据地，扩张其占领区，以巩固其在华北的统治。可是这次战役将使敌人的企图受到严重打击，而使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更得以扩大与巩固，并取得密切联系，进一步打成一片，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

按照贺龙、关向应拟定的作战部署，任务区分为：以358旅向忻静公路破击，并协同独立第1旅715团相机攻占岚县、东村；独立第1旅第2团相机攻占离石以北的石门堰和寺圪塔等据点；决死第2、4纵队破击汾离公路，并相机收复该线上之敌据点；独立第2旅破击同蒲铁路朔县至宁武段，并相机攻占某些据点；工卫旅一个团和师特务团，位于太原以北的同蒲铁路高村至于社间实行破袭；暂1师位于五寨、神池间，保障独立第2旅之翼侧安全。

受领任务后，张宗逊就率领 358 旅向康家会进发了。

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给了张宗逊大显身手的机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张宗逊担任过红军大学参谋长、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在总部机关待着，虽然能够和老总们学到很多东西，但他总渴望挥戈纵马驰骋疆场的那一天早些到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宗逊被任命为 120 师 358 旅旅长，随 120 师挺进敌后，转战于晋西北地区。他打的最痛快的一仗是 1938 年 11 月，为配合晋察冀军区军民粉碎日军对五台山区的围攻，指挥 358 旅在五台县滑石片歼敌一个大队。这次师里把破袭忻静路这块硬骨头交给他，张宗逊感到责任很重。

忻静公路远远地伸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腹地，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贺龙认为，趁此次交通大破袭战，狠狠地搞它一下，把敌人变成缩头乌龟，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康家会是忻静公路上最大的据点，紧挨着据点是一个大粮站，由日军第 9 独立混成旅团第 39 大队一部 50 余名日、伪军守卫。康家会西侧利润村驻有 10 余名日军，东侧石神村驻有 30 余名日军。此次让 358 旅攻打康家会，就好比是拿着铁锤去砸蛇的七寸，正中要害。

贺龙考虑的还不只是一个康家会，他指示张宗逊要作好打大仗的准备，要敢于消灭来援之敌。

根据贺龙的指示，张宗逊作了如下部署，以 358 旅 4 团 2 营攻打康家会，以 1、3 营埋伏在康家会东侧，准备伏击由石神村出援之敌；以 358 旅 716 团在康家会以西的砚湾设伏，准备打击由静乐出援之敌。

当 358 旅赶到康家会村外的時候，已是半夜。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风吹着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

张宗逊一声令下，两个攻击小组悄无声息地蹿了出去。日军哨兵没有发觉任何动静，仍然怀抱着三八大盖在岗楼上来回地走动。

左边的攻击小组已经砍断了铁丝网，正在隐蔽地向岗楼下摸去。右边的攻击小组在砍断铁丝网时，弄响了挂在铁丝网上的铁铃子，当当的响声，惊醒了昏昏欲睡的哨兵。哨兵“哗”的拉开枪栓，朝下面问道：“什么人的干活？”

没有人回答，只有几个黑影在迅速地朝岗楼下接近。

日军哨兵的枪声响了。

枪声就是命令，358 旅两个连迅速朝岗楼扑去。

碉堡里的敌人一边穿衣服，一边抓枪。有的拿错了衣服，有的抓错了枪，乱作一团。

在东边碉堡的机枪响起来的时候，358 旅 4 团 2 营 4 连的一个排已经进到了碉堡的下面，两个战士转身来到了枪眼的下方，将身上的三颗手榴弹捆在一起，拉弦后扔进了碉堡。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机枪顿时不再响了。

经过 40 分钟的激烈战斗，4 团干净利索地拿下了康家会。

战斗并没有结束，只是暂时告一段落，敌人不会善罢甘休。

第二天凌晨 5 点多，从静乐赶来增援的两卡车日军，沿着忻静公路朝着康家会开过来。

埋伏在康家会以西砚湾的 716 团早已等得不耐烦了。716 团将 2 营放在中间，负责从正面打击敌人；将 1、3 营放在左右两翼，待战斗打响，负责从两翼向敌人进攻。

虽然早晨的雾气挡住了大家的视线，但从由远而近的车声中可以感觉到日军汽车正在向这边驶来。一个战士把耳朵贴在地面上，高兴地说：“我听到了！鬼子终于来了！”

团长对大家说：“一定要放近了打。叫敌人来得了，回不去。”

汽车越来越近，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战士已经能够透过薄雾隐约地看到汽车的影子。

汽车到了只有百米左右时，突然停了下来。日军听到康家会的方向静悄悄的，犹豫着不敢再往前驶了。几个军官模样的日军，下车来嘀嘀咕咕了一阵，似乎在商量着什么。

埋伏的战士都紧张得不得了，生怕即将到手的鸭子又飞了。

日军嘀咕了一阵子，终于又继续向着康家会的方向开过来。

到现在也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日军又继续前进的。总之，他们犯了一个再没有机会改正的错误。

随着716团团长的一声“打”，所有的轻重火器全都在这一时刻开了火。

第一辆汽车被打着了，车上的日军纷纷跳下车来。第二辆汽车上的日军一看中了八路军的埋伏，就想掉转头往回开。可现在已经由不得敌人了，埋伏在两翼的1、3营迅速插了上去。

日军无所依托，转瞬之间变成了瓮中之鳖。

这一仗除几个日军逃脱外，歼敌40多人。

贺龙评价康家会战斗是晋西北“抗战第四年的第一次光荣的胜利”。

昔日像一条巨龙穿越在崇山峻岭中的正太路，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后，则像被抽去脊梁骨一样，毫无生气地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日军第1军参谋朝枝繁春大尉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正太路沿线各小据点，大半已被消灭。可以望见沿线制高点八路军了望哨。多处枕木被烧毁，铁轨被拆除，铁路、桥梁大部遭到破坏或损坏。沿途村庄、居民或逃走或被八路军带走，房屋皆空。至阳泉旅团司令部时，全面战况业经脱险，已可安心。但是，此等局面的出现，认为是许多运送退伍士兵回国的列车偶然停留娘子关、阳泉之间，使敌人判断错误，而停止其攻势。

陈赓一个月后，有事路过正太路，战后的残迹仍然满目皆是，铁路两侧到处都是尸体和被烧得弯弯曲曲的铁轨。

### 第三章 战争多棱镜

#### 对几封电报的思考

百团大战发起后，彭德怀在8月26日第一次向各作战区发布《开展正太线两侧作战之战役部署》。在这个命令中，彭德怀根据情况的变化，已经在思考第二步的行动计划。

彭德怀设想，“在正太路不能继续坚持作战或未彻底完成正太战役任务之情况下，我之行动方针，应是乘胜开展正太线两侧之战果，去收复敌深入各该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继续坚持正太线之游击战，缩小敌占区，扩大战果，同时以一部兵力进行休整”。

由于敌人已经从第一次打击中清醒过来，敌110师团于23日派出轻装甲车队及步兵一个大队前往井陘地区增援，24日，日军从太原出动飞机对129师破袭部队进行轰炸，25日派出了增援部队，特别是正太路东段石家庄至微水间的交通未能彻底断绝，日军从22日起即纷纷增援微水至井陘间各据点，使八路军在正太路不能继续坚持作战。

彭德怀迅速将注意力从铁路上转移到了铁路线两侧之日军据点，他设想了百团大战的第二步行动计划。

彭德怀认为，在实行第二步作战计划时，聂集团应以不少于4个团的兵力，力求收复上下社以北各据点；贺集团应以适当兵力拔除根据地腹地之若干据点；刘、邓集团应以不少于4个团之兵力出击平辽公路，而彻底毁灭之，并力求收复辽和两城。

有了下一步的作战构想，彭德怀对当前第一步的作战行动应该做什么就更加明确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27日又以彭德怀、主权的名义下发了《正太线破坏愈彻底则我愈主动》的电报。彭德怀认为：

“百团大战对整个战局改变我形势均有极大意义，我在正大沿线能坚持愈久破坏愈是彻底，可能逼使敌人改变其某些部分之兵力部署，从其他点线上抽调兵力增援正太。这给我寻求新的机动的方便或逼使敌人放弃正太线南北某些据点，回救正太线，这对整个太行山根据地之巩固更是有利。能达到此目的便使我军队作战容易取得主动权与操纵战争，因为百团大战的结果只能断截正太线一时期内之交通，而不能取得战局根本之改变。

“估计各线敌人正向正太线增援，正太线南北各据点敌仍图坚守不放。因此，我各线配合作战兵团应继续积极破击阻敌往援，正太作战兵团除继续彻底破路拔除可能拔取之据点，特别应对出击或来援敌一个大队以内之兵力，集结最优势之兵力歼灭之。只有歼灭敌一二个大队，才能顺利的扩张战果。聂集团应阻击向西来援之敌，应力求消灭其一部，对井陘、石家庄段铁路应继续破击，对平、灵、曲、定、唐、满各县敌应不断袭扰之。”

这个计划是主动的、进攻的，充分体现了彭德怀的决心与意志，充满了彭德怀对驾驭战局的自信。

为了最大限度的破袭、最大限度的打击敌人，战役第一步先在内线破路，打击敌人，等到日军来援时，如果是小部队，还要集结优势兵力歼灭它，逼使日军放弃正太线南北某些据点，回救正太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当敌大部队来援时，八路军主力则跳出正太线，转向铁路南北两侧，寻找新的弱点开刀。

彭德怀的计划充分抓住了华北日军的最大弱点。

1940年3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各兵团参谋长会议，日军华北方面军平田副参谋长在补充说明中讲道：

“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的现状，对军队的教育训练极为不利，早日恢复集中部署，是我们最希望的。然而，考虑到华北治安的现状，为争取尽快恢复集中兵力，在目前一段时期，仍不得不继续执行分散部署。”

平田也承认分散部署是“不得不”的事情。

他继续说：“所幸目前大股匪团已分崩离析，甚少具有集体威力，即使以小部队进行讨伐，也无任何危险，这正是积极讨伐的大好时机。”

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使日军面临灭顶之灾而尚无知觉。

平田还在给各个参谋长打气：“目前的情况，匪团已经分散隐蔽，而致力于巧妙地扩大地下组织，企图进行顽强的抗战。对此，我之最大的弱点，不在于兵力之不足，而是在于很难及时获得可靠的情报。”

平田避重就轻，将日军华北治安最大的问题——兵力不足的矛盾一笔带过，转而去谈情报问题。

平田心里很清楚，战线过长、后方空虚的弱点很有可能被八路军加以利用，迟早要出事。

彭德怀对日军点线占领及兵力不足与分散的弱点，看得很清楚。他26日得到报告，日军有千人左右从石家庄逐渐向西增援。29日，他又得到消息，日军在榆次、芦家庄两地共集结了2500多人，其中一部约700人于28日进抵试航，塔摩寺、阳泉的日军1000多人已占领狮脑山，由石家庄方向西进的日军已增至2000多人，估计敌人企图东西夹击八路军于正太路沿线，驱逐八路军离开正太路。

听到这些消息，彭德怀不希望各作战区有任何动摇。他在29日又对“聂、刘、邓并贺、关”强调了他的想法。

“为坚持扩大正太战役战果，争取改变敌寇某些县城，创造第二步战役之有利条件，我正太作战兵团今后行动方针，主要的是打击敌增援部队和不放弃继续破路。”

就在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时，彭德怀在8月31日发出了一封只署名彭德怀的电报。电报很短，但内容却令人不解。

令继续扩大战果

(1940年8月31日)

贺、关、荣臻、刘、邓诸同志并报毛、朱、王：

此次百团战役胜利中已暴露敌之严重弱点，是兵力不够分配，华北战场上之兵力缺乏，已抽调出去不少。因此，引起我们考虑以下问题，彻底毁灭正太路和彻底毁灭同蒲路之忻县、朔县段，如能达到目的，使三个基本根据地联成一片，在任何方面与我有利，并可引起华北战局某些变化，你们认为可能时清即电告并同时准备继续扩大之。

彭德怀

三十一日

“使三个基本根据地联成一片”的战役企图已经远远超出了八路军的力



量。从前面的几封电报中并不能看出要将三个基本根据地联成一片的意图。

聂荣臻不会赞成这个行动。

早在春季会议上，彭德怀就曾谈到是否可以由刘伯承和聂荣臻联合起来，从正太路南北两个方向对正太路来个大破袭，将晋察冀和晋冀豫两区联成一片。

彭德怀是个直性子，总是有什么说什么，常常是把自己的意见先拿出来，让大家讨论，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但你得说出理由来。

这个特点在彭德怀的一生中时时处处都表现得很突出。下到对一个普通战士，上到对毛泽东都是如此。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描述彭德怀说话习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

聂荣臻很了解彭德怀的性格，听了彭德怀的想法，也不跟他客气，谈了自己的想法。为此，聂荣臻分析道：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那当然好，不过，我们要想完全控制正太路，或者把它彻底摧毁掉，恐怕难以实现。因为，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它的后方，正企图通过巩固交通线，把山东、河北、山西三个地区紧紧连在一起。现在平绥路到同蒲路，还不通车，石家庄到德州这段铁路，虽然日本人正抓紧修，但是由于屡遭我们的破袭，还远没修通。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把正太路看成是连接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如果丧失对正太路的控制，它在山西的占领军一切运输补给都难以保障，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就是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炸断、摧毁正太路，暂时断绝了它的交通，从敌人具备的技术力量来看，很快可以修复。所以，将两个区联系起来，恐怕不够现实，但对正太线进行大破击是完全可以的。

由于其他原因，百团大战向后推迟了，这个问题也就搁置了。

很少有人提起这封电报，可能是因为还没来得及讨论和实施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仅过二天，9月2日，八路军总部就发出了《敌援正太兵力已到我执行第二步方针》的电报。这封电报使尚未开始执行的8月31日的电报命令成为历史。

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

1·连日由晋南往援正太路之敌约一旅团之兵力，其先头已达正太路西段，榆次、芦家庄、寿阳各据点之敌向外扩张，已夺回不少据点，并陘、石家庄、定县沿线集敌五六千人，后续可能增加，娘子关、阳泉敌亦向东西扩张，估计敌正图东西夹攻我军。

2.正太战役已取得伟大成绩，在上述情况下，特别在聂集团方面继续扩大战果已不可能，决心从明3号电令第二步行动方针转移兵力，力求乘正太路遭我大破击后，敌不易转移兵力之有利时机完成第二步计划之任务。

朱、彭、左

两封电报相比，情况一样，但结论已完全不一样。

随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彭德怀、左权经反复研究，于9月16日中央来电的6天后又签发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由于日军大批援军已由东西两端进抵正太路，八路军继续在正太路扩张战果已不可能，所以，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就由破路转至八路军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坚行动。

他们注视着正太线

毛泽东来电报了。这是百团大战进行以来收到的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电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这封电报虽然没有正式记录，但在《彭德怀自述》中彭德怀提到了它，当时的作战科长王政柱在《百团大战始末》和《中国人民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的文章中提到了它，当时的特务团长欧致富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了它。

电报只有 25 个字，但在彭德怀和左权眼里，这 25 个字，字字千金，它使彭德怀和左权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也就是在大约 25 个月前，毛泽东连续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基本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批驳了轻视和反对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和发展规律作了深刻的分析。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我军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的观点是很鲜明的，他很容易使别人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还是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又补充道：“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正因为如此，在朱德离开王家峪经洛阳回延安的前夕，彭德怀希望朱德能够将他们的想法带给毛泽东，让中央考虑。

毛泽东的一封迟到的信也足以让彭德怀和左权“脸上都露出了兴奋的光彩”。

在毛泽东致电彭、左的同时，9月10日，中央在《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中，也赞扬说：“我党 50 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战役）……给了日寇以深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

同一天，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指示》的电报，充分肯定了百团大战。“根据中央‘七七’宣言与‘七七’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即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用以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打通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并在山东与华中方面继续扩大我军之力量，而给予敌人 200 万友军及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百万人民以良好之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计划以延缓的作用。”

这封电报不仅要求华北扩大百团大战的行动，还要求山东及华中仿照百团大战行动也搞几次大规模的进攻行动。

但是中央的意图未能实现。

部队经过奔袭作战也极度疲劳，需要休整和补充，第一阶段晋察冀主攻方向就伤亡了近千人，各部队已不可能进行像第一阶段那样的大规模战役了。在华中和山东也不具备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的条件。

彭德怀一谈到百团大战就滔滔不绝。彭德怀这时的心情，可以从 8 月 31 日彭德怀和记者的一次谈话中看出来。

“记者：百团大战在华北抗战中意义如何？”

彭德怀：这一次百团大战及其所获得的胜利，在华北抗战历史上，乃至

在全国抗战历史上，都占很重要的地位。在敌人后方进行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百团大战还是第一次。这一次百团大战我军完全处在主动的地位，调集了八路军、决死队等 100 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敌寇的各个交通命脉即正太、同蒲、平汉、平绥、北宁等路，进行大规模的战役进攻，这一战役进攻在华北抗战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国抗战历史上亦甚少见。因为这一战役进攻，将缩小敌占区，扩大我占区，也就是华北战局转换开始。这一战役进攻的胜利，将为华北创造出一个新局面，而这个新局面将更多的牵制敌人兵力，阻滞敌人向我大后方进行正面的进攻。

记者：这一胜利将在国际国内引起何种影响？

彭德怀：自百团大战开始以来，已经引起国际国内人士很大注意，如美国合众社驻北平记者在敌寇严密监视之下，仍能发出电讯，报道我百团大战的胜利。在我大后方广大军民对这次百团大战的胜利更表示极大兴奋，各方友军先后来电慰勉，尤为可感。概括起来，百团大战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全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严厉地打击了悲观失望情绪；在敌占区内及在敌大远后方也起了非常巨大的影响；百团大战给予敌寇内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记者：百团大战对八路军本身的影响如何？

彭德怀：八路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华北一万万民众赞助之下，三年来坚决拥护蒋委员长的抗战国策，坚持了华北敌后抗战，创造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维系了敌后方广大民心，使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插遍了华北的每一个角落。这一次百团大战的胜利，八路军全体将士更加感到自己的责任，感到自己应该在华北战场上更加负责保卫民族的利益。在百团大战胜利之后，八路军必将继续发展而且更加巩固起来。因为华北广大人民将更加热烈的来拥护八路军与参加八路军。

记者：百团大战现已获得不少胜利，据目前情况观察，战局发展形势如何？

彭德怀：百团大战目前所获得的胜利还只是初步的胜利，我们力求扩大战果，把目前在正大路上所得到的伟大胜利扩大到各个战线上去，扩大到对敌寇斗争和各方面去。随着军事与交通战方面的进攻，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进攻，以争取更大的与更多的胜利，保卫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如果能在交通战上继续获得巨大的胜利，我们就在华北战场上保持有利形势，严重地打击敌寇。但是敌寇决不会就这样死亡下去的，敌寇在我们的严重打击之下，必将更疯狂的组织新的进攻，新的“扫荡”，向我们进行更残酷、更毒辣的报复。近日敌寇飞机在正太路一带向我军大肆轰炸，以及大举施放毒气，就是明显的证据。因此在百团大战胜利之后，华北抗战必将进入更尖锐、更激烈、更紧张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加紧准备应付新的战斗，决不能因为目前的胜利而有骄傲轻敌心理。”

彭德怀不只想到了这些。还有一些想法就不能和记者谈了，彭德怀只能在电报里和中央讲。在一封《趁百团大战胜利向蒋要弹药》的电报里，彭德怀向中央透露了他的想法。

他想通过当时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趁此胜利之影响”，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催领弹药。

他认为，百团大战已取得伟大胜利，但是由于缺乏子弹和炮弹，本来可以扩大的战果不能扩大，如榆次、寿阳、阳泉、井陘等较大据点拿不下来，

影响破路，又因缺少黄色炸药，许多桥梁、水塔、隧道等还难以彻底破坏，由于这些原因，没有达到使正太路彻底毁灭的目的。

他还有更加充分的理由，交通战是目前华北战争之中心，从百团大战来看。继续大规模的交通作战，彻底破坏其他交通要线，是完全有可能的。

理由说完了，他要敲蒋介石的“竹杠”了。

他要向蒋、何领取“七九步枪弹 500 万发，六五步枪弹 300 万发，七九机枪弹 100 万发，六五机枪弹 100 万发，七五山炮弹 1500 发，八二迫击炮弹 3000 发，俄式机枪子弹 20 万发，20 毫米战车防御炮弹 3000 发，黄色炸药 5 万公斤附雷管导线，日本式掷弹筒子弹 1 万发，及其他通讯器材、电器材料、西药等”。

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听到八路军在敌后进行百团大战的胜利消息后很尴尬、也很无奈。

蒋介石认为这个消息的制造者，应该是他的正规军，而不应该是被他追剿了多年的共产党的军队。

蒋介石也是想抗日的，他不希望他多年征杀得来的一统天下被日本人给搅和乱了。

1939 年 1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军事部署。当时，蒋介石等把粉碎日本“速战速决”、“速战速和”的企图，进而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英美法等国际力量对中国的支援和对日本的“干涉”上，因此，会议将第二期即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确定为持久消耗战略，以图拖以待变。可是蒋介石期待中的英法等国的“干涉”并没有到来。实际上，英美法等国为使自身减少压力，谋求与日本的妥协，不惜牺牲中国利益，在 1938 年冬到 1941 年冬，多次酝酿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制造远东“慕尼黑阴谋”、并诱使日本把进攻矛头指向苏联。1938 年冬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曾多次劝蒋对日媾和，弦外之音就是要蒋放弃武力抵抗。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抗战到底，决不妥协的方针和对日作战持久消耗战略，主要成果是积极的。

但是，由于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的减缓，会议又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却极大地破坏了抗战以来形成的国共两党为主、多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抗战力量。武汉失陷后，国民政府军政各部迁往长沙，又于 11 月 12 日岳阳沦陷后迁往衡山。为总结抗战以来经验，确定新的军事方针，国民政府军令部于 1938 年 11 月 25 日至 28 日在衡山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历史上称为“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亲自主持，并作了几次讲话。

为了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后稳定举国惶动的人心，破除将领中部分存在的恐日心理，蒋介石对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军事战略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首先引用了兵圣孙武的两句名言，“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敌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他将国民政府的战略和老祖宗的这两句名言作了逐一对比。“我们现在就是诱敌深入，使他自至，以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我们能诱敌深入，处处地方我军是先处战地以待敌，敌人处处地方是后处战地而趋战，在我们完全是以逸待劳，步步致敌，而不为敌人所致，我们第一期的战略也就是实行孙子这两句话以遂行我们消耗敌人，疲困敌人，

诱敌深入于有利我军决战的阵地，而完成我们最后胜利的布置，现在我们这种布置已经成功，今后我们就可乘此势力来达成第二期抗战的任务。”当然，抗日战争战局的发展，除了日军强大、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的基本原因外，正面战场参战各部队中旧有的军阀军队的顽疾也影响了作战，如各部队互不协同，敷衍推诿，甚至谎报军情，等等。蒋介石对此痛加训斥，要求严加整肃。他认为这些现象“是我们军队失败的致命伤”，“这种军队，永远没有希望，永远是失败的”。从这点上看，蒋介石的确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致命弱点。此外，在战术上，各战区部队虽然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的嫡系部队，但打起仗来，缺乏机动灵活。蒋介石在会议上专门论述了战术问题，“告诉各位一个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战术就是迂回包抄的战术。”对此，他作了进一步分析，不仅战术上有迂回包抄，战略上也有迂回包抄，要运用迂回包抄来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断绝敌人一切接济，使他后路完全断绝，趋于溃灭。他强调：“运用这个战术，原则上必须注意正面部队与预备队的妥当分派。宁使正面部队少，而要在后方控制充足的预备队。即使我正面被敌军冲破了，而我仍可以机动使用预备队在他的侧背去打败他。”

谈到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不能不提到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主席。1938年6月发表的《论持久战》，文中对时局作了精辟论述，对前途作了科学分析，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蒋介石看到这篇文章后频频点头，立即下令印发全军。这篇文章对国民党政策的制定应该说起过一定的影响。

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必须有所表示。9月4日，一封由蒋介石签名的嘉奖八路军百团大战的电报发至八路军总部。

朱副长官、彭副总司令：

迭电均悉。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陈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

中正

不能说这段时间国民党军在敌后无所作为，国民党军令部的一封电报中曾讲“本月（8月）内，我27军一部，向高平附近各据点之敌围攻，攻占据点多处。第5集团军向横岭关一带，第4集团军向夏县及张茅大道一带之敌进袭，破坏公路多段。我93军破坏队在临汾附近炸毁敌南开火车并毙敌百余”。但是像八路军这样在如此长的战线上，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进行连续不断的主动进攻，予日军以重创，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却是国民党军所不能比拟的。

《大公报》在9月6日发表社评《瞻望北方胜利》。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宜昌战役以后，三个月来各线无大战事。这战况的沉闷，在敌人方面，照例是在整理补充，以准备下一次的攻势；在我们方面，也是在观察敌人的动向，针对敌人的企图，以从事新的部署。就在这夹缝中间，传来北线胜利的捷音。自上月20日以来，我军在北方发动了大规模的运动战。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同时发动反攻，铁路到处被破坏，冀晋豫三省同时报捷。斩获既多，并克复了重要据点，尤以娘子关的克复为最。据报，井陉煤矿已被我军彻底破坏，所有矿井机器全部炸毁。敌军发言人曾承认我军此次出动规模之大，

并承认平汉、同蒲、正太各路破坏之巨。不但如此，我军前天更深入敌军心脏地之平津，在廊坊、落垡之间将铁路破坏，使平津交通为之阻断。这个攻势，方在发动，已凌厉无前，收获佳果；而三军用命，人人奋勇，攻势正猛，战果必仍将扩大。北方的胜利方在开始，而在全局上的意义尤其重大，试略言之。

北方在打胜仗，这将是秋季会战的胜利前奏；北方在打胜仗，这将是大河黑水的儿女们打回老家的先驱！我们站在抗战司令台（重庆）上，遥瞻故乡的胜利，这胜利与各战场的胜利汇合，将使疲战的敌军根本溃灭！”

《力报》于9月12日的社评《学习华北胜利的光荣模范》中是这样写的：“我们认为华北胜利是具有严重的政治意义的。华北我军出击之日，正是敌机170架狂炸我陪都，市区大火，精华悉付一炬之时。我军以胜利的出击回答敌寇之惨暴兽行，为被难同胞雪恨。敌机之继续轰炸不断地向我陪都猛烈施行轰炸，主要的目标乃在使我大后方造成恐怖的空气，动摇人心，沮丧士气，藉以配合政治上的进攻，打击我抗战意志。华北胜利粉碎了敌寇这种阴谋，坚定了全国的抗战意志，而使一般动摇妥协分子无从得逞。”

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上所发的评论文章更是无所计数。

在蒋介石眼里，这些文章简直就是对他的嘲讽。

但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是卓有成效的。

9月7日，国民党各战区转达了蒋介石《关于以18集团军百团大战为法则加强游击战的训令》。

“查游击战术要旨即在准备充分、行动秘密与侦察周到，而其基础则在对敌后各战区之民众参以组织与爱护，各战区应以18集团军此次在正大、同蒲、平汉各路之游击破坏动作为法则，拟定自本年9月起至12月止之持久计划，加强敌后游击战，专以铁路、公路、水路各交通线与兵站、仓库、飞机场、汽车、汽油机等实施有计划、有组织之长期破坏。”

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他也看到了“其基础则在对敌后各战区之民众参以组织与爱护”，但他的悲哀也正在于此，即使看到了也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中还要反其道而行之，则更是悲哀中的悲哀。10月20日，国民党中宣部抄发了蒋介石电令绝对查禁有关“百团大战”文字的密函。

“查近来报上常有记载‘百团大战’字样。……此项名词及有关之新闻，以后绝对禁止登载，希即饬遵。”

这份电报是解放战争中从国民党的档案中查到，现存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

## 第四章 狂飚再起

### 硬仗之——榆辽攻坚

总部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赋予 129 师的主要任务是“以收复榆社、辽县之目的，开展辽榆地区斗争，并以有力一部不断破袭白晋路北段”。

根据总部的指示，129 师决定以第 386 旅、决死第一纵队各两个团为左翼队，攻取榆社、沿壁，王景三个据点；以第 385 旅并指挥新编第 11 旅第 32 团为右翼队，主力攻取管头、铺上、小岭底等据点，一部扼守辽县以西的狼牙山，阻击辽县可能西援的日军；以新编第 10 旅位于和辽线上破路袭敌，牵制并阻击昔阳、和顺等地出援的日军，配合作战。

129 师的命令中已经体现了这次战斗的攻坚性质：“如某些据点之敌较久顽抗时，则以各种必要手段，加强袭、坑道作业等，力求克复之。”

榆辽公路由东而西插入了太行军区的腹地。敌人企图把这条公路由榆社向西伸展，经武乡与白晋铁路连接，以分割太行根据地。榆辽线仍属于日军第 4 独立混成旅团的辖区，线上有敌 7 个据点，西边是榆社，东边是辽县。

负责西段攻坚的是陈赓指挥的太岳部队。

陈赓 9 月 21 日参加完八路军总部召开的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总结大会即赶回部队。他一回来即接到了总部和师部关于进行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役的作战命令。他和提前从医院里跑出来的周希汉针对当前敌情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因为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眼睛肿了而住进医院的周希汉，听说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快要开始，急忙出院跑回部队。陈赓一见周希汉回来了，十分高兴，对他说：“你回来得正好，现在榆辽战役又要开始了。”

周希汉顾不上休息，立即参加了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总结大会和第二阶段的动员大会。

陈赓和周希汉经过研究后，决定以 772 团、16 团，附山炮 1 门，主攻榆社县城，以 38 团、25 团分别夺取王景、沿壁两据点，争取在两日内彻底消灭该敌。

陈赓这次又将重任交给了周希汉。陈赓要周希汉指挥 772 团和 16 团攻取榆社，他自己则直接指挥 25 团和 38 团。

周希汉对于他的老上级陈赓是充满了敬佩和感激之情的。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陈赓战斗经验丰富，指挥艺术高超，周希汉在陈赓身边学到了很多。陈赓经常强制性地吧周希汉推到第一线去，使他有机会施展才能，逐渐走上了军事主官的岗位。1942 年后，周希汉先后担任过南进支队司令员、太岳军区第 2 军分区副司令员。1945 年任晋冀鲁豫军区 4 纵队 10 旅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第 2 野战军 13 军军长。

周希汉受领任务后，立即和 772 团团长郭国言、16 团团长谢家庆于 22 日上午到榆社城附近化装侦察。

周希汉背上背着粪筐，化装成一个拾粪的老农民。郭国言不仅背着篮筐，手里还拿着镰刀。谢家庆则化装成一个走亲戚的。三个人分头围着榆社城侦察，把榆社城外围的情况搞得清清楚楚。晚上，周希汉意犹未尽，又拽上他们两个，到城门附近进行了抵近侦察。

回来后，周希汉把他们侦察到的和收集到的情况综合起来，向团、营干

部作了介绍：

榆社城是敌人突入太行根据地的最前沿据点，构筑有坚固的工事和碉堡，并屯积了充足的弹药和够半年用的粮秣。榆社城的地形易守难攻，北门没有城关，有些小沟和坟堆；东门是通往辽县的公路，敌人修筑了两个碉堡固守；南门外有外壕，城墙外有一小高地，敌人设有一个哨所；西门城关较大，房屋离城墙较近，便于部队隐蔽和接近攻城，但敌人防守严密。

城关这个词现在已经不经常用了，城外靠近城门的一带地方都叫城关。

榆辽公路是东西走向，从公路的走向上可以想象得到，榆社城的地形是东西方向相对比较平缓，南北则比较陡峭，不易进攻。东门有两个碉堡，门外有外壕，还有一个小高地与碉堡相互策应，进攻难度较大。比较起来，西门较易攻取。

周希汉把主攻方向定在了西门。以 772 团一个营配山炮一门，攻击西关西南角；以 16 团一个营配机关炮一门攻击西关西北角。两个主力团的各一个营各配一门炮担负攻打西关的任务，在兵力部署上绝对形成了拳头。其余方向的部署是以 772 团两个连攻击城南敌哨所，16 团以一个营在北门佯攻，并派一个连用火力封锁东门外敌碉堡。其余部队为预备队。同时派 772 团一个连在敌退路上设伏。

榆社城驻有日军第 4 独立混成旅团板津大队第 2 中队 200 多人和几十名伪军。这是一个大据点。由于日军兵力不敷分配，在整个华北把有限的兵力像撒豆子一样撒得到处都是，小据点也就有一二十人，稍大的也就有五六十人，像榆社城这样驻有二三百人的据点为数不多。同时也说明这个据点受到日军相当的重视。榆社的敌人，装备精、火力猛，修筑的工事体系完备，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

23 日 23 时，按照上级统一规定的时间，周希汉下达了攻击号令。

这次攻击战斗没有达成偷袭的目的。在部队接敌的过程中，因狗叫惊动了榆社守敌。敌人立即向四周开枪。攻击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隐蔽前进，对敌展开强攻。

对这种情况陈赓早就有所准备。

攻击发起前，陈赓带着旅团指挥人员对现地作过一次现地侦察。侦察时，看到守敌工事坚固，防御周密，陈赓就已预感到奇袭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强攻又可能招致重大伤亡。陈赓即吩咐各旅、团长，要他们多准备梯子、煤油、燃烧弹、铡刀、地雷、炸药等破坏器材。

对榆社连续进行了 4 次强攻。

进攻西南角的 772 团一部，匍匐前进秘密通过敌铁丝网后，遭到守敌猛烈射击。该营依托即得阵地，顽强抗击敌人的反冲击。

进攻西北角的 16 团的一部也不顺利。由于阵地选择不当，几次攻击均未奏效。

地形对进攻非常不利。有的连因地形不利，被敌人火力压制，甚至未能发动进攻。

攻击西关的部队在仅仅占了靠近城墙的几排房子后，就攻不动了，与敌形成相峙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周希汉命令各团立即就地构筑工事，以小部队坚守，主力疏散隐蔽，待令再攻。

第 1 次攻击失败了。



天渐渐地亮了。周希汉非常着急，立即召开团、营、连干部会议，发动军事民主，研究第2次进攻。

大家集思广议，认为虽然战前已经意识到这次战斗很有可能是一场攻坚战，但仍然没有把困难估计足，以致在战斗中出现了火力分散，组织混乱，未能压制敌人的火力等情况。

这时陈赓也来到了阵前。他听了大家的议论后，和周希汉一道带领团、营干部，冒着敌人发现的危险，又一次来到前沿，仔细观察敌人的明暗火力点和碉堡射孔的情况。回来后，他对大家说：“从总体上说，我们的装备虽然不如敌人，但我们现在在数量上是占多数的，只要我们组织得好，密切协同，封锁住敌人的火力我看是不成问题的。”

周希汉将要求布置下去后，他感到“我们的干部、战士的聪明是惊人的，他们做得比我们要求的还好”。

战士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连把敌人的火力点、射孔都编上号，并对火力作了更具体的分工，诸如一班的机关枪打第几号射孔，二班的火力压制第几号射孔。特别是轻重机枪和特等射手的射击位置都选得离敌人枪眼、射孔很近，保证枪枪准确命中目标。

事后证明，这种方法非常奏效。战斗结束后，一个日军俘虏对陈赓说：“你们是脚露出来打脚，手露出来打手，火力又强又准。”

炮兵也想出了新办法。他们把山炮抬到离西门约50米的一座楼上，从炮膛里直接瞄准敌门楼火力点，将曲射改为直射。

下午4点30分，第2次强攻开始了。

进攻前，陈赓亲自规定战场纪律：如果某一枪眼射出子弹，即归该压制火器负责；如火力发扬时，步兵不接近冲锋者，以临阵脱逃论。

这次进攻势在必得。

一声令下，早已做好准备的各种火器一齐开火，无数的子弹向敌人横扫过去。很多子弹直接飞进了敌人的射孔。敌人失去了开始的猖狂，被压制得无法还手。

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炮弹的爆炸声汇集成连续不停的震天动地的巨响，枪炮的密集为抗战以来所未见。

敌人开始施放毒气。整个阵地笼罩在毒雾之中，冲击的干部、战士有很多人中毒。不一会，4架敌机飞临榆社上空，对八路军攻击部队进行低空轰炸扫射。

陈赓就在炮火的硝烟和毒气的笼罩中，在已被攻占碉堡的破口下，继续指挥部队向敌人进攻。

战士们不顾飞机的轰炸、弥漫的毒气、身边嗖嗖飞过的子弹，勇猛地向敌人冲击，一举攻克了敌核心阵地的西北角和西关的碉堡，并占领了西关。守敌大部被歼。为避免过大伤亡，周希汉向陈赓请示后，命令各团暂停进攻，巩固已占阵地，防敌反扑。

周希汉又一次召开了干部会，总结经验，组织敌前侦察，为夜间攻击做好准备。侦察结果，他们发现，敌人在城里以榆社中学为核心构筑了大小8个碉堡，形成互相支援的交叉火力网，四周都是人工峭壁，高10至30米，峭壁上下布着几层铁丝网。看完地形后，参加攻击的部队广泛开展军事民主，研究战法，并积极准备攀登峭壁的梯子和破坏铁丝网的刀具。

这时陈赓来了，他说：“25团、38团已攻占沿壁、王景，38团击毙敌

60 余人，生俘 4 个，打得非常漂亮。他们说要向老大哥学习，你们打不下榆社可不好交差呀。”

周希汉和在场的各团团长、政委都说：“没有问题，我们一定能攻下榆社。”陈赓旅长说：“好！那就看你们的喽！”

陈赓将了周希汉一军。决死纵队是由抗日爱国的进步力量转化为受八路军统一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所以，他们经常称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为老大哥。

经过充分准备，距第 1 次攻击 24 小时后，第 3 次强攻开始了。

高昂急促的冲锋号声，下达了攻击命令。

炮弹飞向敌人的工事，子弹射向敌人碉堡的枪眼，一排排手榴弹扔向敌群。敌人被打得抬不起头来。冲锋队员首先冲了上去。他们手握铡刀，砍向敌人的铁丝网。16 团 5 连 1 排排长连破 5 道铁丝网，给冲锋部队开辟了通路。一批战士抬着用几条梯子接起来的三梯，登上了 30 米高的峭壁，迅速突破了敌人阵地，攻占了碉堡群。

残敌退守榆社中学，依托中学里的一个高大碉堡和四周的围墙，在 4 架飞机的掩护下，负隅顽抗。敌人再次施放大量毒气。

榆社城内到处都是毒气，处在下风指挥所的陈赓和 772 团 3 营指战员全部中毒。一个个感到头晕眼花，又咳嗽，又流泪，又淌鼻涕，非常难受。考虑到经过连续的攻击，战士们已经很疲劳，中毒后不易恢复，很难保持旺盛的冲击力，周希汉决定部队暂停攻击，擦脸、洗手进行消毒。

为了陈赓的安全，周希汉要他到后方指挥所去。陈赓说：

“我要看到你们打下榆社才走。”

周希汉仍然是老办法。他再一次召集团、营干部研究对策。

772 团 1 营营长抢先发表意见：“敌藤本中队长还没有被我们打死，残敌龟缩在榆社中学里，一定会进行垂死挣扎。”

16 团 1 营营长接着说：“对。敌人火力集中，工事坚固，如从正面进攻，伤亡必大。”

周希汉问：“正面不行，可侧面又无法迂回，那我们怎么办呢？”

这时，772 团团长沙国言一语惊人：“地面不行，我们就地下。”

一句话就把大家点醒了。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拿出意见。经过讨论，最后形成了这洋一个方案：采取坑道作业，把坑道挖到敌人核心阵地内，用棺材装上土炸药实行爆破，让敌人坐坐土飞机。方案定下来了，各团立即分头行动。

最紧张的是坑道作业。坑道从西北角的峭壁开始要一直挖到中学里的碉堡下面。工作量非常大。战士们日夜苦战，到 25 日下午 4 时 45 分，坑道作业胜利完成。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炸药在地下爆炸。周希汉后来回忆说：爆炸声像闪雷滚过低空，又像整个榆社城发生了强烈地震。

真正让鬼子感到像地震般可怕的是巨响过后、潮水般发起冲击的八路军战士。

第 4 次强攻开始了。

在进攻发起前 3 点钟，陈赓又来到了部队。他把干部召集到一起，给干部鼓劲的同时，表达了他要迅速结束战斗的决心：“在前几次的攻击中，敌人的主要工事，差不多都被我们攻下了。现在敌人只剩东北角的一个碉堡和中学里边的一些空房子，只要大家再提高一步顽强性，一定可以攻下来。所

以今天的要求是：在今天这一次攻击中，一定顽强地去完全占领榆社城。”

八路军的突击部队在爆炸的余音尚未散尽、爆破后的硝烟正在浓烈升起，敌碉堡正在崩塌离析之际，英勇地突入敌阵地。16 团团长谢家庆命令 2 营的重机枪朝着碉堡被炸开的缺口掩护射击，自己则亲自率领 2 营突击部队，冲进缺口，与友邻部队配合，攻克碉堡，冲入中学。这时，772 团两个营在郭国言团长的率领下也分别从西南角、西北角攻入。残敌仓皇退守几座平房顽抗。在八路军战士一排排手榴弹的攻击下，残敌大部毙命。一小部分敌人在爆炸声中冲出房外，在白刃格斗中全部被歼。经过 40 分钟激战，残敌 40 余人在一小队长的带领下，沿公路向东逃窜。八路军一部沿公路猛追 15 公里，将逃敌大部歼灭，仅剩十余人逃跑，又被陈锡联指挥的在东段作战的 385 旅抓获。

指挥守敌顽抗的日军中队长藤本自觉无颜面对天皇的重托，只有谢罪自杀了。在残敌东逃的时候，藤本在榆社中学的东南角处了断。他的脑袋被其部下割下，带着一起东逃了。但是在陈锡联部抓获的俘虏身上并没有见到藤本的脑袋，大概日军士兵到了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的时候，已无心照料长官的脑袋了。

最后，发现还有少数残敌没有来得及逃出，躲在一个仓库里。陈赓亲自率领一部战士，冲进仓库，将其全歼。

第 4 次强攻从下午一直打到黄昏，三天的激烈战斗胜利结束，彻底攻占了榆社城，全歼了守敌。

足够敌人使用半年的弹药、粮秣，让数千群众搬运了一夜还没有搬完。

在左集团攻打榆社的同时，右集团也向敌人发起了进攻。

右集团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扼守狼牙山，阻击可能由辽县向西增援之敌。不出刘、邓所料，左集团陈赓部在榆社打响之后，辽县西侧据点石匣的敌人立即西援。陈赓部 9 月 23 日夜打响榆社战役，9 月 24 日上午拂晓 769 团 1、3 营占领狼牙山，上午 6 时，石匣敌人就向西扑来。

因地形不易出击，于是 769 团派出了小股部队试图引诱敌人深入狼牙山阵地，一举歼之。但敌人很狡猾，似乎知道是共军的大部队在此，没敢贸然深入，一直与 769 团 1、3 营对峙到下午 3 时。等到由辽县出援敌军 80 余人自东向西朝狼牙山扑来，这股敌人才人着胆子企图配合辽县敌人构成对狼牙山的包围。

769 团 1、3 营当即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冲击。1 营从翼侧迂回到进攻敌人的侧面，断敌归路。3 营从正面出击。然后同时从前后两个方向对敌发起猛烈反击，最终将敌人击溃，毙敌 20 余名，生俘 1 名，残敌退回石匣。

右集团在作战部署中的重点攻击目标是管头据点。这个任务交给了 13 团。

榆辽公路东段，除辽县外，最大的据点就是管头。守备管头的是山本中队的 100 余人，附步兵炮 2 门、迫击炮 1 门、重机枪 2 挺、轻机枪 8 挺、掷弹筒 8 个、步枪百余支。

13 团打管头也连续打了 4 次。

攻打管头的战斗是和攻打榆社的战斗同时开始的。23 日夜，385 旅 13 团以 4 个连附山炮一门、迫击炮 4 门，开始向管头守敌发起了第一次攻击。管头日军在山上筑有工事，山下修有碉堡，山上山下火力可以互相支援，山势陡峭，易守难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13 团受地形所限在据点前和日军

形成对峙。13 团团长陶国清立即下令暂停攻击。他对攻击部署重新进行了调整，决定派出一部兵力对山上据点进行佯攻，吸引山上日军的火力，将团预备队的部分重火器加强给正面攻击的 1 营。

拂晓前，1、2 营又同时从东南、西南两个方向对管头发起了第 2 次攻击。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一个连夺取管头以北小碉堡一座。为了更好地组织攻击，13 团遂以小部队构筑工事监视该部敌人，主力则撤至凤阳岭以北集结。24 日黄昏前 1、2 营又对管头之敌进行了第 3 次攻击，激战一夜，至 25 日拂晓，仍未能攻下。25 日黄昏，13 团又发动了第 4 次进攻。

这次进攻，已经不只是 13 团主力，769 团的 5 个连也过来了。同时还带过来平射炮、机关炮各 1 门、迫击炮两门。又打了一夜，由于日军施放毒气，部队被迫撤了下来。这时部队已经比较疲劳，伤亡也很大。

刘伯承在听取了陈锡联的汇报后，一个新的作战计划迅速在脑子里形成。他指示陈锡联，以小部队继续围攻管头，集中主要兵力攻击石匣，诱敌出援，求歼敌人于运动之中。

9 月 26 日，陈锡联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以 769 团大部攻击石匣。

石匣是榆辽公路上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大镇，位于辽县城以西 10 公里处，是该县的大门，日军片山旅团的精锐渡边大队永井中队的两个小队，有 80 多人盘踞于此。镇西北小山包上，筑有炮楼和地堡，并布有纵横交错的铁丝网。

石匣的西南 4 公里处就是狼牙山。原来是八路军在狼牙山阻击从石匣出援的日军，现在石匣的日军要防守从狼牙山上下来的八路军。攻防的角色已经互换。769 团承担攻击石匣的任务后，阻击辽县日军西进的任务就转交给了已经到达辽县西侧七里店的 32 团和 14 团。当天夜里，769 团 1、2 营就下了狼牙山，渡过清漳河，来到了石匣村边。

27 日拂晓，进攻石匣的战斗打响。

769 团先以两个连向石匣据点作首次攻击。

第 1 突击队首先扫清了据点外围的敌人，将敌人压缩至村西北小山包的坚固工事内。天越来越亮了，日军的火力将仅有的几条冲击路线封锁得死死的。突击队试着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陈锡联决定白天暂停攻击，待黄昏时再继续攻击。

陈锡联在实践中体会到，在险要的地形实行进攻作战，如果进攻时间选择在夜间，则攻方由于不熟悉地形，在黑暗中很难组织起有效的协同，白天则由于完全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十分被动。而黄昏，则是即将进入夜晚的时刻，是白天和黑夜的过渡，可以将二者的不利条件加以抵消。而且，黄昏发起攻击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当进攻的方向背着光时，低垂的斜阳会使防守方眼前出现一片金光，可以使其暂时失去视觉，这种时候对攻方非常有利。

黄昏时，攻击开始。

八路军战士很勇敢，战斗进行得也很顺利。担任王攻的 3 营，以强大的火力队掩护突击队向敌人碉堡猛扑过去。不到 1 个小时，一举攻占了日军两个碉堡，日军不得不退守到最后一个大碉堡里。依托大碉堡和外边的交通壕，负隅顽抗。正当 3 营的战士准备一鼓作气拿下最后这个据点时，日军开始施放毒气。一阵一阵的白烟借着东北风朝着攻击的战士袭来。3 营失去了战斗力，不得不撤出阵地。在这关键时刻，1 营长李德生挺身而出，冒着毒气指挥 1 营投入战斗。陈锡联对 769 团团长郑国仲说：“敌人已经是狗急跳墙，

看样子敌人是支持不住了。正面再投入一个连，右侧把旅特务连拉上去，加强进攻，争取今晚结束战斗。”

作战部队按陈锡联的意见重新调整后，又开始了新的进攻。从日军侧后进攻的特务连，穿街过巷，拆房破墙，迅速地逼进到日军的侧后。这时，正面攻击的部队也上来了，与特务连共同围歼残敌。成捆成捆的手榴弹投向碉堡，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日军大部被炸死。几个残敌想乘黑夜逃走，也被前来支援的老百姓给活捉了。

经过一天的战斗，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769团胜利地攻克了石匣据点。

这时困守管头的日军已粮尽力绝，没有一滴可饮用水，不得不把洗澡水全部喝掉。29日夜13团在据点以北装置地雷，乘地雷爆炸的巨响，从三面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了外围据点，接着又以手榴弹攻击退守山上工事的残敌，将敌大部消灭。24时管头据点即被13团占领。

## 硬仗之二——东团堡灭寇

攻击涞源的任务交给了杨成武。

聂荣臻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想让杨成武和老对手再较量一次。

驻涞源的敌人是日军第2独立混成旅团。第2独立混成旅团是杨成武的老对手。去年冬季，进行冬季“扫荡”日军的北线部队，即是由有“名将之花”美你的阿部规秀旅团长指挥的第2独立混成旅团。在北线作战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正是杨成武所领导的1分区主力。杨成武派出一部兵力引诱阿部规秀东进，阿部规秀不识庐山真面目，果然率兵东犯。东犯日军一部在黄土岭附近被杨成武指挥的伏击部队堵截。战斗中，杨成武发现在敌队伍中有腰挂战刀的日军指挥官活动，便命炮兵连猛轰。炮弹准确地落在敌指挥所附近，正在指挥作战的阿部规秀中将当场中弹，受重伤，三个小时后死去。日军的“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这是八路军在敌后抗战击毙的军阶最高的日军指挥官。

不是冤家不碰头。杨成武又要和第2独立混成旅团较量了。新任第2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人见与一中将，发誓要替阿部规秀报仇，只是苦干无从下手，抓到晋察冀军区的人，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1分区的人吗？”他向他的部属反复交待，抓到1分区的人，“格杀勿论”。

总部的作战命令中，晋察冀军区的任务是“以开展边区西北方面工作为目的，应集结主力破坏涞源、灵丘之公路并夺取该两城（主要是涞源），并以有力部队在同蒲路东侧积极配合120师之作战。”

聂荣臻考虑到同时向涞源、灵丘两点出击，力量不够，决定首先将主力使用于涞源方向，夺取涞源城，拔掉附近据点，然后转移攻势于灵丘地区，相机攻取灵丘城和附近据点，打开边区西北地区，以便同晋西北和平西抗日根据地形成面的联系。

在军区的部署中，聂荣臻命令杨成武指挥由第1、2、3、20、25团和骑兵团主力、1分区特务营，第1、3游击支队、分区工兵连等组成的右翼部队，向涞源地区出击。

涞灵地区地处晋察冀三省边界，内外长城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我争夺相当激烈，日军对重要据点均以强兵驻守。特别是黄土岭一战，击毙

阿部规秀之后，日军第2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人见与一派兵深入边区，在涞源城、东团堡、三甲村、白石口等地建立了据点，对晋察冀边区构成了很大威胁。

杨成武带着3分区的2团和1分区的3团从井陘返回分区，略作休整，即向涞源方向出发了。事先杨成武曾派分区侦察科长姜洪照带人到涞源一带进行侦察。

侦察的结果使杨成武意识到这次战斗会很艰苦。据姜洪照报告，当八路军大举出击正太路时，涞灵地区的敌人已有警觉，各据点相继增加了兵力，仅涞源城就增加到500多人。他们纷纷加固工事，储备粮弹，严加警戒。

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主观上的错误。在战役发起前，晋察冀第1分区的机关报《抗战报》竟将第二阶段的全部作战企图，在9月22日所发的一篇社论中全文刊载，造成了严重的泄密事件。

杨成武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由1分区的1团攻涞源城，3分区和2团攻三甲村，1分区的3团攻东团堡。杨成武曾经在涞源和三甲村住过，也到东团堡看过地形，对这几个地方非常熟悉，闭着眼睛也能指挥作战，根本用不着看地图。他把前方指挥所放在三甲村附近内长城的一座烽火台上，这里离涞源城很近，离东团堡较远，大概有三四十公里，位置非常理想，不用望远镜，就能观察到两处——三甲村和涞源。

9月22日20时，夜色降临，明净的秋月照着长城内外的荒山野岭。杨成武站在烽火台上，向涞灵战役右翼集团发出了攻击命令。

杨成武和他的老对手的又一次较量开始了。1分区3团在团长邱蔚的带领下，向东团堡发起了攻击。

东团堡位于涞源城东北，是敌人供应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又与上庄、中庄、王喜洞、摩天岭等据点相呼应，是日军封锁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东团堡据点相对孤立，但工事坚固，内有碉堡、地堡，外有围墙、壕沟，铁丝网、鹿砦，构成了坚固的环形工事。特别是东团堡的中心碉堡，上下3层，可以控制全村。驻守东团堡的是日军绿川大队的精锐甲田中队，这个中队同时又是日军的军士教导队，有170多人，战斗力很强。

半个月前，3团团长沙蔚派出4名侦察员化装成老百姓进东团堡侦察。进去后，他们正赶上日军放映无声电影。日军将当地的老百姓全部赶去，强迫老百姓接受他们所宣扬的“王道乐土”和“大东亚共荣圈”。3团的4名侦察员混入老百姓当中进行侦察。

日军的金井翻译官站在高处进行翻译时，突然认出了混在人群中的4名侦察员。4名侦察员很紧张。金井是朝鲜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曾多次做他的工作，他对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是表示同情的。这时只见他仍然一句一句地翻着，假装没看见，4名侦察员的心才放了下来。在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侦察员把敌人的人员和武器装备等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又平安地出了据点。

东团堡周围数十里的老百姓对烧杀抢掠的日军充满了仇恨。3团进军东团堡路过乌龙沟、其中口等村庄时，老百姓拉着八路军的手，向他们哭诉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有的对团长邱蔚说：“这下可好了，龟孙子的死期到了。你们不知道，东团堡的鬼子杀了我们多少人呀！”老百姓的深仇大恨和对八路军的期盼，使邱蔚暗下决心：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对晋察冀的老百姓有个

交待。

3团于夜间潜入了离东团堡10里外的村庄，天亮后，邱蔚带领侦察参谋刘贵、作战参谋杨兴唐及1营营长赖庆尧、2营营长郭延林、3营营长陈宗坤上山看地形。回来后，邱蔚立即向杨成武报告了战斗部署：以1营攻打上庄据点，切断东团堡与中庄联系；以2营在东团堡的东面和南面担任助攻；以3营在东团堡西面及西南面实施主攻，9连为突击队。

战斗首先在外围的据点打响。担任主攻任务的3营在东团堡附近的馒头山发起攻击。战士们在民兵们的带领下伪装狗叫，匍匐前进，砍开铁丝网，迅速扑上去把日军哨兵砍倒了。这时，弄出了声响，正在碉堡内睡觉的日军被惊醒了，可是未等他们还击，战士们就把成捆的手榴弹扔进碉堡内，炸得日军血肉横飞。

担任突击任务的9连在火炮和机枪掩护下，由东团堡的农会主任带路，向东团堡守敌发起攻击。这时，出现了一个让杨成武至今还感到很遗憾的失误。担任助攻的2营被带错了路，未能按时赶到东团堡。由于没有形成围攻态势，敌人将火力全部集中到3营的攻击方向。在这种情况下，3营仍然打得很顽强。敌人用探照灯照射着3营的冲击路线，使用各种火器向3营还击，并与3营的战士展开白刃格斗，厮杀声和刺刀的碰撞声响彻夜空。

杨成武在烽火台上时时关注着攻击的情况。

战斗一打响，他就接到各团的报告：

1分区1团正在向涞源城猛攻。敌人火力很猛，我方打得异常英勇，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敌人；

3分区2团用炮火猛轰三甲村东山上的敌堡，战士们冒着敌人的弹雨，奋勇劈开一道道铁丝网，已经跨过外壕，正在向敌堡发起攻击；

1分区3团正在向东团堡之敌发起攻击。

一夜恶战过去，杨成武又收到了新的消息。

1分区1团攻占了涞源东关、西关和南关。涞源之敌大部退入城内，现正与敌对峙中；

3分区2团曾一度冲入三甲村和中庄两地，但遭到敌人猛烈的反击，被迫退出；

1分区3团9连在拂晓前攻占了东团堡西南角的炮楼，打开了突破口。

听到3团已打开了突破口，杨成武很高兴。他对作战参谋说：“随时向我报告3团的进展情况。”随后，他又对1分区副司令高鹏说：“几个团都打得很艰苦呀！”

这时，3团正在与守敌恶战。9连打开突破口后，3营主力随之突入村内。不久，2营也赶到了东团堡村南。2营8连以勇猛神速的动作抢占了村南路口的碉堡。但是日军很顽固，不时组织反冲击，与2营杀了个几进几出。3团进攻上庄的1营曾拿下1座碉堡，被敌连续反扑下，伤亡过重，不得不后撤，碉堡得而复失。

听到这些消息，杨成武知道情况严重。他拿起电话，找到了邱蔚。

“邱蔚，怎么回事？东团堡还拿不下来吗？涞源城附近几个据点不拔掉，拿下涞源城就更困难了！明白吗？”

“明白！”听筒里传出邱蔚的声音，“司令员，鬼子施放了毒气，很多战士中毒了！现在正在采取防护措施，准备继续攻击。”

“这群法西斯强盗！”杨成武骂了一声，又对邱蔚说，“告诉营、连干

部，东团堡的守敌除了军官以外，几乎全是士官，都是带兵的人，对付他们，不能光是死攻硬拼，要多动脑子！”

和3团通完电话，杨成武又要通了2团的电话。2团团长沙思明告诉杨成武，三甲村的4个碉堡已被他们攻占了一个。攻击部队虽然撤下来了，但是并没有放弃这个碉堡，而是留下一个班，搬了好多手榴弹上去，等于在敌人腹地安了颗钉子。

杨成武非常高兴，他对肖思明说：“那个碉堡要控制好，可别让它丢喽！我马上调一门山炮给你，你用它打另外的炮楼！”

肖思明在电话里高兴地对杨成武说：“这次一定要拿下三甲村！”

针对这时的战场态势，杨成武对作战部署有些想法。他后来回忆道：

在烽火台上，他与分区几位领导同志简单而又慎重地交换了意见。他提出：日前攻击兵力过于分散，以致进攻受挫，应该按照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以一部兵力监视城内敌人，集中力量先扫除周围各据点，再攻涞源城。几位领导和参谋人员都同意他的看法。他们将这些意见报告军区，聂司令员立即复电：同意改变部署。

能够在战场上对军区的部署提出意见，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为战场上千变万化，有时候胜利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也有时，知难而退，另谋它途，则又海阔天空。如何把握则决定于准确地把握战场态势。

聂荣臻复电后，杨成武迅速调整了部署：1分区抽出1个营配属给3分区，加强攻击三甲村的力量，其余部队继续监视涞源城敌人。他又指示肖思明，要部署好第1、第2梯队，做好准备，将支援火力集中于敌薄弱部位后，突击部队即秘密向该部位集结，在火力掩护下强行袭击。

21日下午，肖思明等待多时的山炮送来了。这门炮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没有瞄准镜，炮弹极少，杨成武交待他顶多只能打3发。

炮被抬上碉堡后，从炮筒里瞄准了对面日军占领的东山碉堡。哪知，刚打了两发，并未命中，碉堡里的敌人就吓得跑了出来，向涞源方向逃窜。肖思明随即带人占领了东山碉堡。

黄昏后，1分区1团3营利用暮色悄悄地离开涞源城关，涉过拒马河，赶到三甲村，和3分区2团一起，把三甲村日军团团围住。1团3营副长张英辉带着3个连包围了一座小山，用铡刀劈开铁丝网，朝一个碉堡扔了几百颗手榴弹，把碉堡炸开了一个口子。三甲村的日军垂死挣扎，将各种枪支通通从枪眼里伸出来射击，2团一名叫遂志任的班长冲上去，一用力，把日军一支三八大盖拔了出来。在3团和1团的猛烈攻击下，日军伤亡惨重。至24日清晨，三甲村150多个敌人，除20多名日军和50多名伪军被生俘外，其余全部被歼。

这时，站在烽火台上一直在注视三甲村的杨成武对副司令高鹏说：

“三甲村的战斗差不多了，走，下去看看！”

他们一行人跨上战马，驰向三甲村旁的小山头。战地上硝烟还未散尽，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气味，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枪支弹药以及成堆成箱的罐头、饼干和酒。部队正忙着打扫战场。杨成武估计涞源城的日军很快就会出来增援，便和肖思明他们研究了打援的办法。

正说着，空中突然传来炮弹的呼啸声，肖思明大喊一声：

“司令员快走！”

话音未落，炸弹便在他们身边爆炸。杨成武一行人策马返回的路上，炮



弹竟像粘上他们一样，跟在身后炸个不停。他们跃过小河，才摆脱了敌机的袭击。

当杨成武重新站到烽火台上时，涞源城的日军已经出动了。居高临下地站在烽火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涞源小盆地里的战斗情景。杨成武回忆道：100多个日军扑向三甲村，快接近村子时，已经离得很近了，八路军伏击的部队仍然没有开火。又近了一点，突然早已埋伏好的3团一部一齐开火。前头的日军顿时像被疾风吹折的高粱秆子一样纷纷倒地，后面的日军慌忙拖枪溃逃。不一会，日本士兵又被他们的军官驱赶着，再次扑了上来。和第1次冲锋一样，他们留下一大堆尸体，又掉转头逃了回去。就这样，敌人像一群受了惊的牲畜，一会被赶过来，一会被轰过去，来回折腾着。

当日军飞机无可奈何地扔下最后几颗炸弹返航后，地面日军也只好灰溜溜地退回了涞源城。

三甲村战斗结束后，村民们欢呼雀跃，当即就有18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

攻下三甲村的同时，中庄、白石口、下北头等日军据点也被攻克。

东团堡仍在血战中。

就在三甲村战斗进入尾声时，进攻东团堡的3团9连正在迎战日军的反冲击。24日上午8时，40多名日军向9连扑来。

经过两天的激战，日军外围工事均被3团的2、3营占领，残敌退守3层的中心碉堡里，一部退至西南角的一个大院子里，与中心碉堡互相策应。

9连依托攻占的小碉堡沉着应战，待敌进至50米左右时，突然开火，将日军击退。3排还趁势夺得了大院西南角一暗堡，对主堡的日军构成很大威胁。日军甲田大队长还亲自上阵，率领数十名日军举着战刀向9连1排扑来。日军作战原则规定，日军一个据点的主官战时应坐镇据点内掌握全局。甲田亲自上阵，是由于他的位置已经被士官教导大队并出大队长所取代。甲田还没走，战斗已经打响，他们俩都被堵在据点里了。

由甲田率领的日军扑过来后，1排长于勇带领全排战士与敌展开肉搏。他一人就接连刺死4名日军，自己的头部也被刺伤，最后毅然拉响4颗手榴弹冲入敌群，与日军同归于尽。9连与敌激战3个多小时，连续击退敌人6次反冲击。邱蔚亲眼看见1个排冲进去同敌人肉搏，全部壮烈牺牲。他几乎忘掉一个指挥员的职责，差点跟着冲进去。

防守东团堡的这个日军士官大队，非同寻常。他们战斗经验丰富，武士道精神很足。他们凭借坚固的工事，将轻、重机枪和掷弹筒打得如泼水一般，不时地施放毒气，阵地丢掉之后，马上组织战斗群的反冲锋。

激战中，民兵们也参战了。他们前运后送——向前方送武器弹药，向后方运送伤员，抢下烈士遗体。由于日军经常施放毒气，1分区3团的攻击战士都戴着浸过水的口罩。民兵们见到戴口罩倒在地上的就往外拖。

我们所熟知的印度援华医疗队这时就在离战场不远的乌龙沟抢救重伤员。这支医疗队已是第2次来1分区。两次来1分区都是由巴苏华和柯棣华大夫率领。他们医术高超，满腔热情，开设火线医疗站，抢救了很多重伤员。

21日晚上，已是攻击东团堡的第三夜了。邱蔚和政委王建中集合全团，再次进行动员，鼓励全团战士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这个夜晚把鬼子消灭掉。动员之后，部队进入阵地，团指挥所向前移，支前的乡亲们积极准备运送伤员的担架和牲口。

20时整，部队对敌中心碉堡发起了总攻。2营7连1排用炸药包炸开大院东大门，并占领两座房屋，保障连主力占领围墙东南角碉堡。9连、12连乘机突破围墙，相继占领西南，西北两个碉堡。12连攻击的碉堡3丈多高，40名战士抬着大梯子在火力掩护下，奋勇往前冲。梯子一架上碉堡，3班长王国庆就背着20几颗手榴弹往上爬，正当他要往碉堡里塞手榴弹时，却被敌人的子弹打中，挂在梯子上牺牲了。12连党支部书记黄禄气红了眼，又背着20几颗手榴弹爬上梯子，把王国庆身上的手榴弹也取下来，全部都塞进了中心碉堡，四五十颗手榴弹在堡内爆炸，将碉堡内日军全部炸死。

东团堡的残敌最后退守东北角碉堡负隅顽抗，并连续施放毒气，致使3团指战员大部分中毒，邱蔚只好停止进攻。打了一夜，天已拂晓，参谋长肖庆棠说：“天亮了，撤吧。”邱蔚转身问王建中意见如何，王建中也同意撤。于是3团从中心碉堡周围撤出。

这一夜，3营损失极大，1、2营伤亡也不小。3营长陈宗坤急得打电话直接找杨成武要兵，说着说着，声音变了调，发起脾气来。杨成武理解他的心情，对他说：“陈宗坤，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赶紧组织剩余的力量，包括文书、理发员、炊事员，准备向残存的顽敌作最后的冲击！打完仗，再给你补充兵员！”

25日傍晚，阵地上很安静。战士们都在准备着继续冲击。突然，从残敌据守的中心碉堡上传出几声清脆的枪声，日军正在向一个逃离碉堡的人射击。这个人向着3团的阵地跑来。跑到近前，邱蔚才看清，原来是金井翻译官。

24日上午，邱蔚看到八路军敌工人员对日军战场喊话无效，一场血战不可避免，便亲笔写了一封信给金井，要他寻机逃出，千万不要当日本法西斯的殉葬品。信中还请他把敌情了解清楚，报给八路军。信是由东团堡区公所武装部一位叫赵进的冒险带进去的。

金井见到邱蔚，“啪”地敬了个日本式的军礼，全身抖动着对邱蔚说：

“太君只剩下27个了，他们把机枪、掷弹筒浇上汽油，准备跳到火里，统统死啦死啦的。”

邱蔚一听，马上向杨成武报告。杨成武一听，大声喊到：

“邱蔚，赶快命令部队冲进去，要不鬼子放火一烧，就缴不到那些机枪、掷弹筒了！”

3团立即从四面八方攻向残敌龟缩的角落，这时，武士道精神十足的日军爬到屋顶上，有的疯狂地饮酒，有的唱着、跳着，有的向东方遥拜，然后发出如牛般的吼叫，一个个纵身跳入熊熊大火。等到战士们冲入时，日军官兵已全部烧死，部分武器也被烧坏了。尽管如此，3团在乡亲们的支援下还是缴获了不少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另外还有步枪100多支和大批的弹药、罐头和粮食等。

## 全线破击

按照八路军总部第二阶段作战的指示，华北敌后抗日军民，在5000里战线上，从晋西北高原到河北平原，举行了全线破击。

120师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同蒲路宁武南北段遂行破击。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一结束，120师主力即向宁武路段转移，以扩大战果。这时，静乐、

忻县及其以北各据点的日军出动了 1000 余人，企图阻止 120 师北进。9 月 15 日，120 师在社家庄与拦阻日军发生第二阶段的首次激战。

9 月 15 日，从宁化堡出动的一路日军，约 300 余人，行至宁化堡东南方的社家村时，遭到 120 师一部的突然打击。日军在 120 师的第一次打击后，又组织了疯狂的反扑。战斗异常激烈，从 15 日下午一直打到第二天的凌晨，120 师将日军大部歼灭，残敌逃往宁化堡。随后，120 师主力在后河堡西北地区又遭到 1000 余名日军的堵截。经连日激战，日军一部被歼，余敌退回据点。

120 师冲破了日军的多次阻截，在日军的封锁线内纵横破击，拔点、破路、打援，使围阻的日军东奔西跑，十分狼狈，首尾不能相顾。经过连续 8 天的奋战，120 师控制了阳方口至宁武间、宁武至大牛店间、大牛至忻口间的铁路线，并对所占铁路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在第二阶段，120 师共进行战斗 55 次，毙敌 1700 余名，破坏铁路 60 余里，毁桥 12 座，取得了第二阶段作战的胜利。

第二阶段作战开始后，冀中军区周围的日军有相当部分被抽调去沧石路和加强重要交通线的守备，趁此有利时机，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决定集中兵力，组织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这个地区，自 1940 年春，日军进行“扫荡”以后，据点增加到 44 个，很多村庄建立了“新民会”、“维持会”等伪组织。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冀中军区决定以第 18、23、30 团分路进入这个地区作战。10 月 1 日，战役正式开始。23 团主力秘密进入河间以南的李虎村，正碰上高家林据点的日军外出抢粮，23 团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歼灭日军 90 名，缴获了全部武器装备。随后其他几个团也相继攻克了李民居、刘庄、石疙瘩、藏庄子等处据点。10 月 15 日以后，各团继续向四周扩大战果，各地游击队和民兵纷纷出动，破路、挖沟、炸桥和围困日军，取得了显著成绩。

地处河北平原最南端的冀南解放区，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受领了继续破击德石路和邯（郸）大（名）公路的任务。冀南军区司令陈再道为了不使日军有喘息之机，在第一阶段作战刚一结束，即组织全区部队对德石路展开了再次破击。9 月 13 日拂晓，冀南军区第 27 团一个营在德石线上的青兰、董故庄之间的小德厢设伏待机。早晨 7 时，从青兰出来两辆汽车，向 27 团设伏地域开来。

当第一辆汽车驶进 27 团伏击阵地后，战士们如猛虎扑食，突然间发起猛攻，车上日军尚未作出反应，就被一排排手榴弹给送回老家。后面的汽车一看不好，调头就跑。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27 团无一伤亡。之后，冀南军区又连续取得了北岭踪伏击战，高才村围歼战的胜利。冀南军区在破路过程中，还想出了不少新点子。他们在破坏铁路时，只挖掉一半路基，然后将铁轨掀翻。这个办法不仅破路效率高，而且给日军修复铁路增加了很多困难。在重新修复时，必须先将没有破坏的一边路基挖掉，然后均匀填土夯实，才能铺轨。

## 第五章 不绝的尾声

### 两个中国通

兔死狐悲。

百团大战后，日本原第1军司令官退出了现役。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也被调任关东军第3军12师团长。看着自己的属下退的退，走的走，多田骏的心情十分沮丧。

让多田骏不顺心的事一件接着一件。

1940年11月14日，参谋总长对中国派遣军传达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同时，指示中国派遣军根据本纲要做出具体研究。两个星期后，中国派遣军第一课高级参谋真田穰一郎大佐进京，向多田骏汇报了中 国派遣军对今后工作的方针。

其中有一条让多田骏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方针中认为，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华北。最后还特别提到一句，“而以华北为最差”。多田骏很是不服气。

唯一让多田骏感到欣慰的是方针中开始对华北有所重视了。方针中明确提出中国派遣军1941年度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巩固华北。为此，中国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了两个师团增援华北。

真田汇报到这里时，多田骏甚至有些得意了。

多田骏认为自己虽败犹荣。此次华北的失败只是从反面进一步验证了他在一年前就已预言了的事情。中国派遣军现在的指示也不过刚刚与他一年前的思想相一致。

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四课高级参谋有末精三大佐的一些看法使多田骏如遇知音。有末精三认为，1939年到任的多田方面军司令官是日军中屈指可数的中国通，熟悉中国情况，关心民生，深得民心，充分理解政治战略的要谛，深得中国方面的信赖。这些话说得多田骏轻飘飘的。他心里想到，知我者，此人也。“充分理解政治战略的要谛”，正是我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有末精三接下去所说的话仍使多田骏频频点头。他说，很多军界人士口头上都喊剿共第一，但对共军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作战与政务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在“百团大战中之所以受制于共军，其原因即在于此”。

特别是他的最后一句话更是说到了多田骏的心坎上。他说，中国派遣军与华北方面军在作战思想尤其是有关政治谋略上的意见分歧，和对共军认识不足等问题，使方面军司令官以及有关人员大伤了脑筋。

多田骏并不认为他的思想仅仅是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他认为，刚刚卸任参谋次长的他已经形成了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的习惯。要解决中国事变，没有稳定的华北是不可想象的。但中国派遣军不但不增兵华北，反而从华北抽调兵力，实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当1941年7月多田骏接受大将军衔并调任日本军事参议院时，他并没有一个败将的感觉。

日本的军事参议院是军务的咨询机构，有名无权，有点像个敬老院，一般都是在第一线任职的军官，由于年龄的原因，不能再继续任职了，而退到军事参议院任参议官。

他可能感到了是华北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他这次明升暗降，但他觉得做为

一名军人，凭着他对战争的认识和驾驭战争的能力，晋升大将应是理所当然。他甚至觉得这个荣誉他应该更早地得到。比他晚一期毕业的冈村宁次早在同年4月份就已经升为大将，而老大哥却晚了几个月，想到这他心里总是不痛快。

7月9日，多田骏下达了最后一个命令。

华北方面军命令

- 一、各兵团、各部队应遵照晋察冀边区作战计划做好统一作战准备。
- 二、作战开始时，关于兵力的调转及其它前项计划以外的必要事项，另行下达命令。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事务处理者 多田骏

7月9日 北京

就在多田骏在北平卸任的同一天，日本东京正在举行新任华北方面军的任命仪式，新任司令官正是让多田骏忌妒的又一个中国通——冈村宁次。

提起杉山元、板垣征四郎、西尾寿造、多田骏可能没人知道，但提起冈村宁次，中国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

“九一八”事变后，冈村宁次就到了中国。1936年他就已经是日本关东军第2师团中将师团长了。1938年他出任华中派遣军第11军军长，一直是对国民党军作战的主力军。虽然中间在军事参议院赋闲几月，但并没有消磨掉他重返前线的信心。

冈村宁次比多田骏更为老练，也更为毒辣。他经常到华北各地进行现地调查，切实掌握第一手材料。冈村宁次吸取了多田骏的经验，他把多田骏的“囚笼”政策加以改进，一方面继续强化“囚笼”政策和军事进攻，同时又吸收国民党军队对苏区五次反“围剿”的经验和在其统治区内实行的保甲政策。

冈村宁次上任后，在9月初开始的第二期肃正作战中就开始推行他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将军事进攻与大力推行政治、经济、宣传报道等各项措施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剿共肃正的目的，要把这次的军事进攻与7月初开始的治安强化运动结合起来，才能够收到军事打击的效果。

他反对单纯军事进攻。只有军事，而无政治、经济手段，军事行动是徒劳的，甚至政治、经济所起的作用要超过军事所起的作用。为此，他在1941年秋季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实行了以经济战为主体的治安强化运动。

冈村宁次的治安强化运动，使华北根据地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1941年10月统计，根据地的人口，只剩下1300万，达到了最低点。很多根据地就只剩下一二个县。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走了一个中国通，又来一个中国通。

新来的更加凶狠。

### 硬仗之三——关家垴之战

关家垴之战是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反“扫荡”阶段最大的一次战斗。这场战斗至今仍使参加过它的老战士不能忘怀。

这场战斗至今仍有很大争议。有人说该打，有人说不该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很多资料在记述百团大战时或是回避关家垸战斗，或是轻描淡写地将其一笔带过。

但是历史留给参加过关家垸战斗的老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是挥之不去的。它是百团大战中，甚至可以说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最惨烈的一次攻坚战。

通过这场战斗，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彭德怀性格的一个侧面。因为在战斗中，彭德怀曾经说过：“拿不下关家垸，就撤掉 129 师的番号。”

对于这场战斗，刘伯承、陈赓虽然有意见，但他们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战斗发生在 1940 年 10 月下旬，太行军区腹地。

百团大战第 1、2 阶段战役结束后，日军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扫荡”。

破称为中国通的多田骏在八路军的连续打击下，似乎刚刚有些自知之明。他不得不承认，要想认识华北的老百姓，认识华北的八路军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要想彻底弄明白中国的事情是多么的不容易。多田骏原以为中共在华北的正规军只能分散成小股的游击队，借助于青纱帐出来活动，没想到八路军竟然集中了一百个团，在背后捅了他一刀，搞得整个华北条条铁路起火，一半炮楼冒烟。多田骏咽不下这口气。

多田骏调集了 110 师团、36 师团，第 1 独立混成旅团、第 9 独立混成旅团以及第 4 独立混成旅团，共 2 万余人，于 10 月 6 日开始，对太岳、太行军区进行“扫荡”。

日军一上来就向太岳、太行军区腹地扑去。多田骏要来个先里后外。先中心开花，后外围结果。先把八路军总部和 129 师师部捣烂，使整个华北共军群龙无首，然后再分区清剿。

日军认为以 129 师为主体的共军，经过再次采取攻势后，将主力盘踞于从武乡以东到黎城以北的山岳地带，另一部盘踞于沁源一带，对辽县一榆社一武乡道路及东潞铁路进行顽强袭击。

日军的判断是正确的。

1940 年 10 月 14 日，刚从砖壁村转移到王家峪村的八路军总部，又返回了地形隐蔽的砖壁村。但在砖壁村只待了一天，又在绵绵秋雨中向黎城县栓马、宋家庄一带转移。

日军分几路扑向太岳、太行军区腹地。《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中记载：第 37 师团由沁县、南关镇，第 16 独立混成旅团由平遥、介休、霍县一带，第 41 师团的一个大队由洪洞以东地区向沁源及郭道镇一带压缩进击。

第 4 独立混成旅团这次充当了报复性“扫荡”的急先锋。10 月 2 日，第 4 独立混成旅团的两个大队刚刚结束对榆社、辽县的“扫荡”，10 月 6 日就随旅团开始了新的“扫荡”。

10 月下旬，第 4 独立混成旅团的冈崎大队窜到了黄崖洞。

日军无意中的瞎打乱撞，就在八路军总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黄崖洞是八路军的一个军事重地。八路军总部的水腰兵工厂就设在黄崖洞山谷之中。这里的地形十分险要，四面险峰环抱，只有南面绝壁上开有一道天然裂缝，当地人叫它翁圪廊，可以容人出入。1939 年，朱德、彭德怀、左权亲自察看地形，认为这里的地形十分隐蔽，轻易被敌人发现不了，即使

被敌人发现，又可以凭险据守，十分安全。水腰兵工厂当时的月产量已经达到 400 支枪，成为八路军敌后抗战的重要补给基地。

如果八路军防守翁圪廊的一个连不主动撤离，日军恐怕插翅难进。

当听到翁圪廊丢了，日军已经进入黄崖洞以后，据特务团长欧致富回忆，“彭德怀大怒”。彭德怀当即下令要严加追查擅自撤离的责任者，以军法论处。

特务团守卫连的不战而退所引起的气愤和早已就有的要打个仗的想法使彭德怀有些不冷静了。

在百团大战开始后，在彭德怀签发的命令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在他心中酝酿着歼敌数百人或一个大队的想法。

8月23日，在总部下发的《各线出击部队积极阻滞敌增援正太》的电报中，有这样的文字：尽量争取战役时间之延长与战果之扩大，对于敌寇以数百人或一个大队来援之兵力，应有坚定决心，集结很优势兵力消灭之。电报进一步解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不敢轻易出援，即使敌敢于来援，亦必须集结更大的力量，这便能延长时间与增加敌之空隙，均有利于我之破坏作业。

同样的意思又在以后的几封电报中频频出现。在8月27日的《正大线破坏愈彻底则我愈主动》的电报中有如下电文：特别应对出击或来援敌一个大队以内之兵力，集结最优势之兵力歼灭之。只有歼灭敌一二个大队，才能顺利的扩张战果。8月29日电报《正大线作战集团的行动方针》中同样意思的电文是：坚决打击增援出扰之敌，对增援出扰之敌在一个大队以下之兵力，务必予以歼灭。10月19日电报《百团大战后反“扫荡”计划》中部署晋察冀边区任务时电文提到：准备坚决的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在关家垸战斗后的11月11日的电报《动员起来作坚决的反“扫荡”》中又出现了同样的想法：集中主力在有利情况下歼灭敌人一两个大队。

敌人的肆无忌惮和自己部下的临阵脱逃成了一根导火索，又激发了彭德怀打个歼灭战的想想法。

打，坚决要打，彭德怀的决心已不容更改。

冈崎大队在386旅一部的打击下，企图经武乡退回沁县，28日在关家垸宿营。同时，进入根据地腹地的日军崛田大队，在我抗日军民的袭扰下，在疲惫中经左会、刘家嘴，企图取道蟠龙以东之关家垸西退。两股敌人在关家垸会合，共有五六百人。

29日下午，彭德怀火速从黎城赶到蟠龙镇的石门村。当时正好攻打榆社城的129师的部队正在关家垸附近休息。当晚，彭德怀召集128师的师、旅干部口述了战斗命令：以129师之386、10旅各一部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以129师386旅之一部和决死一纵队的25团、38团各一部归陈赓指挥，于30日晨4时，对冈崎、崛田大队发起攻击。具体攻击部署如下：386旅的772团部署在关家垸的东北和东南侧；385旅的769团，部署在关家垸的西北；决死一纵队部署在关家垸的南侧，准备由南向北攻；新10旅一部，部署在关家垸西侧。彭德怀亲自掌握山炮连。

四个方向，四只拳头，已经做好了出击准备。

日军两个大队被这四只拳头给逼在中间动弹不得。

关家垸位于大行区的中心。它南边十几公里处是砖壁村，再往南是黎城，西南是王家峪，西边是武乡县，西北是榆社，北边是辽县。这里群峰起伏，

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关家垴顶有一块小小的平地很适于布兵，只有南坡比较平缓，适于进攻，山坡上有一个小村子。晋西北的老百姓住的都是窑洞，一孔窑洞连着一孔窑洞。再往南就到了另一个高地柳树垴。柳树垴的海拔高度比关家垴还高，从柳树垴上可以用火力控制通往关家垴的小路。

日军崛田大队进到关家垴附近，被 129 师包围后，迅速抢占关家垴，构筑了工事，并派兵占领了柳树垴。

日军要在关家垴固守待援。

一场恶战就要开始了。

左权考虑到进攻路线狭窄，大部队展不开，决定总部特务团于凌晨 3 时提前发起攻击。他命令欧致富道：“凌晨 3 时前，以你团 2 营向关家垴发起攻击，以 3 营插向关家垴和柳树垴中间地带，将敌人拦腰截断，不让敌人会台，柳树垴的敌人留给决死第一纵队去消灭；其它两个营从西侧插上，防止敌人西窜武乡和沁县。”

部署完毕，他又解释道，“我们之所以要在 3 时前发起攻击，是因为敌人在我们的围困下已经疲惫不堪，特别是这两股敌人刚刚构筑完工事，现在是最疲劳的时候，我们就趁敌人酣睡的时候来个偷袭。”

这一夜，进入战斗状态的八路军指战员都没有睡觉，大家都在考虑如何完成这次战斗任务。

在关家垴东北韩登坡中心位置的一孔破窑洞里，彭德怀双眉紧锁，他在思考着如果在反“扫荡”阶段，不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八路军的日子就会更不好过。如果能消灭敌人一两个大队，日军就不敢轻易地出来骚扰根据地了。想到这里，彭德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最欣赏狼的战术的刘伯承也在思考着。由于日军已经抢占了有利地形，这次战斗一定会打得很艰苦。在抗战初期连续打了 4 次漂亮的伏击战、有游击专家之称的刘伯承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形成“牛抵角”的局面，从而出现对我不利的形势呢？能不能围三厥一，欲留生路，从而引蛇出洞，将其歼灭在运动之中呢？

黄埔一期的陈赓是个文武全才。他眼望着关家垴方向，在思考着打法。386 旅 772 团进攻方向的地形对于进攻一方非常不利。进攻方向只有一条小路，从日军防守的前沿到进攻出发阵地虽然只有三四十米，但这条路是在陡峭的山坡上开凿出来的，只有几十厘米宽，仅能容一人通过，只要有一挺机关枪架在路的那头，就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直到发起进攻的前一刻，他的眉头仍然是紧锁着的。

不到夜里 3 点，特务团 2 营首先向山顶进发了。其它几个营都已进入了预定位置，等到 2 营拿下垴顶的机枪阵地，他们就开始行动。

2 营的突击队干得很出色。

突击队员在夜暗中接近了垴顶，没发出任何响声。敌人的两个哨兵连连地打着哈欠，无精打采地来回巡视着。虽然中队长亲自交待，谁要是站岗时打瞌睡，谁就要和垴顶的山石一样永远留在这里，但这两个哨兵实在太困了，走着走着，眼睛就不自觉地闭上了，他们真恨不得自己打自己两个嘴巴。他们也知道，今天不比从前，现在八路军在山下围得铁桶一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摸上来，不等中队长枪毙了他们，恐怕已经先被八路军给结果了。就在他们迷迷糊糊说不清是睡着还是醒着的时候，两个黑影扑过来，刺刀一闪，两个哨兵就悄无声息地倒下了。



突击队员迅速接近塙顶。塙顶的日军虽然反应过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几十颗手榴弹从不同的方向同时甩上了塙顶，日军的机枪还没来得及叫唤，突击队员已经冲上去了。没死的日军纷纷向山下退去。

特务团长欧致富一声令下，埋伏在山下的部队迅速向各自的目标冲去。

在攻打半山腰的小村子时，特务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日军经过白天的修筑，以窑洞为依托构筑了完整的工事体系。每孔窑洞既可独自构成一个火力点，又可与其它窑洞互相掩护，互相支援，形成交叉火网。窑洞前还挖有防弹壕，如果手榴弹没扔到位，掉到防弹壕里，就难以对日军构成威胁。日军还将相连的窑洞凿通，形成了网状的工事体系。

特务团与日军逐窑洞的争夺。每攻下一孔窑洞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欧致富看到日军有窑洞作依托，火力又猛，这样打下去，就是把特务团都赔上也不一定打得下来，必须停止攻击，研究新的办法。

特务团在艰难地攻下不到半数的窑洞后，停止了攻击。

很多参加过这场战斗的老人都记得彭德怀在关家塙战斗最紧张的时候对陈赓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不把这股敌人消灭，要你的脑袋。”

如果陈赓的脑袋被彭德怀搬家，那将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但历史并没有把这个“如果”变成现实。

陈赓的脑袋是不容易搬家的。蒋介石曾经仔细地打量过陈赓的脑袋，但他没敢动它。

1929年3月，陈赓在上海被捕，随后经南京被送往南昌，蒋介石要亲自“争取”他。在这次谈话中，陈赓好几次使蒋介石“十分难堪，几至无法下台”。但蒋介石最终没敢动陈赓的脑袋。

“要你的脑袋”的话，彭德怀也不是轻易说出口的。坚定、自信的彭德怀在战争中很少像这次这样向自己的部下发火，以至如此失态。

大家对彭德怀的印象往往是和毛泽东赠彭德怀的一首诗相联系的。红军翻过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后，胜利到达吴起镇，并在吴起镇打退了尾随红军的马鸿宾、马鸿逵部。随后，毛泽东赠诗彭德怀：

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  
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抄录的，后来在1959年第一次发表时，经过整理加工后变为：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骋，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中的彭德怀应该是自信和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而不应是要砍陈赓脑袋的彭德怀。

虽然陈赓听到要砍他脑袋的话后，心里很不舒服，但他还是率领队伍坚决地出发了。

拂晓4时整，各攻击部队纷纷向日军发起猛攻。

385旅769团两个营沿关家塙北侧村子杨李枝由北向南攻击，另以13团3营两个连从右翼攻击。因攻击方向上山势陡峭，攻击路线狭窄，攻击部队

只能分为若干个波次，轮番向上攻击。一个波次攻击失败，又上去一个波次，虽经数度猛攻，但收效甚微。

这时彭德怀出现在 769 团战士们的前面。

彭德怀问 769 团团长郑国仲：“部队情况怎么样？伤亡大不大？”

“部队伤亡不小，主要是地形对我不利，现在部队正准备发动新的进攻。”郑国仲答道。

“一定要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之前，把这股敌人消灭掉。你们的任务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高地拿下来。”

“是。”郑国仲答道，随后他转向正在准备冲锋的战士，问道：“彭总的指示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有信心没有？”

“有信心！”喊声震得地动山摇。

彭德怀满意地点点头，带着警卫员离开了 769 团阵地。

攻击柳树垴的部队是决死第一纵队。30 日凌晨 2 时，部队就到达了指定位置。在决死第一纵队的 38 团和 25 团调整部署的时候，早已占领制高点的一股日军突然向 38 团和 25 团发起猛攻，夺占了阵地。柳树垴阵地被日军占领后，直接威胁到了从南坡进攻关家垴的部队。

负责指挥决死第一纵队的陈赓，深知柳树垴阵地的分量，也深知自己脑袋的分量。他立即组织了 16 团、38 团、25 团各一个营，同时进攻柳树垴。连续组织了 4 次冲锋，都没有成功。25 团团长觉得阵地是在自己手里失去的，又单独组织了 3 次冲击，也未成功。冲击了几次后，各营损失都非常大。

看到各部队损失都很大，刘伯承打电话给彭德怀，建议他暂时撤围，另拟战机。

彭德怀又一次发火了，他对着听筒，冲他一向尊敬的战友咆哮：“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你 129 师的番号。”

一个要掉脑袋，一个要撤番号，看来彭德怀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

有人说，关家垴战斗，彭老总来了犟劲。中国字就是这样有意思，“犟”字下半部就是一个牛字，就有用牛也拉不回来的含意。

天一亮，各部队又开始攻击，白天攻击比夜晚还要困难。白天战斗，日军有飞机配合作战，八路军的攻击部队一面要和正面的日军斗智斗勇，一面还要防备天上飞机的轰炸和扫射。

天一亮，彭德怀也在指挥所里呆不住了。他来到距关家垴顶 500 米处作近距离观察。当他一身戎装，足抵壕沿，手握望远镜，在凝神观望时，战地记者徐肖冰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这一照片，被广泛地转载，成为人们所熟悉的彭德怀的形象。

苦战中，彭德怀得到消息，辽县，黎城方向的 2000 多日军正在向关家垴方向运动。彭德怀看了一下表，下了命令：

“下午 4 点，发动总攻。”

下午 4 点，总攻开始。772 团、16 团、38 团、25 团各以一个营，协同 385 旅一部，向关家垴上的敌人连续攻击 18 次，肉搏多次，敌第一线阵地被攻击部队占领。残敌 60 多人退守垴顶的一个狭小地域，固守待援。

3 日上午，增援的日军已经逼近关家垴。为了避免与日军决战，八路军围歼关家垴之敌的部队，适时转移了。

这次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冈崎大队、崛田大队大部破歼。

八路军攻击部队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陈赓旅 772 团 1 营 3 个连伤亡过半。

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谈到关家垸战斗时说：

“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使敌下次‘扫荡’不敢以营为一路，以使其‘扫荡’的时间间隔扩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部队大疲劳，使战斗力减弱了，使 129 师伤亡多了一些。”彭德怀所说的营指的就是日军的大队。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后来回忆道：彭老总坚持要打这一仗，还有一个意图，八路军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正规军，不但要会打游击；必要时，也得猛攻坚守，顽强拼杀，敢于啃硬骨头。

当时任决死一纵队政委的薄一波回忆道，彭老总向我调决死队两个团参加战斗，我是很积极的，战斗中损失固然大，但这两个团也打出来了，成为决死队战斗力最强的两个主力团。

《华北治安战》一书的作者在书中写道：

“在此次作战中，虽未查明彼我全面的损失，但在第 1 军方面损失最大的是第 4 独立混成旅团。”

### 挫而愈坚

彭德怀在 10 月 29 日上报中央军委的《配合蒋冬季攻势》的电报中描述了日军“扫荡”的情形：敌此次进攻较前更残酷，主要的见人即杀，见屋即烧。所有粮食一概烧尽，我各后方机关及兵工厂受相当严重损失。

他在 40 年 11 月 11 日下发各军区的《动员起来作坚决的反“扫荡”》的电报中又一次描述了日军此次“扫荡”的情况：此次敌“扫荡”实行见人即杀，见屋即烧、见一切牲畜粮食均全部烧完。

日军对晋中几个县“扫荡”后，据不完全统计，被害死的约在 1000 人以上，房屋被焚烧的约有 1 万个村子。

对于百团大战后可能会出现困难局面，彭德怀是有思想准备的。

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干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分析百团大战的胜利影响华北情况的两个可能时，认为其中一种可能就是使华北战局更加严重。其表现为：

1. 可能调动敌人增援，从华南、华中及日本国内调三个至五个师团到华北来。这虽然将增加我们的困难，但可减轻敌人对我后方的压力，减少投降的危机。今天的小的牺牲可以免掉将来大的困难，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2. 敌加强铁路线的严密封锁，由一般的分区“扫荡”进行分区清剿。

3. 敌人加强对于山岳基本根据地的残酷摧毁与屠杀。

彭德怀在 8 月底和记者的谈话中也预测到更严酷的形势到来的可能。

“但是敌寇决不会就这样死亡下去的，敌寇在我们的严重打击之下，必将更疯狂的组织新的进攻，新的‘扫荡’，向我进行更残酷、更毒辣的报复。”

“因此在百团大战胜利之后，华北抗战必将进入更尖锐、更激烈，更紧张的环境中。”

10 月初，日军首先对八路军总部和 129 师所在地进行，“扫荡”。11

月中旬又将矛头对准了太岳区。日军对晋察冀军区首脑机关所在地北岳区的“扫荡”，比太行区要晚一些，到11月上旬才开始。

日军在“扫荡”中采取了很多新招术，像“捕捉奔袭”、“辗转抉剔”、“铁壁合围”、“梳篦战术”等等。大有不置八路军于死地而不罢休的架势。

日军更狠毒的一招是要彻底毁灭八路军的生存之地。多田骏想起了中国的一句古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一个参加过这次“扫荡”、以后被俘的日本士兵，曾经供述这次“扫荡”中敌人的作战目的，“当这个作战开始前，第222联队第一大队长桥本正少佐，于山西襄垣县夏店镇的车站前，集合全体士兵，传达了方面军的命令：‘这次作战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并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药。……’于是，在大队中，新编了二十放火队，一个撒毒小队，……在作战中一见老百姓，就不问男女老幼，或用刺刀或用枪、机枪，甚至在窑洞中发现了藏起来的老百姓时，就用炮来轰击，这样足足杀死了有3000群众。沿途的房子也都被烧光。……”

冈村宁次上任后，在多田骏肃正作战的基础上对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他把华北分为二类地区，治安区、准治安区、未治安区，对治安区，他加强政治、经济奴役；对准治安区，则加强统治，严防八路军在其中活动；对未治安区，则以军事打击为主。彻底破坏根据地，使八路军失去生存条件。

在中国的土地上，日军的残暴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更大的仇恨。对付日本鬼子，八路军有的是办法。中国是一个悠久历史的国家，在中国古代，兵学就很发达，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兵学中就有“避其精锐，击其惰归”、“示形于敌”、“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等极其丰富的战术原则，八路军以主力跳出包围圈，以小股部队在民兵、游击队和群众的掩护、配合下，带着敌人在根据地内转圈，疲惫来犯之敌。主力则在有利时机，主动出击。继太行区关家垴一战，歼灭日军两个大队后，北岳区从12月8日起，集中主力，积极出击，分别对阜平、东庄、党城和灵山之敌发起攻击和围困，将这几个地点敌人重新修建的碉堡予以摧毁，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迫使日军全部从阜平城和东庄据点撤退。至12月初，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为配合北岳区的反“扫荡”，冀中区开展了破击德石路的作战行动，再次给敌以重创。

与日军在前线作战的同时，还要防着国民党的小动作。

在百团大战连续取得胜利的日子里，随着一封封贺电到来的同时，却传来了彭德怀家中亲人被害的消息。国民党一面向彭德怀发贺电，一面派遣特务，在1940年10月4日，半夜闯入彭家围子，彭德怀的三弟彭荣华彼当场杀害，三弟媳龙国英被打伤。二弟彭金华被抓，于同月11日被害。一个多月后，彭德怀获悉噩耗。

国民党又乘八路军根据地之危，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和武器弹药供应。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突然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1年11月1日清晨，初冬的第一场雪后，彭德怀和左权并辔，沿着清漳河耀眼的白石河滩徐徐而行。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总结，他们心中对今后的斗争方针，已是胸有成竹。

转过河湾，彭、左一行策马进入一个村庄——北方局所在地南会村。

这是八路军敌后抗战中一次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彭德怀、杨尚昆外，还有北方局委员邓小平、李大章，八路军总部左权、罗瑞卿，129师刘伯承、蔡树藩，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等。

彭德怀代表北方局作题为《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

针对日寇的治安强化运动，彭德怀指出：“我们的许多机关未能及时识破敌寇这一新阴谋的严重性，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出许多缺点，甚至犯了一些错误，使某些地区遭受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他说：“今天组织这个会的意思，就是针对着敌寇的新阴谋，根据中央指示，重新考虑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针对日寇的阴谋，彭德怀提出了三个基本任务。他在讲到第三个基本任务时指出：“由于敌人的封锁、切割，运动战的机会已大大减少，甚至在平原地区成为不可能。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基本的战争形式。要求大家把武装建设的重心放在地方武装的建设上，建设数百支脱离生产的、强有力的游击队和百万不脱离生产的有战斗力的民兵。”彭德怀还设想，根据地边沿区的游击队和正规军，可以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开展游击活动。利用乡村的散漫性，在新伪化的地区，组织起秘密的抗日武装。

从这第三点任务中可以看出，这篇报告，实际上标志着八路军在敌后作战任务和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形的、看得见的战线将被无形的、看不见的战线所替代。从此之后，将有成百万的秘密武装活跃在日军周围，与日军的蚕食、强化治安进行一场没有战线的斗争。

此后，华北敌后抗战开始了更加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

百团大战，震惊中外。国人扬眉，敌伪胆寒。

### 第三部 苦战长江——武汉会战

贺新诚 著

#### 主要人物表

蒋介石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特级上将
李宗仁	第5战区司令长官	上将
陈 诚	第9战区司令长官	上将
白崇禧	第5战区代司令长官	上将
薛 岳	第9战区第1兵团司令官	上将
张发奎	第9战区第2兵团司令官	上将
李品仙	第5战区右翼兵团司令官	上将
孙连仲	第5战区左翼兵团司令官	上将
廖 磊	第6战区中央兵团司令官	上将
汤恩伯	第9战区第31集团军司令官	中将
王陵基	第9战区第30集团军司令官	上将
卢 汉	第9战区第30军团长	上将
胡宗南	第5战区第17军团长	中将
俞济时	第9战区第74军军长	中将
黄 维	第9战区第18军军长	中将
欧 震	第9战区第4军军长	中将
叶 肇	第9战区第66军军长	中将
王敬久	第9战区第25军军长	中将
张自忠	第5战区第59军军长	中将
于学忠	第5战区第51军军长	上将
宋希濂	第5战区第71军军长	中将
覃联芳	第5战区第84军军长	中将
陈鼎勋	第5战区第45军军长	中将
郭汝瑰	第9战区第54军参谋长	少将
李韞珩	马湖要塞司令官	中将
李延年	田北要塞司令官	中将
畑俊六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大将
冈村宁次	日军第11军司令官	中将
椋彦王	日军第2军司令官	中将
藤田进	日军第3师团师团长	中将
稻叶四郎	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	中将
吉住良辅	日军第9师团师团长	中将
筱塚义男	日军第10师团师团长	中将
荻洲立兵	日军第13师团师团长	中将
藤江惠辅	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	中将
本间雅晴	日军第27师团师团长	中将
伊东政喜	日军第101师团师团长	中将

松浦淳六郎 日军第 106 师团师团长 中将  
及川古志郎 日本海军第 3 舰队司令官 中将  
近藤英次郎 日本海军第 3 舰队第 11 战队司令 少将  
塚原二四三 日本海军第 2 联合航空队司令 少将  
宫崎周一 日军第 11 军作战课长 大佐

## 引 子

武汉会战是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的一次规模最大的会战，也是日军为迅速结束中日战争而作的最后一次努力。

日军企图用中间推进、两翼包抄的战法，一举攻占武汉三镇，围歼该地区的中国最大的重兵集团，实现其“得中原者得天下”并迫使中国屈膝求和的预想。

中国方面则吸取抗战初期的教训，避免在弹丸之地与日军死打硬拼，而把作战重点放在武汉以东的深远外围，充分利用长江两岸的江河湖泊和大别山、幕阜山的崇山峻岭，节节抗击日军进攻，力求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实现“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抗战的既定方针。

双方百万大军 4 个多月较量的结果是中国军队主动放弃了武汉，全师而退，保存了继续与日军周旋的实力，实现了自己的作战预想。而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仅仅获得一座空城，其聚歼中国军队主力、迫使中国求和的初衷灰飞烟灭。经此一战，日本国力大伤，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既定战略。中日战争开始转入对日本最为不利的持久战争阶段。

## 第一章 八方烽火聚武汉

### 中日战争的新焦点

一架涂着血红太阳标志的日军飞机由北向南飞行着，机翼下，广阔的中原大地上随处可见战争的痕迹。几个月来，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无数次出没在这一地区，执行轰炸或侦察任务，对这一带已经太熟悉了。

今天，1938年5月19日清晨，该机驾驶员等人接到命令，陆军已对徐州城形成合围，前锋部队已进抵城的外围，飞机即刻起飞至徐州侦察。

从机上往下俯瞰，陇海铁路由东向西，津浦铁路由北向南，组成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徐州正处在十字架的交汇点。经过连续的轰炸，城内余烬未已，隔很远就能看到一处处的火光和烟尘。抵达城区上空了，可今天地面上怎么没有了往日炽烈的对主炮火？下降，盘旋，市街上几乎没有人的踪影，看来中国人已经撤退了。似乎要证实这一点，城东北角掀起阵阵尘土，一大队甲壳虫的坦克和装甲车排着战斗队形向市内突进。

驾驶员报告：“皇军正在进入徐州，市区周围已无大的战斗，敌军似已逃匿，我拟继续搜寻。”飞机向上爬升，掠过城区向西南方向飞去，几十分钟后追上了正在跳出日军包围圈的中国军队。公路上车辆，骡马，人流成数路纵队急速向西行进。日军飞机继续向前飞行，直到发现车辆最密集的地段，才把携带的所有弹药全部倾泻到公路上。看着公路上人喊马嘶一片混乱，日军飞机久久不愿离去，一圈又一圈地绕着，不时还来几个俯冲，企图用恫吓来破坏中国军队的撤退。

几经反复之后，中国军队识破了日军飞机的伎俩，搬开公路上燃烧的车辆，整顿好队伍继续向西行军。天上的飞机眼瞅着下面诱人的目标却无可奈何，只好晃晃翅膀悻悻离去，日军一二十万大军都未能围歼这支部队，区区几架飞机又能如何呢！

遭到空袭骚扰的队伍正是徐州会战的指挥机构——中国第五战区长官部，随同长官部撤退的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他们毕竟是些老百姓，一天前还在为日军的合围而惊恐，不过，经过一夜行军未遇敌人踪影，情绪渐渐趋于乐观。他们的感觉没有错，长官部的确已经跳出了合围圈。

日暮时分，几名记者求见总司令李宗仁上将，既有获取新闻的目的，也是为了辞行。明日一早，他们就要和长官部分道扬镳，返回武汉了。

几天未见，李宗仁一扫前些日子的严峻神气，笑哈哈地站起来，“欢迎欢迎，请恕罪！”李宗仁双手一拱，全然没有一点大军统帅的样子，若不是化险为夷，恐怕不会有这么轻松的。

“前些日子军情紧急，无暇，也无心向你们相谈，还望你们这些无冕之王笔下留情。不过现在好了，不仅长官部，其他各路部队均已脱离日军包围。我放心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李长官，徐州一战有惊无险，几十万大军安然无恙。不过，日军恐怕不会就此罢手，战局今后将如何发展，我们想听听李长官高见。”

“谈不上高见，你们明天去向何方？”李宗仁明知故问。

“回武汉呀。”记者们不解地回答。

“那你们可要小心点，你们会把日军引到武汉去。”李宗仁佯作嗔怪地说道，随即又正色指出：“八方烽火聚武汉，武汉是下一阶段中日战争的新



焦点。”

战争打了近一年了，中国东部国土陆续沦入日军手中，北平、南京、上海、天津等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一个个失守，剩下的大城市已经为数寥寥，位于长江和京汉铁路上的武汉已成为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日本人当然不会放过武汉的。

日本人早就盯上了武汉。1937年12月攻占南京后，日本一直以为中国政府会乞和求降，未曾想，如意算盘竟未能实现。一气之下，近卫首相不顾一切地向世界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表达了与蒋介石誓不两立，必须赶尽杀绝而后快的决心。

既然下了决心，日军大本营当然就要考虑如何用军事手段彻底打垮中国政府的策略了，从1937年底开始，日军大本营内部着手研究下一步战争计划，攻占武汉被提上了日程，连徐州会战也是作为武汉作战的前提而实施的。

在考虑攻占武汉的时候，日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通过武汉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控制中原，进而从实质上支配中国。

攻占武汉很可能成为中国屈膝求降的又一个契机。

得中原者得天下，情报部的这一判断促使日军大本营下了决心，5月底，大本营下令，在年内断然实施武汉作战，为此，在中国大陆作战的所有部队停止回国调动，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人，并为武汉作战提出了32.5亿日元的战费预算。

6月15日，日本政府和陆海军首脑陆续来到皇宫，参加最后决定武汉会战的御前会议，如同以往的御前会议一样，天皇神色肃穆，极少说话，在凝重的气氛中与参会人员逐一奏明了关于武汉作战的原因，计划和目的。待海陆军首脑发言之后，近卫首相接着指出：

“中国事变虽因徐州陷落，已见战局之一大进展，唯其前途尚辽辽。为彻底扫倒倚恃第三国支援，标榜长期抵抗之国民政府，今以日本有史以来之大军，于海陆空来奋战，以达成帝国所期目的。”

天皇身边的宫内大臣发话询问，“集中国力实施武汉作战，能否达到结束事变之目的？”日本的御前会议通常决定重大事项，然而，天皇本人往往不亲自询问有关事由，而由宫内大臣代为查询，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天皇的至尊至贵从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听到询问，在场的所有人员都沉默不语，他们实在不敢在天皇面前夸海口了，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他们这些军政要人哪一个不是成竹在胸，屡屡在御前表示“三个月内结束战争”、“攻占南京即可凯旋”等等，可直到今天战争仍在继续，实在有负天皇圣上的殷殷期望。

新任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将垂着头不敢正视天皇，仅从眼角处瞥一眼近卫首相。首相双目微闭，毫无答话的迹象，似乎在说，这个问题该由军人来回答。板垣又瞅瞅海军大臣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他俩人也默然不动。海军也力主实施武汉会战，可他们毕竟只是辅助陆军。板垣捱不过去了，只好囁囁着答道：

“此次作战，帝国动员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力量，除了所有兵工厂外还动员了400多家民营工厂，昼夜不停地从事作战物资的整備工作。计划由华中

派遣军所辖的 13 个师团实施作战，此外，还配备了大批坦克、炮兵，航空兵等特种部队。如果将海军方面投入的力量计算在内，参战陆海军兵力约达 40 万人左右。”板垣说的这些在座的各位早已熟知。天皇想知道的是投入巨大力量之后能否有一个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他需要重臣们给他一个明确的回答。

板垣明白天皇的心思，也很想再一次慷慨保证，使天皇圣上安心，可一年来的战争已磨掉了他的锐气，战争就像一团看不清、摸不着的浓雾一样笼罩在他的眼前。踌躇过后，板垣低低地吐出一句话：

“陆军方面期待，通过此次作战捕捉结束事变的机会。”

听了这句底气不足的回答，天皇的神气有些茫然，他的目光越过重臣的头顶，散乱地投向房间的高处。沉默，杀人的沉默。

良久，天皇开口了，沉重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空间传来：

“明治先皇创业以来，帝国伟业与日俱进，我陆海军官兵功不可没，此次事变久拖不决，帝国雄师百万受制于中国，实乃朕所不欲见者。尔等均系帝国军政要员，还望为国分忧，激励官民一致奋进，达成帝国之目的，确立帝国在东洋的永久霸业。此次作战，动员国力之大前所未有的，切盼不至变为虚掷。”

天皇没有继续为难在场各位，仅仅用平静的口吻表达了对武汉作战的希望。可在场人员的心情更加忐忑不安，无不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压力。

不久之后，这个压力就转到武汉的中国人身上。

###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虽然是 5 月底、6 月初，可“火炉”武汉已经开始了最初的暑热。前些日子，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就已经多次与德国军事顾问研究过保卫武汉的问题。德国首席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阵地防御作战颇有心得，并亲自踏勘了武汉三镇周围的地形，然后向蒋介石提出了非常详尽的作战设想，甚至连在何处构筑阵地，阵地的形式，布局等等都无一遗漏。尽管希特勒正与日本眉来眼去，并着手从中国撤回顾问，可在中国的顾问们仍在为老朋友蒋介石尽最后一把力。在德国军事顾问眼里，政治是政治、军事是军事，既然是奉派担任蒋委员长的顾问，就应该像一个职业军人那样贡献自己的才学和智慧，更何况中国方面对他们信任有加。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不，早在开战前好几年，德国的军事顾问们就成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据说蒋介石对红军实施第五次“围剿”时就采纳了德国顾问的许多建议，其中“步步为营”、“碉堡战术”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共停战后，德国顾问又积极参与中国对日战略的研究计划工作，并深入中央军各部队，按照德国模式改组、编练部队。战争打响后，蒋委员长更加倚重德国顾问，淞沪，南京，徐州诸次会战中，德国顾问甚至亲临战场出谋划策。

结果惹恼了日本人，日本国内报纸舆论大肆渲染德国军事顾问的作用，甚至一些评论中出现了“此次事变名为日中之战，实为日本人与德国人打仗”的耸人之言，似乎堂堂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全凭德国顾问的撑持。

日本人也真可以了，打不赢就老老实实认帐，胡拉八扯，找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不仅遮不了羞，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别的就不提了，至少在中日

双方最大的会战——武汉会战中，中国人没有采纳德国顾问的教条式建议，而是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作战的。事后证明，中国没有用德国人的建议行事是非常明智的。

初夏的葛店热浪袭人，不仅由于天气，还因为紧张的施工。葛店是德国顾问看重的，环绕武汉三镇的环形防线上的一个要点。按德国顾问的设计，用于武汉保卫战的几十个师将在这条环形防线上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阵地战。从春天开始，德国顾问们就频繁往来于葛店、横店等环形防线上的几个要点，手把手地教中国官兵如何构筑阵地，怎么伪装，如何完成火网和障碍设施等，还常常进入地堡等火力点，亲自检查机枪和火炮的射界是否开阔，会不会遗留射击死角，可谓细致入微。

为了让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的各个部队都能有样板可循，德国顾问团请示军事委员会批准，先后在汉口的横店和武昌的葛店指导构筑了两个模范阵地。然后，组织各部队团以上军官轮流观察仿效。

这一天，一大串汽车从武昌方面驶入葛店，除了少数德国顾问外，还有100多名各部队的部队长。正在巡查阵地构筑情况的第54军参谋长郭汝瑰少将连忙迎上前去，与他在陆军大学学习时的德国老师史培曼等人亲热握手之后，即引导一行人逐一观察防御阵地。史培曼顾问走到一处水泥搅拌场停住了：

“郭参谋长，你们这是在构筑永久性工事，而不是盖民房！到现在你的部下还掌握不了水泥和砂石的比例……”

郭汝瑰没有回答，近一个时期以来他的思绪并未放在这类工事构筑等技术问题上，相反，对环绕武汉实施阵地战的设想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疑虑。几天前，他回武昌面见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郭忏的时候，曾当面提出了自己的忧虑：

“武汉保卫战又是搞的一个环形背水阵，全不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从表面上看，各处均有坚固工事，几十个师放在环形线上，一旦环形防线一点被突破，几十个师都有被压迫于水际而歼灭的危险。”

“你说的很有道理，陈诚长官和我也担心照这种部署，武汉失守后，部队也打光了，抗战还能不能继续下去？这样吧！你回去后集中精力考虑一下，看一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我和陈长官也把你的顾虑向军委会反映。”

从郭忏的谈话中，郭汝瑰感到对目前的会战设想有疑虑的不是他一人。看来，经过近一年的战争，中国的军人越来越聪明了。现在的问题在于破旧之后，如何立新？回到部队，郭汝瑰把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贴在墙上，连续揣摩了几天，脑海中慢慢地形成了一个新的设想。本来，郭汝瑰想乘今天德国顾问前来葛店的机会与他们切磋一下自己的新想法。可看到德国人如此热衷于葛店工事，所以打消了原来的想法。郭汝瑰非常了解这些德国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们留下的烙印太深了，已经变成了他们考虑一切作战问题的基本依据。德意志这个民族出过不少具有想象力的伟大人物，可也保留了刻板、教条的传统习惯。“算了，和他们谈没用，有话等几天后召开军事会议时再说不迟。”郭汝瑰继续引导一行人观摩阵地。

时隔不久，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召开有军长、军参谋长、师长等有关人员参加的作战会议。陆军上将陈诚主持会议。待各部队长汇报完各部工事构筑进展情况后，陈诚开口说道：“近来听到不少关于武汉作战的不同意见，其中一些颇有见解，非常重要。希望在座各位能畅诉高见，俾使我武汉会战的

方案更加完善。”

与郭汝瑰并排而坐的第14师师长陈烈是葛店阵地的指挥官，对郭汝瑰想法很有同感，连忙捅捅郭汝瑰，怂恿他起来发言，看郭汝瑰尚在犹豫，陈烈索性在纸上写下“第54军郭参谋长对作战方案另有所想”的条子递上前去。陈诚见了条子宽容地一笑：

“好哇，郭参谋长，你就起来讲讲吧！”

“那好吧！”郭汝瑰被点了将，一边答应一边站起身来。“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也未形成文字，讲出来供大家参考。”

“我认为，目前的方案不是修改完善的问题，而必须推倒重来。按这个方案实施，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郭汝瑰此话一出，整个会议室内气氛为之一振。

“我看武汉三镇地形，到武汉核心阵地就已经不好守了。几十个师猬集武汉核心阵地与日军死打硬顶，一旦失利，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其惨景与南京战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看看陈诚一副沉思静听的样子，郭汝瑰的情绪更加亢奋，他根本就听不到会场上七嘴八舌的议论，只管瀑布般地一泻而下，“因此，武汉作战应置主力于外围，首先要利用幕阜山脉和大别山脉的有利地形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寻机予敌以沉重打击，当敌军接近武汉核心时，我长江南北的部队应适时自行撤退，凭借武汉周边的崇山峻岭之屏障，继续与敌人周旋。如此，武汉作战则可以持久，整个抗战也会因我有生力量之保全而得以持久。”陈诚边听边思忖，郭汝瑰的想法虽不够具体，可轮廓已经勾划出来了，尤其是不重核心重外围的构思与德国顾问的想法大相径庭。

“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妙！妙极了！”

陈诚禁不住自语出声，反复玩味着其中的玄妙。此时的陈诚已经将原有的方案抛到九霄云外，一门心思完全沉浸在外围作战的考虑之中，若按新思路作战，战场空间将大大拓展，作战时间也会相应持久，这符合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抗战原则。问题在于克样一变，需要投入的兵力势必将大大增加，会战有可能变为中日之间最大规模的作战。当然了，作战规模大了，日军的投入和消耗也会正比地增加，只要在最后阶段把握住时机，撤出主力就是成功。这一点不难做到，战场那么辽阔，地形如此复杂，日本人想围也围不住。

会场上将领们接二连三的发言，气氛非常热烈，陈诚却什么也未听进去，直到身边的郭忏碰碰他，提醒道：“陈长官，大家都说过了，你看要不要讲点什么？”陈诚方才醒悟过来。他扫视一眼趋于平静的会场，抓过一支铅笔列了一个名单，而后宣布“作战方案重新研究，郭忏、刘云翰、郭汝瑰留下，参加制定新的计划。散会！”

事隔不久，军事委员会下发了蒋介石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内称：

“武汉已成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惊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甚巨。唯武汉三镇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皆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否则据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仅一片焦土而已，且受敌之围，势如瓮中之鳖……”

“守武汉而战于武汉，当战于武汉之远方”，德国顾问团的成员为这个颇具东方色彩的方针大费了一番脑筋，未了还是似懂非懂不大服气，可是

参战的中国将领们直到几十年后仍对此津津乐道。曾任第9战区第1兵团少将高参的赵子立高度评价了这一战略决策：

“武汉会战，我军处于内线作战，日军处于外线作战。内外两军作战的利害，根据双方的实力和地势有一个变换线，在此线外作战，日军兵力分散，我军行动自由；反之，在此线内作战，日军兵力密集，我军行动局促。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在武汉内围、弹丸之地作困兽之斗，而在武汉外围的广阔天地进行灵活、坚强的作战，予日军以重创，作战逾四个多月，竟无一个整师被歼灭，这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而来的。”

思路变了，部署相应也要调整。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所辖的几十个师陆续奉命调往外围，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陕西、河南等地的部队源源开赴武汉地区，军委会在加强江北大别山区第五战区的同时，又下令成立以陈诚为总司令的第9战区，负责江南外围的作战。参加会战的部队由30多个师剧增至124个师，加上海空军，兵力总数达到100万人。

蒋介石拉开了架势，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迫在眉睫。

### 谁丢掉了马挡

6月的夜晚，江风习习，拂去了白昼炙人的热气。长江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所属的第二总队队长鲍长义伫立在长山阵地上，心情忧郁。

他的部队原属海军第3舰队，驻扎在青岛，抗战初期将舰船沉在青岛的海湾堵塞通道，人员和武器进入长江流域，组成江防要塞的守备部队，成了货真价实的海军陆战队。傍晚时分，马挡要塞司令王锡焘通知说，安庆已于日前（6月13日）失守。

安庆的陷落意味着武汉会战的战幕已经拉开，日军陆海军将利用安庆机场和港口充当兵力集结地。毫无疑问，日军下一步将溯江直扑马挡，而鲍队长负责的长山阵地又会首当其冲，对马挡要塞的对江防御方面，鲍长义还是有把握的，他手下的海军官兵熟识对水面活动舰船的射击，再加上狭窄的江面上敷设了那么多水雷和堵塞船，日军舰艇难于机动，只会成为要塞炮兵的靶标。进驻要塞阵地之初，长江堵塞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向鲍长义详细介绍了江面的堵塞情况。

马挡位于彭泽县境内，距九江80里，横踞江滨，此处江面非常狭窄，江中流沙经长年冲积形成沙洲，把江水一分为二。沙洲北面水道早已淤塞不通，南面水道从马挡要塞的炮口下流过，成为长江流经此处的唯一孔道。江面最窄处不足一里，水流湍急，平时船只通过此处都必须备加小心。

南京陷落后，军事委员会成立了长江堵塞委员会，负责江上各要点的阻塞工程，马挡天堑也成了阻塞的要点地段。几个月来，近千名民工为避免日军飞机轰炸，白天休息、夜晚施工。每当暮色降临的时候，江面上灯火齐明，映照了周围10余里，征集来的各式船只上行下驶，从各地运来种种阻塞材料。

经过两次大的工程，完成了上中下三层阻塞线，江面被完全封门，只南岸留下可通一只船的缺口。最上面一层是用三北轮船公司的几艘大型铁驳轮，内装乱石拌水泥凝固，然后，凿穿沉在中层之上，船面上用水泥凝固的大型铁锚和巨石隐没在水下一二公尺，形成为人工暗礁，阻塞线前后左右或浮或沉，布满了各种水雷。

面对这样一条阻塞线，鲍长义自然不会担心来自江面的攻击，他甚至巴不得日军舰艇贸然沿江上溯，好让要塞的大炮发挥自己的威力。可是日本人恐怕不会如此莽撞。最近一个时期日军飞机频繁飞临马垭上空，有时就像燕子般地掠水而过，显然是在侦察水面的阻塞情况，还常常用机枪扫射江面上若隐若现的水雷。被击中的水雷爆炸激起的水柱有十几米高，煞是壮观。

既然发现了此处江面的凶险，日本人一定会另择它途攻打要塞，鲍长义想起陆地方面的情况，不禁忧心忡忡。下午王锡焘还告诉他，日军攻占安庆的部队是波田旅团和一部分海军陆战队，选择的登陆点是在安庆下游约 20 公里的地方。这就是说，马垭要塞的真正危险很可能来自陆上。

鲍长义呆不住了，他紧紧被江风吹开的军衣，疾步回到指挥所，要通了前方香口阵地的陆军第 313 团指挥所的电话：

“找你们团长。”

“团长不在，去军部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去了。”

鲍长义想起来，几天以前第 16 军军长李韞珩就把马垭、彭泽一带的保长和排长以上军官召集起来，办了个什么“抗日军政大学”，还叫鲍长义也派人参加学习。经申辩后才勉强同意第二总队人员可以不参加。“都什么时候了，还他妈装腔作势，沽名钓誉。”鲍长义愤愤地骂道，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但愿日军不要在这个时候进攻，鲍长义暗自在心里祈祷。他未料到日军在第二天就开始攻击马垭要塞。

第二天是 6 月 15 日，马垭要塞笼罩在一片烟雨迷茫之中，密密的雨滴落在江面上，还未激起波纹就被浑浊的江水裹挟而去。日本海军第 3 舰队第 11 战队所属的“神州丸”舰长有马正文海军大佐竭力想透过雨雾看情前方的航道，可 10 多米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了。有马正文本想借助恶劣天气的掩护实施扫雷作业，以避免岸上中国要塞炮兵的威胁。这一点倒是如愿了。中国炮兵除了听见浑沌的轮机声外，根本无法确定“神州丸”的准确位置，可是有马正文自己也陷入看不清的水雷阵中，不敢乱动。

“熄火停机、扫雷组分乘小艇实行作业。”有马正文发出了命令。

过了一会，“神州丸”的前方传来几声巨大的爆炸声，有马正文搞不清是自己的水兵引爆了水雷，还是水雷炸沉了扫雷艇，只能凝神屏息地倾听着江面上是否传来小型发动机的声音，以此确定扫雷水兵的安危。

岸上的要塞炮兵开炮了，他们并不奢望能击中日军的舰艇，毕竟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声响，哪有水雷爆炸声或轮机声就往哪打。目标虽不明确，但目的却很明确，用炮火干扰日军的扫雷行动。

以后连续几天，日军改变了战术，变隐蔽扫雷为强行扫雷，以求尽快开通航道。凡是天暗的日子，日本海军航空兵第二联合战队的飞机 3 架一组或 6 架一组不间断地空袭马垭要塞的步兵和炮兵阵地。第 11 战队也派出几艘大舰连同几十艘各式小艇浩浩荡荡驶近马垭炮兵阵地几公里外的江面，用大口径舰炮压制中国炮兵，掩护小艇四下扫雷，其他小口径火炮和机关枪则向江面普遍扫射，以火力击爆水雷。整段的江面犹如开了锅似的噼噼叭叭，空中双方的炮弹发出尖利的啸声，把死亡带给对方。

江上打得一塌糊涂，马垭湖口要塞司令部所在地却在举行“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典礼。第 16 军各部上尉以上的主官好久没能齐聚一堂了，相见自然甚欢，而且，李韞珩军长的请柬上还特别注明，典礼过后将举行大型聚餐。

“李军长，长山阵地鲍总队长电话，说长山前方香口镇上发现日军登陆

部队。”一名参谋悄悄走到已在主席台上的李韞珩身旁，悄声报告。

“庸人自扰，这帮海军人员没打过仗，一点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再来电话，就说我不在。”李韞珩根本不相信日军会在这个时候登陆。

直到下午会餐结束，鲍长义又一次汇报敌情时，李韞珩才接过电话，一边打着饱嗝一边回答：

“我的部队在最前边，你们慌什么？”

“香山、香山早被敌人占领了，我们阵地从上午开始就遭到攻击，人死了一半，还说我们没有与敌人接触。现在香山上的炮兵正在向我们射击，这难道是你的炮兵吗？鲍长义急了，口气渐渐不恭敬了。鲍长义早就窝了一肚子火，日军选择24日登陆绝非偶然，一定是得到了李韞珩举行结业典礼的情报。可是，鲍长义还不能发火，李韞珩不仅是他的上司，而且掌握着增派援兵的权力。

“这样吧，我从后边抽部队尽快支援你们。”李韞珩说完挂上了电话。

24日战斗一天，援军没有到来。25日又打了一天，援军还是不见踪影。长山的要塞阵地在日军舰炮和航空兵的反复轰炸下破完全摧垮。2000余人的守军包括轻伤者在内只剩下不足一半，炮兵们由于炮弹用尽也只好抓起步枪应战。

26日中午，日军波田旅团突入阵地数处。守军再也没有力量恢复阵地，只好退向马垭要塞，骄悍的波田旅团衔尾猛追，继续猛攻仅有不足千人的马垭守军。马垭要塞的构筑重点是针对江面方面，对来自陆地的攻击原来是交给第16军的部队防范的，可第16军的增援部队在哪里？

6月26日马垭陷落，6月29日彭泽陷落，7月4日湖口陷落。一连串坏消息震动了武汉。花那么大精力修筑的要塞才顶了几天就完蛋了。照这么下去，武汉会战还怎么打？尤其使人恼火的是，从安庆一路西进直下湖口的日军主力竟然只有一个旅团。虽说日军拥有强大的海空优势，可也不应该让日本人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不行，乱世用重典，必须严究责任，该杀就杀，借一两颗败军之将的人头警戒三军。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决心一下，即层层查究。

查到第16军，该军第167师师长薛蔚英自知难逃一死。马垭之战危急之时，薛蔚英曾接到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直接电话命令。白副总长的命令明确得无空子可钻：“你部即刻自彭泽驻地出发驰援马垭方面，30公里路程限15个小时赶到，所有部队一律沿彭泽至马垭的公路开进，如遇敌机袭扰等意外情况，不许滞留。记住，救兵如救火。”

薛蔚英电话上答应得一个劲的，可并不急于行动。他一个电话又挂到军部。李韞珩的命令也很明确，要167师避开公路，经崎岖的羊肠小道增援马垭。薛蔚英跟军长多年，当然明白这是要他保存实力，出于这种心理，直线30多公里的路程，第167师在丘陵山间竟绕了三天！等他们姗姗抵近马垭附近时，阵地已经失守，而薛蔚英甚至连反击的念头都没动一下，一道命令就全师折返。

若干天后，武昌阅马场附近的看守所里，薛蔚英独自向壁。门上铁锁一阵乱响，军法执行总监部的一名军法官带着几名宪兵跨了进来。薛蔚英转过身来，向沉默的军法官问道：

“现在就要执行？”得到肯定后，薛蔚英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

“我是执行上级命令！我冤枉！”

“连白副总长的命令你都敢阳奉阴违，连马垵如此重要的关口你都不放在心上，你这是自寻死路！”军法官一挥手，宪兵拖起薛蔚英就走。

薛蔚英被枪毙了，李韞珩也被撤职查办，这是武汉会战中受到惩办的第一批将领，很难说它是否起到了警戒后人的作用，不过在以后的作战中，中国军队的表现使日军尝尽了苦头。



## 第二章 南浔线上鏖战急

### 冈村宁次来了

安庆至湖口间的溯江作战在日本攻占武汉的计划中，仅仅是序战，目的在于为日军大部队前出至集结地域开辟长江通道，并保证大部队的江上运输线。

至于第二阶段的任务，华中派遣军认为：为全面进攻武汉，江南日军必须首先占领一个交通便利、宜于大部队集结展开的地域；从地形上看，最理想的集结地就是鄱阳湖以西、南浔铁路一带。占领了这个地区，既可利用南浔铁路机动部队，亦可经过铁路和鄱阳湖水路提供充分的补给，而且九江，瑞昌、德安乃至南昌等城市也便于大部队集中。此外，部队集结在这一带，背后有鄱阳湖自然掩护，可免除后顾之忧。

为此，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于7月15日发布了代号力“中支作战军第一号”的命令，其中关于第11军下一阶段的任务为：

“应攻占黄梅及九江附近，其次在长江右岸（即南岸——作者注）占领瑞昌、德安一线，然后将部队集中，准备以后向汉口及其南面地区的作战。应根据需要，准备一部兵力成功地攻占南昌。”

对中国方面来讲，南浔线地区也是势所必争的阵地，若将这地区控制于自己手中，既可以迫使日军无法从容集结，破坏其下一阶段进攻武汉的计划，又可以形成腰击长江之势，威胁日军溯江部队的侧翼。

有鉴于此，中日双方从7月23日九江攻防战打响时起至10月底中国军队撤离德安时止，在南浔线地区鏖战100多天。结果是，日军在此地先后投入了4个师团的兵力，付出了武汉会战中最大的损失。而且，直到武汉失陷，日军始终未能实现在这一地区作战的初衷。至少在南浔线战场，日军是失败的一方，而其统帅正是后来指挥侵华日军百万大军的冈村宁次。

6月的夜晚，哈尔滨附近的掖河，乍暖还寒，关东军第2师团部的宿舍内，师团长冈村宁次中将还在灯下苦思冥想，明天将要实施联队长以上指挥官的图上战术作业，主持者就是冈村宁次。由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亲临视察，冈村师团长自然格外重视。

54岁的冈村是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生，与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永田铁山等同期。他的一生与中国关系密切。1907年起，任陆军士官学校第4、第5、第6期中国学生队的区队长，当时的学生中有陈仪、阎锡山、孙殿芳等人。北伐战争前，以军事顾问身份参加中国内战，并参加了第三次出兵山东。1932年2月，冈村大佐以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职务，经历了上海“一二八”事变。1933年春，又在关东军副参谋长任内，参与热河、长城作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初，冈村在关东军第二师团任师团长，未及参战。1938年7月进入武汉战场以后，即长期在侵华日军任要职，分别为第11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直至战争结束，最高军衔为陆军大将。

不过，1938年6月21日的那个夜晚，冈村并未想到他即将被派往华中战场，指挥武汉方面日军最大的重兵集团。自从中日全面开战以来，冈村虽然十分关注战况发展，但并未有过担心。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很快就会俯首称臣，真正强大的敌人是北面的苏俄。

“报告！陆军大臣急电。”正准备就寝的冈村接过电文一看，寥寥一句话：

“调任第11军司令官，速往参谋本部报到。”

第二天，冈村草草结束了图上演习，随即与植田大将握别，动身归国。

哈尔滨、长春、奉天、朝鲜半岛……冈村日夜兼程，赶到东京时已是6月30日夜半。出于保密考虑，冈村未回位于四谷的私邸，径直到九段的偕行社新馆的最高层下榻。8天内，除了必要的公务外，冈村足不出户，天天与在东京的几个第11军新任幕僚研究武汉作战的问题。

7月6日上午，东京车站吵吵嚷嚷，人们争着向列车拥去，冈村和几位幕僚已经端坐在自己的包厢里。这次以第11军司令官身份出征，按惯例，在车站应举行盛大的送行仪式，皇室成员以及陆海军的最高首脑都会参加，以壮行色。可是，为了保密，仅在参谋本部正门前举行了简单的话别，秩父宫、闲院宫、梨本宫各皇室殿下仅差遣了送行武官，天皇御遣侍从武官的送行也被取消。总之，一切从简。

随行的第11军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大佐很不以为然。

“大将出征，如此冷清，成何体统！”宫崎愤愤然。

对面坐着的冈村中将并不介意，他已经受到天皇的最高礼遇。几天前，冈村奉召进宫拜谒天皇陛下，陛下言语不多，但蕴含着殷切的期望之情，主要问及了冈村的身体状况和武汉地区的酷暑，皇后陛下还特意送给冈村一条亲手缝制的丝绸围巾。每每想起当时的情景，冈村就倍感恩宠，陡然生出一股壮怀激烈的豪迈之情。

7月中旬，冈村宁次正式在南京行使第11军司令官指挥权，随即于19日下达攻占九江的命令后，立即搭乘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的旗舰“安宅”号，溯江西进，赶往设在湖口的战斗指挥所。冈村打算亲自指挥攻占九江的战斗，因为这是他履任新职务的第一仗。

一路上，“安宅”号旗舰及其他护卫舰只戒备森严，所有的舰炮、机枪全部装弹上膛，指向长江两岸，水兵们头戴钢盔，顶着酷暑在各自的战位上不敢稍有懈怠。湖口以下长江沿岸要点，虽已被日军占领，但中国军队仍不断利用江边的复杂地形，以各种手段攻击江面的日军舰船，几乎每天都有一些舰船遭到两岸炮击，另外江上的机动水雷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然而，舰船上的陆海军将校们似乎并不紧张，他们紧张也没有用。冈村的情绪极佳，不时对身边的幕僚指点着两岸的风光名胜，并与第11战队司令官近藤英次郎海军少将调侃打趣，一派旧地重游、故友重逢的欢愉。

原来，冈村与近藤早在10多年前就在这一带结下了友谊。说起来，近藤还是冈村的救命恩人呢。当时，冈村正值青壮年华，经常驻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对华中地区非常熟悉。当时的军阀孙传芳及其手下许多幕僚和指挥官，都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由于冈村曾担任过他们的区队长，因此被请到南京担任军事顾问。

1926年，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孙传芳争战于九江、南昌地区，孙传芳派冈村前往南昌前线，协助当地指挥官制定作战计划。

孙传芳的指挥官为了便于冈村工作，将华中中部地区的五万分之一的全部地图交给了冈村。这种比例的地图是当时中国各地最详细的地图。日本参谋本部多年来一直想搞而未搞到手。由于是由留日学军事的中国学生归国后绘制的，其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一致。冈村虽在孙传芳部队备受推崇，可身

为日本人，他从未接触过这种地图。此次意外获得，冈村完成计划方案后，利用战况紧张、无人顾及之机，将地图径直带走，返回了孙传芳设在九江的司令部。不久，孙军节节败退，连设在长江船上的司令部也遭到北伐军的集中射击。孙传芳见大势已去，慌忙启锚向下游逃避。一个比较冷静的孙部幕僚建议冈村赶紧避往江中的日本军舰上去，这些日本军舰是为保护九江的侨民，威慑北伐军而泊于九江的。冈村忙雇小船划向其中的旗舰“安宅”号，可舰上哨兵见冈村身着中国军装，执意不让他登舰。正好碰上了担任参谋的近藤英次郎，问明事由后，才放下软梯收留了冈村。事后，日本参谋本部曾为那套地图，巨额重奖了冈村。此次武汉会战用的地图，大部分都是其复制品。

想起往事，冈村中将感慨地对近藤说：“当时多亏了近藤君，否则，很可能成为蒋介石的俘虏。”近藤哈哈大笑，“那时候，你可真是狼狈不堪啊，身上什么行装都未带，就揣了一套图，我也是贸然收留了你。不过，司令官今非昔比，此次，亲率雄兵再战南浔，必将还报蒋介石一箭之仇。”

7月22日，冈村的战斗司令部登陆湖口，驻在著名的石钟山下。石钟山是鄱阳湖水汇入长江处的一座小山，山上有幽雅的寺院，被视为“风光甲长江”之地。黄昏，冈村登顶环顾四下，长江和鄱阳湖水面上夕阳映照，各类舰船穿梭往来，波田旅团已熙熙攘攘地列队登船。第二天凌晨开始的九江攻击战正有条不紊地准备着。当晚，冈村恬然入睡。

次日拂晓，熟睡的冈村被鄱阳湖对岸姑塘方向的激烈枪炮声惊醒。几小时后，炮声变得低疏。久经战阵的冈村知道，这意味着步兵抢滩登陆已获成功，部队正向九江方向推进。

7月26日，波田旅团和海军陆战队先后进入九江。冈村心中志满意踌，全然没有两军交战的战场。他信步登上石钟山顶，隔着鄱阳湖远眺庐山绝妙的景色。

“给我纸笔”，冈村接过铅笔，信手在纸上勾划出一幅颇有意境的风景画写生。一旁跟随的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大佐看着司令官的闲情逸致，佩服得五体投地，心中暗暗念叨：“真乃大将风范。”

然而，战争充满变数。一个九江就使冈村如此骄矜，与其说这是大将风度，不如说暴露了一种浅薄。

不久之后，冈村完全没有了饱览庐山秀色的雅致，尽管山河依旧，但他却恨恨地写下了“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想想那幅铅笔画，真是前后判若两人，颇具讽刺意味。

### 熊本师团初尝苦果

九江失守，对中国统帅部来讲已在意料之中，问题仅在于丢失的早了点。濒江而立的九江，北对长江，东临鄱阳湖，便于日军海军发扬火力，城内又有众多的外国侨民和资产，中国军队原本就无意在此困守孤城。因此，在抵抗数天后，即主动南撤至庐山北麓、南浔路沿线的既设阵地，留给日军的只是彻底坚壁清野后的空城。得知九江失守，蒋介石显得很平静，并没有追究失守的责任，他似乎在等待什么。

最先意识到问题的是日军某部队长田部圣大佐，他的实地感受远比冈村等人来得真实和沉重。田部圣在其《武汉攻略参战记》中写道：

“我从南京溯江西进时，未曾料到日后生活的不便，仅随身携带了几本日本书籍和换洗用品。初到湖口就发现依靠现地粮食物资来维持我军生活，几乎完全不可能，必须从内地（指日本——作者注）向战地输送粮秣。湖口居民全部出走，住房尽被破坏，可利用的几乎没有，冈村司令官的办公室兼宿舍也是被破坏了的房屋的一部分。

“‘绝对信任蒋委员长’、‘坚信最后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抗日口号，遍布于建筑物和鄱阳湖畔的岩壁上，从很远的湖面上即清晰可见。

“占领九江后，城内仅有 9000 难民，军需物资的装卸根本无法征集役夫，作战最紧张时，只好从南京输送几千俘虏充当杂役。九江市内完好的容器里没有一粒粮食，农作物也只有残留在田间的未熟稻谷。主要街道两旁的房屋曾被用作仓库，可其中早已空无一物。郊外的房屋也几乎被全部破坏。

“由于壮年男女充满了抗日精神，全部去从军了，因此，剩下的难民或为老迈，或为婴幼，即使是壮年男女也都是病人和待产的孕妇。就人的因素而言，中国人绝对拒绝配合皇军，而且无法利用市街村落，无法利用敌方的粮食等等，在物的方面也极大地妨碍了我军的获取和利用。”

现地见闻动摇了田部圣以往对战争的自信，他痛切陈述“全体国民都必须刷新认识，认清蒋政权具有相当高昂的抗战意志”。

遗憾的是，狂妄的日军总是在吃了苦头之后，才肯面对现实。第 106 师团就是首先尝到苦果的部队。该师团是日军大本营为准备武汉会战，于 1938 年 5 月 15 日在熊本组建的特设师团，兵员全部来自熊本、鹿儿岛、都城、大分等九州各县。这些地区历来以民风剽悍、好勇斗武著称于全日本。

早在几百年前，蒙古大汗忽必烈曾两次征讨日本，都在九州沿岸遭到该地日本武士拼死抗击。战无不胜的蒙古大军无法登陆发展攻势，只好白天进攻，夜晚回海上的舰船休整。大概是九州武士的忠勇感动了上天，先后两次激烈的台风，将泊于海面的蒙古舰队全部葬于海底。日本历史上称这两次台风为“神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陆海军的自杀攻击也都冠之以“神风攻击”之名，其实，“神风”纯属偶然，倘若没有九州武士的骁勇善战，蒙古军早已大举登陆，在陆地上展开蒙古铁骑，一举荡平日本列岛。届时，纵有更大的“神风”也奈何不了蒙古大军。

第 11 军司令部对这支新锐的熊本师团寄予厚望。在波田旅团登陆的第二天夜里，第 106 师团也在鄱阳湖西岸姑塘附近登陆，一路大打出手进至九江南面波田旅团的左侧。九江一失陷，该师团当即挥师南下，企图沿南浔线正面直捣德安，进逼南昌，完成华中派遣军赋予第 11 军的、为全军占领集结地域的任务。

厄运悄悄地降临到九州武士的头顶。

负责南浔线一带作战的是中国第 9 战区第 1 兵团，司令官薛岳，绰号“老虎仔”。薛岳是广东乐昌县人，11 岁入黄埔陆军小学，后为保定军校六期学生，与张发奎、邓演达、李汉魂等是同期同学。未待毕业，即南返广东，与张发奎、叶挺等分任孙中山警卫团的三个营长。北伐期间，各部粤军统编国民革命第 4 军，率先出征，因战功卓著，被誉为“铁军”。抗战开始后，薛岳不甘安居后方，向蒋介石请缨上前线杀敌，先后参加了淞沪、徐州会战。此次武汉会战，薛岳麾下指挥 10 个军 26 个师，其中有 3 个军（第 64、第 66、第 4 军）是由昔日“铁军”同仁李汉魂、叶肇、欧震统率的广东子弟兵，还

有几个军也是黄埔系将领指挥的能战之师。

7月末，战斗在九江稍南一点的城门湖——金官桥——庐山北麓的第一线阵地打响。守军第4军、第70军、第64军、第8军等部面对日军步、炮、坦克、航空兵的联合进攻，抵抗得非常顽强。战至8月9日，陆军中将、第106师团长松浦淳六郎向冈村报告：

“本部队自7月27日与敌交战，至8月9日今天，遭受当面敌军强韧抵抗。我军进攻屡蹈屡起，锲而不舍，敌军反复逆袭，坚守不退，阵地多次易手，双方反复拉锯，至今仍处胶着状态。迄今为止，我部将校伤亡严重，所属各部中、小队长一级的伤亡已达半数，佐级以上军官已有8人伤亡，其中包括两名联队长、六名大队长。”

冈村宁次阅此报告后，心情黯然，仅仅10天左右，松浦师团的将校军官即遭如此惨重的伤亡，下级士兵的死伤就可想而知。看来，仅靠第106师团是无法达成军的作战目的了。冈村决心调整部署，投入新的兵力，以便尽快打开僵局。

8月13日，第11军司令部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

在南浔线以东地区投入第101师团，急速占领鄱阳湖畔的星子，而后沿星子——德安公路南下攻击前进，于8月下旬占领德安，切断106师团当面之敌的退路；

在南浔线以西地区投入第9师团，使其进入瑞昌附近，而后以有力一部沿瑞昌——德安大道南下，威胁第106师团当面之敌的左侧翼，策应第106师团作战；

第106师团以现有态势恢复能力，准备与左右两翼迂回的友军一道，捕捉当面之敌，予以歼灭。

这一布署把原来1个师团正面攻击，变为3个师团分进合击。冈村宁次认真了。其决心甚大，立意颇佳，但能否实现、还需拭目以待。

### 血染德星路

担负德安——星子公路方面防御的中国指挥官王敬久中将，黄埔一期毕业，是最早参加对日作战的中央军将领之一。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时，王敬久即率第87师赴援第19路军抗击日军。“七七”事变后，王敬久的部队第一个投入淞沪会战，随后又移师南京，保卫首都。1938年初夏，王敬久升任第37军团军团长兼第25军军长，入列第9战区第1兵团，参加武汉会战。8月中旬，当日军企图攻占星子，沿公路攻略德安时，王敬久指挥第25军和第66军，先敌布防于庐山东麓、德星公路两侧层峦叠障的山地阵地。要不了多久，这些秀丽的山峰就将浸透日军官兵的鲜血，其中包括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的鲜血。

伊东政喜中将的第101师团，是侵华战争爆发后在东京组建的特设师团，拥有2个步兵旅团（4个步兵联队），以及骑兵、炮兵、辎重兵、工兵等4个特种兵联队。从踏上中国土地时起，该师团几乎无役不从，征战足迹自上海至南京进而徐州、武汉。

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至加入武汉会战之时，昔日追随伊东中将出征中国的日本京畿健儿，已有半数以上从师团的行列中消失。不过，这在伊东中将眼里不过是沙场征战的寻常之事，更何况这些官兵并未匿迹，他们

已魂归扶桑，成了靖国神社中人人敬拜的军神。伊东最操心的是自己的部队能否得到及时的补充。

战时动员、补充对任何一支军队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应该承认，在这方面，中国远不及日本。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往往是打残一支换下来后调，再换上另一支，从而造成战场上频繁调动交接，乃至混乱，不便之处甚多。而日本方面全然不同，其战场补充之及时，足以使一支部队始终齐装满员，一打到底。第101师团的情况就是如此。伊东中将完全可以为日本的动员、补充制度的完善而自豪。因此，他的师团虽然有半数补充兵员，可这些补充兵绝非中国军队中那些未经起码军训、连枪都放不好的补充兵，那简直就是披上军装的老百姓。伊东的补充兵都是服役经年的青壮老兵。军事技战术甚至比许多年轻的现役兵还要纯熟。但是，战斗之余这些青壮老兵则无所不干，强奸、掳掠多为这些不甘寂寞的家伙所为。

8月20日凌晨，列阵于鄱阳湖面的数十艘日本舰艇上的各种口径大炮一齐开火。在星子以北姑塘登陆的第101联队和第149联队，另加配属的4个炮兵中队，在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大佐和津田辰彦大佐率领下，沿鄱阳湖西岸直扑星子。与此同时，海军陆战队也在星子城外湖边强行登陆。次日，日军陆海军部队分由东门和南门突入城内，中国守军经北门退出，撤往城西南的山地阵地。

星子失落无碍大局，中国军队无意在湖畔与日军一较短长。古希腊有一个神话，说的是巨人安泰每在搏斗得筋疲力尽之时，只要向大地母亲身上靠，马上就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如果将中国军队比作安泰，那么连绵的庐山山峰就是力量的源泉，只要依托在大山母亲的身上，再强悍的对手也会碰得头破血流。

曾任第1兵团司令部少将高参的赵子立曾就山脉的作用说过：“庐山是战略、战术要地，没有庐山，就没有南浔线上的持久防御，也就没有万家岭包围战（后文详述——作者注）的胜利。地障就是兵力，险要就是武器。”赵子立的这番话与冈村宁次“敌非敌地形是敌”的感叹，有着惊人的一致，区别仅在于心境不同。

以星子通往德安的是一条红土为基，全长仅30余公里的公路，苦按正常行军速度，徒步一天即可抵达。日军第101师团本想挟攻陷星子之余威，一个追击直下德安。岂料咫尺行程竟蜗行了两个多月。此间战斗之惨烈，当在不言之中。

星子附近，有一处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的驻地。当年训练团常常在这一带山地实施野外演习。中国军队在此作战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企图沿公路追击的日军，南出星子城，即在俯制公路的东孤岭和西孤岭一带，遭到熟谙地形的中国军队的迎头痛击。

田部圣大佐的记载：“8月20日，饭塚、津田两联队占领了星子，而后攻击东孤岭之敌。东孤岭高地是险峻的岩石山，西与庐山群峰相托，东瞰鄱阳湖。在此崇山峻岭之中，每日进展不过占领敌阵地一个角，直至9月2日，才逐渐接近东孤岭山顶一线。这种情形不光在东孤岭几个阵地，而是在伊东师团作战的整个地区。所有敌人阵地都心须一步一步地逐个攻占，此间的困难，不在现地详细观察是难以想象的。仅靠纸面和电话报告根本无法理解。”

9月3日，在连续猛攻10多天后，日军占领了东孤岭。又经过10天，才于12日占领了西孤岭。此后直到26日，再无进展。血战月余后的这个战

果到底有多大？石川达三在《武汉作战》一书中如是说：

“占领星子后，不停顿地连续战斗了30多天、战线仅仅推进了2里半。而且，即使占领了西孤岭，前方仍然耸立着金轮峰、峭爪船等高大的群山。这些山峰上的敌人炮兵，每天都居高临下地实施准确的射击，连在火线后进行饭后杂谈的记者们也遭到迫击炮的轰击。炸裂的弹片击伤了3位记者，他们的衣服上浸透了红黑色的血。”

在这短短2里半的路程上，伊东中将的京畿儿郎死伤枕藉，第101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大佐也被击毙，成为加纳治雄大佐之后，该联队丧失的第二位联队长。

饭塚生于日本群馬县，被誉为“猛将”。1937年10月，饭塚接替战死的加纳治雄担任第101联队长。进入庐山东麓战场后，饭塚所部日夜不停地攻击，但在中国第25军第190师寸土不让，有失必反的顽强抗击下，日军伤亡极其惨重。9月2日，饭塚率部再次仰攻东孤岭山头，进至山腰一线即无法再进。伊东师团长不断催问进展情况，电话一个接一个，扰得饭塚大佐急火攻心，遂决意亲自上阵。在又一轮冲锋时，手提战刀，身着沾满泥血衬衣的饭塚被中国士兵瞄上了，一个齐射过后，饭塚变成了筛子。

无独有偶。数日之后，伊东中将的下颚也被弹片击中，住进了九江的兵站医院。

### 大本营的催命符

从湖口搬到九江的冈村宁次，对伊东师团受阻非常恼火。好端端的三路合击计划，由于伊东的无能而打了折扣。好在“狡兔三窟”，北路的松浦师团和西路第9师团仍可对中国军队主力形成合击。当初冈村将伊东师团投入东线作战时，就预留了一手，8月16日已经命令第9师团迅速在九江登陆，进攻瑞昌，威逼南浔线西侧。8月21日，冈村再次催促第9师团尽速占领瑞昌，并明确下令该师团速派主力，南下金官桥防线侧后，切断中国主力的退路。

此时的冈村全然失去了在湖口时的那份得意。这也有情可原，打成这个样子，换谁都会变成热锅上的蚂蚁。自7月15日华中派遣军下达占领瑞昌、德安、南昌一带集结地域，以准备下一阶段直取武汉的命令以来，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可第11军仍未攻占这些地区，部队非但无法集结休整，至今仍散布各地浴血苦战，这样下去，何时才能大举西进？

远在东京的大本营完全不能体察第11军的苦衷，依然按部就班地在8月22日，向华中派遣军下达了开始大举西进，攻占武汉的新一阶段的作战命令：

大陆命第188号 8月22日

一、华中派遣军应协同海军攻陷并占领汉口及其附近要地，在此期间务须大量击败敌人。

攻占汉口附近后，应力求紧缩占领地区。

二、华北方面军应策应华中派遣军作战，努力牵制敌人。

当天，又以大海令第135号命令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应协同

陆军攻占汉口。”

真是雪上加霜，不折不扣的催命符。冈村中将又急又气，恨不得像古代武士那样，直接给薛岳本人下战书，单打独斗，一决雌雄。

幸亏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比较了解第 11 军的处境，他没有强人所难，对第 11 军作了区别对待。8 月 22 日，华中派遣军向所属第 2 军和第 11 军下达新的作战命令，要求正在合肥地区实施集结的第 2 军 4 个师团，于 8 月下旬集结完毕后开始大举西进；要求第 11 军的江南部队，“击败当面之敌，大致继续前进到瑞昌、德安一线集中，……准备从 9 月中旬向武汉三镇及其以南的粤汉铁路一线前进”。

华中派遣军的命令明显对第 11 军予以宽限照顾，允许第 11 军继续完成上一阶段夺取集结地域的未竟任务，将第 11 军西进武汉的日期宽延到 9 月中旬；此外，7 月 15 日的命令中要求第 11 军不仅要占领德安，而且要相机攻占南昌，新的命令则取消了南昌。这是一种照顾，也是对冈村前一阶段失败的默认，除此之外，畑俊六还能怎么办呢？

宫崎周一大佐如释重负，拿着这个命令跑进冈村的办公室，叫道：“司令官阁下，派遣军允许我军 9 月中旬以后再向武汉进击，在此之前继续致力于目前的作战，……”宫崎高兴了，冈村却如芒刺在背，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但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焦躁的冈村一发狠，急转身对宫崎口述：“记录！严令第 106 师团、第 9 师团务必以全力击破南浔线中国军队主力，总攻击日期不得迟于 8 月 27 日！”稍停，冈村定了定心，又指示宫崎：“把军属第 1 迫击炮大队和野战重炮第 10 联队配属给第 106 师团，加强正面攻击的力量。”

27 日凌晨，蓄锐多日的第 106 师团发起了第二次全线总攻。金官桥一线的大天山、马鞍山、金家山等一连串丘陵地带上的野战防御阵地，笼罩在浓烈的炮火硝烟之中，从九江起飞的日本海军航空兵的上百架飞机，一批接一批地向地面倾泻致命的钢铁。由于守军的阵地距九江不过 10 多公里，因此，日军飞机的活动极为频繁，从天刚放亮到日落西山，来自空中的轰炸就没有间歇过，而且轰炸精度奇高。

原来，日军地面部队虽然没有无线电对空联络，但却想出了绝妙的土办法。地面日军为了给飞机指示目标，常常 20 多人一组，身穿醒目的白衬衣，爬在中国军队看不见的山坡背面，组成一个大大的“V”字。空中的飞机按箭头所指进行轰炸，炸弹百分之百地落在守军的阵地上，绝无错炸之虞。

地面上早就放列就绪的几十门野战重炮，以及上百门其他口径的野炮、山炮、迫击炮也一齐开火。日军炮兵在酷热的天气里，赤膊上阵，猛劲地装填、发射，火炮的四周弹壳堆积如小山，不得不专门派人负责清除。

炮火一停，日军步兵就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挺着刺刀直冲上来。阵地上的中国官兵经过一个月的防御战，早就熟悉了炮击、冲锋、再炮击、再冲锋的老套子，一俟炮击停顿，马上从各自的掩体中钻出来猛烈射击，将日军步兵击退。一些阵地白天丢失，夜晚组织突击队再夺回来。即使日军突入阵地，守军也绝不后退，而是利用两侧阵地的火力支援，力争将突入日军消灭在阵地内。

9 月 1 日，日军第 123 联队第 1 大队队长上田信一少佐亲率手下冲锋，拼命攻击王家大屋的守军阵地，突入之后，企图扩大战果。中国官兵毫不动摇，两侧阵地的轻重机枪组成交叉火网，后续日军被截断无法继续突入，同



时，守军又从几个方面跃出阵地，一阵雨点般的手榴弹过后，与突入的日军激烈肉搏、全歼上田信一大佐以下近百人于阵地之中。

金官桥一线的防御如此坚强，日军对此颇感意外。9月初，中国守军侧翼暴露，主动撤往第二道防线后，极欲探个究竟的第11军司令部专门派工兵考察了守军的阵地构筑情况。宫崎大佐的记录内称：

“据情报，马鞍山附近（金官桥防线某段——作者注）的阵地是苏联将校指导构筑的，敌人抵抗之顽强，令人瞩目。为将来参考计，特派具有特殊装备的独立工兵中队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结果判明，敌阵地散布着大量单人陶罐式掩体，其间用很深的交通壕联接，构成相互斜射、侧射的火力网。即使我军猛烈轰炸，直接命中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

强固的阵地固然是中国守军顽强抵抗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绝不是全部。

负责阵地调查的工兵中队长石割平造少佐回来后的讲叙，从心理上沉重震撼了第11军的将校们。石割平造资格很老，是陆军士官学校第17期生，仅比冈村晚一期，后又毕业于陆军大学，与第9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与第13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同为同学，只是由于健康原因才转入预备役，耽误了自己的前程。但是，他的资历、学识等仍受到第11军高级幕僚的尊敬，被大家尊为“老前辈”。从他口中讲述的事情，使其他人想了许多。

“我们在敌军遗弃的阵地中，发现了一个坟塚，像是刚修建不久，惨烈的战斗中竟然有心造这种坟塚，我等不禁生奇。掘开一看，赫然露出我军数十名官兵的遗体，遗体排列有序，除了枪支外，一切装备物品均整然带在身上。我军大队长受到特殊礼遇，除了全身披挂以外，连军刀也佩在身上，俨然一副虽死犹生之态。中国军队的郑重，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几十年后，宫崎周一仍念念不忘此事。“礼葬敌军勇敢战士的遗体，是我武将自古以来的教养，曾留有不少佳话。石割老前辈的细述，使在场之人无不为之动容。我不禁想起阿南惟几将军的名言‘道义即是战斗力’。”

“道义即是战斗力”，的确如此，中国军队顽强奋战的真正力量源泉，正在于他们从事的是一场正义之战。田部圣大佐在湖口、九江的见闻体现了这种正义之师的道义力量，冈村宁次也不断感受到这种道义的力量。对此，冈村有过回忆：

“10月初，第27师团占领了箬溪一带，检查缴获的敌军官兵致其亲友的信件，其中内容几乎全是有关我军情况，以及他们誓死报国的决心，极少掺杂私事。同一时期，第101师团检查反攻我方阵地而战死的敌军官兵遗体，发现死者父母的来信中，也都是鼓励他们为国家、民族奋勇献身的言词。”

冈村和他的幕僚们总算认识到了一些问题，尽管不可能根本认识。

### 先眨眼的是日本人

经过连续苦战，金官桥一线日军正面进攻被顶住了，但就在此时，新投入战场的日本第9师团主力出现在防线的左后侧。

第9师团创建于1898年10月，是日本的老牌常设师团之一，现任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该师团拥有2个步兵旅团（4个步兵联队）和4个特种兵联队，编制人数23000人，此外还有军配属的其他部队。自8月21日上陆九江后，第9师团即会同波田旅团攻击瑞昌，21日占领瑞昌后，马上分出九山政雄少将的第6旅团及加强的炮兵部队转向东南，沿瑞昌—德安大道向金官

桥一线的侧后猛插。

第1兵团司令官薛岳非常担心瑞昌方面日军的动态，瑞昌失守后，即命令驻在德安附近的预备队第74军向岷山方向推进，一面搜索瑞昌日军的动向，一面掩护金官桥防线的左翼。

第74军属蒋介石嫡系，军长俞济时中将出身浙江奉化，又是黄埔一期生。老乡加学生，蒋介石格外器重俞济时。俞济时其貌不扬，天生兔唇，平时总爱剃个光头，从不留发，一付凶神模样，就是平和之时，也令部下畏惧三分。俞济时治军相当严厉，1938年11月，蒋介石下令枪毙长沙大火的责任者酆梯，监刑人即是酆梯的黄埔同学俞济时。事后发觉，执行枪决的士兵私吞了死者的金表和派克金笔，俞济时二话不说，当即用手枪亲自将该士兵击毙。

俞济时与日军第9师团是老对头。1932年淞沪抗战时，他就以第88师师长身分与第9师团交过手，被打成重伤，肠肚穿孔。全面抗战爆发后，俞济时首战淞沪，继战南京，与第9师团虽未直接交锋，但处在一个战场。武汉会战，第74军人列第1兵团序列，一直作为主力控制于德安后方，准备随时驰援吃紧的战场。瑞昌一失，南浔路北段金官桥一线左翼遭到威胁，第74军奉命出动，有了与第9师团再度交锋的机会。然而，俞济时自恃天子近臣，骄横惯了，再加手下有王耀武、张灵甫等一批悍将，故而对薛总司令的意旨多少有些怠慢。

接到命令后，俞济时不急不忙，先派一部兵力向瑞昌方向搜索。8月29日，刚到岷山附近，突与南下的丸山旅团迎面遭遇。前锋部队措手不及，连连败退。31日，薛岳火了，一面命令金官桥一线守军准备循序退往第二线阵地，一面直接叫通俞济时：

“你他妈再向后退，我就军法从事！”

俞济时振作起来，他倒未必怕薛岳杀头的威胁，但任由丸山旅团放肆南下，切断北线友军后撤之路的恶果，倒是不能不重视的，而且，当年第9师团开肠破肚之仇也不能不报。俞济时即以远甚于薛岳的凶恶，命令各部悉数开往岷山，不计伤亡，强行堵击丸山旅团。

第74军到底是黄埔嫡系，在岷山一带临时挖掘的简陋工事里，与丸山重装部队激战数日，迟滞了日军突进。到9月2日，北线友军安然撤至德安以北马回岭一线后，第74军才奉命向后转进。

岷山阻击战，第74军先过后功，两相抵消，俞济时的悍将气焰也收敛了许多。毕竟大敌当前，国难为先，何况薛岳的指挥也确实有度。

其实，薛岳对第74军的战斗力还是相当看重的，否则也不会与蒋介石发生一段争执。各部队撤至第二线阵地后，日军亦失去续攻势头，双方均抓紧时间休整补充，南浔路正面暂时归于沉寂。此时，坐镇武昌的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致电第一兵团，要调第74军赴长沙休整。薛岳复电“调不下来”。委员长再度来电：“第74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薛岳不客气了，复电语气有所不恭：“赣北各军作战时间均较第74军为长，伤亡均较第74军为甚，各军都未调下整补，对第74军也请缓予调下。”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后来战况发展，证明了薛岳的执拗，也证明了第74军这支有战斗力的劲旅确有留下的必要。

南昌的薛岳稳如丰山，执着不动。九江的冈村宁次坐立不稳，开始动摇。从7月26日占领九江起，为夺取南浔线部队集结地域，日军第11军整

整奋战了几十天，兵力由1个师团增至3个师团，方法由正面平推改为三路合击，仗越打越大，结果仍不理想。第106师团两次总攻都遭挫折，只是在第9师团投入侧攻之后，才勉强推进了若干距离。但却又一次丧失进攻能力，德安仍然不可企及，伊东中将的星子方面更令人失望，自始至终举步维艰，区区几十公里，才走了不到1/3，整个一个咫尺天涯！

继续按计划打下去，不占德安誓不罢休。冈村有过这种考虑，准备让新抵达的第27师团加入星子方向，与伊东师团一道打通德星路。第27师团也已在庐山东麓集结完毕，就等冈村一声令下，直扑德安。然而，冈村举棋不定。他知道，即便第27师团作战顺利，估计也要到10月上、中旬才能转向西进武汉方面，这样一来，华中派遣军宽限的9月中旬西进的限期又会泡汤。此外，若执意实现原计划后再西进，不光第106，第101师团，连第9和第27师团也将在南浔路作战中耗尽战力。失去以后西进的力量。冈村有心把薛岳这个硬核桃砸碎吞掉，而后腾出手来全力西进武汉，可他目前是主攻武汉的重点兵团的统帅，不敢凭少壮时的血气行事。冈村心中始终记挂着大本营盼他早日向武汉方面攻击的期望。而且，派遣军也无意再迁就他了，按9月中旬西进的限期，派遣军于9月12日以中支作命甲第87号下令：

“派遣军决定配合大别山北麓第2军的作战（第2军已于8月下旬开始向西进攻——作者注）。从长江方面进行作战，攻占汉口。第11军应各以一部从长江上及其北岸地区，以主力由江南地区前进，在攻占武汉要地的同时，应进入武昌南面70公里处的咸宁附近粤汉铁路一线。”

“不行，此地不可恋战，要另谋良策，绝不能让薛岳把我攻取武汉的主力久拖于赣北。”冈村苦思良久，决意放弃占领南浔路地区、集结兵力后再西进的计划，即刻转向进攻武汉方向。在南浔线现地，除留置第101、第106两师团牵制中国第1兵团以外，不再向此地增兵，刚刚投入的第9师团要迅速脱身，已经准备投入的第27师团即刻转用于瑞昌方面，与第9师团合力向武汉方向进攻。冈村连发数道命令，其新的部署概略如下：

“第106师团在马回岭附近集结兵力，准备今后作战，尤应加强对德安方面的警戒；

第101师团继续执行原任务，所部佐枝义重旅团转用于瑞昌方面西进；

第9师团从南浔路召回丸山旅团，早日准备向阳新方向西进。丸山旅团的转进务须严格保密。

第27师团改变原定任务，尽快赶赴瑞昌附近集结，而后沿瑞昌—武宁大道南下，进入天桥河、箬溪附近，准备以后西进作战，向瑞昌转地的行动要特别保密。”

冈村的这个新计划，事实上承认了夺取集结地域作战的失败，是一种被迫无奈之举，可是第11军的记载中却想粉饰遮掩，给人以冈村灵活处置的假象。第11军机密《作战日志资料》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军虽接受了关于攻占武汉的中支作命甲第87号命令，但军的作战并未沿袭集中、机动、会战等一般阶段，而是以登陆作战开始的。此后，由于连续出现集中和战斗之间的交错情况，所以没有一个下达攻占武汉一般任务的适当时机。”尽管是粉饰之词，却已透出了一种失败后的无奈心绪。

冈村的新招实在难以恭维，把强有力的对手留置在自己侧后，此乃兵家大忌，熟谙兵法、久经战阵的冈村焉能不知？他出此下策，纯属黔驴技穷。虽然冈村想以瞒天过海的秘密调动，偷偷把主力调丢西攻武汉，可雕虫小技

岂能遮人耳目。

以不变应万变，你纵有千般变化，我只须一定之招。薛岳第一兵团的意图非常简单，始终如一：你重兵来攻，我就把你粘着在当面；你想脱身，我就拖后腿，搂后腰。横竖一句话，就是要让冈村宁次如鲠在喉，吞不下，吐不出。

薛岳和冈村互相较劲，真好比眼珠瞪眼珠，就看谁先眨眼。冈村到底没抗住。

### 第三章 层峦叠嶂幕阜山

#### 如此追击

南浔线以西，自长江南岸起，经瑞昌向南直至武宁及修水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属于第9战区第2兵团的作战范围，其中最大的地利是幕阜山脉。

幕阜山算不上名山，绵亘于长江南岸与修水之间，为鄂赣两省的界山，主峰在通城以南，标高约1600公尺，一般标高在400—1000公尺之间。其主脉自西南向东北走向，是武汉西南方的天然屏障。幕阜山的西南有粤汉铁路，东面有南浔铁路，余脉逐渐向东延展至鄱阳湖。从东向西，整个山势逐渐升高，峰峦起伏，易于防御。

以幕阜山为依托的第2兵团，在会战之初拥有兵力28个师，以后调动频繁，时有增减，总司令是陆军上将张发奎。

张发奎的名望起自北伐战争。当时任第4军师长的张发奎率部出广东，入湖南，一路前驱，直抵武汉，赢得“铁军”赞誉。中共著名将领叶挺、叶剑英都曾是他的下属。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发奎义愤填膺：“如果此次再不能对日作战，那么我将入山为僧，今后永不过问世事！”张发奎没有遁入空、而是出任淞沪会战的右翼军总司令，与日军大干了一场。

1938年8月24日，第2兵团部队防守的瑞昌陷于日军之手。好在薛岳第1兵团的南浔线打得不错，拖住了日军主力西进的后腿，迫使瑞昌日军第9师团只能以一半兵力与波田旅团一道向西进攻。

面对这种规模的进攻，张发奎根本不怵，他把部队坐西面东，对着瑞昌方面摆开。左翼霍揆彰的第54军负责堵击沿江攻击马头镇的日军；中间关麟征的第32军团，负责对瑞昌正面的防御；右翼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在瑞昌西南掩护第32军团的右翼。

这几名将领有些来头，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干将。霍揆彰，38岁，湖南人，黄埔一期生，陆军中将。关麟征，34岁，陕西鄠县人，黄埔一期生，陆军中将，1933年春曾在长城古北口抗战中被日军炸伤，1938年在台儿庄战役中有功，晋升军团长。至于汤恩伯上将。尤需花点笔墨。此公虽无黄浦学历，却是浙江人，与蒋介石同乡。汤恩伯体格魁伟，好勇斗狠，抱负很大。但在30岁前却郁郁不得其志。1925年，浙军师长陈仪资助汤恩伯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后又将汤引荐给蒋介石。从此，汤恩伯不断受到蒋介石的提升重用。然而，若干年后，汤恩伯竟将恩师陈仪打算起义投向解放军的计划密告给蒋介石，致使陈仪遭杀身之祸。“无毒不丈夫”的汤恩伯在战场上也是一员悍将。纵观整个抗战期间，汤恩伯的部队吃过不少败仗，也打过不少硬仗。1937年的南口之役、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等等均与汤恩伯有关。无怪日军对他产生了深刻印象，冈村宁次称汤恩伯是“蒋介石手下最骁勇善战的将领。其部队是蒋嫡系中的精锐”。

一帮嫡系将领，放在非嫡系的张发奎手下，若非对日抗战，绝不可能。反共内战的打手，抗日战场的好汉，历史真是复杂离奇。让我们从日本人的记载中看看他们的表现吧。

“8月21日，第11军命令波用旅团攻占马头镇，但由于敌人的抵抗，进展缓慢。海军清除长江水路障碍的作业，也因此而受影响，被迫停止。”

“8月24日，攻占瑞昌，波田旅团向瑞昌西北方向攻击前进。长江南岸和赤湖的中间地带为长20公里，宽不足1公里的狭长地带。由于敌军破坏长江堤防，道路多次冲毁，遭到敌人连续抵抗，波田旅团陷于连续苦战。”

波田旅团陷于江边湖沼地带，第9师团向瑞昌西南的进攻更是困难重重。第9师团的攻击方向群山连绵，好不容易攻下一个山头，又要在另一个山头上血战一场。双方阵线犬牙相错，在一些地区，日军第一线嵌入中国军队战线之中，在另一些地区，中国军队的阵地仍存在日军的左右侧后。双方军队不仅在正面激烈攻防，而且在对方的侧后互相攻击，完全是一场混战。

为了督促一线部队坚守作战，张发奎的第2兵团部将所有宪兵和执法队撤了出去。前线到后方的每条道路，包括山间小道上，隔一段就有宪兵和执法队守卡，发现畏缩退后的官兵，即当场正法。

在中国军队誓死抵抗下，直到9月10日，日军仍局促于瑞昌以西1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

9月11日，丸山旅团及第11军直辖的炮兵、装甲兵等加入西线后，日军再次猛攻第2兵团防线。

9月16日，从南浔路方面赶到瑞昌的日军第27师团在第9师团南面加入战斗，向武宁方向进攻。至此，日军第11军江南部队4个师团又1个旅团的大部已用于西进作战。

最初，日军三箭齐发，锋头颇锐。波田旅团9月1日恢复攻击，14日即占领了以前难以企及的江边要点马头镇，继向富池口进逼。中路的第9师团到15日攻抵瑞昌以西约24公里的黄土桥、大脑山一线。南路的第27师团18日即进至瑞昌西南25公里的横港湾地区。

位于九江的第11军司令部连日来处于亢奋状态。来自前线的战报中充斥着“我部进展顺利”，“皇军锐不可当”，“当面之敌已有退却征兆，其指挥出现错乱”等等。也许是前段的战局太令人沮丧了，第11军偶有所得即忘乎所以，竟然向各西进部队下达了追击令！

吕集团作命第64号9月15日21时

“第9师团及波田旅团当面之敌由于受我连日攻击，其主力已被击败，正向阳新及辛潭铺方向退却。

军决定向富水一线追击敌人。”

冈村宁次太浮躁了，竟然把中国军队的节节抵抗看成是溃退。冈村给部队下达的追击目标是富水一线。该线距瑞昌约50—60公里距离，若从9月15日日军已占领的前线算起，追击的直线距离不过20多公里。然而，这段路程，日军波田旅团和第9师团整整“追击”了23天！到10月8日才开始渡过富水。平均每天“追击”距离仅800—1000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如此“追击”还是令人啼笑皆非。

或许是为了自我解嘲，几十年后，日本官方战史中解释说：“敌人利用山地逐步防御的情况，也许不能像第11军希望的那样，实现迅速、果敢的追击。但军司令部考虑为使第9和第27师团气势高昂，而下达了9月15日的追击令。”仅仅为了提高士气，就滥下追击令，冈村宁次的指挥艺术也太离奇了。

日本战史欲盖弥彰，越抹越黑。尽管意在掩饰，但记载之中还是可以窥见其中的事实：

“军司令部虽然下达了追击令，但第一线，特别是第9师团方面，突破

标高 700 米左右的山地间的数道阵地很不容易。

波田旅团及第 9 师团因顽强之敌的抵抗，战况无大进展。”

够了，不能指望日本战史但陈其挫折，有一句“战况无大进展”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相比之下，中国方面的记载更客观一些，其中没有“日军毫无进展”之类的无边无际的瞎吹，而是有分寸的叙述：“在瑞昌—阳新公路方面，日军主力经第 2 兵团所部之坚强抵抗，前进迟滞，……激战至 10 月 1 日，日军抵达排市以东富水河东岸一线。8 日，日军在排市附近分区渡过富水河西进。……”日军全力西进，进展非常缓慢，这才是事实。

排市位于富水河东岸，是日军主力西渡富水的主要渡河地点。担任排市地区作战的是卢汉上将的第 30 军团。实际上，该军团徒有一个大番号，下面只有一个第 60 军，军长由卢汉自兼。抗战一爆发，出身于云南昭通一个彝族家庭的卢汉，就率云南子弟组成的第 60 军出滇参战，虽未赶上淞沪、南京战役，但在徐州会战中表现顽强，部队仅伤亡就达一半以上。武汉会战是第 60 军参加的第 2 个大战役。卢汉亲自整编部队，把全军 3 个师的人员武器优先补充给第 184 师，剩余的才编成第 182、第 183 师。这样一来，全军战力虽然不足，但第 184 师兵强械精。该师 4 个团，每团约 2000 人，有步兵连 9 个，每连配轻机枪 9 挺；每团有 1 个迫击炮连，配法制八一迫击炮 4 门，还有 3 个重机枪连，每连配法制重机枪 6 挺。除大炮太少以外，这种步兵装备在中国军队里还是相当不错的。

9 月初，卢汉将第 184 师部署在排市东南一带高地，阻止由瑞昌经界首向木石港推进的日军；将其他两个师作为补充师，占领第 2 线、警戒第 184 师后方。

滇军善于山地作战，而且经徐州会战，了解了日军的惯用战法。各部队均按地形构筑野战工事，采用大纵深兵力配备，力求人员武器隐蔽，以免徒遭日军优势炮火的杀伤。

9 月 23 日下午，日军第 9 师团接近第 184 师的阵地。战斗打响后，第 184 师各团利用有利地形逐山与日军争夺。一日夜，日军一部急于求成，利用夜暗插入木鱼墩、牛头山两个团的结合部，企图一举贯通。两山上的守军不为日军突入而动摇，各以火力封锁了日军后续部队的跟进。天亮后，两个团集中兵力火力，几个冲锋就把插入的几百日军全部消灭在山腰之间。

滇军在排市地区奋战 15 个昼夜，仅第 184 师就伤亡军官 67 人，士兵 2236 人。10 月 7 日夜，第 184 师将阵地移交给友军，撤往富水以西整补。

日军第 11 军很快就意识到战况不容乐观，为了帮助第 9 师团迅速击败当面中国军队，冈村宁次下令本间雅晴中将的第 27 师团进入箬溪、大桥附近后，急速向排市以南的辛潭铺、龙港方向进攻，以威胁顽强阻击第 9 师团的中国军队的后路。冈村又想施展大迂回的伎俩，可是这一次险些把第 27 师团送入虎口。

### 麒麟峰上草鞋兵

9 月的武汉，依旧湿热难捱。中国军委会正在思考如何在江南地区实施反攻，以折杀日军的锋芒。问题在于在何处反攻？一般讲，对多路之敌的反攻，大多选择其一翼。若好大喜功，贸然攻击中路，势将被敌利用冲势，伸

展两翼把反攻部队卷击包围。

抗战一年多了，血的教训使中国将领们悟出了一个道理：对付日军最好的办法就是拊其背，击其腰，攻击它的侧翼。8年抗战，这种战法几乎成了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法。大到战略上广布游击部队于日军后方，小到战役战斗中主动、频繁地出击日军侧翼，几乎无役不是如此。连好勇斗狠、一介武夫的汤恩伯也深谙此道。出于台儿庄战役的成功体验，汤恩伯在武汉会战中反复告诫手下将领，“要争取外线，谋求从翼侧打击敌人”。

此时此刻，中国统帅部正在循此思路选择反攻方案。军委会的巨幅作战图上，敌我双方态势一目了然。江南方面：北路波田旅团，南路第27师团，中路第9师团。攻击北路？该路波田旅团右倚长江，左靠第9师团，攻击它有点老虎吃天，无处下口。攻击中路？那会自蹈死路。那么南路如何？似乎有门。南路第27师团虽与第9师团相邻，但在冈村宁次大迂回的命令下，已深入瑞昌西南方，与第9师团拉开了距离，形成一定程度的突出，它的正面，特别是两侧都处于中国军队的威胁下。尤其是南浔线德安一带的第1兵团部队，正处于侧击第27师团的绝佳位置。

就是第27师团！中国军委会决心把反攻放在瑞武路方向。9月中旬，策定了反攻计划：

“第9战区应极力维持现在态势，并须确保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要线。以维持全军后方，使尔后作战容易，尤须先击破瑞武路及木石港西进之敌。

以薛岳亲自指挥王陵基、黄维、李玉堂等部共14个师，迅即击破沿瑞武公路两侧进犯之敌，以阻止敌之迂回，并乘敌突入向北侧击。”

方案迅即上报，委员长蒋介石一锤定音，在方案上批示：“可照办。抄一份呈阅备查。中正。”平平淡淡几个字，注定了本间雅晴和他的第27师团要吃一次大苦头。

9月24日，位于南昌的第1兵团部接到军委会急电，要薛岳立即赶赴武宁，从第2兵团手中接掌瑞武路反攻的指挥权。这是薛岳第2次代替第2兵团行使部分指挥权了。第1次是7月底，当时负责九江及南浔路北段防务的是张发奎的第2兵团。九江失守后的8月1日，军委会分别电令第1、第2兵团：“南浔方面自即日起，由薛岳、吴奇伟两总司令负责，张发奎总司令即行调汉。”

这两次交替既非对张发奎的贬抑，也不是对薛岳的垂青，而是中国军委会出于全盘考虑的必要调整。第1次，军委会原曾担心日军会沿浙赣铁路西进，故将第1兵团部署在南昌地区，准备向浙江方向防御。但很快发觉日军没有沿浙赣铁路西进的可能，而是集中兵力在九江登陆。这样一来，九江第2兵团的压力太大，而第1兵团在南昌一带有力使不上。因此，军委会变更部署，要薛岳率第1兵团北上接替第2兵团在南浔路北段的防务。第2次，日军主力西移攻击瑞昌以西的第2兵团，在南浔路方面仅作牵制性作战。第1兵团压力减轻，第2兵团再次首当其冲。因此，军委会决定将瑞武路一线两个兵团结合部的作战交给第1兵团负责，使第2兵团能够专注于堵击第9师团和波田旅团的攻击。

南昌的薛岳接电后考虑，自己的部队已将赣北交通彻底破坏，从南昌到武宁只能徒步，不等自己到达，恐怕日军早已先到。战场情况变化无常，歼敌良机稍纵即逝。薛岳又一次独断专行，一边下令一边上报。命令已在瑞武



路正面抗击日军的第2兵团部队，依托现阵地，竭力阻击和迟滞日军进展，为第1兵团部队赶到争取时间；命令南浔线前线和后方所能抽调的第1兵团部队，即刻向瑞武路方面转进，全力攻击日军侧背；同时决定将前进指挥所设在德安西南。

部署是一回事，实施又是另一回事。交战双方的企图无一不是美妙而宏大的，可它毕竟只是指挥官头脑中的蓝图，最终能否实现，要取决于战场上官兵们的拼杀。

江南鏖战的焦点现在集中在瑞武路上，瑞武路激战鹿死谁手又取决于白水街、麒麟峰的争夺战。

白水街、麒麟峰位于瑞昌西南35公里处的瑞武公路东侧，是通往箬溪的捷径和隘路要口。日军第27师团向瑞武路正面攻击的同时，派宫崎富雄大佐的第3联队向这里攻击，企图由此直下箬溪。日军如果突破隘口，拿下箬溪，就会变成一条双头毒蛇，向西可进逼武宁，威胁瑞武路正面中国军队的后路；向东可沿箬溪—永修大道迂回南浔路德安。届时，瑞武路和南浔路两个方面的中国军队势将全线动摇。相反，中国军队如想反击成功，白水街、麒麟峰要隘也是必争之地，由此才可腰击瑞武路上的第27师团主力。

古代武士作战时，往往把最坚硬的甲冑遮护在身体的要害部位。白水街、麒麟峰就是这样的要害，可这一带的中国守军似乎称不上最坚硬。守军不是精锐的中央军，也不是善战的广东部队，而是人望不高的川军。自“七七”事变出川抗战以来，川军虽有王铭章师长血战滕县、英勇殉国的壮烈之举，但总的看，装备低劣、战斗力不强仍是外界对川军的普遍印象。尤其是黄埔系将领更是对川军不屑一顾，轻蔑地称之为“草鞋兵”。

此次开赴赣北前线的川军是王陵基上将的第30集团军，所部新13、新14、新15、新16师全是以保安团为基础，临时拼凑的新编师。部队上下互不相识，甚至一些指挥官还尚未到位。武汉会战打响后，蒋介石电召王陵基赴汉口，当面命令王陵基驰援赣北，入列第2兵团序列。第30集团军各部连集中整训都未进行，即分别由长沙、岳州顶酷暑急行军赶赴战场。建军仓促、赴战紧急，以至于—交战即吃了个败仗。

刘若弼师长的新13师最先抵达前线，接替李仙洲第21师防守瑞昌东南的鲤鱼山一带。这一带属沙砾土质，新13师昼夜赶筑工事，但缓不济急，工事既简陋又不坚固。3天后，与来犯日军交火。轻装的新13师在日军飞机大炮猛攻之下，没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瑞昌失守，新13师和川军各部且战且退，退守麒麟峰一带山地，择险扼守。此处地形大多百公尺以上的断岩，只有北面坡度较缓，地势较为开阔。刘若弼判断日军将从此段作主要攻击，于是命令配属的新14师的一个旅防守麒麟峰左右侧后的阵地，自己亲率新13师守卫麒麟峰。

9月25日，第27师团的宫崎富雄联队在航空兵、炮兵掩护下，连续向麒麟峰主阵地猛攻5次。川军守城不行，守山头倒蛮在行。这些生于山区，长于山区，摸透了大山习性的四川兵，在平地上野战时心中七上八下，没有着落，尤其在日军绝对优势的火力下，难免产生自卑和动摇。然而，一进入山区，他们就像老虎归山一样，陡然恢复了自信。

川军官兵对日军的先炮火、再冲锋的一套已习以为常，当日军炮火准备之时，川军官兵们就缩在坚固工事或石岩的死角处待机，一俟炮火延伸，官兵们就纷纷跃出防炮处，冲上阵地，不急不忙地摆好手榴弹和步枪，直到气

喘吁吁的日军爬到阵前 40—50 米处时，才鼓起劲猛掷手榴弹。川军的手榴弹很特别，都是四川当地生产的马尾手榴弹，一出手就带着尾巴，像乌鸦似地飞入敌群。当日军不顾死伤，“呀！呀！”吼着冲至阵前时，足登草鞋的川军官兵们发一声喊：“杀他个龟儿子！”跃出工事，扑入敌群白刃拼杀。

营长杨毅精于刺杀，有 3 名日军直冲他这个军官而来。杨营长把最先靠近的日军的枪刺一拨，顺势向其肋部猛刺进去，然后，一抖手腕拔出刺刀，看也不看倒地的日军，立即转向另一名日军，三下两下又将其胸部洞穿。剩下的那个日军不敢交手，连滚带爬地逃下山坡。

轰炸、冲锋、再轰炸、再冲锋，一日内日军反复进攻，直到日暮。刘若弼乘夜色将山上打残了部队撤下来，再换上一支新部队。第 2 天拂晓，日军再扑麒麟峰。山上山下弹雨横飞整个山头笼罩在浓烈的硝烟中。从指挥所看不清山上的战斗情况，电话线路早就炸烂了，连续派出去的通讯兵没有一个返回来，全部被日军的封锁炮火炸死在山腰上。刘若弼只能凭经验凝神倾听战斗声响，以判断阵地是否还在自己手中。敌机和大炮狂轰滥炸的时候，刘若弼反倒放下心来，手榴弹响成一片时，他的心就悬到了嗓子眼，多年战场经验告诉他，此时双方顶多相距几十米。最揪心的还是枪声稀疏、手榴弹不再炸响的时候，这意味着双方已经搅在一起，正在殊死肉搏。直到飞机大炮再次轰炸，刘若弼才缓过一口气，但接着又是提心揪肺……

第二天正午，顽强的日军攻占了半数阵地，形势极为凶险。刘若弼连连向王陵基告急：

“官兵死伤太大，已有不能支持之势！”

王陵基也没有好办法，只能一会儿要刘若弼对官兵晓以大义，多加慰勉，一会儿声色俱厉地要刘若弼督部死守，绝不准退后一步。及至刘若弼第 4 次告急：

“预备队已使用殆尽，我已无法负责！”

王陵基终于心力交瘁，对身边的参谋长张志和说了句：“你替我指挥吧。”言毕，就精疲力竭地倒在椅子上。

张志和也不谦让，抓起电话要通刘若弼：

“你们为国家民族立了大功，为川军洗雪了‘望风崩溃’的耻辱，恢复了川军能战的声誉。敌人目前已是‘再而衰，三而竭’了……”

刘若弼根本听不进这些打气的话。这些内容他已多次向手下官兵灌输过，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士气，而在于兵力耗损太大。刘若弼打断参谋长的话，对着电话连吼带叫：

“战况太险恶，伤亡太大，预备队已用光，若敌人再攻，我拿什么去抵挡！”

张参谋长沉默片刻，回答说：“打仗之道，杀人三千，自损八百，敌人伤亡也不在少数。我只要你顶住最后几分钟，总部马上抽调预备队上去。”

张志和放下电话，亲自把总部的警卫部队组成预备队派了上去。援军赶到之后，刘若弼下令全力逆袭。黄昏时又将日军驱下山去，恢复了阵地。

清晨，日军战线内的一所农舍的断壁下，宫崎富雄大佐仰躺在担架上，身下铺着厚厚的稻草，身上的军毯上几个弹孔，几处血污，右脚上缠满了绷带。不远处士兵们野炊燃起的浓烟随风飘来，呛得宫崎大佐不停地咳嗽，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右脚的伤口，发出阵阵剧痛。昨天下午，日军刚刚占领的几处山头阵地遭到中国军队的拼死反击，各处都有些支持不住了。宫崎大佐

亲率联队本部人员到第一线督战，不料，一发流弹击中了他的右脚，脚掌被打了一个洞。从昏眩中苏醒时，已被部下抬到此处。几天奋战夺得的阵地也几乎全部丧失。

过了一会儿，勤务兵捧着被烟火熏黑了的军用饭盒，跪在担架边：“联队长，喝点鸡汤吧。”宫崎欠起上身瞥了一眼。只见汤面上漂着一层黑灰，勤务兵肮脏的手指上沾满了鸡汤。宫崎一阵恶心，完全没有了食欲。但转念一想，能在这个时候找到鸡，实在不易，难得部下一片苦心。宫崎闭着眼把汤灌下肚去，身上渐渐恢复了活力。

“把几位大队长叫来！”宫崎对同样疲惫不堪的大队长们吩咐道：“据师团通报，南浔线方面的敌军大部队正向我师团方向赶来。师团长命令我们，务必拿下当面的险要隘口，以掩护师团主力的左翼安全，并继续向南发展攻势。”看看几位大队长默不作声，宫崎又说：

“就目前联队的战力看，拿下箬溪很困难，但占领当面隘口，拒止敌军进攻师团主力的侧背是必须做到的。否则，不仅师团主力受威胁，联队的处境也会很糟糕。敌军将占尽地利，俯冲攻击我联队。”

几个大队长频频点头。情况明摆着，再攻不下来，攻守局面就会逆转。

“我命令，”宫崎语气严厉起来，“各大队分别组织奋勇队，务必于今日攻占各重要地点，半小时后开始攻击！”

整个上午，日军的“肉弹”攻击一波接一波。在一些地段，日军甚至不顾被己方炮火杀伤的危险，紧跟着炮弹落点向山上猛扑。实在攻不下的时候，日军就大量使用“特种弹”，企图用毒气瓦解中国守军的战斗力。

眼瞅着一次次攻击失败，被担架抬到山脚的宫崎大佐脸色铁青，“送我到炮兵阵地！”

配属宫崎联队的山炮兵指挥官迎上前来询问。宫崎一摆手，表示无须多问，紧咬着的牙关中迸出几个字：“听我命令开炮，不许迟疑。”

新一轮冲锋开始了，就在日军“肉弹”冲上阵地，守军纷纷跳出工事，双方搅成一团的时候，宫崎大佐把望远镜一扔，大声吼道：“炮击，不许停顿！统统死拉死拉！”日军炮兵顿时明白了大佐的狠劲，这是要让阵地上的所有人同归于尽。一阵弹雨，又一陣彈雨，直炸得山头上血肉横飞，一个活人也没有剩下为止。

麒麟峰主阵地失落了，川军官兵的鲜血浸透了山头上的每一寸土地。日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整个联队减员过半，第3大队大队长广部宏少佐亦和他的“肉弹”们横尸山腰。

“草鞋兵不可小觑”，随后赶来的中央军开始对川军刮目相看。

## 黄维与第18军

新到的援军是日后被称作国民党五大王牌之一的第18军。这支部队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前身为第11师。汉字写作“十八”和“十一”，稍加变动即组合成“木”、“土”两字。由于这支部队颇得蒋介石器重，由此出身的将领大多受到提拔重用，在国民党军中形成一大派系，因此人们把这一派系称作“土木系”。

第18军现任军长黄维中将就是“土木系”的佼佼者。黄维当时34岁，黄埔一期生，抗战前在德国深造军事。从军以来，黄维一直在陈诚的第11

师任职，1938年晋升第18军军长，赴任前受蒋介石召见。临别，蒋介石取出六寸照片一张，挥毫写下“培我将军留念”几个字。黄维原号“悟我”，蒋介石却以“培我”相称。黄维虽茫然不悟，但委员长题词赠照片的知遇之恩，已使黄维感激泣零。事后，黄维百思之后始得悟解委员长不是无意描写，而是有意命名，“培我者，培养我也”。从此，黄维改号“培我”；以示对委员长的忠诚。

黄维率第18军一部赶抵战场时，正好碰见汤恩伯第31集团军第13军第110师的部队，该部受汤恩伯之命，不守固定阵地，在日军侧翼打运动战，在瑞武路沿线东一个埋伏，西一个偷袭，打了不少漂亮仗。该师第656团团团长廖运周回忆说：

“敌人攻下山头，沿公路前进，我们就拣能对付的一段打。由于敌人未料到主阵地被攻占后，仍会在两侧碰到中国军队，因此几次都让我们拣了便宜。在小寨贤，第655团一个营扼守在小山包的寨子里。日军一个全部由马队组成的辎重营要通过这里，不得不弃下马队去攻寨子。就在他们攻寨子的时候，我团和第655团另一个营从公路两侧包抄过来，袭击了兵力空虚的马队。上下夹攻，日军辎重营死伤惨重，马驮的大米、罐头，军毯也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茨芭山附近树丛茂密。我团正自北向南运动时，与另一日军辎重重首相遇，这个辎重营有100多匹马，押运的日军约两个连，正沿公路前进。我们借着树林掩护，拦腰截击。这一仗又歼灭了几十个日军，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

别以为打屁股、截粮道不算本事，古往今来有多少此类战例载入史册。“不算本事”，那是日军的无奈之辞。小鸡不尿尿，各有各的渠道。日本人想按自己的方式打仗，中国人偏有自己的一套战法。甭管怎么打，打疼了算数，谁叫日军顾头不顾腩。

得知黄维的部队到达，廖运周随师长吴绍周主动前往第18军受领任务。虽然家属关系不同，可打鬼子是一致的。黄维得知廖运周是黄埔军校第5期炮科毕业生后，郑重地将第18军的一个反坦克炮连交给廖运周，并反复叮咛了打坦克的要领。

按照黄维的嘱咐，廖运周再次进入敌后，把部队埋伏在公路转弯处。坦克前部钢板厚、火力强，侧面没有武器，钢板也比较薄，而且接近转弯时，坦克就要减速，侧面也就暴露在反坦克火力之下。黄维毕竟没白在德国学习，坦克的优点弱点他全了若指掌。不过，最后黄维还是栽在坦克手里。1948年底，黄维被困于淮海战场的双堆集，突围时，黄维乘坐的坦克压垮了一座桥面，倾翻沟底，他自己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日近黄昏，公路上开来了七八辆日军坦克，反坦克炮连一阵急放，打毁了两三辆。这一带一侧靠山，一侧邻水，前面的坦克堵住了道路，后面的便无法前进。天黑下来了，日军车辆陆续开来。一般讲，日军避免在复杂山地夜间行动，这次正面中国军队边打边撤，日军以为一路太平，没想到黄维派出的部队正等着他们。

这天月光明亮，公路上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日军的车辆越聚越多，喇叭声、喧嚷声响彻山间。就在这时，廖运周下令开火。10多门迫击炮把密集的炮弹泼向敌人车队。这次伏击非常痛快，迫击炮只需对准公路，不用瞄准，弹无虚发。纵深几里长的公路上到处是敌军车辆燃起的火光，车上载的弹药爆炸后四下飞溅。

第二天刚一亮，日军夺占了附近几个山头，廖运周不想恋战，率部队从公路两侧的小路隐蔽地撤离。

打烂了鬼子的屁股，还要敲碎其坚硬的头颅。黄维的第18军和新13师等部一道，全面反攻麒麟峰，时间选在夜晚。从山脚到山顶，几座山峰上火光，杀声不绝，中国反击部队凭着刺刀手榴弹，一路仰攻，一路肉搏，整整冲杀了一整夜。战至拂晓，全部收复阵地，继续马不停蹄地攻击前进。日军官崎联队的残兵败将连连败退，失去了还手能力。

第1兵团参谋长吴逸志中将得讯后非常兴奋，他很了解此战对战局的影响：

“麒麟峰者，我阵地关键也，若为敌据有，将影响尔后战局，故乘敌立足不稳之际，决予以至大打击……27日夜，我举行猛烈反攻，肉搏至翌晨，歼敌3500多名，残敌数百向朱家塘溃窜，我乘胜追斩，敌几全覆！夺取山炮6门，迫击炮8门，重机枪12挺，轻机枪32挺，马步枪460余枝，骡马百余匹，生俘日军15名。此役之后，瑞武路之敌，锐气大挫。”

九江的日军第11军司令部却不知深浅，更不知道27师团已面临巨大危险，反而于9月28日再次电促第27师团，要其尽快攻下白水街、麒麟峰一带要点，向箬溪前进。这道命令若早几天下达，或许可以激励第27师团的进攻勇气，因为，那时第27师团官兵尚有余勇可贾。但在中国军队反攻麒麟峰，官崎联队一败涂地的情况下，侈谈进攻箬溪，就太不识时务了。此外，第27师团东南西三个方面实际已感受到中国军队反攻的压力，日军飞机也已发现南浔线的第1兵团大部队已经转用于瑞武路战场。在这种情况下，第27师团的当务之急不是铺开进攻，而是收缩防御，这是任何一个战场指挥官都会作出的唯一选择。第27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对军司令部侈谈进攻的命令极为恼火，毫不客气地简短回电：“据目前情况，暂不打算攻击白水街。”

然后撇开军司令部，紧急调整部署，下令放弃白水街、麒麟峰一带的作战，师团各部全部向师团本部所在的大屋田村附近收缩。本间雅晴像一只预感到灾祸临头的刺猬一样，全身蜷缩，等待着最后的打击。就在中国军队首挫白水街、麒麟峰地区的日军左翼，并对第27师团主力逐步形成包围之势的当口，风云骤变。冈村宁次放开胆子，进行了一次大赌博。他命令南浔线方面的第106师团乘第1兵团主力转战瑞武路的机会，绕过南浔线正面的中国军队阵地，从德安西北迂回嵌入南浔线、瑞武路之间，乘虚占领德安。冈村宁次的意图在于，牵制进攻第27师团的中国军队，同时一举打破胶着已久的南浔线僵局。

此招一出，赣北战局为之一变，险象环生。

## 第四章 熊本师团的悲剧

### 呜呼！万家岭

万家岭，不知是何代何人给它冠上了如此庞大的地名，其实它小得连普通的地图都不愿给予注明。不过，此地非同小可，武汉会战大小数百仗，尤以万家岭一战最为惨烈。这里记录着日军的耻辱，集中着中国军队的辉煌。中国军人唐永良将军说得好：“山不在高，歼敌则名。”

我们不妨用倒叙的方法先顺着唐将军的足迹，去凭吊一下万家岭战场的遗迹。唐永良，第1兵团第32军第141师师长，虽非万家岭战役的参加者，但在一年后亲眼目睹了战场的残景。此将唐师长1940年4月13日致第9战区长官部的报告实录如下，以了解当时战斗惨烈之一斑：

“1939年冬，我曾奉命到敌后打游击，到了战场一带。万家岭战场方圆约10平方公里，都是矮山丛林，只有几个小村庄。当地老百姓多已逃亡，战场一片凄凉景象。

12月14日，我率部赴抱桐圩，路过雷鸣鼓与哗叽街，在小山树丛里行军，忽然在树林中发现一块木牌：‘故步兵军曹芹川捌以下23人之英灵’。呵！原来是敌人的坟墓。再往附近细看，无数的散兵坑，坑内坑外许多白骨，残破的军装、刺刀、皮鞋……有一件黄军衣袖筒里裹着两根长长的臂骨，军装肩上还留着尉官的肩章，许多皮鞋撒出破碎的足骨，再往南走，沿山不断的尸骨，左边如此，右边也如此。

走到哗叽街——一个几十家的村庄——东头石磨旁，陈列着不少的马骨，村南水塘边上有几个敌人的木牌，上写‘某某准尉之墓’、‘某某伍长之墓’……。附近有四五尺高的垃圾堆，不，是死人堆，土堆里整个都是骷髅、碎骨、铜盔、防毒面具、皮鞋……用木棍向里一掘，仍然发出许多恶味。村的西头有30多个木牌，木牌前用新竹桶制成的花瓶里插着野花。老百姓告诉我们，这村周围有300多个打死的鬼子，这里还不算多。老百姓手指南面讲，那张古山上死的鬼子才更多呢，我们此刻才恍然大悟，这就是伟大的万家岭战场，这倒不可不作个详细观察哩。

由抱桐圩完成任务回来，仍然要经过哗叽街，让我作一次万家岭战地视察吧。先到张古山，花五毛钱雇了一位向导。一座几十米的小山，遍山松树，山的前坡到处都是白骨和零星的军用品，半坡的稜角上有不少单人散兵坑和机关枪掩体。踏着炸裂的碎石和烧焦的松枝，接近山顶附近，尸骨尤多，一些死人身上盖满了成堆的黑色死蛆。山顶方围十几尺，老百姓称此为哗叽巅，哗叽巅上堆集着人头骨、钢盔、皮鞋、炮弹箱、刺刀、毒气罐，狼籍满山，山的南坡也有几具带斗笠的中国士兵遗骨。

从张古山往北作一鸟瞰，近处是哗叽街，远处是雷鸣鼓刘村，往东北看，高高的馒头式的山是大金山，其次是小金山。大小金山下边矮山起伏，林木丛翠，照地图的位置，那大概是名震宇内的万家岭。

下了张古山，沿小河向万家岭前进，走了不到半里，左边小山顶上忽见耸立高大木牌一块，‘故步兵大尉河田岩五郎外五名之墓’。山上残破尸骨、零乱水壶，弃置一地。经过箭炉苏村时，寂无一人，村边河畔弃置炮弹箱两个，内有完好涂着黑漆的炮弹五枚。过箭炉苏村、聂村时，一路寻问偶见之路人：‘这里距万家岭多远？’‘什么，万家岭？不晓得。’

奇怪，地图上明明写着万家岭三个大字，为什么老百姓不晓得？好在沿途不断有死人，死马，顺着白骨多的地方走吧。穿过一片竹林，又穿过一片松林，矮山已在眼前。约 300 公尺高的一座山，山下有一个茅庐，远望山顶，一列列白色木牌，数不清有多少列。先至茅庐，一位 70 岁的老人告诉我们：‘此地就是万家岭，去年秋天，在此地打死了成千成万的日本鬼子，鬼子在我这茅庐还吃过饭呢。’我问他‘哪里鬼子死得最多？’老人告诉说，‘在这东南死的最多。’他还说他年轻的时候还参加过甲午中日之战，原来是一位抗日老军人。老人坐在院中，战栗的手中拿着剪子，正在做一顶毡帽，毡帽的材料是日本的军用毛毯。

老人指示我们上万家岭的山路，山半坡上，敌人的木牌三三两两。上至山顶，一列一列的木牌尽在眼前，最高的一块木牌上写：‘噫噫皇军阵歿将士之碑’，又‘濂川部队奋战之地’……其余都是敌人官兵的木牌。我们捡拾了几十顶带锈的钢盔，替它一个一个戴在木牌上，远远望去有似雨后丛生的香菌，煞是好看。遍地抛弃着子弹壳和刺刀鞘，我们捡了一把值得纪念的刺刀鞘，整个鞘上穿过了十几个子弹孔。

老人告诉我们，300 多日军前几天来此地祭灵，这些木牌都是新建立的。原来、敌第 106 师团在 12 月被调回国，临开拔派来 300 人，到万家岭作招魂祭。所以满山遍野都是木牌，许多木牌前还放着野花、香烟、啤酒瓶。总计万家岭山上山下，日军的坟墓和遗骨至少 3000 具，哗叽街、张古山等地还不在此内。

下了万家岭过一道小河，到雷鸣鼓，在接近村子东边的一座矮山下的稻田里，我们看到了成行成列的死马，皮鞍铁衔都还系在马骨上，破旧的鞍囊装着带锈的洋马掌，黄颜色的毛毯糟朽了一半。附近池塘里抛弃着三三五五铁鞍、铁箱，仅在半里大小的一块田中，就有死马五六百头。我们随便捡了几十个马头骨，替它们拍了一张照片。山半坡上，竖立着两个巨大木碑：‘皇军爱马之碑’、‘濂川部队阵歿爱马之碑’。

走到雷鸣鼓刘村，村边大树干上，又发现了敌人所题：‘雷鸣鼓刘激战之地’八个大字，旁边一行小字：‘昭和十三年十月（1938 年 10 月——作者注）竹内部队宿此树下。’

围绕雷鸣鼓刘村都是敌人坟墓、人骨和马骨，……土中还露出几只倭兵的胶皮鞋——特别式样的胶皮鞋。此外，沿山麓、沿道路、沿溪流，无处没有日兵骸骨、若说五步一尸，十步一马，并不算过分。

综计雷鸣鼓刘村，哗叽街，万家岭一带战场，日兵骸骨至少在 6000 具以上，马骨至少在千具以上。”

唐永良师长自敌后游击回来后，将所见函告薛岳总司令的参谋长吴逸志中将，并附上十数张战场照片，吴逸志观后感而赋诗：

茫茫惨黥血玄黄，楚尾吴头古战场。  
鼙鼓填酣犇万马，旌旗旖旎拂三霜。  
雄师难撼声威壮，大将咸推智勇长。  
葛忆当年歼虏处，罡风弹雨逐斜阳。

大捷，不折不扣的大捷！那么，万家岭的辉煌是如何由来的呢？

## 冈村宁次斗胆下注

前面已讲过，经过月余苦战，第 106 师团在瑞昌方面第 9 师团的侧击支援下，好不容易越过了金官桥一线，进至马回岭一带，然而，南浔路两侧中国军队的撤退是有计划的全师南退，依旧保持着很强的战斗力。再者，日军第 11 军急于攻略武汉，无意再在南浔路上增兵耗时，遂将续到的部队转用于瑞昌以西的作战。于是双方在南浔路马回岭一线阵地上再次对峙起来。

及至 9 月中下旬，中国第一兵团为反攻瑞武路之敌，将南浔路正面的部队抽出一部参加瑞武路反攻。冈村宁次根据飞机侦察，得悉中国军队的新动向后，即萌生大胆意念，企图乘机恢复南浔线攻势，一举打破南浔路的僵局，并策应瑞武路苦战中的第 27 师团。9 月 20 日，冈村向第 106 师团下达作战预令：

吕集团作战命令第 71 号（摘要）

一、敌有陆续将兵力由德安方面转用于箬溪方面的模样。

二、军决定去攻德安周围之敌。

三、第 106 师团应及时开始行动，突破五台路附近之敌阵地，迅速进入德安西南地区，从侧背攻击德安周围之敌。应以一部留在曹家坡、马回岭附近，确保该地。

第 11 军为第 106 师团指定的进攻路线，是一条避开马回岭一带正面阵地，从侧面插入德安西南的迂回路线。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免重蹈先前久攻金官桥阵地不下的覆辙。此外，第 11 军还特别指示 106 师团，要秘密实施作战准备，确保作战意图不为敌方所知。

考虑到第 106 师团在山区钻行作战须快捷迅速，第 11 军指示该师团全部改为驮马编队，并把军直辖的第 52 山炮兵联队配属第 106 师团，此外，还将军的情报主任参谋樱井铨三中佐派往该师团，协助指挥。

第 106 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深知此次深入迂回作战，全赖“奇”和“快”。接到军的预今后，松浦中将即悄悄将师团主力逐步从马回岭正面转向西北地区集结，仅把 1 个步兵大队和 1 个骑兵大队等约 2000 人马留在马回岭的对峙线上，佯作主力。

9 月 22 日，第 106 师团在凤凰嘴师团司令部举行团队长会议。会上松浦中将突出强调了尤须注意之处，“本次作战成功与否，第一，在于能否对敌秘匿我之行动，官兵应对突破成功之要诀特须戒心，夜间行动时，须于昼间作充分之准备，……绝对禁止使用手电筒。夜间移动昼间驻止之部队，绝对不许昼间行动；第二，在于行动是否迅速，在到达作战目标之前，如遭遇敌阵地时，不可使用过多兵力胶着一处，应尽所有手段，利用地形，迅速机动迂回，如不得已而须力攻之部队，可适当使用毒瓦斯，作扩大战果之准备”。

接着，师团参谋长秋山义隆大佐详细交代了作战设想及各部队行进路线，并对官兵武器口粮携带数量作明确规定，“此次作战，为突入敌阵的无后方作战，粮弹药以自队携行为原则，官兵务须尽量轻装，设法多携弹药。每人携带口粮以 6 日份计，但在作战期间，一般以 2/3 为定量，则可维持 9 日……”

某部队长请示，现有伤病患者如何处理。松浦中将不等参谋长答复，即声色俱厉地说：“为增强师团战斗力，伤病患者以携行为原则，各部队不得依赖卫生队，或野战医院，轻病者须勉与本队同行，途中所遇困难，皆以精



神力克服之。各部队长须使本队官兵切实认识，掉队落伍者，必被敌俘，绝对不可离队。”

师团会议笼罩在一片肃杀气氛之中。

9月23日，松浦中将下达了甲第61号作战命令：

“师团以主力，于x日突破五台岭附近敌阵地，进出于德安西南方，自侧背攻击德安周围之地，……X日定为9月26日。”

X日的黄昏，第106师团人衔枚，马裹蹄，借着暮色向南疾进。可怜熊本师团黄泉路近，尚不自觉。不过话说回来，生死成败，全在未卜，谁敢断定熊本师团的两万官兵，此番出征，就不能奏功凯旋呢？更何况，无论从哪方面看，这次行动都出乎中国军队意料之外，是不折不扣的奇袭。

冈村宁次骤出奇兵，堪称阴狠，时机把握也正在火候。此招一出，顿时打乱了军队反攻瑞武路的既定步骤。第1兵团部少将高参兼作战科长赵子立指出：“日军此举，导致“瑞武路和南浔线间发生严重情况。”

薛岳将军日后也回忆说：“麒麟峰、覆血山剧战之日，南浔和瑞武之间形成甚大之空隙，我有力一部转用于瑞武路，已为敌机侦知。故意由此空隙侵入，可以避开正面攻击之不利，且可解救第27师团之危。故其第106师团裹6日粮，向西轻装疾进，其钻隙冒险精神固甚可嘉，而其肆无忌惮之气焰尤甚可恶。”

最先发觉松浦师团重大行动的是欧震的第4军。第4军始建于北伐前夕，当时的官兵俱为广东人，北伐进军，该军一路横扫湖南、湖北，直下武汉，大败吴佩孚。从此，享誉中外，被称为“铁军”，叶挺独立团即属该军。淞沪抗战中，第4军伤亡重大，补充兵多为各地而来，但军官和骨干多半仍是广东人，依旧是中国军队的劲旅。

1938年6月，原军长吴奇伟升任第9集团军司令，军长遗缺由师长欧震接替，下辖第59师和第90师，师长分别为张德能与陈荣机。南浔线开战初时，第4军先在金官桥一线左翼抗击南下日军，8月底撤至马回岭、乌石门第二线阵地，仍然担任全线的左翼防守。

第4军此次非常注意保持侧背的灵敏感觉。8月底丸山旅团经岷山迂回金官桥左翼时，第4军险些吃了大亏，后在第74军掩护下，几经战斗，方才撤了下来。殷鉴不远，记忆犹新，因此，高度警惕日军的迂回，对近距离派出掩护部队，远距离派出搜索部队。

9月27日凌晨，刚刚经过一夜行军，正暗自为自己诡秘的行动而庆幸的松浦师团，突然在竹坊桂附近与第4军的搜索队遭遇。松浦中将接到报告，又气又恼，仅仅一夜，奇袭就变成了公开，好在对方是搜索队。松浦当即下令：以小部队击溃敌军，师团主力按计划疾速突进，不得停留。

战争是双方的角逐，松浦中将无意恋战，但欧震将军恰恰要将敌人抑留住、迟滞住。这几乎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换上任何一位中国指挥官都会这么做的，因为放任日军大部队深入嵌进的后果太严重了。欧震当即命令距敌最近的第90师师长陈荣机，全力攻击松浦师团，同时将当面敌情紧急上报第1兵团总部。

陈荣机师长亦不乏果断，军部命令尚未下达，他已将所部急转身由面向东防御，改为面向西攻击，朝着第106师团拦腰一击，将第106师团抑留住了。此时，倘若第106师团知难而退，就此罢手，或许能够避免后来的厄运。可松浦淳六郎中将偏偏是个敢于冒险犯难的悍将。再者，松浦和冈村也未想

到，中国方面竟然敢于从其他战线抽调重兵，用来围歼第 106 师团。日本人低估了他们的对手，为此，将要付出血的代价。

正在指挥瑞武路反攻的薛岳将军，接报后马上意识到，第 106 师团的迂回突进，已形成新的作战焦点，无论时间空间，此处均较任何方面重要。俗话说，“水无定形，事无常态”。战争本身就充满变数，古往今来的为将之道，说复杂也复杂，论简单也简单，用兵之妙，不外乎 8 个字，“敌变我变，不拘一格”。

薛岳的胆略和应变能力丝毫不亚于冈村宁次，或许还略胜一筹，你敢斗胆下注，我就敢放手一搏，薛岳决心把握战机，吃掉冒进的松浦师团。他当机立断，重新部署，果断地撇开瑞武路方面刚刚咬住的第 27 师团，从瑞武路火速抽调新 13 师、新 15 师 1 个旅、第 60 师、预备第 6 师、第 91 师、第 142 师、第 19 师各部，包围第 106 师团的西半面；从南浔路，德星路抽调第 4 军 2 个师、第 74 军 2 个师、第 66 军 2 个师、第 187 师、第 139 师 1 个旅等部，包围 106 师团的东半面。

将帅斗智，士卒斗勇，帷幄谋定之后，鹿死谁手，就全凭双方将士在战场的厮杀了。

### 松浦中将被围

常言道，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硌牙。松浦中将百般不顺，连地形、天气都与他作对。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著作中如是记载：“前进道路的很多地方连驮马都难以通过，前进甚感困难，地形交错复杂，地图不准确。加之夜间行动有雾气等原因，连自己队伍的位置都辨别不出，师团内各部队之间也常常失掉联络。”

师团的后方联络线从 28 日左右中断，因天气不良，飞机的侦察和补给均无法进行。”

盲人瞎马似的松浦师团不知彼不知己，不知天不知地，胡冲乱撞。9 月 27 日，师团向第 11 军报告：“师团不断遭受侧翼来的敌人射击，12 时似乎进入梁山（白水街东 12 公里）附近，出现新的敌人，兵力不明，正交战中。”10 月 1 日，师团又报：“本日傍晚切断箬溪大道。”师团的报告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10 月 2 日，天气转晴后，通过飞机侦察，才弄清了师团的位置，结果发现松浦师团上报的位置比其实际所在地点，整整偏南了 20 多里地。20 多里，在地图上，微不足道，可在激烈文战的情况下，每一里地，都是一段长征，每一座山包都是一个要塞。一个小小的误断，足以毁灭一支大军。10 月 2 日，九江的第 11 军终于搞清松浦师团位置时，中国军队已构成了对冒进之敌的大包围。

由南九州官兵组成的第 106 师团毕竟是日军的凶悍之师，时至今日，仍不思后退，执意要达成预定目标。日军的作战原则非常强调攻击，进攻时要攻击，防御时也要攻击，专守防御只是软蛋、懦夫、无能之辈的代名词。即使到了最不济的时候，日军也不愿单纯使用“防御”二字，往往要冠之以“攻势防御”。将攻击强调到如此绝对的程度，无异是一种蛮勇。这种蛮勇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战斗力，可以使濒临绝境的部队“置之死地而后生”，但也可以使本来存在的转圜余地，荡然无存，陷于无可挽回的“玉碎”境地。松浦师团的蛮勇带来的正是后一种结局。

参加万家岭围歼战的中国军队，攻击精神更是旺盛，好不容易捕捉到一次战机，岂能放过。何况各级指挥官都懂得速战速决的重要性，一旦延缓，西面的第 27 师团和东面的第 101 师团将会东西对进，驰援第 106 师团，届时，就会出现我吃不掉被围之敌，而增援之敌复将我反包围的险恶局面。

攻击！攻击！一方要抢关夺路，杀开一条血路，一方要拼死堵截灭此朝食，双方宛如两块坚硬的石头相互碰撞，迸发出炽烫的火花在所不免。

从 9 月 28 日到 10 月 6 日，万家岭及其东面和南面的金娥殿、公母岭、小金山、大金山、狮子崖、墩上郭一带山地杀声不绝，双方反复对攻，逐地争夺。

欧震的第 4 军摆在小金山、大金山地段，负责堵击向东南方突进的日军。并由东向西攻击万家岭。时任第 1 兵团参谋长的吴逸志中将，在 1940 年编的《万家岭大捷回忆》中详细陈述道：

“我田团第 1、第 2 两营（属第 4 军第 90 师），于 28 日上午 6 时，由洼下桂、东坑坳进攻，第 3 营同时由刘家岭击敌侧背，……激战竟日，于 29 日上午 3 时占领刘家岭刘、马尾塘、鸡公林刘，我韦团第 3 营占领桥嘴王堵击，阻敌向西南窜，……敌大部续至，于 30 日午窜抵万家岭西北之熊村，分向我韦团万家岭、大金山、肉身观等阵地进攻，经我集中火力痛击，敌终未得逞。至下午 5 时，该敌似有向东窜犯模样，即抽调张团，及吴团之杨营，占领层岭及其东北附近阵地，以堵击之。

10 月 1 日上午 1 时，敌陆续增援，再向我小金山、万家岭猛攻，未退。旋敌骑七八百，向西南经田步苏窜至狮子崖、肉身观一带高地，企图抄袭我之左侧背。我遂于上午 5 时，抽调张团，由层岭向肉身观、狮子崖之敌攻击，并令吴团之杨营，向肉身观东北之敌截击，韦团之曾营，由万家岭聂村、任村侧击敌背。自上午 6 时开始攻击，敌凭险顽抗，赖我官兵奋勇，血战至下午 5 时，将肉身观、狮子崖一带阵地完全占领。残敌退据狮子崖以西之扁担山，扼险对峙。

2 日上午 6 时，续向扁担山之敌攻击，当占领山腹，敌退据山顶，借机炮威力拼死抵抗，旋又增兵千余逆袭，肉搏 3 小时，我张团黄营伤亡殆尽。……8 时以后，敌仍不断向我大金山、狮子崖一带猛烈攻击，均被击退。

3 日上午 8 时，我韦团一部，由大金山向面前山、靠背山、杨家烦之敌攻击，并制其东窜。下午 3 时，将杨家坂及万家岭北端高地完全占领，残敌退万家岭西端及熊村、田步苏、箭炉苏一带，凭其石堡山炮火掩护，拼死顽抗。

4 日上午 7 时，敌不断向我杨家坂东端高地进攻，至下午 3 时，复以援队向我猛扑。我韦团以伤亡甚大，致万家岭北端，及杨家坂东端高地，于下午 4 时被敌占领。……”

以后，第 4 军部队虽与日军相互攻击，激战至 7 日，但双方阵地均无大的变动。第 4 军打残了敌人，也打残了自己。在以后开始的总攻击中，伤亡惨重的第 4 军仅被赋予佯攻任务，但是，第 4 军功不可没，最先发觉松浦师团奇袭的是它，全力缠住敌人的是它。在其它各部队抵达战场以前，第 4 军官兵前赴后继，不顾死伤，成功地堵击了松浦师团，将敌抑留在万家岭地区，为后续主力赶到，围歼日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第 4 军无愧于“铁军”荣誉。

打它一个时间差

另一支广东部队也表现不俗。叶肇的第 66 军自 8 月下旬起，即与友军在德星路庐山南麓阻击日军第 101 师团。此时，第 1 兵团考虑瑞武路和德星路的两支日军将会紧急驰援万家岭战场，围攻第 106 师团的时间不会太长。为迅速歼灭第 106 师团，兵团想调第 66 军参加万家岭作战。但第 66 军是蒋介石委员长亲自指定在放弃赣北时，留在庐山打游击的部队，如请求调下庐山使用于万家岭，恐难获委员长同意。薛岳再次独断独行，一面上报、一面使用。10 月 5 日，第 1 兵团总部命令第 66 军：

“将原守隘口街、金轮峰一带阵地文替后，于本日黄昏，经德安、水丰桥，向宝山西南地区前进，随即占领金娥殿、公母岭之线准备攻击，并截断敌北向联络。”薛岳此举，的确有点冒险，第 66 军转进万家岭方面，将大大减弱德星路上的抵抗力量，日军第 101 师团进攻德安的进度将会因此而加快。薛岳当然明白这一后果，不过，打仗重在歼敌，一城一地的得失尚在其次。薛岳大胆抽调第 66 军，就是要发挥内线作战便于机动兵力的长处，在他看来，日军第 101 师团判明第 66 军西调，至少要 2 天，待其攻至德安，顺手时也须数日，那时候，第 66 军早已投入万家岭作战多日了，而第 106 师团也被吃得差不多了。

薛岳大胆却不莽撞、算计之精，恰好打了日军一个时间差。吴逸志中将就此高度评价：

“必须立于主动地位，始能出故意表，必须出其意表，始能战胜敌人。故立于主动地位指导作战，为出故意表之要诀，出故意表，为制胜之要诀。如此次万家岭之役，我于 10 月 5 日抽调隘口街方面之第 66 军，该方面之敌于 10 月 7 日以后始发现我兵力转用，但我第 66 军已参加万家岭方面之战斗矣。由此足以证明，立于主动地位转用兵力，往往在此兵力已发生作用之后，敌方始能判明我之行动。故立于主动地位，必能完敌一着，使敌处处追随我之行动。”

有人说，赣北会战连连奏捷，得益于广东将领指挥广东子弟兵之处不少。此活不无道理，但远不是全部。广东官兵血洒赣北，首先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否则，跑到赣北干什么？不过，地域的差别还是有的。叶肇的第 66 军是广东部队，由于语言不通，很不情愿留在庐山打游击，现在奉薛岳命令，得到了下山的机会，第 66 军上上下下十分高兴，踊跃参加了对万家岭日军的作战。中国幅员广大，各部队特点迥异，在如何使用第 66 军的问题上，蒋委员长显然不如薛岳知人善任。

第 66 军抵达战场后，在第 4 军北面的金娥殿、公母岭一带展开，负责遮断第 106 师团的北窜之路，并由此向南压迫日军，至 10 月 7 日，第 66 军彻底贯彻了兵团总部的意图，封死了松浦师团北归之路。

经连日血战，中国军队逐渐将松浦师团压迫在数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10 月 7 日，薛岳总司令，吴逸志参谋长等总部人员亲临前线，召集各部将领部署总攻事宜。戎装整齐的薛岳立于齐腰的蒿草之中，高举日本战刀杀气腾腾地宣布：“此次攻击，有进无退，违者斩！”

入夜，中国各部队从四面八方发起了全线总攻。一连三天三夜，万家岭战场杀声盈野，弹雨不绝，山包丛林，随处反复肉搏，沟沟壑壑，俱为血肉填充。

南路主攻的第 74 军，目标是长岭、张古山。张古山是万家岭南面的最高

峰，也是松浦师团向南防御的最后一道屏障，此地一失，中国军队就可俯击日军、长驱直下。但张古山南陡北缓，荆棘没顶，利于守而不利攻。第74军的攻击部队全是攀藤而上，倾斜急峻，运动甚难。顽抗的日军，在此生死之地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死守不退，并多次增援，反复逆袭。

俞济时军长在前几天的战斗中，主要使用冯圣法的第58师，有意将王耀武的第51师保留用于总攻击。

王耀武的威风是在抗日战场上打出来的。他祖籍山东泰安，出身寒微，19岁赴上海学徒，1925年夏，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步兵科。抗战爆发，担任第51师师长，率部参加淞沪、南京战役，武汉会战后，因战功卓著，晋升为第74军第2任军长。1941年春，王耀武的第74军在上高会战中重创日军，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飞虎锦旗一面，军长王耀武亦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以后，王耀武率第74军一直战斗在对日作战的主战场。1944年冬，王耀武升任第4方面军司令，督率所部进行美械装备的改装、训练，准备对日大反攻。1945年春，王耀武指挥第4方面军10多万人，在湘西雪峰山战役中，大败日军，取得了抗战中正面战场最后一次会战的全胜。

强将手下无弱兵，第51师第153旅旅长张灵甫的声望不在王耀武之下。张灵甫与王耀武同岁，陕西长安人，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秋，南下广州，考取黄埔军校第4期，与林彪同期为伍。张灵甫是典型的陕西“二杆子”，虽经受过中学、大学教育，却毫无文人之气，彻头彻尾一介武夫。他在胡宗南部队当团长时，别人开玩笑，说他老婆贤慧漂亮，与一个小伙子有染。张灵甫不问青红皂白，一枪就把老婆给崩了。事情闹大了，蒋介石电令胡宗南，将张灵甫解往南京。胡宗南喜欢张，也了解张的禀性，一不绑，二不押送，由张灵甫自行前往南京。路上用尽了盘缠，张灵甫不甘为乞，便沿路写字、卖字，直至南京。“七七事变”后，张灵甫被释放，重返军旅，为国用命。张灵甫的蛮劲和倔劲，在抗日战场上屡屡令日军挠头。

总攻前夕，俞济时把王耀武的第51师放在最前面，而王耀武又把张灵甫的第153旅放在全师之先。如此遣将布阵，不外是要让攻击的刀锋更加锐利。

7日晚6时，第74军主攻部队准备完毕，8时，向长岭、张古山发起攻击。新锐之师，士气旺盛，初时进展颇顺利，几经猛扑，即将长岭和张古山制高点先后克复。

当晚，日军拼凑兵力，反扑张古山。第305团伤亡惨重，预备队全部用尽，连长以下军官，大部分伤亡，但勉强保住了阵地。次日天亮，日军飞机20余架飞临上空，投弹如雨，步兵随后全面反攻。第51师血肉换来的阵地，化为一片焦土。战至下午，第305团团长唐生海、营长胡雄均负重伤，张古山制高点复落敌手。黄昏后，敌机匿迹，第51师再次猛攻，但因代理团长于清祥阵亡，官兵牺牲太大，不得已退了下來。

张古山反复拉锯之时，自北向南进攻的第66军，攻势锐利，已突入万家岭以西的老虎尖一带。10月8日下午6时，第159师第952团及第949团，协力向老虎尖山顶进攻，该师集中迫击炮、机关枪，集中射击山尖最高点，将敌北面山坡的工事全部摧毁，部队乘势突击，打得日军站立不住，狼狈逃窜。第159师各部随即衔尾追杀，全部攻占老虎尖。该师第950团负责从侧翼攻击，配合第4军部队攻克万家岭山峰。

9日下午7时，各部队以分进合击战法，先将万家岭西麓的聂村，田步苏等材落分别攻占，然后沿万家岭西侧向最高峰仰攻。此时，日军正凭险与

第4军的部队相持于山的东半坡，第159师950团乘机进迫。山上日军东西受敌，无法兼顾，被迫将大部兵力转向第950团。双方从山腰一直混战到山顶，1小时后，第950团与第4军的部队会师最高峰。

中国军队的全面总攻，使松浦师团面临全面危机。第106师团各部日军竞相告急，松浦中将穷蹙无奈，只好向第11军紧急求援，此前，松浦一直企图靠师团自身的力量打开战局。10月8日，随同松浦师团行动的第11军情报主任参谋樱井镰三中佐，亲自向军的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发出电报：

师团正面之敌，每到夜里仍然从各方面进行数次袭击，有逐步将师团包围之势，虽要求急攻，但因地形错综复杂，部队行动易出错误，进展不能如意，若拖延时日，又恐师团态势不妙。谨此请求给师团以战斗指导。

日本武士真够可以，平素得手夸耀战况时，唯恐行文不够威壮，但一旦败走麦城，陷入困境时，又吞吞吐吐，不肯直言。尽管羞于启齿，但危机感仍溢于字里行间，尤其最后一句“请求给师团以战斗指导”，更是黔驴技穷、万般无奈的哀鸣。试想，不到万不得已的要命关口，何至于连主意都没有了，而去向远在九江的军司令部讨教什么“战斗指导”。

几天前，松浦师团刚遭到包围攻击时，第11军的高级幕僚们虽然紧张，但尚且沉得住气。第11军作战参谋池谷半二郎中佐就当时情况回忆说：

“宫崎课长对第106师团的状况非常担心，在室内来回走动，但他坚持认为，师团不会那么简单就溃败，表示反对增援。”

宫崎周一大佐最初反对增援是有理由的，其一，松浦师团原本实行的就是嵌入敌阵腹地的作战，后方联络断绝，四围遭受攻击，自然不可避免，他对松浦师团排除万难，达成目的还是有信心的。其二，即使考虑增援，援军又从何来？第11军所属5个师团及1个波田旅团，此刻正分布于大江南北各处奋战，德星路上的第101师团经1个多月战斗，尚且无法推进，自然无兵可调；沿长江北岸西进的第6师团远水不解近渴；南岸的波田旅团和第9师团，正在西进武汉的山岳湖泊地带，与中国第9战区第2兵团主力鏖战，战况呈现僵局，即使时间上能够赶趟，敌前抽兵也乃兵家大忌，抽少了无济于事，抽多了就会给中国军队以反攻之机，落得个两头塌陷的结局；瑞武路方面的第27师团，刚刚摆脱了中国军队反攻的困境，按军的命令，向西攻击第9师团当面之敌的侧翼，以帮助第9师团加快西略武汉的步骤，一旦回师东向，虽可能有利于第106师团的作战，但西略武汉的主要作战将被延误。

不能抽调西进主力，不能因为松浦师团的些许困难，就置西略武汉的主作战于不顾。宫崎课长如是想，冈村司令官也如是想。不过，他们的想法建立在松浦师团最终能战胜困难，达成目的的假定之上。他们未曾想，也不愿想到松浦师团可能遭到全歼。可是，第106师团8日的急电，迫使第11军上下不得不面对最糟糕的情况，这就是：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皇军杀伐征战近半个世纪，从来没有哪一个师团会被全歼。一想到这里，冈村及其幕僚们都不寒而栗，增援，必须紧急增援！此时此刻，唯此为大。

10月8日，第11军急令距万家岭战场最近的，正在西进的27师团，立即以有力一部，由旅团长佐枝义重少将率领，组成佐枝支队，折返向东，沿箬溪一虬津大道，向甘木关附近急进，从背后攻击第106师团当面之敌；

同时又令9月下旬到达九江的，川洼中佐指挥的2700多名补充部队，与

宇贺武中佐的野炮兵第 106 联队合并组成宇贺支队，赶赴箬溪，与佐枝支队一同驰援第 106 师团。

10 日，为迅速突破佐枝支队当面中国军队的阻击，第 11 军将坦克第 5 大队配属给佐枝支队。

11 日，冈村又令刚刚归属第 11 军的原华中派遣军直属的第 17 师团铃木支队（铃木春松少将指挥的 2 个步兵联队、1 个炮兵联队）从九江出发，向箬溪急进，一并指挥佐枝、宇贺支队，攻击万家岭战场中国军队的后侧。

冈村为解救松浦师团，已使出了浑身解数，能抽的都抽了，能派的都派了，但为时已晚。

### 熊本武士休矣

10 月 10 日，双十节。1911 年的这一天，武昌新军首举义旗，打响了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第一枪，从此，这一天就被定为中华民国的国庆节。27 年后的同一天，中国军队在对外的民族抗争中再度辉煌。

9 日，第 51 师挑选精壮、敢死之士 400 余人，组成敢死队，准备再攻张古山日军主阵地。第 58 师为切断日军向张古山的增援之路，亦组成数百人的敢死队，准备从张古山右侧切入箭炉苏一带。

下午 6 时，日近将暮，第 74 军各部以敢死队为前锋，一起攻击前进。第 58 师部队不顾右翼万家岭南麓日军的俯射火力，锐意前进，经彻夜激战，于“双十节”天明，把箭炉苏一带日军全部歼灭，9 日晚，第 51 师突击部队在张灵甫旅长督战下，先将张古山主峰四周的日军悉数扫荡，继而攀藤附葛，向日军主阵地猛攻，连续 2 个小时的肉搏，终于将反复逆袭的日军全部消灭，彻底占领了张古山制高点。这一夜，双方反复争夺达 5 次之多，第 153 旅旅长张灵甫也腿部负伤。其时，友军也已攻占了万家岭山峰。万家岭、张古山一克，日军顿成瓮中之鳖。第 51 师不给日军以喘息之机，马上向哗叽街猛扑，至“双十节”上午 8 时，又将哗叽街日军一举荡尽。

其他各路中国军队也逐一攻克日军峭集的各个地点。残余日军有的狼奔豕突，到处乱闯，有的固守一隅，准备“玉碎”。

位于雷鸣鼓刘村的第 106 师团本部一派黄泉路近的凄凉气氛。残余的师团部队散布于各孤立要点，苦撑死拼，师团本部已无战斗部队可派，即使还有预备队，又将派往何方？战斗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没有什么战线，没有什么重点，四面八方，到处都在混战，许多地方的枪炮声已经消失，代之以声嘶力竭的喊杀声，那是在进行最后的肉搏。

9 日夜晚至 10 日天亮前，第 66 军部队几度攻至日军师团部附近。松浦中将绝望了，下令将几个联队的军旗集中到师团司令部，并给所有伤病员发了枪，准备最后时刻焚旗玉碎。后据被俘日军讲：

“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你们坚决前进 100 公尺，松浦就被俘或者切腹了。”

遗憾的是，第 66 军部队在夜间混战中，根本不知道何处是日军指挥机构。及至天亮，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松浦中将乘机率千余人向西北突围，途中又遭多次截击，漏网者有说千余人，有说数百人。

第 1 兵团少将高参赵子立得知日军主力被全歼之后，兴奋地填词一首：

## 得胜令·万牯岭大捷

万牯一声鸣，千岳伏尸盈。战骨雨淋白，素花血溅红。马陵，庞子难逃命；华容，阿瞒幸得生！

不知是何原因，后世的中国人只知道有平型关、台儿庄的胜利，不知有万家岭的大捷，为了弥补这一历史的缺憾，为万家岭大捷扬名，特将当时日军困窘狼狈之状，摘录一、二。

第 106 师团辎重兵联队一等兵那须良辅侥幸捡了一条命，战后，那须良辅弃武经文，当了一名漫画家，可几十年来，他始终无法拂去万家岭的阴影，他在《地狱之谷》一文中回忆说：

“雷鸣鼓刘的地形是四面环山的狭小盆地，我们像被驱赶似地进入这个谷地，事后才知道，四周山头布满了数万敌人，正等候着我们。

我们提心吊胆地等待敌人攻击，令人发怵的迫击炮弹带着啸声掠过头顶，在前面数百米左右爆炸。拴系战马的场所也落下了炮弹，炸了群的马匹受惊的姿态在硝烟中隐约可见，残存的几十匹乘马，在天亮后敌人攻击中被全部打死，出发时的 1000 多匹战马，到了雷鸣鼓刘连一匹也没剩下。

从第 2 天起，我们中队就集中在河沟旁的田埂后，与敌人对峙。四周的山头都控制在敌人手中，弹雨从四面八方倾泻而来，战友们中弹负伤者越来越多，再加上饥饿和疲劳，每天都有不少人倒下。死干沟渠的战友们，皮肤呈现茶色，身体被浸泡得肿胀起来，鼻孔和口中掉出白米似的蛆虫。

这一夜，我感到末日即将到来，禁不住仰望 10 月的月亮，哭出了声……”

田部圣部队长写道：

“此次迂回，对敌保密，但前进地区为险峻山地，连日降雨，行军困难，加之途中迭遭抵抗。9 月 30 日进至杨家山附近，此时，各方敌人杀到，虽然牵制了优势敌军，但自己也被四面包围。

我军的奋战难以用纸笔形容，由于补给困难，只好从水田中拔下稻穗，放在钢盔里碾去稻壳，用来充饥。没有喂马的东西，相当的马匹毙命……

当面的中国军队，采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阵地战的办法，最前线的部队隔数日即替换一次，因此极其顽强，渐渐陷入长久对峙。我军补给困难，疲劳至极，反击能力减钝。偶尔有我方飞机在中间地带投下粮食，双方拼命争夺常常是茫然对射，准也无法取得。

我部队士兵们面色苍白，颊骨变得尖锐，呈现水肿状者，变为痴妄状者，弯下腰即无力起来者，比比皆是。……”

应该承认，松浦师团相当顽强，换上西方国家的军队，早就举手投降，或作鸟兽散了。顽强不假，可被基本全歼也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国内狂热的民众听惯了胜利的捷报，根本无法承受皇军失败的结局。松浦师团覆灭的讯息传到日本国内，朝野上下，莫不震惊，对该师团交相鄙薄。许多补充兵听说将拨入该师团，均认为不祥，相率痛哭。

号称将兵有道的冈村宁次，为了推卸责任，竟然不顾是他本人置松浦师团于死地的事实，反而责怪松浦师团战斗力不强。冈村当时曾亲笔致信留守熊本的武藤中将，请其转告熊本、大分、鹿儿岛、宫崎四县知事，内称：

“第 6 师团和第 106 师团，虽同为南九州士兵组成，然而，第 6 师团已



成为日本第一的强大师团，而第 106 师团却成了日本第一的软弱师团。”身为统帅的冈村，为洗刷自己的失误，不惜落井下石。死干万家岭战场的近 2 万官兵，倘若在天有灵，一定不会饶恕玷污他们名声的冈村司令官。

## 第五章 大别山不可逾越

### 名山、名将

大别山绵延起伏，雄踞鄂豫皖三省边境，西与桐柏山相接，东延为霍山，整个山势走向由西北直贯东南，是长江、淮河的分水岭。大别山地形险峻，一般标高在 400—1000 公尺之间，主要山峰标高在 1000—1800 公尺之间。

该山四周均是交通要道，北瞰合肥至信阳公路，南迫长江及其北岸的通往武汉的公路，西临平汉铁路南段，是长江北岸、武汉东方外围的天然屏障，也是兵家必争的四战之地。

这是一座名山，曾经三度扬名于中国现代战争史。1927 年，国共合作破裂，逆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四处暴动、起义，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了，成功的地方就包括大别山。黄、麻起义的星星之火，很快在大别山形成燎原之势，赫赫声威的红四方面军就是在大别山的怀抱里壮大起来的。一直到抗战前夕，国共两党铸剑为犁重新携手为止，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始终无法剿灭大别山的红军武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将领中，竟有数百名将军来自于大别山的泥腿子。

大别山第三次载于史册是 1947 年夏季，当时，国共内战正酣，国民党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着着紧逼。毛泽东在黄土高原审时度势，毅然命令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双方攻防为此一变，国民党就此在战场上失去了主动权。

第二次名垂青史就是抗日战争，大别山有幸在对外的民族战争中发挥作用，这是它古老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而光辉的起点就是武汉会战。“青山本无奇，抗日扬其名”，大别山，值得永远铭记的山。

1938 年初夏，中国最高统帅部依据“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应战于武汉之远方”的战略方针，在大别山摆下了第 5 战区 50 多个师的重兵集团，意在依托大别山，节节抗击长江以北、沿大别山南北麓西进的日军。

第 5 战区的部队成分复杂，除少数中央军外，多为广西军、西北军、东北军、川军等各路杂牌。然而，这些不起眼的杂牌军，却在台儿庄重创了日军精锐的板垣和矶谷师团，取得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台儿庄大捷，首先得益于各方部队的同心戮力，对此，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上将功不可没。

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这方面，李宗仁可比蒋委员长强得多。蒋委员长终生玩弄权术，处心积虑地扶植嫡系，削弱杂牌，即便在不得不用你的时候，仍对你持有强烈的戒备之心。武汉会战风云乍起，李宗仁脸颊枪伤发作，右脸红肿，右目失明，被迫离职赴武汉就医。在东湖休养期间，李宗仁散步途中常与周恩来、郭沫若寒暄，并与李济深、黄绍竑、方振武等莫逆之交朝夕聚首，或论国事，或对弈泛舟。岂料，竟引起中统和军统特务的注意，派了一王姓女士前来暗中监视。李宗仁等慨叹，大敌当前，中央当局尚不忘“庸人自扰”。

相形之下，出任第 5 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就相当坦荡，他对所属部队间的嫌隙洞若观火，但依旧晓以大义，以诚相见，从而赢得各方面将领的信任和服从。此次武汉会战，第 5 战区再当重任，然而不幸的是，李长官枪创复发，第 5 战区顿失统帅。三军不可一日无帅，谁来执掌第 5 战区？

蒋委员长想到身边的白崇禧。白崇禧与李宗仁同为广西桂林人，回族，时 45 岁，正当英年，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是中国统帅部的智囊，“小诸葛”即是中国军界对他的溢美之誉。

白崇禧自幼才华出众，5 岁入私塾，14 岁以第 6 名成绩，力排千余考生，跻身广西陆军小学，旋因病退学。16 岁以第 2 名考入广西初级师范。学军事或学教育是当时中国青年的热点选择，意在强兵御侮，教育救国。少年白崇禧不乏爱国激情，辛亥革命爆发，即不顾家人拒止，弃笔从戎，参加广西学生敢死队。以后又入保定军校学习，毕业时，白崇禧深忧边疆危机，自愿报名到新疆戍边，以效法张骞、班超建功西域的壮举，因故来遂其愿，故分至广西原籍军中见习。

孙中山在广东建立大本营时，白崇禧等广西少壮军人竭诚拥护，愿在孙中山麾下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以后，白崇禧与李宗仁等人举国民革命旗帜，统一广西，参加北伐，一路打到北平，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谭延闿曾撰对联一副，送给尤潭战役中力挽狂澜的白崇禧，云：“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1928 年二次北伐，白崇禧抵达平津附近，阎锡山如见救星，声称：“你来了胜过 10 万雄兵。”

白崇禧在政治上顽固反共，1927 年，他力促“清共”，亲自参与组织了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以后又与共产党抗争多年，至死不悟。尽管如此，共产党人还是很看重他的军事才能，毛泽东曾表示：“白崇禧喜欢带兵，如果他过来，照样可以给他几十万人带带。”

白崇禧数十年戎马生涯中，军事才能用于正道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大革命，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武汉会战前，白崇禧作为副总参谋长，一直参赞中枢，无缘统兵陷阵，此次第 5 战区长官空缺，终于有了率雄兵搏杀日寇的良机。

蒋委员长平素常误用许多庸人，这次能以白崇禧代理第 5 战区长官，倒也称得上是知人善任。无论资历、经历，还是能力，白崇禧挂帅第 5 战区，足以服众，胜任有余。

7 月 17 日，白崇禧顶酷暑，冒风尘，赶往大别山重镇商城，在城北岳家祠堂设立了战区指挥部。久在中枢，对敌我态势自然了若指掌，白崇禧无须多想，两天后即召集高级军事会议。会上，白长官分析了双方态势，指出确保长江北岸的要旨为：

“战区部队将分为大别山区及南、北麓三区作战。

大别山区部队于山地险要之处，务防守隘口阻敌窜入。

若敌人于山之南、北麓突进时，南北两麓部队应防守山麓要险，诱敌于我之有利地形，全力消灭。”

基于上述设想，8 月 16 日，第 5 战区总部召集各军将领于浠水，部署作战事宜，白崇禧当场宣布第 5 战区作战命令：

“战区分左中右 3 个兵团：

以第 4 兵团总司令李品仙上将指挥右翼兵团，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利用长江北岸丘陵湖沼之有利地形，在广济东西至浠水一带占领纵深阵地，拒止北岸日军西进；

以第 21 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上将指挥中央兵团，固守大别山东麓各要口阻敌窜入，并于太湖、潜山西北山地，相机南下侧击西进之敌。

以第 3 兵团总司令孙连仲上将指挥左翼兵团，依托大别山，在大别山北麓与淮河之

间，利用地障，拒止该路之敌西进。

其余部队或担任敌后游击，或控制为第2线预备队。”

白崇禧不愧为“小诸葛”，第5战区数十万大军经他一拨弄，一兵一卒都靠上了大别山这个堡垒，进可攻，退可守，行动自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钻大别山。

事后证明，白崇禧的部署基本正确，恰好对应了尔后日军的主要进攻路线。之所以话不说满，留有余地，仅仅定它一个基本正确，是由于至今有观点认为：白崇禧以左、右两个兵团置于大别山南北麓，分别拒止日军西进，虽属无误，但他判断两路日军的重点在南不在北，是一个误断。这种观点强人所难，大有讨论余地。

其一，白崇禧作出上述部署之时，日军稻叶师团已在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之间锐意西进，6月17日陷潜山，7月26日占太湖，8月1日克宿松，8月2日攻占黄梅，其部前锋已进迫广济。而此时，大别山北麓尚无战事，8月22日以后，北路日军才开始沿北麓进攻。

其二，长江以北的日军主力，第二军的4个师团，当时尚在合肥、舒城一带忙于集结，其主力投入南路或北路尚属不明。

其三，就进攻武汉的路线上看，大别山南麓的进攻路线，距武汉最近，是直线，且有海军溯江部队在其左翼配合，长江水路又是天然的运输路线；相反，大别山北麓的进攻路线，形同弓背，充其量是远距离迂回，就时间、空间和致命程度而言，远不如南路来得要命。

其四，日军后来虽把4个师团投入了北路，但也是不得以而为之。试想，倘若中国军队不把捷径作为重点，日军焉能舍近求远，去绕那么个大圈子呢？

退一步说，即使白崇禧确属误断，也情有可原，他毕竟不是诸葛再世，无法完全预测日军的计划，白崇禧如何神机妙算，也还是中国的将领，而不是日军的统帅。

## 侧击潜太

日军在长江以北的进攻，因受大别山的阻隔，而分为两路，最先于6月中旬投入作战的是南路的第6师团，2个月后，又在北路投入了第2军的4个师团。

大别山不简单，不吭不哈往那一矗，就把两路日军分割为互不呼应的两个部分。按理，日军西略武汉，在指挥上应分为江南、江北两个集团，江南归第11军负责，江北归第2军负责，如此，职责分明，利于指挥。可大别山偏偏要从中作梗，由于它的存在，长江以北的日军又被一分为二，以至于在整个会战期间，两路日军虽同在江北作战，但始终无法相互关照，没能形成战役上的直接协同。

日军统帅机关十分挠头，无奈之余，只好将长江以北、大别山南麓的第6师团划归江南的第11军指挥，因为，相形之下，虽然隔了条大江，但第11军还算是就近了。不过，这样一来，就难为了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他既要应付江南第9战区的陈减、薛岳等难缠之辈，又不得不兼顾江北第6师团，与第5战区的“小诸葛”斗上一斗。

第6师团被冈村宁次誉为“日本第一精锐师团”，组建于明治二十一年

(1888年)5月14日,是日本最早组建的6个师团之一,历经甲午、日俄等一系列战争。该师团与第106师团同样,官兵多为日本南九州人。武汉会战时的师团长是稻叶四郎中将,手下两名少将,一是第11旅团长今村胜治,一是第36旅团长牛岛满。全师团包括第13、第47、第23、第45等4个步兵联队和骑兵,野炮兵、工兵、轻重兵各1个联队,共有8个联队、22000人以上。

入列第11军后,冈村司令官又将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独立工兵第12联队、迫击炮第4大队、近卫师团第4野战高射炮队、独立机关枪第7大队、第11师团第1和第2架桥材料中队、近卫师团渡河材料中队等特种兵部队配属给第6师团。

此外,德川好敏中将的陆军航空兵团,以及塚原二四三中将的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的近500架飞机,也以相当一部分兵力直接协同第6师团作战。

稻叶四郎真可谓是军容庞大,战力坚强。

6月2日,第6师团奉华中派遣军命令,从合肥陆地行军南下,进攻安庆。8日占领舒城,13日占领桐城,继续南指安庆。14日晨得知海军溯江部队和波田支队已占领安庆,遂奉命改向西进,向武汉方面攻击前进。

中国第5战区的意图是,在黄梅以东地区,避免作主力决战,而以逐次抵抗,迟滞敌人之目的;待敌西进至黄梅、广济地区,其后方运输线延长,备多而力分之时,再在黄梅、广济一带与敌作重大战斗。

依据这一指导思想,第5战区南线部队在潜山、太湖、宿松等地公路沿线的作战中,并不就一城一地与日军作殊死争夺,而是每遇河流、山丘等地形有利的地带,就摆开一副坚决拒敌的架势,与一心想靠正面突击迅速前进的日军激烈交战,俟日军感到必须认真对待,将后续部队前调,重新排兵布阵,准备施展分进合击、迂回中国军队侧后的惯技时,中国守军即适时撤退,避入西北方的大别山中,凭借险山隘口,待机侧击日军。

初时,第6师团沉浸在每战必克的骄狂之中,对中国军队的这种战法毫不在意,甚至认定中国军队已被击溃远遁,不敢、也无力再来妨碍皇军的行动。6月17日,日军攻占潜山;7月26日,攻陷太湖;8月1日,进入宿松;8月2日占领黄梅。随着战线的向前延伸,稻叶四郎中将也日渐恼怒起来:“中国人大大地狡猾,不敢与我皇军堂堂正正地交战,把大部队藏匿在山里,专门打皇军的屁股,抄皇军的粮道。中国猴子,八嘎!”

恼火归恼火,无奈归无奈。稻叶中将有心追歼撤到山里的中国军队,以解除西进的后顾之忧,可层峦叠障的大山实在令人心怵,在这种险峻山地作战,伤亡大、时间长自不待言,能否歼灭中国军队还属未可知。不管他,锐意前进,可数万大军的吃喝拉撒、弹药物资,统统依赖后方运输线。皇军在中国的作战,每次都在交通沿线进行,不就是为了利用现成的铁路、公路,以保证补给顺畅吗?古往今来的战争,打的就是交通战、补给战,再强大有力的军队一旦失去了补给,就会变成一块稀软的豆腐。稻叶四郎中将只好一路前进,一路在后方各个要点留下必要的守备部队。多处守备,分散兵力,实乃兵家大忌。可不这么干,又有何办法。气势汹汹的第6师团,因为逐渐分兵,前锋的攻击势头渐渐减钝,8月2日占领黄梅后,即无力再进。

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战史著作中就第6师团的困难写道:

“第6师团于8月2日攻占了黄梅,但以后不容易前进。安庆—潜山—黄梅的兵站线约达200公里,为了确保这一兵站线,特别是防止大别山方面

之敌的攻击，需要从第一线抽出相当数量的兵力。第6师团约半个师团的兵力担任兵站沿线的警戒，因而进攻的兵力就不足了。”

交通线，日军的薄弱点，中国军队自然不会放过，反击的矛头首先指向第6师团的后方。7月26日，中国统帅部发出训令：

“第5战区以3至5个师的兵力，向潜山阵地迂回攻击，一举击破之，进迫安庆。”

第4兵团总司令李品仙上将接今后，于29日命令正在大别山中待机的第26集团军：“以一部确保西北各隘口，主力由现地向西南击敌侧背，截断潜太、怀（安庆）太间敌之后方交通线。”

第26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将军，以所部3个师的兵力，一部据守各山口，主力分别由潜山西侧向潜山南北地区实施攻击。其第199师一部曾克复潜山北面的余家铺，另一部一度收复潜山城，其他部队也近逼潜太公路沿线，直到8月底，攻击不断。日军守备部队困疲不堪，交通路线时断，其时几近于瘫痪。

8月中旬，第5战区中央兵团总司令廖磊将军，命令第21集团军之第7、第48军，各以1/3的兵力，从大别山东麓各隘口阵地出击，进攻太湖至宿松公路沿线的日军。

及至8月下旬，潜山、太湖、宿松公路沿线的日军，经第26集团军与第21集团军的连续攻击，开始呈现动摇现象。

位于九江的日军第11军司令部被迫于8月24日下令：潜、太、宿兵站线之守备部队，分别向黄梅、安庆方面收缩，放弃第6师团后方的陆地兵站线，第6师团的补给线改经长江水路，由安庆溯江西上至九江对岸小池口卸载，第11军的这一决定不乏明智，长江补给线比起大别山鼻子下的陆上补给线而言要相对安全，日军的海空军优势可以保证长江运输基本畅通。此外，第6师团后方守备部队也得以转用于西略武汉的主攻方向。

8月27日，日军守备部队开始撤退，第21集团军乘势收复太湖，次日，又收复宿松。

第5战区部队侧击日军第6师团后方补给线，迫使日军改由长江运输，这是一个胜利，但未竟全功。蒋纬国将军主编的抗日战史中曾对此有过圈点：

“下级对上级之战略指导，未能深切了解，以致目的落空，影响全局。7月26日军委会之战略指导……以第5战区袭击敌之后方，目的在妨害敌长江之后方补给线，当时第4兵团对第26集团军37师指示电令，‘以一部确保西北各路隘口，主力由现地向西南击敌侧背，截断潜太、怀太间敌之后方联络。’此仅为有限目标之攻击，与军委会‘……一举击破之，进迫安庆’之目标，出入甚大。……以至其执行任务之手段，未能符合军委会之期望。……反之，如第4兵团能抽出有力兵团出击，一举进迫安庆，确实妨害敌之长江航运，则敌在九江之作战，必受影响，整个战局，可能改观。”

蒋纬国将军的点评，立意颇高，对第5战区反攻部队的批评，也在适当。第21、第26两集团军均未以全力出击，而是以相当部分乃至主力留守大别山各隘口，深恐日军窜入。这确实有点谨慎有余，胆略不足。当时日军补给线的守备部队分散于点线之上，防守尚且难以自保，何论进攻大别山隘口？而且，第5战区反击部队的企图的确有限，仅以切断潜、太、宿公路为满足，未曾设想一举突至长江北岸，攻击江上日军补给线。或许是认为长江方面的作战不属于第5战区作战范围？如真的这么想，就有点缺乏全局观念了。

另一方面，蒋纬国将军事后诸葛亮固然正确，但认为上下意图出入甚大，全在于“下级对上级的战略指导，有欠深切之了解……”。此话有点偏颇，7月26日军委会的电令，仅要第5战区以3至5个师的兵力出击。这些兵力显然不足以达成军委会进迫长江的意图，而且，军委会训令中是否有蒋纬国将军后来理解的那种宏大意图，也并不明晰。

不过，说千道万，战区指挥官难辞其咎。虽说统帅部命有不详，但毕竟有反攻意图，即使无令，战区指挥官也可临机处置。白崇禧当断不断，“小诸葛”名实相符，他学习了诸葛亮的智谋，也因袭了诸葛亮的谨慎。“诸葛一生唯谨慎”，后人对诸葛亮胆略不足的婉转批评，也适用于白崇禧。

至于李品仙和廖磊两个兵团司令官，比起同级薛岳就逊色一筹了。薛岳在南浔线上审时度势，相机而断，打得有声有色，不时还抗命犯上，来上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凭着这份胆略，薛岳连战连捷，不仅未获咎于上峰，反倒在今后出任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指挥了中国最大的野战集团。难怪武汉会战后，薛岳踌躇满志，以如椽大笔，挥洒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几个大字，那份得意，浸透了纸背。

李、廖两位就没有这个自信，倘若他们有薛岳的胆识，在反攻潜太宿时，敢于重兵攻击，全力相搏，谁敢说江北不再来一个万家岭大捷？潜太路上，未尽全功，这是李、廖两将军的遗憾，也是武汉会战的遗憾。

## 以水代兵

下面该讲讲北线日军第2军的行动了。日军大本营实施武汉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南主北从”，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

5月下旬，徐州会战接近尾声，日军正衔尾猛追撤退的中国军队，郑州危急。日军有可能在占郑州后，经平汉铁路南下武汉，而中国军队经徐州一战，疲惫不堪，急待休整，站稳脚跟。为了阻挡追兵、稳住阵脚，争取时间从容部署武汉保卫战。6月上旬，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密令第1战区在郑州附近黄河南岸决堤放水。6月9日，新8师师长蒋在珍动用2个团兵力，在郑州以东花园口炸开大堤。汹涌黄河水像一条黄龙，咆哮而下，一泻千里，造成了由西北至东南，长达400余公里，流经河南、安徽、江苏44个县的广大的黄泛区。

以水代兵，老百姓付出的巨大代价，换来了军事上的好处。

蒋纬国将军主编的战史著作指出：

“国军为阻止日军追击，忍痛将花园口黄河堤防掘开，……5日之内造成广漠数十里宽的大泛滥地区，成为300平方英里的人造湖。日军第16师团被围水中，其第14师团驰往救援，并整顿战线，停止追击。10日之后，洪水虽退，但因道路泥泞，夏日炎热，使日军行动极为困难，国军因此达成持久目的。”

《日本军阀兴亡史》的作者伊藤正德评论道：

“中国方面……实施得意之洪水战术”……“此举在中国军方面显然获得成功，……”

黄河决口，造成泛区的500万民众流离失所，后人对此多有谴责。但战争意味着牺牲，弱国对强国的抵抗尤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黄河决口不仅在徐州会战的撤退阶段发挥了作用，而且迫使日军改变了从北面主攻武汉的预

想。

日本防卫厅战史著作记载：

“6月12日的黄河决口，使得淮河泛滥，作战军主力若利用淮河水运前进，实为困难，因而确定主力沿长江前进。”7月5日，华中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公平匡武中佐从大本营返回派遣军司令部，带来了大本营关于武汉作战的最新想法：

“以第2、第11军担负攻占武汉的作战任务。

第11军为主作战部队，主力使用于长江南岸，一部用于长江北岸。

第2军经大别山北麓六安、光州（今潢川——作者）一线西进信阳，但其主要作战任务是牵制敌人，以利于第11军的武汉作战。”

南主北从，由此确定。

然而，南主北从的方针实施得极不顺利。第11军在江北作战的第6师团于8月2日占黄梅后，攻势顿挫，忙于维持后方补给线路，在江南的各师团被拖在南淦线上，一筹莫展。华中派遣军无可奈何，只得把目光转向第2军方面。畑俊六大将对从北面打开战局寄予了极大期待，连续督促第2军尽快发起进攻。为加强第2军，特将第3师团划归第2军指挥，使第2军具有了第3、第10、第13、第16等4个师团的庞大兵力。

除了第13师团于7月16日在合肥以南完成集结外，第10师团自7月12日隶属第2军起，即从柘城、永城地区向合肥方面移动，由于淮河铁桥被冲垮，改由蚌埠附近渡河，经过难以行走的道路，主力8月26日才抵达合肥地区，历时一月有余。

第16师团是7月26日隶属第2军的，8月初，主力从开封地区经陇海路、津浦路，经过黄泛区，于8月底才逐次在合肥附近集结完毕。

第3师团归属较晚，9月10日主力才抵达合肥附近。

造成日军机械化师团无法快速运动集结的主要障碍，还是黄泛区。第10、第16师团面对一片泽国，不得不弃车步行，轻装步兵沿津浦铁路徒步行军开往合肥地区，两师团的炮兵，辎重兵等无法涉越黄泛区，只得从陇海铁路车运青岛，再登船下海，经海路人长江至安庆登陆，最后又经陆地北上开往合肥地区。圈子兜得不可谓不大，从日本本土开拔也不过如此。一个黄泛区就使日军劳师远行，连预定进攻日期也拖到了9月。7月16日，第2军顾虑部队运动困难，指示各师团：“军的集结，大致以9月上旬完成为准，尔后从六安附近开始作战行动。如在此时期仍不能集中，则不再等待，按期行动。”

中国以水代兵，的确把日军折腾得不轻，尚未开战，第2军已经叫苦连天。不过，且不可忘记，中国黄泛区民众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能不能不用此法，而达到同样的效果呢？后人尽可见仁见智，但是，历史不能假设。

### 于学忠宝刀不老

华中派遣军等不及了，第2军困难再大，也比不上正在流血苦战的第11军，畑俊六大将断然下令第2军提前行动。

华中派遣军在8月22日17时从南京发出如下命令：“……第2军于8月下旬自现在集中地开始行动。当击败途中驻在之敌后，应继续进入潢川、商城一线，尔后准备向信阳方面及汉口北侧地区前进。……”



大命既下，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王中将只有坚决执行，8月23日，第2军在合肥设立战斗指挥所，25日，稔彦王中将从南京抵达合肥。在此之前，第2军已命令基本完成集结的第10、第13师团，先行发起进攻。

进攻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首先进至潢川、商城一线；第二步，兵分两路，一路由潢川西出信阳，一路由商城折转南下，穿越大别山，取捷径直捣汉口以北。

具体部署为：第10师团在击败六安之敌后，急速进入潢川附近，大致准备向信阳方面作战；第13师团在击败当面之敌，特别是霍山附近之敌后，急速进入商城附近，大致准备向汉口以北地区作战；第16师团尽快完成集结，尾随第13师团西进；第3师团迅速北上，在合肥、桃镇附近完成集结任务。

华中派遣军和第2军的提前进攻，看似争取了时间，实则以后作战埋下了隐患。进攻的要诀在于“一鼓作气”，集中尽可能大的兵力，在最小的时间、空间内取得成功。但日军的行动显然准备不足，先到先干，逐步增兵，犯了“添油战术”的大忌。这种战术造成先锋部队攻击力不完全，而后续部队有力使不上，一旦攻击受挫，就只能等待后援，再布署，再展开，重新进攻，想争取时间，恰恰延误了时间，中国古语称此为“欲速则不达”。

战斗于8月27日打响，筱塚义男中将率第10师团、荻洲立兵中将率第13师团，分北南两路直扑中国第5战区左翼兵团的第一线阵地——六安和霍山。

防守六安的是原东北军于学忠上将的第51军。于学忠行伍出身，自幼随父生活于满清毅军营中。民国后，在吴佩孚军中任职，被吴佩孚称为“天生将才”。于学忠为人以忠义为重。北伐战争中，吴佩孚兵败，手下将领或倒戈，或背离。于学忠不愿背叛，收留吴佩孚及其家眷至军中躲避。吴佩孚避往四川后，于学忠解甲归田，返回山东蓬莱老家闲住。时为东北军老师的张作霖，曾与于学忠父亲同为毅军部下，深知于学忠为人，遂拉于学忠转入奉系，重用于学忠任东北军第20军军长。于学忠从此矢志效忠张家父子两代。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正酣，东北军举足轻重，成为双方竞相拉拢的对象。东北军内高级将领们对拥蒋反蒋意见不一，于学忠就只一句话，“静听少帅决定”。张学良一时举棋不定，蒋介石遂亲笔致信于学忠，予以拉拢。于学忠此时若倒向蒋介石，可以说是救人于危难之际，日后好处定将不在少数。然而，于学忠知恩不忘，将信送张学良过目，并复蒋介石一信，说明自己唯少帅之命是从。于学忠并非东北军起家的嫡系将领，但却以忠义赢得东北军上下的尊重。1933年，张学良暂时下野，将东北军主力委托于学忠掌握。

于学忠忠于东北军，更忠于国家民族。华北危机期间，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分化瓦解，于学忠始终坚持拒日立场不动摇，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1935年何梅协定谈判期间，日本方面执意提出要罢免于学忠省主席职务，并将其第51军撤出河北。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召于学忠由兰州飞西安，参加高级将领会议，会上，张学良宣布了“兵谏”计划，与会者均无不同意见，只有于学忠发问：“捉蒋后怎么办？”张答：“捉了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拥护他做领袖。”于学忠放下心来，欣然在8项爱国主张上签下了名字。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时，深知于学忠既维护东北军，又深晓民族大义，因此将东北军全权交于学忠负责。于学忠面对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少壮派不借与中央军一战的危局，苦心积虑，多方维持，守定和平解决、不打内战的主意。

不变，终于避免了迫在眉睫的内战危机。于学忠此举符合西安事变初衷，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功在国家，功在中华民族。

1938年初，台儿庄大战前夕，于学忠奉第5战区李宗仁命令，率第51军布防了蚌埠、淮河北岸，拒止日军北犯。2月日军以1个多师团兵力强渡淮河，于学忠亲临前线督战，乘敌半渡之机，猛烈反击，终使日军北犯进程大大延迟，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

徐州会战后，第51军来不及休整，转至大别山北麓六安地区，一支疲惫久战减员严重的部队，摆在第一线抵挡锋头正锐的日军，其困难难以言表。尽管如此，第51军第114师还是在六安，与日军坦克、飞机、大炮的联合进攻抗衡了3天。29日，六安守军与霍山的第77军第37师奉命撤出两地。

撤退组织得很好，东北军和退出霍山的西北军部队一路抵抗，一路破坏道路，大大减弱了日军的攻击力和推进速度。

日本战史著作就此写道：

“8月29日至9月1日期间，连续晴天，昼夜气温达40C以上，天气酷热。由于各条道路被彻底破坏，后方补给部队尾随困难，从而加重了士兵背负粮弹的负担，因缺水发生大量掉队现象，很多士兵中暑。

道路情况比预料的还坏，特别是六安附近的道路完全被破坏，车辆部队追随第一线极为困难。因此，第10师团特别将必要的部队改组为驮马部队，以利作战。”

日军第10师团和第13师团上报的战况中自欺欺人，满篇都是中国军队溃败的描述。然而，溃败逃命的部队居然能将道路破坏得如此彻底，世上似乎没有这样的溃败。

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阵地作战未必很成功，可破交成的效果非常显著，仅仅几天工夫，日军赖以快速突进的机械化优势就被两条腿和四只马蹄所取代。谁能说这不是一种战功？

### 宋希濂锐气正盛

自欺欺人的日军很快就撞上了硬茬。这块难啃的骨头就是在第二线阵地严阵以待的第71军。第71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长宋希濂中将年仅31岁，却有14年的军旅生涯。黄埔系的将领大多都很年轻，外国人将他们视作中国军队的少壮势力。这些人与旧军阀部队中混出来的将领们有所不同，一般都是知识青年，出于爱国激情而投身黄埔，尽管他们后来分别置身于国共两个营垒，出现了所谓“赤色黄埔系”和“白色黄埔系”的政治分野，但至少在投身大革命之初，他们的革命和救国信念是基本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爱国主义，他们成为抗日战争中最令日本侵略者头疼的中国军人，宋希濂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宋希濂生于湖南湘乡一个富裕中农家庭。湘乡出名于晚清，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拉起了一支凶悍的湘军，其中许多官兵来自于湘乡，从此就有了“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宋希濂在中学读书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3年12月，经中学里的共产党人推荐，宋希濂与陈赓等同乡青年一起，自筹路费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一期学生。毕业后，参加两次东征及北伐战争，后被蒋介石送日本深造军事。

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使正在留学的宋希濂激愤难捺，立

即发动 1000 多留日学生召开抗议集会，并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为此，日本政府将宋希濂等组织者逮捕，几经交涉，始得获释。

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宋希濂驻防南京，任第 87 师第 26 旅旅长，为支援正在淞沪浴血抗击日军的第 19 路军，宋希濂代表全旅军官，上书军政部，请缨杀敌。获准后，率全旅官兵赴上海参战，立下战功，成为最早参加对日作战的中央嫡系将领之一。

然而，出于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宋希濂旋又率部参加内战。1933 年 12 月，新任第 36 师中将师长的宋希濂进军福建，讨伐曾在淞沪并肩抗日的第 19 路军，得手后又移师投入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1935 年 2 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宋希濂所部俘获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6 月，在蒋介石密令下，宋希濂派人将瞿秋白杀害于长汀中山公园。宋希濂为此事抱憾终生，他说：“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文学家——瞿秋白先生，竟死于我之手，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出于对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反省，晚年的宋希濂曾将自己喻为“鹰犬将军”。

同室操戈，箕豆相煎，宋希濂干过，出身黄埔的一代青年军人也大多干过。当初他们投身黄埔，何尝不是出自爱国救国的壮烈胸怀。可他们个人的命运如同中华民族一样，充满坎坷，历尽变化，有过辉煌，有过耻辱。历史是复杂的，也是无情的，功是功，过是过，是非分明，无须粉饰。宋希濂有罪，罪在内战；宋希濂有功，功在抗战。

打内战卖力，打鬼子也不含糊。“八一三”抗战打响后，宋希濂当夜即率第 36 师，从西安昼夜兼程，赶赴上海，8 月 16 日抵达，第二天即加入对日军的作战。3 个月的争夺战，第 36 师仅剩 3000 余人，退往南京，又置身于惨烈的南京保卫战。1938 年 5 月，宋希濂出任第 71 军军长，在徐州会战中，收复兰封城。

日军占领六安、霍山后，继续西进。宋希濂的第 71 军奉命在史河地区第二道防线阻击日军。宋希濂亲自带各师师长侦察叶家集一带地形，发现富金山有如扇形，靠叶家集很近，在公路南翼，居高俯瞰公路，是一处良好的、敌人必攻的要地。

抗战以来，宋希濂还从未在这种有利地形上作过战。上海、南京、徐州各次会战，要么是在临海地区，要么是困守孤城，要么是在平原旷野之地进行的。劣势装备的中国军队在这些无险可守的地区，拼着一腔热血和血肉之躯，与强大的日军相抗衡，日军机械化兵团和海空优势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每每想起往日的残酷战斗，宋希濂都为中国军人的惨重牺牲而隐隐作痛，为中国船不坚、炮不利而扼腕痛惜。今日登上富金山，宋希濂环顾四周，心情为之一振，“天时，地利，人和”，古今征战莫不讲求此道，今日就要在这三宜之地狠狠教训一下日军。

宋希濂想毕，当即命令，由 2 个师在富金山布置阵地，第 36 师在左，第 88 师在右。深谙为将之道的宋希濂并不奢望能在小小富金山打赢这场中日战争，他知道自己力量的限度，也不想把 71 军彻底打光，中国抗战的取胜之道在于持久，富金山防御战斗也要服从这个原则。死守不是守死，既要大量杀伤日军，挫折其锋芒，又要保存有生力量。宋希濂深谙弹性防御之道，将第 87 师控制于后面，以备再与日军周旋抗争。

9 月 2 日，日军第 13 师团向富金山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宋希濂多年后仍

对此战保留着清晰的记忆，这毕竟是他戎马生涯中的得意之作：

“敌进攻主要方向是第36师的阵地。该师阵地有几条棱线，可伸到平地，第36师就在这几条棱线的山腰布防。沿着棱线一直可通到山顶，我的军指挥所就设在山顶上。

日军集中火力，猛攻第36师阵地，战况极为激烈，敌军的炮弹甚至打到了我的指挥所，我们也可以从山顶清楚地看到日军的活动。激战10昼夜，双方伤亡很大。由于第36师的英勇抵抗，敌军沿着山脉的棱线向上仰攻，我部呈梯形配备，敌每进攻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他们既用飞机轮番轰炸，又用大炮密集轰击。然而整整10天，日军始终未能攻达我军在山腰一带的主阵地。……这10天，我这个指挥所就是在富金山山顶上渡过的。我经常到第36师指挥所，有时到各个团的指挥所去，对他们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狠狠地打！”

山顶上的宋希濂指挥若定，安稳如山，可心中每每涌出几分遗憾。从山头上看下去，日军的活动历历在目，炮兵阵地，运输车队，以及帐篷搭成的伤兵救护所等等都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可惜没有炮兵，如果有一个炮兵团，或至少有一个炮兵营，就可以给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宋希濂眼瞅着山下诱人的目标，拳头握得沁出了汗。中国男儿不乏铁血之气，可物质的力量并不能由热血替代，至少不能完全替代。倘若中国军队有一半日军那样的装备，富金山双方的攻防位置就会互换，第71军势必将猛扑下去，如饿虎擒羊一般，打日军一个鸟兽散。

假设终归是假设，如果真的成为事实，就不会有富金山的战斗，也不会有武汉会战以前的一系列战役，恐怕日军根本无法从海里爬上大陆。

船坚炮利，富国强兵。中国人这一目标付出了几代人的牺牲，其中也包括富金山上的第71军官兵。

几天下来，全力进攻的日军第13师团虽经5次补充兵员，但仍未取得任何进展。

日军第2军迫不得已，只好于9月7日命令从六安向固始进攻的第10师团派出有力部队转向南下，攻击富金山侧背，协助第13师团打破僵局。

按军的命令，第10师团第33旅团长濂谷启少将率所部向武庙集、方家集一带迂回包围，但很快又受到第71军的阻击。

当时第71军判断，日军在正面久攻不下，必将施展其侧背迂回攻击的惯技，因此早有警觉。第88师师长钟彬不断派出搜索队在侧翼活动，探悉北面日军南下的动作后，钟师长即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研究了敌人心经的道路及地形，发现坳口塘是一处重要隘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遂迅速抽调第528团前往设伏。

濂谷启少将以为行动秘密，可以出敌不意，未曾想，第88师的侦察部队，不仅获得了准确情报，而且反应迅速，设伏在先，致使日军第13旅团奇袭不成，反而付出死伤500多人的重大损失，被阻止在方家集以北地区。

第一线两个师团都用上了，战况仍无进展。第2军司令官稔彦王中将只好第三次添油，9月9日，命令后续的第16师团，尽快投入战斗，从富金山以北绕行，向商城方向前进，企图通过深远迂回，从后方切断第71军退路，同时，将濂谷旅团和1个炮兵大队加强给第16师团。

鉴于敌情变化，及后背受到威胁，宋希濂奉命于9月11日主动放弃富金山阵地，转移到商城以南的沙窝、小界岭一带防御。富金山酣战10天，担任

主要作战任务的第 36 师也打得差不多了，剩下还能作战的官兵，仅够缩成 1 个团。

富金山一战，宋希濂和第 71 军打出了威风，为自己在日本的官方战史著作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第 13 师团于 9 月 2 日夜进入史河左岸，但遭遇到利用史河西面的富金山等险峻地形，据守既设阵地之敌的顽强抵抗。这部分敌人是为了把我西进部队阻止在叶家集附近，而急速派来的宋希濂指挥的中央嫡系军的强大部队。

第 13 师团虽对叶家集以西的敌阵地进行全力攻击，但由于敌人的顽强抵抗，师团伤亡已达一千数百名，加上患疟疾掉队的，每个步兵中队人数平均只有 40 名，再有步兵联队长患病、大队长一级的伤亡也多，所以战况不易取得进展。”

日本是个自大的民族，近代以来就产生了极端蔑视中国的心理，能在日本官方战史中获得这样的评价，这是宋希濂和第 71 军官兵的骄傲，若不是被打惨了，日本人绝不会记住富金山和宋希濂。

## 第六章 横刀立马西北军

### 潢川就是你的棺材

时间8月底，地点京汉铁路信阳城第59军军部，陆军中将、军长张自忠正俯身在地图上研究战况。第59军是8月16日划归第5战区左翼兵团孙连仲上将指挥的，此刻正在信阳待命。

看着图上日军箭头向西延伸，张自忠有些按捺不住了。从目前状况看，指向商城的日军第13师团面临宋希濂部队的阻击，宋军战斗力相当强劲，是第5战区最精锐的部队，日军的进攻不会顺利，令人担忧的是沿六安、固始、潢川一线推进的第10师团。该师团是台儿庄战役中的矶谷部队。张自忠当时正在临沂一带抗击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虽未能与矶谷廉介直接交手，但他深知该师团的骄横善战。矶谷廉介在台儿庄一役因冒进而受重创，徐州会战后被大本营撤职，由筱塚义男中将继任。此次该师团重整旗鼓，挟恨而来，大有报台儿庄一箭之仇的气势。特别是第10师团前进方向的地形不如富金山方向那般险峻，防御部队的战斗力也远不若第71军。相形之下，这个方向比较脆弱。

果不其然，富金山日军受阻，固始方向的战况趋于紧张。9月初，第59军接到白崇禧急令，命其立即开赴潢川布防，阻止日军继续长驱西进，守卫潢川至9月18日，以掩护胡宗南等部在信阳、武胜关等地集结布防。

正在第59军行动之际，固始于9月6日失陷，日军第10师团沿固潢公路直扑潢川。

潢川是豫南一座县城，位于信阳正东，是日军西取信阳的必经之地。这一带地势平坦，缺少屏障，易攻难守。在这种地形上作战，要想达到长官部迟滞敌军、争取时间的目的，就心须把战场尽量伸开，不仅要守城，而且首先要在外围层层布阵，节节阻击。光守孤城，等于把时间、空间拱手送给敌人，即使能守到规定的时间，最后免不了被合围聚歼。

时间太紧急了，张自忠驱使全军向东疾进。多为北方子弟的第59军官兵不适应像南鄂东的潮湿气候，天气忽而酷热，忽而阴霾，加之连日负重强行军，官兵们体力锐减，患恶性疟疾者日多。而中国军队不仅装备低劣，医疗设备药品等也相当匮乏，以至于每天都有数十名官兵死亡，掉队减员者也相当众多。

张自忠虽然焦急万分，却毫无办法。“慈不掌兵”，尤其在中日两军相对疾进的情况下，晚了就要付出更大的流血牺牲，为了争取守卫潢川的时间和空间，张自忠狠下心来，严令部队不顾一切向东、再向东。

一经抵达潢川，张自忠当即按行军路途中的设想，将第180师的独立第39旅放在潢川固守；以独立第26旅前出至城东七里岗一线布阵；以第38师第113旅推进到固始以西的春和集，先头阻敌；以第38师主力配置于潢川城西二十里铺地区，担任预备队，随时机动，防止日军迂回；军部设于城西任大庄。

部署甫定，就与日军第10师团的先头部队打响了。日军先头部队是冈田资少将的步兵第8旅团，该部9月6日进占固始，次日，未经休整即马不停蹄地向西扑来。冈田少将一心想的是，乘攻占固始的势头，展开追击，一口气直下潢川。未曾想另一支中国部队——第59军的第113旅已先期抢占了春

和集，并赶筑了简陋工事。当天，双方在春和集一带迎头相撞，展开激战。

“日军在春和集被顶住了！”张自忠得知这个消息后长舒一口气。精神略一放松，肉体上的痛苦就竞相袭来。张自忠从信阳出发不久，就染上了恶性疟疾，几天来，反复处于忽而高烧，忽而冷彻肌骨的折磨中。好在多年严格的军旅生涯，给了他一副强壮的体魄和意志。他抱病支撑着，心中反复告诫自己，此时此刻绝不能躺倒，一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张自忠病体绵软无力，可他发给全军的手谕依然掷地有声：“各部队长必顷亲自督促所部抢筑工事，不惜一切牺牲，与阵地共存亡！”随即又亲赴潢川城内，向守城的安克敏旅长杀气腾腾地吐出几个字：“你要死守潢川城，这里就是你的棺材！”

强将手下无弱兵。第59军是原冯玉祥西北军的余部，始终保留着西北军治军严厉，吃苦耐劳，敢于白刃拼杀的强硬作风，前身是第29军第38师。该部首次与日军交手是在1933年春的长城战役，当时张自忠受宋哲元命，担任第29军前敌总指挥，率全军在喜峰口一带与日本关东军鏖战。由于装备过于低劣，正面作战僵持不下，张自忠遂组织2000余人的大刀队，分数路夜袭敌后，直杀得睡梦中的日军炮兵、骑兵身首异处。以后，日军一谈西北军大刀队就谈虎色变。1937年“七七”事变，又是第29军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次年春台儿庄战役中，由第38师扩编的第59军又在临沂两度重创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张自忠和西北军的威名扬于海外。

经过1年多的南征北战，第59军元气大伤，各部队兵员缺额严重，新补充的成分过大。然而虎倒雄风在，该部仍不失为一支劲旅。

11日晚，冈田旅团花了5天工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突破了第113旅的阵地，占领了春和集。但次日又在黄冈寺遭到独立第26旅的猛烈阻击，双方形成拉锯式争夺，几进几出相持不决。冈田部队伤亡惨重，失去续攻能力，只好暂停攻击，等待师团主力增援。

14日，第10师团主力濂谷旅团和师团炮兵赶到黄冈寺。鉴于正面抵抗强劲，日军变换战术，以部分兵力继续攻击正面，师团主力则溯淮河西上，向潢川以北以西迂回。15日，日军攻占潢川西北的息县城，并继续向罗山方向进犯，企图切断第59军的退路。潢川东、西、北三面均发生激战。

张自忠改变部署，命第38师出击西北方向，命独立第26旅配置于潢川西部，掩护城防部队后方，军指挥部由城西移至城南。

15日中午，日军骑兵向城南迂回，夹袭第59军军部。保卫军部的只有一个手枪营，情况万分危急，有人建议军部南移，张自忠不为所动。此时军部移动不仅影响士气，而且会使守城部队失去唯一的退路。“只要我在此不动，全军就不会动摇！”张自忠把手枪营全部放出去，抵抗突袭之敌，同时又调第678团来增援，经半日激战，终将敌人击退。

张自忠坚守，全军也在坚守，从14日起，潢川正面日军凭借飞机大炮的火力，发动猛烈攻击。张自忠把预备队投入作战，依托城东七里岗坚固阵地抗击日军。激战两天两夜，正面再次胶着。日军屡攻屡挫，恼羞成怒，竟大量施放毒瓦斯弹，导致第59军官兵大量伤亡。16日晨，七里岗失守，日军开始攻城，战况趋于恶化。

就在此时，张自忠坚拒幕僚力劝，率军部毅然进入城内，守城官兵士气为之大振。

16日正午，继飞机反复轰炸之后，第10师团集中所有野炮、山炮和第2

军配属的野战重炮，向潢川城实施几天来最猛烈的轰击，同时，只要风向有利，就滥施毒气弹。全城硝烟、毒气弥漫，连第 180 师师长刘振三也两次中毒昏迷。缺乏防毒面具的第 59 军只好给守城官兵每人配发日光皂两块、白毛巾一条，以毛巾浸肥皂水遮掩口鼻，坚持战斗。城外的第 38 师师长黄维纲也派出部队频繁袭击攻城日军后方，以减轻守城部队的压力。

攻上来，打下去，如此反复至 17 日中午，城北、城西角均被敌炮火摧毁，日军步兵蜂拥入城。守城官兵拔出大刀，挺起刺刀，与日军逐屋逐巷，厮杀肉搏。震耳欲聋的炮声消失了，城区内只剩下手榴弹爆炸声，机枪和步枪的短促射击声，以及撕心裂肺的喊杀声。

“一名粗壮的日本兵和一名十七八岁的中国兵在一家院内挺枪对峙，两枝步枪的刺刀闪烁着寒光，在空中左晃一下，右划一下，寻找刺入对方胸腹的时机。既不喊，也不叫，只有粗重的喘息和兜圈子的脚步声。突然间，双方同时迸出一声长长的“呀”，向对方的胸膛突刺。日军三八式步枪枪身硕长，当刺刀尖划破中国兵胸膛的时候，中国兵手中汉阳造的刀尖还距对方有寸把距离。“支那兵完了”，日军士兵未及收枪，就感到来自对方的强大冲力。濒死的中国兵竟然拼着最后一息，全力向日本兵扑去，任由对方的刺刀贯通自己的胸膛。借着这股冲劲，中国兵把刺刀送进了对方的前胸。虽然仅仅刺入了十几公分，但这就足够了。日本兵仰面朝天倒下了，临死的眼神中带着一种迷茫。年轻的中国兵没有倒下，被三八步枪支撑着俯在半空。

有好汉就有懦夫，白热化的残酷搏杀摧垮了个别人的意志。一个营长企图逃脱，被其部下士兵扭送军部。张自忠勃然大怒：“我还在这里，你竟敢逃跑！你他妈的还不如手下的士兵！”军法官奉命处决这个营长后，张自忠仍余怒未消，狠狠地说：“我的队伍里出了这种东西，太丢脸！枪毙太便宜他了！”

日军不断涌入。守城部队组织敢死队拼命向突破口反击，一批倒下，一批又冲上去，犹如钱塘潮涌，突破口堵住了，是守城官兵用血肉和尸体堵住的。城内的日军顿时变成瓮中之鳖，一个个、一伙伙地被守军吃掉。

18 日，潢川西北的日军，从息县分兵攻击罗山县城，切断了第 59 军向西的退路。此时第 59 军已在潢川周围坚守了 12 个昼夜，完成了第 5 战区长官部预定的阻击任务。再打下去还可以坚守几天，但那意味着全军被围。

乘南面还未被日军封住，及时跳出去。张自忠命令各部乘夜色脱离接触，向南面转移。次日于刚亮，日军经过一夜的重新部署，再次向潢川城猛烈炮击，随后，步兵以战斗队形小心翼翼地接近昨日反复争夺的阵地。此时，第 59 军主力已在向大别山疾进途中。

10 月 12 日，第 5 战区长官部电告张自忠，他已被统帅部任命为第 33 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 55、第 59、第 77 三个军。张自忠晋升职务，理在应当。

### 孙连仲摸到了日本人的脉搏

潢川以南偏东方向的商城地区，还有一支西北军部队，这就是陆军上将孙连仲的第 2 集团军的两个军。孙连仲同时还担任第 3 兵团总司令，是第 5 战区左翼兵团的最高指挥官。张自忠、宋希濂、于学忠等人都是他的下属。能够指挥这些将领的孙连仲当然不是等闲之辈。

孙连仲比张自忠小两岁，从军却要早一年，1913 年到冯玉祥的第 6 混成



旅当兵。冯玉祥喜欢勇敢的士兵，更着重文武双全的战士。孙连仲从军前就读过保定中学，有相当文化水平，作战中又表现勇敢，因此被冯玉祥看重。冯玉祥有意栽培他，先士兵，后军官，1925年升为冯玉祥卫队旅旅长，以后逐步提升，成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主要将领。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孙连仲部队被南京国民政府收编，改编为第26路军，孙出任总指挥，参加对江西红军的“围剿”。“九一八”事变后，第26路军许多官兵不满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误国政策，在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率领下发动“宁都起义”，投向红军。这部分部队组建为红一方面军第5军团后，保持了西北军能征善战的作风，成为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从此，第26路军在国民党营垒中一蹶不振，抬不起头来。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孙连仲与第26路军才重振雄风，使国人刮目相看。

孙连仲最辉煌的一页是在台儿庄奠定的。为台儿庄大捷作出贡献的部队很多，但没有一个比得上孙连仲及其第2集团军的艰苦卓绝。当时，第2集团军在台儿庄内外拼死抗拒日军，从3月下旬一直打到4月上旬，几乎伤亡殆尽。台儿庄城几乎全被日军占领，守军池峰城的第31师残部仅困守在西北一隅，一切可用兵员，包括炊事兵、担架兵、卫生兵等等统统组成敢死队投入战斗。在任何人看来都是绝望的时候，孙连仲向池峰城喊出了气壮山河的名言：

“部队打光了，你给我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填进去！”

古今中外的战争中，每每到了危急关头，指挥官都会声色俱厉地下达形形色色的“死命令”，可没有哪个能比孙连仲的更悲壮、更惨烈。任何“死命令”，无论加上多少惊叹号，都比不上孙连仲的那份震撼力，因为它已经不是语言，不是文字，而是不折不扣的、果敢决绝的胆气。

西方的将军在最后时刻，会用精巧的手枪自杀，日本的将军敢于用指挥刀切入腹腔，以翻肠绞肚的痛苦表示自己不畏死。文明也罢，野蛮也罢，可他们毕竟都忘不了自己的将军身份，连死法和武器都想与众不同。唯独孙连仲敢于像一个士兵那样“填”进去，像士兵那样去死，一个将军在危急时刻，能舍弃自己的身份，把自己视为“敢死之卒”，这才是真正的无畏！凭着这股气势，台儿庄守住了，胜利了。

孙连仲从士兵开始，血肉中进，死尸堆出，摸爬滚杀到高级将领，固然不乏胆气，可他绝非蛮勇之徒，他是保定中学的学生，旧中国的将领中能有这种正规学历的人并不很多，尤其是在杂牌军。不敢说他满腹经纶，但韬略还是有一些的。

宋希濂部队主动撤出富金山阵地后，商城就成为日军第13、第16两个师团的新目标。孙连仲第3兵团总部就设在商城。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曾对大别山北麓的作战有过一番设计：第2军各部开始行动后，第一期先由东向西，齐头并进，攻占潢川、商城一线；尔后实行第二期作战，兵分两路，一路由潢川继续向西，直下信阳，切断京汉铁路，另一路从商城折转南下，突破大别山，取捷径直下武汉北面。9月6日，华中派遣军依此向第2军下达预先命令：

华中派遣军作命甲第79号（摘要）

第2军在适当时机可由潢川、商城一线继续前进，以一部突破大别山，与第11军的长江北岸部队相策应，向汉口北面地区前进，以主力进入信阳方面，寻找敌人予以攻击，又，应迅速切断京汉线。

依据这个命令,第2军司令官稔彦王中将曾计划只由第13师团担任突破大别山的任务,但是,由于富金山一战,第13师团战斗力急剧衰减,稔彦王中将只好把第16师团也使用于大别山方面。这样一来,第2军的兵力使用就很难分出主次,2个师团西进,2个师团南下。

把突破大别山的兵力由1个师团增为2个师团,除了上述原因外,稔彦王中将还有自己的小算盘。在他看来,攻占信阳,切断京汉路,而后南下武汉固然重要,但毕竟是绕远迂回。相形之下,突破大别山,直接南下武汉要诱人的多。搞得好的话,这一路将最先进入汉口。虽说大别山险峻,第13师团战斗力下降,但中国军队已受的损失一走更大,何况还有第16师团的新锐之师。

就这么干,取捷径,争取先入武汉。稔彦王中将决心一下,9月15日命令第16师团、第13师团准备迅速突破大别山,进入武汉平地。

稔彦王中将太急切了,此时,商城还在孙连仲手中。商城之战已在外围进行,第2集团军各个部队打得果敢顽强。坐镇城中的孙连仲大脑飞速运转,但不是在考虑商城防御问题,尽管统帅部和战区长官部要他死守商城,他正在思考更大的问题。

孙连仲力图使自己变成稔彦王,站在日军统帅的立场上去想、去判断。日军攻商城是为了继续西进,这么想不无道理,可孙连仲总觉得其中隐喻着别的味道。根据对日军将领的了解,这些家伙大多好大喜功,轻视中国,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履险犯难。台儿庄战役的矶谷廉介就是冒进吃的亏。那么,日本人这次会有什么奇招?

孙连仲想着,踱着。墙上作战地图上双方态势,山川地势一目了然,众多不规则的环形细线是山的等高线,其间弯弯曲曲的粗线标明了公路,公路线上三三两两点缀着城镇。嗯,深入我国领土作战的日军,无论如何凶猛,交通线都是须臾不可或离的。打潢川是由于公路经此西通信阳,打商城一定是由于此地偏西南一点,有公路纵贯大别山,南达麻城、汉口,……孙连仲恍然顿悟:“好狂妄的小鬼子,竟想从我大别山抄近路!”

孙连仲一摸到稔彦王的脉搏,马上转回到中国兵团司令官的角度去思考应对方案。既然日军取商城的目的是为了南下,我方防御也必须由坐西面东改为坐南面北,商城将成为阻止日军南下的第一道防线。不过,态势这么一变,死守商城似乎失去了必要。打仗都应因地制宜,灵活布阵。潢川保卫战因无地障,张自忠只能将防线尽量向东拓展,以扩大防御空间,迟日军突进。而阻击日军南下,最佳地形是商城南面的大别山脉;商城一带,地势低洼,无险可守,与其在此不利地形上作战,不若在大别山中与敌周旋。

“奶奶的,想取巧,我让你偷鸡不成蚀把米!”孙连仲当即向长官部请示,要求放弃商城,第2集团军退守城南大别山沙窝、新店附近一线,与宋希濂的第71军左右相接,凭借各山口要隘,据险抗敌。获准后,于16日撤出商城。

张自忠上前一步防御,争取了时间,迟滞了日军。孙连仲退后一步抗敌,同样达到了目的,而且更加成功。这才真是为将之道,各有巧妙。

1 + 1 > 2

9月16日,天气晴朗。日军第13师团绕过商城,向南行军。同一天,

第 16 师团的先头部队进入商城，旋即马不停蹄地守过颓倒的市街，出城南下。

虽是 9 月中旬，正午的日头仍放射出炙人的灼热。城外各条道路上拥满了日军的步兵、骑兵和炮兵，几天来，这些平素并不拥挤的道路承受了太重的负荷，先是中国军队，然后是日本军队，十几万大军的几十万只布鞋、皮鞋和马蹄在简陋的道路上踩出了盈尽厚的浮土。道路四周黄尘弥漫，烟尘中充斥着“噗噗”作响的沉重脚步声。

中泽金一郎少尉燥热难耐，恨不得撕开胸膛，吹进一丝凉风。离开合肥附近已经一个月了，几乎天天都顶着杀人的酷暑行军作战。由于中国军队频繁袭扰，后方补给时断时续，部队只好命令每个士兵尽量携带弹药和粮食，再加上其他必备物品，每个人员负重达几十公斤。中泽身为小队长，负重稍少一些，可仍然感到吃不消了。

几十天里，疲惫不堪的中泽少尉没有刮一次胡须，脸部快变成了刺猬。胡须间长满了痱子，奇痒难耐，挠破后流出的黄水把胡须粘成一个个硬块。夜晚稍微好点，白天一出汗，脸上身上溃烂的部分叫汗水浸杀得钻心疼痛。中泽真羡慕那些负伤后送走的伤员，长痛不如短痛，这种难熬的日子何时是尽头。

中泽环顾身后的小队士兵，其中大部分人连名字都叫不上来，全是最近来的补充兵。那些被顶替的部下，要么战死了，要么负伤了，要么患上了恶性疟疾，失去了战斗力。仅有的几名熟悉的士兵也已不成人样，脸上的颧骨变得像刀削一样可怕，口唇开裂，布满血丝和干皮，身上的军装看一眼都让人恶心，血痕污垢，还有大片大片的汗渍。

旁边新到的补充兵野口小坂发觉小队长正盯着他，忙扬起蒙满黄尘的脸笑了笑：“队长，山那边就是汉口吧？我们一定能一口气突破大别山，第一个开进汉口。”中泽少尉下意识地地点头，目光越过默默行军的大部队，投向前面连绵不断的层层大山，心中一片茫然。

中泽少尉属于第 13 师团第 26 旅团，旅团长沼田重德少将奉命担任全师团的先锋，首先攻占商城以南 20 公里处的新店。另一支日军第 16 师团第 30 旅团，在旅团长筱原次郎少将指挥下进攻商城西南 25 公里处的沙窝。

位于沙窝以南、新店以北一线的中国军队已经布署完毕，宋希濂的第 71 军在左，孙连仲的第 2 集团军在右，形成犄角之势。就等日军来攻。从 9 月 17 日起，天气骤变，绵绵细雨一直下了一个星期，守军阵地笼罩在濛濛雨雾之中，几十米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散兵坑和交通壕里泥泞一片，官兵们趴在泥水中，身上单薄的军装紧贴在身上。

突然，一发发炮弹划破雨幕，在阵地前后轰然炸响。位于战线稍后的宋希濂和田镇南两位军长相视一笑，战斗打响了。他们两人胸有成竹，在这种天气中作战，日本人的重火器至少会减少一半的威力，下吧！雨下得越大越好。不用看也能想象到，日军在泥泞中一步一滑，翻滚攀山的狼狈样。

宋、田二人，一个是中央军的军长，一个是杂牌军西北军的军长，但是，他们之间没有芥蒂，相互敬重，相互信任。田镇南佩服第 71 军的骁勇善战，宋希濂认定“第 30 军是一个能打硬仗的部队”，死守台儿庄不退的第 31 师就是田镇南的手下。两支不同背景的军队互相依靠，互相支援，这只有在对日抗战中才能出现。

第 71 军和第 30 军自始至终配合默契，为了协调动作，两个军的指挥部

同设在小界岭南面约 3 公里的白果树。一旦发现敌军动静，不必通电话，两军指挥人员一商量，立即就可定下作战方案。日军攻击第 30 军阵地，第 71 军绝下坐壁上观，反之亦然。两支部队或者一攻一守，或者两面夹击，打得灵活主动，俨然一副兄弟军的模样。

“两个优秀的总司令，不苦：一个蹩脚的总司令”，拿破仑关于指挥统一的至理名言，对宋、田两位并不适用。两位军长以往的战绩堪称优秀，而他们在大别山中的合作，证明了 1+1 是可以大于 2 的。

这样一来，日本怎能不吃苦头？

“9 月 18 日，第 13 师团的侣田支队进抵新店北面，企图占领新店。由于据守在新店北面山地的敌人顽强抵抗，支队前进受阻。前方坚固的山岳阵地都必须一个个地攻占，可仅仅开始绪战，进攻新店就已非常棘手。由于恶劣天气，炮击很不如意，第一线的步兵只好凭着‘肉弹’精神，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仰攻。一步一滑好不容易接近敌方阵地，铁丝网又横贯在面前，……以逸待劳的敌军非常沉着，直等到我军气喘吁吁，失去冲劲时，才在近距离猛烈开火。一路攀登，在泥泞中耗尽体力的官兵，在险峻奇滑的山坡上无法规避，只能挺起枪刺，拼命向前，……”

第 26 旅团的《阵中日志》如是记载。

沼田旅团长的副官有幸活到了战后，他回忆道，“……首先是天气变坏，连日降雨断绝了交通，待机在各处的数百辆汽车失去了作用。奋战在第一线的官兵们忍受着饥寒交迫，每天清晨，值班士兵把稀稀拉拉的米饭严格分配，装入面前一排排的军用饭盘里，这就是一天的定量。能吃的都吃了，连野菜、薯叶都用来充饥，附近水池中的小鱼成了贵重的蛋白质的唯一来源。‘天上掉下点食物吧’，官兵们苦苦相盼。前些天密切配合地面作战的航空兵，完全失去了踪影，该死的天气！‘战争就是忍耐力的较量’，体验了大别山作战艰苦的我，对其中的深意有了切肤的实际感受。”

“战争就是忍耐力的较量”，此话一点不假。同样的山地，同样恶劣的气候，而物质条件方面，中国守军远逊于其对手。中国的士兵装备极其简陋，一身单薄的军装，一支步枪，一条干粮袋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然而，无论是正式的战史著作，还是参战官兵的回忆录中，完全找不到类似日本人那种对恶劣条件的描述，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搞不清大别山中鏖战月余的中国官兵，几十天里都吃的是什么。

中国人不知道抱怨，那是因为他们原本就不拥有，也就谈不上失去；中国人没有记述，那是因为他们早就习以为常，见多不怪了。不过有一点毫无疑问，贫弱的中国为自己将士提供的东西压根儿就无法与强大的对手相比，否则，就不会有这场中日战争了。

穷归穷，弱归弱，鬼子还是要打的，谁让他们踏进了我们的国土，而且还要打的积极主动。宋希濂和田镇南不断催促各级指挥官，要利用夜晚，利用雨天，利用山区复杂的地形，主动出击，打鬼子的步兵，打鬼子的炮兵，打鬼子的辎重兵。总之一句话，孙连仲总司令说了：“不管你怎么打，一天 24 个小时都给我用足，日本人前方后方的所有空间，都给我打遍！”

### 此路不通

山里的夜色比平原来得要早，池峰城的第 31 师再次组织数支夜袭队，队

员们身背西北军传统的大刀片，腰上一圈全是手榴弹，打得紧紧的绑腿被雨一淋，简直就箍在了腿上，为了在泥泞中跋涉方便，士兵们把鞋带系了又系，不少人还用绳子把鞋捆在脚上“出发！”尽管仍在自己一方，可声音已经下意识地压到了最低。

为了御寒，更为了防止中国军队偷袭，激战一昼的沼田旅团的官兵在山脚下燃起一堆堆篝火，连续的夜袭已经把第一线的日本兵折腾得不敢睡觉了。“穿过去，这次去收拾鬼子的炮兵”。夜幕断绝了日本人的视线，风雨声和松枝燃烧的“噼叭”声遮盖了中国士兵的脚步声，一切都在悄悄进行。

午夜刚过一点，山洼里日军山炮兵的驮马群发出一声声长嘶。这些东洋畜生怪有灵气的，它们首先感到来者不是自己的主人。帐篷里的日军炮兵惊醒过来，抓起武器就向外冲。晚了，手榴弹劈头盖脸砸向帐篷的前后左右，一些帐篷在爆炸声中坍塌了，厚厚的帆布早就被雨水浸泡得摇摇欲坠，现在顿失支撑，重重地压在尚未死去的日本兵身上。精明点的趴在底下一动不动地装死，凶悍而愚蠢的又蹬又蹦，急于脱身出来拼命。中国士兵毫不客气，冲上去朝着蠕动的地方就是一刀。另一些帐篷里的日本兵莽莽撞撞地刚一冲出来，就兜头吃了一刀。西北军的刀法不求花哨，只讲实用，一阵砍瓜切豆，一片鬼哭狼嚎。

日军炮兵营地像炸了窝的蜂巢，乱成一片。打枪的、喊叫的全是日本人，中国士兵一声不吭，一枪不发，哪有枪声、喊声，就往哪里甩手榴弹。日军自始至终打的是一场糊涂仗，除了知道手榴弹是中国人扔的，其他敌人在哪里，有多少等等，一概不知。中国军队打得明白，打得清爽，未了走得也利索。看看差不多了，领头的一声唿哨，全都四下遁入山中。来的时候就已约好，能集中则集中，不能集中就各自返回。大山中处处是归途，当晚回不来没关系、找个山旮旯猫一天，第二天晚上再回来。

仗是打得明白，可战果却是一笔糊涂帐。回来的官兵，你说一个数，我说一个数，有多少人参加就有多少个数字。谨慎点的长官取一个忻衷数上报，好吹的干脆报一个最高值。吹就吹点吧，许日本人吹，就不许中国人吹？只要不离谱就行。

宋希濂手下的第88师担任沙窝一线正面的防御，上次在富金山没捞上硬仗打，让第36师露了一手，此次第36师退往后方整补，第88师成了中坚，当面的敌人也换成了第16师团的新锐之师。

沙窝以南全是标高1000米左右的险峻山岭，重叠起伏，连绵不绝。从半山腰起，一道道铁丝网，一条条战壕，层层直至山顶，山的表面被改造得有如一张蜘蛛网。从9月18日一直到月底，筱原次郎少将的第30旅团始终困于这严密的阵地网络面前，每进一步都要付出众多的生命和鲜血。好不容易攻入山腰的阵地，以为可以利用守军放弃的壕沟，避免裸露在表面，徒遭杀伤，岂料想，中国人在壕沟两壁插入手榴弹，用土黄色的线绳相勾联。急于发展攻击的日军注意了头上，顾不得脚下，不断挂响手榴弹。

遂日血战，不得进展，筱原少将急了，亲赴山脚督战。筱原少将立于雨中，身上披着不知从何处弄来的蓑衣，长统马靴里灌满了雨水，平素高高挥舞的指挥刀派不上用场，只好深深地插入面前的泥浆里。透过望远镜，筱原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山头附近的攻防战。大约一个中队的步兵佝偻着身体，跟随炮兵的弹幕向上仰攻。近了，靠近山头主阵地了！筱原心中一阵狂喜，“命令炮火延伸！”炮火刚刚延伸，山头上就爆出雨点般的枪弹，直起腰正待最

后冲锋的步兵被一排排割倒在地，剩下的依然猛向上扑。双方的手榴弹相互飞掷，山头上炸起一片泥雨。突然间枪声、爆炸声沉寂了，山头上冒出一群一伙的中国兵，像一群泥猴子，挺着刺刀向下冲来。一场残酷的白刃战，剩下的日本兵垮了下来。筱原扔掉望远镜，双手抓住面前的指挥刀，狠狠地跪在地上，仰面朝天一声长啸，任由雨水冲刷他心中的愤懑。

“旅团长，天黑以前是不是再攻一次？”第33联队长山田喜藏大佐询问道。连续攻了3次都未成功，山田大佐甩掉雨衣和外套，汗穿件衬衫，手里紧紧攥着离鞘的战刀，就等旅团长一声令下，就亲自带队杀上山去。手下的中队长、大队长或死或伤，再不亲自上阵，今天一整天的攻击就全白费了。

筱原少将已经平静下来，正在考虑第4次进攻，他不想再重蹈覆辙了。仅凭“肉弹”冲锋显然不行，必须充分发挥炮兵的优势，可那么多炮弹都打在山头上，为什么中国人还有力量反冲锋？炮击、冲锋、再炮击、再冲锋，中国人显然摸透了皇军的招数，他们一定是藏在山的反斜面死角处躲避炮击，一俟炮火延伸，马上就冲上阵地。使用“特种弹”，用毒气熏死中国人？这种手段曾多次奏效，可在这种连绵淫雨的天气里，“特种弹”无用武之地，否则也等不到今天。

看来，必须变换一下战术。中国人以为掌握了皇军的战术，可他们也形成了相应的套路。这一次我就出个奇招，打中国人一个措手不及。筱原少将向山田大佐一番部署，大佐连连点头称是，转身率部队上去了。筱原蹲在部下为他张开的雨篷下，亲自掌握与炮兵联络的电话机，“开始炮击！”山田大佐率领的步兵尾随弹幕向上推进，进到距山头数百米的地方，趴下不动了。前面数米处的小队长平田介一少尉急不可耐，回头刚喊了一声：“大佐！”话犹未尽就被联队长一声断喝堵了回去：“混蛋，听我指挥，不许多嘴！”

山头上炮弹炸个不停，守军第88师的张振德营长还像往常一样，让部队猫在山背面的断崖下休息。偶尔几发炮弹掠过头顶，落向远远的山腰上爆炸了。张营长用手搭了个遮雨篷，有滋有味地吸着烟，“头上和脚下的炮弹统统伤不了俺一根毫毛，等日本人打够了，俺再上去揍他。”张营长总结的这套战术屡试屡验，师长钟彬已经下令全师官兵都要效法。

第3支烟抽到一半，日军的炮火开始延伸。张营长不慌不忙地掐灭了烟，把剩下的半截烟屁股压在一块石头下，以免被雨淋湿，然后跟看从断崖两侧冲上阵地的官兵们上了山头，张营长心中非常满意，“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不需要俺去指挥下命令了，啥时躲炮，啥时出击，当兵的比俺还清楚。俺要是个军长，司令，手下这帮弟兄统统都给他个连长、营长干干。”

张营长的部队刚刚进入阵地，山下的筱原少将对着话筒猛喊起来：“炮兵，再次轰击山头，不许间断！”日军的山炮、野炮、迫击炮霎那之间就完成了转移射击。这一带的山头太熟悉了，连续几天，打了那么多炮弹，闭着眼也能打出准头。山腰上趴了半个多钟头的山田大佐也爬起身，率领步兵向山头冲去。

张营长和他的部队在密集的爆炸中，躲没处躲，藏无处藏，再想退回崖壁下已不可能了。官兵们拼命地把身体往壕沟里按，可战壕和工事已被炮弹炸得仅剩下一条浅沟。40分钟过后阵地上死伤枕籍，张营长的右腿膝盖以下被弹片齐齐切掉，身上数处伤口汩汩地淌着鲜血，只有头脑尚保持着一丝清醒。他不懊丧，也不恐惧，对他来说，死不过是个早晚问题，能在一个山头上坚持这么久，打死了那么多鬼子，值了。垂死的张营长只有一个念头，再

坚持一会儿，等鬼子上来，再拉上几个垫背的。血快淌完了，身边的泥土变得鲜红鲜红，张营长仰面朝天，头脑里天眩地转，雨水打在脸上毫无知觉，跟死人一模一样，只有嘴巴一张一合，喃喃地吐出几个断断续续的词句：“快、快来……”

炮击停止，日军步兵蜂拥冲上山头，用枪刺和战刀屠杀负伤未死的中国官兵。偶而几声手榴弹响声，那是中国人拉响的，目的是要与靠近的日本兵同归于尽。其中就有张营长，他终于如愿了，黄泉路上又多了几个日本伙伴。

黄昏，暮色沉沉，筱原少将拄着战刀攀上山顶。山上的风比山下要大，斜斜的雨雾把前方层层叠叠的山峰变得模模糊糊，山谷里已经黑透，幽幽地透射出莫测的杀机。风雨中，筱原少将裹了裹衣服，身体略微有些颤抖。是肌体怕寒冷，还是心中发寒，也许两者兼而有之。直至天黑下山，筱原少将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大堆大堆的篝火映红了第30旅团司令部周围的夜空，几声凄厉的叫喊从野战医院临时搭成的窝棚里飞出，像狼嚎似的回荡在山中。筱原少将被这瘆人的叫声搅得心烦意乱，他知道，军医又在实行无麻醉的手术了。筱原站在帐篷入口，凝视着外面乱哄哄的营地。

士兵们一群一伙地围在火堆旁取暖，不断向火中投放砍来的松枝。火星不时飞溅起来，落在士兵们身上，给几个月前发放的，已经破烂不堪的夏季军装上，又添了几个孔眼。士兵们并不在意，只顾用长长的木棍拨弄着不知从哪儿摘来的玉米棒子。有几个显然已经吃过一回了，嘴巴黑糊糊的，胡頔上还粘着几粒焦黑的玉米粒，可那副眼神和架势分明告诉旁人，他们还准备为火中的食物再去拼抢一番。

筱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旅团随携的药品两天前即已告竭；弹药，尤其是炮弹已所剩无几，士兵们为了充饥，已经把周围能吃的东西全部都吃光了。派出不少人马，甚至包括战斗人员，去后方运送物资弹药，可情况极不如意。崎岖泥泞的山路，不要说骡马，连徒手拄杖行走都摔得呲牙咧嘴。皇军勇士完全成了役夫，每个人充其量只能背回几十斤东西，杯水车薪，根本满足不了高强度作战的需要。一路上还要提心吊胆，时刻戒备着中国军队的袭击，不少战斗人员为了背上的大米或弹药，白白丧命于战场以外的地方。更可怕的是，不少官兵军纪日下，不敢杀吃本队的马匹，专门偷盗其他部队的。甚至有人胆敢将军司令官稔彦王中将赐给旅团长的乘马也偷了去，至今未见踪迹，恐怕早已变成了粪便。

几天来，筱原频频向商城的师团部告急，希望师团长藤江惠辅中将迅速率主力增援。可回答要么是“师团正为一心解决补给而努力”，要么是“你部后方商城—沙窝大道受敌强有力部队的威胁，师团主力正致力于扫清侧翼敌人”。

藤江惠辅何尝不想挟全师团之力，迅速突破大别山，可他面临的问题实在棘手，饭总要一口口吃，不把侧背敌军赶走，全师团几万人马在第一线上拿什么吃，拿什么打？

9月23日后，天气逐渐转晴，待机在各处的数百辆日军汽车终于可以活动了，一批批弹药物资运抵商城。接下来要干的是，扫荡商城—沙窝大道两侧山地的中国军队。

出没在日军侧后的既有事先留置敌后的游击部队，也有担任正面防御的出击部队。9月24日，鉴于正面筱原旅团攻势减弱，宋希濂再次派出有力部

队，从沙窝北面绕过正面日军，向其背后的交通补给线主动出击。

天近黄昏，第 87 师师长沈发藻来到出击部队一个加强营的集结地，检查准备情况。带队的李团长报告：“士兵都是从全团挑选的精壮战士，身上除了武器弹药和口粮，其他一概轻装。每人携带子弹 200 发，手榴弹 10 枚，每挺机枪配弹 3000 发，口粮带足了 3 日份，如节约食用，可供 6 天。”沈师长看着士气旺盛的官兵们。满意地点点头，手一挥说道：“我带来几门迫击炮，你把它带上，炮弹让每个士兵背一发。此外，宋军长让我转告你们，行动要隐蔽，出击要果断，路上发现日军搜索警戒部队，一概绕过。至于战斗地点，不作规定，由你相机处置，重点是敌人的辎重部队和物资。得手后，不要缴获，悉数焚毁。若伤亡不大，弹药有余，可择机再战，但要避免在同一地点附近两次作战。记住，此次出击，重在机动和奇袭。”

一夜行军，部队穿山越岭，尽拣无人烟的地方前进，拂晓前抵达沙窝以北的公路附近。李团长命令部队在背对公路的山坡松林中休息待命，自己带领几名军官登上一座高山顶，趴在草丛灌木中，通过望远镜仔细观察公路两侧的敌情。

天刚蒙蒙亮，公路上已是尘土滚滚，满载的汽车一会儿一批，一会儿一批地向沙窝方向驶去，路基两旁是透迤前行的骡马队。看样子，日本人抓紧天气转好的机会，昼夜不停地赶运物资。“团长，快看！公路两侧的山上似乎有日本人的守备部队！”李团长忙将望远镜焦距调整，对准可能有日军的地方反复扫描。他妈的，还真是的，李团长暗暗庆幸没有贸然把部队拉到公路边，否则的话，不仅打不着公路上的目标，自己的意图也会过早暴露。

“去！通知部队马上派出警戒，其他人员不准乱动，不准吸烟，不准大声说话，原地休息睡觉，违者杀。”虽然日军不大可能深入到这一带，但为了慎重起见，李团长还是下了严厉的命令。原想拂晓攻击，现在不行了，既要排除山头的敌军，又要消灭公路上的辎重部队，这就要求两处的攻击同时发起，但是，大白天很难做到这点。“等晚上吧，磨刀不误砍柴工，让部队养精蓄锐。”李团长想罢，心中不再着急。整整大半天，他都在观察敌情。他发现，日军的守备队并不很多，像撒豆子似的，隔二三个山头放一个小队，而且没有构筑像样的工事，完全是应付小股游击队袭扰的架势。李团长想好作战方案，返身下山睡觉去了。

太阳渐渐西沉，部队官兵们吃饱了干粮，七八个营、连军官围拢在团长身边，借着夕阳的余辉，李团长用石块和树枝摆出模拟地形。“你们两个各率一个连，攻击公路西侧南边和北边的这两个山头，然后用火力封锁公路两端，阻止日军辎重部队逃脱；你们两个连借助地形和树丛，隐蔽地越过无人小山，尽量接近公路，战斗一打响，不顾一切横穿公路上的敌军车队，迅速占领公路对面的这几个山头，掩护公路上的作战，我的迫击炮相机支援你们；剩下的两个连尾随穿越公路的部队，猛打日军的汽车队；我带两个排的步兵及迫击炮，重机枪分队，潜入公路西侧无人小山上，用火支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营连长们用沉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任务非常清楚，对地形的了解也不比团长差。“记住，何时开始攻击，何时撤出战斗，都看我的信号，第一发信号弹攻击，第二发信号弹撤离，公路对面的先撤，集结地点还在这里。”李团长一挥手，各部队分头开始行动。

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李团长带的部队已经到达了位置，



草丛上的露水打湿了军衣，寒冷和紧张使他发出阵阵颤抖。公路上已经驶过了两批车队，李团长好几次都按捺不住，想要发出信号，但又想其他部队也许还没有做好接敌准备，尤其是南北两个山头上有敌人，接近动作更需慎之又慎，李团长强制自己冷静下来，“再等一会儿，攻击必须同时发起，否则一个环节跟不上，全部计划就会打折扣”。

又过了30分钟，公路北面一长串汽车亮着大灯，蜿蜒而来，大约有50辆左右。就是它了，李团长微微发抖的手举起了信号枪，周围的迫击炮手、重机枪手全都准备射击。日军车队在夜色和不良道路上跑得不快，好一会才到达眼前。待车队刚刚过去一半，一发信号弹“啪”的一声腾向半空，四下里顿时响起炒豆般的枪声、炮声。最令人担心的南北两个山头上，手榴弹爆炸的闪光密密麻麻，这说明，那里的部队是在近距离发起攻击的。不一会，公路对面的山头上也展开了激烈战斗，穿切公路也成功了。李团长长出一口气，把注意力转向公路。一溜几十辆汽车，这里一团火，那里一声爆炸，攻击部队的身影在火光中不断闪现。几辆汽车一看前后受阻，跌跌撞撞地开下公路，企图夺路而逃，上面的押运士兵被抛出车外。“重机枪！重机枪！”李团长大喊起来。两挺重机枪掉转枪口，朝着企图逃跑的汽车不间断地猛扫，油箱打着了，轮胎打爆了。车身前后上下布满密密麻麻的弹孔，像蜂窝一般。

日本兵真够顽强的，虽是辎重部队，又被突袭打得四分五裂，可没死的仍利用路基、汽车当掩护，拼死抵抗。一辆满载食品的汽车烈焰滚滚，烤得人无法接近，车下两支三八步枪仍不断向外射击致命的子弹，直到烈火把射手吞噬。又有一名汽车兵，不顾车上弹药已经开始爆炸，猛踩油门冲向路边的中国部队，好在车身颠覆，才未出现同归于尽的结果。

战斗持续了40分钟，公路上除了各种物资弹药的炸裂声，已经没有了抵抗，几十辆汽车全部成了火堆，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和烧烤人肉的恶臭。公路北边一阵激烈枪响，日本人增援来了。李团长打出撤退的信号弹后，命令迫击炮向枪响的地方射击，掩护山头上的部队迅速撤下来。天亮前，各部队陆续回到出发时的松树林中，稍微清点一下伤亡人数，即向远方山中避去。

随后几天，这支部队又在不同地点打了两仗，一次是布好口袋阵伏击，一次是在较远距离上用迫击炮轰击。在此前后，其他中国部队也在日军侧后频繁活动袭扰，有成功的，也有失利的。日军后方补给时断时续，不得不用相当部队应付后方。日军第16师团及第13师团主力，直到9月底、10月初才陆续抵达沙窝和新店前线。但是，两个师团的全力进攻，并没有打开通道。日本战史著作记载：

“第13师团主力进入新店北面地区后，统辖沼田支队，……10月3日开始总攻击，依次占领了山地阵地，于10月8日夜占领了新店。以后师团虽继续攻击，但凭险修筑的敌阵地是很难攻的。一直延续到21日才攻占了阵地的主要部分，22日越过省界，击败残敌后继续南下；26日进入麻城东北地区，接着于10月30日进入宋埠。

“第16师团首先击败筱原支队背后的敌人，然后进入沙窝地区。从10月6日开始，攻击大别山的敌阵地。……直到10月9日才占领一部分要点，战线呈现胶着状态。……10月15日，再次总攻击，顽强的敌阵地逐次被攻破，24日越过省界转向追击，25日进入麻城地区，26日进入宋埠地区，27日进入黄安。

10月中旬，第16师团由于第一线步兵中队伤亡较大，在步兵第33联队

内甚至出现只剩下中队长等 13 人的中队。”

日本战史著作号称信史，但至少在上述记载中充满了暧昧含糊，以至于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即：第 16、第 13 两个师团虽然进攻困难，但毕竟突破了大别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日军两个师团在 10 月下旬越过大别山不假，但并非靠自身的力量获得突破，而是在西面平汉线和南面长江北岸两个方面取得进展，形成对大别山中国守军的合围之势后，中国守军主动撤退的情况下，才得以越过大别山的。换言之，到 10 月下旬，其他方向的日军已经逼近武汉，继续阻止大别山日军前进已失去意义，因此，中国守军主动撤离，放弃了阵地。如果说，这也算是突破的话，日本人对战争的理解就太肤浅了，要么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衡量一切战争，一次战役的得失成败，不在于是否撤退，而在于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以这个不争的标准衡量，宋希濂、田镇南、孙连仲是胜利者，因为他们成功地粉碎了日军取捷径，经大别山先入武汉的幻想；而莎洲之兵和藤江惠辅两位师团长失败了，因为他们没能达成第二军司令官稔彦王中将赋予他们率先攻入武汉的任务。当日军第 16、第 13 师团尾随撤退的中国军队翻过大别山时，其他方面的日军先头已于 10 月 26 日进入了空荡荡的汉口。如果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胜利，那么，这种胜利与第 16、第 13 师团没有多大的关系。

战后，中国最高统帅部论功行赏，通令全国军队嘉奖第 2 集团军和第 71 军，表彰其官兵在大别山沙窝、新店一带的成功作战。

## 第七章 田家镇功败垂成

### 长江上的“旅顺口”

北面大别山方面固然重要，但相形之下，东面长江方向更为要紧。整个8月间，九江西至田家镇的60公里长江上，压力越来越大，到了9月中旬，出现了危机。

田家镇——武汉东方的最后一道大门。蒋纬国将军的战史著作中，曾列举了武汉会战中敌我双方必争的一些要点，其中就有田家镇，内称：

“田家镇，该地区江面狭窄，南北两岸均筑有要塞，可以火力控制长江航道，为武汉东面之最后门户。昔本地区有失，则日军海军可自由溯江西进，直冲武汉。”

为了屏护这“最后门户”，中国方面除在田家镇修筑永久性要塞阵地以外，还在九江至田家镇之间的长江两岸，设置了多处炮兵阵地和较小的要塞，并在江面上广布水雷，形成了大纵深的防御体系。如果说，武汉大会战的方针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当战于武汉之远方”，那么，田家镇保卫战可以说是，不仅要战于田家镇，而且首先要战于田家镇之东方外围。从这个意义上讲，田家镇作战开始于8月初。事实上，日军的计划也是这样。

7月26日，九江失陷之后，日军陆海军新阶段溯江作战的目标就是田家镇。8月1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与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及川古志郎中将，双方在关于田家镇作战的陆海军协定上签下了各自的大名，协定规定：

“继占领九江之后，海军继续以长江部队顺次打开长江水路，8月下旬进入田家镇方面；陆军以一部兵力攻战江岸要地，协助海军的上述作战。”

计划直接使用的兵力为，近藤英次即海军少将指挥的海军溯江部队，包括第11战队的各类舰艇及海军陆战队，波田重一中将指挥的陆军台湾混成旅团。此外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和陆军第3飞行团协助作战。

日本方面对田家镇作战的难度是有认识的，从各种渠道已了解到：“九江至汉口之间，筑有最复杂阵地的地方就在此处，其北面山地筑满炮台，前面的长江非常狭窄，众多隐蔽炮台使溯江部队绝对难以接近。”日本国内甚至将田家镇与日俄战争时的旅顺口相提并论，称之为“长江上的旅顺口”。

8月6日，以田家镇为目标的溯江作战正式开始。但是，直至9月上旬，波田旅团困于南岸湖沼地区，举步维艰，无法有效排除陆地上对海军的威胁。海军虽然在飞机、舰炮掩护下，强行溯江上行，但两岸中国炮兵的固定或机动炮击，使海军的排雷除障作业极为困难。整个8月期间，海军溯江舰艇每日平均前进不过1000米，进入9月，更加迟缓，平均仅扫清不到700米的江面，而前方还有码头镇、武穴、富池口、半壁山、田家镇等一个比一个坚固的要塞。

预定8月下旬进入田家镇方面的时限已经超过了，事情明摆着，仅靠陆军溯江部队是达不到目的的。怎么办？畑俊六大将和冈村宁次中将都参加过日俄战争，熟知日军战史。日军攻打坚固要塞已不只一次，甲午战争对威海卫要塞的进攻，日俄战争对旅顺口要塞的进攻，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德军青岛要塞的进攻等等，无一不是在侧后登陆，从陆地逐步进攻，最终达成目的的。

看来这次对田家镇要塞也只能如法炮制了。

早在8月中旬，海军溯江进攻陷于难产之时，第11军司令部就已开始考虑另辟蹊径，认为相对溯江正面攻击而言，从陆地进攻田家镇背后更为有利，也比较快，并据此制订了腹案：

会战准备要领 8月13日吕集团参谋部

第6师团对具右侧之敌进行扫荡后，于8月25日左右从黄梅附近出发，攻占广济附近……然后迅速以一部协助海军从背后攻占田家镇……”

为了攻占出家镇，日军盯上了广济，中国统帅部当然也明了广济的重要性。蒋纬国将军的书中指出：

“广济，南倚长江，北屏大别山，为亨（即南京——作者注）川公路上之战略要点；地形复杂，雨季时沼泽处处，泥泞载道，运动困难。如广济失守，则田家镇要塞陆地方面失去屏依，大别山南翼暴露，汉口之东方门户开放，虽尚有白马、巴阳等河流可资依托，但障碍力不大，无险可守。”

鉴于广济对田家镇的重要性，中国统帅部要求第5战区右翼兵团李品仙所部，在广济一带全力抗敌，屏障田家镇以北的陆上安全。

冈村宁次深知第6师团将要实施的广济、田家镇之战将会是一场殊死之战，因此，特意将直辖的迫击炮第1、第4大队，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独立工兵第12联队，近卫师团第4野战高射炮队，独立机关枪大队，以及部分坦克、装甲车部队配属给第6师团，以加强其攻击力。同时，考虑到第6师团8月2日占领黄梅后，前有重兵堵击，后有中国部队攻其补给线，该师团近一半兵力被迫投入后方潜山—太湖—宿松—黄梅的补给线上进行守备作战，从而无力西进。因此，冈村断然决定，不再与中国军队争夺，放弃这条陆上补给线，将撤出的守备部队悉数用于广济作战，第6师团的补给改由长江水路输送。

一番布置，一番折腾，第6师团总算从困境中摆脱出来，重新恢复了西进的能力，而且得到了极大加强。8月23日，第11军正式下达进攻命令：

“第6师团应于8月31日从黄梅附近出发，击败当面之敌后，向广济前进……随着进入广济附近，可急速以有力一部攻占田家镇，以利舰艇溯江。对此，海军航空部队应予协助。”

广济，田家镇面临一场剧烈的厮杀。

历访江南各战场的田部圣大佐，此时正好从九江的军司令部渡江来到黄海县城。小小的梅城一派大战前的肃杀气氛，城内城外大军云集，连四周的城墙上也驻扎着部队。通信兵乘马或骑摩托车川流往来，向各处部队传递师团部的最新命令。城内狭窄的街道全由石板铺成，几天来，步兵、骑兵、炮兵装甲车等等已将石板路踏成了碎石。田部圣与几名记者离开师团部，前往城外的第36旅团部，这几名记者来自日本九州的熊本等地，专门采访九州子弟兵——第6师团的战斗情况。田部圣在九江时就听第11军的幕僚们谈起过这帮记者，说他们在战地异常活跃，消息灵通，第6师团官兵看在同乡份上，对他们毫无约束，任由他们自由采访，还往往把一些机密情况先一步通报记者，以便九州的父老们能及时了解本师团的辉煌战绩。可是，这么一来，九江的军司令官非常恼火。

8月3日凌晨。冈村宁次司令官如同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健身运动，然后边吃早饭边听国内的新闻广播。收音机里传出东京男播音员熟悉的声音，只是比往日多了一种兴奋：“最新战况，奋战于武汉前线的皇军××部队将

士，已于昨日夜间攻占黄梅城要点……”冈村的心境一下子变坏了，“过了这么久，第6师团未向我报告，倒是记者先于我得知消息……”此前，其他部队也有过这种情况，7月26日，部队占领了九江，但迟迟没把战斗详情汇报军司令部，9天后的8月4日，冈村才从国内寄来的报纸上，了解了其中的详情。身为战地最高指挥官，却要从报纸、广播了解战况，这他妈哪里是作战！向各部催问具体情况时，回答往往说，“军情紧急，无暇细报”，可对记者却无遮无拦，事无巨细，大肆吹嘘。手下这些部队，尤其是第6师团，自恃善战，完全成了一帮目无上级的骄兵悍将。

还有一件事也搞得冈村宁次无可奈何，军司令部收到第6师团占领黄梅的电报后，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大佐马上以冈村司令官名义，用急电向稻叶四郎师团长拍去贺电。未曾想，几天后，一架飞机向军司令部投下了个信筒，宫崎打开一看，是第6师团作战主任参谋秋永中佐的信函，信中措辞激烈，“历尽艰辛，不惜牺牲，完成占领黄梅使命，军司令部竟无任何反应，是何道理！”宫崎大佐好像挨了当头一棒，立即查明了失误的原因。原来在军部进驻九江后，无线电报务剧增，报务人员以为贺电不如其他电报紧急，因此稍微压了压，结果引起了第6师团的愤懑。没办法，宫崎大佐只好复函秋永中佐，不加任何辩解之词，再三表示了歉意。此事报告冈村后，冈村心想，“什么时候了，还计较贺电，如果都这么干，我还指不指挥战斗了。”心中这么想，可嘴上只吩咐了一句：“以后吸取教训。”

骄横的部队往往也是能战的部队，冈村宁次如是评价第6师团。

入夜，田部圣返回师团司令部的宿舍，与来访的师团参谋长重田重德大佐相谈叙旧。谈话中，田部圣不无担心地说：“黄梅至广济的直线距离虽仅30公里，但其间设置了数道纵深阵地，中国方面在阵地及北侧的大别山中谓集了大批部队，估计又会是一场苦战。”重田参谋长“呵、呵”一笑，“田部君尽可放心，此次作战，我师团无须分兵守备后方，全部兵力俱已归建，加上配属的特种部队，师团战力已成倍增长，消灭当面之敌，当在反掌之间。”重田说着，顺手向脖颈上一拍，打死了几只蚊子，蚊子腹中的血沾了一手心。重田把手伸向田部圣，戏谑道：“这是你的还是我的？”田部圣略带苦涩地回答：“我希望这是中国人的。”

从重田参谋长的介绍中，田部圣了解到稻叶四郎中将计划把全部兵力投入进攻，一俟攻占广济，就准备连黄梅也放弃不要，省得牵制守备兵力，新的补给路线打算西移到武穴至广济，估计海军陆战队迅速拿下江边的武穴，不会有什么问题。稻叶中将的具体部署是：分部队为左右两支，第36旅团长牛岛满少将率右路沿黄梅—广济公路攻击前进，第11旅团长今村胜治少将率左路在牛岛支队南面地区向广济攻击前进；占领广济后，马上以主力折转向南，直捣田家镇背后。

临别，重田故带诡秘地透露：“军司令官命令于31日进攻，师团长已决定提前一天，于明日拂晓发起攻击。对不起，我要先走一步。田部君，放心睡个好觉吧。”送走了重田，田部圣怎么也无法安枕，蚊虫发出“嗡嗡”的响声，像轰炸机似地俯冲，宿舍附近过往部队入喊马嘶的喧噪彻夜未停。由于天热，门窗大开，外面浓烈的汽油味夹杂着过往部队散发出的人体臭味和马的骚气，一阵阵扑鼻而来。田部圣一夜未眠，直到拂晓西方发出阵阵炮声。

## 战广济

广济周围的中国军队属于第5战区右翼兵团，大约10来万人，指挥官是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兵团总司令丰品仙上将。时年47岁的李品仙生于广西苍梧县，16岁即考入桂林陆军小学，开始了军事生涯。1912年底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与白崇禧同学。后来他在护法、护宪、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当然也包括反共内战的“功劳”。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品仙豪情激荡，赋诗明志：

海寇倾巢出，烽烟夜梦惊。  
平津既陷落，淞沪复侵争。  
国祚关隆替，黄魂决死生。  
欲雪千秋恨，当思七尺轻。  
时乎不我待，奋臂事长征。

准备在抗日战争中雪于秋恨、捐七尺躯的李品仙率所部出广西，一战淞沪，二战徐州，虽不能说战绩骄人，但亦功不可没。及至武汉会战，李品仙的右翼兵团在大别山南麓至长江北岸地区节节抗击，层层抵抗，虽未能彻底粉碎第6师团的西进，但也大大迟滞了日军的进攻，迫使日军第6师团在黄梅一线停滞了近一个月。此番日军卷土重来，李品仙面临着他47岁生涯中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

李品仙在广济战役的布阵，有些类似于张自忠在演川防御时的战法，都是把阵线尽量向东前推，组成数道纵深阵地，以空间换取时间。不同之处在于，张自忠的前推是在运动中抢时间完成的，显得有些仓促；而李品仙则不同，早在8月初日军进入黄梅后，李品仙即对黄海迭次反击，并在靠近黄梅的地区构筑了第一道防御阵地，由此逐步向西形成了第二线、第三线阵地。

担任黄广公路正面防御的是第84军的第188、第189两个师。该军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组成的部队。1938年春夏间，原驻广西南宁、永淳（现属横县峦城区）、横县、贵县等地的几个独立团（由民团部队编成）先后并编为第188、第189师。每师辖3个团，主要军官是由陆军军官学校第6分校的教职员，以及前线和后方的军官凑集起来的。7月初，该两个师从广西取道粤汉铁路，先后抵达广济。集中后正式成立第84军军部，由覃联芳将军任军长。

第84军到达不久，日军第6师团即向黄梅进攻。第84军与友军一道，在黄梅一带与日军激战，虽然失去了黄梅县城，但也大大减杀了日军进攻的势头，将战线稳定在黄梅一线达一个月之久。曾任第5战区长官部联络参谋的王长勋评价说：“当时由于地形好，加之广西部队能奋勇杀敌，……阻击战获得较好战果。……给广济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广济流传着一首民歌：‘军队要学188、189，到处有人夸。’”

这种反复攻防、持久胶着的状况一直持续到8月30日，日军展开强大的总攻击为止。当时凌压西的第189师守备黄梅县城西北地区，主阵地设在大洋庙山口，前进阵地伸展到黄梅城公路近旁。刘任的第188师左与第189师右翼衔接，主阵地在大河铺附近，沿公路一侧高地展开。

8月30日拂晓，日军牛岛满少将的第36旅团以一部牵制第188师，主力首先攻击大洋庙山口阵地。牛岛满少将认为，先攻西北方向的第189师，

一旦成功，既可以解除向广济推进的侧翼威胁，又可以迂回第 188 师背后，不战而迫使第 188 师退却，一举可以两得。但是，牛岛满的第一击没有成功。

连续 6 天，日军步、骑、炮兵在航空兵掩护下，突破第 189 师的前进阵地，向大洋庙山口主阵地大举进攻。日军先以炮兵和飞机猛炸守军阵地前方和后方，继以骑兵率先冲锋，战况十分剧烈。幸亏守军阵地经一段时间修筑，已相当坚固，火网也组织得非常稠密，而且凭山而守，阵地前地势开阔平坦，迫击炮和重机枪都能发挥很大效力。所以，日军每一次进攻都有许多人被交叉火网射杀于阵前堑壕附近。

日军为避免稠密火网的损害，遂利用黑夜不断偷袭。每到夜晚，枪声、手榴弹声和双方肉搏的叫喊声终夜不绝。夜战中，双方短兵相接，难辨敌我，只好大声叫“杀”喊“冲”，以免误伤自己的战友。

战至第六天，日军火炮和飞机竟将山脚和山腰的数道战壕炸为平地。守军伤亡很大，不得已退守山顶一线最后一道战壕，并以火力瞰射山脚和山腰地区。日军吃多了苦头，不敢贸然上冲，在猛烈炮击、轰炸后，又用烟雾弹在冲锋部队前方组成烟幕，以资掩护。守军官兵亦不乱打，各种武器对准烟幕，并准备大量手榴弹，一等日军冲出烟幕，立即猛打齐放。

如是反复再三，日军终于放弃突破的企图，第 189 师守备地区的战况趋于和缓。

此后，日军将主力转移到大河铺方向，向第 84 军右翼的第 188 师阵地猛扑。第 188 师师长刘任，副师长刘建常一向在军校于教育工作，缺乏统军打仗的实战经验。前不久之所以打得不错，一是有赖广西士兵勇敢善战，二是由于日军并未全力来犯。这次不同了，日军飞机大炮集中打击第 188 师阵地，刘任又将所有部队均作一线展开，没有纵深配备，再加上部队在黄梅第一线作战已逾月余，伤亡减员甚重，广西兵再能打，也架不住持久折腾。经过两天两夜的拼死战斗，部队终于坚持不住，被日军中间突破，守军被截为两段。师长刘任动摇了，也不向军部请示，仓皇率一部向后撤退。

兵溃如山，官兵们得知师长跑了，呼啦啦地向后跑。覃联芳军长正在军部调兵遣将，准备增援，堵住缺口，突然发现一群一伙的散兵涌进军部驻地，继续向后逃跑，忙拦住几个问道：

“你们是哪部分的？”

“第 188 师的 × × × 团的。”散兵惶恐地答道。

“谁让你们撤的，刘师长呢？”覃联芳还以为这些兵们擅自撤退，把师长抛到了前线不顾。

散兵们一下子有了理由，七嘴八舌地叫道：“师长比我们先撤，现在已经过了军部。”

覃联芳气得暴跳如雷，连吼带骂，“杀”声迭迭，面前的几个散兵吓得一哄而散，事已至此，覃联芳气也没有用了，他只好抓起电话命令凌压西：“你赶快把第 189 师撤出阵地，转进浣水集中。”

凌压西不解地问道：“军长，我们这稳如泰山，为什么要放弃？”

“刘任跑了！你想守在那让鬼子抄你的后路吗？”不等凌压西回话，覃联芳又余怒未休地下令：“你马上把黄伯铭就地枪决，不必解送军部。”覃联芳正在火头上，倘若刘任在眼前，他会毫不犹豫地枪毙他。可是，惩办刘任却不是覃联芳的权限。黄伯铭是凌压西手下的一个团长，在几天前的战斗中，擅自脱离前线，遭枪毙也属罪有应得。

广济正面洞开，牛岛旅团于9月6日午后占领了广济县城，今村旅团亦进至广济南面地区。不过，具城失落并不等于战役结束。从6日开始，第4兵团的部队分别向广济正面及黄广公路日军侧翼连续反攻，黄广公路30多公里的地区到处都在战斗，战况紊乱激烈。稻叶四郎中将不得已，将师团预备队第13联队也投入第一线作战，并把能够机动的部队拼命机动，哪里吃紧就向哪里堵漏。日军战争史著作队有限的字句，形象地反映了混战中第6师团的处境：“敌企图夺回广济，顽强地进行反击。我采取东奔西走的战斗行动，第6师团主力在广济地区日夜不停地击退连续反攻的敌人。”

中国军队的反攻，延缓了日军南下向田家镇攻击的时间，并迫使日军第6师团始终未能以全力进攻田家镇要塞，为田家镇方向的作战创造了一次歼灭战的良机。可惜的是，这个机会没有充分把握住。

###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这是《尚书·旅獒》中的一句话。仞者，中国古代度量单位，一切为八尺；篑者，盛土的筐子。其语意为，堆一座土山，就差一筐土而未能成功。与“功败垂成”的意思相近，含有强烈的惋惜、遗憾之意。

田家镇保卫战正应了中国的这句古话。

田家镇守军的指挥官李延年中将拥有好几个头衔，身兼第11军团军团长、田北要塞司令和第2军军长。直接指挥的部队包括第2军的第9师、第57师，以及要塞炮兵等部队。

田家镇是武汉东面长江上的最后一道关口，李延年是蒋介石中央军的嫡系将领，要点加嫡系，反映了蒋介石对田家镇战役极端重视。早在8月6日黄梅失陷以后，蒋介石就为田家镇要塞的安全问题焦虑费神了，他在给李延年等人的口授电文中勉励道：

“查田（家镇）、富（池口）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乃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最后之屏障，其地位重要，勿待多言，而崇山对峙，江面狭窄，复有相当工事及备炮，洵我国最坚之要塞。查各部乃国军精锐，其各激发忠勇，以与要塞共存亡之决心，积极整备，长期固守，以利全局，以扬国威，并晓谕官兵共体兹意。”

李延年当然知道蒋委员长对他的器重。自24岁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后，李延年一直为蒋校长南征北战，从学兵、排长、连长、营长……一直干到军团长。李延年首次与日军作战是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当时，他作为第88师副职与师长俞济时道率部驰援19路军。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延年历经淞沪、徐州等几次大会战。此次武汉会战，李延年出任田家镇守军最高指挥官，其任务既光荣又艰巨。

作为高级将领，李延年明了田家镇之战成功与否的标准，不在于最终确保其不失，而在于守多久，予日军以何等程度的损失。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要塞，蒋介石懂得，李延年也懂得，尽管中国在对外宣传中高叫要“死守大武汉，确保大武汉！”这不过是想激励军民的斗志。宣传非常必要，但它不等于真正的作战指导，“以空间换时间”，重创日军才是中国统帅部的底牌。底牌不可过早泄露，否则会涣散军心，甚至成为怯战、退缩的借口。

日本人称田家镇是“旅顺口”，李延年对此既同意又不同意。就打击日军而言，田家镇理应成为第二个“旅顺口”，当年俄国人在旅顺口打得日军



死伤枕藉，至今余痛难消；就最后结局而言，田家镇绝不能成为第二个“旅顺口”，因为俄军毕竟被全部歼灭。既是“旅顺口”，又不是“旅顺口”，其间运用之妙、分寸把握，全在李延年的临机处置。

田家镇攻防战的双方市阵全无新奇之处，中国军队知道日军会从何处下手，日军也了解中国守军将如何防御，这倒不是由于双方的情报准确，而是地形就是那么个样，出不了什么奇兵。

田家镇坐落江边，东北面是武山湖和黄泥湖，西北面是马口湖，两侧湖沼之间夹持一条陆路直上广济，广济方面日军若想进攻田家镇，只能由北向南，循此丘陵地带推进；另一条陆上攻击路线在田家镇东面、武山湖与长江之间。这条路线布满泥沼，狭窄难行，而且必须先攻占武穴镇，好处是可获得江上日军舰艇的火力支援。双方都认为北面是主攻路线，东面是助攻路线。

日军的部署是：第6师团由北向南主攻，海军陆战队从武穴登陆，由东向西助攻。李延年针锋相对，以第2军主力第9师防御从广济南下的日军，以第57师堵击沿江边西进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要塞炮兵在控制江面的同时，以火力支援陆地作战。9月10日，日本海军舰只一面扫雷，一面强行溯江至武穴附近江面，与武穴镇中国守军的炮兵部队激烈炮战。14日，沿长江南岸推进的波田旅团和海军吴第5特别陆战队攻占了江南岸边的码头镇。码头镇与武穴隔江而对，间距3000米，码头镇失守，日军得以由此隔江炮击武穴，并掩护海军舰艇在江上的扫雷作业。经连续几天飞机轰炸、舰饱和岸炮的猛轰，武穴镇被炸成一片废墟，从码头镇方向看，武穴完全笼罩在一团烟雾火海之中。9月16日晨6时40分，日军海军吴第4特别陆战队在续木祯贰中佐率领下，借助飞机、炮火掩护，在武穴稍下游一点抢滩登陆。经1昼夜激战，于17日将日本海军的旭日旗插上了武穴镇。中国守军退出武穴时，破坏了长江堤防，使日海军陆战队的西进道路呈现泛滥状态。

这个方面的中国守军第57师，一直抵抗到9月底，迫使日军陆战队历时12天之久，仍未能通过武穴至田家镇间区区20公里的路程。经此一战，第57师基本打光，剩余部队只编了几个连，旅长以下军官伤亡多人，其中施中诚师长的外甥龙子青团长亦以身殉国。

最严重的威胁来自田家镇的北面，最大的战果也出在这个方面，日军第6师团主力差一点遭到全歼。9月15日晨，第6师团以一部在广济地区应付中国军队的反击，另以第11旅团，外加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工兵第4联队、辎重兵第6联队一部，以及全师团1/3的卫生部队和第1野战医院等部，组成强大的攻击部队，在今村胜治少将指挥下，由广济南下直指田家镇。出发前，稻叶四郎中将非常乐观，认为只需一周时间即可占领田家镇，并按照这个估计为进攻部队配备了粮草弹药。未曾想，6天的仗打成了14天，稻叶四郎轻敌妄断，几乎使今村支队弹尽粮绝，濒于绝境。

今村支队的第二天比较顺利，一气推进17公里，超过铁石墩一线，傍晚进抵松山口地区。这一带的丘陵高地标高在300米左右，是李延年部第9师的前进阵地，该师第26旅扼守在这里。由此开始，今村支队进入了血战。

15日当晚，今村胜治不顾部队疲劳，企图夜袭，一举突破松山口前进阵地。守军第52团为不使日军过早接近主阵地，在前沿即与日军反复争夺，激战一夜，日军寸土未得。第2天拂晓，今村胜治集中全部几十门火炮猛轰守军阵地，天亮之后，日军航空兵飞机数架亦赶来助战。太阳升起又落下，阵地仍在中国守军手中。17日，继续攻防战。鉴于日军飞机威胁甚大，第9师

郑作民师长命令各部队，组织对空射击，迫使日军飞机不敢低飞，减杀其轰炸精度。有趣的是迫击炮竟然也能打下飞机，一架日军飞机在俯冲上拉时，正巧碰上落下的迫击炮弹，当即坠毁。中国守军欢声雷动，士气大振。又经过一天一夜战斗，第26旅伤亡营长以下军官60余人，士兵800余人。至17日下午，今村旅团逐渐攻占了松山口前进阵地，平均每日进展不过数百米。

攻击难产，天公又开始作对。当天夜晚，天空飘起细雨，绵绵不绝，进而变成18日的倾盆大雨。今村少将坐在临时搭成的棚屋内，心情犹如外面的淫雨一样阴沉。据侦察，前方敌人主阵地有两道铁丝网，关键部位筑有钢筋水泥地堡，还有数道坚固的阵地。即使晴天攻击，其困难也会超过目前的几倍，更何况在这种鬼天气里。棚屋顶上漏雨越来越大，已经成了一道道小瀑布，脚下泥泞一片，雨水像小河一样四处流淌。

“明日攻击，炮兵配合和弹药输送都会困难重重，航空兵的支援也无法指望了。”今村少将有心想等待天气转晴，可拿不准要等几天。师团长临别说过：“今村君，拜托了，一周后听你的捷音。”当时师团长脸上的信任神色，今村仍历历在目，但内心却有了一种套上紧箍咒的感觉。今村下意识地掐着手指：“15日出发，今天已是第三天了，不管天气好坏，总攻不能推迟。”

“旅团长，后方部队遭到敌人从右侧背的攻击，呈现防御战状况！”一个参谋急慌慌地报告。

今村一怔，师团长答应过，要我放手进攻，无须顾虑后方，现在这是怎么回事？看来广济方面的敌情仍很严重。往回退？今村少将从来不吃回头草。今村狠狠地摇摇头，竭力使混乱的头脑清醒过来，“命令第3大队退出攻击，驰援第2线，占领松山口南侧高地，掩护旅团侧背，主力继续攻击正面敌军。”

18日至21日，大雨滂沱，今村支队冒雨日夜不停地猛攻松山口南面的第9师主阵地。21日晚，虽占领了阵地一角，但全线仍在僵持。正面未突破，后路却被彻底切断，今村支队陷入三面被围之中，仅有东面黄泥湖沼泽地带仍然开放着，但却无法通行。

从侧后包围今村支队的是第26、第48、第86三个军，其中第86军上至军长何知重中将，下至普通士兵，几乎清一色贵州人，第103师师长何绍周少将还是何应钦的侄子。

第103师在南京保卫战中，打得仅余500余官兵，1938年1月撤到湖南平江重新整补，兵员主要来自贵州。1938年6月，该师在麻城全部换发捷克式步枪、轻机枪及重机枪。重机枪性能优良，能平射高射两用，使用钢心弹时，可射穿轻型坦克的装甲。全师官兵从未见过这样的锐利武器，因此斗志非常高涨。广济失陷后，伤愈回到前方的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白崇禧返回军委会）命令第86军转向田家镇方面，击敌侧背。第86军当即由广济西面的栗木桥向广济—田家镇之间猛插，冒雨急行军几十公里，进抵松山口一带，发现南面第9师阵地方向战斗极为激烈，何绍周师长当即命令部队发起攻击。第103师副师长万式炯少将日后回忆：

“从18日晚起，我师向敌侧背攻击，非常活跃。19日，我蕲春方面又增加第121师两个团，使敌陷入苦斗之中。20日，我军第121师又向敌之后侧发起攻击，田家镇要塞也对敌炮击，使敌遭受三面围攻，伤亡很重。”

万式炯的回忆虽然时隔几十年，但仍与日军的战史记载惊人的吻合。日本方面记载：

“从18日晚，敌向支队侧背攻击非常积极，除第3大队继续苦斗，支队长又用后方部队编成步枪部队，参加防御。20日，后侧之敌又有增加，我军不断伤亡，形势危险。支队长从主力部队中抽出步兵中队增援后方方面，并命令山炮中队支援。由于激烈战斗，支队的弹药、医疗物品极感不足。”从这个记载中不难看出，今村支队已经无力攻击田家镇，转而采取守势以求自保了。

15日到21日，最初规定的一周时限已经用完，后略被切断，弹药、粮食、药品告竭的报告接连不断地涌向今村少将的本部，今村除了将危机情况频繁电台广济的师团长外，只能命令部队作困兽斗。

最能表明今村支队困境的是随军的第1野战医院。几天来，前后战线送来一批批伤员，由于作战人员短缺，凡是勉强能行走的伤员一概自己去野战医院。这些伤员在雨水、泥泞中翻滚爬行，等到了医院，已是气息奄奄，有的干脆因失血过多，倒毙路途。本应优先供给的医院没有一粒粮食，连伤员电要用薯类、野菜充饥。至于药品，《熊本兵团战史》中记载：

“连日连夜的激战，大批伤员和痢疾患者进入医院，全力救治伤员的医院用尽了所有药品，任求氏溶液一支也没有了。军医们束手无策，只能仰天长叹，难道经过连续激战，逃脱死亡线的勇士们，真要死于无药少医的野战医院吗？院长中野军医少佐眉宇间现出一丝异常的决断，用山间的清泉煮沸携带的固体食盐，制成应急食盐水，用来擦洗消炎，或者直接注射。现在看来，这几乎是一种无谋无识的举动，可在当时却是唯一残存的手段，真是不得已啊！”

9月20日午，九江日本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司令部。司令官塚原二四三少将正在接电话，电话是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打来的。塚原少将听得出来，尽管对方力图以平静的语调说话，但仍能感受到一种不安和焦急。由于对方音量太大，塚原只好把话筒挪得离耳朵远一点，正在桌旁采访的几名记者也听到了冈村的声音：

“塚原司令官，江北第6师团在田家镇北面被敌包围，处境危急，请阁下力排万难，派海军飞机前往支援，并空投弹药物资。”

塚原对田家镇战斗非常关注，但没想到会如此糟糕。几天来的恶劣天气，迫使第2联合航空队的近200架各类飞机动不了窝，因此，只能从陆军的简单通报中了解一般战况。而陆海军素有隔隙，双方尽吹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对走麦城一向讳莫如深。塚原由此推断，不到万不得已，冈村宁次不会这样火烧眉毛，亲自请求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塚原毫无旁观之意，可是，天气……塚原手举话筒，眼睛转向窗外，数米以外，雨雾腾腾，能见度太差，飞机根本无法起飞，就是起飞了也找不到轰炸和空投的目标。这一点，冈村中将不是不懂，显然是急懵了。

“司令官，天气太糟，我的飞机已连续几天无法升空，贵部的处境我非常理解。目前，我所能做的就是备齐弹药物资和人员，一俟天气转晴，哪怕只有一二个小时，我都将立即出动，全力解救第6师团。”塚原少将想让冈村理解自己，又提醒了一句：

“能不能利用小型舟艇，通过湖沼地带输送物资？”

“我已与海军舰艇部队联系过了，看来只好先这么干了。我现在即派宫崎大佐到你处待命，准备随飞机前往战场观察，请多关照。”

冈村放下电话，转身下达电令，要稻叶四郎中将从广济方面抽调部队，

火速南下田家镇，务必打破中国军队的包围，解救今村支队。

冈村的急电尚未到达广济，稻叶四郎师团长已经采取了紧急救援措施。9月20日，第36旅团长牛岛满少将在师团长的严令下，不顾广济地区中国军队连续反击的压力，硬挤出第45联队的第2大队，在山本少佐率领下，于当日清晨掉头南下，但在四望山附近与中国军队遭遇，南下被阻。次日夜晚，稻叶四郎再次抽调第23联队的4个步兵中队、2个山炮中队、1个辎重兵中队及部分工兵，由他田少佐指挥，组成混合部队驰援。稻叶四郎能抽调的部队都抽了出来，再抽调，广济地区就保不住了。

然而直到25日，救援日军始终无法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被挡在松山口以北的铁石墩一线。被包围的今村旅团顾不得南下，抽出3个步兵中队和1个速射炮中队从松山口向北竭力攻击，企图在包围圈上打开一个缺口，与铁石墩方面的师团增援部队会合。

广济至田家镇之间数十公里的地段，硝烟弥漫，包围、反包围，战况异常混乱。今村旅团被围于松山口及其以南地区，而从北面切断今村旅团后路的中国军队又承受着南北日军的两面夹攻。如果老天继续帮助中国军队，如果日军海军没有优势，今村旅团必被歼无疑。

9月21日午后，连阴降雨数日的天空开始转晴，地面和天空中的湿气升腾而上，形成大片大片的云层。在九江机场待机的宫崎大佐立即登机，赶赴战场上空侦察。透过云层缝隙，地面上隐隐约约地现出一些白色斑点。

“降低高度，尽量接近地面！”飞行员按照宫崎的命令穿过云层，从山头上方掠过。看清楚了斑斑白点是一些日军士兵，他们不顾暴露目标，身穿显眼的白色衬衣，在开阔地上摆出一个巨大的“药”字。宫崎大佐急忙写了一张纸条装入通讯筒，掷向下方日本阵地。上写：“今村旅团长，我奉军司令官命令，观察你部奋战情况，我皇军官兵虽身陷重围、弹尽粮绝，仍能以武士道精神，浴血奋战。望继续坚持。军司令部宫崎周一大佐。”

九江机场上，塚原二四三少将亲自督促，一架架战斗机、轰炸机满载而起，鱼贯升空。九江对岸的二套口机场是陆军航空兵第4飞行团的前线机场，藤田少将身着飞行服，登上一架重型轰炸机，亲自率大机群飞赴田家镇方面。

几天来免遭日军飞机轰炸的中国军队阵地上，火光闪闪，炸点密集，包围圈内的日军则欢腾雀跃，拥向一个个自天而降的降落伞。与此同时，第11军派出工兵部队，在海军的大力支援下，以小型舟艇满载弹药、粮秣，从武穴镇经过雨水上涨的湖沼地带，建立了今村旅团东面黄泥湖的补给线，并利用舟艇返回，把大批失去战斗力的伤病人员送往后方。

24日夜至26日，经两昼夜激烈争夺，日军南北对进，终于在中国军队包围圈北面撕开了一个口子，今村旅团得救了。随着增援部队到来和武器弹药的大量补充，以及陆海军航空兵的全力协同，今村旅团于26日夜重新恢复向南攻击田家镇要塞的主阵地。此次总攻，除了今村旅团主力以外，新增援的池田部队也在右侧加入攻击。

守军第9师师长郑作民和第26旅旅长杨宝珪，整日整夜在第一线亲自指挥，无奈经多日激烈攻防，全旅伤亡过大，剩下的部队虽连连组织逆袭，与日军作逐寸逐尺地争夺，但在日军波浪式不间断的进攻下，多处阵地被突破。第53团一连少尉排长袁次荣，眼看全排士兵伤亡殆尽，弹药告竭，阵地已在所难保，遂一人将所有手榴弹收集拢来，接连向进攻的日军投去。日军死伤数十人后，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袁排长视死如归，从容打开重机枪匣盖，把

最后一颗手榴弹放了进去，拉断导火索，紧抱枪身。轰然一声，逼近的日军被这一英雄壮举惊得目瞪口呆。

田家镇危在旦夕。北面中国军队的包围圈虽已被日军撕开裂口，但各部队仍在严厉的命令下，用人海战术继续猛攻日军的掩护部队，以解除田家镇的危局。扼守松山口附近高地的日军山本部队拼命抵抗，伤亡惨重，一些中队减员达 40 余人，几乎丧失了作战能力，然而中国军队的攻击也成了强弩之末。

28 日，日军终于攻占了要塞西北约 2 公里的玉屏山。该山标高 462 米，是这一带的最高峰，玉屏山一失，整个要塞俱在日军火力俯射之下，守军虽退入复廓阵地，但已无险可守。为避免全军覆没，李延年适时下令，放弃要塞，乘夜向西撤往黄石港。

次日上午 11 时许，日军开进了田家镇废墟，时间比预期的整整延长了一倍，而且，今村旅团还差点被吃掉。30 日，第 6 师团上报了今村旅团的初步伤亡统计：“截至目前查明，我方战斗死伤官兵 1150 名，内将校 25 名，预料还会增加。”注意，这里不包括患病死亡和失去战斗力的人员，也不包括广济地区的损失和海军陆战队的损失。不过，有一点很明确，第 6 师团经广济、田家镇一战，又一次丧失了续战能力。日本战史著作指出：

“第 6 师团自 9 月 6 日占领广济以来，日夜不停地遭受敌人的反攻。这期间，还进行了攻占田家镇要塞的战斗，伤亡很大，战斗力不易恢复。计划等待预定于 10 月 25 日到达的约 3000 名补充兵员到达后，再合在一起向汉口前进。”

第 6 师团被打瘫了，中国守军自己也打残了。撤出田家镇的第 2 军收拢后清点，第 9 师共伤亡官兵 2000 余人，其中包括旅长以下军官 130 余人，第 57 师剩余的部队仅够编成几个连。

蒋介石对田家镇没能坚守得更久一些，感到非常恼怒，并责怪外围部队策应迟缓，造成良机丧失。在蒋介石的追究下，与第 86 军共同攻击今村旅团后方的第 26 军军长肖之楚中将，向蒋介石发了一封诚惶诚恐的申诉电：

“职追随钧座十余年，虽未建功立业，以报知遇，对于命令之服从，自信尚能做到。此次对田家镇要塞，策应迟缓，实为事实与环境所促。职已饱定不成功便成仁之决心，率残疲之卒，向赋予之任务迈进，所有部属，亦能共体斯旨……”随后，肖之楚又将第 26 军在广济作战和田家镇策应作战中的惨重伤亡情况上报蒋介石，以求得谅解。第 26 军全军万把人，伤亡失踪官兵达 5712 人，残余人员为 4955 人，照理说，一支部队打到这个份上，可以认为是尽了力了，但是，田家镇太重要了，为了保住这个战略要点，即使打光几支部队也是花得来的。

## 第八章 撤退不等于结束

### 信阳失守

进入10月，武汉地区的气温逐渐凉了下来，可战况却愈益白热化了，已经连续奋战三个多月的中国守军开始感受到真正的危险。威胁首先来自信阳方面。

信阳，豫南重镇，处汉口以北京汉铁路之上，是武汉三镇的北大门，日军第2军向西进攻的终点目标就是信阳。日军计划在占领信阳、隔断中国第1战区和第5战区的联系后，再折转向南进攻，沿京汉铁路拊汉口侧背，遮断京汉路以西大别山脉中的中国军队的退路。中国第5战区部队在六安、固始、潢川等地的节节阻击，其目的也是延缓日军进攻信阳的时间，完全可以认定，信阳之战是大别山北麓作战的一个重要枢纽。

为了守住信阳，蒋委员长拿出了他的起家部队——国民革命军第1军。这支部队是黄埔嫡系中的嫡系，早期的黄埔学生几乎都在这支部队中服过役。第1军的前身是黄埔军校的教导团，以后逐渐扩大，北伐前组建为第1军，号称“党军”，周恩来曾担任过该军的党代表。可以说，国民党中央军的庞大武力统统是由第1军滚雪球似地滚出来的。

既然是“天下第1军”，它的军长自然也是蒋介石最器重的将领。当时的军长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陆军中将胡宗南，又兼第17军团军团长，胡宗南在黄埔一期生中提拔的最快，团长、旅长、师长，乃至军长，几乎每一个晋升之阶胡宗南都是第一个登上去的。在众多黄埔将领中，胡宗南是最耀眼的一颗星。胡宗南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印象也很深，这不仅仅因为他多年与共产党人为敌。青年时代的胡宗南思想进步，在黄埔军校中与共产党人的关系相当不错。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在第1军中“清共”时，胡东南曾在夜间与几位好友同往党代表周恩来处，为其送行，以表同情。据说，周恩来多年后谈起大革命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缺点时曾表示，如果工作做得好一些，甚至胡宗南等人也有可能团结过来。解放战争末期，中共及解放军也曾派人，试图争取胡宗南起义，投向人民一边。然而胡宗南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斗争后，自认无法见谅于共产党，终于未能回头是岸。

用“天下第1军”保卫信阳，蒋介石对信阳一战重视可见一斑。可是这一仗打得不理想，重要原因在于胡宗南自恃天之骄子，肆意排斥杂牌异己的恶劣作风。

除第1军外，临时配属第17军团指挥的还有川军第45军。9月中旬，第45军军长陈鼎勋中将率第124师、第125师由襄樊赶赴信阳，抵达后，发现城郊山岗上设有高射炮阵地，一些树林中隐蔽着不少炮兵部队，公路上坦克履带的痕迹比比皆是。这些川军官兵抗战一年多来，转战晋东、鲁南、徐州各地，从没有与机械化部队一道作过战，这次发现有炮兵，装甲兵配合，顿觉腰杆子硬了三分。但是很快，川军将领们就感受到中央军的那份轻视杂牌军的心态。

胡宗南一道电令：“日军现在与我第2集团军在潢川、光山激战之中。第45军立即在罗山以东竹竿铺南北地区布防，拒止敌军西进，以掩护第1军主力集结。”胡宗南想的是，先让川军在第一线挡一挡，挫折日军的锋芒，待第1军主力完成集结后再行策动反攻。他对此不无得意，认为这是仿效田

忌赛马的典故，以劣等马对敌上等马，而后再投入第1军的生力军。如果不掺杂牺牲杂牌的心理，这种用兵似乎不无道理，但第45军的将将却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一辆吉普车在雨中驶入罗山城西第45军军部。第17军团副军团长下车后，也不进屋，就在院中对陈军长和两个师长开始训话，大意是第1军主力即将开到罗山，要求川军部队努力作战云云。两个师长都是穿草鞋，裤脚卷至膝盖以上，在雨中肃立听其训话。未几，该副军团长讲完之后，匆匆离去。两个师长眼瞅着吉普车溅起的泥水，一句话也说不出。

9月18日，日军第10师团占领演川后，当即派第8旅团的冈田资少将率部队向罗山方向发展攻击。冈田部队进至罗山以东15公里处的竹竿铺附近时，遭到凭借竹竿河设防的第45军部队的抵抗，双方激战一天，阵地没有大的变动。第二天凌晨，日军纵深升起一个巨大的充气飞艇，地上数百名日军士兵用几十根绳索将飞艇系留在300多米的半空，上面的日军观测人员手持高倍望远镜，居高临下，把中国军队的前沿与纵深情况尽收眼底。日军初次使用气球进行战场观测是1914年攻打德军的青岛要塞之时。24年过去了，日军竟然还在使用这种原始的观测方法，这大有点欺负人了。可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硬是拿它没有办法，少数的高射武器全部用于后方重要市镇的防空，第一线部队的轻武器够不上，打不着，干瞪眼瞅着硕大的汽艇在空中耀武扬威。在高空观测的校正下，日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倾泻到中国守军的头上。

竹竿河大桥是双方争夺的要点，守军先是在桥东阻击，实在抗不住了遂交替掩护撤向桥西。但是，在日军炮火的猛烈轰击和步兵的贴身紧逼下，撤退组织得不好，再加上没有必要的工兵器材和破桥装备，竟然把一座完好的大桥留在了身后。第125师师长王仕俊得知后大怒，赶到桥西桥头堡责问守军团长：“你为什么不把大桥毁坏？此事认真起来，抓你个通敌罪也不为过！”

“师长，实在是来不及，敌人逼得太狠，部队好不容易才撤到桥西，敌人即以火力控制了桥头，炮弹也一个点地往下掉，根本无法再破桥了。再说，我总不能把弟兄们留在桥东。”

王仕俊长叹一声：“亏你还是个军人，你这是妇人之仁！你以为救了不少弟兄，可为了你留下的这座桥，更多的弟兄要付出生命代价！”

王仕俊余怒未息，手指战抖着指向团长的鼻子：“你给我守住桥西桥头堡，只要还有一个活人，阵地就不能丢。这里也是你的死地，你他妈罪有应得！”骂着，王仕俊起身离去。屋内几个人呆若木鸡，半天缓不过劲来，耳边仍震响着师长最后的警告：“告诉你们全团，我的执法队就在你们屁股后头蹲着，只要发现你团的人员，不论军官还是士兵，不论什么原因，一律以临阵脱逃论处，就地处决！”

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守军上下自忖打也是死，退也是死，反倒横下心来拼起了命。团长下到营里，营长下到连里……全团官兵人人操枪，个个上阵，一批又一批炸桥组派了出去，但在日军绵密的火力下或死或伤。一个中国士兵全身缠满了炸药，爬上桥面引爆，人被炸成了碎屑，可大桥不过略有损伤。

日军步兵在坦克前导下向桥面扑来，守军没有反坦克武器，只能以各种轻武器集中射击坦克后面的步兵，力求拒止日军步兵过桥。日军坦克装甲被

打得丁当作响，不顾一切地冲过大桥，直闯守军阵地，钢铁履带横压竖碾，把一个个掩体连同里面的守军一起碾碎。一位名叫罗汝汉的连长亲自控制一挺机枪，机枪手看到坦克压了过来，一时乱了方寸，跳出战壕向后逃去。罗汝汉大吼一声：“你他妈的找死！”伸手一把没拽住，眼睁睁看着奔跑的机枪手被坦克机枪扫倒。罗汝汉抱过机枪紧贴壕沟地面趴下，双臂支撑着身体，与地面保持一定空隙，隆隆作响的坦克到了头上，停下来左右扭动几下，碾下大量泥土将壕沟填平了半截，然后又向另一个火力点冲击。全身被埋的罗连长头脸憋得快要爆炸，奋力晃动顶出土层，半截身子还立在土里，就端起机枪兜头扫射跟进的日军步兵。阵地上其他官兵有的抱起集束手榴弹炸坦克，有的不顾坦克肆虐，一个劲地猛打桥上的步兵。一辆坦克起火了，其它两辆发觉步兵没跟上来，也不敢久留，掉头驶回桥东，再次引导步兵冲锋。如此再三，直到天黑。

天黑后，日军改变战术，以一部兵力继续佯攻大桥，以主力分别于桥两侧涉水强攻，上岸后径直猛扑竹竿河镇。守军两次增援与日军争夺集镇，均未得手。日军大部队乘势突破桥头堡，战线移至桥西地区。又经过一个白天的村落争夺战，罗山县城裸露在日军面前。

守备罗山县城的第124师师长曾甦元眼见第125师部队退向罗山以北，怕困守孤城遭日军包围，又见第1军部队已赶到罗山以西栏杆铺占领了阵地，遂不顾军长陈鼎勋派员督战，擅自下令弃城撤退，打算在栏杆铺地区协助第1军防御。

战后，蒋介石在西安召开师长以上将领的军事会议，检讨武汉会战之得失，当谈到罗山失守的问题时，蒋委员长半晌不吭气，脸色阴沉得吓人，目光直刺坐在一边的师长曾甦元。曾甦元吓得面如土色，身上冷汗一阵接一阵，什么话也说不出。倒是军长陈鼎勋沉得住气，尽管他也对曾甦元当时不听命令，执意撤后一事非常恼火，但对胡宗南第1军在栏杆铺停留，不尽快支援罗山地区战斗，蓄意让第45军在第一线硬拼死顶的作法更是气愤。尤其是陈军长已经得知，胡宗南先一步在委员长面前告了御状，把罗山以及信阳失守的责任倭罪于第45军，因此，早准备在会议上为第45军辩解一番。陈鼎勋起立发言：

“我军仅有最劣的川造武器装备和少数俄式及马克沁重机枪，又系临时组成之师，在罗山前线与步骑炮空联合作战之日军奋战三个昼夜，已完成掩护第17军团主力集结信阳的任务。此外，友军已进至罗山以西栏杆铺，但就地构筑工事，不思增援罗山前线。以我伤亡惨重之部队困守孤悬前沿的县城是否得当，尚在不定之中。我部弃守孤城并非没有道理，而且也未形成溃退，全军退守栏杆铺第2线后，即在友军两翼占领阵地，与正面第1军部队共同进退，这岂能说是作战不力？”陈鼎勋见好就收，没有直接指责胡宗南弃守信阳一事，但在座高级将领们都不是傻瓜，不少人心中默默思忖，“是啊，苦罗山失守应由第45军负责，那么信阳失守难道不是胡宗南的责任吗？”

陈鼎勋坐下后，会场上的气氛像凝固了似的令人窒息。蒋介石稍微缓了口气，宣布给陈鼎勋撤职留任处分，给曾甦元记大过两次，而对信阳失守则闭口不谈。蒋介石明显偏袒嫡系，这种作法在抗战中制造了不少下应有的矛盾。如果说众多杂牌部队将领在抗战中不计嫌隙，矢志抗日，那绝不是有爱于蒋介石，而实在是有爱于国家民族。

9月21日，日军冈田资少将的第8旅团进占罗山城，然后向信阳方向展



开追击，从而形成了与师团主力脱节的冒进之势。9月22日，胡宁南命令第1军和第45军部队从西、北、南三面反攻罗山，打算包围吃掉冈田旅团。初期进展顺利，逐步从罗山以西地区将日军逐村驱逐，压进罗山城内，两翼部队也已前伸到冈田旅团的后侧，形成了包围，冈田旅团处境岌岌可危，仅步兵第39联队的2800人就已骤减至不足800人。

然而，攻坚不仅在抗战初期，就是在抗战的中后期始终是中国军队一大难题，直到美械装备源源而来，部队火力极大加强之后，才逐步具有了攻坚的能力。在此之前，中国军队可以说基本不具备攻坚能力和手段。胡宗南号称“天下第一军”，但那只不过是相对于中国军队的范围而言罢了。在反攻罗山战役中配合胡宗南部作战的炮兵第15团最能反映中国军队的装备低劣情况，因为它是军委会直辖的特种部队。该团第7连副连长王创焯中尉追忆说：

“该团系俄式炮团，1938年5月初成立，6月初领炮，中旬领到骡马，7月中旬即奉命出发，9月中旬参加罗山、信阳附近战斗。

俄造野炮及其弹药的性能，野炮出厂时间早者为1898年，后者为1914年造，炮身奇重，上坡时，需8匹健骡挽曳。……炮弹射程8000余码，着发时，以破片过大，杀伤力几近于零。”

这如何还能叫炮？简直就是古代战争中的抛石器。竟然还被中统最高统帅部作为直辖的特种兵！不过话说回来，就这种玩艺，中国自己也没有，还是仰仗俄国人的支援才获得的。

罗山告急，冈田旅团告急！稔彦王中将严令筱塚义男的第10师团主力驰援罗山。9月28日，日军主力到达，重新发起攻势，胡宗南第17军团各部只好撤围退回栏杆铺一线转入防御，双方在信阳以西顶了牛，战况出现僵持。

一方为了守住信阳，另一方为了尽快占领信阳，都在紧急调兵遣将。稔彦王中将只剩下一个第3师团了，现在，他决心把最后一支机动兵力投放战场。9月底至10月初，藤田进中将的第3师团以及岩仲义治大佐的坦克第7联队的数万大军，沿着合肥—信阳公路浩浩荡荡西进。公路上坦克、装甲车和各类汽车昼夜不绝，厚厚的烟尘把路两边行军的步骑兵们遮盖得如同土猴。10月1日，藤田进的师团司令部到达潢川。

与此同时，从汉口至信阳的京汉铁路线上也在超负荷地紧急军运。为保住信阳，中国军事委员会从长江及江南方面紧急抽调部队，与信阳地区的第17军团台组为第5兵团，任命武汉卫戍总司令罗卓英上将为兵团总司令，中国统帅部也使出了最后的力量。

然而，第5兵团尚未集结部署就绪，信阳地区的胡宗南第17军团先自垮了下来。胡宗南光顾了防御罗山到信阳的公路正西，忽略了日军惯用的两翼迂回的战术。10月初，日军第10、第3两个师团放弃正面死打硬推的企图，主力分两路向信阳南面和北面迂回进攻。第10师团主力冲破胡宗南薄弱的右翼，嵌入信阳以南地区，并于10月6日占领柳林镇车站，切断了京汉铁路。第3师团在坦克第7联队配合下，攻击胡宗南的左翼，于10月11日切断信阳北面的京汉铁路。信阳无法再守了，10月12日，胡宗南命部队放弃信阳。

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放弃信阳并不为过，问题在于胡宗南不仅仅放弃了一座城，而且引军远遁，放弃了在信阳外围继续阻敌，迟滞日军南下汉口的任务，这一点原本是可以做到的。

几十年后，曾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仍对此耿耿于怀：

“我原先已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靖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然胡氏不听命令，竟将其全军七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胡宗南部为蒋先生的‘嫡系’部队，在此战局紧要关头，竟敢不遵命令，实在不成体统。……此事如系其他任何非‘嫡系’将官所为，必被重惩无疑。但是此次我据情报告军委会，要求严办胡宗南，军委会竟不了了之。”

胡宗南跑了，立足未稳的第5兵团阵脚大乱。日军华中派遣军当即于10月12日向第2军下达了南下汉口的命令：

“派遣军在击败信阳附近之敌后，应以一部确保该地附近，其余使之进入汉口西北地区，与应该进入麻城方向的部队配合，消灭在江北的当面之敌，且须攻占汉口及汉阳。”

畑俊六大将等了几个月，终于盼到了向汉口最后一扑的时候。不过畑俊六并不满足于仅仅攻占武汉，他还想吃掉中国的大部队，而最有可能被吃掉的是江北的第5战区部队。

### 日本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第五战区的景况要比第9战区险恶。江南的第9战区部队所要对付的是由西向东平推前进的日军，后背和南面均无后顾之忧，即便到了最不济的时候，只要向西或向南退后一步，安全就有了充分保证。而第5战区则不同，北有沿大别山北麓西进的日军第2军，南面是长江及江北岸西进的日军第6师团，在信阳及平汉铁路安全之时，还无大忧，背后还是安全的，但平汉路一出问题，第5战区部队就面临四面被围的现实威胁。

这一点中国人知道，日本人也清楚。日军华中派遣军在命令第2军南下汉口的同时，还命令第11军迅速沿长江两岸向西突进，与第2军协调，争取将江北第5战区部隔绝在平汉线以西和长江以北地区，一举吞食掉。

可是，第11军此时犹如一头挤干了奶水的母牛，再也无力发动重大突破了，其所属的5个师团已全部投入战场，特别是沿江两岸西进的波田旅团和第6师团都已大伤元气，失去了大规模进攻的能力。为了补充第11军的兵力不足，推进沿江作战，华中派遣军从担任后方守备任务的直辖部队中拼凑了4个支队，加强第11军。10月4日，由第116师团的第120联队、野炮兵第120联队第2大队和1/3的卫生队，以及部分辎重部队编成的志摩源吉大佐为首的志摩支队，加入田家镇方向的西进作战：第15师团的第60、第67、第51联队备一部，以及工兵第15联队一部组成高品支队（高品彪大佐）于10月12日在长江南岸的源口登陆，与波田旅团台力西进；同时，派遣军又于10月9日命令将第116师团主力配属给第11军，但因该师团守备的长江沿岸频繁遭到攻击，只能派出第119旅团的部分部队，在石原常太郎少将指挥下，组成石原支队加入江北岸的西进作战。在此之前的10月4日，第17师团的铃木支队也派往瑞武路方向。这样一来，第11军冈村宁次得到了极大加强，除原有的第9、第27、第6、第101、第106师团和波田旅团以外，又增加了志摩、高品、铃木、石原4个支队，其中3个支队都用于沿江进攻。

10月10日，九江第11军司令部电讯室，发报机按键快速敲击，电波直飞广济，“第6师团部：根据全面战局情况，希望尽快结束休整，于10月15日以后恢复进攻，向浠水河一线前进。”

几个小时后，以稻叶四郎中将名义发回的电报送到了冈村宁次手上：“我部在广济、田家镇作战中的伤亡人员至今尚未得到补充，计划等待10月25日到达的3000名补充兵员抵达后，方可一举向汉口前进，此前无力进攻。”

冈村手持回电绕室徘徊，过了好一阵才吩咐道：“告诉九江机场准备飞机，明日前往广济。”他决心亲自督促第6师团尽快恢复进攻。

第二天，一架小型飞机降落在广济第6师团部附近的空地上。连续两天，稻叶四郎师团长和重田重德参谋长陪同冈村中将视察各个部队，并反复研究了整个战局。冈村强调，第6师团必须在近日恢复进攻，争取与平汉路的第2军部队同时占领汉口，以便完成对江北中国军队的合围。同时告诫稻叶四郎：倘若第6师团行动迟缓，攻击不力，中国方面就会把武汉内围的部队调往平汉路方面。阻止第2军南下汉口。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冈村向稻叶通报了派遣军关于武汉卫戍总司令罗卓英已车部分部队北上平汉路的最新通报，同时透露，第6师团当面的中国军队为避免后路被断，已有逐步撤退的征兆。

10月12日下午，冈村临上飞机时，满怀期待地紧紧握住稻叶四郎的双手，“稻叶君，中国有句古话：行百里者半九十。武汉作战能否圆满，全赖第6师团官兵的武士道精神了。”

飞机起飞了，但没有立即离去，而是在稻叶等人的头顶绕飞数圈，晃动着机翼。稻叶四郎懂了，这是司令官在向第6师团致敬。

战后，重田重德大佐谈了他当时的感受：

“第6师团各部在广济、田家镇作战中损失很大，为了等待3200名补充兵员，预计最快也要23日才能发起进攻。听到军司令官要我们‘务望排除万难于10月17日进攻’的要求时，我悲愤得泪水横溢，司令部的要求太冷酷了！但是，命令必须执行。每到夜晚，我就登上附近的山丘，远眺前面的敌军阵地，苦思焦虑。第一、二夜没想出办法，好容易在第二天晚上涌出了信心。我认识到军司令官的冷酷，实际是要我们利用敌军动摇的机会，果断地长驱直入。战争真是奇妙……”

宫崎周一大佐也力冈村的决心捧场：“据以后情况判明，17日发起攻击，正好碰上了敌军总退却的落潮。如果迟一二日进攻，就会失去在退却之敌中突进的战机，就不能实现畑俊六大将赞赏的那种‘疾风扫落叶似的急速追击’。”

日军将校的自诩难免有夸大之处，不过此后日军的攻势比较顺利倒是真的。

10月17日，第6师团从广济地区向西面的浠水一线前进，21日渡过浠水，继向巴河推进，22日渡过巴河，24日晚攻占汉口以北约30公里的黄陂。

与此同时，华中派遣军增派的志摩支队和石原支队已先于第6师团行动，于10月7日从日家镇出发在广济第6师团左翼向西进攻，21日攻占兰溪镇，24日超过团风，25日占领阳逻。

北线第2军在京汉线的得手不仅刺激了第6师团等部队的锐意进攻，而且刺激了冈村宁次夺取头功的欲望。冈村宁次用于江南的4个师本来是被当作武汉作战的重点方向，企图大迂回进到武昌西南110公里的蒲圻附近，切断粤汉铁路，包围武汉地区的中国军队。但是恰恰是江南方面的战况最令日军恼火，直到10月20日，南浔路上的德安仍然未能拿下来，西进的第27师团也被万家岭之战引得被迫向东回援第106师团，以后虽然恢复了西进，

但与第9师团、波田旅团一齐受阻于富水河西岸地区迟迟不能突进。

急功近利的冈村宁次再一次改变计划，将大迂回切断粤汉铁路的计划改为小迂回在贺胜桥附近切断粤汉线。冈村这种变化纯属投机取巧，实际上放弃了围歼第9战区大部队的幻想，仅仅成了为攻占武汉而作战了。

10月21日，冈村下令第27师团和第9师团主力避开幕阜山主脉，改向北面前进。这样一来，既绕过了山地险阻，又在江南岸狭小地带集中了第9师团、第27师团一部和波田旅团、高品支队等部，宽正面变成了窄正面，攻击当然有力多了。10月20日，沿江日军攻占鄂城，25日突破葛店。10月27日，第9师团和第27师团的部队在桃林镇、贺胜桥地区切断了粤汉铁路。

10月26日，日军第11军的部队分别进占了已经撤退一空的汉口和武昌，位于潢川第2军司令部的稔彦王中将不高兴了，他心想：“最先使战局有所突破的是第2军部队在信阳乃至平汉路的进攻，没有平汉路的成功，中国军队就下会考虑全面撤退，可是，到未了摘桃子的竟然是第11军！”

坐镇南京的畑俊六大将了解这位皇族司令官的心情，为了安抚亲王殿下，畑俊六于占领汉口的当天乘飞机飞抵潢川城，一下飞机就向稔彦王中将连连解释：“原本希望第2军和第11军大致同时进入武汉，但中国方面为了撤出江北的部队，拼命阻止第2军南下，致使第11军拣了便宜，此事还望亲王殿下能够谅解。”

稔彦王自然无话可说，他总不能不顾皇族体统去公开计较。

武汉失落了，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令人惊诧的是在这场中日战争爆发后的最大一次会战中，日军竟然没有吃掉中国军队100多个师中的任何一支！北面也要迂回，南面也要抄后路，折腾了几十月，仅到手一座空城。畑俊六也罢，稔彦王也罢，冈村也罢，都难免生出几分沮丧。

## 国共两党所见略同

武汉会战的最后一笔是圆满的，比起淞沪会战、南京会战而言，武汉的撤退相当成功。

10月中旬的西北黄土高原秋高气爽，憨厚的陕北农民如同千百年来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似乎感受不到外面正在激烈厮杀的世界。延安的一切，至少在外表上看起来是那么祥和、宁静，与处于战争旋涡中心的大武汉完全是两个天地。

在表面的平静下面，一批日后成为新中国缔造者的精英人物正汇集延安，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由于战争，中共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未能赶回参加会议，尽管如此，这次全会仍然成为1928年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历届中央全会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

会议是9月29日召开的，这一天正是田家镇失陷之日，目光敏锐的中共领导层得出了自己的判断：武汉会战已进入最后阶段，该是考虑撤退的时候了。

10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部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着手为武汉撤退做好宣传和舆论上的准备：

“现日寇正集中最大兵力进攻武汉，田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各政治机构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注意：

（一）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

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

（二）立即加紧说明我们应争取防御武汉之持久，但应强调武汉以至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保卫，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且一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

5天以后，毛泽东在全会上，向在场的17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30余名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干部作长篇报告。穿着简朴的毛泽东烟瘾大得惊人，周恩来从武汉带来的香烟没几天就叫他抽得所剩无几了。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会场上凡会吸烟的人都毫无顾忌地点上一支烟，任由烟雾笼罩室内。怕烟的人架不住众多烟枪的喷吐，只好在窗前或靠近门口的地方就座。

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腔，旁征博引，纵论宇内古今，把个中日战争的起因、现状以及未来的走向分析得丝丝入扣，透彻明晰。毛泽东的思绪并未拘泥于中日战争本身，欧洲、北美、太平洋……俱在中日战争影响之内，同时也在影响远东的中日战争。

强大的日本人碰上毛泽东这种大手笔、大战略、大胸怀之人，实在是他们的不幸。据说，一路打入日本本土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曾高度评价了天皇的作用，说天皇一人比得上20个师团。天皇的作用虽然很大，但他与毛泽东的雄才伟略根本无法同日而语。

在10月中旬的这一天，当日本国内外，甚至整个世界都在关注武汉三镇的得失之际，毛泽东已经超越了小小的武汉，他的眼光正飞越时空，注视着久远，武汉在毛泽东的胸襟里不过是巨幅棋盘上的一个小小的棋子。他谈到了武汉，语气平静的犹如手中香烟的缕缕青烟：

“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于必要时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可再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诱敌深入，分散、消耗与疲惫敌人的积极的政策。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放弃某些据点，是持久战方针内所许可的，并无为之震惊的必要。”

武汉撤退，此其时矣。延安的判断通过周恩来等人传给了蒋介石。虽不敢说蒋介石受了多大影响，但国共双方所见略同倒是不假，蒋介石已经在考虑撤退问题，其目的同样是保存战力，与日寇再作周旋。

其实，广义的撤退早在会战开始前就已着手实施，重点是各类工业企业。一年以前，淞沪抗战紧张进行，位于战火中心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拥有1279家工厂，但由于拆迁撤退工作组织不力，只拆迁了146家，其余全部沦入敌手。有鉴于上海的教训，中国国民政府早在1938年3月就开始拆迁汉阳铁厂。九江失陷后的7月30日，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连续载文，要求政府紧急抢救人力，抢救物资，绝不能留下资敌。武汉的工人阶级也发出呼吁，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保全一分工业，就是获得了一分胜利的保证！”

最难撤的就是工业企业，但武汉工厂的拆迁相比其他城市而言，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善，效果也最好，在所有内迁工厂中，有57%的工厂来自武汉。至于人员撤退更是比较彻底，到10月中旬，前线仍在激烈作战，而官兵们所要保卫的大武汉已是一片冷寂。包括必须坚守岗位的公职人员在内，全城30万人骤然减至不足5万。每天清晨，偌大一个城市除了二三声油条叫卖声外，

几乎无声可闻。

10月15日第9战区某部十几名官兵押运数名日军俘虏去武汉卫戍司令部，刚刚进城车辆就损坏了，带队的军官四处寻找，打算征用汽车，结果到处都不见汽车的影子。这名军官非常纳闷，一周前他来武昌公干，沿市街到处都是满载人员、物资的汽车，这不过才几天就老母鸡变鸭了。该军官情急之下，跑到附近一处政府机关留守处，抓起电话叫通了卫戍司令部，气狠狠地嚷道，“我们是9战区负责押解日军俘虏的人员，请你们立即派车前来接运！”

“你们自己设法前夹，司令部目前没有汽车。”

听到这个回答，押运军官火不打一处来，他根本就不相信这种鬼话：“你敢再不派车，我就把这几个鬼子全部枪毙！”

对方也炸了：“随你的便，最好连你自己一块崩了，省得世上多一个疯子！”

骂归骂，好容易抓住的俘虏可不能杀，那份责任小军官可承担不起。开步走吧，一行人穿过一条条空旷的大街，两边商店大门封闭，走走歇歇，连喝水之处也找不到。沿街住户门窗上“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某月某日封”之类的布条、纸条比比皆是，“别了武昌”、“别矣吾家”、“我们会回来的”等粉墨字迹随处可见。

好在在一辆贴有特种通行证的汽车路过，司机发现押送的是几个日本俘虏，就停下来搭载了这些疲惫的官兵。听押运军官一通牢骚，司机哑然失笑，“闹了半天，你老兄啥也不知道。从今天起，只有贴特种通行证的汽车才能在市区行驶，其它公私车辆统统遵命疏散。”

稍停，司机又像透露军事秘密似地诡秘地说道：“老兄，全城党政军机关只有107辆汽车有这种通行证，连军事委员会办公处才留了8辆车。”

押运军官听罢转怒为喜，“闹了半天，这就叫焦上抗战。日本人打了几个月，就为了一座空城，嘻嘻。”

## 全师而退

10月24日晚，武汉城区各处爆破发出的巨大声响震耳欲聋，一架涂着青大白日的飞机在武昌上空盘旋，然后向上爬升，径向南面飞去。机舱里蒋介石委员长戎装严整，腰板挺直地端坐在座椅上，脸上平淡得没有任何表情。倒是蒋夫人宋美龄略微显出一些激动的神色，她靠近舷窗，俯视下面东一处、西一处的爆破烟尘，心中涌上一股豪情：“大令，我们可以说是最后一批撤出武汉的。”稍停又说：“你的破坏命令执行的非常彻底，日本人会从中感受到我们坚持抗战的决心。”

“嗯、嗯，很好，很好。”委员长心不在焉地应付一句。此刻他唯一考虑的是前线的部队能不能顺利撤出来，尽管10月初就已要求江南江北两个战区制订撤退方案，近几日也有许多部队陆续退往安全地带，可在第一线与日军保持接触的部队是否能全师而退，实在没有把握。尤其是第5战区的部队，更令蒋委员长担心。

宋美龄了解丈夫的想法，悄声宽解道：“别想了，统帅之道讲求举重若轻，你总不能亲自指挥每一支部队。再说了，百多万人的大会战，即使丢了一些部队也在所难免。”

蒋委员长似听非听地点点头，闭闭眼睛想休息一会儿。“隆隆”的螺旋桨声像有规律的催眠曲，慢慢地将疲惫的蒋介石送入半睡眠状态。过了一会儿，机舱内宁静的气氛中掺杂了几许惊慌，宋美龄以女人特有的敏感感觉到了，她发现飞机的飞行不太规则，一了解，原来是迷航了。

“夫人，怎么办？现在只好返回武昌。”宋美龄抑制住不满：“返回武昌，有把握吗？”到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说有把握，可除此之外别无它途。驾驶员借助地形标识，摸索着飞返武昌机场。机场上，最后一批工兵正在紧张地破坏跑道，突然发现委员长的专机降落了，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再晚一会儿，飞机就别想落下来了！加油，检查，在“轰轰”炮声中再次起飞。目送飞机在晨色中远去，机场负责人抬腕看了看表，已是10月25日凌晨4点多钟。

真险啊！日本人动作再快一点，蒋委员长就会成为他们的阶下囚。蒋介石有惊无险，安然撤离，他所担心的第5战区部队也有惊无险，全师而退。

10月17日，汉口东北靠近大别山麓的宋埠，第5战区长官部正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部署最后撤退阶段的作战任务。司令长官李宗仁上将神态凝重地宣布：

“方针：战区调整态势，将主力逐次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以一部留置苏皖边区及大别山脉游击，以牵制敌人。

要领：第一期维持目前态势；第二期实施转移，时间待定。转移顺序为：江北岸右翼兵团先行转移，尔后大别山中的左翼兵团主力经黄安，在广水越过平汉路，向随县撤出，中央兵团主力掩护左翼兵团转移后，留在大别山中游击。”

蒋介石最担心的是第5战区，李宗仁最担心的则是孙连仲的左翼兵团。从态势上看，孙兵团在沙窝一线从9月中一直顽强拒止日军南下，使日军第13、第16两师团始终无法越过大别山，然而，到10月上中旬，日军在平汉路首先得手，尔后江北岸第6师团也取得快速进展，为了保证右翼兵团顺利西撤，孙连仲的部队必须顶住当面的日军，可是这样一来，自己就面临着后路被合围的险恶局面，再加上正面日军两个师团的拼命攻击，要想敌前脱身，真是难上加难。

10月24日，第5战区各部队接到李宗仁的撤退命令，实施时间是当天下午4时。接到命令后，右翼兵团与敌脱离接触，大踏步向西转移，一路顺利。可处于日军口袋阵最深处的左翼兵团却频频遇险。

24日上午，位于大别山小界岭一线的第71军军部气氛紧张的几近凝固。宋希濂军长绕室徘徊，不断询问平汉路方面日军的最新进展，他很着急，再拖下去，部队就很难撤出了。

“从现在起，电话、电台必须人不离机，所有情况必须马上向我报告，谁懈怠失职，我就枪毙谁！”

下午2点左右，一名参谋进来报告：“军长，右侧友军司令部已经拆除电话线路，人员也在收拢集中，似在准备撤退。”

“马上接孙总司令电话！”宋希濂恼火地下令。恰在此时，桌上电话一阵骤响，宋希濂抢上一步，推开参谋，抓起就说：“我是宋希濂。”

“宋军长，长官部命令”，孙连仲的声音急促紧张，毫无寒暄的意思，“你部第71军即刻按前定撤退方案，交替撤出阵地，经花园、云梦、京山向钟祥以西地区转移。”不等宋希濂回答，孙连仲又复述了一遍。

不到2个小时，第71军各师即按预案分头向西撤退，第61师师长钟松率部先行，宋军长率第87师及直属部队，分4路沿黄安至花园的公路向西急行军。一路上，日军飞机频繁掠过部队上空，但日军飞机对这么大的目标，似乎视若无睹，既不投弹，也不扫射，径直向西南方飞去。宋希濂判断日军飞机的目的，是在破坏前方的道路桥梁，企图阻止部队的撤退。

第4天临近黄昏时，部队赶至花园附近，听到西面约30华里的地方枪声密集，估计已有日军抵达那里。附近友军部队约数千人因情况不明，正在彷徨之中。虽然钟松的第61师于几个小时前刚刚经过花园西去，但情况显然变了，继续昆随西去太危险、太莽撞，现在这种时候容不得半点侥幸。据后卫部队报告，尚未发现日军的迫击部队，向北警戒的搜索队也报告说北面尚无敌踪。宋希濂立即在花园车站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向大家说明目前的形势：

“我们现在处于敌人的大包围之中，再向西行，可能钻入敌军口袋，有被歼灭的危险。在此观望坐延，敌军察觉后将缩小包围圈，亦有被歼的危险。我们必须立即向北移动，暂时隐藏在宣化店、七星坪一带及花园东北地区，伺机跳出包围圈。”

所有到会者，包括友军掉队部队的军官一致表示，绝对信任宋军长的决断，愿意随宋军长死地求生。只是个别军官表示，部队太疲劳，希望吃点东西再走。

“不行！时间稍纵即逝，钟师长刚过去，我们就过不去了，情况多变，必须立即行动。”宋军长就部队行进路线、隐蔽的大致地区，以及联络方法等明确指示之后，即亲率直属队和友军部队循原路向东返回，一小时后折而北向，进入丛林地带，第87师在沈发藻师长率领下也分路向北移动。

经一夜行军，第二天上午，各部大都抵达了三里城、宣化店一带地区，沿途还收容了不少其他部队的落后人员，出人意外的是，这些地区不仅没有敌情，而且没有一点战争气氛。街上行人熙熙攘攘。特别令宋希濂高兴的是，三里城竟囤有军粮一批。宋军长当即要各部前来领粮，除吃用外，尽量带足预备口粮，同时命令派出警戒部队，严密封锁消息，所有无线电台一律暂停使用。宋希濂胆子真不小，竟让部队在这一带潜藏休整了三四天。宋希濂以往的经验告诉他，日军作战往往企图很大，而力有不足，用兵上通常是前重后轻，即使形成了战略包围也很不严密，就像一张铺得很大的网，处处都是网眼，尤其在日军后方更是如此。

基于这种判断。宋希濂派出便衣人员，前往潢川、罗山、信阳等地，侦察日军的情况。几天后，第71军各部昼伏夜行，逐步向北潜行，接近信阳至潢川间公路南面约20华里处住下。详细侦察证实，信阳至潢川间，只有信阳和潢川有日军驻守，白天公路上有装甲车巡逻，晚上却颇寂静。11月1日晚，第71军部队约2万余人在罗山以西栏杆铺附近全部通过公路，第2天徒涉淮河，完全跳出包围圈。

宋希濂又成功了。蒋介石和何应钦得知后欣喜异常，分别致电嘉奖，内有“极为嘉慰”之词。类似第71军这样大胆钻隙，跳出包围圈的还有第77军等好几支部队，他们都安然返回后方。

对此，蒋纬国将军有过分析：

“包围作战，规模愈大，则收效愈宏，但实施包围者，于战略包围之后，必须有足够之兵力继之以战术包围，构成严密之包围圈，始可将敌人捕捉歼灭，……反之，即令已形成战略包围，遇意志坚强之敌，仍可乘隙突围，重



整战力，再事作战。”

中国军队撤退了，是全师而退。历时逾4个多月的武汉大会战，中日双方动用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兵力，在山岳、湖沼、交通沿线进行了多次大规模交战，到末了日本军队还是未能歼灭中国100多个师中的任何一支，到手的仅仅是一座空城，而且是开战之初就预定要放弃的空城。

日军进占武汉的第二天——10月27日，与大陆一水相隔的日本列岛上，到处都是庆祝的浪潮。东京市内所有的居民全部涌上街头，广播喇叭里传出日本国歌《君之代》的旋律，由学生组成的铜管乐队一路行进，一路奏出激越高亢的《军舰进行曲》。穿军装的人被视作民族英雄，狂热的人群将他们簇拥着高高举起。丝质的、布质的、纸质的无数面旭日旗发出“哗啦啦”的声响，犹如海啸一般。一些耄耋老翁不顾年迈体衰，身着珍藏多年的甲午战争或日俄战争时的军装，跪拜在靖国神社和皇宫门前，为皇国“武运长久”默默祈祷。

入夜，位于三宅板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大楼内，战争指导班的崛场一雄少佐默默仁立在办公室的窗下，室内一片漆黑，他不想开灯。楼前街道上华灯齐放，提灯游行的队伍填街塞巷，宛如一条游动着的火龙。孩子们两手各提一盏彩色灯笼，在人海中穿行嬉戏。崛场少佐的耳膜被巨大的“万岁”声浪冲击得隐隐作痛，白天的庆祝和夜晚的狂欢不仅没使他产生丝毫兴奋，相反，却泛起一缕淡淡的苦涩和忧郁。

“国民大容易冲动了，”他喃喃自语道。崛场少佐身在指导战争的中枢机构，对中日战争发展趋势中蕴含着的危险因素极为担忧，这些潜在不利因素当然不能让国民知道，可军部决策层却无时不在忧心忡忡。

几天前，就在这间办公室内崛场与几名狂热的少壮参谋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

“崛场君，你太悲观了。战争爆发以来，皇军在战场上攻城略地、屡战屡胜，取北平、克淞沪、占南京、下徐州，现在直捣武汉，中国的富庶之地，工业中心几乎尽入我皇军手中，中国人怕是无法支撑了。”

“此言差矣，你我不能见树木不见森林，”崛场看着眼前这几个无智无识的家伙，尽量用平缓的语气阐述自己的观点：“不错，皇军在作战上每战必胜，可是，结束战争的前景依旧遥遥无期，时至今日，你我都应承认，开战之初的速战速决战略方针已然失败，皇军正在步入最不利的持久作战的泥潭。”

在座的一个参谋脸憋得通红，想开口，崛场一挥手阻止了他：“你想说发动全部国力，深入动员，蒋政权不投降就一直打下去，是不是？可是这样蛮干，会把明治大帝以来日本70年积蓄的国力荡尽在中国土地上，而且能否达到迫使中国屈服的目的仍属未可知。”

崛场抓起桌上的一杯茶向地上一泼，茶水在光滑的地面上渗透开来，形成一个不大的水渍，“日本的国力有如此水，不可能淹没这间屋子的全部地面。更何况中国举全国之力集中对抗日本一国，而我们的对手绝非中国一个。诸君想必都很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近一二年内爆发，帝国正在准备投入这场关系千秋命运的大转机之中。对中国的战争如此拖延下去意味着什么，你我都是军人，想必不难明白。”

崛场越说越激烈，听者越听越沮丧。

“崛场君，参谋本部是怎么考虑的？”

崛场长吁一声：“别无良策，最高层已经认识到占领武汉后，战争仍将持续下去，既然无法速决，也只能转入持久作战的态势了。大本营已经决定，占领武汉后，不再把有限的国力投入这个无底洞，把重点转向扫清后方的匪祸，巩固已占地区，以不败态势长期围困中国的抗日政权。至于能否达成目的，何时达成目的，全凭天佑神助了。”

送走了客人，崛场久久无法平静，他抓起笔起草了一份关于攻占武汉后的宣传舆论工作的指导意见，建议陆军报道机构适当控制报道的热度，尽量将庆祝活动引导到缅怀战死官兵，勤劳奉仕和努力工作方面，力戒使国民产生盲目乐观的情绪，以免形成心理上的落差。准备持久战争的要素之一，就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

大本营采纳了这个意见，可是眼前的狂热景观，……崛场少佐深深地叹口气，拉上了窗帘。

几天后，日本政府及陆海军领导人都看到了一份中国公开发表的文告，这是蒋介石 10 月 31 日的《告全国国民书》：

“……吾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我守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就军事言之，武汉在战事上的价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点，而实在其外围之全面。今我在武汉外围鄂豫皖赣主要地区，远及敌人后方之冀鲁辽热察绥苏浙各干线，均已就持久作战之计划，配置适宜之根据地与兵力，一切部署均已完成。……我军之方略，在空间言，不能为狭小之核心，而忘广大之图。以时间言，不能力一时之得失，而忽久长之计，故决心放弃核心，而着重于全面之战事。

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心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

往昔敌军本已深陷泥淖，无以自拔，今后又复步步荆棘，其必葬身无地矣。”

无线电波载着这篇文告飞向世界各地，所有关心这场中日战争的人们，无论他是政界要人或是平民百姓，无论他们持何种倾向和好恶，但有一个感受是共同的：

武汉撤退并不意味着结束，远东中国大陆上的战争将会持续下去。

浩浩荡荡的长江又日夜不停地流淌了 6 年多时光，终于迎来了日本战败投降的日子，武汉会战——这场 8 年抗战中规模最大的搏斗，永远载入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辉煌史册！

## 第四部 魂系滇缅中日滇缅大血战

贺新诚 著

### 主要人物表

蒋介石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特级上将  
何应钦 参谋总长 上将  
卫立煌 远征军司令长官 上将  
史迪威 驻印军总指挥（1944.8 升上将） 中将  
郑洞国 新 1 军军长（1944.8 晋升驻申军副总指挥） 中将  
宋希濂 第 11 集团军总司令 中将  
黄 杰 第 6 军军长（1944.9 接任第 11 集团军总司令） 中将  
孙立人 新 38 师师长（1944.8 升任新 1 军军长） 少将  
廖耀湘 新 22 师师长（1944.8 升任新 6 军军长） 少将  
何绍周 第 8 军军长 中将  
陈明仁 第 71 军副军长 中将

本多政村 日军第 33 军司令官 中将  
田中新 一 日军第 18 师团师团长 中将  
松山祐三 日军第 56 师团师团长 中将  
水上源藏 日军密支那守备队队长 少将  
丸山房安 日军第 18 师团第 114 联队长 大佐  
长久竹郎 日军第 18 师团第 56 联队长 大佐  
藏重康美 日军第 56 师团第 148 联队长 大佐  
小室钟太郎 日军工兵第 56 联队长 中佐  
金光惠次郎 日军松山守备队队长 少佐

### 引 子

抗战 8 年，凡重大会战之中，中国军队几乎都是处于防御的一方，尽管其中充满了悲壮之举，可“战争毕竟不是靠防御打赢的”。

1943 年，中国军队揭开了大规模反攻的序幕。从当年 10 月开始，一直到 1945 年 2 月，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的 20 多万将士异域扬威，在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的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区，连续进攻 15 个月，在这次被称作“滇西缅北反攻”的大规模作战中，中国军队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先后与号称“丛林战之王”的日军第 18 师团以及第 53 师团、第 56 师团、第 2 师团和第 49 师团等部浴血苦战。经过大小上千次战斗，付出 6 万余人伤亡的代价，终于把日军从滇西、缅北广大地区涤荡尽净，彻底贯通了从印度直至云南的上千公里中印陆地交通大动脉，谱写了抗日战争历史上非常辉煌的一页。

## 第一章 哀兵怒归师莫遏

1943年初，印度比哈尔邦的乡间公路上，一长串轿车、吉普车飞驰而过。公路两侧正在劳作的印度人对此已习以为常，最近几个月里，经常有这样的车队载着来自中国的军政要员经过。据说，他们都是前往蓝伽视察的，那里驻扎着一支中国部队。

蓝伽是一个小小的镇子，普通地图上很难找出这个地名。这一带土地并不肥沃，但风景却很秀丽，远山青碧，小河弯弯，热带植物郁郁葱葱，减少了阳光下瞳孔受到的刺激。

今天车队中最大的官员是中国的参谋总长何应钦上将，他是来新德里商谈反攻缅甸事宜，顺便前来视察中国驻印军的。

越临近蓝伽，军营的气氛就越浓重。路边的摊贩忙忙碌碌地向一些着短裤、打绑腿的军人兜售着热带水果和印度小吃。一看这些军人的面孔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中国士兵。

“总长，前面就是蓝伽基地。”随着陪同人员的话音，何应钦看到了一大片黄色的帐篷。帐篷间的空地上，上百名打着赤膊的士兵正在做俯卧撑，阳光照在晒得黝黑的脊梁上，不断被汗水折射出阵阵光芒。

营区的面积大约50多平方公里，原本是英军的兵营，设施齐全。营房、操场、食堂、礼堂、舞厅等等成龙配套，附近还有几个范围广大的靶场和野外演习的场所。

一下车，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少将迎上前来。年约40岁出头的孙立人体态颀长，清瘦的脸庞被剃刀刮得泛出青色，美式咔叽布衬衣扎在黄色的马裤里，脚上是一双一尘不染的马靴，短短的头发表上微微斜戴着美军的军便帽，腰胯上一支大口径手枪，全然不似一般高级将领用于装饰的玩物。孙立人浑身上下透出一副美网派头。难怪美国人和英国人对他另眼相看。

孙立人在中国将领中具有非常特殊的色彩。年轻时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学生，打球的水平很高，1922年被选为国家队选手，参加了第5届远东运动会。在那个年代，入清华、学机械，驰骋球场等等，统统都是一种新潮开放的表现。1923年，孙立人大学毕业，考取了公费赴美留学，获工程学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弗吉尼亚军校，一学就是4年。孙立人的经历使他不仅具有美国人特有的奔放、开朗的性格，而且养成了缜密、严谨的工作态度。

抗战爆发后，孙立人所在的税警总团参加淞沪抗战，孙本人连续多次负伤。1940年11月，税警总团改编为新38师，孙任师长。1942年3月，作为第一次入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一部，孙立人率部出国援助英军作战。4月中旬，英军第1师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地区，危在旦夕。孙立人率部杀入重围，一举救出了英1师7000余官兵和被俘的美军、美国传教士及新闻记者500余人。后盟军在缅甸全面崩溃，孙立人率新38师且战且退，进入印度。旋即北上印缅边境的雷多，负责接应经野人山撤退的第5军军部和新编第22师残部。当年7月和8月，新38师、新22师部队先后转入比哈尔邦的蓝伽进行整训。随后，中国方面撤销了远征军长官部，在印度的部队改称中国驻印军，由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中将指挥。

孙立人陪着何应钦一行观看了部队越野爬山、爬吊杆、武装泅渡等以山岳丛林战为对象的各种训练。何应钦对美式新装备的特种兵训练颇有兴趣，炮兵、坦克、汽车、通讯等几个训练点全部看了一遍，边看边向负责教练的

美国军官询问：“中国官兵对这些新式装备的掌握如何？”

“顶好，中国小伙子能吃苦，好学，训练进度很快，符合我们美国人的效率。”

翻译一边译，一边解释：“技术兵种的士兵大都是由国内志愿从军的、初中以上文化的知识青年中选调补充的，其中不少人还是大学学生。素质很好，理解能力很强。”

何应钦点点头，他知道，自日军侵占缅甸，切断中国西南的国际通道以后，美国的援华物资改由空中运输。美国飞机卸载回返时，运载了许多中国官兵，以补充驻印军部队。

突然间，不远处的山丘里传来密集的枪炮声，那是新 38 师 112 团在实施山地实战演习。何应钦一行赶到时，步兵已展开队形向山顶冲锋。何应钦进入演习场地，蹲在一等兵王敬的火力点后观察。眼看步兵已接近对面高地目标不远了，王敬的机关枪仍在咯咯地狂叫，子弹掠过冲锋步兵的头顶，在目标上激起阵阵灰尘。何应钦急了，这是实弹射击呀！他当即命令王敬停止射击。王敬似乎没听见似的，依然扣紧扳机不放，直到步兵掷出的手榴弹在目标上爆炸后，咯咯的机枪声才嘎然而止。王敬爬起来向面前的三星上将立正敬礼，又惊又喜的何应钦拉住王敬的手连声叫好。机枪火力与步兵冲锋衔接得如此紧密，真是训练有素，艺高胆大！一旁的团长陈鸣人报告说，连炮兵与步兵的协同也可以做到天衣无缝。

“练到这个程度，需要多少弹药啊！”何应钦对美国人的物质力量大为感慨。

“是的，部队几乎天天都搞实弹训练，部队在这里打掉的炮弹子弹远远超过在国内抗战几年的总和。”陈鸣人解释说。

孙立人加上一句：“我们从不为弹药发愁，那是史迪威考虑的问题。我们操心的是要给附近的印度居民进行赔偿，连日连夜的枪炮轰鸣，震得当地的鸡都不会下蛋了。”

一行人哈哈大笑，欢欣之余，又有几分苦涩，倘若国内军队也有这么雄厚的物质力量，日本人早就被赶下海了。

驻印军身处异邦，可政治教育和文化生活却充满了浓郁的爱国激情和中华风格。由于大批知识青年的到来，蓝伽军营内气氛空前活跃，士兵们创办了各种月刊、周刊和壁报，新 38 师组建了鹰扬剧团，新 22 师成立了评剧团。每天训练结束后，官兵们洗去一身臭汗，聚集在球场上和“中山室”（即俱乐部）里，打球、下棋、甩扑克，愿怎么玩就怎么玩。驻印军中人人会唱的歌曲是岳飞的《满江红》，人人心背的诗词是文天祥的《正气歌》。

英气勃发、投笔从戎的知识青年在壁报上抒发一腔壮怀：

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吟，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

采石一载复金陵，冀鲁吉黑次第平，破浪楼船出辽海，蔽天铁鸟扑东京！

国史明标第一功，中华从此号长雄，尚留余威惩不义，要使环球人类同沐大汉风！

蓝伽处处蕴含着练精兵、蓄雄威，慷慨赴战、反攻回国的强大声势。

1943 年 3 月，驻印军整编，新 38 师和新 22 师合并为新编第 1 军。郑洞国中将任军长，副军长由孙立人兼任，廖耀湘少将仍任新 22 师师长。

驻印军每个师由 3 个步兵团、1 个榴弹炮营、2 个山炮营，以及工兵营、通讯兵营、辎重营、教导营、特务连、搜索连、卫生队、军械连、野战医院各 1 个组成。全师共有 12000 人，各种车辆 300 辆，骡马上千匹，105 毫米榴弹炮 12 门，75 毫米山炮 24 门，105 毫米重迫击炮 36 门，37 毫米战防炮 36 门，82 毫米迫击炮 36 门，60 毫米迫击炮 162 门，重视枪 108 挺，轻机枪 360 挺，火焰喷射器 85 具，火箭筒 108 个，冲锋枪和卡宾枪各 400 枝，连以上均配备有线和无线两套通讯系统。

驻印军总指挥部的直属部队有 3 个炮兵团，每团重炮 36 门，汽车兵团有载重汽车 400 辆，还有 2 个工兵团，2 个化学兵团（后改为重迫击炮团，每团重迫击炮 48 门）和 1 个骡马辎重兵团，外加 1 个坦克团。

这样的装备在中国军队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即便与日军相比也毫不逊色。

驻印军秣马厉兵，等待反攻令下，但盟国的决策层却长时间地讨价还价，难以统一。

反攻缅甸的设想最初是由史迪威提出来的。1942 年 4 月，缅甸败局已定之际，身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的史迪威，设想在印度组建两个美式装备的野战军，完成训练后即反攻缅甸，王攻由印度发动，滇西中国军队担任助攻。蒋介石当然不反对重新打通滇缅陆地通道，但为了避免再次失败，坚持必须由中美英三国陆海空军全面反攻缅甸，以求必胜。按照蒋介石的想法，史迪威于 7 月正式提出了反攻缅甸计划，要点为：中美英 6 个师由英帕尔方面东进缅甸，渡过亲敦江向缅甸中部铁路枢纽的曼德勒进攻；中国 12 个师由滇西出击腊戍，与印度入缅的中美英军会师，而后合力南下仰光；同时，英国海空军应在缅甸南部大举登陆，进攻仰光。

这个中美英联手，陆海空多方面同时大举反攻缅甸的计划以后一直为中国所坚持，但英国方面却表现得非常冷淡，找出种种借口，避免承担主要的作战任务。美国虽然赞同，但由于英国的掣肘而被迫让步。

1943 年 1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晤，协调盟国的战略，由于美国方面的坚持，其中马歇尔上将甚至在会上针对英国的反对，提出：“如果收复缅甸的方案不能立即实施，美国或许有被迫退出欧洲之日。”因此会议决定了收复整个缅甸的、代号为“安纳吉姆”的计划。计划体现了中国的主张，即：中国以 11 个师从滇西、以 2 个师从雷多，分别进攻缅甸；英国 3 个师从英帕尔方面向东攻击缅甸中部的曼德勒；同时，英国海陆空军大举在缅甸西南沿岸登陆，而后于 1944 年 1 月直接攻击仰光。

但是，这个经过中美英三国首脑批准的“安纳吉姆”计划很快就搁浅了。

1943 年 5 月，美英首脑第三次在华盛顿会晤，举行了代号为“三叉戟”的会议，讨论欧亚战略问题，中国方面宋子文应邀出席。会上，英国出尔反尔，提出绕过缅甸，进攻苏门答腊，收复新加坡的主张，中国坚持“安纳吉姆”计划。结果，罗斯福作出妥协，决定：1943 年雨季结束后开始缅甸反攻，反攻重点放在缅甸北部，以打通雷多—孟关—密支那—八莫—龙陵—保山—昆明的中印陆上联系为目标，由中国驻印军为主力的盟军部队从雷多出发进攻缅北，与滇西方面出击的中国军队协调，贯通中印公路。同时，英国海空军对缅甸西南孟加拉湾的几个岛屿实施限定的两栖作战。为了安抚中国，罗斯福答应把经过“驼峰”的对华空中运输量由每月 3000 吨增至 10000 吨。

这样一来，“安纳吉姆”计划中的全部收复缅甸的宏大内核被抽掉了，

英国军队的负担大大减轻，不仅回避了在缅甸西南海岸大举登陆的既定义务，而且在陆上也仅担负象征性的助攻。中国军队成了反攻的主要实施者，目标也缩小到为了打通中印公路而收复缅北一隅。

对英国朝三暮四，只想让别人打先锋付代价的作法，美国方面啧有烦言，中国方面更是恼火异常。1943年11月，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飞赴埃及，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在开罗，蒋介石和史迪威力主在北缅反攻的同时，英国在南缅大规模登陆。罗斯福被说服了，他向中国保证，届时将由英国实施登陆。11月28日，蒋介石启程回国的时候，对罗斯福的保证满怀信心。然而，这些希望不久便烟消云散。

在几天后举行的德黑兰美英苏三巨头会议上，由于斯大林突然宣布苏联将在打败德国后立即参加对日作战，以及确定了1944年上半年在法国大举登陆的计划，整个战略态势为之一变。早就不乐意把大量英国陆海空军用于缅甸战役的丘吉尔，这下振振有词了，他提出：既然要保证法国南部大规模登陆战的胜利，就必须取消在缅甸海岸登陆战的计划，以便英国的海军力量和登防艇能用于法国方面；既然俄国已答应对日作战，中国的重要性就相应减低，没有必要花主要力量来支持中国。

尽管丘吉尔的英国再一次表现了令人讨厌的势利眼和自私自利，但尽快打败德国、争取苏联的强大武力早日转而对付日本的前景，毕竟是太诱人了。

12月5日，也就是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提出保证不到10天的时候，蒋介石收到了罗斯福略带歉意，可内容明确的电报：

“经与斯大林元帅会商后，我们将于明年晚春在欧洲有一场大战，因而不能获得足够的登陆舰艇对孟加拉湾实行两栖作战……希望阁下仍照原计划（即缩小了的缅北反攻计划）作战，或将其延至明年11月，待大规模两栖战得以实现时再予以实施。”

事已至此，蒋介石还能说什么呢？12月17日，他复电罗斯福：“倘若登防部队所需之船只不能照原计划集中，则依阁下建议，将海陆全面攻势展至明年11月较为妥当。”

对英国人耿耿于怀的蒋介石只好就范，但却将云南的远征军控制在手中，不到英美放手在缅甸下注之时，不想撒手放出去。至于中国驻印军的反攻，蒋介石无意反对，因为其开辟中印交通的目标符合中国的利益，何况驻印军已经踏上了反攻之路。

1943年是盟国最高决策层频繁接触会晤、调整协调战略的一年，卡萨布兰卡会议、第三次华盛顿会议、魁北克会议、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几乎每一次都要发生争吵，对于决策层的分歧，中国驻印军的下层官兵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关心的只是尽快打回国去，向日军还报1942年的一箭之仇。

1943年1月，埋头苦练了6个月的驻印军新38师在孙立人率领下，经1个月的车船运输，从蓝伽重新回到阿萨姆邦的雷多。此时的雷多一带已大为改观，好几个飞机场基本建成。美国人、英国人，还有美国工兵部队的黑人，见到中国部队，纷纷做鬼脸打手势，表示欢迎，数万印度民工和美、英军的工程兵昼夜不停地抢修公路。听美国黑人工兵介绍，到2月底为止，公路已经从雷多向前伸展了70公里，到达了印缅边界。一些黑人呲着雪白的牙齿吓唬中国官兵：“前面就是野人山，有日本人。你们要回中国，就必须在我们前面开路……”边说边做出端枪冲锋的样子，口中发出“咯咯”的扫射声，

然后双手一摊、眼一闭，表示中弹身亡。

新 38 师的官兵们不以为然，他们中的许多人亲身经历了第一次远征缅甸的苦战，并在大撤退时领教了野人山的凶险。无数的战友至今还躺在密密的丛林中，他们的尸骨还等着我们去掩埋、祭奠呢。

从雷多到缅甸境内的胡康谷地，中间横亘着纵深 200 多公里的野人山。除了 1942 年数万印缅难民和第一次远征军残部撤退入印，曾进入这个死地以外，从来没有人知道山中的究竟。从飞机上往下看，莽莽林海层层叠叠，黑压压阴森森不见边际。进入山中，犹如进了一个阴惨世界，密密的林木把阳光遮蔽得一丝也透不进来，脚下颤颤抖抖地，堆积着不知多少年的腐枝烂叶。头顶上葛藤纵横，四下里蟒蛇出没，蚊虫和蚂蟥嗅到人的味道，很快就从四面八方拢了过来。偌大一座山中，死寂无声，格外令人恐怖，人在这里顿时会感到生命的渺小和吉凶难卜。

从 3 月起，新 38 师 114 团部队首先开入野人山，为跟进的中美工兵部队开路。山中环境极度恶劣，无法进行大部队作战，日军也仅派出一些小部队冒险进入山中，袭扰破坏驻印军的筑路工程。因此，新 38 师部队在野人山中的敌人主要不是日军，而是大自然。114 团人手一把砍刀，一边砍伐一边前进。一路上唯一可以作为路标的是 1942 年留下的累累白骨，他们在黑绿色的丛林中显得格外扎眼。有的尸骨仍躺在芭蕉叶搭成的棚子下，呈休息状，棚外依然架着的木桩上，悬挂着早已生锈蚀烂了的饭盒。在新平洋附近的一块林中主地上，三三五五的枪架散布开来，旁边是堆堆白骨，尚存的遗物表明，这是当年远征军新 28 师的部队。看来，他们完全丧失了走出林莽的信心，只能在这里听天由命了。

官兵们把沿途散布的尸骨一一收拢，加以掩埋，心中不胜悲凉：“异域成仁的弟兄们，我们回来了。倘若你们在天有灵，就等着看我们怎么为你们雪耻报仇吧！”

4 月过去了，5 月过去了……一直到 10 月进入旱季，雷多公路的路基在一米一米地向前拓展。担任筑路警戒的新 38 师部队轮换前进，在野人山中度过了整整 8 个月暗无天日的生活，终于跨过了野人山，兵临胡康河谷的前进基地——新平洋。

胡康河是打洛盆地和新平洋盆地的总称，打洛盆地面积 310 平方公里，新平洋盆地面积 2486 平方公里，都是热带原始森林，中间纵横着大龙、大奈、大宛、大比四大河流和许多小支流。大龙河以北有人行小道，以南道路宽阔，可以通行汽车。据守在胡康河谷的是日军的第 18 师团。

第 18 师团是中国军队的老对手了。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第 18 师团在杭州湾登陆，参加淞沪会战；1938 年又在大鹏湾登陆，侵占广州；1939 年 11 月，进攻广西，侵占南宁；1940 年调往越南接受丛林战训练，随后参加太平洋战争，在南洋各岛及马来亚和缅甸等地四处征战；1942 年在缅甸战役中一路冲杀，骄焰极盛，拥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常胜军盛名。

该师团的任务是确保北缅安全，挫败中国驻印军打通北缅中印公路的企图。1943 年 3 月接任第 18 师团师团长的田中新一中将，仍然固守着对中国军队极度轻蔑的老观念。尽管其上司、第 15 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原任第 18 师团长）一再告诫田中新一，北缅作战要立足于持久防御，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要确保加迈、密支那（均在胡康河谷以南 200 公里左右地区）等公路、铁路附近要地，但田中新一不以为然，认为这太消极了。他计划，在雷多方



面中国驻印军主力越过野人山，进入兵力运用比较自由的胡康河谷之初，就必须在新平洋地区主动以攻势击垮之，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胡康河谷，乃至整个北缅地区的持久稳固。按照这种攻势作战考虑，10月前，田中新一陆续将散布各处的第18师团部队集结起来。此时的第18师团部队包括师团司令部、步兵集团司令部（指挥官相田俊二少将）、步兵第55联队（联队长山崎四郎大佐）、步兵第56联队（联队长长久竹郎大佐）、步兵第114联队（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山炮兵第18联队（联队长比土平隆男中佐）、工兵第12联队（联队长深山忠男中佐）、辎重兵第12联队（联队长水谷虎吉中佐），以及通讯队、卫生队，第1、第2、第3野战医院、兵器勤务队、防疫给水部等部。此外，为增强第18师团战力，第15军还将直辖的野战重炮兵第21大队和独立速射炮第1大队配属给第18师团。这样一来，田中新一在与驻印军正式交战之前，拥有了2万多人的部队。

10月30日，田中新一正在密支那的师团司令部内召集军事会议，突然接到远在200公里以外的、胡康河谷最北端的临滨，沙劳守备队急报，声称遇到从野人山中冲杀出来的中国驻印军部队的猛烈攻击。田中新一大吃一惊，他原预料新1军最快也要在11月才能穿过野人山，进入胡康河谷，但他很快就镇静下来，得出了如下判断：出现在新平洋附近的沙劳，临滨等地的中国部队，不过是掩护新1军主力越过野人山，进入胡康河谷前沿集结的前锋部队，在新1军主力进入新平洋一带之前，还有时间消灭其前锋部队。就这么干，抢时间各个击破！田中新一决心下定，立即命令第56联队向胡康河谷疾进，师团主力随后跟进。

田中新一的判断是正确的。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中将依据陈旧的情报，误以为胡康河谷前沿的新平洋周围仅有缅甸伪军和少数日军的警戒部队，可以一鼓荡之；再加上穿越野人山的公路仅仅具有雏形，新1军主力的运动、集结以及补给等等困难重重。因此，仅命令新38师112团进入河谷，扫荡日军。史迪威完全未料到田中新一竟敢率第18师团主力断然进攻。要不是第112团官兵同仇敌忾，英勇善战，驻印军出山伊始，就可能遭受一次惨败。

10月29日，新38师第112团在陈鸣人上校指挥下，首先占领了新平洋和打洛盆地西北的要点瓦南关，随即进攻新平洋以南、大龙河和大奈河交汇点以北日军各据点。11月初，先后攻占了沙劳、临滨，并将大龙河北岸渡口于邦的日军包围压缩。

于邦是中日两军必争之地，东北经简易道路直达新平洋，渡河向南就是纵贯胡康河谷的汽车公路。中国军队若控制了于邦，即可遏止日军主力向新平洋推进，掩护新1军主力在新平洋一带集结、展开。因此，于邦争夺战至关重要。

于邦地形开阔平坦，三面森林，一面靠着大龙河。10月31日，第112团第2营的一个连，在江晓垣连长率领下一鼓作气攻至于邦日军主阵地前。突然被密林中的日军包围，双方短兵相接，恶战一个多小时，日军遗尸70多具，其余退入岸边的主阵地，江晓垣等40多名官兵也在肉搏中牺牲。随后，第1营营长李克己亲率1个加强连从临滨赶到于邦，把日军三面包围起来，并在左右两翼的河边安好了重机枪阵地，封锁了渡口。于邦日军100多人在南岸日军的炮火支援下，凭借坚固阵地拼死顽抗。

此时，日军第56联队主力及一个山炮兵大队赶抵河南岸，在渡口附近几次强渡不逞之后，遂绕道下游偷渡，绕到李克己所部背后，反将第1营团团

包围。

李克己营名为一个营，实际上仅有一个加强连约 200 余人，据守着密林深处的一处宽和长均为数百米的一个林中空地。空地中央有一棵树围 10 余米的千年老榕树，主干四周有几十根板根支撑着，板根粗细不一，粗的两三个人才能抱拢，这棵榕树枝条茂密，树冠足有一个足球场大，在丛林中俨然一座山丘。李营长在树上布置了一个加强排，构筑了轻机枪和重机枪掩体。其余兵力分散在榕树四周地上，利用土包和天然洞穴构筑了地面和地下工事。整个阵地体系成了树上、地面、地底上下三层，里外数圈的立体碉堡。为了防御日军的夜袭，每到入夜前，官兵们就在阵地数十米的矮树、藤蔓之间遍布手榴弹，线线相连，一触即炸。中国部队不向日军夜袭，但是白天拂晓前向我阵地间派出伏兵。伏击小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踏着阔叶林和芭蕉林上露水滴落的声音，悄悄地进入伏击地点，一直到天黑时再撤回。这些伏击小组在榕树上机枪火力的掩护下，有效地阻止了日军接近我方阵地。白天日军发起攻击，各种火器从四面八方向着树上树下的阵地猛打，无奈密林之中，火力效果微乎其微，只是徒然消耗弹药而已。只有当日军接近至 20 米左右时，树上、地面和地下的各种自动火器才一齐发射，每次都劈头盖脑地将日军痛打一场，迫其狼狈后退。

日军无奈，只好采取持久围困方法，企图把中国官兵困死在这里。水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官兵把随身所有可以盛水的饭盒、罐头筒等物件，全部拴在树枝上，收集雨水。同时把四周的树藤砍断成斜面，在断面中心钻一个小孔，倒置在容器里，一根树藤每天可滴下 2 斤多清水。至于粮食弹药的补给，李营长上树之初就用电台向后方发报，要求飞机空投，并布置火力控制了榕树北侧的一块开阔地，作为空投地点。只要天气许可，头天约定，第 2 天美军飞机就会准时飞临上空，投下花花绿绿的降落伞，里面弹药、食品、药品应有尽有。丝质的降落伞被官兵们分割开来，用做吊床，吃剩的空罐头筒扔在阵地前方，夜间日军一碰响，就会招来一顿手榴弹。

双方的阵地犬牙交错，最近的仅相距 20 多米。在如此接近的距离上，双方官兵的神经高度紧张，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敢稍有懈怠，否则就会命丧黄泉。

于邦前线部队被围后，驻印军总指挥部才知道日军来势凶猛，于是急令孙立人率新 38 师剩余的两个团和 1 个山炮营驰援于邦。增援部队沿着野人山中刚刚有了一点路基的公路，艰难地走了 20 多天，才到达指定地点。这一次不同了，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中将和孙立人少将全部来到前线。12 月 23 日，孙立人指挥第 114 团将于邦日军反包围。处于核心的李克己营与第 114 团部队内外夹击，两面冲杀。日军包围圈顷到瓦解，纷纷向渡口方向溃逃。第 114 团又分兵从两翼切断日军交通，封锁渡口，使南岸日军无法增援。

激战到 28 日，日军前进阵地被全部占领，核心阵地也发生动摇。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新 38 师山炮营初战就大显神威。当时，敌我包围反包围，相互重叠，日军阵地前后都是新 38 师部队，双方步兵相距仅 25 米。炮手如果稍微延伸或缩短射程，都会打伤自己的步兵，可炮兵发射的山炮弹，竟能不偏不倚，恰到好处，颗颗都落在日军阵地之内，而且弹窟排列得像插秧一样整齐，炮弹像掘土机似的，把日军的阵地整个地耕了一遍。29 日，占领了于邦。

于邦一战打出了驻印军的信心。一个加强连竟然能在密林深处的弹丸之地抗击日军 1 个联队的攻击达 30 多天之久，这在抗战几年来的历史上是绝无

仅有的战例。难怪新 38 师上下齐声欢呼：“我们也能打败号称丛林战之王的日军精锐部队！”

由于于邦的长时间据守和最终夺取，驻印军主力赢得了在胡康河谷集结展开的时间，雷多至新平洋的公路一天一个样，附近的机场基本成形，大量的军械物资汇集在新平洋，输油管道也逐渐伸展到新平洋。企图在大龙河北、新平洋附近一举击破中国军队，迫使其退回野人山的田中新一中将沮丧万分：“敌人一旦在胡康谷地站稳脚跟，取得基地，无异于老虎跃出笼子，可以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综合战斗力。今后的作战恐怕不会顺利了。”

田中的感觉非常正确，自于邦序战之后，日军在缅北一连串的作战中，再也没有掌握过主动权。

## 第二章 迂回战奠定胡康

于邦以南是大白家，接着就是孟关、瓦鲁班。这4大村镇由北向南一线展开，构成了胡康盆地公路线上的4大要点，其中孟关作为胡康地区的行政中心，尤为重要，占领了孟关就标志着胡康谷地的彻底收复。

从雷多出发时，孙立人就紧盯着孟关向全师官兵宣布：“不打下孟关，绝不剃须！”别人的胡须长短，谁也不会去注意，可孙立人此言却非同一般。孙立人久居美国，养成了整洁严谨的风格，新38师在他的治理下，军容整齐，风纪严明。无论在蓝伽练兵时，还是进入战场，新38师的宿营地总是那么整齐利落，小帐篷一排排有章有法，官兵们服装严整，意气昂扬。今天，突然听说孙立人不打下孟关不剃须，新38师乃至整个新1军都为之一撼，从中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激励。

1944年元旦过后，新1军主力陆续抵达新平洋，其中包括第2次进入野人山的新编第22师。

新22师师长廖耀湘少将，38岁，湖南邵阳人，黄埔六期毕业。同孙立人一样，廖耀湘也是当时中国军队中的一颗耀眼的将星。他在1936年以前，先留学号称法国将军的摇篮——圣西尔军官学校学骑兵，毕业后又转入法国机械化骑兵专科学校学习。1936年回国后，从连长、营长，一直干到师长，整个晋升过程几乎全是在战争中完成。先后经历了南京保卫战、桂南昆仑关战役，以及1942年初的第一次远征军人缅作战。在首次远征缅甸作战中，廖耀湘经历了最惨痛的失败。溃退中，新22师在野人山中丢下了4000多弟兄，除去战斗死伤以外，全师9000余人仅有不到3000人抵达印度。

廖耀湘相对此耿耿于怀，立誓要杀回缅甸，痛报一箭之仇。部队在印度整训期间，高度近视的廖耀湘潜心研究丛林战术，编写了《小部队战术》及《丛林作战手册》，交全师部队学习。连自视极高的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中将，也认真研读，并评价廖耀湘为丛林战专家。

相对新38师而言，新22师的官兵们报仇之心更为急切。新38师当年的撤退路线未经野人山，损失不大，是第一次远征军中唯一保持完整的部队。而新22师则惨多了，胡康河谷、野人山都是他们当年经过的地方，沿途遗弃的尸体，大多都属于新22师。要不是先行抵达印度的新38师接应，廖耀湘和他的新22师恐怕早就在这莽莽林海中化作堆堆白骨了。

一想起往事，新22师上下就痛彻心肺，“杀回缅甸，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元月上旬，新1军两个师部署完毕，准备攻占大奈河东西两岸大白家一带的日军防线。日军第18师团把第56联队主力和第55联队一部，以及师团炮兵主力放在大白家主阵地周围，另以1个骑兵大队及第55联队主力据守西面的打洛，以分散牵制新1军部队。

新1军并不想逐点啃噬日军坚固的防御体系，那样做进展太慢，正中日军逐点顽抗、持久坚持的预想。田中新一打算在大白家一线坚持到3月底。新1军决心采取两翼迂回战术，分路威胁日军防线侧后，迫其全面崩溃。

新38师第113团作为左路，从临滨渡过大龙河，攻击大白家防线右翼；第112团一部更在第113团左侧，向日军右侧背迂回；第112团主力在大龙河一线正面牵制大白家日军；第114团为右路，从大奈河下游康道附近悄然渡河后，沿河岸向南推进，击败孟阳河（大奈河支流）日军后，进逼大白家

日军主力左侧背。与此同时，为了迅速消灭打洛盆地的日军，彻底解除驻印军南下孟关的侧翼威胁，新 22 师第 65 团从新平洋出发，沿大奈河左岸南下，直拊打洛日军背后。元月 11 日，各部同时开始行动。

元月 17 日，第 113 团先后扫清了大白家外围日军阵地，向大白家进逼。日军第 56 联队主力在大白家为中心的大奈河东岸不断反扑，企图拒止第 113 团进攻，双方形成胶着状态。此时，担任右路的第 114 团在团长李鸿上校指挥下进至大奈河西岸支流孟阳河一线，与日军激烈交战。日军为确保师团主力左翼安全，拼死反扑，孟阳河战线成为全局的焦点。

田中新一师团为了堵住第 114 团的侧翼迂回，急令大奈河东岸大白家附近的第 56 联队主力迅速回师西岸，同时又令正在打洛盆地的第 55 联队主力即刻回援孟阳河一带，堵击第 114 团进攻。这样一来，僵持多日的大奈河东岸战场形势为之一变，第 113 团乘虚直捣大白家，于 2 月 1 日占领之。日军第 18 师团主力被压迫在大奈河西岸、孟阳河以南、宛托克山以东的狭小地区，仅有南面一条通路可达孟关。

田中新一原想把主力转至大奈河西岸后，即可堵住第 114 团的迂回路线，再加上有西面 10 多公里纵深、平均标高 1000 公尺以上，陡峭险峻、森林密布的宛托克山作屏障，可保证通孟关的公路无虞。岂料想，在孟阳河一带堵住了新 38 师的小迂回，而宛托克山中却突然杀出了新 22 师的大迂回部队。

大白家一带鏖战之际，一支奇兵沿大奈河下游左岸的密林扑向打洛方向。新 22 师 65 团团团长傅宗良上校率部队刀砍斧劈，开路前进，部队穷一日之力，仅能前进 3 至 5 公里。一直走到第 7 天，前卫首先发现猎物——日军 1 个小队正在河曲处不慌不忙地构筑工事。傅宗良派一部绕了过去，从下游日军屁股后面进攻，然后三面合击，压迫日军于水际。下游枪声一响，日军慌忙向密林年躲避，刚到林子边，迎面又是一阵密集的冲锋枪和机枪的弹雨。紧随着弹雨冲出密林的是貌似野人的 65 团官兵，只见他们军装刮得稀烂，浑身上下凡是露肉的地方全都是树枝划破的血口子，满脸胡须凶得吓人。

几十分钟后，日军一个小队全部被击毙。牛刀小试，第 65 团继续推进，元月 23 日，与日军留守打洛的第 55 联队第 3 大队遭遇。激战 3 天，日军冈田少佐抛下 123 具尸体，借助密林掩护，逃入宛托克山中。至 31 日，第 65 团彻底肃清了打洛盆地的残余日军，占领打洛，随即折转东向，在宛托克山中钻隙攀援，越过悬崖峭壁，21 日突然出现于日军第 18 师团主力的后方——腰班卡附近，并于次日凌晨，强行夺取了腰班卡，继而向东面公路线上的拉征卡攻击前进。

第 65 团的奇兵突降立即动摇了日军的固守决心。田中新一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在定下固守大白家及大奈河两岸防线的决心时，田中就令师团参谋长大越兼二大佐侦察宛托克山的战术价值。大越参谋长回来后汇报，宛托克山极其险峻，足以屏障师团防线的左侧，师团在大白家一带的作战可以持久到 3 月底。可现在事实完全相反，新 22 师有力一部已经突破天险、兵临拉征卡，师团司令部在内的所有主力都面临着被彻底包围的厄境。

田中新一立即下令，师团各部立即撤出现防线，乘拉征卡还在手中之机，夺路退往孟关。

日军的防线崩溃了，比田中新一计划的日期提前了一个多月。新 1 军各部乘势展开追击。2 月 23 日，新 22 师部队进占拉征卡，威逼南面的孟关。

大白家一带的作战是新 1 军首次采用丛林迂回战的成功战例，此后，新 1 军每战必定迂回敌后，而且迂回的范围越来越大。对此，田中新——点办法也没有。

孟关附近地形正面比较开阔，水田较多，地势远比胡康谷地北面平坦，有利于坦克、飞机掩护下的大兵团作战。按照缅甸方面军和第 15 军的计划，第 18 师团主力应在孟关周围与驻印军进行一场决战。

田中新一想想手下伤亡近半的部队，看看周围的地形，心中一筹莫展。田中新一何尝不想拉开架势，进行一场一决雌雄的大决战，可决战的实力在哪里？据可靠情报，为了夺取孟关，新 1 军两个帅 6 个步兵团及所有炮兵部队已全部拉了上来，还有驻印军总部直辖的坦克部队和代号“加拉哈德”部队的美军特种团也将投入孟关之战，至于握有绝对制空权的美国陆军第 10 航空队，更会利用孟关一带的开阔地势，上下跳梁，充分发挥其空中威力。

“决战？决战个屁！”田中新一暗自打定主意，在孟关地区不宜恋战，打到一定时候见好就收，万不能为了所谓决战，把师团现存力量虚掷于孟关地区。不过，田中新一设想到新 1 军的进攻来得那么快，那么凌厉，胃口又张得那么大，差一点连他本人都逃不出来。

倘若按照田中新一的判断，“杀人一千，自损八百”，新 1 军连续作战，损耗也不在少数，怎么也得缓口气，休整补充一下吧。

但是史迪威这个美国老头子可不这么想，他挎着一枝卡宾枪，头顶一顶青天白日帽徽的中国军帽，坐着吉普车到处乱窜。沿路遇到开进的中国官兵，就张开嗓子，用纯正的中国话大吼：“孩子们，向孟关前进，我和你们在一起！”对中国的将校，史迪威可不客气，动不动就以撤职相威胁。前不久，在打洛盆地的战斗中，第 112 团一个营长与日军相持不下，遭到史迪威一顿羞辱痛骂，竟拉响手榴弹自杀了。

对孟关的攻击部署是在迫击中完成的。新 22 师 3 个团及坦克第 1 营沿公路担任正面攻击；新 38 师第 114 团因大白家作战中的损耗，留在后方整补，第 112、第 113 团经孟关以东地区，向孟关南面作大迂回，切断孟关日军的退路；美军“加拉哈德”部队也从东面向孟关以南 12 公里的瓦鲁班进行小迂回。

2 月底、3 月初，沿公路正面推进的新 22 师在孟关以北日军防线上，与第 18 师团主力激烈交战，至 3 月 3 日，新 22 师各团全面逼近孟关至近距离，随即展开全线总攻。

与此同时，梅里恩准将率领的美军“加拉哈德”部队，也于 3 月 2 日迂回到孟关以南的瓦鲁班东北地区，分别向瓦鲁班及其以北的南比河渡口发起攻击，并于当日占领了渡口，切断了瓦鲁班与孟关之间的联系，将日军第 18 师团主力全部封堵在南比河以北地区。3 日，美军另一部重创日军第 18 师团辎重联队，攻入瓦鲁班，形成了对北面日军主力的第 2 等封堵线。

位于孟关地区承受着新 22 师巨大压力的日军主力，一见后路被断，立即全线动摇。3 月 3 日夜晚，第 18 师团主力放弃孟关一线阵地，向南面突围。长久竹即大佐的第 56 联队沿公路溃逃，第 18 师团步兵指挥官相田俊二少将率第 55 联队及师团配属的特设大队在公路以东企图取捷径越过南比河，夺回瓦鲁班。

但在相田部队南逃路上，驻印军坦克部队实施超越追击，一举插入相田部队前方。陷入惊恐状况的相田少将被迫转向公路，与师团其他部队云集在

公路上，枪道南逃。

田中新一看着师团主力全部猬集在公路上，极为愕然。如果不能夺回南比河渡口，一到天亮，裸露在公路上的部队就会成为美军飞机的好饵料。必须马上离开这个死地！

担任前卫的第 56 联队组织敢死队连续猛攻，终于在拂晓前重新夺回渡口，而后渡河向瓦鲁班疾进。随即，田中新一命相田部在南比河渡口一带阻击追兵，自己率师团本部和直属部队向南跟进。4 日黄昏，第 56 联队击退美军一部，夺回了瓦鲁班。

田中新一额手称庆，师团主力总算杀开下一条血路，有了再生的希望。但旋即就接到急报，新 38 师有力部队已在瓦鲁班以南地区切断了公路，第 56 联队反复冲杀无法通过。

在瓦鲁班南面的是孙立人师长亲自率领的第 113 团部队，经过连日的深远迂回，连续扫荡了日军几十个外围警戒据点，终于赶在瓦鲁班美军部队不支后退的关键时刻，抵达战场，再次封住了日军的南逃之路。6 日，第 113 团沿公路进攻瓦鲁班。

南线堵住了日军，北线新 22 师自 3 月 3 日开始全面总攻。当晚，日军主力留下掩护部队仓皇南逃。新 22 师除一部于 3 月 5 日攻占孟关，其余部队和坦克部队分路穿插迂回，直扑南比河渡口。

第 18 师团主力又一次陷入重重包围，在南比河与瓦鲁班之间的狭小地区内，日军完全丧失行动自由。新 38 师由南向北猛烈进攻，新 22 师由北向南压迫，天上美军飞机频繁轰炸扫射，地上驻印军坦克部队横冲直撞。

首次参战的坦克营在作战中发挥了强大威力。3 月 5 日凌晨，雾气未散，视界朦胧，集结在一片树林中的坦克营 20 多辆美制中型坦克，一齐发动，坦克轰鸣着排成战斗队形，排山倒海般向南而去。

外号“穿山甲”的 2 号车驾驶员透过潜望镜紧盯着左前方排长的战车，双手灵巧地换着排档。坦克连续冲断前方 10 多公分粗的小树，颠簸着越过矮丘。一颗炮弹在前面开了花，又有几颗在附近炸开，浓烈的火药味透过缝隙钻进车内。“穿山甲”有些犹豫，但经验丰富的车长通过送话器下令：“别理它，照直前进！敌人用的垦曲射炮，冲过去就会脱离危险。”

外面的太阳渐渐爬高了，前方不远处的日军火力点喷出炽烈的火光。冲入日军阵地的坦克钢板被打得丁丁当当，日军的机关枪对着潜望镜和无线电天线不停顿地扫射。坦克上的 37 毫米坦克炮瞄准日军机枪阵地就是一炮，几名日军连人带枪腾起在空中。正操纵机枪猛扫的副驾驶对着口干舌燥、浑身汗湿的“穿山甲”吼道：“左面有一群日军，枪炮死角，打不着……”“穿山甲”一时性起，浑身的血管膨胀起来，决心“蹂躏”一番。左驾驶杆一拉到底，坦克转向直冲日军堑壕。“穿山甲”操纵坦克在日军上方连做几个 360 度大旋转，把几个日军活活埋了起来。他还不尽兴，想再碾压几个来回。传声器中车长叫了起来，“好啦！给你玩够了，后面的步兵会收拾他们的，快赶上去！”

被驻印军官兵称作“铁牛”的坦克，一路冲击，一路射击，几十门坦克炮和几十挺机枪的射击声合着坦克发动机的狂吼，声势吓人，整个就是一个滚动着的钢铁堡垒，车队绕过孟关，直插南比河渡口。第 8 号车刚刚渡过河，就被日军的平射炮击中了，车长、炮手、正驾驶全部牺牲，副驾驶杨少安的双腿也被弹片切断。一看坦克不动了，4 名日军端着两挺机枪靠了上来。杨

少安不顾双腿汨汨地淌血不止，旋转炮塔连续发射，把4名日军炸得粉碎，然后昏昏沉沉地操纵坦克渡河返回我方阵地。杨少安至死仍然紧紧握着操纵杆。

包围圈日益缩小，南北纵深仅数公里的公路沿线战场上，一片混乱。北面凭借南比河阻击新22师的相田部队防线已被驻印军坦克营突破数处，南面瓦鲁班方面的第56联队已失去向南打开通路的余力，只能拼命拒止新38师向北推进。新22师与新38师的炮火已经可以相互衔接。居中的第18师团司令部周围不断落下炮弹，坦克也一度突入师团部与第56联队之间。

督战的史迪威中将异常振奋，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史迪威疏忽了被围日军的西南方面，那里是层层叠叠的密林，完全无路可走。

田中新一也未想到这里可能是一条生路，直到接到工兵联队长深山忠男中佐的报告后，才大喜过望。原来，深山中佐很有一点预见性，为防万一，几天来已率工兵联队秘密砍伐出了两条通道。一条绕过瓦鲁班，从西面的密林中通过，抵达新38师堵截阵地以南的公路；另一条通过更西面的密林迂回到南面更远的公路上。

田中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北面的相田部队抛掉辎重，轻装经第一条砍伐路南逃；炮兵部队炸毁无法携行的装备，尽量将火炮拆卸用骡马和人力经第二条砍伐路南逃；命令瓦鲁班一线的第56联队全力拒止新38师北上，掩护砍伐路的入口。由于是在混战情况下，日军各部之间联络中断，各自为战，许多部队根本就未接到师团的撤退命令，只是看到8日晚上师团司令部所在位置连续升起信号弹，这才意识到再不逃就跑不了了。

3月9日，新38师一路掩杀，攻下瓦鲁班，与从孟关方向渡过南比河的新22师胜利会师。

两三天后的一个上午，在几架战斗机掩护下，几架美国空军的“空中吉普”翩然而降。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官、英国海军中将蒙已顿勋爵来到了孟关，随行人员中包括东南亚战区总部、驻印军总部及新1军军部的一大批中、英、美高级将领。在新38师师部，他们听取了孙立人、廖耀湘两位师长的汇报。

孙立人的满脸胡须辽未来得及剃掉，除了面色略显疲惫外，精神焕发。他着重介绍了迂回战术在丛林战中的作用：

“孙子曰‘以正合，以奇胜’，在丛林中开路迂回即是以奇兵致胜。我们的对手号称丛林战之王，作战意志顽强，每每利用缅北密林构筑阵地。若一个个地将其摧毁占领，不仅伤亡大，而且旷日持久，这正中日军所力求实现的持久抵抗的目的。因此，我们用适当兵力从正面攻击，以吸引敌人主力于正面第一线，而以主力从密林中开路迂回到敌人背后，先截断敌后方联络补给线，阻止敌后方增援，而后对正面之敌实施包围夹击，便可以达成歼灭战、速决战的效果。”

孙立人说着，用手指指廖耀湘：“孟关之战，廖师长的部队担任正面攻击，可以请廖师长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廖耀湘扶扶眼镜，不慌不忙地用法国口音的英语开了腔：“我的体会，日军防御配备在兵力上前重后轻，火力上前轻后重，部队主力放在正面节节抵抗，后方多是辎重部队。孟关之战，第18师团两个步兵联队统统都用来对付我军的正面攻击，因此，早几天攻击非常困难。后来，我军一部迂回到瓦鲁班一带后，日军正面开始动摇后撤，我正面部队立即在坦克支援下穿插深



入，比较容易地占领了孟关一线正面。迂回战的优点在于：第一，使敌人陷于孤立，感受到精神威胁，丧失战斗意志；第二，断绝敌粮弹补给，失去持续作战能力；第三，敌后方被攻击，炮兵被迫后撤，不能直接支援正面部队作战；第四，可使敌伤病员无法救护后运，增加敌人阵地内的恐惧情绪。孙子所说‘以迂为直’，就是这个道理。……”

“听说你们差一点活捉了田中中将？”英国皇家气派的蒙巴顿很关心这个问题。新1军军长郑洞国叫人拿出了一枚印章呈给蒙巴顿观赏。此印高2寸，由质地细密的木料制成，上部嵌有“T”形的金丝，以指示前后方向。

“这是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发布正式作战命令所用的印章，几天前，我坦克部队曾突击了第18师团司令部，击毙了该师团作战课长，获得了此印及作战地图。遗憾的是，激烈交战中，我军官兵未能判明情况，冲杀一阵后即向敌军后路突进。不过，这些战利品已足以说明日军的狼狈。”

“非常遗憾，否则我就可以与田中阁下在这顶帐篷里会见了。”蒙巴顿的幽默引发了帐篷里的一通笑声。

蒙巴顿一行余兴不已，分乘数辆吉普车巡视了纵深10多公里的战场。公路两侧一片狼藉，少数工兵部队只能优先搜拢日军的尸体，一堆堆像柴禾一样垒起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尸臭掺杂着消毒剂的气味，刺激得人们双眼流泪。

“目前已清点的公路边的日军死尸就有1731具，其他还在清点。太多了，部队已向南追击，人手不够，所以……”看到蒙巴顿皱起的眉头，一名新1军的参谋赶忙解释。蒙巴顿摆摆手，表示不是那个意思，是由于气味太刺激。

再往前一段200多米的路边，遗弃着20多辆日军汽车，其中几辆已被坦克碾碎。一名美军上校凑上前去，想瞅瞅压扁了的驾驶室里有什么东西。“NO，NO，……”他一边比划着大叫，一边掩着鼻子逃跑似地避开。孙立人对郑洞国解释说，美国人说里面的日本人被压成了肉饼，像三明治。

有几名英国军官爬上完好的汽车，一发动就喷出浓浓的黑烟。原来，日军缺乏汽油，只好用酒精来替代。其他的美军和英军将校忙着寻找可资纪念的物品，不一会儿就捧着太阳旗、千人针和小铜佛等等兴高采烈地回到车上。这些东西在这里俯拾皆是，打扫战场的中国军人根本就不屑一顾，可在总部的英美军官看来全是些稀罕玩意。在后方时，为了得到一件类似战利品，他们必须讨价还价，用一大堆香烟、饮料才能换得一件。由于这个原因，新平洋、雷多等美军较多的后方兵站基地，甚至出现了进行此类交易的“黑市”，价格当然也是扶摇直上。

蒙巴顿一行飞走了，新1军仍需继续奋战，下一步的任务是占领杰布班山隘口，踏入孟拱河谷。

### 第三章 破天险直下孟拱

从瓦鲁班向南不远，翻越一座突兀的高山，就进入孟拱河谷了。这座名叫杰布班的大山横亘两河谷之间，天然构成两区间的分界。贯通其间的孔道只有一条狭窄曲折的隘口，公路干线即从这个隘口直穿而过。这一段隘口公路全长约 30 公里，两侧紧傍崇山峻岭，树高林密，北坡陡峭，南坡斜缓，称得上一处天险绝地。

日军第 18 师团虽经孟关、瓦鲁班一战大伤元气，全师团各步兵中队兵员已骤然减至一半以下，但仍企图在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之地凭险而守，拒止中国驻印军进入孟拱河谷。田中新一设想，在重兵难以展开、驻印军重武器不能充分发挥威力的杰布班山一带，坚守至 5 月的雨季到来；一旦迎来雨季，孟拱河谷的大小河流就会咆哮泛滥，河谷之内会成为泥泞沼泽遍布的泽国，到那时，第 18 师团在缅甸的持久战就有了实现的可能。但能否如愿，田中新一没有把握，因为最早是想在胡康河谷迎接雨季的，可现在驻印军提前 2 个月就叩响了孟拱河谷的大门，第 18 师团的前途愈发暗淡了。

田中新一为了争取时间，命令第 56 联队占领杰布班山第一线阵地，反击紧追不舍的新 22 师；第 55 联队利用时间。在第一线以南约 5 公里处的，沙杜渣附近的河流文汇点北侧，占领反斜面阵地，以此作为师团防御的主阵地；待第 56 联队不得已后撤至沙杜渣主阵地时，与第 55 联队分为左、右两地区，坚守公路两侧山地。

鉴于杰布班山的险峻及日军沿隘路的层层设防，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与新 1 军的军、师长们研究决定，仍由新 22 师及坦克营从正面公路两侧攻击前进，由新 38 师和美军“加拉哈德”部队翻越公路以东的库芒山脉，迂回到正面隘路的后方，拨开杰布班山这扇大门的门栓，迎接正面部队进入孟拱河谷。

3 月 15 日，新 22 师 64 团，66 团夺取杰布班山北麓的丁高沙坎，然后进入山地隘路，逐点与日军激烈争夺。前一天，在瓦鲁班以东地区集结完毕的新 38 师 113 团主力配属美军 1 个营，踏入荒无人烟的库芒山脉，开始了历时两周的艰难迂回。

不出双方所料，杰布班山正面的战斗异常惨烈，敌我双方在复杂地形上稍不留意，就会迎面相撞，发生肉搏。新 22 师部队虽然有坦克支援，然而这里不同于地形平坦的孟关战场，坦克对于极端贴近的双方难以发扬火力，往往对己方步兵造成误伤。而且，坦克部队自身也面临着极大危险，隘路左旋右转，视界之内全是山和密林。日军的“肉弹”（自杀敢死队）借助地形，浑身缠满炸药，突然间就冲到坦克底下引爆炸药。更糟糕的是，日军歪打正着，田中新一没有驻印军炮兵具有的飞机观测手段，在复杂的地形上无法集结使用师团直属炮兵，因此，只好将师团炮兵分散配属给各步兵联队。按常规，这样的做法实属愚蠢，等于是把握紧的拳头松开，对整个战役全局极为不利。可是对第一线步兵联队而言，师团炮兵再加上各联队炮、大队炮等等，反坦克能力大大加强。日军常常将火炮隐蔽地抵进到驻印军坦克很近的距离，瞅准了就是一炮，简直就像用手枪贴着太阳穴射击一样，十拿九稳。在孟关、瓦鲁班一战中穿插突进，大显声威的坦克兵，这次可有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无奈，仅 3 月 21 日一天就损失坦克 5 辆。

鉴于日军山地阵地多为巨木覆盖，异常坚固，史迪威中将下令把因道路不良而一直未能使用的 150 毫米加农重炮投入战场。推土机、压路机在前面

“隆隆”地开路，牵引车拖拽着重炮随后跟进，进入山地后，又换用几十匹来自印度和澳大利亚的骡马牵引。150毫米加农炮的使用，更多的是从精神上震慑了日军，天上炮兵校正机盘旋着进行观测，地上加农炮一开口，方圆10多公里的山峦就发出“嗡嗡”打雷般的回鸣。田中新一听着重炮的吼声，内心里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知道，重炮的到来意味着中印公路工程进展迅速，几乎是紧跟着第一线部队的进展而进展，如果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这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田中不由地想起了前不久的一件事，当时，为了摸清大白家一带中国军队的部署情况，他曾派师团情报参谋等几个人深入对方防线侦察。得知驻印军部队不仅枪炮精良，弹药充足，而且被服、粮秣等物资供应也是质精量足，第一线部队的副食虽然没有新鲜肉食，但美国的牛肉罐头、咸猪肉却是充分保证的。据说，中国兵早已吃厌了这些罐头食品，四下采挖野菜调换口味。田中新一看看情报参谋拣回来的罐头和避蚊油等，不禁悲从心来。开战以来几个月间，手下官兵连续作战，伤兵无法后送，补给极度缺乏，每个人一天的口粮仅能保证150克，只好以芭蕉根等作为主要的充饥之物。时间稍长，连大便都成了问题，士兵们只好相互用手指去抠硬如石块般的粪便。难怪一些被俘官兵会因放开肚子猛吃而被活活胀死，尽管对部队不能告以详情，但田中本人深信不疑。由于半饥半饱、连续在丛林中作战，官兵的体力急剧下降，蚊虫叮咬造成的疟疾肆意传播，一路后退的部队几乎人人都患了脚气，严重者脚趾发烂溃疡，完全不能行军。

田中新一身为中将师团长，自然清楚战争已对日本非常不利。别的不说，就拿中日战争来说，开战近7年了，日军在战场上屡战屡胜，拿下了几乎半个中国，可中国人仍然表现出坚韧不屈的战斗意志。具有炽热精神力量、远比欧美白种人更加富于牺牲精神的中国人，倘若真的拥有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其能量将会无与伦比，他们有四亿五千万人呀！看看眼前的驻印军，再想想中印公路贯通后，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的军火物资……田中新一不敢再想了，他更加感到自己使命的重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印公路贯通！

加农炮的吼声引发了田中新一痛苦的联想，然而，实际作战中加农炮并未产生太大的作用。日军很快就适应了重炮轰击，除非直接命中，否则再大口径的火炮也会因茂密的森林而减杀其威力的。在这种地形条件下想直接命中，谈何容易？日军心里很明白，新22师官兵也很清楚。对深藏地下的日军，必须依靠冲锋枪、手榴弹一个个地去掏、去炸，当然，火焰喷射器更来劲，一条火舌舔过去，就是一堆焦尸。

从3月中旬直到下旬，新22师部队在陡峭的隘路两侧一米一米地向前推进，逐寸逐尺地与日军肉搏争夺。敌我双方常常在几米，甚至一棵大树之下胶着。丛林里、隘路内、日军坚固的工事前，既不能展开多数兵力，也无从实施细密的搜索，一切交锋都在极近的距离内突然爆发。这一场狭路相逢的剧战中，第66团的勇士们为军旗增添了无尽的光辉。

双方阵地由20米而10米，进而5米，甚至接触、重叠、交错。由于攻守双方战斗意志的旺盛，以致处处都开放着投掷武器的弹花。战斗最惨烈的时候，第66团勇士连续用手榴弹投入日军掩体的射孔内，日军又抢在未爆炸的瞬间拾起投了回来。

一处工事前，相持了几十分钟，一名中国无名士兵愤然跃进，用五指紧攥着“哧哧”冒烟的手榴弹，伸进掩体内听凭爆炸，终于将里面4名日军全

部炸毙。上上张长友在攻击一处敌人阵地时，浑身束满了手榴弹冲了进去，与日军同归于尽。后面观战的美军联络官，目睹这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之举，不禁瞠目结舌，万分惊骇。

日军的抵抗也相当顽强。由于外围阵地被蚕食殆尽，主阵地受到极大压力，田中新一下令第 55、第 56 联队寻机发动阵前反击。3 月 25 日凌晨，公路两侧山地间，日军两个联队主力簇拥着各自的军旗蜂拥而来。新 22 师一线部队未料到日军敢于在大白天实施大规模反击，一时措手不及，连续丢掉了几处阵地。不过，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待新 22 师部队站稳脚跟，调整好火力配系，一顿自动火器和炮火急袭，裸露在地表的日军冲锋队形立即崩溃。只见日军的军旗在弹雨中倒下，又立起来，再倒下……未了终于偃旗息鼓，扔下几百具尸体，像来时一样突然匿迹。

经过这次全力出击，日军元气大伤，龟缩在主阵地内，再也不敢贸然反击。新 22 师方面也汲取教训，稳扎稳打，每攻下一点，立即进行筑工作业，配备交叉火网。正面战线一时间形成胶着。

担任迂回任务的新 38 师 113 团与美军“加拉哈德”部队，此时正在茫茫林海的库芒山中艰难跋涉。人迹罕至的库芒山脉坡陡且滑，迂回部队人手一把砍刀，在密林中辟出一条仅能骡马和人通过的小道。上山时，人在骡马屁股后面用劲地推，下山时，又拽着尾巴扛着马头，防止骡马坠落下去。特别险峻的地段，连人都要手足并用，爬行上下，骡马就更是成了累赘。不时有骡马滑跌下去，头两天内就跌毙了 20 多头，其他跌断腿的等于没用之物，只好任由它们躺在那里奄奄待毙。由于山地崎岖险峻，树高林密，找不到空投场所，常常是听着飞机在头顶盘旋，天上地下无线电相互沟通，坐标也很明确，可就是谁也看不见对方。飞机本身又受到天气限制，所以部队常常缺少给养。长途跋涉，整天不得一饱，没有水，尽管嗓子渴得冒烟，也只有勉强拿唾沫去润湿一下。第 1 营 1 个连 8 天没有得到空投的给养，只好挖野菜砍芭蕉根充饥。整整 14 天过去了，新 38 师 113 团第 1、第 3 两个营和美军“加拉哈德”部队第 1 营，终于在 3 月 27 日傍晚，抵达沙杜渣日军主阵地以南 10 公里处的拉班附近。28 日晨光熹微中，第 113 团及美军部队秘密西渡孟拱河，一举攻占了拉班，占领了公路两侧阵地。

遗憾的是，日军对驻印军的迂回战术已是草木皆兵，敏感得要命。从多次教训和苦头中，日军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其中之一就是派出小部队在左右两翼的深山中游荡，以期及早发现中国军队的迂回迹象。同时又在高山顶的大树上设置许多对空观察哨，因为他们已经摸到了规律，当山区森林上空有飞机实行空投时，下面一定有驻印军的迂回部队，再根据飞机活动的数量及频繁程度，以及空投区域的变化，即可大体判明驻印军迂回部队的规模、路线乃至前进速度。

根据各方面迹象，3 月下旬，田中新已感到右侧背日益临近的威胁，从第 55 联队抽出一个大队去抵挡新 38 师迂回部队，但是双方失之交臂。26 日，田中下决心正面阵地主力脱离战场，赶在驻印军迂回切断后路之前通过拉班，跳出危险地区。

但是，日军的动作稍微晚了半拍，被 113 团先行一步，抢占了拉班。

南撤的日军面临后有新 22 师追兵，前有新 38 师堵截的危险局面，不管一切地猛攻拉班附近的 113 团和美军阵地。美军部队立脚不稳向后撤退，113 团第 3 营立即赶上来堵住缺口，与企图夺路而逃的日军连续恶战，28 日

一天就击退日军6次冲击。第2天，日军攻势渐衰。第113团团长赵狄上校判断，日军不敢在此久战，以免新22师主力赶上来将其围歼在此地。为了将日军主力粘着住，赵狄抽出第2营沿公路向北进攻。岂料，已成惊弓之鸟的日军不敢接战，纷纷遁入两侧的山林中绕道南逃。对分散溃逃的日军，第113团兵力有限，无法一一堵击。

3月29日夜晚，新22师与新38师一部南北对进，在沙杜渣附近会师，30多公里长的杰布班山隘路天险尽入驻印军之手，只是又让第18师团的残部第三次脱逃了。田中新一真是逃跑有术，可这一逃又把在杰布班山迎接雨季的计划泡了汤。

一过沙杜渣就进入孟拱河谷。孟拱河谷地形狭长，从北面的沙杜渣到南面铁道线上的孟拱之间，纵深110公里，整个河谷犹如一个狭窄的瓶颈，谷底平均宽不过11公里。左右都是600米以上的高山，中间唯一的一线平地又被南北走向的孟拱河劈为东西两半。由于在河上横跨着来去，会增加联络补给的困难，以及对山洪爆发时跨越河流的顾虑，攻守双方都将部队隔孟拱河一分为二，各自在河东与河西作战。于是，每个战场的正面都只有几公里宽。对于防守一方来讲狭小的正面利于防御，可以集中兵力、加大防御纵深；对于进攻的一方而言，兵力展不开，渗透困难，难以在敌阵中穿插迂回。

此外，河谷中的林木虽不如杰布班山一带稠密，但孟拱河众多的支流东西纵横，与由北向南的攻击路线恰成正交，再加上孟拱河屡次改道，河谷里充斥着改道形成的干涸河床和沼泽，上面遍布密密麻麻的芦苇和灌木丛。

日军利用支离破碎的地形，在每一道河流、每一条干河床及沼泽四周构筑工事，没有野战工事的地方，也利用林木、草丛掩护，布满了无从计数的散兵防御点。这些散兵防御点貌似不起眼，但实际上很难缠，有时搜索小组明明发现没有敌人，可部队一推进，就会碰到不知从何处钻出来占领火力点的日军的射击，只好停下来展开兵力，布置火力，刚刚开始进攻，日军要么死守，要么突然消失了。进攻部队有劲使不上，颇有点“高射炮打蚊子”，不打不行，打又无从下手。只好无数次地重复搜索、展开、攻击，前进几十米后再搜索、展开、攻击……这样一来，前进的速度自然很慢。

以上种种都是日军在河谷内持久顽抗2个多月，迟滞新1军进展的原因。

4月5日，新1军对孟拱河谷的攻击正式开始，新38师为左路，沿孟拱河东岸南下，新22师为右路，沿西岸南下。

右路新22师在坦克部队支援下，连日进攻，逐次推进，4月12日占领瓦康，18日占领瓦拉渣，进逼因康加塘，与日军第56联队形成僵持。5月1日，对因康加塘日军展开3路围攻。3日下午，美国空军36架飞机临空轰炸，俯冲扫射，50余辆坦克超越步兵线冲入敌阵，全部摧毁了日军阵地。战至4日中午，完全占领因康加塘，随即向马拉关一线日军主要防御地带突进，开始攻击马拉关日军第56联队。

左路新38师于4月14日完全肃清丁克林区日军后，5月初即向马拉关东面、孟拱河东岸日军第55联队据守的瓦拉一带防线进攻。

但是，马拉关至瓦拉一线日军主力凭借复杂地形和既设阵地，死守不退。一直到5月底，约一个月内，双方反复争夺，战况形成僵持。造成新1军正面攻击困难的主要原因是雨季的到来。

一入5月，日军盼了半年的雨季，终于到来了。狭窄的孟拱河谷简直成了一个大河床，整个是水的世界，两侧高山上的雨水全都汇聚到这里。从飞

机上望下去，地面上是水和树，树和水，浸在水中的树和淌在树间的水。原本干涸的旧河道，一夜之间就变为几十米宽的浊流。原有的河流陡然猛涨，先是被拘束在河床内。继而溢出两岸，无边无际地泛滥。孟拱河内，河水夹着山洪冲刷下来的泥土和树木，打着旋涡，泛着白沫，以每分钟 100 米的速度奔腾而去。被击毁在公路旁低洼处的坦克和车辆，此时也仅能露出炮塔和顶部。新 1 军工兵辛辛苦苦搭成的桥梁一座一座被冲得无影无踪。公路在雨水浸泡下变成一段段的淤泥，隔不远就有几辆汽车，包括一些指挥车陷在泥中，看上去已被困多日了。车顶上偶尔会有一二个士兵蒙着雨衣看守车辆，用冷漠的眼光看着牵着骡马跋涉在没腿深的泥水中的辎重部队。

马拉关以北不远处的新 22 师指挥部，虽然设在地势较高的小丘之上，并有密林遮护着帐篷，但同样没有一寸干燥的地方。密密的树叶只能将大雨的冲势减缓一些，但丝毫不能减少落在帐篷顶上的雨量。参谋人员隔一会儿就必须用木杆顶起帐篷顶部，以免变成凹顶的帐篷吃水大多而坍塌。邻近炮兵阵地一开炮，头顶的树枝上就哗哗地抖下一阵骤雨。

廖耀湘师长看着帐篷角堆放着的、长满白毛的军用干粮，心中不免焦急起来，“他妈的，日本鬼子的日子也不好过，可雨季毕竟给敌人帮了大忙。攻击正面本来就狭窄，有劲也施展不开，现在更糟糕了。”

4 月下旬的攻击，怵头的是日军的火力。现在，就是日军一枪不放，接近他们也需在泥水中挣扎半天。日军兵力本来不足，大水泛滥帮了他们大忙，狭窄的正面能够用于进攻的路线闭着眼也能数得过来，只需几枝枪就可以加以封锁，平时一个冲锋就跨越的几十米距离，现在要在泥水中淌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日军尽可以不慌不忙地逐个点名，射杀那些站都站不稳的进攻士兵。火力掩护？谈何容易。机枪、火炮往哪设置？火力网如何组织？这些全都成了问题。

“日本人这是以水代兵呀！”廖耀湘狠狠地骂道。

左翼孟拱河东岸负责正面进攻瓦拉一线的新 38 师 113 团也同样困难重重。

正面僵住了，现在就看迂回部队的了。首先打破僵局的是孟拱河谷东面库芒山中迂回的新 38 师主力。从 4 月中旬在瓦拉一线遭到日军强韧抵抗时起，孙立人师长就再一次使用了迂回战的拿手好戏。他把 113 团放在瓦拉正面牵制日军第 55 联队主力，把 112，114 两个团绕过瓦拉东面，潜行于库芒山中。至 5 月上旬，新 38 师迂回部队先后攻占了瓦拉日军主阵地东侧的高利，以及南面的蛮宾，把日军第 55 联队主力全部包围在瓦拉、马兰一带。

就在整个战局，首先是孟拱河以东战场局面即将发生变化之际，第 18 师团“久旱逢甘雨”，终于盼来了朝思夜想的救命之兵。4 月下旬，新成立不久的、负责北缅防务的第 33 军的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紧急调遣第 56 师团第 146 联队（联队长今冈宗四郎大佐）、第 2 师团第 4 联队（联队长一刈勇作大佐），以及位于后方的第 18 师团的 2000 多名伤愈官兵，紧急赴授孟拱河谷战场。同时命令武田馨中将率第 53 师团主力尽快沿铁路线北上，准备支援第 18 师团。

至 5 月中旬，除尚在路上的第 53 师团之外，其他增援部队先后到达战场。田中新一下增加了近 3 个联队的生力军，不禁豪气大发，竟开始考虑集中使用新来的部队，断然发起反攻。好在本多政材比较冷静，雨季中，掌握绝对空中优势，补给能力远比日军为强的新 1 军，尚且举步维艰。凭第 18 师团

打残了的部队和捉襟见时的后方补给，就算新部队特别善战，又能有多大作为？战局的根本改观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持久防御。本多中将提醒田中新一，切勿逞一时之勇，将有限的力量消耗在孤注一掷之中。

田中新一冷静下来，把今冈大佐的第 146 联队投入孟拱河以东战场，把一刈勇作大佐的第 4 联队投入河西战场，分别拒止从左右两翼山地中迂回的新 22 师和新 38 师部队。

今冈大佐率部北进至蛮宾，与新 38 师 114 团激烈交战，企图击退 114 团，解除瓦兰日军第 55 联队的背后威胁。但始终未能达到目的，自己也陷入混战。一刈大佐的部队进抵马拉关一线后，在正面第 56 联队左翼与山地迂回的新 22 师第 64 团迎头相撞，不仅未能击退第 64 团，自己也被迫转入防御，第 2 大队队长藤本少佐也被打死。

由于日军生力军的增援，马拉关和瓦拉正面突破的可能性更加渺茫，而且东西两侧山地首次迂回的部队也都与增援日军激烈交战，局面再次出现僵持。

必须采取更加大胆、积极的手段。此时（5 月 17 日），日军后方铁道线上的重要城镇密支那，已处于驻印军另一部的奇袭之下，孟拱河谷新增援的日军已全部投入第一线正面作战。史迪威与孙立人会商之后，决定乘加迈方面第 18 师团后方空虚的时机，抽出有力一部从日军的间隙中锥形突进，秘密迂回到日军主要兵站基地——加迈以南，偷渡孟拱河，切断敌后主要交通线，然后南北对进，夹攻加迈。

决心一下，限即刻到的紧急命令当日就下达到新 38 师 112 团团团长陈鸣人的手中。孙立人的命令中口气严厉，细节明确。目标：加迈以南约 8 公里的公路要点西同；迂回时间：限 4 天 4 夜到达；攻击方式：奇袭。为了确保行动的迅速隐蔽，孙立人要求 112 团彻底轻装，不带炮兵（团属山炮和迫击炮除外）和马匹，每人携带 4 天口粮，沿途尽量避开小股日军。4 天口粮，又不进行空中补给，孙立人这么苛刻的考虑在于，既可督励部队钻隙猛进，又可避免因空投而被日军发觉企图。

要快，要秘密！此时孟拱河谷交战双方的兵力，都已展开到最大限度，双方各级指挥部手头都已没了预备队，只要某一点发生变化，都对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整个战局能否迅速改观的关键全看 112 团的行动了。

5 月 21 日下午，112 团将蛮宾一带的作战交给 114 团后，即在陈鸣人上校率领下钻入东面大山中，冒着大雨，不分昼夜地攀山越岭，开路南下。连续几天几夜，部队绕过瓦兰，偷渡棠吉河，利用各种地形地物，借助猿啼、鸟鸣、兽噪、水流、雨声等各种响声的掩护，偷偷地在日军问钻隙潜进，有时竟贴着日军阵地 100 米左右的地方通过。26 日上午，奇袭部队到达加迈南面的孟拱河东岸，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渡河准备。没有汽艇，没有竹筏木排，官兵们用每人装备的橡胶雨布、铜盔、水壶、干粮袋等，制成简易的器材泅渡过河。这种泅渡方法，驻印军官兵每人至少有过 20 次以上的训练，在蓝伽和雷多训练时，上至师长，下至炊事兵，人人都学得会，虽然喝了不少水，出了许多笑话，可在滔滔孟拱河中到底派上了大用场。

河对岸不远就是西同，北距加迈 8 公里，这一带连同加迈都是第 18 师团的兵站基地，驻军是第 18 师团的辎重联队和看守库房的部分警备部队，杂七杂八加起来约近千左右。由于远离前线，日军戒备疏忽，事先又没有任何预警，突然遭到第 112 团的奇袭，日军惊惶奔窜，不战自溃。27 日，112 团

完全肃清西同附近残敌，部队随即顺公路向南北两面展开，把日军在孟拱河谷的物资总屯积地区攻占了大半，占领的公路长约6公里。加迈及其以北日军主力倚恃的公路补给完全断绝，所有敌后的通信联络和运输机构也被摧毁。第112团击毙日军几百人，缴获150毫米榴弹炮4门，满载粮弹的卡车75辆，骡马500多匹，粮弹仓库15座，汽车修理厂一所，至于弹药粮秣多得无以计数。这就是著名的西同奇袭战，陈鸣人上校因此被誉为拦路虎。

西同胜利立即对全面战局发生决定性影响，战场重心马上南移。田中新一为夺回西同，打通后方补给线，急令正在马拉关一线的一刈联队回救西同；又令被逐出西同的辎重兵联队长水谷虎吉中佐，搜容残余部队立即进攻西同；同时下令刚刚抵达孟拱的第56师团的肋山大队，即刻北上攻击西同，企图南北呼应重新夺回西同。但一直到其彻底失败，也未能如愿。

得知西同得手的消息后，正面马拉关、瓦拉一线的新22师和新38师部队士气大振，乘机猛烈进攻。

“军无辎重则广”，加迈以北地区日军主力统统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从马拉关到加迈30多公里的阵地体系全面动摇。5月底。田中新一被迫下令从马拉关、瓦拉一线后撤，并率先将师团司令部南撤至加迈，亲自指挥打通西同的作战。

看到战局急剧变化，新1军军长郑洞国中将异常兴奋，下令新22师和新38师正面部队不仅要追着打，而且要从两翼突进，平行甚至超越日军，至于被割裂落在身后的日军，不要管他，只管向南，再向南。正面新1军的部队在马拉关、瓦拉一线与日军进行了一个月的阵地战，终于迎来了促使日军全面崩溃的机会，不仅步兵，连炊事兵、通讯兵都加入到南下的队伍中，各级指挥机关几乎成了光杆。地图上原来呈东西直线的阵线，已变成了一个“口”形，沿河谷两边推进的部队已经超越了败退的日军。

从瓦拉南逃的第55联队由于通不过114团占领的蛮宾，只好向西折转，渡过孟拱河后，与河西战场后退的第56联队合为一处；夺路南逃。从马拉关后退的第56联队被新22师穿插割裂，第1、第3大队去向不明。

6月7日，新22师右翼部队先于日军第56联队一步，抢占了南亚色。当日黄昏，日军联队长长久竹郎大佐电告师团司令部：

“北方之敌进展迅速，我第1、第3大队联络中断，情况不明。南亚色附近我部队被全歼，敌杀至我炮兵阵地，联队准备玉碎。”

田中新一急了，命令第55、第56联队残部抛掉重武器，择路撤回加迈。从8日起，两个联队与师团司令部失去联络。

由于瓦拉正面的第55联队已经逃过孟拱河西，河东战场仅剩蛮宾以南的今冈部队少数日军，因此，新38师113、114两个团的攻击更是锐不可当。6月8日，第113团连打带踢，一路南下至与加迈仅一水相隔的支遵，9日占领了支遵及通向加迈的渡口。但由于对岸日军炮火炽烈，113团又没有必要的强渡器材，只好一面急电指挥部尽快空投橡皮舟，一面隔着幅宽流急的孟拱河，痛咒大雨助纣为虐。

原在蛮宾一带与今冈联队混战、负责切断第55联队退路的新38师114团，更是胃口大开，完全无视加迈、西同地区的战斗，那里有113团、112团就足够了。李鸿团长率领部队以锥形战法，直扑更南面铁路线上的孟拱城，一路扫荡，势如破竹，击败了自孟拱北上的日军第53师团一个大队的阻拦，于6月15日夺取了孟拱北面6公里处的巴稜杜。此地地势较高，南可以瞰制



孟拱，北可以呼应西同，东可以威胁孟拱—密支那两地的铁路、公路交通。整个孟拱河谷的作战，至此可算大势已定。

在此期间，加迈的田中新一不顾一切地指挥一刈联队和肋山大队南北猛攻西同，同时还要拼凑兵力阻止支遵方面的第 113 团渡河攻击加迈。再加上北面两个联队音讯全无，真正是焦头烂额了。田中新一用尽了余力也未打通西同；相反，第 112 团反而转为攻势，北进加迈。田中只好命令加迈周围的工兵联队和炮兵联队深沟壁垒，死守待援。

再说被围于南亚色附近的长久联队和山崎联队残部，按照师团命令，炸毁所有火炮和汽车，抛下数百名无法随队突围的伤兵，任凭他们用各种方式自杀之后，于 6 月 8 日夜放弃沿公路突围的计划，偷偷钻入东面的丘陵地带。两联队的残兵败将昼伏夜出，拖着被泥水，脚气弄得溃烂的双脚，身上的破衣烂衫让雨水浸泡得像铁块一样沉重，向东绕着大圈躲避新 22 师部队的拦击。好不容易到了孟拱河西岸，原想沿西岸向南，可以直达加迈，但转念一想，再遇到中国军队就全完蛋了。两个联队长只好决定，冒险渡过滔滔大河，过河后再向南，也许河东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日军拼着余力砍木头绑成木筏，力保证过河后南逃没有负担，又将伤病及体弱不能行军作战的人员放在筏上顺流南飘。实指望下游加迈附近的部队会将其救起，但事后得知，其中一半被救，另一半被浊流吞没。

日军过河后不远，听到有迫击炮声，不敢前进，折向西南后，又突遭机枪射击，长久大佐腿部中弹。他们几乎成了惊弓之鸟，只要听见枪响，也不管有几个敌人，马上转向。就这么东躲西藏，瞎摸乱撞了几天，估摸着到了加迈一带了，于是转向西行，再次到了孟拱河边，这次是要西渡了，附近支遵渡口炮声隆隆，残兵败将们惊恐不安，惟恐杀出一支追兵。背后林中担任警戒的日军一声枪响，走火了，聚在岸边扎木筏的人群立刻就炸了窝，几名军官不顾一切地带头跃入浊流之中，企图游到对岸，这一下，带动了许多官兵纷纷下水，但无一例外地全部被激流席卷而去。就在此时，西岸有人齐声大叫，原来是师团工兵联队的人。工兵联队长深山中佐的预见性再次挽救了日军，他在此地早就准备好了 20 多只小船，等候接应失散的日军，6 月 18 日夜，长久和山崎两个联队长终于见到了加迈的田中新一。此后几天，零零散散的小股散兵不断越过战线，返回加迈。部队收拢后清点，第 18 师团两个主力联队只剩下空架子，虽然有 5 月中旬后的 2000 名补充兵的战场补充，但此时每个步兵中队的人数仅在 10 人左右，而且全都是疲惫不堪、意志崩溃的病人。

经过一系列混战、突围，第 18 师团重武器基本丢光，官兵们身心两方面均已瓦解，粮弹补充全无来源，机枪每挺每天配弹 60 发，步枪子弹所有部队一天用量严格限制在 1400 发，每人每天 90 克粮食。全师团包括步、炮、辎重、工兵联队，以及第 2 师团的一刈和第 56 师团的今冈联队等残余部队，全部被围在加迈附近直径约 5 公里左右的圈子里。

田中新一绝望了，一边将身边的通讯兵、驾驶员、警卫人员等派到第一线作战，一边把各联队的军旗收拢到司令部，自己也写好了遗书。

要说还有一线希望，那就寄托在第 53 师团身上了。可是，如同战场上的混乱一样，北缅日军最高指挥机构内也是一团乱麻。第 33 军司令官本多政材方寸大乱，指挥无定。

6 月初，武田馨中将军的第 53 师团主力强行军赶到孟拱附近。当时第 18

师团正面防线刚被突破，密支那方面的战况也日益危急。本多中将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后一想，刚刚给第 18 师团派了援兵，估计田中师团长还能坚持一阵，于是决定先救密支那。武田馨中将留一个联队在孟拱，亲率主力驰援密支那。6 月 7 日，抵达密支那西北 12 公里地区，立即展开部队发起攻击。

突然接到本多政材急电：“加迈方面第 18 师团濒临崩溃，第 53 师团立即停止攻击密支那，迅速折返孟拱，救援第 18 师团。”武田馨只好重新收拢部队，折向西返。孟拱与密支那之间相距 60 公里，第 53 师团来回往返，疲于奔命，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昼夜行军上了。

对新 1 军来讲，孟拱河谷最后的战斗完全如摧枯拉朽一般。6 月 16 日一大早，在支遵的 113 团盼了好几天的飞机终于来了。有了空投的舟艇，113 团于 9 时开始强渡，半个小时后即在孟拱河对岸抢滩成功，很快就占领了加迈东南方的高地。中午 12 时，新 38 师 113 团及新 22 师各部从几个方面冲入加迈城区，到下午 1 时，彻底占领加迈。日军在市区遗弃大批尸体，残部逃入西南山地。占领加迈后，新 22 师分路扫荡西南山地日军，同时以一部沿公路南下，与新 38 师 112 团一道，贯通西同至孟拱的公路。新 38 师 113 团迅即转到公路东侧，沿山路急进，增援孟拱附近的 114 团。离孟拱最近的 114 团于 18 日进抵孟拱河北岸，当夜全部渡河，进迫孟拱侧背，又经两天激战，先后攻占城南的建支，汤包，来生，来鲁等外围要点。日军第 53 师团被打得稀里哗啦，只知往孟拱城里乱钻。23 日，114 团各部分几路攻入市区。日军利用工事和房屋抵抗，双方以刺刀手榴弹激烈巷战。24 日黄昏，114 团攻占火车站及一半城区。25 日下午 5 时，日军溃败突围，114 团遂完全占领孟拱城。

与此同时，接替 114 团进入孟拱东北地区的 113 团从巴稜杜向东南攻击，28 日夺取孟拱—密支那铁路线上的要点南堤，截获火车车皮 300 余节。向东追击的部队于 7 月 11 日傍晚到达密支那，与新 10 师会师。长 60 公里的孟密铁路沿线，日军踪迹完全消失。

此外，从加迈、西同南下贯通西同一孟拱公路的部队，也于 7 月 10 日在孟拱北面会师。孟拱河谷战斗至此胜利结束。从夺取加迈到占领孟拱相距仅 10 天，加上打通公路和铁路的战斗，也不过 3 个多星期。这么短的时间就重创了第 53 师团主力，扫荡了第 18 师团残部和第 2 师团、第 56 师团各一个联队，取得了孟拱河谷之战的全胜。想想前期作战的艰辛，看看最后阶段的破竹之势，新 1 军官兵颇有点意犹未尽的感受，第 18 师团还算是个对手，能支撑这么久，第 53 师团未免太差劲了，初次交锋就败得一塌糊涂。

多亏了深山忠男中佐的工兵在丛林中连砍带伐，开出了一条向西的林中小道，田中师团长及几个联队长才得以率少数残兵，逃离了必死之地。田中拣了一条命，可经过多次补充的第 18 师团上万名官兵却永远留在了北缅的山地和丛林之中。

## 第四章 密支那飞兵天降

密支那地处北缅铁路的终点，位于伊洛瓦底江西岸，周围多山，是一个地形稍有起伏的小平原，遍地都是幼年的丛林，非常隐蔽。伊洛瓦底江经此向东南流淌，河床约宽 300 到 800 米，水清澈底，可以航行船只。除河流、铁路以外，公路也四通八达，南可去八莫，西可至孟拱，北通孙布拉蚌，东面的瓦霜公路如再前伸 100 公里，即可通达腾冲。城北城西各有一个飞机场，与孟拱、加迈一样，都是缅北的战略重镇。这里的机场、铁路、公路都是打通中印交通线的必要的基本设施。

密支那的日军番号较多，主力是第 18 师团的第 114 步兵联队，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此外还有第 18 师团司令部北进胡康河谷时留下的部分兵力，以及通信分队、电讯分队和部分工兵、船舶工兵、辎重兵及野战医院、防疫给水部队等。再加上第 18 师团以外的宪兵队、第 5 飞行师团部分机场维护、警卫部队和铁道部队各一部，总兵力约在 2000 人左右。

由于盟军空军掌握了制空权，通达北缅的铁路线频繁遭受轰炸，而且英军空降的伞兵部队也主要针对曼德勒到孟拱一线的铁路，进行袭扰。因此，北缅第 18 师团的大后方补给转由八莫经公路北上至密支那，再经铁路和公路转运孟拱。密支那对第 18 师团乃至整个北缅战局的输血管作用顿显其重要性。鉴于这个原因，第 18 师团主力尽管连连后退，也不敢轻易动用密支那的第 114 联队。

密支那如此重要，然而 5 月中旬，此地并没有紧张战争的气氛。正在孟拱河谷北端的战斗，毕竟还离这里很远，而且双方正相持不下，处于胶着状态，更何况第 33 军派往增援的部队已经进入了战场。

虽然刚进入雨季，可密支那的雨天要比北面山中和河谷中的要少。属于第 18 师团的部队在丸山房安大佐的督率下，天天都在火车站忙着装运给师团主力的物资。第 5 飞行师团的机场守备队无事可干，抓紧雨季之初的晴天晒太阳，机场四周一片荒芜，很久都没有飞机光临了，跑道上横七竖八地扔着几辆破牛车，几乎被杂草掩盖。曾经有人提出破坏跑道，以防万一，却遭到一顿嘲笑，自己的机场破坏了，今后北缅反攻时，飞机往哪落？就连那几辆牛车也是为了做样子堵在跑道上的，需要时，套上牲口一拉就得，连劲都不用费。

5 月 16 日，已经近一个月没挨炸的密支那城，突然遭到美国陆军第 10 航空队的大举轰炸，渡口、车站及各军用设施，甚至市区，整日沐浴在弹雨之下，只有城郊的机场方面安然无恙。

日军本应从中察觉点什么，可他们太麻痹了。4 月中旬以前，美军不也是每周都来轰炸一次吗？对密支那这个重要的补给基地恢复轰炸，当在情理之中，不轰炸反而难以理喻。缺乏先进物质手段的日本人，想象力和创造性当然会受到相应的限制。他们完全没料到在自己的后方，敌人竟会采取大规模机降手段，断然实行虎口拔牙。

日本人想不到的事，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早在 3 月下旬就开始考虑了。

当时，新 1 军部队连战皆胜，已经前出杰布班山，叩开了孟拱河谷的大门，而且出师以来的推进速度远远超出了日军的预计。但是，史迪威仍然嫌慢，仅战役战斗上的迂回还不够，必须从北缅战争全局上来一个大跳跃。3 月下旬，史迪威飞往重庆，向蒋介石陈述了两个拳头出击，迅速攻占敌后重

镇密支那的设想，同时要求增派援军。蒋介石很欣赏史迪威的想法，同意从滇西远征军中抽出第 50 和第 14 两个师派往北缅。至 4 月 10 日，第 50 师经由驼峰空运，全部抵达印度阿萨姆邦北部。随后，第 14 师也空运到达印度。在此之前，已在印度编成并训练完毕的新 30 师，也于 3 月 1 日从雷多出发，进入新平洋。这一来，史迪威手下的驻印军已有了 5 个中国师和美军 1 个团，有了远距离跨越、再开一个新战场的本钱。

4 月底，长途奇袭密支那的先遣部队从孟关一带出发，钻进了库芒山脉。先遣部队由中国军队和美军“加拉哈德”部队混合编组，但因为前一阶段孟关、瓦鲁班战役的损失，美军原有的近 3000 人，已减至不足 1500 人，只好从中国部队中抽兵补足。因此，先遣队基本由中国官兵构成。

先遣队分为 3 支：K 部队由中美混合团第 3 营和新 30 师第 88 团组成，指挥官是美军上校金尼逊；H 部队由亨特上校率领，有中美混合团的第 1 营、第 50 师 150 团、新 22 师 1 个山炮兵连和骡马运输团第 3 连；M 部队由麦吉上校率领，辖中美混合团第 3 营以及当地土著屯钦人 300 名。

“加拉哈德”部队指挥官梅里恩准将，因病不能随军行动，挺进行动由亨特上校负全责，任务非常明确：占领密支那机场。

4 月 28 日，K 部队先行开路，两天后，主力 H 部队随后跟进，M 部队在上两队的右翼负责掩护。一路上在库芒山中的艰险自不待言，密林深山里行军近百公里，随队骡马半数倒毙。路途中屡遇日军阻击，分由 K 部队和 M 部队应付，亨特率 H 部队左旋右绕，于 5 月 16 日晨抵达密支那西飞机场附近隐蔽休整。K 部队由于途中遭日军小部队纠缠，5 月 18 日赶抵密支那以北 10 公里处的遮巴德。M 部队更迟一些，19 日抵达。因此，突袭夺取机场以及头两天与日军作战的任务基本上是 H 部队单独完成的。

先期抵达后，亨特上校令部队养精蓄锐，恢复体力，决定 17 日上午进攻机场。受命负责夺取机场的第 50 师 150 团官兵，自空运出国以来，这是头一次参加战斗。部队上下都很明白，历尽千辛万苦深入敌后，若拿不下机场，不仅前功尽弃，而且后续主力无法降落，自己就成了敌后的孤军，结局免不了被困、被歼的命运。眼前荒芜的机场关系着先遣部队的生死，关系着整个密支那作战的成败。

一天一夜过去了，K 部队和 M 部队还没有到达，再等下去可能会暴露企图，亨特上校别无选择，决心以眼前的兵力袭占机场。5 月 17 日上午 10 时，运动到西机场周围的第 150 团突然发起攻击。日军机场警卫部队 100 余人被打得昏头转向，没等彻底清醒，就横尸机场内外，零星几个漏网之鱼逃向密支那市区。

“威尼斯商人，威尼斯商人”，电波信号飞越北缅丛山峻岭，直达印度阿萨姆邦北部的几个空军基地，这是事先约定好的占领密支那机场的密码。

“立刻登机！”已在机场待命多日的新 30 师 89 团的第一梯队顷刻之间就进入了机舱，迫击炮装进去了，吉普车也装进去了。半小时后，一架架 C—47 运输机牵引着滑翔机腾空而起。中午 12 时刚过，大批机群即飞抵密支那机场上空，以单列纵队逐次着陆。一批离去了，另一批又飞来了，入夜后，仍在照明弹和临时抢建的照明设施引导下继续降落。

这一天空降的有美军第 819 航空技术大队的 1 个连、高射炮 1 个连及第 89 团第 2 营。任务是完善机场设施，保证机场安全。

第二天，5 月 18 日，第 89 团指挥机构及其第 1、第 3 营，还有一个重迫

击炮连、两个高炮分队抵达密支那机场。当天，兴高采烈的史迪威中将也亲临密支那机场。

太辉煌了，太成功了！远在伦敦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大为震惊，新德里的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勋爵也大感意外。因为蒙巴顿刚于前不久的5月6日对伦敦方面表示过，要想占领包括密支那在内的北缅一带谈何容易，必须派遣更多的师才有成功的希望。可这才过了10来天，史迪威竟然站在了密支那机场！

一再抵制缅甸反攻的丘吉尔，此时此刻内心很不是味，他向新德里发了一封电报，酸溜溜地询问：“奇袭密支那一事，蒙巴顿中将是否事先了解？”如果蒙巴顿参与了这一计划，哪怕事前知道一点，丘吉尔内心都会好受一点，毕竟这个成功之中也有英国人的影子。

苦涩、难堪的蒙巴顿回电首相：“史迪威的计划，我不过偶然听说过。”

算了，狭隘的英国人不必为中美军队的成功而难堪，也不要总是让人感到他们是在幸灾乐祸，而且，蒙巴顿对密支那作战难度的估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蒙巴顿和史迪威各有千秋，前者平稳中略带保守，后者进取中又嫌莽撞，两人若能互补，密支那作战恐怕就会圆满了。遗憾的是，事物不会总是那么理想，战争永远充满了变数，密支那之战同样经历了曲折。

问题首先出在情报判断方面。据驻印军总指挥部的情报，第18师团已将几乎所有部队投入胡康及孟拱河谷方面，密支那守军最多不超过300人。拿下机场后，立即进攻市区，可以很快控制整个密支那，随后空降的部队主要用以巩固密支那，而后夹击孟拱方面的第18师团主力。

根据这个错误情报和决心，袭占机场的第150团两个营，当天下午即向市区进发。第150团长途奔袭半个月，疲劳到极点，部队彻底轻装，随H部队行动的仅有的一个马驮山炮连的大部分留在机场守卫，因此，第150团没有必要的攻坚手段。接近市区北刚时，遭到日军猛烈反击，被迫后退拱卫机场。日军随即进至机场附近，展开夜袭。

18日，K部队的第88团及中美混合团第3营赶到密支那，在铁路线附近展开，阻止孟拱方面日军的增援。空运而来的第89团主力马上投入机场附近的战斗。19日，中美混合团第2营（M部队）到达。20日，中国新30师89团余部及第14师42团第一梯队空运到达。

这几天，密支那日军指挥官丸山房安大佐也在抓紧时间排兵布阵。他先将散布在外围的警戒部队和孤立据点的守备队全部撤回密支那，然后背靠伊洛瓦底江，在城郊北、西、南三面建立一条环形防线，企图在江西岸至少坚持3个月。

驻印军源源到达后，即行对市区方面发起正式进攻。第88团和第89团位于日军西正面，第150团负责攻打日军东南面阵地，中美混合团负责北面攻击。然而，指挥官梅里恩准将指挥失当，缺乏周密计划和组织，致使各方面部队的进攻在时间上不统一，在空间上互相不照应，此起彼伏，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使内线作战的日军得以从容机动兵力，各个击破。

5月19日晚，第150团2个营沿南面江边柚木林攻击日军阵地。突破后，向城南端的火车站猛攻，激战通宵，多次粉碎日军反突击。次日拂晓，部队冲进车站，一度控制了整个车站。旋即因孤军深入，后方联络被日军增援部队切断，弹药接济不上。日军乘机反扑，第150团两个营伤亡惨重，车站得而复失。20日晚，部队被围在车站附近，最后用刺刀杀出重围，撤至机场附

近。

5月21日，中美混合团第3营在市区北面发起攻击，战至24日，日军机动兵力展开反击，夺取了该营阵地。

5月25日，第88、第89团继而从西面向东攻击，也受到挫折。

美军指挥官指挥混乱，却将责任推诿于第150团黄春城团长身上，要求史迪威将黄春城遣送回国，从而激起了密支那前线中国官兵的愤怒和抵制。为平息众怒，史迪威于25日再飞密支那，撤销梅里恩职务，送回雷多；解散中美混合部队，中、美军分开；中国各部队由新30师师长胡素和第50师师长潘裕昆自行指挥；另设密支那指挥部，由柏特诺准将代史迪威行使指挥协调之责。

5月底至6月初，双方继续向密支那增兵。中国驻印军2个工兵营、1个补充团和另外1个步兵团，相继空运密支那。日军方面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也于5月底将密支那作战纳入自己的亲自指挥之下，同时命令八莫方面第56师团一部，在该师团步兵指挥官水上源藏少将率领下驰援密支那。至5月30日水上部队抵达为止，增援日军已有3000多人进入战场，其中包括一部分炮兵。

密支那之战转入阵地攻坚战阶段。密支那城郊遍布稻田和密密的抽木林，并散落着一些家屋，北面由于降雨，形成大片的泥沼地。掘壕据守的日军大多出身于北九州的煤矿工人，擅长构筑坑道式工事。日军各级指挥部都建在地下几米，甚至10多米的深处，耐得住猛烈轰炸。第一线阵地多为口小肚大的陶罐式单兵壕，为防炮火和火焰喷射，又将铁板等覆盖其上。熟谙地下活动的日军士兵都带着竹筒等通气导管进入工事，以便被轰炸活埋时，仍能复出作战。至于弹药、粮食等作战物资，作为后方兵站基地的密支那应有尽有，而且随着防御体系的完善，分布于各个地区，完全可以独立支持。

相对而言，进攻的驻印军一方困难就大得多，雨季已经露出了真面目，仅有的空中通道受雨季影响，时断时续，部队的弹药粮食补给相当困难，攻击一天的消耗需要几倍的时间才能补充。攻坚部队只有迫击炮和少数山炮、野炮，没有急需的大口径火饱和坦克支援，空中轰炸由于滂沱大雨而缺少效力，甚至好多天都无法实施。日军则利用间隙，不断修复和完善其工事体系。

柏特诺接任前敌指挥官后，不顾地形、气候等限制，一味责斥中国军队怠战，强迫各部冒敌火力强行攻坚，致使各部队伤亡倍增，仍无进展。在密支那前线的美军部队耐不住了，纷纷鼓噪，要求史迪威履行诺言，送他们返回印度。原来，史迪威为了激励美军斗志，曾许诺一俟袭占机场成功，即行回送全部美军。柏特诺无奈，只好把美军集中到第2线，只留部分在北面担任阻截任务，其他日军主要防御地段全部由中国军队承担攻击任务。

鉴于强攻受挫，6月上旬，柏特诺只好采纳中国部队建议，以掘壕前进战术，逐步蚕食日军阵地，部队在日军防线前挖掘了无数条平行的蛇形堑壕，向日军阵地前延伸。在每条深1.7米的堑壕前端三面堆放砂袋，一面掘进，一面向前移动砂袋。堑壕里设若干机枪火力点，每点配正副射手和弹药手各一人。各条平行堑壕的火力可以互相支援，待接近日军阵地时，就投掷大量手榴弹，或用七八米长的竹杆把点燃的作药包递入日军掩体爆炸。这种抵进战法需要极大的勇敢和坚韧，双方相距十余米，甚至几米距离，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肉搏。往往是你把手榴弹扔过来，我立即抓起反掷回去，许多士兵就是被自己的手榴弹炸死炸伤的。这样的场面不是一时一地偶而发生，而是

每日每时都有可能，因此，人的神经分分秒秒都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在堑壕中的中国官兵，隔一两天就必须替换一次，许多士兵的双腿被壕内的积雨浸泡得肿胀发烂。

日军不甘心就这样渐渐地被绞索扼死，不分昼夜和晴天雨天，不断用各种火炮轰击阵地前沿，同时派出众多狙击手，攀援在大树和房屋上，居高临下地俯射掘进的中国部队。几乎每一个夜晚，日军都在全线各个地段发动夜袭，有时一个晚上就达数次之多，更令人惊异的是，为了拒止中国部队的掘进，日军竟把许多士兵用铁链锁在掩体里，促使他们做困兽之斗！

时间一天天推移，战线逐寸逐尺地向市区靠近。从飞机上俯瞰地面，密支那郊区已面目全非，双方的壕沟纵横交错，工地上凸起的土堆像坟场一样，密密麻麻，隔一天再来轰炸的飞机，必须仔细辨认原有的房屋和突出的地物，才能保证不误炸自己的部队。

掘壕战术虽然有效，但在日军广泛、绵密的防御体系面前，仍然显得进展缓慢。而且在6月下旬以前，在密支那作战的新30师、第50师以及第14师的一部分，始终存在后顾之忧。日军第53师团主力于6月7日，曾一度进至密支那西北12公里处，迫使密支那的中国驻印军不得不分出相当兵力保卫侧背。后虽因加迈、孟拱方面第18师团濒临崩溃，第53师团前往接应，但孟拱与密支那之间60公里的地段，仍然是必须时刻戒备的方向，因此，驻印军始终不能举全力压向密支那。

战况像拉锯似地进行。6月13日，中美军队发起又一次全线总攻，从北到南约8公里的正面战线上，美军一部和中国部队第88、第89、第42、第150团顺次展开，全线猛攻。美军第3营攻抵市区北面的伊洛瓦底江畔，占领了北面渡口；第150团依靠火焰喷射器，夺取了木材厂，前进了约180米；第88团由射击场地区的阵地，前进约100米。但代价很大，北面的美军第3营由于损失太大，难以重新组建，南面的第42团2个连遭日军反击，几乎伤亡殆尽。

史迪威接到报告后，下令中止攻击，并于6月18日又一次飞抵密支那视察，认为柏特诺准将指挥无能，意志消沉，遂于6月25日再次换将，令韦瑟尔斯准将接替柏特诺指挥。

6月25日，西面的孟拱被新38师攻占，密支那的中美军免除了后顾之忧，士气大振，全力投入攻城战。美军第10航空队的空中轰炸和补给，也开始集中于密支那战场。密支那之战开始出现转机。

此时的整个战局对中美方面非常有利。孟拱方面的第18师团被基本全歼，第53师团受到重创，其残部四下溃散，已不成军；滇西方面的中国远征军已于5月中旬强渡怒江，向西展开全面反攻，远征军当面的第56师团正陷入苦战之中。日军第33军现有的3个师团，完蛋的完蛋，残废的残废，剩下的也自顾不暇了。四面楚歌、捉襟见肘的本多政材中将再也派不出兵力，去支援密支那孤军。

然而，对于日军来说，越是危机四伏，越要在密支那持久坚持，至少要在第33军集中精力对付滇西中国远征军反攻期间，密支那不能过早失陷。否则，拿下密支那的中国驻印军就会长驱南下，攻八莫、占南坎，直迫第33军和滇西方面第56师团的背后。到那个地步……本多政材不敢往下想了。

密支那日军第114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正处于动摇之中，他几次向水上源藏少将建议，为保存实力继续与中美军队持久周旋，应适时放弃密支那城，

退往伊洛瓦底江东岸川区，凭借大江和山地建立新防线。倘若固守背江而立的密支那城，只会使部队提前溃灭，反而达不到持久牵制的目的。

应该承认，丸山大佐的建议有一定道理。可是，第 33 军司令部有自己的顾虑，在大势濒危、士气低下的情况下，一旦同意了这个建议，且不说可能造成部队的溃败，能否再建立一条稳固的防线，还在未可知之间。如果不能如愿，倒不如充分利用现有的城防阵地更为可靠。连续的失败和第 18 师团最后溃不成军的惨景，使本多政材丧失了对昔日“皇军”的信任，他不敢再冒任何风险了，决心牺牲密支那日军，以换取大局的暂时稳定。

第 33 军司令部排除了丸山大佐的意见，命令水上源臧少将“死守密支那”。这道命令断绝了日军守备部队的生路，但却并未带来持久坚守的结果。

从 6 月 25 日至 7 月 2 日约一周时间内，驻印军部队在滂沱大雨、洪水泛滥的沼泽地上摸爬匍匐，每天几十米地向前推进。7 月 6 日，新 1 军军长郑洞国中将飞抵前线，决定于“七七”事变纪念日当天，再次发动总攻击。

7 月下午 1 点，各部队在炮兵掩护下全线进攻。激战至黄昏，南面第 150 团又进展 140 多米；第 42 团占领了火车修理厂；其他各部也进展了 100 至 200 米。

7 日后，密支那前线指挥部下令第一线各团，以营为单位轮流到二线实行短期据点攻坚训练，其余部队继续掘壕前进，每推进一天，黄昏前即在原地构筑工事，抗击日军的夜间反扑，第 2 天再如此循环，打到哪里就死钉在哪里。

韦瑟尔斯准将打算用这种掘壕蚕食和全面强攻相结合的战术攻下密支那。7 月 12 日，驻印军再次全线总攻。这次进攻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空中支援，美军的 39 架 B—29 空中堡垒轰炸机和众多战斗机呼啸着来回轰炸扫射，共投下炸弹 754 吨。日军工事上的铁轨被炸成了扭曲的麻花，许多大树被连根拔起。驻印军步兵在空中掩护下连攻 3 天，夺取了日军郊外阵地，日军退入市区固守。驻印军南北两面的部队已各有一部进入伊洛瓦底江东岸。

随着包围圈的压缩，双方的兵力火力日益集中，战斗也相应地越来越残酷。日军包扎所和野战医院里的所有能动的伤员，全部参加了第一线市街作战；他们充当“肉弹”，抱着集束手榴弹与对方同归于尽。

驻印军也在准备对密支那的最后一击。7 月 23 日，史迪威又一次飞抵密支那，布署市区作战。7 月 24 日，第 50 师 149 团抵达密支那，加入城区南侧作战。25 日，新 30 师第 90 团从雷多空运至密支那，加入城区西侧作战。

杀鸡用牛刀，史迪威这次是志在必得。

从 7 月 23 日起，伊洛瓦底江边的驻印军部队发觉，每到夜色笼罩的时刻，上游密支那方向就会漂下一些木筏。照明弹一照，筏上爬着的日军立即还击，原来是满载日军伤病员的筏子。中国官兵毫不客气，立即组织轻重机枪封锁江面。几百米宽的江面上，曳光弹交叉横飞，照明弹此起彼落，侥幸脱出火网的木筏也全部被汹涌的急流掀翻。

日军已在安排后事了，密支那之战进入最后时刻。

7 月 26 日夜，第 50 师师长潘裕昆少将召集作战会议。刚抵达两天的第 149 团团团长罗锡畴上校锐气正盛，力主在实施正面攻坚的同时，组织敢死队潜入市区，里应外台，一举打烂摧垮日军的城区防线。潘师长认为可行，下令从第 50 师各团选拔 100 名敢死队员，并报指挥部批准。

罗锡畴团长亲自从 200 多名志愿人员中精选了 100 人。8 月 2 日中午，



敢死队集合动员，一点名多了4人。队长李志勤中尉命其退出，但4名士兵坚决要求参加。104人每6人一组，编成17个战斗小组，每组配轻机枪一挺，冲锋枪4枝，每人再携带手榴弹10枚。日暮之后，敢死队各组悄悄潜行至敌前十几米左右的壕内隐蔽，但由于当晚月光明亮，敢死队无法隐蔽守过战线。幸好黎明前3时左右，浓云聚集，大雨倾盆。敢死队借助巨雷和暴雨掩护，从日军阵地间隙和瓦砾废墟中匍匐前进，越过了日军第一线阵地。在接近第2线时被日军发觉，突然间机枪猛扫起来。但敢死队无人还击，趴在泥水中一动不动，待日军沉默下来，敢死队继续匍匐前进，穿过第2道防线，一直插入城内第11号马路附近。

凌晨4时30分，李志勤一声信号枪响，已经展开的各小组同时杀向各自的目标，几百枚手榴弹，17挺机关枪，近70枝冲锋枪在同一个瞬间一齐爆响，顷刻间就摧毁了几十处日军火力点。与此同时，正面罗锡畴团长指挥的部队也奋起冲锋。遭到背后奇袭的日军马上陷入混乱，江边阵地上的一见前后无路，纷纷跳入伊洛瓦底江中逃生，其下场不言而喻。

城南第50师奇袭奏效，其他各路部队同时响应，除了东面的大江之外，南、北、西几个方面到处都是勇猛楔进的驻印军部队。被分割成若干块的日军，利用民房和街道两侧的店铺拼命顽抗。双方部队的建制完全打乱，中国部队听见哪里枪声激烈就冲向哪里，常常是十多人，甚至更多人同时攻击几名日军，十几枝机枪、冲锋枪、步枪从前后左右聚焦似地射向一点，直打得里面的日军躲无处躲，藏无处藏，浑身像筛子似地布满弹孔为止。然后，又各自冲向另一处。

除了失去联络，被分割孤立的日军之外，水上源藏少将把能搜拢的残余日军撤往伊洛瓦底江畔，乘夜间混乱之机，偷渡到江东岸密林深处清点，原有的相当于一个旅团的5000多人，此时仅逃出500余人，其中将近半数是伤病员。水上深知带着伤病员无法脱逃，急忙赶制了几十个用葛藤捆扎的木筏，让伤病员紧紧爬附在筏上，顺急流漂下，指望100多公里南面的八莫守备队能收容一部分伤兵。

原本清澈见底的伊洛瓦底江早已面目全非，湍急的浊流上泛着白沫。木筏无法操纵，在江中主流中掀上落下，单薄得如同片片树叶。由于人多，浮力不够，木筏上的日军伤病员半个身子浸泡在水中。许多人体力不支，被浪头打落江中。部分木筏侥幸穿过封锁线，但又在下游大江弯曲处被冲进主流两侧的缓水区，任凭这些伤残日军拼尽全力，仍无法让筏子再入主流，只好划拉到岸边，爬入丛林中听天由命，很快就在伤病饥饿的侵袭下，化作累累白骨。下游八莫附近的日军连续昼夜守候在江边，可除了发现江中时起时伏的残破木筏之外，什么也没有捞上。

密支那日军最高指挥官水上少将心力交瘁，无颜苟活，于8月3日晚，靠着江边大树，举枪自杀。随后渡江的丸山大佐掩埋了水上的尸体，把切下的几个手指作为遗骨，分由5名日军官兵携带，各经水路和陆路南逃。其中仅有水上少将的副官免于死，把一节指骨带回了第33军司令部，其余4人连同其他遗骨永远消失在莽莽林海之中。

丸山大佐腰缠军旗，率领剩下的200多残兵，远远地沿着中缅边境地区迂回南逃。途中不断有人掉队失踪，还有不少人躺下休息后，就再也起不来了。43天以后，满脸胡须，衣衫破碎，宛如一群野人的刃山等近百名残兵败将，终于活着回到了八莫。

8 月初攻占密支那后，驻印军全军在孟拱、密支那地区休整补充，准备待 10 月旱季到来时，继续南下，策应滇西方面中国远征军的大反攻。自此以后，打通中印陆上交通的作战重心移向滇西地区。

## 第五章 远征军紧急出动

1944年3月，北缅胡康谷地争夺战激烈进行之际，日军缅甸方面军以第15军为主力，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在西部缅甸方面，向印度境内的英军重要基地英帕尔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日军企图先击败英帕尔的英军主力，然后将主力北移消灭北缅胡康谷地的中国驻印军，进而对付滇西的中国远征军。

整个缅甸狼烟四起，北缅和西缅都在大规模战斗之中，只有中缅边境的滇西地区仍然平静无战事。无论是日军缅甸方面军还是驻防滇西的第56师团，都怀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在北缅、西缅作战期间，滇西方面的中国远征军不会出动反攻，否则，缅甸日军将三面受敌，各个击破的战略预想也将无法实现。

中国远征军为什么还不出动？远在大洋彼岸的罗斯福总统急了。罗斯福知道，倘若中国军队不尽快发起大规模反攻，那么，没有后顾之忧的缅甸日军就可以把主力倾注在其他方向，实现其各个击破的战略预想。届时，不仅中印陆上交通线无法打通，策划已久的缅甸大反攻也会失败。3月17日，日军向英帕尔方面发起总攻击的第3天，急不可捺的罗斯福紧急致电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

“新1军对第18师团的打击非常有力，日军缅甸方面军的主力已被钉在英帕尔方面，在敌后空降的英军部队已经威胁了第18师团的后方。盟军如果放掉了这个好机会，日军将会重振实力，再度向各方面发动攻势。

希望阁下命令远征军司令官，为进一步发展这个良机，迅速开始进攻。”

10天过去了，华盛顿方面一直没有接到蒋介石的任何回音。蒋介石当然明白迅速出动远征军会对缅甸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也渴望打通中印通道，获得大量美国租借物资，以整备对日反攻的实力。但是，蒋介石有自己的难处。据可靠情报和种种迹象，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正在集结重兵，日军在占领区各地交通线上的运输量，近一个时期骤然剧增，甚至调动了很少在中国战场使用的机械化装甲部队。看来，日军在多年消极之后，正准备对中国进行新的大规模战略进攻。

以后的事态证明了蒋介石的忧虑。日军中国派遣军纠集了几十万大军，于4月开始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攻势持续了整整8个月，一直从河南打到广西的中越边境，一部兵力甚至进到贵州独山，威逼重庆。

蒋介石3月虽不明确日军的全部企图，但中国战场面临一场狂风暴雨的大冲击，这一点他丝毫不怀疑。环顾自己的力量，蒋介石心情黯然。经过7年的持久抗战，中国的兵力、资源遭到巨大损失，能否挡住日军最大的一次攻势？他没有充分把握。日军如果攻入四川、云南，怎么办？此外，新疆地区的暴动已形成气候，山西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已经共产化。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盟军打败了日本，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又有什么意义？”

蒋介石思前想后，左右权衡，最后下定决心，远征军暂缓出兵缅甸，看看局势发展再说。3月27日，蒋介石回电罗斯福，列举了一大堆困难和理由，最后结论是：

“鉴于以上理由，在中国战区未强化前，从云南发动攻势是不可能的。”

不过，蒋介石并未彻底否决远征军的反攻。他提醒罗斯福总统注意双方在开罗会议上的约定：在英国发动对缅甸沿岸的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后，中国远征军才能进攻缅甸。蒋介石指出：“这个约定仍然有效。”蒋介石渴望

打通中印交通，但不想为英国收复缅甸殖民地消耗自己的主力。

罗斯福当然记得当时的约定，对英国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了若指掌，可是，现在已经骑上了虎背，就没有中途罢手的可能，更何况缅甸战局已到了关键时刻。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小算盘非常恼火，4月3日再次致电蒋介石，措词也变得严厉起来：

“日军对英帕尔的进攻，其重要目的也包含切断中印交通的因素。如日军攻势成功，下一个目标就是胡康谷地的新1军，再下一个就是阁下的远征军，这是毫无疑问的。

目前，缅甸西部和西南沿岸正在激战，而怒江前线却毫无动静。其结果，日军将转用滇西的第56师团一部，对新1军和英国空降部队造成威胁。我很难想象，美式装备的远征军不能进攻已经削弱了的日军第56师团。日军没有阻止远征军进攻的实力。”

电报末尾，罗斯福明显地用中止提供美援来压蒋介石就范。罗斯福暗示说：

“正是为了利用目前的机会，我们以往才装备和训练了远征军。倘若这支部队不能用于协同作战的目的，我们过去付出的空运物资、提供训练等一系列广泛的努力就毫无意义。我强烈希望阁下迅速开始进攻！”

很爱面子的蒋介石受不了罗斯福赤裸裸的要挟。“我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现在想用美援来要挟我……”他越想越气，向美国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是，罗斯福总统拒绝了这个抗议，并于4月4日提出最后要求：

“中国应该尽快越过怒江，开始进攻！”

对此，蒋介石没有回答。罗斯福也不再发电报了，而是采取了实质性的压力。

4月10日，驻华美军将领召开会议，向美国陆军部提出，把给远征军的当月物资削减734吨，转给驻华美国第14航空队，并公开发表了这一决定。美国方面还计划取消向中国航空机构贷与飞机的合同，并让中国偿还以前贷与的飞机。

美国人到底能走多远？蒋介石不知道，可他并不想彻底闹翻，无论目前的对日战争，或是今后对共产党的斗争，都需要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被迫同意迅速出兵。4月14日，参谋总长何应钦上将召集驻华美军高级将领，向他们当面宣布了“怒江攻势命令”。并在上面盖上了大印。

尽管高层决策人物之间笔墨相交，电报往返，争了个不亦乐乎，但驻守滇西的中国远征军却在加紧准备反攻作战。因为反攻不管早晚，总是必须实施的。

中国远征军曾于1942年入缅作战，帮助英军保卫缅甸，失败后退回国内。一部分退往印度，组成后来的驻印军。1943年4月，为了反攻缅甸，重新打通中印陆上交通，蒋介石下令在云南楚雄成立新的“远征军司令部”，以陈诚出任司令长官。当年冬，陈诚病重，改由卫立煌上将接替。

远征军的装备和训练完全依照美国模式。美国为了加强中国战区的抗战力量，准备对日反攻，决定先以美式现代化装备武装12个军36个中国师，然后第2批再组建相同数量的美械中国部队。

新的美械中国部队装备精良。每个军有1个榴弹炮营，配备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12门；每个师1个山炮营，配备75毫米口径山炮12门；每个步

兵团 1 个战车防御炮连，配备战车防御炮 4 门；每个步兵营 1 个迫击炮排和 1 个火箭筒排，配备 81 毫米口径迫击炮 2 门和“伯楚克”火箭筒 2 个；每个步兵营 1 个重机枪连，配备重机枪 6 挺；每个步兵连配轻机枪 9 挺，汤姆生冲锋枪 18 枝，60 毫米口径迫击炮 6 门，外加火焰喷射器 1 具。此外，军和师都配有设备完善的野战医院，军师团营连各级均配有有线和无线两套完整的通讯设备，还有大量的工兵器材和汽车骡马等运输工具等等。

美械部队的排以上干部全部都按各兵种接受了美国教官的训练。美国人的训练不计成本，实弹射击和演习频繁进行。在这种实战性极强的训练中，中国官兵的技术战术水平飞速提高。

至于强渡怒江的工程准备也已着手很久了。从 1943 年远征军司令部成立后，即以工兵和民工赶制渡江器材。到 1944 年 5 月反攻前，已造好了载 1 个排和 1 个班的木船和竹筏数百只，同时还 在一些主要渡河点配置了美国造的橡皮舟和帆布船。这些美式渡河器材可以折叠，充气后可载全副武装的 1 个步兵班。所有这些船筏全部隐蔽在怒江东岸的 10 多个渡河地点。

从 4 月中旬起，除了已在前线的远征军第 11 集团军以外，分布于云南各地的远征军部队星夜驰骋；赶往怒江前线。一到夜晚，各条公路上汽车成队地亮着大灯疾驶，被帆布篷罩着的车箱里挤满了头戴钢盔、怀抱各种武器的官兵。公路沿线的居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形式多样的火炮，每当公路上传来“隆隆”震响的声音时，好奇的居民就纷纷钻出茅屋，站在路边飞起的烟尘里，吃惊地数着汽车牵引的长长的榴弹炮队伍。至于骡驮马拉的山炮和野炮，已经引不起老百姓的兴趣了，因为见得太多了。

5 月初，远征军各部全部到位。按照拟定的反攻计划，右翼为霍揆彰中将的第 20 集团军，下辖周福成中将的第 53 军 2 个师（第 116 师、第 130 师）及方天中将的第 54 军 2 个师（第 36 师、第 198 师），外加临时配属的预备第 2 师（属第 6 军）。第 20 集团军为攻击集团，任务是从栗柴坝、双虹桥之间渡江，以腾冲为攻击目标；左翼为宋希濂中将的第 11 集团军，下辖钟彬中将的第 71 军 3 个师（第 87 师、第 88 师、新编第 28 师）及王凌云中将的第 2 军 3 个师（第 9 师、第 76 师、新编第 33 师），还有黄杰中将的第 6 军 1 个师（新编第 39 师，该军预备第 2 师临时配属右翼集团）。第 11 集团军为防守集团，任务是负怒江东岸防守之责，并以 3 个加强团渡江攻击，策应右翼集团的主攻。

蒋介石批准的远征军的整个反攻计划大致是：首先从腊勐—龙陵—芒市（今潞西）的滇缅公路南北地区分别进攻，在攻占北面的腾冲地区和南面的平夏地区后，从南北包围滇缅路上的日军。在此之前，避免力攻滇缅路沿线的日军，仅从腊勐方面向西进行牵制性进攻，呼应南北两集团的作战。待夹击之势形成后，再全力从北、南、东三个方面对滇缅路上的日军实施向心攻击，一举在怒江西部地区歼灭日军。

反攻发动的日期定在 5 月 11 日夜。

4 月 26 日，在已经迁到保山的远征军司令部里，卫立煌上将刚准备动身视察抵达保山的部队时，接到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电报，电文嘉勉远征军全军：

“此次渡江出击之胜负，不仅关系我国我军之荣辱，且为我国全局转折之所系，务希各级将领竭智尽忠，达成使命。”

卫立煌阅后心情亢奋，强烈的使命感油然升腾。卫立煌一生拼战沙场，

可指挥远征军雄师去进行全国乃至世界瞩目的大反攻还是生平第一次。关系太重大了。

“开车，去怒江岸边！”卫立煌钻进吉普车内命令道。此时他最关心的是如何突破怒江天险，把大军送过江去。黄昏前，卫立煌一行立于怒江边高耸的江岸上，俯视着脚下数百米深的河谷，默然无语。陡峭的岸边山顶仍然沐浴着夕阳的余辉，可下面的峡谷已为沉沉阴霾完全笼罩，只能透过浓浓的湿雾，隐约看见泛着暗光的浊流，对岸的一切全都遮掩在密密的丛林之中。

怒江贯流于海拔 3000 米的高原上，穿过深深的大峡谷，江面不太宽，仅 100—200 米。但在两侧陡峭的山峰夹持下，江水很深，流速极大，而且水温非常低。现在是 4 月，到 5 月中旬就将进入雨季。一到雨季，喜马拉雅山脉的雨水就汇集怒江，怒江就会像它的名字一样，显现出浊流汹涌，旋涡湍急的发怒本相。

1942 年 5 月，中国远征军败退回国时，为阻止衔尾紧追的日军过江，炸毁了怒江上仅有的惠通桥和惠人桥，并凭借怒江天堑使日军不能越雷池一步。现在要反攻了，可这条阻止过日军进攻的怒江反过来又成为中国远征军的第一道障碍。

尽管远征军工兵部队已经做好了种种渡江准备，部队也在后方的江河中无数次演练过强渡江河，可那毕竟代替不了真正的敌前渡江。

夜色渐渐降临了，峡谷中奔腾的江水发出的轰鸣声更加惊心动魄。来自深谷水面的阴冷湿气濡湿了卫立煌一行人的军装，使他们感到阵阵寒意。临走时卫立煌最后看了看对岸层峦叠障的山峰，虽然在夜暗和浓密的丛林下什么也看不见，可他似乎感觉到面前横贯南北的高黎贡山脉的凶险，以及守在那里的日军的黑森森的枪口。

“回去后，再检查一次各部队野战医院和救护队的准备情况，药品和医疗器械必须充分保证！”周围的人没有谁答话，他们都从卫立煌的话语中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悲壮感觉。作为军人，卫立煌等入完全明白，在这样易守难攻的地形条件下，进攻的一方必将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

怒江东岸中国远征军磨刀霍霍，怒江西岸崇山峻岭之中的日军第 56 师团也在秣马厉兵。第 56 师团自 1942 年 5 月迫击败退的中国军队进至怒江西部地区以后，两年来一直担任这一地区的守备任务。从 1943 年中国重组远征军开始，第 56 师团就一直在准备迎战中国军队的大反攻。全师团部队利用战线相对稳定的机会，进行了全面的强化训练。1943 年 7 月，第 56 师团在第 15 军的对抗射击赛上取得冠军，以后更加重视军官教育和技术战术训练。1944 年初，师团范围内又举行了两次射击、刺杀和构筑野战工事的大比武。随着 4 月当面中国远征军的集结，全师团进行了猛烈的战前训练。为了保证高强度训练中官兵的体能，师团在 4 月一个月内，额外给各部队增发给养 20%。

在此期间，第 15 军（1944 年 4 月起是第 33 军）考虑到一旦开始作战，握有制空权的中美空军很可能通过轰炸，切断第 56 师团与后方的补给线，因此要求该师团在现地征集一年的粮食，以强化自给态势。第 56 师团派出部队，以 3 万吨粮食为目标，展开了大规模强制征集。同时，在腊勐、腾冲、龙陵、平戛、芒市等要点准备了足够 3 个月作战消耗的军需储备，尤其是弹药更是极为充足。

让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担忧的是，尽管前有怒江天堑，后有高黎贡山的层层险阻，可师团的防御正面太宽了，从北面的片马一直到南面的滚弄，正

面达 400 公里。在这样宽广的防线上，显然不能处处设防，好在中国军队的反攻目标在于打通交通动脉，因此必然要把主力用于滇缅公路周围。不过，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好应付。倘若中国军队同时在宽正面发起全线多路进攻，第 56 师团该如何抵挡？

几个月来，松山中将一直在思考这个棘手的难题。他别无良策，只能有什么力量打什么仗。松山打算以师团一部兵力在滇缅公路南北各要点进行强韧的持久阻击作战，以主力在内线机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为了便于战时机动兵力，第 56 师团把龙陵—腾冲—瓦甸的道路改为汽车道，在各条公路沿线屯储了大量维修材料，同时还在各河流渡口建起了许多预备桥墩，准备了架设桥梁的全部器材。

该想到的都想到了，惟独中国军队的主攻方向在何处，这一点松山中将决定不了。幸运的是，1944 年 2 月，一架中国小型飞机因浓雾迷失航向，迫降在腾冲。日军守备队抓住了机上所有乘员，从其中一名远征军少校参谋身上取得了来不及销毁的新密码本和远征军的编成表，从此，日军破译了大量中国远征军的电报，连昆明、重庆的电讯也能及时破译，这对第 56 师团的作战指导带来了巨大好处。

1944 年 5 月 5 日，第 56 师团所属各部队长齐集芒市的师团司令部，参加作战会议。近一个月来，驻防第一线的部队长们部有一种大战即将临近的预感，怒江东岸中国部队调动频繁，出现了许多新番号部队，江岸上也常常发现许多高级军官在侦察窥测，电台里的通讯量和通讯密度也远非以往可比。因此，各部队长对今天的会议都极为重视。

“诸位，中国军队的反攻即将开始。”松山祐三不加寒暄，径直走向兵棋演示桌边。虽然参加会议的人都有此预感，但听到师团长的证实，仍不免产生几分紧张的感觉。

“真乃天佑神助。师团借助缴获的密码，获悉了敌军的全部反攻计划。敌人发动反攻的 X 日定于 5 月 11 日夜，第一期进攻分为南北两个集团，北集团对腾冲方向的进攻是主攻方向。对此，师团决定先把防御重点放在北面，击破北路之敌后，再视战况发展各个击破敌人。各部队在师团主力机动期间，务必坚守各要点，要做好全部玉碎的精神准备。师团预想，以怒江一线为反击作战的第一道防线，而后凭借高黎贡山脉为第二防线，倘若敌军溢过高黎贡山脉。我军将在山脉以西的龙川江河谷地区谋求将其击破。”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晚上，松山中将在师团部盛宴款待手下将校。他心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会面了，虽说师团主力力图利用内线作战的便利条件，频繁机动去支援各要点，但届时能否如愿还在未可知。可是各要点无论有无援军都必须死守到底，哪怕孤悬敌后，也必须把尽可能多的敌军吸引在自己周围。想到这些，松山中将心情黯然，只好拼命敬酒以掩饰自己的心情，同时也隐喻着与手下将校诀别的意味。

5 月 11 日夜，月光皎洁，怒江两岸平静得令人心悸。12 日拂晓时分，枪炮声骤然炸响，中国远征军的大反攻开始了。主攻集团第 20 集团军各部队在惠人桥以北至栗柴坝之间数十公里的江面上实施强渡。在十多个渡江点，几百只舟筏往返穿梭，轮番抢渡，密密的炮弹泼水似地砸向对岸的日军阵地。被炮火打蒙了的日军很快清醒过来，也以密集的火力射击江面。江面上空弹雨横飞，发出刺耳的啸声，水面浊浪滚滚，舟筏四周像撒豆似地落满子弹和炮弹。不时有人中弹落水，有的橡皮船中弹泄气，顷刻间一船百兵就被江水

卷得无影无踪。在湍急的江水中冒着弹雨搏击的官兵们，根本无暇顾及周围战友的死伤，任何的犹疑迟缓都意味着死亡和失败。

第 20 集团军左翼的第 11 集团军为牵制日军兵力，策应主攻方面的渡江，也派出了 3 个加强团，于 11 日夜和 12 日分别在惠通桥上游附近和三江口、攀枝花古渡口强渡成功。

怒江在咆哮！狂涛在奔腾！  
飞射弹雨不分，狂炸烟雾笼罩。  
高山怒水响云霄，浪头尖上人在跳。  
渡江人海横断了流，刺刀排浪涌上陡岸。  
不怕暴风雨，不畏枪和炮。  
挑破铁丝网，冲垮阵地线。

一连几天，怒江沿线数十公里到处高唱着这支战歌，部队一批接一批地渡过江去。

远征军第 11 集团军虽然仅仅渡过了 3 个团作为助攻，但这些助攻部队攻击凌厉，迫使日军沿江防御部队首尾不能兼顾。该集团军新 39 师 1 个团渡江后，即向红木树地区的日军第 113 联队主力猛攻，与日军反复争夺。日军第 56 师团司令部为了对付北面第 20 集团军的主攻，急令第 113 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留一部迟滞红木树正面的远征军，主力紧急驰援北面大塘子的日军。就在松井的主力连夜赶到大塘子附近时，红木树方面助攻的中国军队已变入日军阵地纵深，并占领了红木树以西 3 公里的相腾子，形成了对红木树日军的包围。顾头顾不了尾的松山祐三师团长情急之下，朝令夕改，再令松井部队主力掉头回援红木树。

南线平戛地区是第 11 集团军第 2 军的助攻方向。该军以 1 个加强团在三江口渡江后，以部分兵力围攻江边渡口附近日军，大部兵力径直插向平戛，威胁龙陵和芒市。芒市的第 56 师团司令部慌忙派出师团直属部队驰援平戛，堵击远征军进攻。

遗憾的是，由于蒋介石的统帅部顾虑重重，未敢把远征军两个集团军全部渡过江去，仅以第 20 集团军在上游主攻，而让第 11 集团军主力留置江东，防备日军进攻，致使南线日军未能受到更大压力，得以从容调兵北上堵击第 20 集团军。

尽管如此，反攻发起不久，除少数日军江岸据点仍在顽抗以外，日军的沿江防线被打得七零八落。中国远征军实现了第一期突破江防的目标，在怒江西岸站稳了脚跟。

前面就是绵延数百里的高黎贡山。平均标高 3000 米左右的高黎贡山中，森林茂密，藤蔓丛生，无数的蛇蝎出没无常，瘴气弥漫，人迹罕见。山顶高处常年笼罩在云雾之中，上下温差悬殊。时逢雨季，连绵阴雨整日不断，远征军官兵携带的干粮像白兔似的长满了毛。山中根本无路可走，刚刚用砍刀开辟的小路，不几天就被疯长的蔓草完全遮掩。山中的日军阵地择险而建，四周除了悬崖峭壁以外，就是长满苔藓的陡坡，坡度大多都在 60—80 度之间。

肃清江边日军的第 20 集团军主力分路以腾冲为目标翻越高黎贡山。一路上，部队攀岩附壁，随行的骡马常常失蹄滑落山谷。仅两天，第 54 军一线部



队就损失骡马 200 多头，人员也摔死摔伤 100 多人。由于山地过于险峻，滂沱大雨冲动而下的大小石块不断向下滚落，远征军官兵顾了脚下顾不了头上，被砸死砸伤的也为数不少。

日军派出许多三五人的袭扰小组，借助复杂地形和恶劣天气的掩护，采取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企图尽可能地迟滞远征军翻越高黎贡山。

中国官兵对这些幽灵般的小股日军简直头痛极了。四下里遍布一人多深的蒿草灌木，绵绵雨雾遮挡视线，几米外的一切全都朦朦胧胧。突然间，不知何处就会飞来几颗手榴弹。挨了炸的中国官兵气得端起机枪、冲锋枪一通乱扫。有时候，前进的部队刚刚过去不久，后边跟进的部队就踩响了地雷。在这种地方根本无须埋雷，往草丛一扔，或者放在泥泞小道上，撩上些泥巴就足以掩人眼目了。

最大的困难在于补给。连日渡江、攀山的部队无法携带大量的粮食、弹药，众多部队分布在各处作战，不少地方大部队已经迂回前进了，可背后残余的日军仍在拼死顽抗。这些都给部队带来极大的补给困难。

反攻前，远征军长官部已经认识到大兵团在滇西地区作战时的补给困难。为此，曾与美国驻华第 14 航空队达成协议，由美国空军对前线部队实施必要的空中补给。可雨季的天气太恶劣了，飞机即便能够升空，也无法识别地面标志。无奈，前线的补给只好凭借畜人、人力输送，时有时无，难以为继。

高黎贡山中的许多部队，越是能打的，越是前进速度快的，补给问题就越严重。有的部队已经断粮，只好挖野菜和竹根充饥，偶尔撞见几只野兽，就一阵乱枪，甚至恨不得用火炮轰击，惟恐眼前的美味跑掉。

由于日军事先得情报，把主力放在北面，因此第 20 集团军翻越高黎贡山的进攻非常艰难。第 54 军第 198 师在海拔 3000 多米的冷水沟与守备的日军反复争夺，战斗极其惨烈，一直到 6 月 13 日，将日军守备队全部击毙之后，才攻占了冷水沟。在第 54 军左翼进攻的第 53 军一部也在高黎贡山东麓的大塘子遭到日军顽强阻击，直到 5 月 23 日才攻占了日军阵地。

在此期间，为了迅速发展攻势，第 20 集团军主力绕过上述地点，翻越崇山峻岭，直扑高黎贡山以西的桥头、瓦甸、江直街等要点。这些要点一旦拿下，即可直迫腾冲，并将背后高黎贡山中顽抗的日军彻底孤立。

但是，日军第 56 师团在证实了第 11 集团军并未全军西渡之后，即按照预先部署，将龙陵地区的机动部队紧急车运到腾冲以北的瓦甸地区。在第 148 联长藏重康美大佐指挥下，对进至该地的第 20 集团军部队发起反击。5 月 27 日，日军反击部队重新占领桥头附近，并继续向北攻击，重新占领马面关，然后又折转南下，于 5 月 30 日猛攻正要攻击瓦甸的第 54 军第 36 师部队。第 54 军部队被迫暂时退往高黎贡山中。

进至腾冲与瓦甸之间的江直街附近的第 53 军一部成为日军新的反击目标。第 56 师团长松山中将不惜冒险赌博，将红木树方面正与第 11 集团军对峙的第 113 联队主力抽调北上，企图与南下反击的藏重部队南北夹击，包围歼灭江直街附近的第 53 军部队。6 月 5 日，第 53 军部队被迫退回高黎贡山中。

远征军北线主攻集团的进攻受阻。

此时，保守的蒋介石统帅部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忙于招架的日军根本无力对怒江东岸形成威胁，如继续闲置南线的第 11 集团军主力，无异于自己捆

住一条胳膊。此外，蒋介石还看到，我驻印军已开始进攻密支那，日军缅甸方面早已无力再调大军增援滇西。为策应第 20 集团军在北线的攻击，迅速打通中印公路，蒋介石下令远征军主力全部过江参加进攻。远征军长官部遂变更部署，命令北线的第 20 集团军继续以腾冲为目标全力进攻；同时决定将攻击重心从北线移向南线，令第 11 集团军全部，乘日军第 56 师团主力忙于应付北线战局的机会，于 5 月底、6 月初渡江进攻滇缅公路的龙陵地区。

从 6 月 1 日开始，几天之内，第 11 集团军的 3 个军 7 个师从惠通桥下游地区全部渡过怒江，分别从正面和侧翼攻击滇缅路的龙陵及其以东沿线的腊勐、镇安街。

这样一来，滇西战局为之一变。此时的日军主力正在腾冲以北地区与第 20 集团军激战，南线滇缅路地区相对空虚。松山祐三中将已经通过密码破译，得知了第 11 集团军的进攻计划，可是他的重心已经倾斜，重新调整谈何容易。

对蒋介石的变更计划，很难从主观上加以恭维，但客观上却显示出一种奇效。第 11 集团军的进攻从时间上看恰逢其时；从空间上看，简直就像是面对日军裸露的软腹部。

战场上的偶然事件往往带来出人意料的结果，有时歪打也能正着。

6 月 3 日，第 11 集团军新 28 师攻占腊勐街。日军金光惠次郎少佐的合成部队数千人全部退守附近可以封锁滇缅公路的松山高地。6 月 9 日，第 11 集团军新 39 师、第 87 师各一个团嵌入龙陵与腊勐之间，攻占了镇安街。日军守备队除几十人突围逃往龙陵外，其余全部被歼。扼守松山的光金部队被彻底隔绝在远征军的后方。6 月 7 日至 9 日，第 87、第 88 师主力占领了可以俯视龙陵市区的东面和南面的高地，另一支部队进抵龙陵城的北门。龙陵三面被围，仅余西面公路与芒市相通。与此同时，第 11 集团军左翼的第 2 军部队在平戛至芒市方面的攻击也很凌厉，不仅包围了平戛日军，而且进逼芒市。

滇缅路沿线的日军被打得肢残身裂，各要点或者被攻击，或者受包围，局面对第 56 师团极为不利。情急之下，松山祐三中将不顾一切地四处抓兵，一方面命令北线日军除留必要兵力抵抗第 20 集团军，在腾冲以北尽量持久以外，马上以主力星夜驰援南线龙陵地区，另一方面，又将刚刚配属给第 56 师团的藤木部队（原属第 2 师团）和野中部队（原属第 53 师团）数千人，分别派往龙陵和平戛方面解围。

日军主力转至南线后，北战场马上陷于危机。远征军第 20 集团军各部乘机猛烈进攻，6 月 16 日再克桥头、马面关，20 日分别攻占瓦甸和江苴街，接着挥师迫击，将北线日军全部赶过龙川江以西，第 20 集团军收复失地约 7000 平方公里。

远征军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收复龙陵、腾冲和松山了。

## 第六章 战龙陵一波三折

龙陵县城位于滇缅路芒市与腊勐之间，滇缅公路从城中穿过。出城向东不远，公路分为两条，一条直通北面 100 公里处的腾冲，一条通向东面 80 公里处的腊勐，两条公路交汇点是东山。处于山中平地的龙陵四周山峦起伏，日军的外围阵地就建在这些山头上。

6 月上旬，远征军第 11 集团军主力第 71 军的 3 个师沿滇缅公路正面向西进攻。第 71 军除以新 28 师围攻腊勐以外，将第 87、第 88 师全部用于龙陵方面。

第 11 集团军对龙陵的进攻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术，北面攻击由第 87 师实施，东面和南面由第 88 师负责，对龙陵以西通往芒市的公路没有派部队切断。第 11 集团军原想速战速决，在日军主力回援之前，三面猛攻，压迫日军向西面的芒市逃窜，一鼓作气拿下龙陵。

然而，对日军第 56 师团来讲，尤陵是必守的枢纽要冲，一旦失陷，北面的腾冲与东面的腊勐日军将被彻底孤立，西面第 56 师团司令部所在的芒市也将裸露在远征军面前。因此，第 56 师团压根儿就没有让龙陵守备队撤退的意图。

第 11 集团军留下的西面通道，只能给日军增援龙陵提供便利。当然，第 11 集团军想速决，也有其理由，一是龙陵相对空虚；二是背后的腊勐附近的松山仍在日军手中，无法利用公路运送充足的补给。于是，第 71 军两个师甫抵龙陵，即对外围日军山地阵地展开猛攻。

6 月 9 日，第 88 师拿下公路交汇处的东山要点。10 日，两个师的部队逐个山头地驱逐日军，全部占领了龙陵外围山地阵地，将日军压进龙陵复廓阵地。当天夜晚，配属给第 56 师团的第 2 师团藤本大队约千余日军，经西面通道进入龙陵增援，暂时稳住了战线。12 日一整天，第 71 军各部再次总攻，连续激战 10 多个小时之后，占领了九山，日军复廓阵地全线动摇。但是，由于人员伤亡和弹药补给问题，入夜，第 71 军停止了攻击。

影响第 71 军连续进攻的最大困难是弹药补给难以为继。龙陵日军守备部队在人数上少于第 71 军，但阵地设施已经经营了一年多，无论外围阵地还是复廓阵地，全部用直径 30 厘米以上的原木和钢材覆盖，上面再堆上 1.5 至 2 米厚的土层，大口径炮弹即便直接命中也难以摧毁这些地下和半地下的阵地。日军凭借星罗棋布的阵地网死守不退，虽然是二三个人据守的小山头地堡，不将其全部击毙就无法进展。有时，中国部队已经攻进日军阵地纵深了，残留在后面的孤立的日军仍龟缩在地下堡垒里，运用侧射火力不断杀伤中国部队。对这些坚固的阵地，第 71 军只能借助炮火逐一摧毁，弹药消耗大得惊人。

龙陵前线大部队鏖战激烈，然而，从怒江通往龙陵的公路却迟迟难以打通。新 28 师虽然收复了腊勐街，但日军守备队退往附近的松山高地凭险而战，始终控制着高地四周的盘山公路。怒江东岸的弹药物资堆积如山，汽车运输部队也在待机，可公路不通又有什么办法。连日来，远征军长官部集中了近千头骡马，通过险阻的山地和密林，昼夜不断地向近百公里外的龙陵前线运输弹药。只要天气允许，中美空军也抓住机会进行空投，仅 9 日一天，就用降落伞空投了 400 多箱炮弹。尽管如此，前线的弹药，尤其是炮弹仍然极度缺乏，第 71 军部队不得已，只好采用人海战术，用血肉之躯一波接一波

地猛攻，官兵死伤非常惨重。

6月12日晚，第71军暂停攻击，13、14日两天也未发起大的进攻，部队在积蓄弹药，重新部署。

15日拂晓，第71军再次全面总攻。由于炮弹不足，炮火准备仅集中在龙陵东北方。上午10时许，经过几次反复的波浪攻击，部队终于夺取了复廓阵地一角，突入城区，开始了逐街逐屋的惨烈的巷战。

日军守备队困兽犹斗，野战医院的军医们、野战仓库的军属们统统拿起手榴弹，参加巷战。

临近日暮，中国部队一部突入城区中心，占领了日军野战医院。日军守备队长藤木隆太郎大尉的身边只剩下几十个人了，其他数千名守备队官兵几天来死伤大半，剩下的近千人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分处城内各点进行最后的战斗。藤木大尉听着到处爆响的枪声和喊杀声，万念俱灰。他把身边的所有人员全部撒出去，自己给第56师团长松山中将发出了最后的报告：

“职自第2师团属内归属中将阁下指挥以来，奉命驰援龙陵守军。10日突入龙陵与守军会合，经连日激战，屡挫敌军锋芒。然而，部属伤亡太大，职所率千名官兵已所剩无几，原龙陵守军连后方人员和家属也尽数挥就上阵。眼下敌军已攻入城内，到处都是混战，职身边仅有数十人而已，与其他部队完全失去联系。守备队命数已尽，惟剩玉碎一途，不胜遗憾。”

藤木大尉绝望之际，夜空中突然升起几颗信号弹，随即，激烈的枪炮声渐渐稀疏。第71军部队再次力竭，与日军脱离接触，从而失去了当晚彻底消灭日军的宝贵时机。

第二天清晨，大雾浓重，来自腾冲的日军第113联队主力及配属部队全部赶抵龙陵西北面的山地外围。听着龙陵方面的隆隆炮声，松井秀治大佐不顾手下官兵连日冒雨强行军的疲惫，来一批部队就投入战场一批。

背侧遭到突击的第87师急忙调整部署，把大部兵力从龙陵城调往北面山地，力求拒止日军援军的进攻。但是，已在连续攻坚战中大伤元气的部队经不住日军新锐之师的猛攻，山头阵地一个接一个地失落敌军之手。16日当天，第87师部队向尤陵城方向后退了5公里。

入夜，第87师师长张绍勋少将看着帐篷外再度滂沱的大雨，心绪不宁。城内日军负隅死守，外围日军猛攻不已，师部手中已没有一兵一卒的预备队了。再这样下去，部队有可能被内外之敌压迫在龙陵城下消灭。“撤退？”张绍勋拼命抑制自己不去想这两个字。渡江以来，他反复激励部队进攻、进攻、再进攻，从未想过撤退。可眼前的现实又逼得他不得不考虑撤退之事，而且必须尽快决断。张绍勋虽然意识到应该撤了，但他仍不甘心，因为这意味着即将到手的战果会化为乌有。此外，他还不能不顾虑责任问题。心存侥幸的张绍勋要通了第88师师部的电话。

“胡师长吗？”话音刚落，对方胡家骥少将的询问连珠般地传了过来：“张师长，第87师能不能再加一把劲用于攻城？我部3个团已全部投入战斗，目前已无兵可派。城内日军已是强弩之末，你老兄再踩一脚就会大功告成。什么今晚能不能解决战斗？那就全看你老兄的了。……”

张绍勋越听越黯然，连向对方通报自己当前的危急情况的心思都没有了。“强弩之末？到底谁是强弩之末。”张师长原设想只要第88师能负责迅速消灭城内日军，自己就把攻城的第87师的部队全部用于阻击北面增援之敌，待第88师结束龙陵城内的战斗后，两个师再合力反击来援之敌。可胡师

长的一番话使他信心全无，同时也坚定了一直犹豫不定的撤退决心，尽管眼前不断浮现出蒋委员长震怒的面孔。

夜深了，松井秀治大佐立于腾冲—龙陵公路边的一个山头上，透过濛濛雨幕遥视龙陵方向，不远处的几个山头上曳光弹和手榴弹爆炸的光亮像闪电一样划破夜空，再往南边看，谷地中闪烁着无数灯火，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过了一会儿，第一线纷纷报告，中国军队似有撤退迹象。

松井大佐不敢妄动，美械装备的远征军已远非昔日的中国军队可比，对这样的敌人必须慎之又慎，更何况自己手下的官兵自5月中旬开战以来，几乎没有一天不在东奔西杀。好容易等到天亮，松井确证第87师已向东南方撤退之后，才下令部队不要阻拦东撤的中国军队，而是绕经西北地带进入了龙陵。

第71军军长钟彬中将眼见各路增援日军已纷纷赶到龙陵，第87师已经先行撤退，于是只好下令第88师也向东撤退。第一次围攻龙陵的作战遂告失败。

首战龙陵受挫，蒋介石极为震怒，发电报给卫立煌，要他迅即将作战不力的将领名单上报。第87师师长张绍勋得知后备感惶恐，同时也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他思前想后，决心自杀，于是修遗书三封，一封致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中将，表达了自己擅自撤退，累及全军的愧疚之情；一封致全师将士，勉励他们不为一时挫折而颓丧，继续奋勇杀敌，洗雪第87师的耻辱；一封留给妻儿，安排后事。写完遗书后，张绍勋换上整洁的军装，从容地举枪自戕，幸好警卫人员抢救得快，张师长免于—死。

蒋介石的严厉查究和张绍勋的自杀，对远征军全军都是一个震动。此后，全军官兵，尤其是各级指挥官不敢稍有懈怠，作战意志更加顽强。

九陵解围之后，松山祐三中将来劲了，企图乘胜掩杀，消灭第71军主力，而后直出腊勐，救出松山守备队，将南线远征军赶回怒江以东。

6月20日，松山中将把师团前进指挥所从芒市进至龙陵，并命令松井联队全部，在师团炮兵和装甲兵一部支援下，沿滇缅公路向镇安街追击。松井大佐提出异议，认为第71军主力已在镇安街附近的黄草坝一线高地稳住了阵脚，不若等待各路兵力到来，进行充分准备之后，再行发动全面攻势，如此则胜算较大。无奈松山师团长执意认定，必须乘中国军队立足未稳之际，以猛烈地追击—举击溃之。

松井联队于6月21日开始向黄草坝方向追击，一路遇到第71军第87师部队的有力阻击，至23日，松井联队在黄草坝西南方受到第87师的连续反击，无法继续推进，只好向师团司令部紧急求援。

松山中将意识到追击掩杀已不可能，只好命令松井大佐暂缓进攻，待师团各部抵达后，再发起全线进攻。

23日深夜，配属松山中将指挥的第18师团第114联队一部赶抵战场；24日晚，第53师团搜索联队及该师团第119联队一部，在奥仲寿藏中佐率领下进入第一线。此外，第56师团的宫原部队及第2师团的藤木部队也到达了前线。这样一来，松山中将手下汇聚了第56师团主力和第18、第53、第2师团各一部，再加上炮兵和装甲兵，用于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战斗人员就达1.5万人左右。

松山中将把这些兵力集中用于公路正面的第87师的黄草坝—线，仅以藤木和宫原两支部队，约3000多人佯攻黄草坝以南的第88师阵地。

6月25日黎明，日军各部队利用浓雾掩护，开始对黄草坝以西的第87师阵地全线猛攻。25日一个昼夜、26日又一个昼夜，双方在公路两侧的高地上反复冲杀，一直不断。松井大佐在第一线亲自调兵遣将，往往一个大队还在向上攻击的时候，另一个大队已经在山脚下展开了攻击队形。一俟前一波攻击失利，第2个攻击波马上又涌了上去。日军企图用这种连续不断的冲击波冲垮中国守军。

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上将密切关注着第71军的战况，严厉命令第11集团军司令官宋希濂中将，必须在黄草坝正面击破日军，至少也要确保黄草坝一带阵地不失，第一线部队若有怯战后退者，无论士兵还是军官，一律就地正法。

宋希濂则组织了集团军执法队，分别布置在公路沿线和各山间隘路口，执法队头戴钢盔，清一色汤姆式冲锋枪，杀气腾腾，令人望而生畏。第71军军长钟彬中将把卫立煌的命令和集团军执法队的布署晓谕全军，同时指示第87师各部，不可消极地蹲在工事里单纯防御，要组织部队连续逆袭。第一线部队越打越精，充分发挥了美械装备的优势。当日军攻击部队在山脚集结，准备展开时，山上的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弹纷纷吊往敌群。当日军成散兵线爬至山腹时，守军即以射程较远的轻重机枪的点射和步枪的精确射击，逐个射杀跳跃前进的日军。当日军不顾死伤，爬到阵前100米左右时，守军的所有自动武器猛烈开火，手榴弹雨点般地砸进敌群。此后，又伴随着激越的号声冲下山头，进行反冲锋。无法立足的日军连滚带爬地退下山去，在逃至山腰时，又受到中国炮兵阻隔炮火的杀伤。日军一个大队经过几次折腾，就丧失了攻击力，只好另换一支部队进攻。

27日下午，第56师团参谋长川道富士雄大佐从龙陵前进指挥所赶至前线，向部队传达天皇嘉勉第56师团官兵的通电。川道大佐登上一个刚刚夺取的高地，环顾周围到处横卧着双方尸体。其中一些显然是新尸，另一些则已经腐烂发臭，绿头大苍蝇“嗡嗡”着在尸体上爬来爬去，雨水的浸泡使大部分尸体膨胀得面目全非。川道大佐长吁一声，举起望远镜眺望前方层峦叠障的绵绵山峰。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地形上进攻，真是至难之事！皇军官兵不知还要死伤多少。”川道非常理解松井大佐的困难，可说这些理解或同情的话又有什么用？川道侧转身，正色对松井下令。

“立即把天皇御电传达至每一个官兵，告诉他们，天皇陛下正在东京时刻关注着滇西方面的战况。师团决定从南面佯攻第88师阵地的部队中，再抽出宫原大队和藤木大队的主力转用于黄草坝当面。总攻定于28日晨，奥仲寿藏中佐负责进攻左翼达磨山之敌，松井秀治大佐负责攻占黄草坝稍南的最高峰。得手后，立即向黄草坝发展攻势。”

28日凌晨，松井大佐把所有步兵，炮兵投入战斗，连续攻击4个多小时，终于占领了最高峰。但是手下各中队俱已伤亡过半，许多中队只剩下20来人。

情况上报龙陵后，松山师团长踌躇起来。据情报，远征军第6军新39师主力与第87师一部正在黄草坝以东的镇安街一带进行大规模阵地构筑，要想突破这种大纵深的阵地是根本不可能的。此外，卫立煌似乎正在策划着什么。

松山师团长情对了。卫立煌并不想一味防御，时刻都在找机会反攻。龙

陵撤退后，第 11 集团军已经稳住了阵脚，使进攻的日军遭到惨重损失。卫立煌认定日军的攻势已是“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了。他设想乘日军主力被粘着在第 87 师当面的时候，乘机从南侧的第 88 师方面侧击日军后路，一举将日军主力聚歼在黄草坝一带。为此，卫立煌除将新 39 师用于第 87 师正面以外，又将第 2 军的第 76 师加强到第 88 师方面，同时檄令正从昆明赶赴滇西的何绍周中将军的第 8 军 3 个师尽快抵达战场参加进攻。6 月底，全部由伤愈老兵组成的第 8 军荣誉第 1 师率先抵达战场；7 月初，第 8 军主力也渡过了怒江。

远征军大部队的频繁调动促使松山师团长下决心放弃进攻。7 月 2 日夜晚，黄草坝至蚌渺一线的日军悄悄地脱离接触，如漏网之鱼连夜向龙陵撤退。为掩饰撤退意图，日军连战场上的上千具尸体也未掩埋或焚烧，抛下死去的战友跑了。

卫立煌得知日军撤退后，悔恨交加，急命第 11 集团军各部队向尤陵方向猛追。各部队一路上击溃日军小部队的阻击，于 7 月 6 日再次攻抵龙陵外围。其中一部实施超越追击，绕过尤陵，直扑龙陵西南的芒市城下，旋即对空虚的芒市发起攻击。

芒市是第 56 师团本部所在地，集中了大批后方机关和供应整个滇西地区日军作战用的各类物资。而且，芒市的守备力量非常薄弱，松山中将带走了师团几乎全部的作战部队，芒市只剩下第 56 师团兵器部长竹内好大佐指挥下的七拼八凑的混合部队。凭这些部队是守不住芒市的。松山中将急火攻心，不待部队在尤陵休整，马上率主力回援芒市。行前，松山中将留下了师团工兵联队主力和第 113 联队、第 148 联队各一部，以及第 53 师团的野中大队和第 2 师团的藤木大队，任命工兵联队长小室钟太郎中佐为龙陵守备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握别之际，松山中将神色悲戚地对小室钟太郎交待说。

“师团主力近两个月来连续转战，元气大伤。此次回援芒市后，急需休整补充，估计在一个长时期内无力增援龙陵。因此，务望小室君率 3000 健儿固守龙陵，掩护师团主力重整战力。”

7 月中旬，远征军完成了第二次对龙陵的攻击准备。此次攻击的要领与第一次不同，避免急于求成，着重发挥炮火和空中轰炸的优势，逐个摧毁日军坚固的工事后，由步兵实施占领。同时改变了一厢情愿的“围三阙一”战术，对龙陵实施四面包围。在兵力投入上，除了第 1 次攻击的第 11 集团军的第 87、第 88 师以外，将刚抵达战场的第 8 军主力替换新 28 师攻击松山，新 28 师归还第 71 军建制，参加对龙陵的围攻。此外，还将第 6 军的新 39 师、第 8 军的荣誉第 1 师一部也投入龙陵战场。上述部队统归第 11 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指挥。

7 月 13 日，第 87 师一部在连日攻击标高 1593 米的东山高地受挫的时候，美军第 14 航空队的数架 B—29 轰炸机飞临上空。地面部队连忙打开对空引导的图版，让箭头直指山顶日军主阵地，同时用迫击炮发射发烟弹，精确指示日军地下工事的位置。美军飞机晃晃翅膀，表示明白，随即向腾起烟雾的地方投弹。几天来，远征军地面炮火始终无法摧毁的日军地下工事，架不住 1000 磅炸弹的直接命中，纷纷崩坍。工事里的日军大部分被活活埋在几米深的地下，少数逃到表面阵地的日军也被一通炮火炸得身首异处。

顺利攻占东山要点的中国官兵并不急于发展攻势，而是按照稳扎稳打的新的战术要求，赶筑工事，等待日军的反扑。宋希濂根据日军的特点和第一

次攻击龙陵时的经验，知道日军上下均坚持有失必反的作战原则，尤其对各要点阵地，一旦失去，必然会反复争夺，直至力竭。而且，在如此复杂的山地作战，向上仰攻的一方无疑要付出更大的伤亡代价。因此，宋希濂要求各部队在占领要点后，必须以逸待劳，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最大限度地杀伤反扑的日军。

这种新战术果然有效。小室中佐得知东山失守后，立即派出一个步兵中队实行夜袭。结果，一个中队的日军死伤殆尽，仅中队长一人负伤返回。

渐渐地，小室中佐也发现中国军队似乎是在有意引诱日军攻坚。第一线的报告中也说：远征军具有强大的野战筑工能力，黄昏攻占一处阵地后，当夜就可完成覆盖式火力点的构筑。到第2夜，这些火力点的周围就围满了鹿砦。以后每隔一天，火力点的数量都会增加，鹿砦也变成了两道乃至三道。

小室中佐痛苦地意识到，要想成功地夺回夜攻占的要点，只能在阵地失守后的当夜实施决死的逆袭，否则就会造成人员的徒然牺牲，师团长交代的尽量持久的任务也就无法实现。可是要点又不能轻易失去，如果不能掌握要点，还谈不上什么龙陵守备。小室中佐矛盾之下，只能向手下各部队发出死守要点阵地的严厉命令。

这一来，战斗就变得极其惨烈。由于尤陵外围高地大都在1500米左右的高度，地势陡峭，丛林茂密，地西炮火和空中轰炸很难精确，再加上雨季里一个月中有20天都在下雨，空中支援也大受影响。步兵仰攻更是难上加难，一些地段坡度太大，如没有树丛遮挡，山头上的日军甩一颗手榴弹就能直落山脚。

中国远征军官兵好不容易攻上山顶，日军仍负隅顽抗，至死不退。日军利用复杂的坑道工事和各种暗堡，猛烈射击裸露在表面阵地的远征军官兵。因此，攻上山头的中国官兵必须逐个搜寻日军藏身之地，一旦发现火力点就用手榴弹、炸药炸，用火焰喷射器烧。即便这样也很难彻底肃清山头和山腰的日军，甚至在占领山头十几个小时后，还有日军伤兵苏醒过来，从很难被发觉的藏身之地投弹或射击。远征军官兵只有在被射杀的情况下，才能发现并消灭敌人。

面对如此顽抗的日军，中国士兵往往杀红了眼。尽管生俘一名日军，无论是官是兵，上级都有重赏，可在生死之地没有人去想什么赏金，也不可能生擒敌人。整个整个的山头都被远征军的手榴弹和炸药犁了一遍，对一些构造复杂、深入地下的坑道，火焰喷射器烧过之后，再用炸药炸塌所有的出口和通风口，无论里面有没有活人，一概封死活埋。

从7月中旬到8月上旬，第11集团军各部一直采用这种稳扎稳打、逐渐推进的战术向龙陵压缩。8月14日，各部队开始全面总攻。新28师主力攻击古泽山要点，第87师主力攻击六山要点，荣誉第1师一部攻击北山要点，新39师全部攻击西山和一山、二山要点。

当天天一亮，各部队的各种口径火炮开始猛烈炮击，中美空军的34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同时实施轰炸。在炮击和轰炸最炽烈的地区，常常出现横飞的炮弹与下落的航空炸弹凌空相撞的景观。龙陵城内整个被夷为平地，外围大多数覆盖阵地也被摧毁。获尾大队大队长莎尾勇少佐在这天的轰炸中被炸死。

入夜，日军守备队动员一切人力彻夜不停地从城内废墟中扒出房梁、门板等一切可以用来加固阵地的木料，悉数运往外围山地阵地修补工事。



经连日攻击，8月19日，第87师攻占了龙陵东南、标高1854米的六山高地，全部击毙片山次郎大尉以下的所有日军守军。六山一失，东南方面的五山、四山、三山等一连串的高地都陷入危机。第87师部队冒着大雨，不停顿地发展攻势，并把火炮拽上六山，居高临下地猛轰五山等日军阵地。23日攻陷五山，继而拿下了四山和三山，彻底肃清了东南外围高地的日军，当天又直出龙陵城东的复廓阵地，在对中学校的攻击中击毙日军永未纯一大尉。

23日夜，小室中佐向芒市发出告急电：“龙陵连日连夜遭受优势之敌空中和地面的猛攻，各队浴血苦战，但照目前状况，守备队最多只能坚持两天。”

松山师团长接报后大惊失色，万一龙陵守备队支持不住，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策划已久的“断”作战，将会失去前进基地，从一开始就面临困难。

代号为“断”的反攻作战计划，是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于7月间策定的。当时，缅北胡康河谷方面已经失败，密支那也行将失守，为了继续切断中印之间的陆上交通，本多中将决定对北缅方面的中国驻印军持守势，而把第33军主力集结滇西地区，迅速击败中国远征军，如此则同样可以达到切断中国外援之路的目的。由于这个目的，因此将作战定名为“断”。其具体计划为：

1. 第33军主力集结于芒市周围，在龙陵方面消灭远征军主力，前出至怒江一线，在救出腊勐附近和腾冲守备队的同时，切断中印交通线。攻势发动时间预定为9月上旬。

2. 第56师团确保目前态势，尽量持久，将远征军抑留在自己当面，同时为而后的攻势作准备。

3. 第2师团实施欺骗手段，秘密集结主力，而后昼伏夜行，一举跃进至芒市方面，与第56师团一起准备今后的攻势。原防区由第18师团接替。

4. 对第18师团残部，第33军以储备物资的大部拨与之，力促其重建。重建后的该师团作为军的预备队，担负对北缅方面的守备，以阻止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会师。

5. 击灭远征军主力，达成上述目的后，第2师团及第18师团主力迅速转向北缅方面，对驻印军发动攻势，救出密支那及八莫守备队，与第56师团共同致力于巩固对中印交通线的阻断。

6. 军司令为便于战场指挥，将推进至芒市。

由于“断”作战事关滇西、北缅全局作战能否转危为安，而且第33军已拼凑了所有能够机动使用的兵力，因此，本多中将产生了一种“乾坤一掷”的赌徒心态，龙陵守备队几次告急求援，本多中将均不为所动，并严禁松山师团长前往尤陵救援的请求。他认定，“断”作战能否扭转乾坤，全在于攻势开始时的冲力是否足够大，倘若分兵四处救急，无异于将有生力量逐个消耗。可是，龙陵能否坚持到“断”作战开始，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倘若龙陵不守，远征军主力就会集中对付第33军的进攻。本多中将不敢深想，只好拼命催促第2师团赶快向芒市集结，同时将新到的几千补充兵增拨给第56师团，并避开白天的轰炸，将2000余吨作战物资赶运到芒市。

可是，就在第2师团利用夜暗，逐次向芒市跃进的时候，滇西战局极度恶化。8月23日，龙陵的小室中佐电告最多只能支撑两天。同日，腊勐守备队从松山发来令人揪心的报告：

“19日以来，敌人猛攻，守备队官兵除战死者之外，大部受伤。目前，

连剩只手剩只腿的官兵也在前沿死战，战况已到了最恶劣的时候。”

在此之前，腾冲方面也陷入危机。8月13日，腾冲守备队长藏重康美大佐战死，守备队少佐以上军官死伤殆尽，只好由军衔最高的太田正人大尉负责指挥。

松山师团长眼见自己的部下面临“玉碎”前景，忧心如焚，再次向本多中将提出，不等第2师团到来，由第56师团先行发动攻势，否则就来不及了；并不顾本多中将的犹豫，擅自派出宫原部队先行驰援龙陵。本多中将鉴于这种情况，只好下令第56师团马上进攻，以解龙陵之危。

“断”作战就这样仓促开始实施。8月23日夜，宫原部队约1000多人渗入龙陵城。26日夜，已晋升少将军衔的松井秀治率第113联队和刚回归的今冈宗四郎大佐的第146联队，以及师团所属的特种兵部队，沿芒市至龙陵的公路两侧展开攻击。

位于龙陵以南的远征军部队是第6军的新39师和第2军的第76师各一部，新39师部队负责公路西侧地区，第76师部队扼守公路东侧地区。从8月26日开始，公路两侧山地阵地受到优势日军的反复猛攻。到30日，松井少将先后在小松山高地投入了3个步兵大队兵力，进行了昼夜不停的攻击。最后，虽占领了高地四周，但小松山顶峰仍在第76师手中。松井少将只好留下一个大队兵力监视顶峰的中国守军，自己率主力绕过小松山向北面的双坡进攻。公路西侧的新39师部队则依托旧分哨山、分哨山等高地，与日军今冈联队逐个山头的反复争夺。到9月3日，第56师团主力才缓慢攻至龙陵以南约10公里处的双坡附近。

但到9月3日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日军第2师团在冈崎清三郎中将率领下赶到战场，其中包括步兵第4联队一部、第29联队和第16联队主力，以及师团炮兵联队主力。第2师团赶到后，从第56师团手中接过了对公路东侧地区的攻击任务，使得第56师团得以集中兵力沿公路西侧向北发展攻势。

尽管第2师团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第一批组建的老牌师团，先后参加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在南征北战中为大日本帝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在此次“断”作战中却大吃苦头。

冈崎清三郎师团长接手在公路东侧向北进攻的任务后，以两个大队兵力连续3天突击小松山顶峰的第76师阵地。3日，日军突入主峰阵地一角，但马上遭到守军交叉火网的密集射击。突入阵地的日军全部横尸山顶，无一幸免。第2天，日军组织敢死队率先冲锋，又在阵地前的鹿砦前全员战死。日军投入预备队后，全力突击，好不容易占领了顶峰。第76师马上组织反击，4日一夜，反冲锋十余次，终于将日军从山顶赶至山腰。参加攻击的猪濑大队死伤极大，第一线部队仅剩10余人。另一支突击部队山岸大队第7中队仅剩下14人和1挺机关枪。

冈崎中将认识到，若继续强攻小松山主峰，上述两个大队的兵力将全部耗尽，遂下令停止攻击。此后，直到“断”作战失败，小松山主阵地始终掌握在远征军手中。

小松山受阻，第2师团主力对小松山以北的一山、二山、三山等高地攻击也连连受挫。扼守一山、二山等高地的是远征军第71军第87师的部队。从9月3日一直到15日，第87师在一山、二山、三山高地，与日军第2师团2个步兵联队及1个炮兵联队浴血苦战12个昼夜，先后击毙第2师团情报

参谋平松淳一少佐和第 29 联队中队长千叶守三大尉，重伤第 16 联队长坍吉嗣大佐和该联队第 3 大队长佐藤重雄少佐，以及第 29 联队第 3 大队长滋野正美少佐；迫使第 2 师团主力在夺得一山、二山、三山高地之后，再也无力攻占四山高地。第 2 师团被打残了。双方在龙陵东面高地形成对峙。

第 76 师和第 87 师顶住了第 2 师团，可是公路西侧的新 39 师以及龙陵西北的荣誉第 1 师却吃不住劲了。面对日军第 56 师团的全力猛攻，新 39 师虽然反复逆袭，但分哨山高地及龙陵西面的一连串高地仍相继落入日军手中。新 39 师动摇了、溃败了，师长洪行少将也在撤退的慌乱中翻车身亡，成为远征军反攻中死亡的军衔最高的指挥官。

9 月 7 日，日军第 56 师团乘势渡过龙陵河。向据守龙陵西北一带高地的荣誉第 1 师阵地猛攻。荣誉第 1 师部队在见返山、昂龙山等高地连续奋战了三天三夜，勉强守住了阵地。可是 10 日，对第 56 师团抱有极大期望的日军第 33 军，又将新到达的吉田四郎大佐指挥的第 49 师团的第 168 联队悉数加强到第 56 师团方面。

面对第 56 师团 3 个步兵联队的连番进攻，再加上该师团炮兵和第 33 军直属炮兵的狂轰滥炸，荣誉第 1 师伤亡惨重，被迫退往龙陵—腾冲公路以北。

至此，日军第 33 军在“断”作战中，已向龙陵战场投入了 5 个师团番号的部队，其中包括第 56 师团和第 2 师团的主力，第 18 师团、第 53 师团和第 49 师团各一部，以及军属炮兵、工兵、装甲兵等待种兵部队。本多政村中将抖出了全部家底，志在必得。鉴于第 56 师团已经占领了龙陵西南至西北的全部高地，而第 2 师团仍在龙陵东南高地与第 37 师等部队僵持，本多中将下令第 56 师团跨过龙陵—腾冲公路，继续向北进攻，然后在尤陵以北折转向东，从龙陵至腊勐之间切断滇缅公路，将远征军第 11 集团军在龙陵周围的部队包围歼灭。

局势非常明显，龙陵地区的会战已演变成中日双方在滇西地区的一场决战。倘若日军获胜，远征军 5 月中旬反攻的主要战果将不复存在，甚至可能被迫再次退回怒江东岸。相反，若远征军取胜，日军第 33 军就此将丧失与远征军大规模较量的最后一线希望，充其量也只能以防御态势苟延残喘，尽可能在滇西地区拖延一段时间。诚如本多政村中将所说的，龙陵会战确实是乾坤一掷的大决战。

坐镇保山远征军长官部的卫立煌上将很清楚龙陵会战的重大后果，也非常了解第 11 集团军面临的危局。可他作为一个一生在战场上拼杀的军人，更懂得最后五分钟的至关重要，战局往往会在最后时刻发生根本性逆转。使卫立煌欣慰的是，号称中国精锐之师。曾在 1942 年首次远征缅甸中扬名中外的第 20 师，已经昼夜兼程，从昆明车运赶到了龙陵北部战线，与第 11 集团军部队一道将战线稳定在黄草坝以西的达磨山一带。更加令人振奋的是，第 8 军已于 9 月 8 日全部歼灭了顽抗达 3 个多月的松山日军。这不仅使第 8 军主力可以转用于龙陵战场，而且可以使后方的部队和军火物资源源不断地经滇缅公路运往前线。此外，腾冲方面的激战已进入巷战阶段，第 20 集团军已将第 36 师抽出，派往龙陵方面，威胁了日军第 56 师团的侧背，要不了几天，第 20 集团军主力即可全师南下，会战龙陵。

“本多中将，你已是强弩之末了！”卫立煌盯着地图上的松山和腾冲两个小点，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

## 第七章 克松山浴血腾冲

松山位于怒江西岸的腊勐街紧侧，沿公路东距惠通桥约 20 多公里，西距龙陵约 40 公里，这一带山势奇险，树高林密，常年浓荫蔽日，旧地方志描述说，此地“高山夹箐，地险路狭，马不能行”。由于距怒江的空间直线距离仅二三千米，天晴能见度较好时，可以从山顶上俯瞰怒江大峡谷的雄浑景观。虽说在这目力可及的距离上，怒江东岸高山上的大口径火炮可以直射松山等山峰，但是滇缅公路却要回肠九转，上下盘旋 20 公里，才能通过松山一带平均海拔 1500 米以上的崇山峻岭。此地之凶险由此可见。

对于远征军大兵团反攻而言，滇缅公路的畅通关系甚大。否则，部队和物资的前送，伤员的后输等等都只能用人力、畜力，穿过高黎贡山中的小道来回输送。如此一来，美式机械化装备的优势无从发挥，部队战斗力也因弹药、粮食缓不济急而大打折扣。

日军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在此咽喉要地配备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卫生队，防疫给水部队等合成部队 3000 多人，同时在各山顶要点储存了大量的粮食弹药，摆出了一付长期死守的架势。

6 月上旬，第 11 集团军渡江加入反攻后，由于远征军长官部对日军死守松山要隘的决心估计不足，以为此地只有几百日军，目的也仅是干扰迟滞远征军的挺进，因此，命令第 11 集团军主力撤下松山日军，直出龙陵，由新 28 师约 7000 人负责扫清腊勐街及松山日军。岂料想，在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恶之地，新 28 师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完成超乎寻常的攻坚任务。

6 月初，新 28 师渡过怒江后，首战告捷，于 4 日占领腊勐街，将日军全部驱上松山等山地阵地。5 日，占领竹子坡，主力向上松林阵地攻击，同时以一部迅速向南，切断了松山日军与龙陵方面的地面联系。从此，松山日军一直处于四面被围、孤立无援的困境，与第 56 师团部只能靠无线电相互沟通。但是，此后直到 6 月 20 日，新 28 师伤亡 1600 多人，攻击效果不大，期间，怒江东岸高峰上的远征军长官部直辖的重炮兵虽然每日隔江轰击日军阵地，但由于地形险峻，日军堡垒构筑巧妙，深藏地下，炮击效果也微乎其微。

很显然，仅靠新 28 师是不行的，必须加大攻击力度。6 月下旬，卫立煌急令远征军总预备队第 8 军的荣誉第 1 师、第 82 师和第 103 师等 3 个师，迅速过江接替新 28 师攻打松山。

第 8 军官兵听说后议论纷纷：“新 28 师在松山被打垮了？要是早点让我们上去，恐怕早就收复松山了。”有的人骄矜之气横溢：“新 28 师垮得好，不垮显不出第 8 军的强大。”

卫立煌对第 8 军的轻敌情绪非常担心，当初就是由于轻敌，才导致了新 28 师的挫折。卫立煌专门召见了何绍周军长，向他传达了蒋介石对松山之战的关注，同时也想让何绍周以清醒的头脑去完成任务。卫立煌不无自责地说：

“松山敌情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我们事先不明就里，估计有误，导致今日的被动。这个责任应由我本人来负。新 28 师是有功劳的，他们以极大的代价帮助长官部了解了敌情，使我们对敌人的阵地体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倘若不是新 28 师的艰苦奋战，前一阶段的代价恐怕会由第 8 军的部队付出的。”

“你回去后立即进行部署，务求周密细致，尤其要向交防的新 28 师部队充分了解日军的阵地构筑和火力配备情况，制定有效的攻坚方案。长官部将

从炮、空两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具体怎么打由你决定，但务必不可骄躁。”

6月底至7月初，松山战场的远征军各部忙于交接和重新部署，对日军台处阵地仅做一般性牵制攻击。远征军长官部直辖的工兵部队昼夜不停地抢修惠通桥。惠通桥自1942年5月炸毁以后，仅剩东西岸边的两座桥墩，又逢雨季江水暴涨，水流湍急，再加上松山一带的日军炮兵不断用120毫米榴弹炮对渡口实施干扰性炮击，致使工兵作业非常困难。为确保修桥和第8军部队的运动集结，长官部炮兵指挥官邵百昌中将把2个重炮兵团的几十门大口径美式榴弹炮，用骡马和人力牵引，拽上怒江东岸的钵卷山等山峰，只要日军炮兵一开炮，邵百昌就下令炮兵以十倍于敌的炮弹回敬对方。如此来往几个回合，对岸日军炮兵不敢再贸然开炮，只是借助大雾、雨天或夜暗，阴一炮阳一炮地打上几发。但这种游击性炮击已失去了准头，徒具象征意义而已。7月初，惠通桥架设完毕，可以通行汽车。

连续几个昼夜，松山一带高地上的日军虽然由于层峦叠障，看不见远处山谷和山腰公路上的远征军运动情况，可大批来自惠通桥方面的汽车引擎的吼声，在深山谷地汇聚起来，发出巨大的共鸣。每到烟雨濛濛的夜晚，成串成串的卡车大开前灯，把幽幽深谷映得泛白一片。

松山顶上的日军官兵中许多人已在高黎贡山中呆了两年，除少数见过世面的军官之外，大部分人还不曾见识过这种机械化大部队运动的威慑力量。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觉察了手下士兵的黯然心情，只好督率官兵们拼命加固工事，或者以松山师团长正在率师团主力进行反攻的消息来激励士气。7月的头一两天，日军守备队着实兴奋了一阵，黄草坝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使他们感到了生还的希望，可是很快又得知师团主力已再次退往芒市。此后，松山各阵地笼罩在一种浓浓的绝望气氛中。除了个别指挥官外，几乎所有的官兵都失去了理智，整日里除了厮杀搏斗，就是酗酒发疯。金光少佐看到这种情况反倒放下心来，他要的就是这种近乎于困兽的、可以产生凶残可怕的战斗勇气的精神状态。

几天来，首先抵达的荣誉第一师除一部前往龙陵配合第11集团军作战之外，其他各级部队全部在第一线了解敌情。他们不太相信新28师的介绍，总认为新28师在渲染困难，以便为自己的挫折开脱。但很快就通过试探性进攻，理解了新28师为什么吃了那么大的苦头。

原来，松山地区的日军阵地早在1942年5月就着手修建了。两年来经过反复改造、加固，已成为名符其实的要塞式阵地。

日军阵地体系分外围前进阵地和内核主阵地，前进阵地包括上松林、小股、侧方、崖、平山和本道等阵地；主阵地包括松山、横股、西山、音部山、关山和里山等阵地。守备队总部设在音部山上。

为了长期扼守，日军在阵地构筑上狠下了一番工夫。所有阵地都有表面和地下两种，地下的不用说了，就连表面阵地和交通壕也统统用30厘米直径的圆木横竖覆盖了两层，上面再铺上一层钢板，然后堆上1.5—2米厚的土层，由于已过了一二个雨季，阵地上已长满了密密重重的灌木和小树。日军不开火，根本就弄不清阵地位于何处。整个阵地已与山峰，密林形成一个整体。这些阵地普遍都能抗得住大口径炮弹的直接命中，特别坚固的主要堡垒和弹药、物资的贮存地，连美军空中堡垒投掷的1000磅炸弹也奈何不了它们。当然，如果连续直接命中就是另一回事了，可在空中对复杂地形的轰炸难得有那么高的精度。

日军的阵地体系像刺猬一样猬集一团，山峰与山峰之间相距仅几百米，最远的距核心阵地音部山也不过 2000 米。各阵地既可独立支撑，又可用火力相互支援。

尽管这一带山势险峻，可日军为了尽量延长中国军队从山腰至山顶的滞留时间，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杀伤中国官兵，所以在各处阵地周围遍设障碍，从山腰开始，即将砍伐的大小树木连枝带杈地横贯在树林之间，下面再插满锐利的竹尖，靠近山头阵地的前方还敷设了两三道蛇形铁丝网。所有这些人设置的鹿砦、荆棘又与疯长的藤蔓蒿草纠缠在一起，成为一道道砍不断、撕不开的死亡之线。

难怪日军狂妄地宣称：“中国军队不付出十万人的代价，休想跨越松山一步！”

7月5日，荣誉第1师主力对日军阵地发起了第2次大规模进攻。这支部队全由伤愈归队的老兵组成，战斗经验丰富，战术动作也相当熟练，并且得到了地面炮火和空中轰炸的有力支援。经过连续10天的反复攻击，荣誉第1师攻占了上松林和平山两处外围阵地，并将日军的给水设施全部破坏。但仍未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这一下，第8军上至何绍周中将，下至前沿士兵，普遍认识到自己接过了一个烫手的土豆。何绍周一气之下，把第82师和第103师全部投入战场，准备发动第3次总攻。何绍周召集各部队团以上军官连续举行沙盘作业，从新28师和荣誉第1师两次总攻受挫的教训中，总结出在如此复杂险峻的地形上进攻，兵力使用必须前轻后重，严禁用大部队冲锋，而在火力配备上必须前重后轻，着重发挥炮火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摧毁敌人阵地，杀伤敌人兵员。在炮兵和航空兵使用上，第8军与长官部取得了一致，即首先动用炮、空力量实施区域性轰炸，扫清各种障碍，暴露日军阵地，而后再结合步兵攻击，对发现的日军火力点和堡垒进行精度炮击和轰炸。

卫立煌上将对第8军的要求非常理解，尽管重庆的蒋介石反复催促尽快拿下松山，可卫立煌深知急不得，必须稳扎稳打才能避免部队的过大伤亡。卫立煌当着何绍周的面，命令长官部直辖的炮兵指挥官邵百昌中将，对第8军的炮火支援要求必须随呼随应，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至于炮弹，由长官部充分保证。驻长官部的美军联络组组长龚恩准将早已从驻各部队的美军联络官口中得知了战斗的残酷，因此也向卫立煌拍了胸脯，保证提供最大限度的空中支援。

7月20日，第8军在松山全线展开了第三次总攻。按照计划，怒江东岸的重炮兵从晨晚微露之时起，连续实施了几个小时的区域性炮击。第8军所属的军、师、团乃至营和连属的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山炮和野炮也纷纷开炮，加入这场炮击大合唱。无数发燃烧弹、破甲弹和人员杀伤弹刮风似地倾泻到日军大大小小的山头上。等于天亮后，美军轰炸机飞临上空时，日军据守的各个山峰已如巨大的火把熊熊燃烧，方圆数里之内，浓烟蔽日，久久不散。美军的空中堡垒被炮击激起的气浪掀得震荡不已，只好爬向高空，不管三七二十一，哪里炮弹爆炸最密集，哪里烟火最炽烈，就把随携的重磅炸弹和燃烧弹扔向哪里。负责对空联络的无线电里不时传出美军飞行员欣喜若狂的喊声：“太棒了，太棒了，我们马上再来！”言下之意，惟恐自己赶不上趟。

第8军的攻击重点是日军外围的本道阵地。该阵地位于核心阵地以南约2000米处，虽属外围，但由于它所处的位置在主阵地的侧后，并且横切滇缅

公路，再加上它的高度几乎与主阵地最高峰音部山同样标高，因此，日军在这里配备了包括 100 毫米榴弹炮在内的大小口径火炮 10 多门，以及 2 个中队的步兵，并利用此地的大小山头，构筑了独立的内外围阵地体系。远征军要想占领最高峰，必须逐个扫荡周围山头的日军，最后才能攻击主峰。

为了夺取本道阵地，从背后威胁日军的核心阵地，第 8 军把第 82 师和第 103 师的主力投放在这里，分别从东西两侧向上攻击。负责西侧攻击的第 103 师第 307 团官兵为炮火准备的壮观景象所激奋，误以为日军已丧失了战斗力，因此，炮火刚停，就踏着滚烫的泥土，顶着硝烟烈火，攀陡坡、越外壕、通过障碍物，直插日军主峰阵地。没想到，被连续的轰炸赶到地下坑道的日军突然冒了出来，从正面和两侧的隐蔽堡垒中射出炽烈的弹雨。由于部队已嵌入日军阵地之间，后面的炮兵干着急没有办法，攻击部队只能凭手中的步枪、冲锋枪和手榴弹等近战武器，与堡垒中的日军作殊死抗争。第 103 团副团长陈一匡急忙命令部队撤了下来。但已有 100 余名官兵死伤在日军阵地周围。

当晚，陈一匡派出侦察小组渗入敌阵，并根据了解的情况，设置了沙盘模型。第二天下午，陈一匡先组织炮兵对已查明的敌堡实施精度射击，又把全团的火焰喷射器编成 8 个战斗小组，每组配备 1 挺轻机枪，1 具火箭筒及若干冲锋枪、步枪，决心以小分队攻击战术，逐个消灭火炮不能摧毁的敌堡。

再次发起攻击时，恰逢急风骤雨，攻击小分队紧紧跟随炮击弹幕向上推进。为使步炮密切协同，所有炮兵均按前线步兵指挥官的命令行事。待小分队进至敌堡垒群前 60 米左右时，陈一匡命令炮火延伸，在敌堡垒后方组成隔阻弹幕，阻止日军其他阵地的支援。在此同时，各小分队分几路分别迫近日军堡垒，机枪、冲锋枪等不间断地封锁日军射孔，掩护火焰喷射器射手瞄准放射。火焰喷射器效力甚大，一条火龙喷射出去射入堡垒后，里面顿时鬼哭狼嚎，弹药爆炸。由于日军堡垒封闭严密，被喷射后保持很高的温度，即使有增援之敌也无法马上利用。但火焰喷射器容量有限，喷放一二次后就必须返回填充。再加上一些小分队运动方法和火力协调不好，使射手未进入发射位置就被日军的机枪或枪榴弹射杀。因此，对日军的堡垒群往往需要反复攻击若干次，才能完全占领。

通常，远征军部队每次攻击失利，就下撤到安全地带重新组织第 2 次进攻，部队上下运动时间长，牺牲大。鉴于血的教训，第 103 师严令各部队，抱定寸土必争的决心，攻到哪里，就稳在哪里，一面攻击，一面就地挖坑，入夜后再就地进行掘壕作业，把简陋的单兵掩体联成一道防线。第二天再向上发展攻击，再就地构筑工事，如此循环，稳扎稳打。这样一来，就打破了以往攻击一次，间歇一阵的规律。由于双方工事相距几十米至百多米，因此不管白天黑夜或刮风下雨，每时每刻都在战斗。日军用轻重机枪和枪榴弹射击，远征军用迫击炮、火箭筒及步机枪还击。再近一点，双方的手榴弹你来我往，炸得不亦乐乎。如此短兵相接，双方官兵的神经都高度紧张，不敢稍有懈怠。否则，就会被对方利用时机、冲入壕内，展开残酷的白刃战。

日军对这种近距离的壕沟作业非常害怕，每到风雨天、夜暗后就频频发起逆袭，执意要将远征军官兵驱离阵地前沿。往往几个回合下来，双方尸体填沟充壑，血水和着雨水在壕内横淌。最惨的要数那些重伤员，激烈交战的时候，谁也顾不上他们，只能任由他们自己爬着离开战场。

经过几个昼夜的惨烈争夺，日军本道阵地的范围越缩越小。每天都在音

部山注视本道方面战况的金光少佐，鉴于各方面都在激烈争夺，手头实在抽不出兵力了，只好把军旗护卫队和守备队本部的人员抽出来增援本道方面。但是，杯水车薪，岂能倒转乾坤，只不过徒增一些陪葬鬼而已。

25日一天，双方在本道主阵地前反复肉搏冲杀。残余的日军官兵不甘在地下工事内被火焰喷射器烧死，纷纷举着战刀和刺刀冲出地下，在狭窄的堑壕内与第103师官兵拼死肉搏。几经反复后，中国官兵尽量避免与已经发疯了的日军进行白刃战，而是尽量不让日军贴近身边，用手中的步枪、冲锋枪，甚至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猛射扑到身前的日军。日军也真够顽固的，有的人被喷成一个火球后，还借着最后的冲劲抱住中国士兵。碰到这种情况，谁也没有办法去救，只好任由两个人滚翻一阵，化为焦碳。当天黄昏，本道阵地公路以西部分全部落入第103师手中。以后7天内，第103师及第82师部队各一部集中攻击本道东侧阵地。远征军部队打出了经验，把山炮、机关炮、迫击炮、速射炮推进到日军阵地前300米距离上，完全是一派大炮上刺刀的打法。夜晚炮兵也不闲着，前边的步兵用轻重机枪对准日军火力点射孔，猛打曳光弹指示目标，炮兵则以直瞄方法对准火光的文汇点猛烈射击，几十发甚至上百发炮弹打出去后才转向另一个目标。几天下来，日军阵地上寸草不存，一片焦黑，到处都是弹坑。暴露在表面的双方尸体也被炸得支离破碎，周围弥漫着呛人的尸臭，久久不散。8月2日，远征军官兵将日军全部打死之后，彻底占领了本道阵地。

本道阵地的危机，对日军震动极大。位于芒市的第56师团司令部给守备队发来电报，命令守备队在最坏的情况下烧毁军旗。几天后，松山祐三师团长仍放心不下，再次发出详细指示，指定守备队副官真锅邦人大尉专人负责焚烧军旗之事。为了防止意外，电报特准真锅大尉可以在他认为最坏情况发生之前，自主决定焚烧军旗。同时指示，从现在起即可逐步烧毁所有公文信件、个人日记。家信以及其他一切文字材料。8月3日，真锅大尉发电报告，已将军旗从旗杆上取下，缠在自己腰间，旗杆已经烧毁，请师团长放心等等。

松山师团长真正是无技可施了，电报迭传，无一涉及作战方面的指示，只是一个劲地安排后事，可见松山守备队已经黄泉路近了。

至8月上旬，第8军各部陆续攻占了日军外围各主要阵地，逐渐逼近了以音部山为中心的主阵地。7日，开始了又一次总攻击，目的在于挟克复外围的威势，一举荡平全部日军阵地。此时的形势对第8军非常有利，怒江东岸的重炮群、西岸原口山上的120毫米榴弹炮群，以及本道阵地其他方向上的山炮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环形火力网，可以从前后左右各个方向轰击日军诸山头的各个角落。日军的大口径火炮被彻底打哑了，只能凭借异常坚固的地下工事抵御日复一日的猛烈炮击。

此次总攻的重点目标是第82师负责的关山高地。关山与日军守备队本部所在的最高峰音部山仅隔100米，成为音部山的一道屏障。日军在这里修筑了大型母堡两个，子堡多个，深沟密垒，围以3道铁丝网，并有掩盖交通壕联系各处。这个据点配有轻重机枪、迫击炮、枪格弹、火箭筒等，构成严密的火网。自从开战以来，虽经2个月的飞机轰炸和重炮炮击，但关山的堡垒群却从未损坏，1000磅的炸弹炸出3米深的大坑，但仍然损伤不了日军的堡垒。第82师一部一个月来对关山阵地实施了多次攻击，但障碍重重，伤亡惨重，始终无法接近敌堡。

第8军军长何绍周连夜召集各部正副师长以上将领研究攻占关山的办



法，决定力避强攻，既然炮火从上面奈何不了它，就采取坑道爆破，从地下炸毁日军的堡垒。何绍周指定第 82 师副师长王景渊统率第 246 团和军属工兵营，从山腰上挖掘坑道，直入日军堡垒下方。8 月 11 日开始，工兵营开始作业，掘进两条坑道，构成两个药室。在此期间，炮兵依旧实施炮击，步兵也不断进行佯攻，以麻痹日军，掩护工兵作业。19 日，工兵营把两卡车共 6 吨梯恩梯炸药装进药室，用麻袋填堵结实后退出坑道。

20 日拂晓，各个方向的炮兵集中炮击关山，第 82 师攻击部队的所有武器全部开火，山上山下喊杀声震耳欲聋，一副不拿下关山誓不罢休的总决战架势。其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吸引更多的日军于关山高地。上午 11 时左右，佯攻部队全部撤出，周围部队及各个指挥所的人员全都瞪圆了眼睛盯着山顶，甚至一些炮兵也停止了射击，等着山顶上出现罕见的奇观。

随着工兵指挥官的一个手势，指挥所内所有人员全都下意识地捂住了耳朵。两股浓浓的黑色烟柱突然腾起，直冲云霄，随后传来沉闷的爆炸声。四周的群山在大爆炸中微微颤抖，回声像闷雷似的在山间激荡。稍顷，部队吼着、欢呼着蜂拥而上。整个山顶被炸得面目全非，两个深 15 米、直径近 40 米的深坑看着都令人心悸。阵地上的日军几乎全部炸毙，仅有奄奄一息的 4 名日军奇迹般地存活下来。

不知死活的日军竟然还想夺回关山，连续两个夜晚发动反扑，结果又在关山上遗尸百具，方才作罢。

第 8 军攻克关山后，马上将炮兵和步兵主力转向攻打音部山、西山阵地。8 月 29 日占领日军阵地体系的最高峰音部山，然后自高而低地压向西山。

8 月 30 日，日军守备队长金光少佐向芒市告急：“经长期战斗，守备队小队长以上军官全部死伤，士兵仅剩残废者，目前仅能死守西山、横股阵地。切望师团主力能编组挺进队增援守备队。”

9 月 5 日，第 8 军部队完全包围了西山。金光少佐向松山中将发出最后的快别电报：“四周情况急迫，已到最后一刻。小官指挥拙劣，有负师团长阁下厚望。谨祝天皇陛下万寿无疆、皇运昌隆，祝师团长阁下武运长久。”随后，将密码、电台等全部破坏，同时将散落在周围的零散兵力集中在西山，9 月 6 日黄昏，密集的迫击炮弹把金光少佐的腹部以下全部炸飞。

第二天黄昏，连续 100 天隆隆作响的炮声渐渐趋于消失，四周山谷密林中不时发出断断续续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在沉寂的夜空中显得分外响亮，那是远征军在搜索零星的残敌。

松山一战，日军守备队除木下昌己中尉等 3 人脱逃，数十人重伤被俘之外，其余 3000 余人全部毙命。远征军方面战死 3800 余人，负伤近 4000 人。

9 月 9 日，重庆蒋介石致电远征军长官部，内称：

“欣闻松山克复，不胜快慰。望第 8 军迅速准备加入龙陵方面作战，第 20 集团军务必于‘九一八’国耻日之前夺回腾冲。目前，全盘战局已向有利于我方方向发展，胜利曙光已经显露，但前途仍很辽远，长官部及各级将领，务须激励属下，继续与顽寇殊死相争，驱除敌寇于国门之外。”

以“九一八”为最后限期的腾冲攻坚战已经接近尾声了。

腾冲古称腾越，是滇西重镇，位于高黎贡山脉以西、龙陵以北的腾冲平野的正中，拥有人口 4 万。腾冲古城始建于明代，四周环绕着约 4 公里长的城墙，呈四方形。城墙非常高大宽厚，全由坚硬的大块石料砌成。城的四周是开阔的平地，再向外就是起伏的高地，城南 2 公里处有比高 200 多米的

来凤山，西面约3公里外是宝凤山，北面4公里处是高良山，东北面2公里是飞凤山。其中最重要的是南面的来凤山，可以直接俯瞰腾冲城内。

腾冲守军是藏重康美大佐指挥的4000余名合成部队，其中包括第148联队本部及3个步兵大队的主力、野炮兵第56联队一部、工兵第56联队一部、辎重兵第56联队一部，以及宪兵、通讯兵、防疫给水部队、第一野战医院等各一部。

远征军第20集团军用于腾冲围城战的兵力有第53军的第116、第130师，第54军的第36、第198师，以及预备第2师，总兵力约4万多人。

至6月20日，第20集团军先后肃清了腾北地区的桥头、江萱、瓦甸等地日军，迫使藏重康美大佐收拢部队，退据腾冲。第20集团军各部衔尾追击，到7月上旬，各部队分别夺取了腾冲北面的高良山、东面的飞凤山，以及西面的宝凤山。第53军的第130师、第116师各以一个团沿尤川江南下，迂回腾冲南面，在南甸和孟连附近切断了腾八和腾龙公路。第20集团军完成了对腾冲日军的战役包围。

按照总司令霍揆彰的部署，第20集团军主力采取关门打狗的战术，由南向北呈半月形向腾冲城压缩，重点先取城南制高点来凤山。对来凤山的攻击主要由预备第2师承担，其左翼第36师负责攻击东营阵地，其右翼第116师从东西攻击礼仪台、满金邑阵地。各部队连日来对各自当面的日军进行了大规模威力侦察，虽小有斩获，但南面日军的城外防御体系仍基本完好。

卫立煌忍耐不住，连发数电，严令霍揆彰必须尽快对腾冲发起全面总攻。7月23日天一亮，第20集团军开始了第一次总攻。来凤山一带重点目标在远征军炽烈炮火的猛烈轰击下，顷刻之间变成一片火海。但由于日军长期经营的防御阵地非常坚固，抵抗极为顽强。再加上山峰丘陵之上无遮无掩，预备第2师部队一发起冲锋，马上就暴露在日军的交叉火网之下。接连3天，部队在日军阵地前的几道铁丝网前死伤枕籍，攻击受挫。

预备第2师师长顾葆裕心急如焚，要求霍揆彰迅速调集各部的火焰喷射器，集中使用在来凤山，同时派空军投掷重磅炸弹及黄磷弹，否则，对来凤山的攻击无法取得成功。

霍揆彰深知来凤山的重要性，更不怀疑日军死守来凤山制高点的决心；拿不下来凤山，其他方向的部队也无法靠近腾冲城垣。

“顾师长，集团军对你部的困难非常理解，将尽量满足预2师的要求。但是，不管如何困难，对来凤山日军的攻击都不能有丝毫放松，绝不给日军以喘息和维修工事的任何机会。此点至关重要，前线官兵有懈怠畏战者，立杀无赦。”霍揆彰的命令充满杀气。

27日，天刚蒙蒙亮，美国第14航空队的57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列队飞临腾冲上空。预2师部队早已在地面敷置了多处指示标记，师部的美军联络军官也打开对空联络机，呜哩哇啦一通喊叫。只听空中传来“OK,OK”的回答，飞机分批向白塔高地等来凤山各处日军阵地俯冲轰炸，一批批的黄磷弹把日军阵地表面烧得腾起满山的火苗，专门用来摧毁日军地下堡垒工事的破甲弹凌空而落，穿过火焰直贯地下。轰炸结束后，地面炮火又连续大面积炮击，仅27日一天就把5000发炮弹倾泻在来凤山上。

第二次总攻击开始了。预2师把攻击部队分成好几个波次，第一波受挫，马上展开第二波攻击，如此交替，连续攻击。同时，又派出有力一部，嵌入腾冲城与来凤山之间地带，冒着来自城上和来凤山上的夹击火力，强行斩断

了城内外日军的增援道路。

战至 27 日黄昏，来凤山各处的日军守备队几乎伤亡殆尽，几道铁丝网被炸成一节一节，地下掩体有的被炸弹拘成了深坑，有的表面完好，可里面连同人员都被火焰喷射器烧得焦黑。不得已，藏重康美大佐忍痛下令来凤山残存日军沿坑道撤回城墙一线阵地。其他外廓高地的日军也只好退守城垣。

腾冲攻防战转入城垣战斗阶段。

日军的城垣阵地非常复杂。各个城门口和城墙拐角都构有石块及钢筋混凝土浇铸的大小地堡，外面再环围几道铁丝网，铁丝网以外又建有覆盖的野战阵地，各阵地间由深深的堑壕相连。城墙上设有众多的火炮及轻重机枪火力点，可以居高临下，用火窗口盖城外平地。城内的城墙根下建有防空、屯兵两用的壕沟，可以随时登上城墙增援。城内所有房屋均按照巷战要求加以改造，各大小街道两侧构筑有木头和沙袋覆盖的掩体，明沟暗壕像蜘蛛网似地遍布城内各处。

7 月底至 8 月初，第 20 集团军设在来凤山上的炮兵连续用炮火轰击城内外的日军防御阵地，炮火所到之处，建筑物全部坍塌，成为一片废墟，但建于地下的日军堡垒却完好如初，坍塌的房屋堆积起来，等于为日军阵地又加上了一层覆盖物。由于城墙坚硬，炮弹打在上面，往往只能在石块上击出一些斑痕。8 月 2 日凌晨，第 20 集团军各部对城垣阵地发动第一次全面进攻。大约 60 架飞机和 100 多门火炮将几千发炮弹及炸弹倾泻到日军头上，地面部队尾随炮火直冲城外日军堡垒，先用火箭筒在堡垒上凿开洞孔，再用火焰喷射器喷射，或者用炸药包和加重手榴弹掷入其中。日军顽强抵抗，城上城下各种武器不停地狂叫，组成一张立体的密集火网。负责攻击西南城垣的第 36 师部队死伤累累，尤其是爆破手、火箭筒手和火焰喷射器手，更是日军火力的重点杀伤目标。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在日军堡垒前或死或伤，但日军仍不敢大意，各个角度的弹雨仍在他们的周围乱飞，直至将炸药包和喷射器击爆为止。尽管如此，第 36 师仍于 8 月 3 日逐个摧毁了日军的城外堡垒群，部分官兵通过飞机重磅炸弹炸出的缺口突入城内。但是，不等这部分部队站稳脚跟，日军就从几个方向猛扑突破口，同时用密集火力阻断后续部队登城路线。入城部队伤亡过重，只好借助夜幕将残部撤出城外。

第二天下午，第 54 军军长方天中将来到第 36 师师部视察战况。只见第 36 师将所有火器集中到城西南角，城上城下已被火焰喷射器烧得焦黑一片。可是每当部队冲至敌前时，城墙上、废墟里就喷出炽烈的弹雨，手榴弹像雨点似地砸下城头，攻击部队的尸体布满城下。

夜幕再次降临时，方天长吁一声：“把部队撤下来，明天再说。”当晚，方天向集团军和远征军长官部分别致电：

“我部连日来迭次发动攻击，但损害续出，无法突入城垣。请空军给予全力支援，炸毁城墙，以便利地面部队突入城内。另，迅速空投手榴弹 20000 发，部队突入后，将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

隔日，美军派出 15 架 B-25 轰炸机，一天内连续对城墙轰炸多次，在城墙上炸开了 13 处缺口。日军一俟飞机离去，马上拼命封堵城墙缺口，而远征军部队则以炮火和轻重机枪拼命射击缺口处。这一天，第 36 师及其他方面的部队数次突入城内，但都在日军的拼死反击下被击退。

8 月 7 日，负责守备来凤山的预备第 2 师抽出一个团加强第 36 师。此时的第 36 师每个步兵团的作战人员已减至 400 人以下。此后几天，部队暂停攻

城，每天以炮兵和飞机反复破坏日军阵地，部队忙于补充休整，同时改变战术，集中力量挖掘坑道，准备对城墙进行大爆破。

在此期间，美国空军非常活跃，常常冒雨飞临战场，或空投各种物资，或对城内外各个目标实施轰炸，几乎天天不断。8月23日，B-25轰炸机投下的几颗重磅炸弹，直接命中了东门内的守备队本部，炸死日军官兵32人，其中包括守备队长藏重康美大佐、第148联队副官奥景光大尉、第2中队长下川忠藏大尉、第2机枪中队长大贺保大尉、福山平八郎大尉、第148联队旗手北原升一中尉、军医落合方雄中尉等各级军官。

经过一周的准备，第20集团军于8月14日清晨7时，发起了对城垣的第2次总攻。腾冲城内外烟幕浓重、炸点密布，城墙多处被坑道爆破撕开裂口，炸碎了的日军肢体混杂在碎石废墟之中，比比皆是。远征军各部队官兵犹如怒涛拍岸般地猛扑城墙合缺口，几乎每个缺口处都在肉搏。躲在城内深壕内的日军冲杀出来，手榴弹、掷弹筒和轻重机关枪集中射击狭窄的缺口。双方官兵撕扯在一堆，你用战刀砍掉对方的头颅，我用刺刀捅进你的胸腹，负伤倒地的伤兵被无数只脚反复践踏，直踩得七窍出血，肝肠俱碎。有的伤兵血糊满脸，也不管周围是敌人还是战友，心一横就拉响了手榴弹，远征军虽几次突入城内，但都因日军拼死反击，站不住脚退出城外。

16日，第54军军长方天命令负责攻击城北拐角楼、饮马水的第198师除留一部继续佯攻外，把主力转用于第36师及预2师方面，目的在于集中全力首先突破西南角。

17日，第54军部队反复争夺、大量杀伤日军之后，终于在南门附近和西南角的三个缺口站稳了脚跟。部队一边与反击的日军拼杀，一边玩命地在突破口赶构工事，木头、石块、甚至双方的尸体，全用来做工事。同时，又尽力向两侧渗透，一寸一尺地扩大突破口。日军连续实施3次反冲锋后，终于力竭。当天下午，远征军后续部队相继从此处登城，向城内发展攻势，终于控制了腾冲城内一隅。

虽然日军已无力将西南角的远征军赶出城外，但仍然控制着南门、西门、东门、北门等城垣防线，并凭借城内密布的房屋和地堡工事阻止西南角的中国部队前进。

8月19日，第20集团军发动第3次总攻。除了第36师、第198师主力及预2师一部继续在西南角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以外，第53军军长周福成中将又将负责切断腾冲—龙陵公路的第130师主力转用于腾冲，与该军第116师合力攻击城东南部。第20集团军的5个师，除少数部队在外围高地负责警备之外，其余主力全部加入攻城战。

至8月21日，远征军向城内倾泻了1.5万发炮弹，轰炸机轰炸100多个架次。下午，除东南城角以外，南侧城墙全部被第53军部队攻占，随即进入城内，与日军展开巷战。24日，第198师夺取西门，也突进城内。日军守备队以一部继续扼守北面和东北面城垣，其余兵力全部用于巷战。9月1日，第53军部队夺占了东南角。

此时，日军阵地只剩下自东门稍南，经城中的中央门，至西北角一线以北的约半个城区，其兵力也只有千余名。

巷战的残酷难以言表，每前进一米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街道两侧房屋废墟全成了日军的火力点，中国部队必须逐点逐屋的占领，方能继续前进，进入巷战后，炮火已发挥不了大的作用，火箭筒、火焰喷射器、加重手榴弹

成为消灭顽固日军的锐利武器。明明已经占领了的房屋，却从背后突然射出子弹和手榴弹。原来日军采取擅长的单兵作战方法，穿墙越屋，渗入中国军队侧后实施打击。当中国官兵回头收拾他时，又无影无踪了。根本没有完整的战线，任何一处废墟都隐伏着手机。中国官兵杀红了眼，对每一处房屋都甩手榴弹、炸药包炸，用喷火器烧。白天黑夜，城内杀声不绝，枪炮声不息。

最后的总攻于9月5日爆发。第20集团军集中城内外所有大小火炮，在空中的密切配合下，对城内日军阵地展开了饱和轰炸。攻击重点指向城正中的中央门。下午4时左右，全面摧垮日军防御，日军各点被孤立。至9日中午，除日军守备队本部仍在东北角负隅顽抗外，城内各处日军被基本肃清。

当天，蒋介石发出的“必须于‘九一八’国耻日之前拿下腾冲”的严厉命令传达到前线各部队。各部不敢懈怠，猛攻日军的最后阵地。

9月11日，腾冲日军向芒市发出诀别电：

“敌增加兵力强行压缩我方阵地，守备队剩余兵力正在东北一隅，以守备队本部为中心的环形阵地进行最后的血战。目前，敌军已攻至守备队本部前方80米处。军旗已烧毁。祈祝圣上万岁！”

第2天凌晨6时，芒市第56师团师团长收到来自腾冲的最后一封电报，内称，将于13日藏重康美大佐战死整一个月的忌日发动最后的突击。

9月13日，日军残余官兵100余人高喊“万岁”，冲出阵地进行了最后的自杀性冲锋，远征军部队毫不留情地将这股亡命之徒全部击毙。

第2天，腾冲城完全恢复了战前的宁静，只有燃烧未尽的废墟仍在细雨之中冒着袅袅轻烟。

## 第八章 蓄厚势左右开弓

9月底、10月初，滇西缅北地区摆脱了恼人的雨季，开始进入旱季。与转好的天气相伴随的是战场形势的明朗化。由于腾冲、松山的相继攻克，战场范围已大大缩小，日军仅能据守龙陵、芒市、畹町等滇缅公路沿线市镇，中国远征军则可以集中全力沿滇缅公路向西推进。滇西战局的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中国军队手中。

对此，日军第33军在9月上、中旬松山、腾冲守备队全部“玉碎”之时，就已经认识到了。当时，军司令官本多政村中将正督率手下的几乎全部兵力，实施所谓乾坤一掷的“断”号反攻，并迫使龙陵地区的远征军第11集团军节节后退、被动防御。就在此时，松山、腾冲相继失陷，本多中将马上意识到，若执意坚持向东反攻，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把全部家底荡尽。因为中国远征军必然会把腾冲的第20集团军5个师和松山的第8军3个师转用于第11集团军正面，谋求与日军一决雌雄。倘若如此，不要说反攻纯属幻想，就连在滇西地区持久拖延的本钱也没有了。

思前想后，本多中将痛下决心，乘远征军各部尚未汇聚龙陵战场的机会，迅速放弃进攻，退后一步转入防御，依托龙陵、芒市、畹町等公路沿线市镇，尽量与远征军持久相抗。从一个日本将军的头脑中驱除进攻思想是至难之事，因为这无异于叫他承认失败。可大势所趋，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

9月14日晚，日军第33军下令正在龙陵前线反攻的第56师团于15日夜秘密脱离战场，向芒市转移；第2师团放弃进攻，迅速在龙陵周围转入防御；其他各师团的部队交替掩护，向芒市后方撤退。

本多中将的撤退之举，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抉择，可对其手下的官兵而言，等于宣布滇西作战已胜利无望。像“断”作战这种集第33军全部力量发起的进攻战都归于失败，今后也只能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死守，其结局难免有如松山、腾冲守军一样下场。真到了死守的最后时候，恐怕再也不会会有大部队前来解围了。持久就意味着死守，死守就等于全部“玉碎”，冒雨向西撤退的日军官兵几乎人人都怀着这种忧郁的心情，在泥泞中跋涉。

一车一车的尸体、伤兵穿城而过，一批批各种番号的部队也穿城而过。龙陵守备队长小室钟太郎中佐心中滋生出一种婴儿被母亲抛弃了的孤独凄凉感。亲身经历过龙陵围城战的小室，尝够了苦苦支撑、盼救兵如盼日月的绝望滋味。此次大军西去，将无力东返，因之龙陵势将首当远征军锋芒，其结果……小室中佐不敢想下去了，于是下令守备队炸毁重要设施，全体随大军西撤。

辖属守备队的第2师团师团长冈崎清三郎中将得知龙陵守军异动的消息后，大力震怒，急忙派参谋长前去制止守备队撤退，并严令小室中佐必须确保龙陵。小室中佐原属的第56师团参谋长也强烈劝戒小室，要他珍惜上次龙陵保卫战的荣誉和第56师团的名声，切不可悲观失望，以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小室中佐含泪取消了撤退命令，然后于9月18日未明之时，一个人冒雨悄悄登上龙陵城头，面对遥远的日本方向自杀了。

小室中佐之死反映了日军士气已今非昔比，再也无法振作了。

攻下松山、腾冲后，远征军由于连续4个月的艰苦作战，急需休整补充，因此并未马上转入攻势。9月下旬至10月中旬期间，远征军长官部忙着调整部署、运输物资。经惠通桥、松山至龙陵前线的滇缅公路上，昼夜喧闹。汽

车队、骡马队、重炮兵车队，以及长长的步兵纵队和数万民工队川流不息，滚滚向西。上至远征军长官部，下至各部队基层都在总结前一段的作战经验，准备下一期作战。

志在必得的远征军调兵遣将，把主力集中到滇缅公路方面。9月下旬，第6军军长黄杰中将接替宋希濂中将，出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转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黄杰上任，兵强马壮，直接指挥第2、第6、第53、第71等4个整军及第8军和第54军备一部，外加第200师。其中第87、88、新28、第76、第9、新33、新39等7个师系第11集团军的原建制部队；第116、第130、第36、预备第2师等4个师系由腾冲方面第20集团军转隶第11集团军的部队，第8军的荣誉第1师和长官部直辖的第200师为加强第11集团军的部队。此外，长官部直辖的重炮兵第10团、重迫击炮团等待种兵也划归黄杰指挥。

赋予黄杰的任务是，再兴攻势，克复龙陵、芒市、遮放、畹町4大据点，打通滇缅路，与北缅的雷多公路相衔接，使中印间的公路线畅通无阻，并与中国驻印军主力会师。

经过一个多月的策划准备，黄杰下令各部转入进攻，时间定于10月29日，第一个目标当然是龙陵。

此次龙陵之战已经是第三次了，但今非昔比，占有绝对优势的第11集团军并不满足于一个龙陵，而是准备一鼓作气将日军赶出国门之外，最好的结果是要争取围歼各个据点的日军。因此，黄杰完全是一副大迂回包围战的架势。以4个师正面攻击龙陵；以2个半师迂回龙陵、芒市之间，切断龙陵日军退路；又用1个师直接攻击芒市，牵制芒市日军不能驰援龙陵；同时，还拿出1个团兵力深入芒市、遮放之间，以切断芒遮公路。

龙陵地区的日军是第56师团第146联队，外加龙陵守备队。这些部队虽经一个多月的休整补充恢复了战斗力，但在精神上已全然失去了死守的信心。松山、腾冲守备队全员“玉碎”的阴云压在日军官兵心上，怎么也无法拂去。还在远征军频繁调动的时候，10月4日，龙陵地区的指挥官今冈宗四郎大佐就向松山师团长叫苦，他提出：龙陵已经经历了两次围城战，周围高地因双方反复轰击已变为赤秃，市街建筑大半成了废墟，已经无险可凭，因此，应该放弃龙陵。但遭到松山师团长的严厉斥责，命令冈必须树立与龙陵共存亡的决心。

话虽这么说，可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和松山师团长心中自有另一番主张，他们根据滇西战局的现状，深知必须避免重演松山、腾冲的悲剧，一旦某处守备队濒临绝境之前，立即适时撤出死地。不过，对下级还要强调死守，否则官兵都会丧失斗志，逐步抵抗、迟滞远征军的目的也就无从谈起。

10月29日，龙陵前线再次炮火连天，第11集团军各部按预定计划，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迂回的迂回，强攻的强攻，立即就使日军的防御体系产生全面危机。至11月3日，正面攻击部队一部已突入市街，龙陵南侧的一山、二山高地的日军也悉数被歼。同时，负责守备芒市至龙陵间公路两侧的日军也承受着远征军迂回部队的巨大压力。

为了避免龙陵守军全军覆灭，11月3日，松山师团长下令今冈大佐率部队连夜撤退。当晚，龙陵城内的守备队悄悄退出市区，向西南方的云龙山高地逃跑。龙陵城与云龙山之间不过5000米距离，但在堑壕工事里作战近5个月守备队官兵，几乎失去了行军能力，竟然整整爬行了5个多小时！在城

南高地一线的今冈联队，面对远征军的连续进攻，怎么也无法撤下来，直到5日夜间，才丢下尸体、物资于不顾，边打边退至芒市附近外围。

龙陵城经过前后三次攻防战，终于在11月3日永久地回到了中国军队手中。而最后一次围攻战，远征军摧枯拉朽，仅仅花费了6天时间。

龙陵得手后，第11集团军各部马不停蹄地发展攻势。通向芒市的公路和两侧高地上，到处都是衔尾猛追的远征军部队。11月4日，重新组建的第148联队（原联队主力在腾冲被全歼）在芒市北面首先遭到掩杀而至的远征军的猛攻，该联队第3大队长官厚春树少佐被击毙。

为了阻止远征军的进攻，第56师团将所属的第148联队、第113联队、第146联队以及辎重兵第56联队全部撤向芒市外围。经过拼命反击，好不容易挡住了远征军的追击。

鉴于日军第56师团主力全部猬集在芒市，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杰下令各部停止追击，积极准备攻坚作战。远征军长官部及第11集团军下决心不使第56师团脱逃，命第53军的2个师挺进遮放，从遮放西北斩断第56师团的后方；命第6军率预2师和第200师展开于芒市以北和以西地区；命第2军的第9师和新33师在芒市正面抑留日军，该军的第76师迂回芒市西南。为确保围歼日军主力于芒市地区，远征军长官特别提醒第11集团军正面攻击部队，必须等第53军和第76师完成对日军侧后的包围时，再行发起总攻，此前只需以积极的局部进攻粘着日军于芒市战场。

可是，计划容易，实施起来分寸却很难把握，尤其是当面的日军是远征军的老对头第56师团，它是否会利令智昏、束手就范还未可知。从龙陵一战即可看出，松山祐三中将已是惊弓之鸟，势头一不对，就可能溜之大吉。第6军和第2军的任务很是微妙，既要打得狠才能拖住日军，又要避免在合围之势形成前打跑了日军，同时，还必须逐步扫清芒市外围阵地，为总攻芒市创造条件。

至11月8日，各部队先后攻占了日军外围各地区的主要阵地，就等发动总攻了。然而就在此时，日军的无线电侦听机构破译了远征军的许多电讯。松山师团长据此推测出了远征军的企图及发动总攻的时间，其准确性几乎与远征军的计划毫无二致。

得知此情报的日军第33军急忙将第49师团的第168联队（吉田部队）归属第56师团指挥，火速占领遮放以北的下寨和板伐一带山地，抗击中国第53军的进攻，确保芒市与遮放之间的公路交通。同时，本多政材又提醒松山师团长，尽量在芒市地区持久，但不可拘泥于芒市一地，形势恶化之时可以放弃芒市，转至畹町以北的纵深地带，实施柔韧的持久作战。

11月19日拂晓，已经插入敌后的第53军按时向遮放以北的吉田部队发动猛攻。与此同时，芒市正面的第6军、第2军也在航空兵和地面炮火的掩护下全面总攻击。激战一天，正面攻击部队已多处嵌入日军阵地之内，双方短兵相接，处处都在混战。

原打算给远征军部队以迎头痛击之后，再于22日至24日之间逐步后撤的松山师团长顶不住了，尤其当他获悉后方遮放地区的形势非常危急，第53军随时可能切断公路的报告后，遂不顾双方混战中实行敌前撤退的可怕后果，立即命令各联队在19日当天，太阳落山以后即刻向遮放撤退。

日军第56师团各联队接到撤退命令后，丢下部分兵力在第一线抵抗远征军进攻，其余部队慌不择路地向西溃逃。待第2军等部队全部歼灭顽抗的残



敌后，芒市已成了一座空城。

远征军虽然预计到日军有可能逃跑，因此才派第 53 军深入敌后大包围，但谁也未想到、总攻才刚刚一天，日军就会溜之大吉。看来，松山、腾冲的惨烈死斗力双方留下的烙印太深了。日军从中学会了不行就溜，远征军则总以为日本人会顽强抵抗。双方的经验总结南辕北辙，于是就有了远征军轻取龙陵、芒市的现象。

日军的撤退极为狼狈，完全是一片溃逃的景象，通向遮放的公路两侧到处都是遗弃的武器弹药和各种车辆物资。由于是敌前撤退，又是夺路而逃，许多孱弱伤残的日军士兵被遗弃在道旁、山间。直到几个月后，当地老百姓仍不断发现日军的腐尸和累累白骨。有的日军伤兵尸体被发现时，仍然保持着被遗弃时的姿态，躺在灌木丛遮掩的担架上，朽烂了的军装罩着一副吓人的白骨。

追击，第 71 军沿滇缅路，其他各部队在两边的山地猛烈向遮放追击。第 200 师乘日军混乱之机，从南面绕过遮放，直插畹町以东地区。沿公路正面攻击的第 71 军部队非常活跃，不仅反复攻击日军阵地，而且派出众多的小分队大胆穿插渗透。日军第 56 师团被迫将外围防线一缩再缩。

11 月 30 日夜，日军第 56 师团再次面临四面合击之势，松山师团长被迫又一次下令全军分路撤退。

日军的遮放防线崩溃了，远征军下一个目标是中缅边境上的重镇畹町。

远征军大军西进前后，北缅的中国驻印军也在积极休整，全力准备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

驻印军自 1943 年 10 月反攻以来，至 1944 年 8 月初攻占密支那，已连续奋战了 10 个月。攻下密支那后，驻印军全军停止在孟拱、密支那地区休整整编。新 38 师、新 30 师编为新编第 1 军，由孙立人将军任军长；新 22 师、第 14 师、第 50 师编为新编第 6 军，由廖耀湘将军任军长；原新 1 军军长郑洞国转任驻印军副总指挥。

驻印军整训期间，通过无线电联络，与滇西的远征军长官部共同决定，双方在已经收复了的中缅边境上举行一次象征性的小型会师，以激励两支大军的全体将士。会师的队伍分别从密支那和腾冲（正在围攻中）两地出发，东西对进行。

8 月 26 日，由孙立人将军亲自指派的新 38 师连长孙尉明，率领步兵、工兵、辎重兵、电台、摄影师等 220 人小分队，踏上了由密支那通往腾冲的骡马古道。这条古道辟于何年何月已无从知晓，只知是古时候往来于滇缅一带的商人踏辟而成的。在丛山深处，密林间左旋右转的古道已有两年多无人走过了。它负载人数最多的时期是在 1942 年初夏时节。当时，成千上万从缅甸和南洋一带逃避日军追击的侨胞，扶老携幼，经这条古道逃往祖国的怀抱。还有大批战败撤退的中国军队，也从这条路经过。沿途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

孙尉明小分队踏上这条古道后，几乎天天都可以发现杂草掩盖下的累累白骨，许多白骨仍呈现一副向东爬行的姿态，旁边的步枪锈成了一根铁棍，枪托木柄早已化作泥土。整整两年了，这条被人类遗弃的荒凉古道重新印上了中国军人的足迹。沿途散布着一些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落，居民绝大多数是克钦族人，此外有不少躲避战乱和迫害的华侨。华侨们一见小分队官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深藏山中已两年多了，华侨们记忆最深刻的是当

年大溃败时的惨景，与外界隔绝的他们压根就未敢奢望中国军队会重新打回来。声音激动得颤抖的华侨，抱住小分队官兵又哭又笑，恍如隔世重逢的亲人。许多华侨对着莽莽群山下跪，哭喊着祭奠当年惨死的无数冤魂：看见了吗，中国也会有如此雄壮的军队，中国也会有扬眉吐气的一天！平静下来以后，华侨和上著居民们杀鸡宰牛，煮熬野菜，尽其所有地款待小分队官兵。小分队也从驮马上卸下来自美国的各种罐头，干粮和珍贵的盐巴，以抚慰受苦受难的同胞。

从8月26日出发时起，一直都是细雨霏霏的天气。9月6日，雨停了，尽管天依然阴沉沉的，山中弥漫着浓雾，但在多雨的山区里，也是难得一见的晴天。会师地点在高黎贡山口中缅交界的地方。孙连长率队一大早就顺着一条被山洪冲毁的废路向上爬行。上午10时，他们爬到了海拔2900多米的山口。山口有一块60多平方米的草地，当中竖立着一块石头界碑，镌刻着“国界”两个大字。官兵们完全忘却了劳累，也感觉不到冷气和汗水交浸的寒意，围绕着界碑跳跃欢歌，向着浓雾背后的祖国河山大吼：我们回来了！

一刻钟后，山那边一支队伍拨开云雾，爬上山脊，斗笠下露出熟悉的中国人的面孔。这批人马来自腾冲，是由远征军卫立煌将军麾下的工兵团副团长胡振中中校率领的队伍。

两支队伍狂欢一番后，举行了庄严的典礼。两支部队列成横队，分别立于国境线两侧。驻印军先向远征军敬礼，高呼：“欢迎你们到缅甸来！”远征军向驻印军回礼，同样高呼：“欢迎你们回中国来！”握手之后双方交换位置，远征军进入缅甸，驻印军回到祖国。

9月8日，两支队伍互道珍重，互相勉励着早日打通中印公路全程，然后在全军大会师时再见的预祝声中，各自踏上归程。

进入10月，缅北雨季已渐至末期，正午虽仍炎热，但早晚已有凉意。驻印军各部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逐渐恢复了体力。部队在驻地热烈欢度“双十节”后，即分两路挥师南下。按计划，新1军由密支那出发，直取八莫；新6军从右路迂回八莫侧翼，切断日军经伊洛瓦底江增援的水上交通。

连日来，密支那城边的伊洛瓦底江上汽艇往返如梭，把新1军的人马一批一批地运过江去，工兵昼夜赶修了一座横跨江面的桥梁，把密支那与八莫的公路连接起来。

10月15日，新1军部队全部渡江完毕，所属新38师为第1线兵团，直扑八莫；新30师为第2线兵团，随新38师向南推进。

八莫位于密支那以南150公里处的伊洛瓦底江畔，是中印公路的必经之地。八莫日军守备队以第2师团搜索联队为基干，外加该师团第16联队第2大队全部及野炮、山炮、坦克、工兵各一部，总兵力约2500多人，指挥官是原好三大佐。守备队的任务是持久坚持八莫，阻上驻印军南下，以便第33军集中主力应付远征军的进攻。为了达到持久的目的，日军在八莫屯积了足够6个月的粮食弹药，分别贮藏于各处地下堡垒深处。守备队用了很长时间构筑工事，所用轻重机枪及火炮工事均用铁路枕木加大钢板覆盖，每个火力点都附设了两三个同样坚固的预备工事，相互间组成了可以四向射击的绵密火网。整个阵地体系分一线、二线，均敷设了高低两道铁丝网。凡坦克可以经过的地段，都挖掘了宽5米、深3米的防坦克壕，壕沟前后又埋设了大量反坦克地雷。城内外各阵地间由深1.5米的堑壕连接，四通八达，犹如蜘蛛网一般。为了迟滞驻印军对八莫的进攻，日军还以中队为单位，在远离八莫

数十公里的、密一八公路必经的太平江北岸渡口苗堤及其以南公路沿线山地设置了许多警戒阵地。

第一线攻击的驻印军新 38 师用半个月时间连续闪击，边打边进，推进了 120 公里。10 月 29 日，一举击溃苗堤渡口的日军，占领了太平江北岸正面的全线，迫使八莫日军的外围防御线完全龟缩至太平江以南的三角地带。

太平江正面河幅有 200 多米宽，江水湍急，对岸是一处高地，日军凭险而守，居高控制着附近所有能渡江的渡口。孙立人军长几次三番到江边视察，决定以一部正面佯攻，以新 38 师主力从东面渡江，迂回江边日军后方。经几日秘密行动，新 38 师师长李鸿亲率两个团跨越太平江，冲出海拔 2000 公尺左右的连绵山地，于 11 月 6 日，将莫马克以北至太平江边公路沿线的日军据点悉数拔除。与此同时，在太平江正面与日军相持不下的新 38 师第 113 团，也于 11 月 8 日夜晚武装泅渡成功，江边日军在前后夹击之下钻入山中，逃往八莫。

11 月 16 日 新 38 师已将八莫市区外围大小村落和 3 个飞机场完全占领。随后跟进的新 30 师也以一部兵力渡过太平江。17 日，新 38 师一部占领八莫西南方的曼西，切断了八莫至南坎的公路，从北、东、南三个方面完全包围了八莫，而西面是宽阔湍急的伊洛瓦底江。

攻城部队愈逼近城区，战斗就愈发惨烈。日军凭借复杂地形和坚固阵地，每失必反。新 38 师纵有飞机大炮的支援，也只能逐码前进，一个一个地击毙日军，一米一米地向前攻击，根本谈不上气吞山河的全面总攻。11 月 18 日夜，新 38 师第 113 团一个连的阵地上，因后方没有及时送上弹药，官兵整夜都在与逆袭的日军敢死队拼刺刀。日军借助夜暗冲进了战壕。狭窄曲折的战壕内，一切武器都无法施展，双方都拿着刺刀肉搏。一个中国机枪射手被刺死了，副射手陈云兴肋下也挨了一刀，他手无寸铁，忍着剧痛，用左手将日军刚刚拔出的枪刺按在地下，右手猛地抓住日军的咽喉，5 个手指像铁钩一样贯通了日军的喉咙，随即拼命一扯，连敌人的舌头都从喉管里抽了出来。

攻城战进行到 12 月上旬，新 38 师以蚕啃桑叶的办法，逐步将八莫市区东、南、北三大阵地群的南、北两大阵地群蚕食殆尽。南、北两面最坚固的陆军监狱、宪兵营房和者炮台等阵地被一一攻克，东正面部队也楔入日军阵地之间。原好三大佐已经捉襟见肘时，身边只剩下副官、情报官、密官、传令兵等 8 人，其他人员已全部派往第一线作战。

12 月 14 日夜晚，原好三大佐率守备队残余沿伊洛瓦底江岸向南突围。当晚，新 38 师也实施夜间攻击。双方短兵相接，都使出最大力量反复冲杀，演成八莫之战最激烈的一幕。日军见陆地突围无路，只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泅渡器材，跃入江中，夺路逃命。新 38 师部队以炽烈的火力猛扫日军，将其残余部队大部击毙于伊洛瓦底江中。

12 月 15 日，八莫市区完全归于新 38 师掌握。这一仗，毙敌官兵 2000 人、俘虏 21 人，缴获零式战斗机 2 架、坦克 10 辆、轻重机枪 100 多挺、各种口径火炮 28 门及步枪 1300 余枝。逃脱日军仅有原好三大佐以下几百人。

为纪念八莫之战的胜利，驻印军总指挥部特将莫马克至八莫市区的一段公路定名为孙立人路，将八莫市中心马路定名为李鸿路。

还在八莫围城战打响不久的时候，新 1 军军长孙立人的目光就已投向下一个目标——南坎。南坎北距八莫 113 公里，东北距畹町 62 公里，南距腊戍 214 公里，在瑞丽江南岸，地形低洼平坦，土质疏松，是缅北肥沃的产米区。

南坎谷地平坦，可外围都是高山。从八莫南出不远即进入山地，万山丛错，绵亘 60 余公里，一直到达南坎谷地外缘。

杀鸡焉用牛刀，孙立人无意将新 1 军两个师全部用于八莫，尽管这样可能加快攻占八莫的速度。但孙立人更注重在打通中印交通线这个全局战略上的快节奏。因此，在新 38 师围攻八莫之际，孙立人即命令新 30 师绕过八莫，沿八、南公路直下南坎。

11 月下旬，新 30 师向南推进，第一个目标是占领南坎西北约 35 公里处的南于附近高地。这些高地是八莫、南坎间山区的分水岭，由此向北，山势陡险，仅 10 多公里范围内的群山，高度就由 1500 米左右陡降至 400 米左右，其险峻可想而知。然而，过了这一带分水岭向南，一直到南坎，一路下坡，山势远较北麓为缓。因此，决定南坎争夺战胜负的关键不在南坎本身，而在这一带分水岭的得失。

日军第 33 军没料到新 1 军的攻势如此迅猛，不仅八莫守军很快被压进城区，处境危急，而且新 30 师竟然撇开八莫，长驱南下。情急慌乱的本多政材中将，急令守备南坎的第 18 师团第 55 联队长山崎四郎大佐，立即率联队步炮兵主力，外加第 56 师团步、炮各 1 个大队，以及第 49 师团吉田联队的 1 个大队，共 3500 多人，紧急北上，巩固分水岭一线前进阵地，并攻击围攻八莫的中国军队的侧背，解救八莫守备队。

12 月 9 日，南北相向而进的新 30 师部队与山崎支队在南于附近突然遭遇。所幸孙立人将军决策在前，新 30 师已先行一步，分别控制了分水岭一线、公路两侧的最高峰。迟到的日军一交手即全面猛攻，企图乘新 30 师不备之际，一举击溃新 30 师部队。

初始，新 30 师确实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日军集中几十门山炮、野炮、平射炮猛轰山头，并利用山间干涸的溪流旧道分多路钻隙渗进。双方战线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陷入一片混乱。不久，新 30 师各部即稳住了阵脚，将渗透的日军小部队全部消灭。但日军的正面攻势仍很猛烈，新 30 师始终处于被动防御状态。

这时，孙立人感到这股日军来势凶猛，企图积极，遂速将在曼西担任警戒的 1 个团星夜调赴南于前线，又从八莫方面抽出新 38 师 1 个加强团，对山崎部队侧背实施深远迂回，决心包围歼灭这股日军，以利于今后夺取南坎。

不知死活的日军虽已感到正面新 1 军的兵力在逐渐加强，但仍想侥幸一逞。14 日，山崎集中主力猛攻公路左侧的 5338 高地，一天之内，发射 3000 多发炮弹，将中国守军阵地完全摧毁。炮火间隙，步兵以密集队形作自杀式连续冲锋，新 30 师 1 个营的部队雄踞最高峰，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不停地怒吼。第一队日军倒下去，第二队踏着尸体冲上来，接着是第 3 队、第 4 队……日军好像发了疯，一连冲了 15 次，全被山上炽烈的火舌吞噬了。

14 日以后，战况逆转，山崎部队渐渐转入守势。新 30 师一部和新 38 师增援部队从公路两侧山地迂回，即将合拢包围圈。15 日，八莫易手的消息传来，新 30 师等部攻击精神更加旺盛。山崎大佐不敢耍蛮了，慌忙在新 38 师主力赶抵南于战场之前，率部钻隙南逃。战场上日军遗尸 1263 具，内有少佐以下军官 41 人。新 30 师等部缴获轻重机枪 76 挺、火炮 6 门、步枪 650 枝、卡车 46 辆、掷弹筒 46 具。

南于遭遇战，重创了南坎日军主力，预先决定了南坎的命运。日军溃逃后，新 1 军的指挥官们登上 5338 高地，用望远镜高屋建瓴地任意俯瞰南坎方

面的动静。大家一致认为，虽不敢说南坎已成为囊中之物，可在低洼的南坎各地内，预料不会有大的战事了。

谈笑之间，东方传来隐隐约约的炮声，那是畹町方面远征军大口径远程火炮的轰鸣。

## 第九章 摧枯拉朽大会师

1945年的新年在枪炮声中，悄悄地溜了过去。打通中印陆上交通的作战已进入最后阶段。

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向远征军长官部和驻印军总指挥部分别发出督励电报，要求两支大军携手合作，迅速击破畹町至南坎一带的日军，最后贯通中印公路。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中将也向卫立煌上将发电报，提出在南坎附近与远征军全面会师。

除新6军2个师（第14、新22师）已于上年12月先期空运回国之外，远征军和驻印军集中了16个师，约20万步兵、炮兵、装甲兵的庞大兵力，准备东西夹击一举拿下畹町和南坎，聚歼日军第33军主力于中缅边境地区。

当面的日军第33军虽然知道败局已定，但仍企图苟延残喘，拖延迟滞中国军队打通中印公路。为了对抗中国军队最后的攻势。第33军七拼八凑，将能够集中的部队全部投入东起畹町、西迄南坎、南至南帕卡的三角地带。其中包括：位于畹町正面的第56师团3个联队；位于南坎的第18师团的山崎联队；位于畹町背后、中印与滇缅公路交汇点芒友地区的第49师团的吉田联队；以及位于南帕卡地区、负责拱卫上述部队后路的第2师团的一刘联队；此外，还有第33军的直属部队。以上步、炮、坦克、工兵等等，合起来共约3万余人。

日军防御的重点在畹町方向。畹町在傣语里是“太阳当顶”的意思，是中国滇西边关要隘，陆路通往缅甸的正门。由畹町向西可达密支那，向南经芒友、南帕卡等地可通腊戍。日军第56师团经过再次补充，在畹町地区正面10公里的环形防线上布署了3个步兵联队及师团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等重兵，企图以畹町为重心，北依龙川江（在缅甸境内称瑞丽江），东凭回龙山等坚固的山地阵地，与中国远征军作最后的抗争。

自12月上旬至月底，远征军从遮放尾追溃败的日军，抵达畹町外围，连日与日军发生局部的小规模攻防战。月底之前，远征军第11集团军完成了对畹町之敌的进攻部署：第53军沿龙川江迂回畹町日军后方；第2军、第6军负责畹町正面攻击；第71军为预备队，准备在第2军和第6军之间加入战斗。

12月27日，第11集团军开始行动。负责迂回、切断畹町日军退路的第53军相继进抵龙川江北岸，扫清北岸日军拱卫部队后，第116师一部率先强行渡江。1月5日以后，第53军全军渡江，与日军第56师团第148联队、第49师团吉田联队在江岸沿线激烈鏖战。

畹町正面各部队发起攻击以后，各有进展，但在回龙山日军主阵地前却连续攻击受挫。回龙山海拔1675米，是畹町附近的最高峰，与邻近的大黑山一起，形成畹町东北面的天然屏障，拿下回龙山等高峰，远征军就可居高而下，直入畹町平坝。因此，日军在回龙山死打硬拼，拒不退让。远征军第200师攻击旬日，伤亡惨重，回龙山依然控制在日军手中。

卫立煌恼了，限期攻下回龙山。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杰找来素以善打硬仗著称的第71军副军长陈明仁中将，打算借陈明仁这个硬榔头，砸碎回龙山硬核桃。黄杰与陈明仁同为黄埔一期学友，对陈明仁的凶悍自然极为了解。北伐前夕第二次东征，黄埔学生军在惠州城下屡战屡挫，就在部队尸横城下，督战的蒋介石无计可施之际，身为连长的陈明仁一手擎一面青天白日旗帜，

一手提着驳壳枪，浑身缠满手榴弹，踏着颤颤抖抖的竹梯，攀垣而上。登城后，陈明仁左右开弓，猛杀猛打，吼声如雷，一直将旗帜插上城楼最高处。战后，蒋介石集合全体官兵，亲自发口令吹三番号，向陈明仁致敬。这段历史成为国民革命军战史中的一段广为人知的佳话。

1月8日晚，陈明仁来到黄杰的前线指挥所，在场的除黄杰等中国将领外，还有远征军长官部的美军联络官多人，以及美国记者。室内空气紧张，众人面色极为凝重。只听美军司徒德上校硬梆梆地对黄杰表示：

“美方魏德迈将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对畹町战况颇有烦言，如战事再无进展，美国空军的支援恐无必要。”

听着翻译，陈明仁气不打一处来，中国人在战场上前赴后继，美国人却大吹凉风，百般要挟，简直是视我中华无人！在座的美国记者得知陈明仁将率部接替对回龙山的进攻后，满脸狐疑地询问，“陈军长有多大把握占领回龙山？”

“百分之百的把握！”在场的美国人听后笑了，其中隐喻着几许嘲讽。实际上，他们并不愿听这种回答，连日本最终都会战败，何况一个回龙山？问题在于时间。

一个美军联络官以美国人的直率将了陈明仁一军：“陈将军，我毫不怀疑最后的结果，可是迟到的胜利是没有意义的。”

陈明仁骤然血气上升，不顾黄杰的暗示，两眼盯着美军联络官的眼睛：“我的部队明天到达，后天接防，第3天拿下回龙山！”

“军中无戏言呀。”美国人阴阳怪气地加上一句。

“不能一举成功，我与攻击部队官兵，即全部在回龙山成仁！”陈明仁一诺千金。在场的中国将领为这个军令状捏了一把汗。可事到如此，也别无它法了。黄杰为助陈明仁一臂之力，当场下令，协同作战的直属炮兵由陈明仁统一指挥。美军联络官也表示，空中支援随呼随到。

陈军长在美国人面前押下脑袋的消息马上传遍了接防回龙山的第88师上下，官兵们上至师长，下至士兵全都憋足了一股劲，不蒸馒头蒸口气，打出个样子给美国佬瞧瞧。

第3天一大早，远征军副司令长官黄琪翔中将、长官部炮兵指挥官邵百昌中将、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杰中将，以及美军联络官和记者，纷纷前来陈明仁的前线指挥所观战。

设在第88师师部的前线指挥所内，陈明仁连同第88师师长、各团长一色钢盔、冲锋枪，腿上全都打着绑腿，全然是冲锋陷阵的架式。

“大家看到了，背后这么多眼睛在盯着你们。该说的都说了，只想提醒一句，密切步炮协同，当兵的也是爹生娘养的。现在跟我对表，12时30分准时攻击。”陈明仁说罢一挥手，师、团长们各自分头离去。

中午12时30分，美军的24架飞机飞临上空，地面炮兵的100多门大炮也准时炮击。30分钟后，飞机离去，炮火从半山腰逐渐向山顶推移，攻击部队跟着弹幕向山顶冲锋。由于紧靠炮弹的杀伤半径，偶而有官兵被自己的炮弹碎片击中倒下。

当步兵临近敌堡垒时，炮兵一连几个急速射，然后嘎然而止。山上杀声顿起，官兵们挺起腰来直冲而上。日军投出的手榴弹在冲击部队中间密集爆炸。中国官兵不顾伤亡，冲入日军堑壕，逐点拼杀肉搏。上去了，又被日军反击下来。山头四周灰色的尸体与日军黄色的尸体层层叠叠。

反复攻击了几个小时，回龙山仍在日军手中。

指挥所内的中国将领们谁也不敢看陈明仁，不知趣的美国联络官提醒说：“陈将军，离天黑只有两个小时了。”俯身在炮兵观察镜上的陈明仁不动声色，沉静异常。他心里成竹在胸，当面的鬼子够顽强的，可再顽强也架不住多日来的连续猛攻，第200师和第88师的进攻虽然未能如愿，但一定把鬼子消耗的差不多了，再加一把力，就会把鬼子彻底压垮。

陈明仁对指挥所内的众多中美将领视若无睹，抓起电话，同时要通了前边几个团的电话，抛下一句简短，但却沉甸甸的话语：

“看来该轮到陈明仁赤膊上阵了！”

其实，前面的部队根本无需激励，攻击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正如陈明仁所预料的，回龙山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再也架不住第88师的猛攻。下午17时，部队由回龙山反斜面攻上山头。最后的肉搏战惨烈异常，一名日军军官发疯似地冲入中国官兵之中，手中的战刀左劈右砍，连续砍死几名中国士兵以后，才被数把刺刀挑起在空中。一名手持冲锋枪，冲到最前面的中国士兵被几名日军围在中间。日军发一声喊，几枝枪同时突刺。这名中国兵不躲不闪，在近在咫尺的距离内，抡起冲锋枪扫了个扇面，口中大吼一声：“老子够本了！”四五把刺刀捅碎了中国兵的胸腹，而整整一梭子弹也全部钉进了几个日军的胸膛。

十多分钟后，山头上竖起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指挥所内的几名美国军官和记者发狂似地把陈明仁围了起来。美国人崇拜英雄，他们亲眼目睹了回龙山上的壮烈。

拿下回龙山，整个畹町战局为之一变，远征军部队由此实施中间突破，各支部队钻隙向畹町平坝猛突。

1月20日，第2军第9师与第71军第88师占领畹町。日军第56师团残部全线后退至芒友地区。

畹町激战之际，新1军在西线南坎方面的作战进展顺利。

1月5日，正面攻击的新30师控制了南坎西面的大部山头；新38师第112团占领了南坎北面一带高地，并向东攻击，与滇西的远征军遥相呼应；新38师第114团由南坎西面山中钻出来，占领了西南角一带高地；南坎东南面仅剩的缺口也被压缩的日渐缩小。1月15日，新1军借着大雾掩护，向南坎谷地全面进击，当天中午占领南坎。

南坎日军山崎一郎大佐率残部钻入山地，在夜色掩护下逃往南帕卡。

南帕卡位于南坎东南和畹町、芒友的西南方，由日军第2师团一刘联队据守，此地积存了大量的弹药和军需物资。

夺占南坎的新1军兵分两路，一路沿中印公路向东面芒友方向推进，威逼远征军当面日军的侧后；一路由南坎南下，攻击南帕卡，切断滇缅公路，将日军主力阻隔于南帕卡以北及芒友以南地区。

1月27日，新1军主力在远征军第53军等部的策应下，一鼓作气，占领了芒友，两支大军在芒友胜利会师。日军第56师团及配属的其他部队的残兵败将仓皇向南溃逃，但日军唯一的退路——滇缅公路南帕卡地区已被新1军部队四下渗透，几乎完全被切断。

连日来，新1军一部穿越大山，进逼南帕卡。该地日军草木皆兵，惊慌动摇。一刘联队长眼见几天来周围山地上空，上百架飞机频繁穿梭实施空中补给，以为降下了大批空降部队，绝望中下令炸毁了积存的大部分弹药物资。



第 33 军本多政材司令官得知后怒不可遏，严令一刘联队死守现阵地，接应第 56 师团残部，并从军直属队中拼凑了所有的坦克、汽车和能够战斗的人员，在军参谋长山本清卫少将率领下，突破公路沿线新 1 军少数部队的阻击，将被包围的第 56 师团长松山祐三以下的残兵败将强行接应出来，逃往腊戍方面。

2 月 8 日，新 1 军攻占南帕卡，继续向腊戍方向追击。

至此，中国军队反攻滇缅、打通中印陆上交通线的作战目的完全达成。经过 1943 年 10 月至 1945 年 2 月的近 15 个月的连续作战，中国军队基本全歼了日军第 18 师团和第 56 师团，重创了第 53 师团，消灭了第 2 师团及第 49 师团各一部。日军死伤官兵近 5 万人，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死伤官兵 6 万余人。

为了庆祝滇西缅北大反攻的伟大胜利，中国方面在作战行将胜利的时候，就着手准备举行盛大的会师典礼和中印公路的通车典礼。

1 月 16 日，即南坎克复后的第二天上午，前线上空出现了几架战斗机，接着 3 架“空中吉普”着陆，载来了驻印军美方总指挥索尔登中将（1944 年 10 月接替史迪威）、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中将和美国陆军第 10 航空队司令戴维斯将军。下了飞机的美国将军头戴大舌头中国军帽，口中欢喜地对官兵嚷着孩子们长孩子们短的。他们匆匆在新 1 军军部吃过饭后，就和孙立人军长一道向东飞去。两天以后，孙立人从远征军所在的芒市返回南坎，通知政治部作好会师庆典的准备工作。

28 日一大早，身穿黄卡叽布美式军装的新 1 军部队和身穿灰棉布中式军装的远征军受阅部队，从不同方向进入芒友附近临时布置的会师会场。

会场是由新 38 师政治部和工兵营设计布置的，正中搭起一座观礼台，用花花绿绿的丝质降落伞张盖起来。台前一个红色的“V”字格外夺目，台前正对面有两根高大的旗杆，预备升起中美两国国旗。

上午 11 时左右，公路上面起了大片尘土，一长串吉普车渐渐驶近。首先下车的是戎装严整的卫立煌上将和索尔登、孙立人二位将军，接着是许多高级将领。陆军大学将官班的几十位学员将军也赶来观礼。

“立正！”担任典礼总指挥的新 38 师师长李鸿将军运足丹田之气，大声发出口令。“哗”的一声，全场肃立，鸦雀无声。只有中外记者在台上台下跑动，寻找最佳历史性镜头。

凝重的礼炮在山谷中回响，军乐队奏起中美两国国歌，星条旗伴随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冉冉升起。人们伸长的脖子随着旗帜的上升尽量翘起，蔚蓝色的天空飘荡着片片白云，阳光下的旗帜显得格外艳丽。

“今天的会师，是东京会师的先声。我们要打到东京去，在那里再开庆祝会！”接着卫立煌的致词，索尔登中将代表美军讲话，他以异常兴奋的语调，盛赞中国军队的英勇，他也预祝：“到东京去，让这两面国旗风扬在东京上空！”

“打到东京去！”“芒友会师是东京会师的先声！”“……”会场内口号声震天动地。

会师过后，又在畹町举行了盛大的中印公路通车典礼。

中印公路从印度雷多开始，穿过崇山峻岭和胡康河谷、孟拱河谷，途经密支那、八莫、南坎、芒友、畹町入滇西，最后经过保山直达昆明，全程共长 1566 公里。由雷多至密支那一段长 445 公里，几乎全是绝少人烟的原始森

林。密支那以下到畹町，一路都是旧有公路，工兵只需做些加宽和填平工作。由畹町至昆明一段，属于旧滇缅公路范围，在芒友会师前，已在中国民工的努力下加以改善了。

中印公路的名称很多，美国人因为它是从雷多起步的，因此称之为雷多公路，又由于它是中美合力打通兴建的，有人称其是“华美路”，还有人干脆冠之以“东京路”。一位幽默的记者说：“这恰如一个大人对他钟爱的孩子，不知怎么称呼才亲热。”

中印公路打通后，蒋介石为纪念史迪威将军的功绩，称这条公路为“史迪威公路”，由此才算有了定名。

第一批运输车队于1月12日从雷多启程，100多辆各式汽车在美军工兵司令皮克少将率领下，浩浩荡荡驶向中国。每辆车配备中美驾驶员各一人，最前面的是头戴白色钢盔、驾驶4辆摩托车的美军宪兵。63岁满头白发的皮克将军头戴船形帽，身穿军用茄克，手中拿着一根白色手杖，乘坐在第一辆吉普车里。身后的十轮卡车上分别装载着重型坦克、105毫米榴弹炮，以及野炮、平射炮和高射炮等军火物资。车队在密支那逗留一个星期，又在南坎停了3天，等待新1军占领芒友。

1月28日正午过后，车队经过芒友，驶近畹町。沿途许多行军的中国部队看到这支插着中美两国国旗、车身上装饰着各色彩带的车队，纷纷停下脚步，举手欢呼。畹町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城镇，皮克将军令车队暂停于城郊，整理军容车貌。

通车典礼是以中国国民政府的名义举行的，行政院副院长来子文代表国民政府亲临参加。穿过城区的道路上隔不远就有一座树枝、彩带装饰的凯旋门，两边群众人山人海，挥舞着手中的小旗。

观礼台上高挂着蒋介石、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的巨幅画像，台上坐满了宋子文、卫立煌、索尔登、魏德迈、孙立人、戴维斯、陈纳德（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司令）等大批军政要员。

芒友会师庄重肃穆，通车典礼热烈欢腾。许多美军官兵满城乱窜，尽情享受中国军民对他们的欢迎，有的美国兵恶作剧似地戴上日军的战斗帽吓唬老百姓。初惊之下的中国人发现那张嬉皮笑脸上嵌着的硕大鼻子和蓝眼睛时，马上转惊为喜，哈哈大笑。

中美要员发表讲话后，在大批记者的簇拥下来到象征进入中国国门的牌楼下剪彩。卫立煌将军对皮克少将说道：

“欢迎运输队进入中国。”

随着彩带的剪断，皮克将军一挥白色的手杖：“向着中国，前进！”

庆典并不只在畹町举行，中国滇西境内的主要城市几乎都在为车队的到来而狂欢。

在保山，欢迎群众一直等到天黑。车队一进西门，周围就爆发出“欢迎运输队！”“欢迎国际记者团！”的巨大口号声浪。狂喜的群众到处燃放烟花爆竹，各色火花冲天而上。当晚，中国远征军长官部在保山的孔庙内举行大型宴会，每张桌上都有一名中将或少将代表主人一方待客。300多名中美驾驶员成为款待的中心，皮克少将自然成了焦点人物。由于与他干杯的人太多，皮克只得连连作揖告饶。

2月4日上午10时30分，运输车队抵达中国西南抗战基地昆明。事先在滇池边洗刷崭新的车辆一尘不染，车队所有中美官兵全部换上新军装，皮

鞋擦得锃亮。昆明西车站附近人山人海，到处悬挂着中美国旗和蒋介石、罗斯福的画像。在欢呼声和爆竹声中，云南省主席龙云代表蒋介石，将一面红色的、上面绣着“胜利之路”四个大字的锦旗赠给皮克少将。皮克双手捧着锦旗，穿过写着“众志成城”的凯旋门，换乘卡车接受昆明市民的欢迎。

中印公路贯通了，从印度加尔各答至昆明的、长达 3000 公里的输油管道也随即敷设完毕。这条当时世界之最佳的输油管道，全部由长 6 米多、直径 10.16 厘米的钢管一节节联结而成。油管经过雷多后，就随着曲折的中印公路，盘旋起伏于崇山峻岭之间，忽而上升，忽而下降，有时深埋地下，有时又像桥梁一样凌空架起。由于地形太复杂，管道沿线设置了许多泵站，以便控制管内的压力和流速，避免上坡时流不动，下坡时流速太快，甚至将油管挤破的危险。

为求管道工程迅速完成，采取了分段敷设的方法，而且每段都是从两端同时开工。中国境内的一段也是同时开工，飞机把油管从印度运过去，交给军委会战时运输管理局的油管工程处，在中美双方的工程技术人员和 2000 多中国工人的努力下敷设起来。

中印公路上的卡车源源不断地把军事装备运到中国，输油管道日夜不停地把油料输送到中国。

诚如卫立煌上将在保山宴会上所说，由于新的大动脉的完成，中国获得了新的血液，中国抗战因此而向胜利之途迈出了重要一步。

## 第五部 众志成城——敌后破袭战

丁守庆 著

### 主要人物表

彭德怀 八路军副总司令  
左 权 八路军副参谋长  
林 彪 115 师师长  
罗荣桓 115 师政委  
聂荣臻 115 师副师长，后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  
陈 光 115 师代师长  
贺 龙 120 师师长  
刘伯承 129 师师长  
陈 赓 386 旅旅长  
杨成武 115 师独立团团团长，后任晋察冀 1 分区司令员  
粟 裕 新四军 1 师师长  
叶 飞 新四军 1 师 1 旅旅长  
陶 勇 新四军 1 师 3 旅旅长

板垣征四郎 日军第 5 师团师团长 中将  
苫米地四楼 日军第 108 师团 104 旅团旅团长 少将  
水原义重 日军第 8 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 少将  
阿部规秀 日军第 2 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 中将  
长田敏江 日军第 32 师团大队长 少佐  
辻村宪吉 日军第 2 独立混成旅团大队长 大佐  
葛目幸直 日军第 36 师团 222 联队联队长 大佐

### 引 子

卢沟桥的炮声，震惊了世界，警醒了国人，也激怒了在三原誓师的中国工农红军。

1937 年，法西斯势力游弋于国际舞台。久怀吞并亚洲野心的弹丸小国日本，受英法绥靖政策的怂恿，无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警告，悍然实施既定的“东方会议”国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十字关口，各界同胞、各个党派和各种军队都面临着同样严峻的抉择：是忍侮受辱，还是奋起抗争。

国难当头，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实行全国总动员，策励第 29 军为保卫平津而战；请缨杀敌，与日寇决一死战。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专程飞抵庐山，代表中共同蒋介石谈判。

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疾呼停止内战集中国力抗日救亡。洛川会议确定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规定了我军深入敌后的战略任务，明确红军的战略方针，即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

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广大干部战士群情激昂，在与日军交战之前秣马厉兵。

在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时，国民党当局同我党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全军共4.6万人。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

一位外国记者颇有感触：“八路军指挥机关的成员同1955年任命的元帅几乎完全相同。这也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支军事领导队伍，建立了一个武装组织，它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了强大的解放军的领导核心。”改编后的红军，虽然告别了八角帽，换上了国民党军装，但他们仍保持着红军的传统，抱着解放全中国的意志，毅然奔赴抗日战场。

中华民族素以勤劳勇敢、不畏强暴著称于世。正当正面战场失利，大片国土沦丧，亿万同胞罹难，惊慌失措和悲观失望情绪弥漫神州之时，我八路军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

1937年9月，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战略部署，开赴华北前线，在平型关首战告捷，迅速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聂荣臻率115师一部进入晋东北地区进而开辟晋察冀边区敌后战场；林彪、罗荣桓率115师主力进入晋西地区开展游击战；贺龙、关向应率120师进入晋西北，开辟晋绥敌后战场；刘伯承、邓小平、张浩、徐向前率129师进入晋东南，开辟晋冀豫边区敌后战场；叶挺、项英、陈毅率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

变敌后为烽火连天的抗战前线，放手发动群众，通过游击战、运动战，以弱对强，集中兵力相机歼灭敌人，创建敌后根据地，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敌后烽火锤铸了抗战的血肉长城，它迫使日寇分流兵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不得不同我国打一场持久战；它维系了民心，鼓舞了民族斗志，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曙光；它打断了“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日军拐棍，使其无法从占领区取得人力和资财的补充来灭亡我国；它还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准备。敌后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它直接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也支持了盟军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作战，其重大作用功彪青史。

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1943年度综合战报说：“敌大半为中共军，在本年交战15000次中，和中共军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人次）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据1942年5月日方的《华北共军现状》报道，北平大学生70%投奔敌后抗日战场，大约20%到大后方去，留在沦陷区的只有10%。

华北敌后五省共计91万平方公里土地，1亿人口，到1940年被收复了4000万人口的地区，加上抗日游击区的人口共约7500万人，日军切实控制的地区只占华北敌后范围的1/4左右。对此，日本当局也不予否认：“从我军兵力及治安情况来看，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他大部是匪占地区。”

## 第一章 平型关首战告捷

一个秋雨滂沱后的凌晨，两位将军忍受着寒冷，并肩站在指挥所的高地上。他们听取了部队部署完毕的报告，兴奋地举起望远镜，再次观察破晓前的寂静战场，只见10里多长的沟道两侧山地宛如无人的旷野，不禁相互对视会心地一笑。两位将军曾任红一军团军团长和政委，他们过去相互配合身经百战，现在却身着一套国民党的军装又一次导演一场令人难忘的战斗，时间是1937年9月25日，地点是山西灵丘县城西桥沟平型关附近一条不到一公里的狭长山沟。

平型关战役，歼灭了日本精锐的板垣师团所属第21旅团共计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八路军出师告捷，即刻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贺电贺信纷纷飞向延安和八路军总部，蒋介石也致电褒扬，它是中国军队抗战以来震惊中外的第一次大胜仗。

### 林彪、聂荣臻联袂出任导演

三原誓师，八路军115师辖第343旅第685、686团、第344旅第687、688团和独立团、教导队、骑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等5个直属队，全师1.55万人，与120师、129师一道开赴华北敌后战场，参加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区对日作战。

当115师向晋东北抗日前线挺进时，敌第五师团在板垣征四郎中将率领下已侵占阳原、蔚县、广灵，并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茹越口要隘，协同沿同蒲铁路南进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击溃国民党军第二战区主力，实现右翼迂回，配合华北方面军主力歼灭平汉铁路沿线的国民党第一战区主力。战争开始，国民党在华北有65个师又21个旅的兵力，约70万之众，是日军的两倍，但由于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导致华北战场溃败，华北军民士气低落，亡国论甚嚣尘上。为积极配合第二战区友军防守平型关至茹越口和雁门关的内长城一线，八路军总部即令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机，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之敌。

林彪和聂荣臻冒着连绵不断的阴雨，策马扬鞭奔驰在由洛川通往西安的公路上，他们刚参加了洛川会议，正在急切地追赶自己已经出征的部队。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和上海，中日双方伤亡惨重，战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证明八路军要深入敌后作战，就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军事策略方针，以求在面对顽敌求得生存的前提下歼敌制胜深入发展。为此，党中央决定在远离延安、南距国统区10余公里的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聂荣臻等军事将领昼夜兼程赶往参加。毛泽东的指导方针是，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老办法上，日军力量尚处优势，我们毫无理由去轻视它，因此与日作战应该准备打持久战，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与此同时注意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军力量，为以后革命的纵深发展奠定基础。聂荣臻考虑到从我军的能力和特长出发，采取游击战争去钳制、迟滞敌人，更能阻止敌人长驱直入，支持正面作战并有效地抑制弥漫于国民党军队中的失败情绪；加上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一年多，部队还没有大的发展，武器弹药、粮秣、被服等后勤供应均面临困难，适逢秋季来临过冬服装尚无着落，因此他赞同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

众的军事方针。洛川会议开了4天，经过反复讨论形成了我军科学全面的作战方针：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林彪在会上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主张应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在他看来我军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已经积累了经验，既然我们可以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同样也能消灭相应的日军力量。聂荣臻比较了解林彪，在整个战争年代，他先后3次与林彪共事，土地革命时期相处4年、抗战初期共事2个月、平津战役又相处2个月，共有4年4个月。早在黄埔，聂荣臻就认识学员林彪，后上瑞金便知林彪是一个年轻的军长，不久两人同调红军第1军团，林彪任军团长，他担任政委。当时朱德、陈毅等说林彪军事上有自己的一套，但是独断专行，排挤同级的政工干部；他年龄虽轻却骄傲自满，当连长看不起营长，任营长又轻视团长等等。聂荣臻以为林彪只有25岁，比自己小8岁，世故不多年轻气盛，只要做好工作应该团结并支持他做好一军团的工作。反“围剿”和长征期间，聂荣臻觉察到林彪在政治上不够成熟，个人主义严重，有时在军事上有极不负责任的指挥行为，适时他均能给予批评或抵制，但是他也感到林彪很能打仗，特别善于组织伏击和大部队伏击，因此林彪指挥部队的许多主意他都赞同。尽管毛泽东经常批评林彪，但也信任重用林彪。聂荣臻与林彪的合作从总体上说还是比较融洽的。后来，林彪没有反对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执行活动。

雨继续下着，林彪无心讨论作战方针问题，他想快一点回到部队中去，因而只是催马疾行。两位将军，一个是戴“红帽子”的黄埔教官，一个是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成长起来的青年将领，他俩都在战场上与国民党反动派拼杀了十几年，因而开会、出征对他们而言并不稀罕。但是今天却时过境迁，为了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过去的宿敌对手变成了友军，他们即将面对骄横凶顽、装备精良的日寇，加之中国军队还未取得一次军事胜利，我军尚未与敌交手，他们背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因此备感责任重大，此次征战寓意非同寻常。两人打马扬鞭一路风雨，满身泥水赶到西安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要去太原与阎锡山会谈，他敦请聂荣臻暂停西安并向他介绍了许多情况。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朱德、彭德怀、徐向前等将军，为使八路军尽早开赴前线减轻第2战区的压力，阎锡山、蒋鼎文提供了交通方便。周恩来等则对保卫山西的作战计划、部署、兵力使用和八路军的任务，以及发动与组织群众，成立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等问题提出了重要建议，强调指出：八路军只宜在进攻之敌的翼侧和后方进行游击战，担负袭击敌后方交通线和兵站据点的任务，不宜担负正面的阵地防御任务。行程中，聂荣臻手指地图信心百倍地对周恩来说：“前方战局发展很快，国民党军队纷纷败退，115师要做好单独进行游击战的准备。”“普察冀绥四省交界地区山岭起伏，地形不错，适合开展游击战争。如果有战机，要好好教训日本兵。但我认为，同日本军队作战，不能过分依赖地形，最根本的是要发动群众。”周恩来欣然同意。

此时林彪已带领陈光的343旅前往灵丘。115师师部和徐海东的344旅正向侯马火车站集结，聂荣臻便同周恩来等分手回到师部，旋即率第344旅按原定计划前往晋东北。山西1个月前暴雨成灾，数万灾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官兵和伤员惶然溃散扰害百姓，目睹此景聂荣臻积愤难平，他果断地下达命令：“通讯员，告诉杨成武团长，独立团立即开赴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就这样，一场好戏的两位导演登上了前台，为亿万同胞瞩目的战斗帷幕悄悄地拉开了。

## 李天佑、杨得志狭沟伏击

奔赴大营镇是战备行军，这意味着我军离敌人越来越近，往前走随时都可能与疾行穿插的敌人遭遇，随时可能打一场恶仗。115 师的全体健儿，坐在敞篷车厢里任凭风吹雨打和困乏袭扰，全师官兵保持昂扬的斗志，他们深知深入敌后第一仗的意义。

晋东北运行着两支中国军队，一支不战而溃扰害百姓，一支英勇北上黎民称道，同蒲线北段每个车站都挤满了欢迎我军北上的群众，他们争先恐后地把水果、鸡蛋、核桃、香烟、毛巾等抛向车厢中的战士，乡亲们激动地倾诉对日寇的仇恨和对八路军的支持，学生们请战士签名、把仅剩的一条围巾或手套送给参战的健儿，尤其是太原站午夜人山人海，车站上流亡歌曲如泣如诉动人心弦，抗日救亡的口号势如海涛不绝于耳，我们的战士背负人民的期望，大家感到任务光荣责任重大。战退的阎锡山部队破日军的精良装备和武士道精神所震慑，唯武器论和日军所向无惧的悲观情绪笼罩人心，因此他们着实困惑，心想在野蛮的侵略军面前几十万国军兵败如山倒，以几万八路军北上迎敌，取胜值得怀疑。阎锡山心境复杂地打着如意算盘：一是用八路军出师北上打个胜仗，好向国人和舆论文待；二是以八路军为盾牌阻挡日本，掩护晋军撤退保存自身实力；三是企图借日军之手重创或消灭八路军有生力量。鉴于上述情形，115 师在东渡黄河北上运兵的过程中，仅得到了国民党军队方面的消极配合。国民党当局不承认我第 115 师直属独立团，他们被迫和第 685 团临时编队乘船横渡黄河；部队集结侯马经两三天反复交涉，才给划拨一些装运物资和牲畜的破烂敞篷车厢，我军官兵只能顶风冒雨奔赴战场。部队到达原平下车，这里在日军侵入之前已先遭受国民党溃军的洗劫，村庄十室九空、集镇无人买卖、庄稼无人收割，老百姓悲苦绝望四处逃亡。蝗虫般的国民党溃兵拥塞着公路，或以枪作担，挑着抢来的包袱和鸡鸭；或歪戴斜穿，以枪为拐边走边骂；伤兵横躺路边呻吟呼号；机枪、大炮委弃道旁，车上却坐着妖艳女郎……看着我军挺胸阔步向前奔进，有人讥讽道：“你们背着吹火筒、大刀片，真的要去送死吗？”“弟兄们，想留住脑袋，就回头吧，别逞能了。”但见同一条公路，两支军队争道而行——我 115 师凛然北进，国民党军队仓皇南撤。

9 月 14 日，第 115 师先头部队进抵大营镇，并派出侦察分队查明平型关地区情况。平型关是古长城的一处关隘，关北是恒山余脉，南接五台山，附近峰峦峻峭，比肩连袂，阴森幽静，一条狭谷山道东道冀北、西抵雁门，地势极其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的弯延狭窄的古道中，关沟至东河南镇长约 13 公里，其沟深道窄，两侧高地便于我军隐蔽部署兵力，又可发扬火力与展开突击，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9 月 16 日，日军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以其第 21 联队主力由广灵西进，占领浑源县城；20 日第 21 旅团以两个大队的兵力南下，占领灵丘县城，向平型关逼近。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以两个旅团兵力，由大同、怀仁南下，协同第 5 师团向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进攻。敌第 5 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是日军有名的“中国通”，其所率师团的武士道精神在日军中享有盛名，进攻华北以来他们相遇国民党军队纷纷不战而退，因此该敌十分骄狂。板垣之所以选择平型关作为迂回路线，他以为晋冀交界的地区是中国防御的薄弱



环节，自感此次迂回定能得手。根据当面敌情和地形，林彪决心抓住敌人骄傲、疏于戒备的弱点，利用平型关东北有利地形，出其不意，以伙击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配合友军作战。因此，他命令第343旅由大营镇前出至平型关东南上寨地区隐蔽集结，进行战前准备；第344旅向上寨地区机动；独立团赶到上寨、下关集结，随时准备出击。

9月23日，聂荣臻率115师师部和344旅到达上寨镇，他问先行进驻的林彪：“林彪同志，你是捷足先登呀！前面情况怎么样？”林彪信心十足地答道：“日军前锋已经逼近东跑他，阎锡山的平型关防线岌岌可危。我在这里转了几天，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当日，林彪、聂荣臻在上寨召开干部会议，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师长林彪介绍了敌情，分析了首次与日军作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还把伏击敌人的具体打法向到会者作了详细说明。聂荣臻则特别强调了此次作战的重要意义：“我们红军将士过去能够突破反动军队的重重围困，今天也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军。这一仗也可以说是政治仗，我们不仅要歼灭日本鬼子，还要打出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共产党员就是要在这种时候发挥先锋作用。”会议部署独立团、骑兵营向灵丘、涞源方向活动，扰乱敌人后方、牵制和打击增援之敌，师部率主力于当日夜进至平型关以东的冉庄、东长城村地域。那天天气很热，近百名干部聚集在一个小院里，墙角备有一大缸水和一些粗碗，虽然指挥员们热得汗流浹背，但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师首长讲话，无人走动，会议一结束大家轰围水缸，转眼大缸见底。

开完会，115师主力连夜赶赴距平型关30余里的冉庄，前方传来断断续续的炮声，敌人渐渐临近了。24日，第2战区第6集团军给林彪、聂荣臻送来“平型关出击计划”，拟定以第71师附新编第2师及独立第8旅一部，配合第115师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同日，林彪、聂荣臻组织各级指挥员进行实地勘察，确定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镇道路两侧高地，利用居高临下便于隐蔽和突击的有利地形，采取一翼伏击的战术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深夜，林彪、聂荣臻摊开军用地图，围在马灯旁再次研究了作战方案，随后林彪操起电话令第343旅进入白崖台一线伏击阵地、344旅随后跟进。两位将军随同陈光的343旅向伏击阵地出发。

午夜24时，部队向前运动。天空集聚着乌云，一场大雨正在酝酿之中。为了隐蔽，我军选择了最难走的毛毛道，战士们互相催促快步疾行。终于，天黑地暗，大雨如注，猛烈地冲刷着崎岖的山沟，指战员没有雨具，身上的单军装被浇得透湿，冷得发抖，抬不起头，每个人只得拽着前面同志的衣角，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赶，战士们多么希望闪电打雷，以便趁那刹时的亮光迈大步迅跑。无情的暴雨引发了山洪，那水势汹涌奔泻，浪涛咆哮已掩盖了哗哗的雨声，而我军还得沿着一条山溪绕过去趟过来，奔腾的洪水深至齐胸。面对拦路的水流，战士们心急如焚，有些急于涉洪的战士被冲倒或淹没。大家知道时间就意味着主动和胜利，我们要在敌人进攻平型关时，利用有利地形打伏击，必须按时赶到预伏地点。于是战士们把枪和子弹吊在脖子上，手拉着手结成一条坚固的链索，向对岸趟去。这里的9月末已经结霜，河水寒冷透骨，他们不声不响地同山洪搏斗，就这样第343旅征服了洪水。大雨滂沱，水势愈猛，第344旅只闯过一个团，后续队伍若坚持趟河就有大幅度伤亡的可能。由此聂荣臻对林彪说：“山洪越来越大，部队不能再强渡了。这个旅过来的部队就作为预备队吧，把作战任务交给杨得志和李天佑。”根据新的

情况，林彪、聂荣臻对平型关战役作了具体部署：以第 343 旅李天佑的第 686 团占领小寨村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灭沿公路开进之敌，而后向东跑地方方向发展进攻；以杨得志的第 685 团占领老爷庙西南至关沟以北高地，截击敌先头部队，协同第 686 团围歼进入伏击地域敌人，并阻击东跑池之敌回援，而后协同防守平型关的国民党军夹击东跑池敌人；以第 344 旅张绍东的 687 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镇以南高地，断敌退路，并阻击由灵丘、浑源方面来援之敌；以陈锦秀的 688 团为师预备队。实战证明，这种截敌先头、断其退路、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敌的部署，既保证了在伏击敌人的兵力上的优势，又确保了有足够阻击援敌的兵力。就这样，一场大雨和凶猛的山洪，把李天佑、杨得志推到了抗战制胜第一役的最前沿。

25 日凌晨，雨停了，但天幕阴沉，冷风飕飕，战士们滚得像泥人，个个冻得嘴唇青紫，凭靠体温烘烤湿淋淋的军服。我军全部进入阵地。担负突击分割歼敌任务的李天佑和副团长杨勇把团指挥所设在一块各地的坡坎下，他们举起望远镜向两侧观察自己的团队，只见树叶在轻微地抖动，不知是秋风摇曳着草木，还是冷得发抖的战士震动者身披的伪装物，只知道在那分不清人和树木的山地上，埋伏着全团等待出击的战士。在 10 余里的甬道旁都埋藏着重兵，687 团在他们东面，从灵丘来的日军将首先从该团面前经过；685 团在他们西面，距平型关仅 10 余里，他们在望远镜中同样看不到兄弟部队的一点踪影，心想同我们一样隐蔽得很好。此时林彪和聂荣臻也在查视部队，他们举着望远镜，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阵地静悄悄的，这是轰鸣呼啸前的静寂。

拂晓，山沟里传来了汽车马达声。日军进攻平型关阵地的一部主力与辎重部队，即第 5 师团 21 旅两个联队 2000 人，正在由灵丘沿路向平型关方向开进。百余辆汽车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在前面开路，200 多辆大车和骡马炮队紧随其后，殿后的是少数骑兵。日本兵头戴钢盔，身穿黄呢军装，斜背武器，谈笑自若，骄纵异常，加之以隆隆的车鸣和铿锵的马蹄声陪衬，组成了一副煞是宏大壮观的阵容，使他们自以为靠“皇军”的威风就可以侵入他国犹如步入无人之境一般潇洒自怡。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张置其死地的天网正在张开行将收拢，不可一世的板垣中将也绝没想到在这里会遇到中国优秀的强劲对手林彪和聂荣臻。道路窄狭，公路泥泞，几十辆汽车在兴庄至老爷庙之间停下，而西进的部队还在向前拥，人马车炮挤成一团，真是千载难逢的伏击良机。7 点整，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林彪、聂荣臻果断地下令攻击。

顿时山岗怒吼，我设伏部队居高临下，向山沟公路之敌猛烈扫射，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在汽车和敌群中爆炸，敌人马上混乱起来，车辆相撞人员相挤，仓皇地就地抵抗，有的利用汽车向我射击，有的组织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林彪命令李天佑：由于包围敌 1 个旅团，难以一口吞下，你们必须冲下公路，切敌几段，以 1 个营兵力抢占老爷庙，以便居高临下歼敌于沟底。李天佑遂命第 3 营向老爷庙冲击，与此同时杨得志团也开始突击，刹时冲杀声震撼山谷，战士们勇敢地向公路冲去。但敌人毕竟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不顾伤亡，凶狠抵抗，而且枪法极准，我军伤亡较大。敌人一度抢先占领了老爷庙，李天佑命第 3 营不惜伤亡拿下这个制高点，这样第 3 营战士钻进烟雾，跑、爬、滚交替并用冲上公路与敌肉搏白刃，他们冲过公路，在第 2 营的策应下驱散了占领老爷庙的敌人。敌人纠集五六百人反复攻击老爷庙，冲上来

垮下去。但因而翼部队不能很快上来，情况万分危急，他们决心坚守阵地直到最后一枪一弹。下午1点，右翼的687团上来了，敌尾被攻，队伍大乱，686团趁势加强火力予以反击，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击溃了日军的拼死进攻，继之把敌人压缩在狭谷之中。为解救被围之敌，先期进占东跑池的日军一部回援，为685团阻截；板垣慌调蔚县、涞源部队向平型关增援，又被我独立团和骑兵营重创于腰站；被围敌人再次猛攻老爷庙和附近高地都未得逞。李天佑率686团在左侧685团和右侧687团协助下，集中全力将围困于小寨村至老爷庙的主力残敌歼灭；同时杨得志率685团将兴庄至老爷庙之间的敌人歼灭在山沟里。

战斗结束了，聂荣臻随出击的部队来到沟底，举目四望，公路上血迹斑斑，躺着1000多个敌兵的尸体、战马、汽车、大炮、大车狼藉遍地，骄横凶狠的板垣师团第21旅团遭到了彻底的毁灭。

### 杨成武腰站阻截打援

平型关战役，115师直属独立团、骑兵营的任务是在伏击战场的东北方向阻敌打援。

9月23日，在上寨会议上林彪、聂荣臻先向平型关正面出击各团下达任务，然后转向杨成武，独立团立即出发，经上、下北泉插到腰站、冯家沟地区，切断敌人从涞源至灵丘和从广灵至灵丘的公路运输线，阻击涞源、广灵两个方向的日军援兵，保证师主力在平型关正面歼敌。林彪叮嘱道：“你们如不能把敌人的援兵挡住，平型关战斗就胜负难料。所以，你们必须全力以赴死死顶住敌人，绝不能放过一兵一卒。”聂荣臻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不能拼消耗噢。将来还要开辟根据地，和日军长期作战。头一仗倘若把你们的本钱打光了，那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杨成武受命打援并于同日下午拔营出征，一口气急行军30里，傍晚部队到达上、下北泉一线。两位首长的话始终萦绕脑海，阻击东援之敌以保伏击战场彻底歼灭日军，必定会打一场恶仗，它的胜负关系全局战场的形势。独立团既要敢打猛拼取得自身战斗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有效地歼灭、迟滞东面的增援敌军，为师主力全歼被围之敌赢得足够的时间。夜幕降临，部队开始进村宿营，但是街巷无人、家家房门紧锁，全村一片死气沉沉，老百姓由于害怕遭受日军的烧杀淫抢和国民党军队的侵扰洗劫早已躲进了深山。独立团在一堵矮墙下找到几位年近古稀的老汉，他们已置生死于度外，相约留下为大家守村。老人们得知眼前的军队就是曾经听说过的能打仗、守规矩的红军，顿时惊疑皆释，有的拿锄挖地将坚壁起来的核桃、红枣、花生捧出；有的提着小灯进山去唤回村中的亲人，没过多久我们的战士就被热情的乡亲们团团围住，他们表达对八路军的爱戴和希望，向战士们倾诉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妇女和孩子们则忙着腾房子、烧水、做饭、送吃食，一片军民鱼水情的动人景象。第二天凌晨5点，队伍向腰站进发，乡亲们聚集在晒场为独立团送行，他们看到我军只携轻武器却敢同装备飞机、汽车、大炮的日军作战，不由萌生既敬佩又忧虑的复杂心绪。

腰站是涞源通灵丘至平型关的交通要道，其东面的一座高山就是驿马岭，山顶的隘口正是公路的咽喉要害处，它在隘口两边的挟持下极其细窄，显然是设伏阻敌的理想场所。但是，在我军尚处于急行军时，日寇已占领了

驿马岭。前卫营尖兵排在进赴驿马岭途中与敌人侦察小队遭遇，尖兵排战士突然冲锋射击，击溃敌人，毙敌两名及战马数匹，缴获战利品若干。战前小胜鼓舞了士气，也使我们得悉情况的严峻。我独立团迅速占领公路两旁的山头，紧张构筑阵地，以保证在未取得驿马岭高地的情况下仍能堵敌去路。24日下午4时，敌军1个联队由涑源向腰站、灵丘行进，于是杨成武便将全团兵力作了如下战斗部署：以第1营由正面坚决阻击，制止日军继续东进援助平型关之敌；第2营于当夜进抵灵丘东北三山镇地区，切断广灵通向灵丘公路，阻止由广灵方向可能增援平型关之敌；第3营为预备队，与团直一起位于白羊堡、安甲一带。是夜天降大雨山洪暴发，独立团官兵持枪坚守阵地，全团战士冒雨等待出击。此时，我军115师主力在林彪、聂荣臻率领下，正在紧张地向预伏狭沟挺进、集结。

9月25日拂晓浓雾弥漫，7点左右，约有两个联队的日军沿着公路，向独立团扼守的阵地涌来，我军抓住有利时机向敌人猛打猛冲，以便迷惑日军使其难以准确判断我方实力不敢倾巢攻击。几乎在同时，西面震天动地的炮响宣告了平型关围歼战的开始，敌人由于惊悸而一时减弱了火力，而独立团则趁势打响抢占隘口制高点的战斗。师部电告，敌3000余人遭我伏击，战斗进展顺利。你部须坚决阻击敌援，直至师主力战斗胜利。杨成武、熊伯涛立即召集第1营营长曾保堂、副营长袁升平、教导员张文松紧急研究，决定第1连正面出击夺取山峰隘口，第3连从右翼袭取隘口。

抗日初期的日军，大都经过严格训练，他们战术熟练、枪法准确、武器精良、攻击能力强。由于国民党军队消极抵抗，致使日军进攻华北以来，长驱直入，攻城略地，滋长了强烈的骄狂气焰，一遇攻击便能敢打硬拼，顽强抵抗可达穷凶极恶的程度。我八路军满怀民族仇恨，首次出师士气高昂。今天强敌狭路相逢，敌我为争夺驿马岭隘口展开了浴血恶战：

——第1连机枪怒吼，敌人纷纷栽倒。连长张德仁箭步飞身冲入敌阵，他横端三八大盖率领战士与敌肉搏。公路上的敌人被击溃，张德仁率部冲向隘口半山腰，隘口两翼猛然喷出七八条机枪火舌，他身体晃动同前面两个日本兵一同倒下，身后的战士也纷纷中弹……

——第2连“麻排长”带领全排从右侧山脊悬崖攀上隘口。这里是敌联队指挥部，几百敌人正在吃饭喝水准备出击。“麻排长”令战士齐投手榴弹，然后纵身操枪扑入敌群。敌人死伤惨重乱作一团。该排毕竟寡不敌众，最后还是陷入疯狂的火网之中。“麻排长”壮烈牺牲，只有少数战士撤回。该排的勇猛突击，虽未拿下隘口，但却杀伤了敌人，使其胆颤心惊。

——副营长袁升平和教导员张文松率第3连一部分队伍占领了南面比隘口更高的山头，他们利用阎锡山部队以前挖的堑壕向敌进攻。张文松被敌人冷枪击中当场牺牲，袁升平气得发抖，他端起机枪，朝小树林后的敌人猛扫……

下午4点，师部电告已歼板垣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独立团已胜利完成任务。杨成武即令团预备队5个连和第1营1个连，插到隘口东面抄敌后路，隘口上的疲惫敌军突遭我养精蓄锐之师的猛烈冲击，更搞不清楚遇到了多少敌手，他们明知平型关同伴行将完蛋，更怕自己再陷重围，因此便乱吃干粮扔掉行囊，集中火力向涑源夺路逃跑。我军趁势正面冲锋，日方山头军号齐鸣，勇杀逃敌。第1营追敌光复涑源，第2营继续向东追击。腰站战斗毙敌300余人，我军伤亡103人，切断了涑源、灵丘敌人的交通线，有力

地配合了 115 师主力在平型关的正面作战。

### 平型关战役的余音余意

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敌后战场后，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伏击战。亿万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国际舆论对共产党和八路军交口称赞。它值得人民庆贺，也促使人们思考：

平型关一战歼敌 1300 余人，人们不禁发问：日本侵略军真的是“不可战胜”的吗？侵华初期，日本军队的确训练有素，他们熟悉作战战术，枪法准确，攻击能力强；他们饱受武士道精神培训，作战凶猛、顽强、疯狂；他们装备精良，配备飞机、大炮、汽车，又头顶钢盔、脚踏皮鞋、身披黄呢和雨衣。在平型关和腰站战场上，日军遭受阻击便迅速倚车靠马，或躲在石岩背后顽固回击，即使大势已去、身处绝境，仍拒绝投降还要负隅顽抗，甚至是负了伤的敌兵也不忘抱住我们的战士又掐又咬。这一切显然增加了我军克敌的难度，使我们取得每个局部战斗的胜利都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日寇毕竟是非正义之师，人心向背的形势就在全局决定了他们身处不利的环境，加之以弹丸小国的军队抛洒在浩大华夏国土之上，显然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其用兵部署必然捉襟见肘，武器装备只是战场得手的一个方面，日本军队的骄纵狂傲恰恰滋生于国民党军队的不堪一击，所谓“不可战胜”和“亡国论”都是国民党消极抵抗、片面抗战路线的副产品，它是惊慌失措和悲观绝望心态的直接反映。平型关战役迟滞了敌军的进攻，打乱了它的右翼迂回计划，有效地钳制了精锐的日军第 5 师团，迫敌将进至浑源和保定的一部分兵力转移到平型关方向，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上友军的作战，同时也为开辟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115 师首战告捷，无疑打击了日军的锐气，它向世界证明：日军“不可战胜”是一个弥天神话。

平型关战役提供的一些现象值得人们注意：其一，华北危急，我军将士摩拳擦掌英勇北上，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大踏步后撤，他们编造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我军的装备和勇敢大加讥讽；其二，国民党军队制敌无术却扰民有方，溃兵所到之处百姓频遭洗劫。而我军秋毫不犯，背负人民期望与民同甘共苦；其三，蒋介石、阎锡山始终对共产党军队满怀戒心，既想“剿共”又要八路军为其作“挡箭牌”，采取消极合作明哲保身的态度。第 343 旅歼灭被围敌人之后，旅主力即进攻东跑池敌人，此地有先到之敌 2000 余人，本是国民党第 6 集团军 8 个团的攻击目标，但他们却出尔反尔按兵不动，我军由于得不到友军的配合只能与敌对峙。9 月 26 日晨，东跑池敌人向西北面团城口方向突围，驻扎该地的国民党军队不予截击反而丢弃阵地西逃，致使敌人与浑源南下增援日军会合。我军无法继续作战，只好将主力撤出战斗。平型关战役的成果相当辉煌，但它是 115 师战士的英勇无畏和伤亡 500 余人的较大牺牲换来的。我八路军将士大多是经过长征的红军骨干，作为革命的“种子”具有极其宝贵的价值，然而我军仍然不怕牺牲，浴血杀敌。两支中国抗日军队，持两种态度、有两种表现，说明国民党抗日的消极被动，共产党才代表抗战救亡的主流。

平型关战役的影响极其深远。我军慎重初战，进行充分准备、选择适当伏击地区、正确部署和使用兵力、注意隐蔽行动踪迹以及抓住适宜时机出击，加上部队动作迅速勇猛，发挥了战役的突然性和近战特长，迫使日军无法施

展飞机、大炮威力，其战术经验值得总结。115 师首战告捷，显示了八路军的军事威力，表明了中国人民战胜敌人的勇气，极大地振奋了全民族的胜利信心。9 月 26 日，正在陕北等待出征的八路军 129 师 386 旅旅长陈赓在日记中写道：“这一胜利虽然是局部的，但在政治上的意义是无穷的：一、证明我党的主张正确；二、只有积极地采取运动战、游击战、山地战，配合阵地战，抄袭敌人，才能胜算；三、证明唯武器论的破产；四、单纯的防御只有丧失土地。捷报传到部队中，人人欢跃，大家都以为我们出动太迟了。”

平型关战役，点燃了我军敌后抗战的第一堆熊熊烽火，我军将士以血肉之躯展现了抗日制胜的决心和意志，它说明中华民族不畏强暴酷爱独立的精神如巍峨的长城一样永存。

## 第二章 神头岭“势险”“节短”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古代大军事家孙子以精炼生动的笔调，论述了战斗部署应该去谋取压倒敌人的迅猛之势，并要善于用其制胜的道理，这种势就像可以漂起石头的激流，如同能快速捕杀鸟鲁的凶鹰恶鹫，相当于一触即发的张弦弓弩，具有不可抵挡的力量；用这种力量打击敌人，就能够以一当十，迅猛歼灭对方。

前人著述正确的军事理论，后人必有反复成功的战场实践。1938年3月16日，刘伯承、陈赓指挥八路军129师第386旅，在山西省潞城县至涉县之间的邯长公路神头岭上，把部队埋伏在紧临公路仅略高于公路的旧工事里，造成兵势险峻，出其不意快捷短促地向日军勇猛进攻，毙伤俘敌1500余人，毙伤和俘获骡马600余匹，缴获各种枪支300余支，取得了我军继平型关战役之后的又一次较大规模伏击战的胜利。

### “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呢？”

1938年2月中旬，侵华日军为配合其津浦线作战，以3万之众从平汉、同蒲、道清等铁路线，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当时八路军第129师在刘伯承师长的率领下，正在正太线上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根据地，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力量。2月20日，日军第108师团沿邯（郸）长（治）大路长驱突进，企图夺取临汾，配合南下的敌第20师团消灭退至晋南的国民党军队，并且妄想西渡黄河，觊觎西安和陕甘宁边区。

刘伯承受命钳制敌人进攻，决心向正太线阳泉至井陘段出击。他导演了长生口伏击战，为神头岭之战揭开序幕。22日拂晓，769团袭入旧关包围敌军，引出井陘日军200余人乘8辆汽车出援，该敌行至长生口附近即被386旅伏击，主力遭歼灭。我毙敌130余人，击毁5辆汽车，缴获3门迫击炮。从长生口战斗缴获的敌人文件中，我军得悉了日军108师团的行动计划。他们把黎城作为后方兵站，企图由邯鄹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屯留、良马、府城进攻临汾。邯长公路东起河北邯鄹，向西横贯太行山脉，与临（汾）屯（留）公路相接，是晋西南敌军从平汉线取得补给的血脉，因而沿线各县城都有日军驻守，运输车辆来往十分频繁。据侦察获悉，涉县驻敌400多人，黎城驻敌1000余人，潞城驻敌3000余人。3月上旬，第129师遵照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电令，迅速南移至襄垣东南地区，执行伺机破袭邯长路，打击西犯敌人的任务。这时，在刘伯承的头脑中浮现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即充分利用黎城与潞城之间的丘陵地形，依据敌情采取攻打援敌的办法，利用伏击手段歼灭运动敌人。他准备袭击黎城，吸引潞城敌人出援，于潞河村与微子镇之间的神头岭地区伏击歼灭援敌，同时相机打击由涉县出援日军，以钳制沿邯长公路西犯的敌第108师团，支援晋西、晋南友军。于是，刘伯承对129师各部作了战斗部署：令陈锡联的769团一部袭击黎城，以该团主力于东、西黄须伏击涉县增援敌兵；令陈赓的386旅于神头岭地区设伏，歼灭潞城来援敌人。他限各部在3月16日拂晓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由此，神头岭战役被提上了日程。

陈赓领回伏击歼敌的任务，整个旅部即刻洋溢着喜悦兴奋的气氛，大家

纷纷动手去做各种战前的准备工作，旅部一派紧张和繁忙。但是旅长却陷入了苦苦的凝思。他俯身在地图上，聚精会神地看着画着想着，脑海里始终萦绕着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具体的伏击战场定在哪里？将黎城作为“攻其所必救”之的，必然吸引涉县、潞城敌军倾巢援助，386旅担负伏打潞城出援日军的任务，但仅潞城敌人就多达3000余众，显然是个大块头，没有足够兵力就会带来吃不掉敌军的困难，若缺乏有利的伏击阵地，更会影响整个作战计划的实现。想到这些，陈赓决定将拟派赴林县、辉县开辟豫北根据地的新编力量补充团留下，既可锻炼这支队伍又能增加战场兵力；令已被调到补充团任参谋长的周希汉先留旅部，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待部队进入伏击区后再去上任；第二天召开各团领导干部参加的战前准备会议。一整天，陈赓的目光都集聚在地图上，他始终思考着那个关键的问题：伏击战场选在何处？

陈赓旅团级战前第一次准备会议在旅部如期举行。旅长陈赓和政委王新亭介绍了山西全局战场的形势和刘伯承、邓小平等师首长的战略意图，他们敦请各团指挥员就选择伏击场地问题发表意见。于是十几双眼睛在地图上搜寻、凝视，大家议论纷纷倾向神头岭。军用地图显示，神头岭有一条深沟，公路恰从沟底穿过，路两旁山势陡险，便于隐蔽部队也易于出击，俨然是预伏区段的最佳场所，难怪指挥员们经过考虑形成意见倾向。但是陈赓仍然满腹狐疑，他郑重发问：“神头岭的地形谁看过？”会场默然。陈赓笑道：“这不是纸上谈兵吗？”他建议不能仅靠国民党的老地图决策，会议暂停，大家一同实地勘视地形。

一行人随同旅长离开驻地，陈赓一改谈笑风生的习惯，沿路总在沉思默想，只是偶而回头与别人交换一下对所见地形的看法。到达潞河村附近，只见邯长公路跨过浊漳河蜿蜒而至，路在山腰上盘桓，又跌落于深谷之中，忽而再爬上山腰转向穿过山坳。敌人的运输车辆东来西往，扬起阵阵黄尘。这里的地形，仅有几处还算险要，但几个团的兵力在此伏击显然不妥，于是众人自然地把希望寄托于神头岭。翻过山梁，神头岭的地貌尽收眼底，面前的景象使指挥员们吃惊：公路不在山沟里，反在山梁上！地图的标志和实际地形真是大相径庭。神头岭山梁长约几公里，宽不过一二百米，山梁北侧以一条山沟相隔同申家山遥望，其西部便是不足20户人家的神头村，这里的公路铺设在山梁之上，两边的地势略高于公路，除了紧贴路边有一些国民党军队修筑的旧工事，这里再也没有任何隐蔽物。这样的地形，部队不易隐蔽，又难于展开，背临北面的深沟，预备队行动不便，还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看罢地形众人不免失望，在长达20多公里的地段中竟然找不到一个理想的预伏地点。有人禁不住骂国民党的地图：“差点没上地图的当！”“那些家伙，只吃饭不办好事。打仗要靠那些地图，不打败仗才见鬼！”然而，陈赓却不声不响地继续观察，他遍数了那些被友军遗弃的颓废工事，心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陈赓转身笑着招呼同伴：“走，回去讨论好啦，地形是死的，人是活的，想吃肉，还怕找不到个杀猪的地方么？”

会议于当晚继续进行。由于白天大家亲赴现场勘视，指挥员们讨论得更加热烈，种种分析、种种见解，真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陈赓仔细倾听着大家的意见，当讨论告一段落，他以洪亮坚定的声音说：“我看，这一仗还是在神头岭打好。”

“神头岭？”有人惊异，有人茫然，大家缄默不语。于是，陈赓起身走向地图侃侃而谈：一般而论，山地伏击战的理想场所是陡崖深沟，然而现实



的地貌未必都能满足这一条件。即使如此，仗还是要打。神头岭作为设伏地点的确不够理想，其缺点明摆不论，但这并未绝对排除它特有的某些长处。神头岭的公路横卧山梁，两旁没有陡峻的山地，那些颓旧的工事仅离公路 20—100 米之近，这些地形特点貌似与我不便对敌有利，但我军恰好可以大胆妙用，在战场上变不利条件为有益因素。因为这些地况敌军早已熟悉司空见惯，依兵家常理而言，对方军队不宜也不敢伏兵此地，所以日军在这里的防御一定麻痹。只要我军把部队藏到工事里，切实伪装良好，敌人很难发现。至于山梁狭窄的缺点，对于敌我双方同等不利，因此需要我们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地压缩敌人以展开我方，预备队可放在申家山，于 40 分钟内冲上公路，就能有把握歼灭敌人。为使大家更加准确形象地领会自己的意图，陈赓把手杖在两张桌子上一架，问道：“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呢？”771 团团团长徐深吉答道：“我看是谁先下手谁占便宜。”陈赓进一步说：“对呀，只要我们做到突然、勇猛，这不利条件就只对敌人不利而对我们有用了！”

陈赓的一席话使大家豁然开朗。为消除对部署部队的风险疑虑，王新亭政委谈起辩证法，他说：“看来最危险的地方，实际却最安全，这样的事还少么？”陈赓则诙谐地补充道：“打仗，本来就是有几分冒险的事嘛！有的险冒不得，有的险却非冒不可。诸葛亮的空城计不也是冒险吗？如果一点险也不敢冒，他只好当司马懿的俘虏，还有什么戏好看？”就这样，经过讨论，第 386 旅作了以下部署：以徐深吉的 771 团主力埋伏在张庄、王家庄以东的神头岭公路两侧，正面阻击敌人；团特务连前伸至潞河村，向黎城方向警戒，相机炸毁浊漳河上赵店镇木桥，断敌交通，确保主力歼敌。以叶成焕的 772 团主力埋伏在 771 团右面的高地和神头村西侧，利用旧工事严密伪装隐蔽，对敌人实施主要突击；以其第 2 营位于申家山，作为预备队；以第 3 营（欠一个连）在李家庄以东，准备适时出击断敌退路；以一个连伸至潞城东北袭扰敌人。以补充团埋伏在薛家庄、安南岭以西地区，从公路东侧突击敌人。派便衣 20 余人至潞城西南监视长治敌人。

陈赓速将作战计划报告师部，很快得到批准。陈赓的计划和刘伯承的意图完全一致。陈赓即将部队带上神头岭，“在独木桥上打架”，他要先下手为强。

### 短兵接敌速战速决

3 月 15 日 21 时，部队向伏击地区开进。

部队拉着长长的行列，沿着山间小道，伸向漫流岭、申家山、神头村。战士们经过动员情绪很高，指挥员们既兴奋又紧张，他们在战前考虑了各种严酷现象，准备固然充分，然而水无常形兵无常态，战场上随时都会发生突变、敌人很可能变换招数，这一切都难免令人担心。唯有陈赓和王新亭轻松坦然，他俩成竹在胸。两人都有生理缺陷，还不忘以此互相调侃戏谑对方。王新亭高度近视，平素看书还得眼贴书页，陈赓突喊“瞎子当心，下坡了！”他急忙蹲下，伸手摸地，引起大家轰笑。陈赓负过腿伤，走路有点拐，常常提着手杖。走至平路，王新亭连忙催促“瘸子快走！”陈赓只有认输。过河时，陈赓伸出手杖说：“来哇，让我这瘸子来牵你这瞎子。”这对搭档在战斗中形成了深厚的友谊、信任与默契。

部队爬上神头岭，陈赓先到神头村视察，然后又轮番亲赴各团阵地督促

部队进行隐蔽伪装。在阵地上他告诉一群战士：我们不怕日本鬼子气势汹汹，只怕自己骄傲麻痹。他特别强调，不要随便翻动旧工事上的旧土，一定要把踩倒的草顺着风向扶起来。当一个战士提出离鬼子这么近，担心敌人踩到头顶发现我军时，陈赓风趣地说：“这地方，我看是不错。只要伪装得好，敌人踩到了也不会发现。要是发现了，你们开我的斗争会好不好？”这时，远处传来阵阵沉闷的轰隆声，第769团根据刘伯承师长的意图开始对黎城进行袭击，时间是3月16日4时。第769团第1营袭入黎城，与敌展开激战，在歼灭100人并得悉潞城、涉县敌人出援以后，主动撤出黎城。涉县敌军惊闻黎城遭袭，便以数百人乘汽车增援，他们刚过东阳关便发现769团设伏部队，随即向我军进击但遭到我军还击，敌军稍事抵抗就回撤涉县。潞城日军决定出援，由于遭受我军派出连队的骚扰，他们害怕我军乘虚取城，因而未敢倾巢出动，仅派潞城驻军的半数兵力1500余人向黎城增援。与此同时，第771团特务连烧毁黎城西南赵店镇的大木桥，切断了黎城、潞城之间的交通。敌人正按我军的预谋行动，陈赓率全旅战士加快速度，伪装隐蔽。他要求每个营只许留一个团、营干部值班观察，其他人员一概不许露面。386旅静静地伏在工事里，等待着天明。

9时，潞城援敌在微子镇方向出现，这股日军由16师团辖属下元兵团粕谷部队的精锐和108师团桩尾部队的一个辎重队组成，敌军队伍长达数里，前后排列步兵、骑兵、车队、步兵、骑兵，自恃兵力强大，异常骄横跋扈，大摇大摆地向前行进，妄图既救黎城又送车队。日军主力纵队先头进至神头村，稍事停顿，就派出一队由30多个骑兵组成的侦察分队向前搜索。敌侦察骑兵奔上一条放羊小道，径直朝772团一营阵地走去，马蹄几乎踩上我埋伏战士，但是正如陈赓所料，他们只注意远在沟对面的申家山，对鼻子底下司空见惯的旧工事却不屑一顾，见申家山上毫无动静，便示意大队人马跟进。

9时30分，日军主力完全进入伏击圈，我各部队按照统一信号，向敌群突然开火，发起冲击。刹那间，平静的神头岭山梁变成了一座喷发的火山，排排手榴弹在鬼子脚下轰然作响联成一片，阵阵子弹飞向敌人穿透鬼子的胸膛，枪弹的轰鸣伴随着火光，掀起团团黄土和硝烟，如同愤怒的火场喷发着、燃烧着、翻卷着，即刻吞噬了鬼子的队伍。日军突遭我军的打击，顿时阵脚大乱。战士们跃出工事，冲进敌群，用刺刀、大刀和长矛向敌人奋力拼杀。由于第771团拦头，第772团第3营断尾，第772团主力和补充团从公路两侧冲击，敌人很快被断为数节，失去统一指挥，只能各自为战。补充团的大部分战士，几天前还是辽县、黎城、涉县一带的游击队员和民兵，鉴于刚刚改编，该团除第1、第4连的装备较好外，其他连队都持清一色的红缨枪。然而这些第一次参加大规模战斗的战士仍是士气高涨，勇敢杀敌。“独木桥”上短兵相接，红缨枪发挥了神奇的威力，整个公路白刃翻飞，银光闪烁，连司号员、炊事员也用石头、扁担劈杀敌人，并缴获了三八大枪。面临如此迅猛的突击，日军仓皇应战，他们跻身于狭窄的地形上，现场又没有可贵利用的工事或岩石土丘，因而根本无法形成战斗队伍，更不能发挥火力优势，剩下的只有就地顽抗或四处奔逃。

战斗是激烈的，也是艰苦的和残酷的。日本兵备受武士道精神和法西斯主义的薰染，由于国民党军队一战即溃，使得敌人更加骄狂。当他们遭受八路军的打击后，哪怕这些攻击足已达到使其身处绝望境地的状况，他们也不承认自己的军队能被打垮，所以竭尽所能地进行垂死地疯狂顽抗。很多敌兵

趴在死马身后向我射击，还有敌人端着刺刀与我肉搏，日军很少束手就擒，大多宁可战死沙场。因此我军与日军的交战，那怕是在战略战术上高出敌人的时候，其取胜的艰苦程度都远远高于土地革命时期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水平。神头岭战役是精彩的，也是激烈的，这里我们不妨列举几个战场上的特写镜头：772团8连连长邓世松胸部负重伤，在临牺牲前的一刹那，仍挥舞着手榴弹指挥战士们向敌人冲击；第1营一个战士负伤4处，用毛巾扎住伤口后，又一口气刺死3个敌人，当他停止呼吸时，手里的刺刀还深深地插在鬼子的肚子里……神头岭战役，我军伤亡240余人。

10时，正当战场上拼杀的异常激烈、难解难分时，我军预备队第772团2营犹如神兵天降投入战斗，日军虽然利用大车、死马作掩护进行全力顽抗，但大部分敌人被我军的交叉火力和进攻所杀伤消灭，少数残兵向东面的张庄和西面的神头村方向逃窜。第771团早已烧毁了浊漳河上的赵店镇木桥，东逃敌人已成瓮中之鳖。西逃的日兵乘机占领了神头村，他们企图凭借这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依据房屋、窑洞固守待援。刚从申家山下来赶到772团指挥所的陈赓见此情景，马上指示叶成焕团长：“命令一排，不惜一切，把村子拿回来！”一排长蒲达义带领20多个战士，一个猛冲将敌人赶出村外，叶成焕随即率八连及时赶到以巩固神头村阵地。日军用机枪、步枪和小炮集中向村中扫射、轰炸，他们把村子作为临死求生的救命草，因此歇斯底里地组织反扑，村口爆发了空前激烈的拉锯战，陈赓拄着拐杖走进村子，他冒着炮火冲身边的战士们高喊：把敌人逼到山梁上去！叶成焕眼看旅长走上前沿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心里万心焦急，他大喊着便身先士卒地冲向敌人，战士们则不顾一切地同团长一道冲锋。这时补充团和772团其他部分也像飓风一般卷向敌人，残敌很快便被消灭了。战至11时30分，除少量敌人由潞城方向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先前越过伏击地区进到浊漳河南岸的敌人，也被我军771团特务连歼灭。

神头岭之战，我军以1个旅的兵力，仅用2个小时的时间，歼敌1500余人。战斗结束后，陈赓手执缴获的照相机，拍下了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拍下了我军英姿勃发的小战士……

### 刘伯承和“势险”“节短”

神头岭战役的主要战术是“势险节短”，日本侵华军把它定为“支那军第一流游击战术”。其主要特点是：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指挥我军作趋利避害的机动，在兵力部署上四面围敌，形成高屋建瓴锐不可当的态势，力求兵势险峻，先机制敌，速战速决。

刘伯承通晓古今中外兵法，在理论上造诣深厚，在作战中多谋善断出奇制胜，朱德盛赞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之将才”。早在护国、护法战争时期，作为青年军人，他就用功学习《孙子兵法》，土地革命和抗战时期，他更是孜孜不倦地体味和验证孙子的用兵理论。神头岭战斗则是他成功运用“势险”、“节短”战术的一个典型战例。

神头岭战役的整个战场分为两部分，因而作战部队也划分为两个集团。刘伯承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以1个营的兵力作为箝制部队，袭扰日本补给兵站黎城，吸引潞城、涉县等敌增援；用1个旅即3个团

的兵力作为主攻力量设伏神头岭，消灭敌人增援黎城的部队主力于运动之中。对把作战兵力划为主攻和箝制力量使用及其互相配合、转化，刘伯承在1936年就有精辟论述。他说：“每一进攻战斗，必先选定主要攻击方向，集中主力，以争取决战的胜利。但同时对于次等方向，必须以另一部箝制敌人，吸引其注意力和后续部队，借此保障我主力的突击易于成功。换句话说讲，我们可以在次等方向用一个人去扭打三个敌人，同时就能在主要方向抽得三个人来痛打一个敌人，求得在总体上的胜利展开。这就是说明进攻战术区分为箝制队和突击队的缘故。如果误解集结的原则，误认为这种区分为分散兵力，想把兵力全部集中一个地点去打敌人，那么，敌人必然会就地利用地形和工事，首先挡住这一明显的独手打入拳头（当然间或有干脆一拳成功的事），跟着集结相当兵力到来作战，同时另以其他部队乘虚进入要地，胁我侧背，这是不合算的事。”

神头岭地形比较复杂，山梁狭窄不宜我军展开，旧工事近抵公路20至100米不等，按常理我军用之蔽体易被敌军发现。但是我军设伏主力利用日军骄纵麻痹，自恃强大，他人不敢近犯的心理，仍然决意把部队布署在狭窄山梁之上，藏师于敌司空见惯的旧工事之后，造成布势险峻，再用“独木桥上打架”先下手为强的战术，对敌人进行突然猛烈的打击，变不利为有利，先机制敌。我军以手榴弹、机枪、步枪先猛扫敌人，然后以刺刀、大刀、红缨枪杀入敌阵，不仅使敌人炮兵难以发挥作用，就连机动性极强的骑兵也只有在梁上挨打的份儿。由此我军能够迅速冲断敌阵，将其分节吃掉。敌人第108师团箝尾部部队和第16师团粕谷部队共1500余人，便在不意之中被我军两小时内吃掉了。事后，刘伯承在总结经验时概括了神头岭战场的情况：火力与白刃格斗结合使用，采用迂回式的横宽队形，猛扑敌人。在敌人毫无准备、正摆着“皇军”的臭架子唱歌行进的时候，在它的新式步兵炮尚未放列、骑兵尚未上马、火网还来不及组成的时候，就马马虎虎、干干脆脆地完蛋了。

神头岭战役的战绩是辉煌的，其战场结果堪与平型关一战相提并论。最后，让我们以战史的总结结束本章：

“这次战斗，由于我军准确掌握敌情，适时定下‘攻其所必救’、‘吸打敌援’伏击歼敌于运动中的正确决心；注重现地勘察，巧妙利用地形，正确选择伏击阵地，进行严密伪装；同时，周密部署和使用兵力，采取三面伏击，形成‘口袋’，因而收到了隐蔽突然、出敌不意、速战速决之效。”

### 第三章 长乐急袭反围攻

山西省东南山区有一个武乡县，浊漳河在该县蜿蜒而过，沿着浊漳河，排列着马庄、峪口、长乐村、邢村、李庄等十几个山村。1938年4月，刘伯承指挥八路军第129师粉碎日寇“九路围攻”的一个著名战斗——长乐村急袭就发生在这里。此次战斗歼灭日军主力第108师团22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对粉碎日寇对晋东南的9路围攻起了决定性作用。

#### 朱德、彭德怀召集东路军将领会议

1938年2月，国民党军第2战区将在山西的部队分为东、南、北3路军。由于东路军以八路军为主，仅包括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所以朱德被任命为东路军总指挥，彭德怀担任副总指挥，统一负责晋东路战事。

敌后游击战的普遍开展和晋冀豫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特别是129师在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一系列作战的重大胜利，给华北侵华日军以有力打击，破坏了敌人的运输补给线，严重威胁敌人的后方安全，使日军感到极度不安。4月4日，陈赓在日记中写道：“读翻译寇军士兵的信件，所得的结论：1.对同八路军作战简直是视为畏途。2.我们的行动使深入晋南的日军感着非常困难。粮食已是日不得饱，吃不惯中国小米，现在小米都很难得。七人共抽一支香烟，饿着肚子行军，山路更使他们畏惠不前，使这一股强盗们到处叫苦连天（写信回国）。3.厌战情绪高涨，大家均希望‘凯旋’（？），羡慕上海军已‘凯旋’。一般均悲观失望，‘不知明日是否还有人在’。4.日军的残暴行为在他们的信中，不打自招。由临汾到武、涉沿途村落全被焚毁。杀人如麻，所谓‘以别良善’也。军官竞赛杀人，视为‘非常有趣’。5.由于我们的积极作战，敌正准备‘讨伐朱德共产军’。”

尽管侵入晋东南日军遭受我军连续打击，其西渡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未能得逞，日军士兵在物资上和精神上均受到挫伤，但是从全国来看，当时日寇的战略进攻还处于高潮阶段。华北日军为驱逐和消灭我军，保障自己后方安全，决意对晋东南地区发动大规模围攻。4月4日，日华北方面军第1军集中兵力3万余人，由同蒲、正太、平汉铁路线及长治、屯留等地出发，分9路向晋东南地区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大举围攻。日军以第108师团为主力，再加由长治、屯留和平定出动的3个联队，分3路进攻沁县、武乡和辽县（今左权县）；以第20师团的1个联队由洪洞向榆次进攻；以第109师团1个联队和2个大队由太谷、祁县、榆次出发，分两路向沁县和马坊进攻；以第16师团一部由元氏、赞皇、邢台以及涉县出动，分3路向九龙关、浆水镇和辽县方向进攻。9路合围的中心是武乡、辽县，因为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都驻在这一地区。

针对日军的围攻企图，早在3月24日至28日，朱德、彭德怀就召集了东路军将领会议，制定了以一部兵力钳制多路敌人、集中主力击破一路的反围攻作战总方针。由此，集总确定了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各部的部署和任务，以及动员群众和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我方的具体布署如下：第一，在敌人发起围攻之后，以第129师主力外加115师第689团，迅速穿插到日军合围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带隐蔽待机；等待敌军主力孤立深入武乡、辽县地区，其兵势被削、队伍疲惫和合围计划落空之时，积极创造条件、把握战机，在运动

中扭打敌人一路歼之。第二，以 129 师直属团队和各支队，第 115 师第 344 旅主力和决死第 1 纵队，以及配合我军作战的国民党军部队，钳制和疲惫日军，为我军主力歼灭敌军创造条件。其中第 129 师教导团、独立团、冀北支队和第 115 师第 5 支队，以平定，昔阳等县游击队相配合，在昔阳、和顺、辽县之间阻击并袭扰从平定向辽县进攻敌军，掩护 129 师后方梯队；第 129 师独立支队于榆次东南的阔郊、马坊一带阻扰由榆次南犯敌军；第 129 师游击支队和冀西地方游击队阻袭元氏西犯敌军；第 129 师先遣支队并邢台、浆水地方游击队在邢台以西阻扰邢台西犯敌军；第 129 师独立游击支队在涉县西北地区，协同国民党骑兵第 4 师阻袭向麻田进犯敌军；第 115 师 344 旅大部 and 总部特务团在沁县附近打击由屯留向沁县进攻敌军，并机动策应决死第 1 纵队，为 129 师主力歼敌创造有利战机；决死第 1 纵队在沁源西南地区，协同国民党第 17 军阻击从洪洞向沁源、沁县进攻敌人，注意协同第 344 旅阻袭敌人；国民党第 3 军于襄垣、虢亭一带，阻击进犯武乡、辽县敌军；国民党第 94 师、第 169 师在太谷以南子洪口一带，节节阻击向沁县进攻敌人。第三，为钳制平汉和同蒲线敌人，策应晋东南反围攻作战，以第 120 师 1 个旅向同蒲线的忻口、太原之间积极行动；以晋察冀军区一部军队积极向石家庄以北平汉线行动，钳制平津敌人；以第 129 师 386 旅补充团和晋豫边游击支队向高平、晋城之间行动，牵制长治敌人。随着日军的大举合围进犯，我八路军在东西宽 180 至 250 公里、南北长约 230 公里、战线周长近千公里的广大地区，同 9 路来犯之敌进行了围攻与反围攻的军事斗争。

4 月 10 日前后，从东西南北四面进犯日军相继侵入抗日根据地，兵行所至，大肆焚掠奸杀，沿途大小村庄和城镇皆成焦土，近两万户房屋被烧，无辜百姓近万人遭害，辽县、武安、涉县、黎城、榆社、武乡、襄垣、潞城、屯留、沁县及临屯公路全线，几乎全部沦于敌手。115 师 344 旅、决死 1 纵队、各基干支队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英勇阻击日军，使敌人合击八路军主力于辽、榆、武地区的狂妄计划完全落空。至此，除屯留、长治、昔阳 3 路出犯敌军，其他 6 路进攻均被阻止。

由平定、昔阳出犯日军，在我军节节阻击和不断反击下，不得不多次变更进攻线路，即以主力向辽县方向开进，一部经松烟南下，采取迂回和顺利辽县方法，才干 11 日艰难地进至辽县附近和芹泉地区，敌围攻主力第 108 师团进入我晋东南根据地腹地。其中由屯留出击的第 117 联队向虢亭进攻，防守此地的国民党第 3 军纷纷溃退，致使该路敌军占领虢亭和沁县；由长治进犯的第 105 联队向襄垣进攻，担任阻击任务的国民党第 3 军一部一触即溃，使日军进占襄垣。这两路敌人继续北犯，频遭我方游击队的阻扰，不得不连续作战；八路军早已指导各村群众空室清野，把牲口送进深山、粮食埋进地窖、水井封埋起来或投扔死猪死狗，使敌人无吃无喝，饥渴交困，更不敢贸然宿营，异常惶恐。该敌欲寻我主力作战而连连扑空，停下休整却处处受袭，欲战不能、欲退不舍，处于疲于奔命的困境之中。鉴于第 108 师团主力异常突出孤立并十分疲惫，朱德、彭德怀果断抓住有利战机，即令转入外线的第 129 师主力及 689 团，迅速由涉县以北隐蔽地返回武乡，伺机歼灭侵入的疲惫孤立之敌。

“ 战斗之激烈实为抗战来所罕见 ”

敌人进攻开始后,第129师主力和第115师689团即按总部的预定部署,由辽县以南地区转移到日军合围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隐蔽待敌。4月10日,陈赓率第386旅主力和第769团,尾随第129师师部,经3天干行军,开进武安、涉县间的乱石岩、鸡鸣铺一带伏击敌军。陈赓曾经对当时部队的隐蔽情况进行描述:“这一天,是我们八路军最规矩的一天,大家进入埋伏地后,借有利地形地物及伪装之掩护,确实埋伏。我用望远镜了望,没有办法找到一点军队形迹,山头田野,并未因增加了数千人而稍改变它的原形。远远地望着,大路间的驼、驴及田野间的少数耕者,均是照常的工作着,绝不知将有大战来临的样子。大家睡得像死人一般,不敢动弹,连头也不敢抬,只是静侍着敌人送枪炮来。整个占领地段,没有一个我们来往的人,通讯仅借着昨晚已架好的电话,吃饭带着干粮,炊事员煮好了饭,也在后面隐蔽着,等着枪声好送饭。十二点了,敌人还不来,最高点了望哨的电话报告,说乱石岩方向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4月12日,敌围攻主力第108师团步骑兵6000余人,分两路继续北犯。一路以由襄垣出犯的第105联队为主,向我辽县进犯并和由和顺南下的敌第16师团一部陷辽县会合;另一路以第117联队为主,经沁县进犯武乡并克该县。敌人武乡便烧杀抢淫,大街小巷,到处是血,没有来得及转移的百姓全部被杀,妇女被破开肚皮,不满周岁的孩子被活活撕成两半,武乡县城变成一片废墟。这两路敌军频遭我抗日游击队的连续攻击,加上广大群众实行了空舍清野,迅速陷入饥饿疲惫和惶恐不安的困境,由此刘伯承决心抓住时机,集中主力给窜入武乡日军以沉重打击。于是他命部队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14日陈赓率386旅整晚夜行到达武乡西北的连道岭(旅直)、风台坪(772团)、贾豁镇(771团)一带集结待命,第689团和第769团也相继抵达武乡附近地区。

4月15日,日军第117联队附炮兵和辎重部队3000多人北犯榆社,企图寻我军主力决战,再度扑空,旋即仓皇向武乡、段村一带回窜,待我发觉已不能及时侧击。此时陈赓奉命率部经东方山渡河,已集结东西胡家垱、马牧、邢庄一带,当晚10时,段村、武乡敌军沿浊漳河向东撤退,其后卫部队尚停留于马庄。刘伯承迅速利用有利变化,当即决定紧咬敌人进行急袭。他命令第689团归陈赓指挥,陈赓率部集结东村。其后我军迅速组成追击队,以第772团、689团为左翼、771团为右翼,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平行追敌;以769团为预备队,尾随左翼队后跟进。

4月16日晨,陈赓率第772团追至武乡以东的南科窑、大小牛家庄,发现巩家垱有敌侧翼警戒部队400余人,他令772团主力先于大小牛家庄隐蔽集结,另派该团一个营向巩家垱以北迂回。当我第2营进至巩家垱以北时,发现敌人正在向长乐村撤退。此时,敌先头部队已过长乐村,其辎重尚在白草仙附近,马庄仅为后卫部队。第772团团团长叶成焕为不失战机,未等第689团到达,就命令所辖两个营分别向邢村、峪口之间和李庄出击。当我军隐蔽向敌展开时,日军大队人马、辎重正沿公路向长乐村源源行进。我军轻重武器立即猛烈开火,打得敌军人仰马翻,队形大乱,车辆拥挤,伤亡甚多。与此同时,第771团主力赶到浊漳河南岸窑头、西岭村一线展开,以猛烈火力射杀敌人。我军两个团相对突击,以排山倒海的勇猛动作,从山头、峪口、甚至陡坎上冲上公路,与敌人展开自刃搏斗,迅将李庄,邢村之间约1500敌人分割数段。一时间,从峪口往西到马庄,几里长的沟里,到处都有被打

得东奔西窜的寇兵；公路上的辎重车辆或翻倒河里或斜倒崖旁；许多敌人躲在车后拼死顽抗，而我军的迫击炮一发接一发地落入敌阵；一部分敌军晃动太阳旗；疯狂地向两岸山上反扑。向北岸高地反扑的敌人，被 772 团 2 营迎头击溃，南岸反扑敌人遭 771 团回击，除少数窜入山边窑洞，其余均被压回河谷。刘伯承、陈赓来到 772 团指挥所，刘伯承兴致盎然地说：“几天前敌人还把我们称为‘袋中鼠’，现在他们自己却成了‘瓮中鳖’了。”

已过长乐村的敌军主力，发觉自己的后续部队惨遭急袭并濒将覆灭，马上集中 1000 余人回援解救，他们向我军 772 团左翼戴家塙发起猛攻。戴家塙本属 689 团阵地，由于该部尚未赶到，因此陈赓即令 772 团第 10 连迎头阻击，该连与 10 倍敌军激战 4 小时，击退多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伤亡很大（其第 1 排全部壮烈牺牲），阵地被敌军攻陷。12 时，第 689 团赶到立即向敌军进攻，经反复七八次勇猛冲杀，将戴家塙阵地夺回。下午 3 时，敌第 108 师团步兵第 104 旅旅团长苔米地四楼少将，率其部第 105 联队附炮兵、工兵、辎重部队 3000 多人，由辽县经幡龙赶来增援，而在幡尤附近担负打援任务的国民党第 3 军曾万钟部，竟然一枪未发把敌放过。增援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一路由幡龙向马村东南 689 团阵地攻击，一路会同长乐村敌军向第 772 团攻击。这样，增援敌军 1 个联队，配合敌在战部队，共约 3 个步兵联队、1 个炮兵大队、骑兵数百人，再次向 772 团主阵地实行猛烈地反突击。面对穷凶极恶的敌军如此疯狂的数次冲锋，772 团全体官兵英勇顽强，组织猛烈火力将敌人的进攻浪潮一次次击溃，使敌人伤亡惨重，而被围于长乐村以西的敌人，在 689 团和 772 团的联合夹击下，已被悉数歼灭。战至 17 时，敌人又从辽县调集 1000 余人来援，由于兵力所限，我军感到再歼此股敌人已较困难，因而只留下少数兵力迷惑牵制敌人，主力部队于黄昏主动撤出了战场。

长乐村急袭战十分精彩，我军首先迫敌疲于奔命，使其陷入沮丧怯战、分散孤立的困境，而后适时迅速集中主力出击，在长乐村扭打该敌将其歼灭。是役我军共歼敌 2200 余人，打死敌人战马 500 余匹，缴获大批马枪、机枪、弹药、军械等。在长乐村与白草仙一带，掩埋的尸体堆到处都是，据我总侦察队目睹，该旅团（苔米地旅团）由襄垣经沁源退却时，每联队仅有五百余人，其笨重的辎重队已经不见了。这次战斗异常激烈，陈赓在日记中写道：“此时炮轰如雨，战斗之激烈实力抗战来所罕见。”长乐之战，我军伤亡 800 余人，第 772 团团团长叶成焕身负重伤殉国。

“我们不能随便多死一个人！”

在长乐村战斗中，深受刘伯承器重和战士拥戴的 386 旅第 772 团团团长叶成焕，不幸头部负重伤，壮烈殉国，时年 25 岁。

叶成焕是 386 旅的一员骁将，他的果敢机智和勇猛以及出色的指挥才能，在神头岭、响堂铺和长乐村战斗中多次得以显示。每在战斗最为激烈和关键的时候，他均能表现出果敢和英勇的气概，要么果断出兵、要么机智迂回、要么身先士卒举枪冲入敌阵肉搏……战士们拥戴他，刘伯承信任他，陈赓为他而自豪。长乐急袭，叶成焕抓住时机主动出击，战斗异常精彩，异常激烈。就在他身中敌弹的瞬间，他正在阵地从容指挥，手端望远镜观察敌情。身边的警卫员发现敌人正向团长瞄准，即向他大声警告，但他分秒必争，专心致志地计划把部队从右边插过去，以便包围敌人的指挥阵地，警卫员的再



三警告他顾及不上。可爱的警卫深知团长的职责，他主动站在团长的身前以身挡弹。枪响了，警卫员肩中数弹倒下，叶成焕也头部中弹，身倒在地。

刘伯承坐阵陈赓 386 旅指挥所指挥战斗，当他闻讯叶成焕头中敌弹，伤势十分严重，悲痛难忍。当抬着叶成焕的担架来到面前，刘伯承泡起战友，痛切地呼唤：“成焕！成焕！”战场依旧拼杀，敌人还在疯狂反扑，炮火纷飞、子弹呼啸，指挥所与敌相隔很近，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警卫员担心师长的安全，催他快走，但刘伯承迟迟不动，直到战士们把叶成焕抬下阵地，刘伯承才依依不舍地挥泪离去。

叶成焕头负巨伤，弥留两天后于 4 月 18 日凌晨去世。他的牺牲，使陈赓感到异常悲痛。长乐村战斗前，叶成焕正在生病，已有三天没吃饭。陈赓决定不让他参加战斗，准备派人送他到后方治病。但叶成焕执意不肯，他对陈赓说：“二团还没有打过这样的仗，还是让我指挥了这一仗再走吧！”应他坚决要求，陈赓才批准他参加战斗，但没有想到，他竟会在战斗中牺牲了。让我们翻开陈赓的战时日记：

“4 月 16 日。……我们英勇坚决的叶团长头部受重伤，恐有生命危险，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损失。”

“4 月 17 日。今日旅部移合壁村，靠近 772 团。探视成焕，彼已不能言语，入夜特甚。奄奄一息，状至危险，令我无法睡觉。”

“4 月 18 日。凌晨 1 时 30 分，成焕光荣地牺牲了，痛心之极。今日规定的部队工作，亦受到影响。成焕平日团结干部甚好，许多干部均很悲哀，特别是他的勤务员，更是痛哭不止。下午开追悼会，772 团全体参加，各团均派有代表，刘（伯承）、徐（向前）及肖参谋（国民党军联络军官）均到会，并作了沉痛的讲话。”

叶成焕牺牲的消息传开后，许多干部战士悲痛地哭了。朱德、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和陈赓等都亲自到他下葬的云安村凭吊。

每次战斗结束，刘伯承听取上报我军伤亡数字时都十分难过。他默默地计算着敌我伤亡比例，考虑用什么策略能使部队的伤亡数量降到最低限度，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129 师的工作人员都记得，刘师长在给下属指挥员下达命令时，总是要求他们细致周密地制定作战计划，避免因指挥人员的失误导致士兵的无谓牺牲。他说：“如果歼敌 3000，自损 800，那么，指挥员就不但要负歼敌 3000 之责，而且也要负自损 800 之责。我们不能随便多死一个人！”

有位国际友人报道说：“我很惊讶！”

长乐村战斗，是闻名全国的急袭战例，也是粉碎敌人 9 路围攻的决定性战斗。由于我军取胜长乐村，宣告了 9 路围攻计划的破产。

日军以 3 万之众，兵分 9 路由四面八方围来，企图歼我主力于榆社、辽县、武乡地区。敌任南面进攻的第 108 师团作为围攻主力，异常地凶猛狂虐，他们兵分两路，在国民党阻击部队溃退之后向我纵深进犯。刘伯承洞悉敌情，寻敌弱点。在该骄狂敌军屡遭我内线游击部队阻扰和根据地人民空舍清野之苦，又急于寻我主力作战，反复扑空，变得日益饥饿疲惫，孤军突出之后，我军迅将外线主力内调，悄悄集中 4 个团的兵力，在武乡长乐村一带抓住苦米地旅团第 117 联队，以勇猛果敢之举包围敌人，用绝对的优势兵力和密集

炮火打击敌人，歼敌 2200 余人。长乐村急袭取胜的经验说明，“识众寡之用者胜”，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不应受防守地点的制约，部队应集中机动，随时可以优势兵力攻击歼灭其任何一点”，即主要的作战方向只有一个，同时集中主力挑分散、孤立之敌给以歼灭打击。试想如若我军平均使用兵力，对各路进犯敌军采取被动阻击，面对骄狂精锐敌人的进犯，战斗局面可能就是另一面目。可见，在运动中争取主动与优势，先避其锋芒，采取各种阻扰手段袭、扰、困、疲、孤立、沮丧、惊恐敌人，削其锐气，而后在不预期中与疲惫敌人遭遇，采取急迫的袭击战术，就能有效折其锋芒。刘伯承在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时指出：长乐村战斗决心迅速正确；有重点的夹击与跟踪追击配合得当；善于适应情况灵活运用撤退战术，乘敌不觉，积极游击在宽大正面，突然荫蔽撤退，迅速脱离敌人，使此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

长乐村急袭战虽然只严重打击敌人一路，却在精神上震慑了其他各路进犯敌人，使其闻风丧胆，随即纷纷回窜，为反敌九路围攻的胜利定下了基调。敌旅团长苦米地四楼少将，在“皇军”中被誉为惯战的勇将，无论在临汾同国民党军队较量，还是在太平洋战争中与英国海军于香港作战，他都表现了自己的才能和体面。其人善用“拖刀计”，他先进临汾城，其得意战法就是遍烧民房以示退走，旋即回兵猛扑，或撤兵让守城者退后于路中伏击之，以此得到了天皇勋章。残暴似兽的苦米地在信中对女儿自诩道：“天皇因我先入临汾，赐给我一个勋章，我已挂在左胸前，可是我的有肩也高了起来，你看我像不像墨索里尼？”可是，长乐村的惨败，使他不但丢失了家信也得到了处分，其主力经战败退时，每个联队只剩 500 人，而辎重部队再也不能尾随其后了。骄傲狂妄的苦米地旅团是 9 路围攻的主力，他在英勇的八路军面前威风扫地。拔掉苦米地的毒牙利齿，起到了敲山震虎的神奇功效，其他各路敌军便纷纷撤退，而我 129 师乘胜追击、阻截各敌，这样反 9 路围攻战役历时 23 天，以我军歼敌 4000 余人，收复县城 18 座的显著战绩，降下了帷幕。至此，第 129 师经过了 5 个月作战，部队得到了迅速壮大；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我军创造了条件向冀南、豫北平原发展。难怪当时有位国际友人报道说：“我很惊讶！日本军分九路向他们（八路军第 129 师）举行围剿，竟然没有得到丝毫成绩，反而是他们把日本军的三条运输干线毁坏了两条半，使日本军的进攻感到极大困难。”

长乐村急袭以及由此决定的反敌 9 路围攻战役的胜利，是在“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运用“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袭击战法”的作战原则取得的，它再次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是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长乐村战斗取胜当天，陈赓就在日记中指出：“这次战斗的意义：一是给所谓大举讨伐之敌以极严重的打击，使它知道中国军队是不容易对付的，特别是我们八路军，神勇无比，乃抗战的中坚。二是这次战斗中，敌人虽以精良的武器和优势的兵力对我，但我们在这样猛烈火力的射击下，仍是铁一般的坚强。这更增加了我们胜利的信心，说明八路军是无敌的军队。”

## 第四章 冀中平原首歼战

1939年4月23日至25日，八路军120师主力由晋西北挺进冀中平原3个月后，在日军据点林立企图合击我抗日武装的形势下，于河北省河间县齐会地区，集中7个团的优势兵力，经3昼夜激战，歼灭来犯日军1个大队共计700余人。

齐会歼灭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敌在冀中平原由“点、线”扩大到“面”的占领企图，提高了广大军民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胜利信心，对于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起了积极作用。对于齐会战斗的胜利，中共中央给予祝贺，就连蒋介石以及阎锡山、程潜等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也致电慰问并表示钦佩。

贺龙将军亲赴阵地，指挥对齐会敌人的包围和追剿，日军穷凶极恶地施放毒气，贺龙中毒负伤仍不下战场……

### 整编联欢会变成战斗动员会

1939年1月，冀中地区的抗日形势十分严峻，贺龙、关向应奉命率第120师师部、第716团、第715团（欠一个营）、独立一支队和教导团，共计6000余人，兵分左、中、右3个纵队，越过平汉铁路，挺进冀中平原。

武汉、广州失守以后，日寇慑于敌后游击战争对其造成的严重威胁，决定停止对国民党主战场的正面进攻并对之加紧实行政治诱降，转而把大量兵力调回华北，集中力量“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既威胁着日军在华北的大本营北平，还同晋察冀边区的冀西地区形成了对平汉铁路的夹击之势，因此日军从1939年11月起，先后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两次围攻，占领该地区的大部分县城，加紧修筑公路和沿路据点，实施对冀中地区根据地的分割、压缩和全面占领的“点、线、面”计划，我冀中根据地逐渐缩小，形势日趋严重。考虑冀中平原战略地位重要，那里没有八路军主力，原有冀中部队人数较少，部队结构成份比较复杂，战斗能力依然有限，加上游击战争和地方工作尚未充分开展，难以完成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任务，中央军委决定：派遣贺龙率120师主力由晋西北向东挺进冀中，在军事上粉碎日寇对我根据地的围攻。贺龙挺进冀中平原的任务主要有三：一是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推动当地部队正规化的进程；二是帮助在冀中坚持斗争的八路军第3纵队；三是争取扩大120师。

贺龙一进冀中，就面临严峻考验。1939年2月，华北日军开始执行所谓的“南号作战”计划，敌人纠集第27师团、第110师团和独立第8混成旅团共约7000余人，以空前的兵力规模和杀气腾腾的气势向冀中根据地进行第3次围攻。冀中军民和缺乏大平原作战经验的120师面临着考验。贺龙认为，120师必须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稳定冀中军民的情绪，积累八路军在平原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经验。于是他指挥第716团，于2月2日命黄新廷、廖汉生拦击了从河间县城经曹家庄向肃宁西扰的日军第27师团宫崎联队200余人，毙伤敌人150余人，初战取胜；4日指挥716团设伏于曹家庄西南，将骄狂恼怒、前来报复的敌军1000人毙伤300余，迫使日军放弃进攻肃宁计划。2月9日，贺龙指挥第715团迅速集结邢家庄地区，与参加第4次围攻战斗、南下配合冀南日军的敌军一部激战一天，毙伤日军130余人。3月1日，再次指挥第716团在河间县城西南张庄设伏，毙伤敌人130余人。120

师们到冀中便连战得胜，稳定了冀中局势。120师在几次战斗的总结中写道：这几次胜利，“影响到三纵队、地方政权和冀中群众，提高了120师在冀中的威信，兴奋了三纵队和冀中群众对战争的胜利信心，使冀中紊乱现象初步稳定下来”。缴获敌人的文件曾这样说：“贺将军此来，对北支那之威胁更非昔比。尤其直接威胁平津，不容坐视。必须立即覆灭其势，以确立永久之治安……”

120师初战取得平原战斗经验后，贺龙、关向应就主动担负了冀中地区的主要作战任务，为冀中地方部队提供充分的时间进行整训操练，并积极在军队建设、军事思想和干部队伍诸多方面给予帮助，令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十分感动。同时，贺龙也加紧扩大120师的规模，以求不断地提高战斗能力。日军4次围攻冀中根据地落空以后，旋即以第27师团和第110师团分兵7路对冀中发动第5次围攻，妄图一举消灭120师及冀中军区领导机构。经敌5次围攻，我军回旋地区大大缩小，大部队活动受到限制，于是贺龙采取分散游击。避实就虚，与日军“盘旋式打圈子”战术，迫使日军奔跑疲惫，非但未如期合击我军，反而自损七八百人马。4月6日，贺龙利用反围攻争取的空隙时间，在高阳县河西村召开军政会议，会议决定扩大120师，对部队进行整编急训。会议确定：冀中军区独立4、5支队划归120师，前者与715团合编成为120师独立1旅，由冀中军区独立4支队司令员高士一任旅长；后者与716团台编为120师独立2旅，由冀中军区独立5支队司令员魏大光担任旅长。

把地方武装变成正规部队，使其实现“八路军化”，首要的任务就是团结其上层，促使他们自身的转变。对此，贺龙颇有一套，他的方针办法就是“八面玲珑”，即先给予团结信任促发政治进步；再适当采取改善部队的组织措施。该项方针的具体政策是：在团结问题上，表扬其抗日行为，不因其缺点否定他们；对其批评采取谨慎态度；引导他们学习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合编的组织措施上，保持上层领导不变；把120师的部队编给他们而不吃掉他们；下面干部的人事变动征得他们的同意。贺龙的措施有极强的策略性，它促进了上层人士的进步，推动了新部队成长，使冀中台编队伍经战火锤炼之后，成为名副其实的120师主力团队。

这里撷取高士一和魏大光的转变和成长，以观察贺龙合编部队策略的效果。独立4支队司令高士一，是任丘县著名士绅，人称“高四爷”。他爱国豪爽，举旗抗日，接受中共保属省委领导。贺龙对他予以鼓励：“你来抗日，地主生活不好搞了，你得过农民生活了，这很不容易，说明你抗日坚决，大家都佩服你。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噢！”贺龙派老红军协助他工作，提议他担任独1旅旅长，要求被任为高士一副手的老部下王尚荣在工作中团结、帮助、尊重高士一，使其有职有权。贺龙、关向应在政治上严格要求他，不许做“特殊党员”；在生活上关心他，派人将其家属安置在安全地区，就这样他跟随贺、关转战晋察冀、保卫晋西北、保卫陕甘宁，由地主乡绅变成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旅长。独立5支队司令魏大光，曾在天津当过旧警察。抗战爆发，他用结拜兄弟方式聚众举起抗日旗帜，接受中共保属省委领导。他的队伍封建帮会气息颇浓，由于魏大光年轻气盛，素来钦仰贺龙大名，因此贺龙便规劝他以抗日作为划限标准，树立阶级意识和民族感情，摒除不讲原则的哥儿们义气。当120师独2旅成立时，贺龙任他为旅长，魏大光主动请缨回家乡招募力量扩大武装，并于1939年8月26日与日军激战中英勇牺牲，为

此朱德、彭德怀还特地通报全军予以褒扬。难怪刘伯承事后对人说：“我们军内，对中国社会搞得透彻一点的，懂得多一点的，要算贺龙。他对三教九流那一套都懂。”

4月22日，贺龙、关向应率独2旅到达河间东北的齐会、卧佛堂地区与独1旅会合，师部驻扎大朱村。由于部队总在行动，始终没有机会召开庆祝合编大会，于是贺龙决定利用战斗间隙，召开庆祝合编的联欢大会。这天贺龙、关向应得报，敌第27师团第3联队吉田的第2大队800余人，伪军数十人，附山炮两门，乘汽车50余辆，由沧县开往河间，进占三十里铺，企图寻找我主力作战，但由于根据地严密封锁消息，敌人根本觉察不到我军就在跟前。贺龙即刻要求部队筑好工事，加强侦察，听候命令。当有人问当晚的合编联欢会是否还开？贺龙坚定地说：“照常开！可以把联欢会变成动员会嘛！”

黄昏时分，大朱村外的广场上坐满了部队和群众。魁梧的贺龙登上了讲台，待掌声落下，他提高了嗓音说：“同志们，乡亲们，敌人出动了，给我们送礼来了，我们要军民一心，团结起来，动员起来，再次粉碎敌人的进攻，打个大胜仗来庆祝合编团结大会！现在马上准备战斗！”

### 王祥发率三营坚守齐会

日军第五次围攻以后，已经占领了所有县城，他们经常派出部分兵力远离据点伸入我区活动。4月20日，驻沧县日军第27师团第3联队，乘汽车50余辆进入河间城。22日，敌以吉田大队800余人，连同伪军数十人，随带80多辆大车，满载给养弹药，又由河间出动，当晚宿于河间以北三十里铺，企图寻我军作战。

就在新编部队举行联欢会的当晚，120师召集了团以上干部研究作战任务。关向应认为，敌人可能在任丘、吕公堡、大城等据点日军的配合下，于23日由西、北两个方向，向我齐会村地区发动进攻。贺龙根据敌人的活动迹象和行进速度判定，敌军根本未发现我军的集结，其出扰行动本身具有盲目性。该敌孤军冒进，对我情况不明，周围各据点可配合其作战的日伪军数量有限，而我军在这里已集结2个旅7个团的优势兵力，加之还有冀中部队和当地人民的支持，因此可以抓住时机歼灭一路来敌。贺龙的基本思路是：以一部扼守要点，吸引来敌，再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实行反包围，使我军在总的内线防御中实行局部的内线进攻。当时120师部驻大朱村；第716团主力驻卧佛堂以南的小店，该团第3营驻扎齐会村；第715团在找子营、李赵庄等地。于是贺龙命令这两个团在现驻地隐蔽待机，监视敌人并视情况钳制由北面据点南犯之敌，集中主力歼灭由三十里铺东犯的日军吉田大队；或相机钳制东犯敌人，歼灭南犯敌人。同时，他命令新编各团加强对大城、吕公堡、任丘、沙河桥各方向的侦察和警戒，防止敌人增援齐会，并相机截击逃敌。

4月23日拂晓，进占三十里铺的吉田大队继续东犯，他们越过了古阳河。9时许，敌军到达齐会地区，占领了南北齐曹。由于该敌急欲寻我军作战，当他们发现齐会村有我驻军时，便迅速包围村庄，即以步兵、骑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进攻。齐会是一个拥有400多户人家的村庄，周围都有通往外村的道沟。第716团第3营在营长王祥发的率领下，动员群众疏散后，就迅在村内外构筑防御工事，把村口和沿街的门堵死，在墙上开凿射击孔，房顶

上垒起掩体，他们严阵以待。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第3营官兵不慌不忙，只等敌人进攻部队冲到近前才一起开火还击。这样，一连打退了日军3次冲击，使敌人遭到重创。与此同时，贺龙命令第716团第1营、第2营及第715团第7连，分别由齐会东北、东南方向攻敌侧背，从外围支援第3营抗敌包围，并力争打通与该营联系，拖住敌人的进攻。这样，在方圆二三里的齐会村形成了敌人包围3营，第716团1、2营和715团又包围了日军的犬牙交错的形势。

黄新廷团长用望远镜观察齐会村，那里枪声阵阵，炮声隆隆，3营正在同敌人激烈战斗，他要求1、2营尽力缩小包围圈，减轻3营的压力；他要求3营坚决守住齐会，吸引敌人，为消灭这一带的敌人创造有利战机。齐会村的战斗更加猛烈了。敌人歼我之心越迫，便向我发起更为凶猛的进攻，当他们确感强攻不能奏效时，即十分恼怒地向齐会村发射毒气弹，一时间团团白烟在战士们头上散开。骄狂的日寇满以为此举已杀伤了我3营的反抗能力，他们端着刺刀向村中猛扑，谁知3营的机枪仍然怒吼，战士们跃出了战壕与敌肉搏，就这样我军又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3营的伤亡较大，弹药也嫌不足，敌人冲进了村北阵地。3营战士转移到屋子里、房顶上，与敌人展开了逐屋逐室的残酷争夺。恼羞成怒的日军，使出更为毒辣的方法，他们搬来汽油向我火攻，顿时房屋起火浓烟滚滚，整个村庄火光冲天，而战斗则变得更加激烈了。3营的战士无愧于老八路军的光荣称号，他们的英勇无畏可歌可泣：镜头一，9连连长曾祥望越出堑壕，从日军一军官手中夺过一把战刀，一口气砍死3个敌兵；镜头二，12连几个战士在燃烧的房顶上掩护部队撤退，子弹打光了，他们机智地卸下小炮弹的保险，用仅剩的武器掷向群敌；镜头三，1个班的战士被敌人包围在燃烧的屋内，战士们英勇还击，伤亡惨重，仅剩4人之后，班长指挥大家端起了刺刀，骄狂的敌人以为可以生擒俘虏，当寇兵冲入屋门，4把闪光的刺刀便一齐刺入敌人的胸膛……

火蛇吞没了大半个村庄，200多间房屋冒着火焰，村中烟气弥漫，无比呛人，到处是残垣瓦砾。战士们满脸硝黑、浑身尘土，他们的衣服被烧破，或者身体被灼伤，但是个个仍然斗志健旺，坚守在阵地频频向蜂拥而至的敌兵射去仇恨的子弹。3营撤到村东南的几座套院，营党委立即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他们发誓与敌决战到底，绝不辜负师首长的重托，狠狠拖住进攻的敌军。英勇的3营重新调配了弹药，伤员们也拿起了武器，他们再次组织了反击，夺回村南的石桥阵地。就这样，3营与敌激战一天，待第715团7连夫入村中增援后，更加顽强地固守着齐会村，牢牢地与进攻之敌对峙着。3营的战士作战异常英勇，3营的干部和共产党员们坚守在最危险的地方，3营营长王祥发沉着镇静，率领着队伍与敌殊死搏斗。王祥发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腿被打断，他被抬下战场以后，白求恩大夫为他做了手术。

特别要提到的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也参加了齐会之战。他听说部队要在齐会开战，就要求把医疗队设在前沿，贺龙欣然同意。战斗期间，白求恩把包扎所设在齐会附近的一座小庙，他在隆隆呼啸的枪炮声中，紧张地为负伤的八路军战士做了大量手术。贺龙派人通知各部队：“告诉战士们，白求恩大夫就在你们身旁，和你们在一起战斗！”

贺龙中毒仍坚持指挥战斗

齐会战斗打响之后，贺龙始终坐阵指挥。敌军同时向大小朱村发射了毒气弹，顿时 120 师师部毒气弥漫，贺龙师长及其参谋人员 20 余人中毒。医务人员赶来抢救，请他快速离开，但贺龙摆手不肯，只休息了片刻，又坚持指挥作战。

当西路日军吉田大队倾全力向齐会村 3 营发起冲击时，北路日军也先后向齐会方向进犯。其中任丘出击敌军 300 余人，进至麻家务附近，就被 120 师独 2 旅第 5 团一部击溃；由大城出犯敌军 200 余人，行进到大广安地区时，遭到冀中军区第 27 大队的阻击；而吕公堡据点的敌军，由于被我地方游击队不断袭扰，竟然未敢出动。这时，第 715 团 7 连以英勇之势从齐会村东南楔入村内，迅与守军 3 营会合，壮大了守村力量；第 716 团 1 营向村东北方向的敌人攻击，形成内外夹击之势。依据上述情况，贺龙判定齐会敌军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他决心包围歼灭吉田大队，随即将作战部署进行了相应调整：第 716 团向齐会东北及其外围敌军进攻，该团 3 营及第 715 团 7 连由村内反攻，内外夹击进攻齐会村的敌人；第 4 团进至齐会以西四公村设伏，第 5 团一部到张庄附近埋伏，准备以两团协同迫击可能西撤的敌军力量，同时警戒、阻击任丘方向可能增援的日军；第 715 团和第 2 团一部开赴刘古寺、东西保车设伏，防止敌人南逃，并向河间方向警戒、阻击可能增援的敌兵；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投入需要战场。贺龙就像一位技术高超的渔夫，他们熟自信地撒开大网，只等吉田这条大鱼落网。

下午 8 时，各部到达指定地点。黄新廷的第 716 团以两个营的兵力，同时从西、北两面对敌人发动猛攻，冲破了敌人的火力封锁，旋即将日军压缩到村沿和部分房屋之内；同时该团 3 营及 715 团 7 连联合反攻，使齐会日军腹背受敌，阵势大乱，慌忙据守村沿工事及部分房屋负隅顽强，与我军相持到第二天拂晓。敌军感到已陷入孤立境地，为免于覆灭，企图向村南撤退逃生。黄新廷拨通了 3 营电话，他说，“齐会敌人困战一天，发现孤立无援，现正企图向马村方向撤退，贺师长已下达总攻命令，你们要跟住敌人猛追、猛打！”

敌人向南逃窜，第 716 团主力穷追狠打。这时，第 715 团正从齐会西南的保车向南北留路靠拢，他们得悉敌军向南溃退，便立即抢占马村，向企图夺路逃跑的敌人迎头痛击。该敌掉头转向东北逃到找子营，以一部据守房屋抵抗我军追击，主力企图通过南留路继续东逃，而在南留路村口等候多时的 3 团又堵住了他们的去路。日军像无头苍蝇一样，连向 3 团猛攻 9 次，结果死伤惨重，还是没有打通逃命的道路。黄昏时分，我军向找子营敌军发起总攻。第 715 团 2 连利用村边房屋，荫蔽接近敌人，用手榴弹向日寇猛袭；其第 2 营和第 1 营主力从两翼向敌人村东阵地突击；第 716 团 2 营向村西和西南阵地突击；第 2、3 团各一部也分别出击。我军充分发挥夜战、近战特长，各部争先恐后突击敌人，通过激烈肉搏，将敌人驱逐出村，逼至找子营与南留路之间的一片树林和张家坟地。

平原开阔，无天然险峻地形可资利用，唯有以村落房舍作为依托可以拒敌，至今找子营被我击破，溃退敌军因守野外林中、坟地，无疑为我全歼敌人提供了条件。但是退败敌军多次反扑，又加紧挖掘堑壕、修筑掩体工事，这无疑增加了我军白天歼敌的困难。因此，贺龙决定，为避免过多伤亡，我军对残敌采取昼围夜攻战术，准备于 25 日黄昏出击歼敌。此时，被围敌军异常饥渴疲惫，他们一边拼死顽强，妄图就地固守待援，一边焚尸并派士兵在

坟地掘坑汲水，企求补充精力作垂死挣扎。周士第报告贺龙。吕公堡敌人 100 余人、任丘敌人 200 余名再次向南进犯，企图援救被围日军，已被第 1 团和第 4 团分别击退。贺龙认为全歼敌人的时机业已成熟，遂令各部紧缩包围圈，于黄昏发起攻击。但是，就在我军计划歼敌以前，我军各部尚未紧闭包围圈缺口之时，大风骤起，沙尘蔽空，行将受死的敌人犹如抓上了救命草，他们趁势背风偷偷南逃突围。715 团发现敌人出逃，马上尾随追击 20 余里，歼灭残敌一部，剩余 80 余人经沙河逃回了河间城。

齐会战斗结束之后，贺尤、关向应向八路军总部报告说：“是役，经 3 昼夜连续作战，敌伤亡 700 余人，死尸除焚烧者外，我得余尸 100 余具，生俘日军 7 名，缴获掷弹筒 3 具，山炮架 1 个，炮弹 40 余箱，防毒面具 70 余具，毒瓦斯 10 余筒，望远镜 2 架，子弹万余发。”齐会战绩可谓显著，但是此战也存在不足，即我军打扫战场不够彻底，报告中未提及缴获枪支，原来是敌人将枪支掩埋于尸体之下，待后再进攻找子营将武器取走，这一现象未被我军发现。

“怪不得你们师长叫贺龙……”

齐会之战，给予日军的歼灭性打击，极大地振奋了冀中军民，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声望。它是日寇在冀中平原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也是八路军在冀中地区首次大规模地歼灭敌人的一仗。

1939 年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专电发表社论《华北新胜利与贺龙师长光荣负伤》，社论指出：“河间一役，我贺师英勇杀敌，战况剧烈空前，我方斩获极众，获得极大胜利，”“消息传来，全国振奋。不但给了敌人‘扫荡’计划以有力回击，增加在敌后活动的其他游击队胜利的信心，并以事实揭破了部分别有用心之顽固分子对八路军的造谣中伤、恶毒宣传的鬼计。”社论强调：“我贺师长更于河间战斗中，亲率全体官兵，英勇出入敌阵地，冒烈火毒焰，击溃顽敌，虽不幸中毒负伤，但这是光荣伟大的，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证明了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奋斗意志，英勇牺牲的伟大精神，是抗日前线的民族英雄。”

齐会战斗胜利的事实确凿地说明，八路军不仅能够于险峻山地游击运动，而且也可在辽阔平原寻机歼敌。千里平畴无险可守，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显然有利于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因而从原则上论，我军宜采取分散游击的作战方法。经敌 5 次围攻之后，我军处于敌人据点的四面包围之中，无后方依托，周旋余地大为缩小，敌人处于外线，而我处境困难。但是贺龙依靠良好群众基础，积极主动与敌人进行“盘旋打圈子”，忽东忽西，调动敌人盲目奔命去寻我作战，在运动中创造有利态势，根据敌情变化和日军活动规律，适时分集兵力，相机歼伏敌人。齐会敌军孤军突出，我便以一部据守村落吸敌，一部钳击他路敌人，集中兵力围歼日军，由整体内线变局部外线，化防御为进攻，采取内外夹击，多路追剿之战术最终歼灭进犯的大股敌人。是役证明，在平原游击战中，当敌人分散守备、机动兵力不足，或以少数兵力寻我作战等有利条件出现后，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同时钳制他路敌军策应，歼敌一路于运动中是完全可能的。

齐会之战，振奋了冀中人民抗日致胜的信念，提高了八路军的声望并壮大了我军力量。在齐会战役中，附近村庄的群众踊跃地推着小车，手提篮子，



把慰劳品送到战士手中；有的老人、儿童、妇女跑到火线附近，直到亲眼看到日本兵被打死才肯离开；各村的人民自卫队纷纷出动追捕日军散兵；有的地方枪声还未沉寂，就有许多老百姓帮助打扫战场、护理伤员。战后，第 120 师派出地方工作团，协助当地组建游击队，加强乡区抗日政权建设；他们即帮助冀中军区整训军队，还扩大了自己的力量，至 1939 年 7 月，120 师已发展到 2.1 万余人。齐会一仗轰动了整个冀中平原，老百姓把“活龙”、贺龙和八路军联成一体，各个村庄到处流传着有关贺龙的民间传说。乡亲们见到 120 师的队伍就说：“怪不得你们师长叫贺龙，你们打起仗来，村里村外，房上房下，真像生龙活虎一样！”

## 第五章 陆房反围与突围

1939年5月11日，8000名日军兵分9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把一支中国抗日劲旅3000余众，驱至山东肥城以南的狭地陆房围困。围攻军队大喜过望，猛烈合击，似乎稳操胜券；被围军队临危不惧，英勇固守，誓死捍卫抗日锐师的英名美誉。炮火连天，弹痕遍地，两军酣战一天，日军死伤1300余人。

夜幕降临，两军对峙。一方竭力收缩包围圈，遍点火堆安营就歇，自信天亮收网便随手擒鱼；另一方却在静寂的黑暗中秘密行动……第2天，精神饱满的日军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蜂拥冲击。他们没有遭到抵抗，那是一个无人地带。

这就是八路军第115师由晋西进入山东之后进行的陆房反围攻与突围作战，它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我军的企图。敌酋尾高百思不解，八路军怎能犹如神兵插翅？而陈光率部突围后与前来接应的罗荣桓却握手相庆……

### 九个箭头，围拢指向陆房

1938年11月，陈光、罗荣桓奉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之命，率领115师直属队和343旅第686团东进，由晋西开赴冀鲁豫平原，进一步加强山东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力量。

冀鲁豫地处华北平原南部，史上项羽刘邦的楚汉之战、曹操袁绍的官渡之战、岳飞破金的朱仙镇战役，以及黄巢起义、梁山聚义等均发生于此，因而自古为兵家所争。鉴于武汉失守之后，日军增强在山东的兵力，占据着山东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开始向乡村伸展，115师东进支队跨过同蒲、平汉铁路，于3月2日到达鲁西地区，先攻占樊坝，又一举攻下潘庄，歼灭汉奸总部，横扫围里、葛石店，破坏了津浦线。4月罗荣桓、陈光率部进入泰西。他们遵照朱德、彭德怀指示他们：“关于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创立，须确立在较长期的坚持斗争中去获得……在敌人进攻之下，不应束缚于狭小地区以内，应向四周发展。”因之将第686团进行改编，由该团团长兼政委杨勇率686团第3营和团教导队留在鲁西，成立独立1团，而第1、2营重组686团随师部继续东进泰西等地，新组的686团由张仁初任团长，刘西元任政治委员。在罗荣桓与陈光统一指挥下，115师东进支队向东平、汶上、宁阳地区发展，他们摧毁了敌人沿汶河设立的全部据点，连续两次击溃日军进犯。至此，泰西地区除了一些主要城镇，大片地区为我军控制。

深入泰西的我军，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引起了日军的极大震动。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日第12军司令官尾高次郎中将早就知晓八路军115师的威力，此次115师东进支队把尖刀插向他的胸前，使其感到如果我军建立了泰西根据地，并和鲁西樊坝地区联成一片，不仅直接威胁其交通枢纽济南，而且会牵制日军津浦沿线兵力，切断其华北战场的血脉。于是他打算乘我军立足未稳，妄图集中兵力一举消除心头之患。5月初，尾高次郎亲自出马，从济南、泰安、肥城、东平、汶上、宁阳等17个城镇，调集日伪重兵8000余人，附有汽车、坦克百余辆及大小炮百余门，分兵9路，对我泰西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欲速置我军于死地而后快。尾高日军的兵力部署和行进状况大抵如下：第1路由泰安经天平店向王晋西南进犯；第2路由肥城向

新镇以南进犯；第3路由东阿经后岭向钱庄以南进犯；第4路由东阿经双港、演马庄向大黄庄进犯，尾高次郎的指挥部跟随此路敌人行动，作为围攻主力；第5路由东平经须城、马子峪向东北方向进犯；第6路由汶上经魏阳庄向岢山方向进犯；第7路由宁阳经白马庙向寨子方向进犯；第8路由大汶口径古城向西进犯；第9路由满庄向安临站方向进犯。敌人首先在外围地区进行扫荡，5月9日开始向肥城、宁阳一带推进，他们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从四面逐步向我军合围，战斗形势对我军极其严峻。

115师进入山东以来，所到之处每战必胜，促使泰西人民抗日武装斗争顺利发展，必然会激起日寇的极端仇视和疯狂报复。针对有些同志滋长麻痹轻敌思想，罗荣桓及时告诫说：“敌人虽然受了打击，然而敌人的进攻很快就会到来。”陈光根据日军扫荡及推进情况，决定留下第686团坚持内线斗争，与进犯敌军进行周旋，其余部队向外线转移。其中115师师部、师直属队与津浦支队向肥城以北的大峰山区移动；山东纵队第6支队向平阳、东阿方向转移；冀鲁边第7团向路东转移。此时，罗荣桓已去在汶上一带活动的东汶支队，他避开了敌人的包围。而陈光指挥部队行至中途，就遭到了日军机动部队的阻击，全军除第6支队以外，始终没有跳出日军的合击圈。需要指出的是，当敌人向我军进行合围时，我军之所以准备向泰肥公路以北的山区方向突围，是因为自己缺乏平原作战经验，遇到敌人围攻只习惯向山区转移。5月9日，当我发现日军紧缩包围圈时，陈光曾与熟悉泰西地形的段君毅等第6支队指挥员商议，决定以第6支队为前导向西南方向转移。但是行至半程，陈光感到西南是平原，从地图上观察那里水网棋布，内心总觉得平原不如山区保险，所以他又决定主力部队北移大峰山区。第6支队仍然继续按原定路线行动，该部顺利转出包围圈。5月10日，各路进犯敌军已能互相衔接，山口隘路均为其严密封锁，日军在各路之间派出机动部队，防止我军跳出重围。是时我军向大峰山区转移，遭到敌人的重兵阻截，115师师部连同鲁西区党委、泰西地委、第686团、津浦支队、冀鲁边第7团等部，共计3000余人，都陷于敌人的包围圈内，不得不退守陆房。

5月10日黄昏，陈光在陆房村师部召集紧急会议，与会指挥员围图而坐。陈光吸一口烟，扫视大家一眼，谈起自己的看法。他说：“同志们，情况越来越明确了，尾高次郎已下最大决心，调集17个县的兵力，凑集了多我数倍的兵马，约8000多人，在百多门炮和十多辆坦克的配合下，摆成铁壁合围的阵势，向我压来。现在的情况是，东面三路：泰安一路，满庄一路，太汶一路；南面两路：一路由宁阳乘汽车扑向陆房，一路由汶上横穿公路奔向岢山；北面两路：一路由肥城出发，抄山道直逼陆房，一路由平阳出发，向我杀来。仅西面的情况不明，看来还有个缺口……”陈光话声未落，侦察参谋急报：“西面敌人已从山河、东平兵分两路，直逼肥柱山。尾高次郎指挥部就设在离这20余里的演马庄。”敌情更加严峻了，陈光跟前的地图又添上两个蓝色的箭头。一共九个箭头，围拢指向狭小的陆房山区……

陈光反复地看着地图，九个箭头，围拢指向陆房构成一个包围圈，最后他以如钢似铁的声音镇静地说：“同志们，为了保卫115师的精华，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办法只有一个——打！只有坚决地打！勇敢机智地把这送上嘴的肥肉咬烂嚼碎！”

依托阵地，坚决固守反围攻

陆房及其附近是一块有 10 余个村庄的小盆地，纵横不足 10 公里，周围是几座秃山，中间是块像铜盆底似的平原。被围部队机关、干部居多，堆在这个狭小的盆底十分危险。但是，该地周围的小山呈环状排布，便于防御。因此，陈光决定依托周围小山构筑环形阵地，坚决固守，待机突围。

陈光对各部指挥人员说：“现在你们的任务是保卫师部，死守到天黑后寻机突围。”他令第 686 团第 1 营防守西南的岬山及其以北地区；第 2 营防守滑石峪和肥柱山地区；津浦支队和师特务营防守凤凰山和狼山至西界首地区；冀鲁边第 7 团防守九山、琶山、望鲁山和赵家村地区。各部连夜进行动员、准备，抢修工事。第 686 团团团长张仁初和政委刘西元深感重任在肩，他俩暗下决心，决不能把 115 师的荣誉丢掉。张仁初集合全团，他简短而严肃地说：“敌人害怕我们在这里安家，一心想搞掉我们 115 师。我们要坚决保卫师部！这是事关我军的发展，能否在山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关键。我们就是战至一人一枪，也要坚持到天黑突出去！”于是第 686 团提出口号：“为了掩护师机关的安全，保持平型关战役的光荣，要人在阵地在，不失寸土！”一场激烈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5 月 11 日拂晓，3 颗信号弹刺破了天空，日军众炮轰鸣，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陈光指示，不宜密集布防部队，应避免炮伤。115 师是开辟山东根据地的骨干，必须树立全局观念，从长远利益出发，尽可能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应该克服一锤子思想，反对只豁命硬拼。张仁初冒着炮火，分别通过电话喊话和通讯员传令，要求所属第 1 营和第 2 营注意防炮，沉着疏散隐蔽，没有命令不准开枪。这时，在硝烟弥漫之中，黑压压的日本兵打着太阳旗，在炮火掩护下向岬山、肥柱山和我军其他阵地涌来。

岬山阵地一片平静，第 1 营营长钟本才将 2 连部署在崖后恭候敌人。当敌军攻至近前，以英勇机智闻名全团的 2 连长龚玉烈率先点射日寇军官，战士们跳出石崖将一排手榴弹掷向敌群，紧接着机枪喷射火蛇，山头上爆发出一片喊杀，敌人纷纷滚向山沟和山脚，他们一连打退了 3 次进攻。疯狂的敌人，在督战官枪口的威逼之下，依仗人多势众的优势，分兵数路向岬山、石桥、凤凰山等我军阵地包抄，他们将肥柱山作为主要攻击目标。炮火连天，枪声大作，战斗进行得日益激烈。686 团第 2 营在滑石峪阵地上连续 4 次击退敌人猛烈进攻，毙伤日军 100 余名，该营 8 连在击退黄土岭敌人冲击中，由于弹药不足，用滚石打退了敌人进攻。津浦支队和师特务营击退敌军 6 次冲锋，予敌以重大杀伤。冀鲁边第 7 团也多次打退敌人的冲击。张仁初跳出石崖，跃过一道陡壁悬崖，奔向第 1 营阵地，敌炮在山头上爆炸，刘西元心头紧悬……第 1 营的战士在敌人打炮时，各班放出监视哨，以小组分散隐蔽，等敌人爬到火力圈时，才用一顿手榴弹把它揍下去。就这样，他们沉着机智，以攻为守，用巧打代硬拼，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张仁初在电话中高兴地说：“老刘，从干部到战士，只有一个意志，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党委的决定已经变成战士们的行动了。”

下午 3 点，敌人集中全部炮火进行最猛烈的轰击，他们由轮番进攻变为集团冲锋，抢攻第 686 团控制的岬山、肥柱山阵地，企图夺取我阵地的最高点。张仁初和刘西元率领 686 团指战员坚守在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的阵地上，营连干部身先士卒，沉着指挥，全体指战员奋勇杀敌，连续打退敌人 9 次猛烈疯狂的进攻，使敌遭受严重杀伤，被迫退至马蹄山附近进行整顿，从而保

障了全线防御的安全。在西北方向上，敌人曾一度突破我 686 团和津浦支队的接合部，逼近陆房村边，686 团第 2 营、津浦支队 80 余人密切配合，以坚决勇猛的反冲击，短兵相接的白刃格斗，硬是用刺刀、手榴弹将突入的敌人全部击退，保证了防御阵地的稳定。在战斗中我师直骑兵连曾迅猛出击，奇袭安临站敌人，打得日军丢盔弃甲，钳制和削弱了东北方向敌人的进攻。

陆房固守反围战异常激烈，英勇的 686 团指战员以十倍的机智、百倍的勇敢顽强，捍卫着平型关的传统，他们所展现的许多壮烈情景值得记述。日本兵在督战刺刀的驱赶下，蜂拥向我军石桥阵地扑来，我军阵地的战士一个接一个倒下了，只剩下最后一人，可增援人马尚未赶到，只见他把军帽放在弹坑边吸引着呆笨日兵的疯狂扫射，自己却悄悄绕到敌群侧后，挥动大臂，手榴弹的轰响顿时打乱了敌军的队伍。2 连长龚玉烈领着一群战士像出洞的饿虎飞扑下山，他卷起袖筒，抬起敌人的战刀，手臂挥舞，只见一片刀光血影，日本寇兵横倒竖卧……待他回到阵地时，左手用绷带挂在脖子上，右手提着滴淌血水的战刀，边擦汗边痛快地骂：“来吧，龟孙子们！我统统叫你们回老家去！”在 2 营 7 连的阵地上，一个头扎绷带的勇士端刺刀，一连捅倒 3 个寇兵，当他拼得筋疲力尽、还未从敌人胸膛中拔出刺刀时，第 4 个日兵就挺刺戳来，勇士机灵地侧身躲过，以迅猛之势扑向敌人，将其按倒在地拳打牙咬，两人扭打一起，滚到一个深谷的悬崖边，勇士没有力气了，日本兵一时占了上风，只见那勇士使尽最后的力气，抱着敌兵，从陡崖上一同滚了下去……勇士是 7 连的指导员。类似的动人景象还很多，它反映了我们英勇战士的无畏精神，由这样顽强的战士所组成的军队定能所向无敌。

残酷激烈的血战，整整持续了一天。敌人的尸体一片片地倒在我军的阵地前，多少忠诚英勇的战士用鲜血捍卫了平型关的光荣，不屈的岢山、肥柱山以及陆房山区的每一个山头，仍然在炮火中屹立。

### 尾高不信“八路军飞上天了”

夜幕降临，敌人在收缩兵力，我军决定利用日军不敢夜战的弱点，实施夜间突围。

敌人四面包围，陆房周围的路口燃起火堆，寇兵顶戴钢盔、手挺刺刀在火光中放哨，机警的敌犬敏锐地窥测着四方。老奸巨猾的尾高次郎下令在东南大路不点火、不设岗，他布下伏兵企图诱我突围而后一举吃掉我军。经过侦察发现，敌人封锁了所有的路口和沟口，他们自信可以天明收网，全歼我军。情况紧急，晚上必须设法突围，否则第二天的局面将更加困难。于是，陈光作出了突围部署：师部和第 686 团向西南方向突围，津浦支队和冀鲁边第 7 团分别向东和向南突围。

22 时开始，除留置警戒分队外，各部队逐步收拢，进行简短动员，埋藏笨重物资，安置伤员，并提出“坚决救人救枪”的口号，要求在突围中遇敌阻击时，死打硬拼，坚决冲出去。部队一天没有喝水吃饭，战士们在悄悄地集合，张仁初团长严肃而有力他说：“勇敢突击出去就是胜利！有枪有子弹的同志向我靠拢……”炊事员用布条、草团包扎炊具，骑兵用棉布包裹马蹄。龚连长让一个战士跳动一下，检查工兵镐和手榴弹是否能碰出声响。部队集结完毕，我军规定了联络信号，宣布了突围纪律，随即开始秘密突围。

师部这一路，刘西元带 686 团第 1 营开道，师团机关居中间，张仁初率

第2营担任后卫掩护，向西南方向行进。西南方向火堆较大，敌人重兵布防异常骄气，张仁初、刘西元研究认为，由于我军人员少、武器差、弹药不足，加上师部机关随队转移，硬突拼打必定伤亡较大，应该设法找空子钻出去。他们请来了当地的宋大爷作向导。宋大爷出身贫寒，受尽了地主恶霸的折磨，日军扫荡又把他仅有的两位亲人——老伴和闺女杀害了，老汉对日本侵略军满腔仇恨，一听八路军请他带路便满口答应。宋大爷手指岢山说：“那边有一条山路，可以爬上山顶。就是西南火大，老鹰嘴的悬崖很陡，很危险，又离敌人太近。”张团长抢先一步，拉着老大爷的胳膊说：“宋大爷，只要您能带路就行。我们估计，西南虽然火大，但防守空虚，鬼子绝不会想到我们会从它火堆跟前钻。事不宜迟，再危险我们也要突出去。”

在宋大爷的带领之下，第686团和115师师部沿着岢山村的沟渠小路，隐蔽静肃地向西南方向疾进。战士们鸦雀无声，一个紧跟一个地摸黑奔跑，大家只有一个信念，趁敌人尚未发现我军行动踪迹，神不知鬼不觉地穿出敌人布设的包围圈，因此即使有些同志不慎摔倒，也没有人发出声响，大家默不作声地加快了步伐。行至老鹰嘴下，只见悬崖峭壁陡立、山高影暗遮蔽天日，伸手不见五指，难以分辨道路和崖沟。山上的敌人手持电筒东晃西照，军犬在竖耳警听或狂吠不止。刘西元悄声命令：“往后传！跟上！”他们绕过一条山沟，跳过几具横卧的敌尸，又沿着山坡悄悄地爬上去，部队一鼓作气爬过了山崖口，走出一条山沟。1营的战士们伏在原地，他们侧耳倾听山上的动静，一边静候师机关跟上并突出崖口。这时，其他方向传来了枪炮声，我军滞留小股部队正在与敌人周旋，他们吸引着敌人的注意力，为大队人马的安全撤离突围创造条件。趁此机会，第686团和师直机关迅速穿过一片开阔地带，钻进了一望无际的麦地，他们未发一枪突出了重围。津浦支队和冀鲁边第7团也分别顺利突出。拂晓，部队到达东平以东的无盐村一带，陈光和前来接应的罗荣桓再次相会，他们庆幸部队突出重围化险为夷。罗荣桓在东位支队得知我军被围困于陆房，分外焦急，他始终通过电台与师部保持着联系。

12日拂晓，日军的百门大炮再次狂吼咆哮，陆房村地动山摇、火光冲天；日本寇兵精神饱满、耀武扬威地再次卷起了进攻凶浪。敌人既踌躇满志又小心翼翼地四面八方向陆房的各个山头包抄、围拢、发起冲锋，他们冲上了山头，却未见八路军的一个踪影，一时满腹狐疑，一片惊呼，“八路军飞上大了”，敌人百思不解，油然产生无比的失落情绪。尾高次郎得报铁壁合围的苦心化为泡影，无论如何也难以置信，他亲自赶赴陆房阵地视察，面对这个被戏弄的结局，不得不承认合围计划的破产。至此，日军以伤亡1300余人的巨大代价合围我军，反却一无所获，九路围攻遂告彻底破产，尾高只有沮丧地下令日军向原驻地撤回。

当尾高次郎为我军插翅撤离而惊诧和疑惑、沮丧时，第115师代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联名向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发报：115师师部和第686团等各部已胜利突围。

“我们的部队不能挤在一起”

陆房反围与突围作战，以敌人的失败和我军的胜利宣告结束。这一仗不仅粉碎了日军的围歼企图，保存了我军实力，锻炼了部队，而且极大地鼓舞

了当地人民群众，增强了我军民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信心。

陆房被围、反围和夹围，对享誉平型关大捷的第 115 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又是一次难得的锻炼。115 师突围部队在无盐村及时地召开了祝捷大会，罗荣桓对这次作战给予了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我军在被围时处境被动，反围作战伤亡 360 余人，突围时又丢弃了一些笨重装备，无疑有一定损失，但是我们不应由此产生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更不应互相埋怨指责。尽管日军在失败之后，仍然一改沮丧论调宣称他们仅以伤亡 1000 多人的代价歼我 10000 多人，但事实远非如此：我军反而在被围固守作战中歼敌 1300 余人，全体指战员表现了英勇顽强和大胆机智的作战精神，保存了自己尤其是师地机关的力量，有效地杀伤敌人并挫其锐气，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庆贺的胜利。罗荣桓强调，在战斗中我军一些骡马辎重的失去，说明我们只有保持轻装才能适应平原作战的需要，至于这些装备毕竟是服务于作战有生力量的辅助设施，我方以后在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过程中重新进行配置。为鼓舞部队的士气，115 师嘉奖了作战勇敢无畏的指战员。陆房作战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老百姓特意募集了 6 万块钱来慰问血战陆房的我军官兵。

陆房反围与突围作战也暴露了我军的弱点，那就是我军习惯于山区运动战和游击战，缺乏在平原进行游击作战的经验。仅在我军被围初始，代师长陈光依据地图，决定部队应避免平原水网地带，挥师向北面山区转移隐蔽，其结果是丧失了一次提早突围的机会。早在 115 师翻过太行山，由山西东进山东平原之时，尽管富有指挥作战经验的罗荣桓对平原作战的困难有所考虑，为此他与陈光先在山西成立后方留守处，把后勤大队人马和伤员暂时留下，作为第二批东进队伍，但第一批东进师直属队伍仍是人马浩荡。当 115 师东进支队刚下太行，罗荣桓曾向第 129 师师长刘伯承征询在冀鲁豫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刘伯承看到 115 师大队行进的骡马阵容，他说：“这么浩浩荡荡还得了，遇到敌人怎么办？”由此罗荣桓决定精简队伍，把马驮的子弹发到战斗部队。但是辎重马匹过多，目标太大不宜行动的问题远未根本解决。鉴于 115 师骡马多行动迟缓，因此在泰西运动过程中难以做到隐蔽踪迹，遇到日军大举合围时就不能迅速地机动，从而很快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至于退守陆房固守后，再次寻求夜间突围不得不把一些笨重家当抛弃掉。

陆房九路围攻虽被粉碎，但是敌人并没有就地解散，日寇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罗荣桓和陈光即召鲁西、泰西各部队指挥员和鲁西区党委的负责人共同研究下一步行动的部署。正在鲁西开展游击战并着手组建 115 师独立旅的杨勇说：“我们的部队不能挤在一起。”罗荣桓极为赞同，他说：“这就是陆房战斗给我们的一个教训。现在我们需要分散，要把敌人引开。”同时，罗荣桓要求各级指挥员和政工干部重视研究、总结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把平原作战作为课题进行专门研究，并拿出时间对部队进行培训。这样；由于我军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采取分散游击战术，同时坚实群众基础，日军再次集中兵力对鲁西进行扫荡时，我们不但未受陆房战斗般的损失，反而进一步发展巩固了根据地。就连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也承认日军在陆房战斗之后对鲁西的扫荡作战，其“战果不大”，“治安恢复极差”，“共军赤化工作正广泛深入该地”。

## 第六章 古梁山再设战场

想当年水泊梁山农民聚义震撼封建王朝

看今朝敌后山川八路健儿痛杀侵华强盗

梁山，在运河以西，黄河南岸，四周原为沼泽地带，古时曾多次被溃决的黄河之水灌入，周围水面曾达数百里，故称水泊梁山。明代文学大师施耐庵在其流芳百世的宏作《水浒》中，描写了北宋年间宋江等一百零八将聚义造反的动人故事，山东梁山由此而闻名于世。

卷首的对联取自 1939 年 8 月 1 日八路军 115 师直属队在山东梁山前集召开的庆祝八一建军节的会场。罗荣桓、陈光得悉日本天皇皇亲长田敏江少佐，率日伪 600 余人，携新式意造野炮两门和步兵炮一门招摇示威，不可一世，遂决定以身边不足一营的兵力，迅调附近独立旅 3 营参战，在梁山独山庄全歼骄狂的日军进犯人马，击毙日本皇亲长田敏江，创造了我军与敌兵力相等而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克敌制胜的成功战例。

宋江“替天行道”、反对贪官使梁山闻名遐迩，罗荣桓、陈光于古梁山再摆战场，痛歼侵华日军，又给梁山增添了传奇色彩。在梁山之战中，罗荣桓手捧《水浒》戏言道：古时吴用智取贪官污吏的生辰纲，今天咱们要劫日本军阀的大野炮。

### 巧布伏兵，打掉皇军示威骄狂

陆房战斗后，115 师在运西、泰西地区，身兼以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和协助地方党政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双重任务，同时扩编了 115 师独立旅，使运西、泰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从而控制了津浦铁路以西、运河两侧、黄河以南的三角地区。鲁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引起了日军的惊恐和不安。

1939 年 7 月下旬，罗荣桓率师指挥所转回鲁西，进驻梁山宋江寨以北的前集，陈光从湖西检查工作回来与罗荣桓会合，至此水泊梁山就变成了鲁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心。115 师粉碎敌人陆房围攻之后，大部分部队越过津浦铁路，深入到鲁中南开辟根据地，只有师直 3 个连队跟随师部留在鲁西，坚持对敌斗争并继续发动群众。当时杨勇的独立旅旅部驻在梁山后集西北方的肖皮口一带，独立旅所属 1 团驻扎在前集南边 20 余里的拳铺、蔡林一带。罗荣桓强调，军队既要抓武装，也要抓政权，还得抓经济。各部队在扩军的同时，基本以连为单位，分散发动群众，组织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积极支持地方工作，整理税收，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部队一到梁山，就立即分散到各村做群众工作，通过减租减息政策，大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农村展现出一派兴旺景象。时值高粱成熟季节，在那一望无际的田野里，一人多高的高粱迎风摇曳，预示着丰收的喜讯；在村落房屋醒目的地方，张贴着“军民团结抗日”一类的标语口号：老百姓见到真正的抗日军队，更是满腔欢喜，寄予殷切杀敌报仇的期望。我党我军在鲁西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

8 月 1 日，天气晴朗炎热，115 师直属队在前集驻地的树林里，正在召开军民联欢会，庆祝我军建军 12 周年，整个会场充满欢腾热烈的气氛。罗荣桓、陈光突然得报，有一股敌人已从位上县出动，于是他们立即通知各部队准备



行动，并派侦察员继续侦探敌情。这支日军隶属于侵华日军第32师团的一个精锐大队，其大队长名唤长田敏江，领少佐军衔。据说长田敏江其人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与日本皇室沾带亲戚，来华前受到天皇召见。因此尽管他官衔不高，却自恃优越，异常猖狂骄傲。长田敏江率部离开东京，在青岛登陆，后经济宁到达鲁西泇上驻扎。他为自己能在推行所谓“治安肃正计划”的行动中迅速加功晋级，别出心裁地把发兵扫荡变成“武装示威游行”，企图以此借机扩大声势，显示“皇军”威风，抬高个人名望。8月1日他把配属给他的一个骑兵中队、一个野炮小队，连同直接归他掌管的步兵大队和伪军总计600余人，全部拉出汶上，前由骑兵、伪军开道，后用两门各由八匹东洋战马拖拉的重型野炮压尾，中间步兵排成纵队并附有一门九二步兵炮、两挺重机枪和十几挺轻机枪，大摇大摆地向北取道靳口，住宿一夜于第2天渡过运河，朝我梁山地区进发，妄图寻找115师主力，对鲁西地区进行一次示威性扫荡，为敌伪撑腰打气。

我军部队刚刚经过短期休整，全体官兵求战的心情十分殷切，因此面对送上门的敌军，代师长陈光就像猎人发现野兽一般兴奋，他激动地喊道：“吃掉它！”一边迅速地走到墙边，用手一拃一拃地量着军用地图，计算从靳口到梁山的距离。罗荣桓与陈光一样杀敌心切，他仔细思考着敌我军情：115师东进冀鲁豫平原以来，为开展游击战争，奉中央军委之命实行大分散行动，有的留在山西，有的出兵苏北，两个先遣支队挺进微山湖西和冀鲁边，他与陈光率师部和686团进抵山东，先后取得樊坝和陆房战斗胜利。现有日军600余人送上门来，本是千载难逢的歼灭时机，只是身边只有三个连队，若利用白天吃掉敌人显然存在一定困难。此次敌人名为武装示威，实是寻我主力。长田倚仗武器精锐滋长狂傲骄气，企图一举解除我对敌人南北交通动脉的威胁，以达破坏我新区建设的目的。经过侦察，罗荣桓确定此敌属孤立之师，它没有后续部队，附近没有敌人据点，又缺乏敌军策应活动。长田大队不知梁山驻有我军大股部队，因为当时杨勇独立旅属1团驻在拳铺、蔡林一带，必要时能够急调参战，加之梁山地区高粱密布，可利用青纱帐隐藏部队。所以，罗荣桓、陈光研究了形势之后，排除了其他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我军兵力虽然不多，但还拥有更多有利因素，即我军士气高、作战勇敢；富有游击作战经验；地形有利。只要注意隐蔽，出其不意攻击敌人，消灭这股日军还是有把握的。罗荣桓、陈光决心打掉敌人的示威骄敌。

陈光、罗荣桓命令参谋们马上通知各部队作好战斗准备，他们命请各单位指挥人员骑马到赫家山集合，一块去看地形。梁山地区地形复杂，地势险要，东面紧临东平湖，北依大小安山和大小金山，西枕大小凤凰山。独山在梁山西南，那里林木稠密。原野上的高粱穗头齐刷刷高过人顶，有利于我军隐蔽集结，显然是一个良好的杀敌战场。于是陈光、罗荣桓决定把师部特务营的两个连，预伏在前集附近，师骑兵连监视和引诱敌人，命令独立旅1团率3营迅速隐蔽地赶来参加战斗。

一切部署完毕，罗荣桓登上高处，用望远镜瞭望大道。路上没有人影，敌人离得仍远，他便回到指挥所，从皮挂包里取出一本线装《水浒》饶有滋味地翻阅起来。独立旅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奉命赶到师部，他见师政委这副样子不禁惊讶。敌兵将至，战斗即发，空气的凝滞和人心的紧张可想而知，而罗荣桓何出如此雅兴。其实罗荣桓早就读过这部古典名著，在他看来，此时此地再次翻阅《水浒》必别有一番兴味。罗荣桓笑着对欧阳文说：“咱们现

在都成梁山好汉啦！今天要劫的不是贪官污吏的生辰纲，是日本军阀的大野炮。”

### 诱打兼举，围敌子独山庄

8月2日中午，大路上扬起一溜尘烟，敌兵排得整整齐齐，大摇大摆、神气十足地慢慢行进着。敌人前面没有尖兵，两翼不派搜索部队，看到日军的弱点，罗荣桓心想敌人仗有优势装备，无视八路军，其指挥官长田敏江煞是骄狂。他吩咐伏击连队不要暴露目标，待敌军进入伏击区内发起攻击。日本骑兵放松缰绳，东洋战马一步一颠，步兵缓缓跟进，他们对大道两边的树林和田野中的青纱帐毫不在乎，而此时我军独立旅1团3营则在坚决地向着这股目空一切的敌军逼近。

独立旅1团3营接受战斗任务后，即以连为单位进行动员，他们迅速离开拳铺、蔡林，像支脱弦的利箭钻进青纱帐，一口气就走完了近30里路程。太阳火辣，青纱帐中闷热，可战士们杀敌的热情更高。11点钟，3营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了敌人，他们在敌人的侧翼与敌平行前进，日军马匹嘶鸣和兵器的碰撞声不绝于耳，而愚蠢骄横的敌人对我军的行动毫无察觉。鬼子的大队仍然摆着示威的架势，他们笃信“皇军”成武强大、无人敢冒犯的神话，绝然没有想到，就在近前，一支神兵正在悄悄地把绳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当鬼子大队人马到达距梁山10余里的王府集西面时，师特务营的侦察分队突然向敌人进行急速猛烈地射击。鬼子遭到意外的打击，气得哇哇怪叫，便漫无目标地胡乱打炮发威，而我侦察兵早已无影无踪了。敌人继续前行，就在靠近梁山时，师部特务营2连、4连和骑兵连突然斜插过来，冲到敌人侧面就劈头盖脸地一顿狠揍，未等敌人反应过来，我军就消失在青纱帐中。敌人连续遭到两次袭击，认为这是小股游击队的“干活”，因此并未放在心上，反而更加骄狂、更加麻痹，他们如同野牛一样到处冲撞。此时，我军则神出鬼没地在其侧后兜起敌人的屁股。

为诱使敌人进入前集以便我军围歼，特务营1连派出一些战士，装扮成伪村长和顺民由村中出来给“皇军”接驾。长田看见“良民”在道，队伍经过长途跋涉，加上天气酷热，已是疲惫不堪，于是他下令大队开进前集休息。敌人进了庄子，长田敏江即觉村落空荡、水井被封，而给自己接驾的“良民”忽儿踪影皆无，不禁疑窦丛生。突然东西北三面枪声乍起，他慌忙命后队变前队，急往来路方向撤退。一时间，笨重的炮车难以调头，步兵回拥挤成一团，敌人的骑兵纷纷落马，日军的队形顷刻大乱。特务营1连迅从三面压进前集，先跟在敌后的特务营2连则在村外拦击逃敌，就这样，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尚未摸清情况，就糊里糊涂地死亡了40多人。敌人已被打蒙，为诱敌进一步深入，陈光令特务营1、2连停止攻打，迅速撤进高粱地，继续监视敌人活动，以便乘夜幕包围歼灭此敌。长田敏江整理了一下队伍，让炮兵朝梁山轰了一阵，半个小时未遇回击，他仍认为碰到的只是小小的游击队，因此遂派骑兵、伪军向梁山西南方向搜索前进。未等敌人整队踏上大路，早已设伏于山坡树林中的师属骑兵连就冲杀出来，只见马刀闪闪劈向敌头，但听杀声震耳吓破敌胆，鬼子兵便蜂拥回退。长田敏江屡遭我军袭扰，却又不能摆开阵式与我正面决战，为此他肝火上升，恼羞成怒，一边组织部队抵抗，以火炮、轻重机枪等优势火力拦击我军骑兵追击，掩护溃退的鬼子兵，一边

命令一队人马兵分两路，跑步去占领独山庄和独山高地。追击部队随即包围独山庄，师指挥所移到赫家山头，罗荣桓和陈光带着参谋人员，来到独山东北的坡地上，用望远镜观察庄里和山头上的敌人。太阳偏西，精疲力竭的敌人，在梁山西南的独山庄露营。我侦察员发现，日军和伪军在架锅做饭，许多日兵脱掉衣服在树荫下打盹，还有敌人跳进了路边的池塘里洗澡……种种迹象表明，敌人仍未发觉我军的歼敌意图，长田敏江已被牵着鼻子步步走入了陷阱。

陈光主张趁敌立足未稳，一鼓作气攻下独山庄，罗荣桓却认为敌人占领庄子和独山，已构成犄角之势，他们可以火力互相支援，马上进攻必受较大伤亡，因此应该待天黑以后，等我独立旅1团参战部队悉数进入阵地再发起攻击。吃过晚饭，罗荣桓、陈光和作战参谋以及各战斗部队指挥员开会。罗荣桓指出敌人白天吃亏，上半夜必然高度警觉戒备，为麻痹对方，攻敌时间宜择定在下半夜。这样，鬼子白天疲乏，上半夜不敢睡觉，下半夜一定疲困不堪，我待敌人入睡，发动迅猛攻击，一定能够痛歼长田大队。于是，决定战斗部署，各单位分头作好准备。

“同志们，我们要打好这一仗，向建军节献上最好的礼物！”独立旅1团团团长周海滨和政委戴润生迅向排以上指挥员作出战斗动员。指战员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当地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担架队、运输队和救护队也情绪高昂地批批赶到。周海滨和戴润生带领排以上干部抵近独山，察看地形和敌情。光秃秃的山顶上没有构筑工事，敌人在山上设置了警戒哨，只见少数敌兵来回游动；独山庄也没有坚固的工事，一部分日军正在独山庄石灰窑附近的树林下休息，从各种征候来看，敌我兵力大致相等，但敌人的装备显然占我优势。此敌不曾打算在此久留，他们只想短暂歇息。由此，周海滨、戴润生等确信，若在白天发起攻击肯定对我不利，我军只有发挥夜战近战特长，在敌人疲困懈怠之时突然袭击，才能速战速决。他们十分钦佩师首长的战斗决策，更增强了全歼敌人的信心。周海滨、戴润生随即对3营的战斗作出部署，以一部分兵力首先抢占独山高地，切断敌人向梁山逃跑去路；命营主力之第10、11、12连分别从东南西三面同时猛烈攻击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石灰窑，迅速向纵深发展：将一部分部队和师特务营4连作为战斗预备队，相机投入战斗歼击敌人。

时过二更，东平湖刮起一阵怪风，梁山松林呼呼作响，天上的星星渐渐隐没，远处传来阵阵闷雷，但雨下不来，光线更加黑暗，空气愈发闷热。在师部里，罗荣桓坐在木制大师椅上，似睡非睡，手摇芭蕉扇，一边扇风一边驱赶着蚊子；在青纱帐内、树林里、坟地中，指战员们忘记了疲劳和酷热，他们隐蔽着、等待着。果如我军所料，独山山顶上的日军下山了，长田命伪军替岗警戒，把日兵全部塞进独山庄睡觉，不久军官不查哨、巡逻兵不游动、哨兵打瞌睡，鬼子们躺在庄里打起鼾声。一记清脆的信号枪声，敲响了入侵者的丧钟。我军迅速发起攻击：11连担任主攻，由南向独山庄突击；10连在右翼，以部分兵力去攻占独山高地；12连向独山庄东面土墙院敌人进攻；师特务营2连在庄北配合3营进攻，遂对敌形成包围圈。我军集中10余挺重机枪和掷弹筒射出复仇的火焰，掩护冲锋部队冲杀。11连首先突进庄子，他们犹如猛虎下山，迅速解决了敌军一个小队，抢先占领了石灰窑一段围墙；10连战士由独山南坡发动猛攻，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几十名伪军束手投降；与此同时12连向东边独立墙院发起猛攻，我军3个连队犹如一把

力钳，将敌包抄围打。长田敏江从梦中惊醒，一面指挥部队与我军在庄内格斗，一面组织兵力反攻独山。

顽抗的日军企图夺回被我攻占的围墙，我军指战员用手榴弹和刺刀连续打退敌人7次反扑，敌人见夺墙不成，只好丢下大堆尸体，企图掉头抢占大院东北方向的大堤，于是我军便集中火力将敌封锁院内，夺堤突围的企图被我粉碎。另一股日本兵凭借炮火掩护，曾6次攻上独山高地，都被我英勇的10连击溃。独山攻守战极其激烈，敌我伤亡很重，当敌人第7次攻击时，10连1排只剩十几人没有负伤，而敌人依然要拼死拿下高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11连从山顶右侧攻了上来，他们与10连并肩而战，硬是把敌人的第7次攻击打退了。敌酋长田敏江眼见两路突围受阻，气得暴跳如雷，他手举战刀，率领着残部发疯般地冲杀，妄图劈开一条血路逃生。我军指战员迎面痛击，他们无所畏惧，手挺利刃与敌人展开殊死肉搏，只见到处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在几个小时的激烈肉搏中，我军战士前赴后继，英勇无比，敌人死伤惨重，元气大伤。至此，骄狂的长田才醒悟上当，他碰到的不是游击队而是八路军主力，但为时已晚。经过大半夜激烈战斗，日军一退再退，最后被压缩在一个大院子里，但是敌人仍然负隅顽抗，他们在四周围墙上挖许多枪眼，用密集火力阻挡我军。天快亮了，敌人固守待援，我军久攻不下，战斗暂时处于平静状态。

“兵书上说过，两强相遇勇者胜”

敌人企图固守待援，罗荣桓和陈光立下决战决心。他们命令独立旅1团派连级指挥员到师部汇报战况并接受新的作战任务。

戴润生匆忙赶到师部，只见师政委正伏在地图上凝思，罗荣桓、陈光在一起分析敌情研究对策。听罢戴润生的汇报，罗荣桓说：“窜犯梁山的敌人，孤军深入，遭我打击，伤亡惨重，企图固守待援。但汶上敌人兵力空虚，所以授兵最早要到明天中午才能到达梁山地区。师部已派骑兵连抵袁口镇侦察，监视增援之敌。你们放心，不要顾虑敌人的增援。现在战斗态势对我们非常有利，你们要继续深入动员，集中力量，一鼓作气，穷追猛打，争取明天10点以前全歼残敌！”他把右拳砸在桌上，坚定他说道：“兵书上说过，两强相遇勇者胜！”旁边的陈光注视着戴润生赞同地点头。戴润生火急赶回前沿阵地，传达了师首长的指示，他和周海滨再次对部队进行动员，调整战斗部署，重新组织了攻击力量，立即向敌人发起最后的总攻。

战斗一开始，机枪的吼叫、手榴弹的轰响、战士们的呐喊就汇成了一场剧烈凶猛的风暴，向敌人盘踞的最后几座院落席卷而去，日军且战且退，敌我展开了逐屋逐舍的激烈争夺。长田敏江狂暴地举着战刀，威逼残兵们向我军反扑，而我军战士们则以猛烈的手榴弹和尖锐的刺刀将敌人一片一片地打倒，就连骄狂的长田也臂部中弹，他十分沮丧地龟缩在房中。敌人被压缩得空间越来越少，寇兵的顽抗也愈益疯狂，战斗发展已越来越白炽化。罗荣桓指示攻击部队：“房子打坏了，战后再赔偿，要不顾一切消灭敌人。”于是火线部队即刻重新编组，协同分工，火力组掩护冲锋贴敌，作业组在墙上、房顶挖洞，投弹组负责将集束手榴弹掷向群集房屋内的敌群。1团3营的指战员居高临下，在独山高地集中密集火力向据守残敌猛烈轰炸、扫射，敌人死伤惨重，士气骤低。残敌钻在石灰窑里向我凶恶还击，我军集中火力掩护

作业，在牺牲四五个战士之后终于挖开 3 个洞口，架设机枪向里猛扫。歼灭石灰窑敌人之后，战士们又扑向敌人炮兵阵地，四五个战士从敌人项背猛打，夺取一门大炮，另一门大炮还在漫无目标地胡放时，战士们就冲上前去，以双手掐住了敌炮兵的脖子。经过反复冲杀，10 连终于将敌人的 3 门大炮全部缴获。敌人胆颤心惊，蜷缩在房中业已变成瓮中之鳖。

我军营连干部身先士卒，既沉着冷静指挥作战，又英勇无畏在枪林弹雨之中拼杀。1 团 3 营营长刘阳初，自从战斗打响就一马当先奋勇杀敌。他抓住战机，亲率 12 连连长苟金礼和排长吴云佑等组成的突击队，一举冲进大院并登上房顶，命敌缴械投降。敌人拒降，他便率战士们用刺刀挑开屋檐茅毡，从房顶上把集束手榴弹投入屋内。敌人终于抵挡不住我军的猛烈进攻，仓皇向南逃窜，早就守候在门外的师骑兵连立即追杀过去，敌兵在马刀闪烁之处纷纷栽倒在地。老乡们冒着弹雨抢救伤员，他们有人还活捉了四散逃命的寇兵。时至中午，敌人被我军全部歼灭。在敌尸中，有一个肥头大脸的矮胖家伙，大洋刀从其前心穿进后心，躺在地上，刚好摆成一个十字，被血污染的胸章上写着“三十二师团长田大队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

梁山之战，600 多敌军，除十几个被俘和一人逃到汶上便呜呼哀哉外，全部被我消灭。两门意大利造的新式野炮，5 月间刚从日本运来，顷刻即成我军战利品。战斗结束后，我军民喜气洋洋地围观野炮，战士们向老百姓借来十几条牛才把它们拉动。八路军没有装备如此大型野炮，当时 115 师也只有两门苏制机关炮和 8 门八二迫击炮。罗荣桓考虑野炮笨重，又无合适存放地点，敌人失炮必来扫荡报复，为使炮不再落入日军之手，他命后勤部门将炮体拆卸，记住地点，秘密沉入东平湖。梁山战斗结束不久，中央军委发来贺电，表扬参战部队。蒋介石也拍来一封嘉奖电报，送来 3 万块钱以示犒劳。济南日本军酋尾高次郎气急败坏，他纠集 5000 日军，调动 100 多辆汽车和 40 多辆装甲车，对梁山地区进行报复扫荡，寻找我军主力和丢失野炮，他找了一个多月，什么也没有找到。

梁山一战，我军以同等兵力歼敌 600 余人，震动了鲁西，传遍了山东，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这次战斗是抗战前期八路军在山东给敌人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我军由此声威更壮，人民群众抗战热情又被极大鼓舞。在战后半个月，仅梁山周围，东平湖畔，就有 3000 多名热血青年踊跃参军。这块古代农民英雄的聚义地，如今变成了抗日救亡的根据地。

宋代的梁山富有传奇色彩，抗战时的梁山饱含民族气节，是罗荣桓、陈光 和 115 师所有参战指战员，遵循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通过精心运筹、英勇作战，在古梁山再设战场，创造了这份辉煌。

## 第七章 陈庄歼敌折牛刀

1939年9月，日军旅团长水原义重苦心经营，实施所谓“山地讨伐的进步战术”，敌第31大队田中省三大佐率军1500余人，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轻装奔袭战术，俨然作为水原少将的游刃“牛刀子”侵占陈庄，妄图一举深入晋察冀边区腹地，消灭我根据地领导机关和后方设施，在日寇“秋季大讨伐”中建立奇功。

贺龙、聂荣臻指挥第120师主力和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集中6个团的优势兵力，将计就计，调兵遣将，巧设伏阵，经6天5夜周旋激战，全歼进犯日军1200余人，给予敌人以迎头痛击。

陈庄战斗粉碎了敌人洋洋自得的“牛刀子战术”，它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敌后抗战的一次模范歼灭战，也是贺龙用兵布阵的杰作。

### 聂荣臻请贺龙全权指挥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本帝国主义政治诱降、英美绥靖政策的怂恿下，逐步走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国策，6月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随即积极挑起摩擦，制造平江惨案，揭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序幕。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施，毛泽东十分警觉，8月7日他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和关向应，命令第120师359旅回师陕北、贺龙和关向应率120师主力移防晋察冀边区的冀西地区，保卫陕甘宁边区。于是，正在冀中的贺龙急电359旅旅长王震，命其将一部留在恒山组成雁北支队坚持游击战争，旅主力迅速开赴陕北。同时决定把师属5个支队留在冀中，协助冀中军区吕正操坚持平原游击战，师主力迅速西移，作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机动力量开赴晋察冀边区的冀西地区。

晋察冀边区各地大雨连绵，引发山洪爆发、河水泛滥，根据地房屋倒塌、田园淹没，许多人畜被冲走，造成多年来未有的大水灾。侵华日军以为天时可用，遂连续对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我边区军民一边抗灾抢险，一边组织反扫荡。此时的日军，已与我军整整交手两年，由于他们在八路军面前吃尽了苦头，因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实施所谓的“山地讨伐的进步战术”。在对我北岳山区进行疯狂扫荡时，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指示敌军：“对付八路军必须采用一套新的战术，找准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以大胆勇敢精神和动作，进行包围、迂回、欺骗、急袭，在近距离进行很快的奇巧袭击。”9月，敌军决意实施在“新战术”指导下的“秋季大讨伐”作战计划。

120师奉中央军委命令，分前后两批向晋察冀边区转移，参加巩固北岳区作战。张宗逊率358旅、独立第1旅、独立第1支队等部组成第一梯队，于9月1日到达行唐西北的口头镇地区，贺龙率师部及第716团作为第二梯队，于9月24日到达南北城寨附近的刘家沟一带与前梯队会合。至此，贺龙除命第715团开抵雁北上寨地区，接替359旅防务外，师属所有部队立即开始整编训练。当时我军各部的分布情况大致是：358旅驻牛下口至东西岔头地区；独立第1旅驻口头镇、湾里及秦家台羊地区；独立第1支队驻程家庄；359旅第719团（津南自卫军）驻南北谭庄地区；师部及358旅第716团驻

南北城寨地区。此外，晋察冀四分区独立第5团位于慈峪附近，担任对灵寿、石家庄方向的警戒任务；抗大第2分校位于陈庄及其以西地区。

就在120师第1梯队由冀中平原转到平汉路西，在群众掩护下进行整训时，张宗逊收到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和120师政委关向应来信，通知他敌人正在调动兵力，有向我根据地大举进犯迹象，并告知地方武装、后方机关、学校和群众作好反扫荡准备，要求第1梯队在北岳军民配合下，粉碎敌人的进攻。张宗逊立即动员部队作好准备，派出侦察兵刺探敌情。果如聂荣臻、关向应所料，9月23日，驻石家庄及正太铁路沿线的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以其第31大队，并纠集灵寿、正定、行唐、无极各县伪警备队，共1500余人（内日军千余人），强征民夫200人，大车数十辆，在水原少将旅团长指挥下，由灵寿向北进犯。该路敌军异常狡猾，拟实行“新战术”迷惑我军，企图以声东击西战法急袭我晋察冀边区较大集镇陈庄。

陈庄，位于鲁柏山区的西侧，慈河北岸，距灵寿县城仅百余里，为一个800多户人家的大镇，是边区商业、交通重地之一，我边区许多机关、学校和团体都设在陈庄附近。在此之前，敌机曾4次轰炸陈庄，敌军曾一度进扰。9月25日，敌人由灵寿向慈峪进犯，尽管我军只有边区四分区独5团一部在那里警戒，对敌尚不构成太大阻力，但日军却使用所有火器作正式进攻，进占慈峪。紧接其后，该敌继续向南伍河、西伍河和南北霍营地区作试探性进攻，遭我军第719团阻击。

贺龙率120师师部和716团由冀中抵达北岳山区，增强了晋察冀边区及120师第1梯队全体指战员的战斗力量和胜利信心。聂荣臻得悉“铁的国防军”师长贺龙来到北岳区，即同抗大总校副校长罗瑞卿前来看望，表示热烈欢迎和慰问。老战友分别很久再次相聚，尽管敌兵压境但也甚是欢快，乐趣横生。贺龙和聂荣臻立刻研究军情，经过商量两人一致认为，120师在河北的部队除第715团已去上寨接替359旅在雁北地区的任务外，主力部队悉数集结此地，是水原义重始料不及的，因此敌人大举北犯，向我纵深盲目发展，必然会陷入孤立失援的困境，由此我军运兵布防，在运动中完全有条件吃掉这股敌军。贺龙笑着对罗瑞卿说：“要不把敌人扫荡打下去，不打掉敌人的进攻，你们抗大要转到太行去就困难了，不好转过去了。”聂荣臻十分赞同贺龙对敌军的分析意见，他请贺龙全权指挥陈庄战斗。

### 两次布阵，求歼狡诈日军

26日清晨，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爬上山头考察地形，研究作战部署，决定诱敌深入，打一个伏击战。

经研究判断，敌人孤军深入我山区腹地，可能由慈峪镇、北谭庄、东西岔头主要道路进犯陈庄，贺龙决心利用山区有利地形，诱敌深入，在北谭庄至东岔头地区布成袋形阵势，歼敌于运动之中。尔后贺龙作出以下战斗部署：以第719团于北霍营、南北伍河、白头山地区，从正面节节抗击，诱敌进至山门口、桥塔岩附近；以独立第1旅第2团、358旅第716团、独立第1支队等部，隐蔽集结于牛下口、程家庄、山门口、刘库池及大小文山之间地区，向敌侧后突击，与正面阻击部队一道歼灭该敌于东西岔头至南北谭庄地区；以358旅第4团于口头镇地区，警戒行唐、曲阳方向敌人，掩护各后方机关；以晋察冀第4分区独立第5团，进至慈峪镇以南地区活动，监视灵寿至慈峪

敌之后续部队活动。部署完毕，贺龙指定张宗逊为前线指挥，授权他指挥各参战部队。每逢大战，贺龙除亲掌全局、下定基本决心外，惯常委派一名得力战将，亲临现场指挥作战，并相应授予被委派人以根据战场发展态势相机调动部队的权力，借以充分实现自己的战斗意图，往往取得较好的指挥和作战效果。

26日上午，日本侵略军第31大队主力向白头山、北谭庄进犯，张仲瀚率719团正面阻击，便停止前进。为诱敌深犯，719团以白头山为依托，多次向南谭庄敌人发起攻击，但狡猾的敌人只以火力相还，不肯向前迈动。张宗逊率伏击主力不见敌人上钩，只好下令停止攻击，按捺取胜的急切心情，等待次日再想办法，次日上午敌人仍然按兵不动。下午4时，南谭庄、东西伍河和北霍营一线敌军却突然全部退回慈峪镇。傍晚，张宗逊得4分区独立5团电话报告：慈峪镇的敌人向灵寿撤退，大炮、辎重已退去很远。张宗逊十分不解，日军出师未受重挫，不可能轻易撤走，其意图何在呢？不久，贺龙、张宗逊得到报告，敌人只留下几百人控制着慈峪镇，主力1100余人已沿小路奔袭陈庄。原来敌人异常狡诈，他们撤回慈峪，又将笨重物资搬运至灵寿，摆出撤军的伪装假象，企图迷惑麻痹我军，然后以少部留守慈峪，余者主力以1100余众轻装疾行，以出其不意的动作沿鲁柏山及秋山南麓崎岖小道，经南燕川、湾子里、长峪直奔陈庄。我边区第4分区独立5团虽以一部竭力堵截，但毕竟寡不敌众，日军第31大队主力还是遂愿占领了陈庄。

敌人进占陈庄之后，把群众来不及赶走的猪羊鸡狗全部杀掉，大吃大喝地庆祝“胜利”。第31大队大队长田中省三大佐更是洋洋自得，他喜不自禁地在日记中对奔袭行动的组织者水原义重少将进行吹捧：“不经大的战斗而占领陈庄，这是指挥者的天才。”陈庄附近的机关、学校和群众早已转移，家家户户空空荡荡，镇上看不到一个人影，而满街的墙壁上到处涂写着反对日寇的标语。针对敌人占领陈庄，贺龙认为：“鬼子孤军深入，在陈庄又抓不到什么，必定不会久留，会很快撤回去。这就给我们造成了歼灭它的好机会。关键是要弄准鬼子会从那条路撤回去。”

贺龙、聂荣臻、关向应等经过研究分析，对敌人撤退方向作出估计：根据以往敌人活动规律，由于他们害怕在来路遭受伏击，一般回撤不走原路。最大的可能是，敌人由陈庄向东，经南北台头、东西岔头沿大路向灵寿撤退，该路既是捷径，又可得到慈峪镇敌军的北上接应。据此贺龙、关向应决心以磁河岸边的东西寺家庄、冯沟里一带作为伏击地域，集中主力歼敌于运动中。于是贺龙让周士第和张宗逊按照他的战斗意图，第2次作出部署：独立第1支队（欠1个营）进至陈庄以东七祖院、大庄地区，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如敌向东退走，即节节阻击，诱敌进至我伏击地区，若敌南退则尾追敌人。以第716团隐蔽集结在东西司家庄至南北台头之间，第2团（欠1个营）隐蔽配置在冯沟里、破门口及其以南地区，占领伏击阵地，待敌人通过时，突然将其包围歼灭。为防阻敌人从原路撤退，以独立第1支队1个营和第2团1个营，进至长峪附近担任警戒，如敌人经长峪南撤，就坚决给予阻击，滞敌到我主力到达时将其歼灭。以第719团仍位于南北谭庄及东西白头山占领阵地，严密监视慈峪敌人行动，坚决阻止该敌北援被围日军，保障主力围歼由陈庄回窜日寇。第4团除以1个营仍担任对行唐、曲阳方向警戒，主力集结于牛下口待命。敌变我也变，根据部署各部队调动迅速，28日拂晓全部到达指定地点。正在陈庄乐不可支的田中省三，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被他推崇



备至的高明旅团长水原，已把他的整个大队用“新战术”送到了贺龙军队张开的口袋里。

侵占陈庄的日军，经不起独立1支队和抗大2分校的彻夜袭扰，于28日6时纵火烧庄并开始向东撤退。敌人在七祖院与第1支队接火，枪声密集令我方兴奋，但是半小时后，张宗逊得到报告：田中又耍花招，率其大队主力波过磁河似向南方来路回窜，而向七祖院进攻的小股日军也正涉渡磁河准备南逃。张宗逊想敌人未曾觉察我军部署和准确方位，由南路回逃可能较小，但防万一敌人再由来路回窜，还是指令第2团抽调部队赶往长峪阻截。狡猾的田中省三随即再次转换方向，他利用磁河边的芦苇丛作掩护，指挥大队沿河南岸鲁柏山脚下的大路向东逃跑。田中大佐自信我军已被他的“新战术”蒙蔽，八路军主力已被调至长峪一线，东逃大路无非只碰见我军游击队阻拦，因而可不多虑，所以他率部大摇大摆地走在东逃之路上，并乘隙以先头部队进到高阳庄、冯沟里、破门口地区。

田中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当田中先头进到破门口时，遭到第716团的勇猛阻击，我军阵地就像闸门一样，死死卡住敌人去路，敌军发起疯狂进攻，企图夺路东逃。向长峪急进的2团部队听到枪声，迅速回师向北攻击，独立1支队迫敌到高阳庄，也由西向东展开进攻，716团主力则越过磁河，向南攻击敌人。敌人丢下数百具尸体，好不容易闯过一关，却很快又落入我军伏击圈，为此田中恼羞成怒，立即组队实行强攻，妄想撕开一个缺口突围。他们先向左边突击，连续发动4次冲锋，被716团坚决打退，接着再向右冲，经过多次反复冲杀，第2团虽然伤亡重大也将顽抗敌军顶回，田中大队企图夺取有利地形终来得逞，反而死伤惨重。激战到13时左右，战地所有有利地形全部被我军控制。贺龙为了扎紧口袋，又把358旅第4团由牛家下口调到破门口以东高地，多次打退敌人东窜企图。至此，奔袭陈庄的第31大队主力已陷入四面被围的绝境，日军的“牛刀子”行将折断！

### 阻击敌援，围歼田中主力

眼看着精锐的第31大队即将覆灭，水原义重哪肯丢舍钟爱，他急调日军300余名会同驻守慈峪镇敌人共计800余众，于28日16时大举向南北伍河进犯，企图接应被围在冯沟里、破门口的田中大队主力进行突围。张仲瀚即率719团顽强阻击，待敌军进占南北伍河时无法再进，便与我军在白头山地区形成对峙。

为迅速全歼被围敌军，贺龙来到横山岭张宗逊的指挥所，指示部署总攻，决定我军于黄昏后发动攻击。张宗逊立即组织和调整战斗部署，独立第1支队继续由西向东，攻占高阳庄与冯沟里之间高地，而后向冯沟里发展进攻；第2团由南向北，夺取冯沟里南侧高地后，向冯沟里村南发展进攻；第4团由东向西，夺取破门口之后，控制该村；第716团全部涉过磁河，自北向南攻击，协同以上各部将敌聚歼在冯沟里地区。当晚我军发起总攻，各部队英勇作战，向敌人实施突击，第716团担任主攻，首先占领了破门口、冯沟里之间的敌军阵地，把敌人分割为两半，接着冲入破门口村。其他部队也同时攻占了高阳庄、冯沟里的敌人阵地，向村内突击，在进攻过程中，因敌人负隅顽抗以及我军部队所带手榴弹被连绵不断的雨水浸湿，十之七八打不响，刺刀也不够用，不能充分发挥我军近战的威力。战斗到午夜时分，未能解决

战斗，遂退出村外。

几乎与我发动进攻同时，慈峪增援敌军向白头山发起凶猛进攻，第 719 团的战斗异常激烈。贺龙担心阻击防线被援敌击破，命令张宗逊急调 358 旅第 4 团进至山门口及桥塔岩地区，加强白头山纵深阵地，协同 719 团阻敌增援。被围敌军遭我一天一夜的冲杀已死伤累累，眼见援军无望，处境危殆，仍幻想以出我意料的行动来逃脱灭顶之灾，遂于拂晓集中全力，拼命往鲁柏山上爬去。鲁柏山又高又陡，他们趴在光秃的山崖上，既无掩护又没依托，我军则以各种火器猛烈射扫，又给敌军极大杀伤。敌人爬上山顶，辎重和重武器丧失殆尽、活下来的也只剩下二三百人。同时少数零散寇兵，沿破门口山谷逃至石佛峪西山。残余敌人满心以为爬上鲁柏山就可从山背后溜之大吉，他们万万没有料到 4 分区独立第 5 团早在山后万寺崖堵住去路，而民兵、游击队和群众也卡住了所有的大小山沟和荒僻小道。张宗逊得知敌军突围情况，迅令第 716 团、独立 1 支队及第 2 团一部展开多路追击，将敌人重新包围。

时间对敌人来说预示着生存转机，对我军而言代表着围歼制胜，因此增援敌军拼命发动攻击，企图尽快突破我军阻截防线，救授已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田中大队：我军则迅速收缩，紧锣密鼓向残敌四面猛打，英勇顽强回击授敌。29 日上午，援敌发动更为猛烈的攻击，白头山阵地曾一度失守，张仲瀚率 719 团经过激烈反攻，又将阵地夺回，该战异常艰苦，战斗达到白炽状态。贺龙为支援 4 分区独 5 团截断敌人退路，防敌与其增援部队接合，又调 358 旅第 4 团进至沙湾地区。同日中午，被围困在方圆不足一里的鲁柏山狭窄山顶上的残敌，无粮无水，又缺弹药，还不断受到我军迫击炮的火力杀伤，已经死伤惨重，兵无斗志，处境更加困难，该敌至死不甘待毙，不断发电作垂死前的乞援哀鸣：“现在西侧鞍部苦战中，刻下身边忧虑，望至急以飞机及增援队来援，开弹药粮秣。”14 时敌派飞机 3 架进行轰炸扫射，企图掩护残敌突围，17 时又有 3 架敌机进行主援，投下 6 大包弹药食品，其中一半落在我军阵地上。

29 日 18 时，我军各部经调整部署，从四面向鲁柏山残敌发起进攻。命令一下，枪炮齐鸣，杀声震天，我军战士犹如离弦之箭冲上山顶，向敌射击，与敌肉搏，至 21 时夺取敌占有高地，将残敌压缩于山谷内就地痛歼，击毙先自鸣得意后又沮丧无比的敌第 31 大队大佐大队长田中省三。余敌 70 余人，经万寺院逃至沙湾，亦被边区 4 分区独 5 团、358 旅第 4 团及地方游击队在沙湾地区歼灭。而进攻白头山的增援敌军，虽在 29 日下午再增 200 余人和坦克 3 辆，在我英勇的 719 团顽强打击下，始终被阻于白头山下不能越雷池一步。30 日 8 时，该敌一部在南北伍河与我军对峙，其大部绕路向沙湾运行，但终被我军第 4 团阻截，无法接应逃敌。至 16 时，援敌得知第 31 大队被我军全歼，遂经慈峪撤回灵寿，战斗于当日下午结束。

陈庄歼灭战，我军以 3 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历经 6 天 5 夜的运筹、周旋和激战，以亡 142 人和伤 415 人的较小代价，毙敌旅团长以下 1280 余人，俘敌 16 人，缴获山炮 3 门、轻重机枪 23 挺、步枪 600 余支，战马 50 余匹，使以“牛刀子战术”闯入我根据地的狂妄敌人遭到惨败。

## 第八章 “名将之花”丧太行

1939年11月，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爆出了抗战时期的特大新闻，我军击毙日军中将。死者阿部规秀，是位佩戴两颗金星的日军将领，他身兼敌“蒙疆驻屯军”司令官和第2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两项要职，荣获日军“新战术”的“山地战专家”和“名将之花”的美誉。但在同聂荣臻、杨成武交手中，却丧命于太行山麓的古长城下。

阿部规秀踌躇满志，组织指挥日军以疯狂之势向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大扫荡，其部过村大队被歼于雁宿崖，令这位“俊才”恼羞成怒，他亲领1500余人向我军进行报复。不曾想在聂荣臻的正确指挥下，我军指战员历经10天战斗，将其扫荡企图粉碎。阿部规秀命丧黄土岭后，日本举国哀叹“名将之花”“瓣碎花落”……

### 聂荣臻授意杨成武拉开战幕

1939年10月30日，太行山区草木枯黄秋风萧瑟，晋察冀军区机关驻地阜平正在召开中共北方分局组织工作会议，会后即将举行军区成立两周年庆祝大会，整个阜平一派节日气氛。与会的1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突然收到分区司令部的敌情报告：敌酋阿部规秀派过村大佐率1000多日伪军，已从张家口进驻涞源，拟将分路向银坊、走马驿和灰堡进犯。

涞源是敌我争夺之地。我军可经此地挥兵北上，直接威胁华北重镇张家口；日军则以张家口至涞源的据点作为尖刀，妄图割裂平西、察南、雁北根据地，巩固“蒙疆”占领区。日军侵占涞源以后，构筑高垒，深挖沟堑，经常以重兵驻守，将其作为出击桥头堡，不断向我根据地进行扫荡。陈庄奔袭失败以后，日军便着手组织冬季扫荡，为此动用驻平汉铁路北段的第110师团和第8独立混成旅团、驻同蒲路北段的第3独立混成旅团、驻平海路东段与雁北、察南地区的第26师团和第2独立混成旅团、驻津浦路北段、石德路及平津沿线日军等多股部队，企图以此消灭我军主力，摧毁晋察冀根据地。冬季扫荡从冀中地区的大清河北地区开始，随后转向北岳东北，对北岳扫荡力竭势挫之后，又以万余兵力扑向冀中，我军反扫荡战役从10月初一直持续到12月底胜利结束。10月中旬，日军调集第2独立混成旅团、第110师团主力共2万余人，企图在神堂堡、阜平城至王快镇一线建立据点，打通曲阳至阜平之间交通，缩小八路军的回旋余地。被诮为“山地战专家”的第2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急欲施展其才干，在涞源、灵丘各据点调集兵力，囤积给养弹药，强征民夫修筑由九宫口经摩天岭、曹庄子，上庄、中庄的公路，曾分兵3路进攻走马驿和北城子，向驻灵丘上寨、下关地区的第120师715团合击，均遭受我军有力打击，被迫撤回据点，此次过村大队进驻涞源，使该城驻军高达2000余人，说明阿部规秀仍然不甘失败，信誓旦旦地要在冬季扫荡中建立功勋。

据我侦察确信，涞源日军已分3路向我第1分区根据地进发，右路敌近200人经北石佛进占灰堡；中路敌约400余人经西铺、插箭岭，进袭走马驿；左路是敌主力，约600余人拟进驻白石口，进袭银坊，3路敌人互相策应，有可能合击我马关、吉河线驻军。敌左路由第2独立混成旅团第1大队大队长过村宪吉大佐指挥，该大队由两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和一个机枪中

队组成，装备精良，是第2旅团的精锐之一。涑源县城虽被日军占领，但其周边乡村仍在我军控制之中，由于该县是八路军北上抗日最先解放的县城，我军在该县建有坚强的党组织和可靠的情报网，敌人活动的每一个变化，都能为我军立即掌握。因此，对从内线获悉阿部调兵遣将的军事情况，杨成武深信不移。他记下敌军3路出动的情报，立刻向聂荣臻汇报，聂荣臻问：“情报可靠吗？”杨成武答道：“涑源情报站的站长是分区崔喜峰参谋，他们送出的情报，是根据涑源伪维持会和宪兵队的我内线情报员的报告，然后又汇集了五回岭情报站的情报，经过与各地情报人员核实、分析，再报到分区司令部来的。一向都是比较及时、准确的。”

杨成武求战心切，主动向聂荣臻请缨，要求率部打击左路敌军主力。聂荣臻立刻想到，那里有一片奇峰狭谷，就连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都知道那一带是防御匈奴南下的天险屏障，使万里长城横卧在那里。他便追问杨成武有什么想法和点子，杨成武则胸有成竹地对答：“日军前进路上是一片连绵险峻的大山，出涑源城就进入了长城的白石口。从白石口到银坊只有一条山路，路两边都是光秃陡峭的岩石，是打伏击的好地方。敌人孤军深入，由于大山阻隔，另外两路敌人难以策应，我们完全可以吃掉他们。”1分区主力团队大多驻扎管头以东，如果攻打其他两路敌军，部队运动存在一些困难，因而聂荣臻比较赞同杨成武的主意，不过他还想听听彭真、贺龙、关向应的意见再作出最后决定。120师贺龙和关向应是应聂荣臻、彭真邀请来阜平参加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庆祝活动的。听罢敌情介绍，贺龙十分赞成抓住时机给入犯日军以严厉教训，彭真和关向应也支持聂荣臻的方案。于是聂荣臻便对杨成武说：“会议你不要参加了，立刻赶回分区组织指挥这个战斗。”

杨成武在返回军分区司令部途中，特地到雁宿崖和黄土岭一带察看地形。站在雁宿崖东面山地，用望远镜观察，只见山峦起伏连绵不绝，西面是白石山，海拔2000余米，奇峰峻岭，浮云缭绕，煞是壮观；雁宿崖的东面也是蜿蜒起伏的山地，海拔在200至500米左右。从涑源到银坊只有一条道，过了内长城后两边都是嵯峨飞峙的高山，中间夹着弯弯曲曲的河床；从三岔口到张家坟一带，山高谷深，地势更加险峻，河沟宽仅不足百米。雁宿崖是长达几百米的悬崖峭壁，坐落在三岔口和张家坟河床的西岸。这里的地形酷似一个天然“口袋”，如果兵优两侧，待敌人进来再用火力封锁白石口，我军南堵北截，敌人纵然插翅也难逃覆灭。杨成武一边思考战斗部署，一边利用附近电话把作战意图下达到各团。

11月2日，杨成武在分区司令部召集作战会议，经研究并报聂荣臻批准作出战斗部署：以配属给1分区的3分区第2团进至南道神隐蔽集结；以第3团2营由吉河里出发，占领雁宿崖西北高地，并注意辛庄、白石构门一带情况，以另一部由银坊出发占领西流水以西高地；以第1团由宝石、杜冈、苑冈出发，进到司各庄附近并占领该庄以北阵地，同3团阵地衔接；命第25团随1团跟进；作为第2梯队划归1团首长指挥；派素有“狼诱子”称号的曾支队（游击第3支队）在三岔口、张家坟一线向白石口、鼻子岭侦察警戒，遇敌佯攻，诱其深入至雁宿崖地区歼灭。这个部署，就是以主力埋伏于敌人进攻目标的两侧，待敌进到预定伏击地域一举歼灭。我军主要参战部队，大多是由红军团队改编而来，连排以上干部以老红军为主，在敌后斗争中富有游击战经验，作风顽强硬朗，由于连打胜仗，从鬼子手中缴获不少武器，部队装备也比较好，各团满编，有的人数将近2000余名。总计来看，我军参战

兵力共 3 个整团又两个营和一个游击支队。达 6000 人以上，同敌人出动的一路兵力比较，占有绝对优势。各部队接到命令，迅速动员运动，按预定部署展开，杨成武受聂荣臻委派，已经拉开了雁宿崖伏击战的序幕并由此为阿部中将命丧黄土岭埋下了伏笔。聂荣臻在电话中嘱咐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争取全歼这一路敌人。我不会离开电话，你要随时报告战斗进程，彭真、贺龙、关向应同志，都很关心这场战斗。”

### 围歼过村，诱出阿部东进上钩

11 月 3 日拂晓，秋风习习，晴空万里，旭日抹红了山梁，敌人正在沿河沟缓慢开向雁宿崖，我军战士则严阵以待。7 时左右，我军同 3 路敌人先后接火：插箭岭方向的日军向五门子攻击前线，曾支队即进行抗击；灰堡方向的敌人在与 120 师 715 团战斗；白石口方向的日军在三岔口附近与曾支队一部接触，被我军引诱逐步走向“口袋”。

当敌人行至雁宿崖时，3 团主力已在张家坟及其两侧山地隐蔽展开，1 团团长江正湘在雁宿崖东山率 3 营将其连队部署在阵地内斜面，监视敌人并组织火力掩护团队主力展开。陈正湘向各营下达战斗命令：1 营主力展开于 2 营左侧，与 3 团阵地衔接，从雁宿崖东南实施攻击；2 营主力从中间冲击，首先消灭河滩敌军，而后向雁宿崖村内攻击；3 营由小山沟向北疾进，攻占三岔口，断敌退路，其后以 1 个连的兵力占领有利地形，防止敌人从涞源、白石口增援，并以适当兵力进占上下台东山阵地，以火力侧击敌军左翼，掩护营主力由北向南攻击敌军第 2 梯队。他命令各营指定突击队并组织好火力，各连、排、班长亲自观察熟悉地形、道路和敌情，选好冲击路线和地段，划分冲击目标。各部队绝对隐蔽，没有统一命令不许开枪。过村大队骄横狂妄，他们行军和休息不派警戒，对两侧不搜索，大摇大摆地向张家坟行进。待敌进至雁宿崖和张家坟之间，3 团突然对敌以猛烈火力痛击，1 团随即吹响冲锋号，2 团从东面向敌人漫山遍野地压来，刹那间 200 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向敌队劲射，手榴弹和厮杀声震得山谷颤抖。1 团以 1 个营迅速占领三岔口，主力由东北向敌人侧背攻击，2 团攻占了雁宿崖西北高地，向东抢占了雁宿崖西部和西北部一带有利地形。日军遭受我军优势兵力的猝然打击，顿时队形大乱，慌忙组织火力拼命抵抗，但是我军已把日军压迫在崖下那条几十米宽的峡谷之中。过村觉察受我伏击，组织部队抢占了雁宿崖偏西南方向和无名高地及其该高地以西的 615 高地，村边及河滩敌人主力则慌忙退入村中，利用房屋对我冲击部队实施拦阻射击，才暂时稳住阵脚。

战斗进行了一个上午，杨成武向聂荣臻报告说：“司令员，被包围的敌人已经压缩到雁宿崖的峡谷内，只剩下两处阵地了。”聂荣臻感到胜利在望，对杨成武说：“你指挥部队迅速发起全面进攻，彻底歼灭这股敌人。”无名高地和 615 是过村掩护村内主力、固守待援的支撑点，于是 1 团和 3 团商定协同动作，拿下无名高地。1 团 1 营担负主攻突击队，他们在我军掩护部队的全力火力下，向无名高地及其侧翼同时发动冲锋。趁敌人阵地硝烟腾起，战士们端着刺刀猛冲上去，他们把一排排手榴弹投向山头，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战斗十分激烈，勇士们打得英勇顽强。过村宪吉大佐督促士兵四面抵挡，调动机枪封锁我军冲锋，由于后续部队未能跟上，已经攻上去的战士被敌人压了下来。杨成武下定决心，必须于当日尽快解决战斗，于是我军发起

第3次猛烈攻击。3连3排犹如一把尖刀，率先冲上山头并夺取敌人机枪，后续连队趁势如狂潮般地涌上敌阵，敌人不堪3面围攻，在我机枪扫射和手榴弹轰炸下，死伤过半，狼狈逃进山下的雁宿崖村内。与此同时，2团经过激烈战斗也攻占了615高地。

敌人四面被围，过村大佐即亲自指挥突围，1团2营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紧张激烈的白刃搏斗甚至石头战，硬是打垮突围敌军的顽抗，将其压进村内。下午4时，3个团队协同作战，向雁宿崖村发动总攻。2营6连勇猛地向村子冲击，1排很快进到村边，向敌人在房前构垒的矮围墙内猛投手榴弹，率先攻入村中；2排迅速攻占村东北的一个小山头，居高临下，以火力控制了村东北角的几个院落。3营从北面冲杀，其突击队10连、11连顺山沟从西北向村口迂回，铲除敌阻并冲进村中。过村宪吉大佐的指挥所被迫迁到村西的一个院中，战士们将院子紧紧围住，用机枪和步枪猛烈射击，把颗颗手榴弹投向屋里，顿时院里屋中火光四起、烟雾弥漫，敌人的机枪也哑了，日寇惶恐惊悸，抱头鼠窜，围攻部队乘势冲进院子，将残敌歼灭。经过激烈拼杀，各部队严密配合，于下午5时许，除生俘寇兵13名外，过村大队600多日军全部被我歼灭，只有极少数敌人漏网。聂荣臻听到汇报后，命令部队迅速撤离战场，隐蔽待机。

日军每逢作战失败，总要重整旗鼓寻求报复，其兵势挫折越加惨重，报复来头就愈发凶狂，而且常常是败兵刚一归巢，大队人马就倾城出击，企图趁我正在消化胜利果实之机，猝然报复，使我军措手不及。11月4日凌晨，杨成武得到紧急情报：驻张家口日军出动第2独立混成旅团各部，即中熊直正中佐率第2大队、绿川纯治大佐率第3大队、抵过佐率第4大队、森田春次中佐率第5大队，计有1500余人分乘90多辆汽车来到涞源，正沿过村宪吉的覆辙开进，拟向银坊攻击，寻我主力决战，企图为过村大队复仇，挽回“皇军”的体面。率领这支敌兵的指挥官，是日军中赫赫有名的阿部规秀中将，但当时我军并不知道。聂荣臻得到报告，决定利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再次打击日军，他指示杨成武：“再把敌人往前引，引到黄土岭。为了确保围歼这部分敌人，我们还得再增加一部分兵力，我已经告诉20团团团长陈宗坤、政委李振声、25团团团长宗学飞、政委张如三，让他们的部队也参加这次围歼战斗。”贺龙得悉日军重兵报复，主动将120师特务团由神南镇北调，归1分区领导参加作战。贺龙对特务团团团长杨嘉瑞说：“你去配合兄弟部队作战，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遵守纪律，搞好团结。思想上要有充分准备，敢挑重担。不要把自己看成是配角，我们都是是一家，不分主客喔！”“你不要怕打硬仗，不要怕牺牲，你豁出两个营也不要紧，回来我再给你补充。”

当晚敌人越过白石口内长城，进到雁宿崖就把我军埋葬的敌尸挖出，架起木柴点燃大火焚尸。11月5日，敌军从龙虎村东进，曾支队和25团先后与敌接火，我军忽而坚堵、忽而大踏步后退，紧紧缠扰日军，气得敌人暴跳不止。阿部急欲寻我军主力决战，当晚驱队侵占银坊，他未能捉住一个“八路”，不禁怨气迭起，下令将银坊一带的所有村房烧毁。6日凌晨，敌人按捺不住急迫的报复心情，倾全力沿着崎岖的山路继续向司各庄、黄土岭方向进犯。由于进犯日军分3个梯队行进，为保证日军全队总体进入我预设战场，我军采取远放长线的作法，丝毫不惊动日军，使其于当晚在司各庄、黄土岭一带搭起帐篷、解开行囊，安然地宿营。夜里浓云蔽空，星光隐没，阵阵冷风扑打着寂静如坟的黄土岭，一场连绵阴雨行将到来。

聂荣臻见战机到来，特地指示杨成武说：“如果明天敌人继续由黄土岭东进，我们就全线出击。”黄土岭位于涞源、易县交界处，其东面偏北二里是教场村，再向东是上庄子村，这些山村同处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谷，只有越过上庄子、经墨斗店才能通向易县大道，山谷蜿蜒而去，长达5余里，谷侧山峦起伏，整个地形酷像一条长形的口袋，显然是理想的围歼战场，就在敌人夜宿黄土岭、司各庄一带时，杨成武作出了战斗部署，命令集结在寨头、墨斗店一线的1团和25团一部，迅速占领寨头附近阵地，卡住敌军的去路：位于大安的3团占领黄土岭、上庄子以南高地侧击日军；第2团尾随敌后，待日寇进到黄土岭后由西向东出击；进到三岔口的曾支队控制通往涞源的要道；第120师特务团急速赶到3团所在位置，准备投入战斗。我军于一夜之间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阿部规秀中将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于他急欲寻我军主力作战，替过村宪吉大队报一箭之仇，率兵气势汹汹地深入黄土岭谷地，已使自己成为一条上钩的大鱼了。

### “名将之花”瓣碎花落黄土岭

敌酋阿部规秀，在日本军界享有“名将之花”的盛誉，是日本军方遴选出的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以“蒙疆驻屯军”司令官身份兼任第2独立混成旅旅团长职务。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担任，中将往往来膺师团长显职。1938年10月，原第2独立混成旅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被我军在广灵县境内的张家湾击毙，日军遂调任名将阿部规秀出任该精锐旅旅团长一职，对其寄予厚望。

阿部规秀骄野成性、轻狂自负，对天皇及其法西斯政府忠信不移。他积极致力于对我军实施野蛮刁钻的“山地讨伐的进步战术”研究，深得上司赏识，使其满载荣誉平步青云。1939年10月，阿部规秀被日军擢升为中将，同时得任北线进攻晋察冀边区总指挥的重大职责，在敌军对我边区根据地实施冬季大扫荡的组织和指挥活动中，他为急于报效天皇，竭尽能事地意欲施展个人的所谓“俊才”天华。当他得悉让村宪吉大队被我围歼，顿觉八路军在其刚刚晋衔的光明前程上蒙上一层黑幕，认为必须立即出兵报复，以求消灭我军主力部队挽回“皇军”的体面。因此他决定亲自出马，统兵1500余人，声嘶力竭地宣称要寻找我军“决战”，阿部规秀的骄狂以及对天皇的死心踏地效忠，在其家信中展现得一揽无遗，他写道：“……爸爸从今天起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十一月十四日，虽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也将是一场相当的战斗。八时三十分乘汽车向涞源城出发了！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最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就会投降……圣战还要继续，我们必须战斗。那么再见。”

阿部的骄狂自负昭然若揭，其结局则被战场诠释得明如白昼。他奢望在扫荡中建功立业，但绝然没有料到在自己所操动的干戈中，难以体味“悠闲”“有趣”的情怀。就是这场被其认为不大但也相当的黄土岭战斗，使“名将之花”“瓣碎花落”，作为天皇“圣战”殉葬品的阿部规秀，永远没有“回来的日子”，也不需再提“必须战斗”的口号了。让我们转换镜头，看一看英勇无畏的八路军是怎样以强劲的东风，摧折今日军备感自豪的“名将之花”的。

11月7日，黄土岭地区阴雨绵绵、浓雾濛濛，整个战场笼罩着神秘莫测

的气氛。敌人继续前进，其先头部队携重机枪和轻机枪数挺，十分警觉地先占领路侧小高地，而后示意大队跟进。中午 12 时，敌先头部队已接近黄土岭东面的寨坊村，大队人马还透迤在上庄子一线，直到下午 3 时，敌人才全部离开黄土岭，陆续进入狭谷中的小路。这时 1 团、25 团迎头杀出，3 团、特务团及 2 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顿时数百挺轻重机枪射出的子弹像暴风骤雨般地倾泻在敌人头上，猛烈的炮火伴随着呼啸和轰鸣在沟底里施威爆炸，敌人被我军压缩在上庄子附近长约三四里、宽不足百米的山沟中。日军遭我突然袭击，即倚仗优良火器向寨坨我军阵地猛冲，遭到反击之后，乃掉头回返黄土岭，企图沿来路突围逃回涞源。于是日军先头部队慌忙向上庄子收缩，抢占了上庄子村后东北山头，居高临下拼命顽抗，陈正湘即令 2 营乘敌立足未稳，迅速攻占了上庄子东南山头，使整个庄子完全被我军火力控制，村内敌人向河滩落荒而逃。我 2 团已占领黄土岭西北主峰一线阵地，3 团紧紧扼守西、南阵地，120 师特务团也及时赶到，整个黄土岭弥漫在硝烟炮火之中，敌人欲归无路，只得把主力麇集在教场东西山谷的河滩中，组织兵力抢占孤石山及教场南面山脚一线狭窄的山梁，进行就地抵抗。

战斗期间，日军将指挥所设在教场村。1 团团长江正湘通过望远镜发现，在教场南山根部的一个小山包上，几个敌人军官正举望远镜向我军阵地观察，在距小山头近百米的独立小院内，腰挎战刀的日军军官进进出出。他立即判断这是敌军的观察所和指挥所，急令分区炮兵连长杨九秤率部迅速上山，在团指挥所左侧展开，隐蔽地构筑阵地。杨九秤目测距离后说：“直线距离约 800 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这时，一群身着黄呢大衣的日本军官，站在独立院落的平坎前，正用望远镜朝山头瞭望。杨九秤命令发射，4 发炮弹呼啸着飞向高空，在目标点爆炸，顷刻间小山包上的敌人拖着死尸和伤员滚下山去，独立小院的敌人跑进跑出，异常慌乱。当时，我军并不知道具体战果，只是数日之后，才从敌人广播和报纸上获悉，日军蒙疆驻屯军司令兼第 2 独立混成旅旅团长、黄土岭战斗的日军最高指挥官——阿部规秀中将中炮身亡。

日军指挥部遭受炮击，使敌人恐慌异常，敌人纠集力量拼命向黄土岭突围，由于我军勇猛痛击，日军攻势顿颓、战法大乱，不得不收缩兵力固守。8 日晨，5 架日机向被围敌军空投粮食弹药和七八个军官。8 时左右，敌人留下 200 多人担任掩护，残敌主力向司各庄方向突围，我军 1 团和 25 团果敢插上，切断了敌人突围部队和掩护部队的联系，2 团、3 团和特务团开始全线攻击，枪声如同山呼海啸般地轰响着。此时，由易县、满城、完县、唐县出击的日军 110 师团正分路向黄土岭合击，其先头部队仅距战场 15 公里，驻张家口的日第 2 独立混成旅旅团余部纠集 1200 余人，从涞源奔向黄土岭，已与我军曾支队在三岔口交火，战场形势急剧变化，我军已不宜恋战，聂荣臻迅令杨成武组织各团部队撤出战斗。10 日至 12 日，各路敌军在飞机掩护之下会台于黄土岭，我军为避遭敌人包围，主动将部队调至外线作战，不断从敌人侧背进行突击。至此，黄土岭战斗计歼敌 900 余人，击毙阿部规秀中将，终于降下帷幕。

### 爆炸新闻的轰动效益及“底牌”

雁宿崖、黄土岭战役，前后历时 10 天，我军以伤亡 540 名的代价，歼灭



日军精锐的第2独立混成旅团1500余人，给予日寇冬季扫荡以沉重打击。击毙日军中将，在日本军史上尚属首次，于整个抗日战争也是独一无二，消息传出即生轰动效益，敌我友皆受震动，纷纷作出强烈反应。

东京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日本大报《朝日新闻》连续三天以通栏标题连载长篇报道，它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其他报纸也频频报道阿部的生平、战功和死讯。日本陆军省发布阿部规秀的阵亡公告：“阿部中将……在这座房子的前院下达作战命令的一瞬间，敌人的一颗迫击炮弹飞来，在距中将几步远的地方落下爆炸，瞬间，炮弹碎片给中将的左腹部和双腿以数十处致命的重伤……大陆战场之花凋谢了。”当阿部规秀的骨灰送达东京时，“帝都降半旗志哀”，“以高龄的柴大将为首，杉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中将、代理陆军大臣中村以下各位将领到车站持吊旗志哀。爱妇、国妇等团体和很多遗族前往迎接”，可谓“哀荣”至极。

阿部的丧命，早已在日军将领中产生了震慑效应。就在黄土岭战斗结束后，日军驻张家口警备司令小柴一改虎狼之面，换上狐狸嘴脸，给杨成武送去一封鸡毛急信，发出嘤嘤哀鸣之声。信中写道：“杨师长麾下：中日之战是中日两国政府之事，麾下与鄙人同是人类一分子，没有私仇，参加战争仅是为了吃饭，国家的争论与我们无关，别因此影响我们的友谊。麾下之部队武运亨通、长胜不败，鄙人极为钦佩。现鄙人有两件事求教，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雁宿崖被麾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的数目、军职、姓名及他们的生活近况；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在何处？可否准予取回骨灰，以慰英灵？”杨成武即对小柴谬论坚决驳斥，指出他自己就是法西斯的侵略工具，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正义战争必胜；八路军向来优待俘虏，日军官兵放下武器，承认侵华罪行，概能得到宽大处理；至于已化为法西斯炮灰的日军死难者，我军已妥为埋葬，立有石碑以兹标记。

雁宿崖、黄土岭胜利，特别是我军击毙中将阿部规秀，极大地振奋了八路军和全国人民。在延安，毛泽东迅速致电聂荣臻，要他查证并嘉奖有功人员；在晋察冀军区总部，聂荣臻从敌人广播中听到消息，他用电话转告杨成武，1分区打死了阿部规秀中将，延安拍来贺电，军区也表示祝贺；在1分区司令部，杨成武又惊又喜，他们没有想到阿部亲征并由此丧命黄土岭。杨成武火急把喜讯告诉陈正湘，并命1团立刻到战场寻找阿部中将的遗物。就这样，绣有两颗金星的中将黄呢大衣和把上嵌金包银的指挥钢刀，由晋察冀军区送到延安，成为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永久战利品。赢得胜利，举国欢腾。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电贺；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竞相报道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就连只顾扩张自己实力，反诬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蒋介石，也暂时噤若寒蝉，发来了电报：“朱总司令：据敌皓日播音，敌辻村部队本月江日向冀西涞源进犯……支日阿部中将率部驰援，复陷我重围，阿部中将当场毙命等语。足见我官兵杀敌英勇，殊堪奖慰。希将领上项战斗经过及出力官兵详查具报，以凭奖赏，为要。中正”1940年1月21日，聂荣臻通令嘉奖炮兵部队，该通令指出：“在黄土岭战斗中，第一军分区炮兵连充分发挥了炮兵作用，给予敌人以极大的杀伤和威胁，以准确的射击命中敌酋，使敌人失去了指挥与掌握，致全线动摇而陷于极端混乱状态中，并密切配合步兵获得黄土岭的胜利。”聂荣臻特别要求“各部队炮兵应该以此战例积极研究学习炮兵技术。

1939年11月7日是一个光辉的日子，它是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22周年纪念日。也是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纪念日，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天我军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创造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爆炸新闻：“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 第九章 龙蟠虎踞黄崖洞

1941年11月，一支装备精良、作战凶猛的日军主力，坚信自己向为“钢铁之师”，以5000余众的优势兵力，动用火炮、燃烧弹、喷火器和毒气弹，向太行山区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水窑发动号称“捕捉奇袭”的猛烈攻坚，妄图一举摧毁我军工建设，解除华北日军的最大威胁。

一支千余人的八路军卫戍特务团，在彭德怀、左权的亲自运筹和指挥下，凭借天险，依托工事，在巍峨险峻的太行山上，历经8个昼夜“以守为攻，以静制动”的英勇阻击，粉碎了日军“钢铁之师”的疯狂进攻，保卫了八路军的“掌上明珠”水窑兵工厂。

在气壮山河的黄崖洞保卫战中，特务团圆满完成保卫水窑兵工厂人员和机器安全转移的任务，取得歼敌1000余人，敌我伤亡6比1的辉煌战绩，荣获“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光荣称号。

### 特务团受命保卫“掌上明珠”

1941年，国际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敌后抗日异常艰苦困难。

是年，德国向苏联发动大举进攻，日本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频频得手，由此侵华日军厉行“治安第一主义”方针，调集75%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扫荡。国民党宣扬“曲线救国”，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乘华北地区连年灾害，对八路军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粮食、武器弹药供应，妄图困死饿死我军。因此，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进行军工建设，直接关系到八路军坚持抗日的大局，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时期，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强调指出：“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全会形成决议：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作为全中华民族当前的紧急任务之一。彭德怀随即对太行山区实施考察，他向中央报告，“利用晋东南地形复杂，煤、铁、硫矿丰富条件，建立军事工业”，为今后部队改善装备。彭德怀、左权对敌后兵工厂建设极为重视，他们不辞辛苦，亲自跋山涉水勘察地形、组建总部军工部门、物色军工技术人才、收集机器设备及有关资料，截至1940年1月，已建立4个兵工所、1个铁厂和1个硫磺厂，拥有职工1500人，使我军军工建设具备了一定规模。黄崖洞水窑兵工厂是我军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能够大量生产步枪、手榴弹、50式掷弹筒、炮弹、地雷和子弹，为我敌后战场提供源源不断的军火物资。该厂于1940年初具规模，“八一”建军节时，工厂把新式步枪送到总部汇报，彭德怀、徐向前爱不释手，他们盛赞“八一”步枪枪身短、刺刀长、携带轻便，可与日军“三八”式抗衡，遂代表朱总司令给予嘉奖。1941年1月，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此年军工生产计划步枪3000支、掷弹筒3500具、子弹100万发、五 炮弹20万发、手榴弹70万枚，“经过本年努力，可增强四十个团的装备，等于日军山地低级步兵装备”。朱德总司令十分满意军工成就，他在视察中，把黄崖洞兵工厂称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黄崖洞坐落在太行山中，位于山西黎城县西北部赤峪沟西端，距县城90华里，与武乡县和辽县（今左权县）相邻。这里群峰耸立，陡崖千仞，北部

的山崖峭壁上有个高 25 米、宽 20 米、深 40 米的天然石洞，可容 3 个连的兵力，称为黄崖洞。洞南有一片名为水窑的山谷，兵工厂就坐落其中，水窑兵工厂四周被群山紧抱，只有两条羊肠小道与外界相通，一条沿西北方向翻越山顶，经左会垭口可直达武乡县王家峪村，与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相联；另一条沿山谷而下，有一条狭长山涧，蜿蜒曲折，纵深千米，两侧高峰对峙，从涧底只见一线青天，是兵工厂的南口要塞，俗称“瓮圪廊”。兵工厂在南口设置吊桥，联结通往辽县、和顺和潞城道路，拉起吊桥则路断崖阻，千军难入。为扩大军火生产规模，避免敌人破坏，左权经过亲自勘察设计，将兵工厂设置在这个地势极其险峻隐秘的山袋之中，使其成为我军可靠的军工基地。

黄崖洞兵工厂的发展，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和恐惧。日本军事情报部门加紧搜集情报，日本报纸也大肆宣传，宣称“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拥有工人 3000，并有留洋学生和先进设备，是一个现代化的兵工厂”。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更是把黄崖洞兵工厂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发誓要清除这个心腹之患。日军第 36 师团师团长舞传男中将自从太原换防移驻储安以后，始终把黄崖洞水窑兵工厂视为最大威胁，仅在 1940 年间他命日军先后两次攻占黄崖洞，烧毁了兵工厂的厂房和附近村庄，严重影响了我厂正常生产。左权深感需要保卫“掌上明珠”的安全，为此他一面加强工厂武装自卫力量，一面在战斗频繁、部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以坚定的决心和远见卓识，建议朱德、彭德怀将保卫八路军总部的特务团（朱德警卫团）派往兵工厂，专门负责守卫任务。

对于黄崖洞水窑兵工厂，左权从筹划、建设，乃至工厂生产和保卫工作，都费尽了心血。建厂伊始，百业待兴，重重困难，左权千方百计地从人财物各个方面为工厂创造条件，亲自参加建厂劳动。由于下雨路滑，道路窄狭，运输笨重机器设备异常艰难，左权召集大家开诸葛亮会议，硬是把锅炉按照部位拆成 11 片，然后逐片运抵黄崖洞。他对工友们说：“苏联革命刚成功，14 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实行经济封锁。那时候，他们同咱们现在的太行山根据地一样困难，缺粮食，缺布匹，缺盐，钢铁更不用说了。1927 年我去苏联时，房屋还很简陋，老百姓还分配吃黑面包。但是，苏联的工人有骨气，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列宁带头提倡星期六义务劳动，老百姓同工人、军人一起，平整土地，修筑公园和道路，捡废钢铁，硬是从废墟上造起了高楼大厦，建起了包括兵工厂在内的大型工厂。强大的苏联现在可以与希特勒德国对抗，靠的就是一双手！”经过半年艰苦劳动，黄崖洞兵工厂投产，此时共有机器 40 多部，其中动力设备三节锅炉一台、蒸气机两部，共 50 马力；切削机床 20 多部，一部荷兰造车床可制精密量具；一台 10 直流发电机能供部分照明。全厂有 12 栋房子，分布在约两平方公里的厂区内，车间面积 6000 平方米，有 700 余工人，生产能力月产七九步枪 430 支、掷弹筒 200 多具、五 炮弹 3000 多发，还生产手榴弹、刺刀、地雷等武器，年产量可装备 16 个团，成为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首屈一指的军工企业。

特务团开进黄崖洞，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为保卫兵工厂，构筑环形防御体系工事。当时特务团编制 1000 余人，辖 3 个营 8 个步兵连，每连装备有苏式、捷克式轻机枪 3 挺，第 1 营设编重机枪连携 6 挺马克沁重机枪，第 2、3 营各有重机枪两挺，设编重机枪排，此外团直领有八二迫击炮排作为战斗队。

该团排以上干部多由红军担任，团长是欧致富，郭林祥任政委。接受保卫黄崖洞任务之后，全团指挥员信心百倍，干部战士人人宣誓，坚决消灭敢于来犯之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兵工厂，誓与阵地共存亡。1941年春，在左权的直接主持下，成立黄崖洞兵工厂守备区工事委员会，调动总部炮兵团和129师部分工兵，以特务团为主，组织1000人的施工力量。左权率参谋技术人员跑遍守备区的每个山头沟壑，制定防卫区阵地编成、工事设计规划，下令4月16日全面正式动工，限期8月以前竣工。至此，特务团开始投入紧张繁重的工事阵地构筑，为取得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挥汗如雨地拼命干着。

构筑工事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战士们到敌占区扒下铁轨，打铸铁锤钢钎，棚搭地堡；利用我军情报系统从敌占区购进水泥，水泥有限便就地取材，烧制石灰，开凿石板。这样，除一些要点工事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外，一般工事、交通壕、火力点均以灰石砌成，敷以草石掩护，构成了以轻重机枪掩蔽部为骨干，结合交通壕、掩体和障碍物的环形防御体系。施工部队风餐露宿，指战员们斗志昂扬、干劲十足，粮食不够他们就采挖野菜。左权亲临工地劳动，也兴致倍增地与战士们一同吃野韭菜和野葱。最难克服的困难就是服装问题。由于根据地供给紧张，八路军总部后勤规定所有部队与前线官兵一视同仁，每人每年一套军装、一双鞋。但是修筑工事需要扛抬钻爬，施工战士往往肩头露肉、膝盖“喘气”，鞋子穿洞，虽经多重缝补，依然无济于事，影响了工程进度。左权急战士所急，他邀请总部各机关参加劳动，请其亲尝战士疾苦，得以解决每人每年配发两套服装、两双鞋和两条毛巾，特地为特务团赶制羊皮冬装提前下发，施工期间每人日供应粮食两斤，而特务团指战员却体谅总部和前线部队，他们节粮缩食，仍然掺拌野菜粗粮细吃。

根据左权的规划和指示，特务团将整个防御地域划分为七个守备区，规定连为防区、排为阵地、班设工事，全团大小工事150多个，统一规划，分工包干进行构筑。团统一规定了阵地工事的标志位置和经始射向以及工事类型与检查验收制度，强调“谁筑谁守，保质保量，限期完成”。阵地工事的构筑，着眼于防守与出击两便，做到既保护自己又能有效消灭敌人，集打击、藏匿、生活功能于一体。工事类型有掩蔽部、机枪和步枪射击工事、投弹所、观察所和指挥所，形成远中近和上中下立体火网，保证能够正射、侧射和反射，不留攻击死角。障碍物的设置与工事和火网浑然一体，以设置地雷和构筑断崖、崖壁为主，就地取材，依情设计施工。各防区构成环形防御体系，形成有机整体，各工事与整体相得益彰，又能独立发挥作用，即使敌人攻破某一局部，也不影响全局防御。

工事完成以后，特务团各防区部队根据自己的守卫任务，进行实兵演练，加强整体协同作战和埋雷、投弹、射击、刺杀、防毒技术训练。左权先于5月深入工区检查，后于8月到守备区观看全团演习。9月，彭德怀视察黄崖洞兵工厂，又登上左会山顶观察防御工事，他要求特务团充分利用地形，积极防御，凭险据守，求得以劣势装备和较少兵力杀伤优势装备的大量敌人之功效。他指出防御战与游击战不同，要求部队坚守工事。以逸代劳，没有命令不许轻易放弃阵地；如若阵地失守，必须利用敌人疲惫和死伤消耗，抓紧时机进行反击，杀伤敌人抢回失地，以机智顽强的勇敢作战，完成保卫工厂的光荣任务。于是，特务团形成了积极防御、坚守阵地、沉着迎敌、勇敢战斗、以守为攻、以静制动的保卫战指导思想，他们严阵以待，形成众志成城的坚强防线，随时等待日寇进犯并一举将其粉碎。

## 南口“一线天”，防御工事初试锋芒

南口位于黄崖洞东南，是通往槐树坪的唯一出口。从水窑兵工厂直下，必经断桥栈道，其两旁为一狭沟，谷深约100多米、高40余米，谷口宽30米、谷低宽20余米。狭沟两侧是绝崖陡壁，人过低头、马行卸鞍，地形十分险要。这里有一条瀑布飞流直下，将栈道冲出一条大断沟，我军在此安装一座吊桥，人来车往必经桥而过，为便防守，特务团将断沟岩石削成90度直角，遇敌进犯，拉起吊桥则路断崖阻。这里气势非凡，身处沟底只得见一线天，大有“一夫当道，万夫莫开”的态势。就在南口，英勇的特务团7连凭险据守，打退了骄狂不可一世的葛木大队8次攻坚，使我防御工事初试锋芒。

1941年10月，入侵华北的日军新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发出第3次治安强化运动方针，明确要求参战部队对八路军根据地彻底“扫荡”作战，企图摧毁我军后方设施、工厂、武器制造所，“真正消灭共军根据地”。10月下旬，日军以7000兵力，对太行区发动“捕捉袭击”，敌军先后以4000余众连续袭击黎城、涉县赤岸的129师驻地，以2000余人进犯洪水、蟠龙以西地区，并向八路军总部驻地附近的西井地区进袭。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八路军于11月6日将进犯太行区内的敌军全部肃清。可是敌人诡计多端，冈村宁次不惜血本，急令舞传男中将率第36师团在第1、4旅团的配合下，以5000余人主力部队，于9日突陷西井，拟向黄崖洞猛攻。彭德怀、左权对日军的进攻图谋早有防备，11月5日夜命令黄崖洞守备部队于天亮前全部进入阵地，要求特务团至少坚持5天，打退进犯敌人，由129师在外线配合，将进犯之敌歼灭。

10日傍晚，日寇第36师团第222联队，在联队长葛目直幸大佐的指挥下，直扑彭庄、上下赤峪、赵姑村、东崖底等地，将主力集结于上下赤峪，敌人事先知道左会方面有我军1营据守，战斗力量较强，因而此次进攻选择了地形险要，但防守力量相对较弱的3营南口阵地进攻。葛目联队号称“钢铁大队”，他们宣扬“日军是钢，八路军是铁”，自信凭借以往攻占黄崖洞的狭隘经验，采取偷袭手段，定能以钢削铁，一举突破南口阵地，夺取断桥并进而攻占水窑兵工厂。11日零时，黄崖洞地区乌云密布，天黑地暗，日军“钢铁大队”以偷袭方式向南口7连前哨阵地扑来，7连警戒分队阻击30分钟之后，主动退到南口，进入工事坚决抗击。敌军连续偷袭进攻，遭到我阵地火力和地雷杀伤，一时摸不清我方情况，就只好就地展开，寻求天亮再作打算。

拂晓，狂风大作，雨雪交加，日军的重炮、山炮和迫击炮一齐开火，向我军阵地和雷区猛烈轰击，紧接其后步兵冲锋。由于日军几次强攻，均以失败告终，葛目便别出心裁，命寇兵驱赶羊群先行趟雷，300名步兵小心翼翼地跟在羊群之后，端着大枪向南口阵地步步拥来，敌兵一路变两路、两路变四路，企图分散夺取目标，一举突进我军阵地。见此情景，战士们又气又乐，气的是日军如此狡猾和嚣张，可笑的是羊体重太轻，根本无法引爆阵前的大踏雷，敌人的煞费苦心又是徒劳一场。随着7连长一声令下，千百个滚雷从天而降，一束束枪弹火蛇喷发而出，敌军顿时队形大乱，狼奔豕突，纷纷踩响脚下的地雷，“钢铁大队”刹时变成了“泥猴”，“皇军”倒真正化为“黄军”了。未能退出的日兵，见前不能进，后无退路，只好窝在一堆挨我击打，

一时便有 200 余名敌人丧命于泥坑，余敌一步两挪败退下去。

敌人尝到我军的厉害，便调整部署再次组织攻坚。葛目直幸命令两门山炮，拖至近在我军山口阵地 2000 米处射击，将左侧地堡削去一角，机枪手被压在石头底下昏厥过去，敌兵趁机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不惜生命趟雷疾攻，拼命向山口蜂拥而来，以正侧两面向 7 连阵地冲击，其中正路敌兵竟然肆无忌惮地向断桥方向突进。团长欧致富见敌人骁勇猖獗，迅向左权请示开炮还击，左权命令动用独立团仅有两门大炮和 12 发炮弹，击毁敌炮并打击敌人集团目标。特务团仅发两炮，就将敌炮掀翻，剩余 10 枚炮弹尽数倾落敌群，立刻扭转了战场格局。鉴于我军阵地位置较高，日军步兵冲锋贴近，敌炮兵生怕误伤自身，就不得已解除炮火掩护。而我军战士却乘机打开枪眼挡板，或进入堑壕，当敌兵冲至近前，以各种火力一同射向敌群，7 连的阵地再次沸腾。炮受军国主义熏陶的日本寇兵大耍武上道精神，面临我军凶猛打击，仍然拼死展开向我军阵地卷来。7 连年仅 17 岁的司号员崔振芳在通讯员王世华负伤之后，只身坚守投弹所，他居高临下一口气甩出百余枚手榴弹，将谷下攻击敌人炸死数十名，打得精彩兴奋但忘记保护自己，不幸被日弹击中胸部英勇牺牲，成为黄崖洞保卫战中第一个以身殉国的烈士。冲至断桥的敌军，眼见前无进路，又不甘退兵，便丧心病狂地跳入深沟试图搭起人梯爬上进占兵工厂之路。据守在此的 8 连战士待最后一个敌兵跑入沟内，就集中机枪、步枪、手榴弹、地雷一阵狠打，整个狭沟犹如 8 级地震，沟内弹片横飞、炸声如雷，成百的敌军死伤狼藉，太阳战旗崩满脑浆和鲜血。受伤的日军指挥官仍然负隅顽抗，他手举战刀，强令余散士兵把死尸搬到沟沿，妄图搭起尸梯攀援攻击，敌尸不够，丧失人性的寇兵竟置自己同胞生死于不顾，拼命将已丧失作战能力的重伤员抬垒尸上，一时间整沟一片声嘶力竭的鬼哭狼嚎，而穷凶极恶的敌人则踏着尸体和伤兵，奋力上攀。战士们见状，个个义愤填膺，他们掷下颗颗大型炸雷，硬是将尸梯摧塌，沟下也再无存活的顽抗寇兵。

骄傲狂暴的葛目直幸原想驱使 5000 余众的“钢铁大队”重兵压境，猝然一战便可马到成功，不料多次偷袭不成、强攻不下，顿时恼羞成怒，喝令日军施放毒气弹企求挽回颓局。时值午后，天气变晴，敌军迅速在槐树坪蠢动，意欲向我军阵地卷土重来。左权命令 7 连补充弹药，抢修工事并加强：排前沿阵地；命令 6 连从右翼的榆树坡山崖上向槐树坪日军发射掷弹筒炮弹和麻尾手榴弹；指示特务团野战部队和民兵武装在敌人后方破坏运输线和袭击进攻，配合黄崖洞作战。敌人动用强大炮火伺机报复，团团毒气黄烟向阵地弥漫，我军先闻到一股香气，后感到刺眼流泪，欧致富等十几人旋即中毒昏迷，战士们则迅速打湿毛巾捂住口鼻，继续顽强战斗。郭林祥在团指挥所得到报告十分焦急，他命卫生队速派医生到 7 连阵地紧急救护，特别关照悉心照料团长欧致富。当欧致富苏醒之后，3 营长告诉他战士们没有中毒，进攻敌人的尸体已堆满了断桥沟底，6 连勇士正从高山上向槐树坪猛烈掷弹……这时左权打来电话，他对欧致富说：“欧致富同志，能坚持不能？要是实在不行……”欧致富急忙打断副总参谋长的话头，他争辩道：“根本没有‘实在不行’的说法！说实在的，冲锋不行，指挥行。我只感觉腿发软！”左权会意一笑，指示特务团：敌人还会报复，目的是掩护他们的收尸队。

果如左权所料，下午 5 时以后，葛目组织了当天最后一次猛烈进攻。敌人的炮弹向我阵地宣泄，引爆了不少新埋的地雷，寇兵们则不顾死活还沿旧路向我阵地拱爬，他们路遇倒伏同伴，就掷出绳索，不管套住什么部位，也

顾不上伤兵苦痛，拼命地往回拖拽，7连战士抓住时机，再次用密集的手榴弹和排子枪给敌人以杀伤。纵然日军骄横无比，但他们也领悟到以步兵出击到断桥收尸为万不可能，于是逼迫老百姓代劳，我军战士只好严守阵地，听任葛目将桥下炮灰运回。就这样，英勇无畏的3营官兵，据险力守，积极防御，在黄崖洞保卫战开战的头一天，打垮了号称“钢铁之师”的葛目联队的8次凶悍攻坚，歼敌300余人。南口“一线天”，我军防御工事初试锋芒。

### 虎踞黄崖，桃花寨、水窑英勇阻敌

葛目直幸原打算凭猛烈炮火和精锐之师的攻袭扫卷，一举拿下南口和断桥，但经一天拼死攻坚，除损兵折将毫无进展，为此他甚为光火难堪，无夸面对南口坚如磐石的防御，他只有偃旗息鼓，另觅他途。

第二天上午南口平静，没有战事。敌军指挥官在上赤峪和赵姑村一带反复观察跑马站、桃花寨，意欲择取最为险峻之处突破我军阵地，跑马站地险坡陡，敌人进犯无法展开，但该地为卵石地层，我军难以构筑钢筋混凝土主防工事，只设置了几个侧击防点，显然也是防御的薄弱环节。敌人偏偏选中跑马站，以此为突破口，攻占桃花寨，而后由南口和桃花寨两路进犯夹击，企图打通攻击黄崖洞水窑兵工厂的道路。下午3点，敌军对4连跑马站南侧阵地试炮，然后进行破坏射击，当夜几十个敌兵用登山钩偷偷登上断崖。13日凌晨，敌炮集中火力向跑马站南侧轰击一个小时，我军正面阵地和崖壁两侧地堡及掩蔽工事遭到破坏，日军步兵向阵地发起冲锋，潜伏崖上的寇兵顿然突出，迅速突破了4连前沿，他们一边据守推进，一边接应沟下敌兵攀爬上山，敌人趋势将重机枪和山炮拖上陡坡，4连丧失了居高临下的优势地位。坚守阵地东门窗口的4连1排两个班，只有7人未受伤，他们在身负重伤的陈启福副排长率领下，奋起抗击固守，终因寡不敌众，阵地丧失。特务团遂令4连余部和7连一部恢复阵地，向侵入敌人掩杀过去。左权命令4连撤入二线阵地节节抗击，在桃花寨至水窑沟底沿路埋设地雷，使日军每进一步都拿出“路条”。突破前沿的日兵立即向纵深发展，我军4连顽强抵抗，整个上午日军损员几十，仅仅前行200余米。寇兵煞是得意，他们急催后续跟上攀崖进补，又从右侧攻下沟底，急欲立破通往兵工厂山口，但日军哪里料到，在这狭沟窄道中，他们根本无法横展推进，单队冲锋只能被我两侧点名击毙打伤，未吃枪弹者也难逃脚踏地雷和头顶手榴弹的厄运。

敌军深受我军侧后威胁，决定改变战术，先夺取桃花寨西山，消除我军侧翼火力，而后回归原定计划，向水窑核心阵地进击。14日上午8时，日军以重炮向4连主阵地桃花寨西山1568高地轰击，步兵同时上攻，战士们与敌人短兵相接，自刃格斗，最后高地失守。下午日军再沿老路进袭水窑，遭我还击损失数十，虽两度进攻始终未果，被迫仓皇收兵。是夜，左权曾敦促欧致富组织反攻高地，但由于迂回路远又过碎石滩，经左权批准迅将准备反攻的1营2连撤回。15日，葛目再变招数，敌人加强兵力和火力。命其主力由高地而下实施迂回菱线进攻，南口桥头敌人则凶猛推进，试图两路夹击，进逼黄崖水窑工厂。8连自从换防7连进守南口断桥以来，已连续3天打退敌人进犯，日军虽多施毒气，但我军斗志不衰，进攻日寇的尸体再度饱填断桥沟底。16日，日军继续以重兵向我进逼，寇兵还将新近发明的火焰喷射器搬上战场，敌人分兵两路，一路沿桃花寨沟上攻击水窑口，另一路硬搭人梯，



想爬过南口断崖，从背后攻入黄崖洞。由于敌我同处山腰水平位置，我军滚雷、手榴弹难施威力，日军凭借装备精良，攻击异常骁勇大胆，此日战斗十分激烈。扼守断桥的8连勇士个个以一当十，越战越勇，副连长彭志海、指导员冯庭芳身先士卒相继负伤；战士刘发容头颈腿四处挂彩，拖着残腿不停打枪；战士晁成一人守住一个阵地，他在泥雪中滚爬，机枪、手榴弹轮番使用，衣服着火便光裸臂膀再次拼杀，他在后来火力的支援下，硬是打退了敌军的多次冲锋。黄崖洞水窑工厂区的战斗呈现胶着，每个通向山口的平米都有七八发子弹射出，每块崖坡和每条崖沟都能听到绊雷、踏雷的轰响。坚守水窑山口前沿阵地的12名战士跳出战壕与敌肉搏，消灭许多攻击寇兵，敌人穷凶极恶地向我阵地喷射火焰，王振喜等12名勇士壮烈牺牲。经过6天紧张作战，特务团奉彭德怀、左权命令，主动撤出南口断桥和水窑山口阵地，转到兵工厂区继续打击敌人。

17日上午，敌人经桃花寨北山和南口分两路进逼水窑工厂区，下午少数敌军进入厂区与我军对峙。敌人看后续大队无法突进，遂转攻5连1650高地，企图以大迂回之举控制整个黄崖洞。5连排长赵登猛率6名负伤战士打完6箱手榴弹，冲出工事火海同日兵肉搏，他们拉开弹弦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守在正面的战士李天光据守崖边，他一气捅倒十余个攀崖而上的进攻敌兵，荣获“刺杀好手”的光荣称号。突入工厂的小股敌人，非但不曾发现半座厂房和一台机器，反而到处碰上诡雷、绊雷、踏雷和吊雷，侵略者吓得心惊肉跳，根本不敢搜索机器，只好紧贴崖壁缩成一团，苦挨天明。当晚八路军总部首长电话指示，日寇拟意占领黄崖洞，摧毁兵工厂，必有可能进犯左会垭口和搜寻机器，守各部队必须扩大战果，积极消灭日军有生力量，保卫埋藏机器不受损失。欧致富、郭林祥随即作出战斗部署，2营固守1580高地以北地区，与敌厮磨迟滞日军；3营阻敌搜寻机器，并以机动随时支援1营作战；1营原地待击，要以强猛兵势打击进攻日军。

战斗进入关键时刻，葛目施展浑身解数，妄想夺我1营阵地控制全局，同时攫取兵工厂机器作为扫荡黄崖洞的战利品。18日晨时，敌军受庇于一架侦察轰炸飞机，兵分3路向1营据守的左会垭口高地猛烈攻击，我1营经3个小时与敌恶战，打败顽寇4次冲锋，使其伤亡过半。日军即以南山为目标孤注一掷，2连1排勇士与敌白刃相见，其中3人弹尽力竭，视死如归，凛然跳下千仞悬崖。1营2连和3连指战员，激战5个小时，经多次拼搏厮杀，把进攻日军大部歼灭，迫使葛目会攻取胜的希望化为泡影。敌兵原想搜出兵工机器，频遭3营袭打，1营1连、3连犹如秋风劲扫落叶，一举将厂区敌人驱出水窑和黄崖洞，7连、8连也乘夜反击水窑口，扎死断桥。当晚，敌兵发现山外埋有129师伏兵，不敢恋战，急速沿进路仓皇回逃。特务团一边恢复阵地，一边追杀出山，而出逃之“钢铁大队”的残兵败将行至途中被我外线伏击，再损500余人。至此，威震中外的黄崖洞保卫战，以我军的辉煌取胜和“钢铁大队”的惨败逃窜宣告结束。

尽管黄崖洞保卫战时经短暂8个昼夜，尽管我军只投入了一个1000亲人的卫戍警卫团，但是八路军以英勇顽强之势，据险力守，挫败了精锐的日军36师团5000余众的强劲攻坚，歼敌1000余人，自损只有亡44人、伤122人。继抗日前线屡以游击战，运动战重创日军之后，打了一个漂亮的阵地防御战，使我“掌上明珠”黄崖洞兵工厂巍然不动，大批的武器弹药仍然源源不断地运往各个敌后抗日战场。

黄崖洞保卫战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可屈服的昂扬斗志。战斗之后，左权再次来到特务团驻地，他对黄崖洞战役的重大意义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代表八路军总部宣读朱德、彭德怀给全团指战员的贺电，授予特务团“执行命令的模范”和“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光荣称号。中央军委在《战役综合研究》一书中，评定黄崖洞保卫战为“一九四一年以来反‘扫荡’的一次最成功的模范战斗”。延安《解放日报》刊载记者访谈，说，“我特务团指战员执行命令之坚决，可为全军模范”，这次战斗“创造了模范战例，开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空前未有之纪录”。

## 第十章 攻坚打援战车桥

1944年3月5日，在江苏省淮安县，粟裕、叶飞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参战部队，采取“掏心”战术，以攻坚部队绕日军的外围据点，直取车桥镇，吸引周围敌人大批驰援，同时以大部分兵力设伏歼击援敌，一举取得攻点和打援的双重胜利。

这次战斗，是抗日战争时期我敌后战场开始展开局部反攻的一次模范攻点打援，打乱了日寇的“清乡”、“屯垦”计划，进一步改善了苏中的斗争局面。是役，我军歼灭日军465人、伪军483人，生俘日军24名，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八路军总政治部在《抗战八年来八路军新四军》一书中指出：“在抗战史上，这是一九四四年以来，在一次战役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被俘日军惊恐不安，更是感慨万千。其中炮兵中尉山本一山对叶飞说：“这次战斗失败，我们犯了轻视新四军的错误。”战俘们见到使自己心悸胆寒的粟裕将军，竟然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军官，不禁肃然起敬，全体起立，脱帽向他鞠了个九十度大躬。

### 三仓河会议谋划方案

1944年早春，苏中军民在与敌伪的“扫荡”、“清乡”进行斗争后，保存了力量，坚持了原有阵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迎来了更好的形势。为迎接大反攻的尽快到来，新四军第1师师长、政委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决定，在春节前后于三仓河驻地召开第五届扩大会议。

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夺取决定性胜利的阶段，战争的发展对中国抗日极其有利。在1943年冬季，苏联红军向东线德军发动了强大攻势，德寇已基本被驱出苏联国境，希特勒败局已定；同年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政府垮台。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连连失利，企图依靠大陆作最后挣扎。华中日军第11、13军所辖14个师团中调出8个师团参加湘桂作战，以新编成的独立步兵旅团和野战补充队接替调离师团的防务，总兵力由21万减至17万。为弥补兵员不足，日军一边收缩防区，一边将伪军扩编到35万人，对我根据地继续实行“清乡”、“治安肃正”和“屯垦”计划，遵照新四军军部关于进一步恢复原有地区，争取新的发展，主动有重点地对敌展开攻势作战的指示，粟裕指挥新四军第1师于1944年头两个月中，以高邮、兴化、定应、东台以北和泰州、如皋地区为重点，对日伪连续发动进攻，相继攻克宝应以南的大官庄、王家营，如皋以西的运粮河、古溪镇，以及东台以南的安丰等17个据点，争取伪军1000余人反正，为整风运动创造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条件。三仓河会议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其任务是讨论形势和任务，安排新的一年工作。

苏中区党政军负责人聚集三仓河，大家围拢炭盆而坐，兴致勃勃地聆听粟裕代表苏中军区作工作报告。粟裕充分肯定了全区军民一年来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的巨大成绩，分析了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他指出，消灭希特勒，打败小日本，已成定局。“我们在这新形势下，必须更积极地开展对敌进攻，更沉重地打击日伪，同时又必须作好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资上的充分准备，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创造有利条件。目前亟需有一个更加稳定的环境，以便开展全面整风运动。像以往那样，领导机关经常处

于流动状态，对整风、训练干部和部队、发展生产，都是很不利。”参加会议的叶飞、陈丕显、管文蔚等诸多同志听罢师长的话，立刻议论起来，大家都有同感，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新的战役，改变当前的局面。粟裕走到军用地图前，手指淮安以东的车桥、曹甸位置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儿打一个大仗？”

车桥是淮安东南约40华里处的一个大镇，位于我苏中、苏北、淮南，淮北4区交界的战略机动枢纽地带内，又处华北日军和华中日军的分界线附近。淮安、车桥、泾口、曹甸、泾河之间的地区，是日寇华北方面军第65师团第52旅团属第60大队的防区，该大队主力远在淮阴城，只以少量日军支持伪军分别驻守淮安、车桥、泾口、曹甸等大小据点。车桥地区原是国民党韩德勤部在黄桥战败后的偏安之地，一年前日军对其大举“扫荡”，致使韩德勤深陷危难境地。在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的援救之下，韩部免遭覆没，但他已成惊弓之鸟，慑于日军威力自动丢弃车桥、曹甸阵地，从此再也不想光复失地。日军深感车桥处于淮安通往泾口、曹甸的中间位置，战略地位比较重要，于是先将韩德勤的防御工事再度加固，重新构筑许多明碉暗堡，派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保安大队以及补充大队，别动队共计600余人驻守，以此作为中媒，连接泾河镇、泾口一线的其他日伪据点，使其北连两淮南接宝应，将几块抗日根据地分割封锁，同时使苏中1、2分区的联系也十分困难。因此，攻占车桥和曹甸战略意义重大，显然是新四军官兵盼望已久之事。

听罢粟裕的提议，1分区政委韦一平和专员惠浴宇几乎同时说：“我们兴（化）高（邮）宝（应）地区最讨厌车桥、曹甸的日伪据点！如果能把它们打下来，我们1分区的发展余地就大了！”会议讨论热烈非凡，大家各个摩拳擦掌。粟裕说：“经过这几年的抗战，华中敌后的形势也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敌人一再收缩防务，放弃了不少次要的据点。许多训练有素的老兵，有的已被我们消灭，有的已被调去应付太平洋战争，调来的补充兵员人数较少，又多是十七八岁的娃娃。战斗力相应减弱。固守据点，越来越依赖伪军。现从我苏中的实际出发，确有攻下车桥的必要，从客观力量上看也是有可能的。”与会负责人员经过充分酝酿和反复权衡讨论，一致认为我军具备取得战役胜利的主客观条件：从主观条件说，我军取得反扫荡和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军民斗志空前高昂；我军主力地方化以后，保持了3个主力团，又发展了一批县独立团，均能够作战打仗：通过冬季练兵，部队的战术斗术都有较大提高，许多战士能够以百步穿杨之技将手榴弹投进高达十几米的敌人碉堡枪孔之内；部队广泛开展拥干爱兵运动，士气旺盛，战士听从指挥调遣。从客观条件而论，车桥处于敌中心位置，攻取车桥就使泾口、曹甸敌人相应孤立，便于我军即后进攻并扩大战果；敌人感到车桥安全，不会料想我军绕过其外围据点直接奔袭，我军采取“掏心”战术必能出奇制胜；车桥敌人虽然来援方向较多，但距敌主力驻地距离较远，该地系日华北，华中军队的接合处，华中日军出援的可能性较小，即使增援，出兵数量也不会太大、来速也不会很快，更主要的是，距车桥12华里的芦家滩一线，有良好的设伏阵地，便于我军伏打援敌。另外，新四军第3师7旅驻在两淮以东地区，可以保证第1师的北侧安全。会议决定发动车桥战役，同意粟裕委托叶飞指挥作战。粟裕说：“攻坚打援，但必须以打援为主。”

粟裕、叶飞随即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作战会议。在简陋的作战室内，叶飞

杆指沙盘，如数家珍般地向指挥员们介绍车桥的地形、敌人的布防及其作战意图。车桥的工事原为韩德勤顽军所构筑，日伪军又大力加修，比较坚固完善。整个车桥，被围在一个东西长2里多、南北宽1.5里、高1.5丈至2丈的大土围子内，土围子外又有宽约1.5丈，水深7至8尺的外壕。伪保安大队部带1个排驻大围子东南部的一个小围子内，日军驻于伪大队部两面的一个小围子内，两个小围子也各有外壕。其余伪军分驻大围子内各处。在大、小围子上和镇内各处，共修有53座碉堡，碉堡之间均能构成火力联系和相互掩护。叶飞指向车桥的外围地形说：车桥跨涧河两岸，处于水网地区，但其四周却为旱田，北边多是坟地。沿涧河有淮安通向泾口的公路经过车桥。在公路通过车桥以西的芦家滩地带，路南涧河岸陡水激，不能徒涉；路北为宽约一华里、长约两华里的沼泽草荡，淤泥陷人，公路如穿行在口袋之中，是淮安与车桥间的咽喉地带和敌人驰援的必经之地，依据地形，我军宜在此阻打敌援。叶飞继续说道：“车桥深沟高垒，防守严密。我们这一仗打的是硬仗！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敌人所占据点之间空隙较大，车桥又是日寇华中派遣军第64师团与65师团的结合部，两部之间配合较差，协同不便。这对我军进攻相当有利。我军正可祇入其结合部，对车桥、泾口之敌发起强大攻势，然后向曹甸发展。”

粟裕、叶飞将参战部队统一编为3个纵队和1个预备队，决定以1个纵队攻点，用2个纵队打援，其具体部署是：以第3旅7团和炮兵大队组成第2纵队，由3旅旅长陶勇率领，攻取车桥，歼灭守敌；以第1旅1团、3分区特务营、泰州独立团4营组成第1纵队，在芦家滩及其附近地区阻歼由淮安、淮阴增援日军；以第18旅52团、江都独立团和高邮独立团的各1个营组成第3纵队，在官田、大施河一线阻歼由曹甸、宝应方面援敌；以4分区特务团和师教导团1营组成预备队，位于赵阳庄地域待命。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叶飞和参谋长刘先胜派人再次侦察车桥敌情，同时故意在泾口暴露我军侦察行动，造成新四军即将进攻泾口的假象。根据叶飞、刘先胜的作战命令，3月4日夜晚零时以前，各作战部队隐蔽到达指定地点并进入阵地。

### 车桥攻坚和芦家滩打援作战

3月4日午夜，寒风阵阵，苏北平原的夜空月明星稀，攻坚部队到达车桥城外，镇子高耸的围墙和墙上林立的碉堡清晰可见；而担负打援的部队正在忙于在芦家滩以西和后受河附近紧张构筑正面与纵深阻敌阵地，其主力3个营秘密隐蔽于石桥头及其附近地域，我军所有参战部队跃跃欲试。

3月5日3时，陶勇指挥7团第1营和第2营分别从车桥北面和西南面实施偷袭。在敌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突击队员泅过深壕，架起云梯登上了围墙，随后战士们则像潮涌般地越过深壕向车桥围墙冲击，刹时爆炸声声不断，浓烟滚滚腾起，火光熊熊升燃，我军仅以伤亡各一人的代价，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迅速抢占了十余个碉堡，两个营的战士迅速突入大围墙内，急速向镇中进攻发展，分头攻击在各地顽抗的伪军。在攻击城墙的战斗中，6连战士陈福田飞身爬上碉堡顶盖，舞动铁臂用镐挖开窟窿，将串串手榴弹塞进敌堡；1连战士蔡心田施展“百步穿杨”特技，将手榴弹从空中曲抛进入敌堡枪孔爆炸，突击组趁势歼敌并向伪补充大队部进攻；3连攻退伪别动大队，占领涧河以北临街屋舍，监视小土围敌军；2连突破围墙，在伪军尚未

进入碉堡就将其歼灭；4连越过敌人火力封锁，在墙上挖洞攻击警察局，将该敌全部俘获；6连渡壕却被敌哨发现，他们先捉哨兵，随后占领两个碉堡即向纵深发展，跃过第2道围墙，攻击东南碉堡。我军打得得心应手，战势发展甚为顺利，告捷的信号犹如耀眼的流星竞相在夜幕上飞曳，将一个又一个成功的军事行动报告给粟裕和叶飞等军事指挥员。

战至9时，我军炮兵大队进入车桥镇，他们以抵近射击支援步兵攻坚。上午10时，伪军补充大队据守的两个碉堡被7团攻破，战士们冲进屋内与敌展开白刃搏斗，一举歼灭守敌，俘获伪大队副以下80余人。11时，又一个伪军中队不堪我英勇强大的打击，全部投降。此时，新四军3师正在车桥战场北面积极运动，7旅部队攻克了朱圩子，为1师作战提供了十分安全的侧后环境。当3师参谋长洪学智率骑兵排将喜讯告诉陶勇时，陶勇欣然陪同洪学智进入车桥观察敌人工事和我军战势发展。截至下午2时，除日军和伪军大队部的两个小围子尚未攻克，车桥的伪军全被我军消灭，于是陶勇即命对日军据守的小围子发起攻击。炮兵首先以山炮和迫击炮向敌人土围碉堡猛烈轰击，一些明碉暗堡应声坍塌，我军8连和5连同时从小围子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强行突击。8连一举突入小围子，但5连由于攻击前暴露目标，日军集中所有火力劲射强击，使他们始终不能如期攻入，而8连不能得到5连的策应配合，加之炮步兵种协同不够和谐，因而7团未能马上取占日寇小围子，遂与敌人形成对峙，采取近迫作业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准备在夜间组织力量重新发起进攻。

被困车桥凭坚固守的日军遭我攻打惶恐异常，他们呼叫师团速发救兵解围，而淮阴、淮安的日军得报立即纠集兵员，分批向车桥驰援，打援战场即刻成为叶飞关注的焦点。5日下午3时，第一批增援日军240余人乘7辆卡车赶到芦家滩附近便与我阻击部队接火。敌人调动火炮、机枪、掷弹筒一起开火，攻力极强。1团3营警戒分队与敌稍事对抗撤回，待援敌进至韩庄，我3营据守正面阵地的轻重机枪猛烈拦击，2营以1个连兵力对敌侧翼实施突击，连续打退日军3次进攻，迫使他们停滞韩庄不得进展。急欲增援的寇兵遭到我猝然拦截，许多人在慌乱中闯入公路以北我军雷区，随着地雷引爆轰响，日军血肉横飞，其出师锐气立减。此时，日军第65师团第52旅团的第60大队驻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等地部队，已先后在淮安集结，由大队长三泽大佐亲自统帅，正将分批增援车桥。16时百余日军赶到芦家滩地区，17时又有第3批援敌100余人赶来，但他们都在我军正侧两面联合阻击下，不能脱离韩庄东进。下午8时，3批援敌兵合一处，竭尽全力向我军正面阵地攻袭，而我军以主力从侧后猛烈攻打敌人据持的韩庄，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我军1团2营和特务营战士如下山猛虎般冲入敌阵将敌人切为断截，给予杀伤。6连首先进占韩庄两头；3排长陈永兴挥舞手榴弹闯入敌群，6班长许德胜端枪紧紧跟进，战士们挺着刺刀扑向敌兵，日寇横尸数十；4连和特务营1连分别从西面和北面攻入韩庄，随后5连也从东面突入，日军变成四断被动挨打，而此时车桥小围子的日军还在寄希望于大队增援，正在拼死顽抗呢。晚10时许，战士们发现在俘获的日军官兵中，有一个身挂银鞘指挥刀的军官，身负重伤还狂呼乱叫，即把他抬到包扎所抢救，但该敌不治毙命。经日俘辨认，此人正是日军第65师团第52旅第60大队的大队长三泽大佐。

当韩庄展开白刃战时，一部分日军在伪军的带引下，企图趁夜从苇荡边缘偷越过去，遭到1团7连和泰州独立团1、2连堵击，该敌一部分陷入苇荡

彼歼，另一部分窜至小冯庄据守，我1团1营飞速出击，经过反复冲杀将这股游逃敌人歼灭。而带路偷渡苇荡的部分伪军刚绕道至我师指挥所附近，即被山炮连战士就地消灭。6日2时，驰援的3批援敌全被我击溃，部队正忙于收缴残兵，但这时又有120余名日军乘车来援，他们与前3批残兵40余人会合一处，企图进至韩庄东段发展，我军1团2营和3分区特务营即分路侧击和正面阻截，将来援此敌击退。至此，芦家滩打援作战收到预期效果，它也力车桥攻坚创造了有利条件。担任曹甸、塔儿头方向打援的第3纵队，在大施河仅与出援日军100余人稍加接触，就将敌人吓退，而宝应城敌军龟缩据点，根本就未出援。

当芦家滩阻敌打援行近尾声，担任车桥攻坚的第2纵队正在积极组织准备再度围攻日军小围子，而由芦家滩方向绕道窜向车桥的20余名伪军，被打援部队误报为日军百余人攻援，粟裕、叶飞下令停止攻击车桥小围子。待敌被第2纵队警戒分队俘获，我军准备再度组织进攻时，获悉淮阴、涟水方向正有大批日军急速驰援，而第1纵队3、4营业已撤出阵地，粟裕、叶飞考虑部队经一天两夜作战，确已疲劳，于是决心结束战斗，命部队分散转移，车桥战役遂告结束。

车桥战役，我军伤亡192人，歼灭日军465人，其中虏获日俘24人，歼灭伪军483人，是华中敌后战场转入反攻的重要标志。

车桥攻点打援取胜之后，日军于3月7日出动7架飞机，向车桥以西地区扫射轰炸，掩护车桥残余日兵向淮阴逃窜，我军则乘胜扩大战果，相继收复曹甸、泾口、塔儿头、张家桥、蛤拖沟、蚂蚁甸等十余处日伪据点，淮安、宝应以东纵横百余里地区全部获得解放，苏中、苏北、淮北、淮南根据地连成一片，我军实现了预定的战役目的。车桥大捷令苏中人民欢呼雀跃，使新四军官兵欣慰自豪，也今日军沮丧敬畏。代军长陈毅发来贺电，决定对粟裕、叶飞等全体参战部队予以嘉奖。新华社发布消息：“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盛赞“我粟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

车桥之战展示了新四军的军威，从此之后日军指挥更不统一，不但不能前来报复，其军内悲观沮丧之气日升，思乡厌战情绪愈烈，而在战场上则屡屡败退。苏中军民则继续对敌发动攻势，连克据点、破坏公路、炸毁桥梁、消灭日伪、解放城镇，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反“清乡”计划，迎来了抗战的全面反攻和最后胜利的曙光。

